

十四

“胡说！十二星宿的老太高一鸣，星名是井木犴。你这丫头怎能胡说？”逸云脸色一正，不高兴地自报名号。

他表面上不悦，可是装得不像，脸蛋儿本就生得甜，眉清目秀斯斯文文，即使真生气也不会太难看。三少女乃是桃花仙子座下的一流红人，小小年纪阅人方千，察言观色的能耐高人一等；一看就知他在装模做样。

平时她们见多了穷凶极恶眉粗眼横的江湖人物，不然就是文质彬彬弱不禁风的纨绔子弟；这一见到逸云揉合两者之长，而且更俊更倜傥的模样儿，只觉芳心怦然，绮念油然而生。

小妞儿一扭蛮腰，都起红艳艳的小嘴，琼鼻一皱说：“免了吧！假撇清。喂！你这人好不懂事，怎不请教姑奶奶们的芳名？”那神情，天！三分儿刁野，七分儿卖弄风情。

逸云自小在女孩子群中混大，更曾与碧芸享受旖旎风光，脸皮够厚，便微微一笑，又说道：“萍水相逢，怎敢冒昧？不礼貌嘛！要说你就说，在下可没向姑娘请教。”

“哟！你架子倒大着哩。相逢也是有缘，姑奶奶第一次低声下气什诉你哪！我姓崔，叫萸。”

“萸？弱不禁风，初见天日；你，名不副实。”逸云在笑。

“咦！你不老实哩。”崔萸媚笑着走近，眼波流，香风飘，长睫毛衬得媚眼儿像在说话，怒突着的奇峰向前凑。

“老实得紧哩，崔姑娘。”逸云不在乎地笑。

这时，如意道婆一行人将走近，崔萸在逸云身前站定，几乎要贴在他身上了。她抬头笑着道：“在桃花宫，希望你老实些。”

“承教，在下记着了。崔姑娘，这就走么？”

“马上得走。来，挽着我，可别害羞啊！”她向他怀中倒。逸云挽着她的左臂一旋，成了并排儿，笑道：“要抱可不成，光天化日，不象话嘛，请领路啦！”

另两女吃吃笑，放肆地一左一右架住杜少春，说道：“我们领先，走啊！你也该告诉我们你贵姓大名。”三人绑票似的，向林中掠去。

崔萸被逸云一挽一旋，只觉他镞力奇大，同时在肌肤相触的瞬间，她只觉感到浑身一软，热流上涌，整个胴体倚在他的虎腕上，吃吃娇笑道：“哟！这么粗野？我会找你算账的。”

“别废话，我没欠你的，走！”他挽着她追踪前面三人入林，只用一成劲奔去。

后面如意道婆和众女，急起直追

翻山越岭，左盆右旋，不知到底走了多少路，越过多少溪谷，逸云记忆力特强，过目不忘，这种追踪兽迹式的隐匿盘走怎么瞒得了他？心中不住暗笑，心说：“妞儿，这种方法拙劣得紧哩。”

不久，进入了不见天日的峡谷密林。崔萸只道他的轻功差劲，反而带着他纵跃如飞，向南急走。

半个时辰之后，突然眼前一亮，密林已尽，眼前现出一座清丽的峡谷。

一湾溪流如带，草木葱笼，野花在每一角落吐艳，奇禽异兽见人不惊。

“好一处世外桃源，端的是人间仙境。”逸云脱口赞叹。

崔萸亲昵地笑道：“你该说这是人间乐土，哥儿；”

进入里余，已嗅到了阵阵幽香迎风荡漾，如茵绿草之上，已可看到一条不为人觉的小径。

众人循小径进入一座密林，直趋山壁。

“叮叮叮”三声金钟轻鸣，暗影中突现三名劲装的秀丽少女，传来一声轻喝：“快快些入谷，敌踪已现。”

崔萸轻声问道：“是萸妹妹么？来了些什么人？”

暗影中的少女答道：“少林的碧眼行者，武当时江湖浪子。”

“小心了，他们都是武林一代高手哩。”崔萸一面说，一面领着众人钻入丛莽之中。

天魔夫人一听碧眼行者来了，心中一紧。十八年前，碧眼行者击毙申老二，慨赠八宝紫金延命丹，此恩此德，长驻心头。这一听老和尚来了，不由暗暗替他担心。

山壁草木藤罗密布处，阴森森的暗影中，传来一声轻微的鸟鸣。崔萸止步，突发出声“咕咕”鸟鸣，方低首拨枝分草向里悄悄掩去。

近壁约有五六丈，已看到两名劲装少女掀起藤蔓，蔓后石壁缓缓向后迟，深入两丈方行止住。

逸云早已留心，他发觉阴森古林之中，隐有不少暗桩，而地下却不见留有足迹，不用问，准是有地下暗道作为出入之路。崔萸带他们定石洞口进入，乃是掩人耳目之举。

一入洞口，左右各有一个黑黝黝的大洞，冷风微冽，向外轻涌。崔萸轻声招呼众人说道：“诸位留心，里面岔道甚多，切不可乱走，以免迷失，请跟我来。”

一入洞，白芒突现，一个身披薄纱，内穿小得可怜的肚兜儿，美媚出尘的十七八岁少女，高举着一盏白光耀目的纱灯。一见众人进入，一声不吭转身就走。

逸云目力超人，并未受陡然出现的强光所惑，已看到贴壁侧声色不动的两个高大的人影，全身古铜色的肌肤虬结如球，只有下身一块三角型鹿皮掩住下体，肘后隐刀，像幽灵一般凝神戒备。等众人全行入洞，身后又突然出现一个同样打扮的俏丽少女，擎着同样的纱灯，在后紧随。

洞向前伸展，乃是天然形成的甬道。洞中气流轻嘘，时由前面飘来，时又转向，这里面定然有不少出入口。

愈定愈黑，左盘右旋，到处有岔道，深不可测。地势高低不平，强烈的灯光已成了两团萤火一般，由于没有任何可以反射光线的物质，故以愈来愈感到黑暗。

崔萸和逸云走在掌灯少女之后，她大胆得无所顾忌，一手搭着逸云肩颈，整个胴体挂站在他右肋下。逸云不想闹翻，置之不理，虽则她够美，身材丰满婀娜，散发出阵阵撩人绮思的幽香，但他置若未觉。

终于走出了暗道，突然眼前一亮，一座石壁一闪而开，也透进了浓香。

洞外，是无尽的花海，绵绵的桃林花团锦簇，奇异的拳大花蕾教人咋舌。

洞口两旁，分列着十二名身披桃花薄纱，仅穿胸围子和肚兜的迷人少

女，一个个都是天资国色的绝色佳人。中间，是火辣辣勾魂摄魄的桃花仙子，和两名风情万种姿绝尘寰的妖艳少妇。

三人仍是那晚七盘湾出现时的要命装扮，白天里更是教人浑身发硬。

逸云正欲挽住崔萸出洞，可是崔萸已经主动脱开他身畔。他大踏步出洞，扫了众女一眼，奇道：“咦！真是邪门，六月内竟然有桃花可赏；花大如拳，世所罕见，这桃花端的是邪魔歪道哩。”

他不赞人，赞花，口气也极尽挖苦能事，身在龙虎穴，神态更为潇洒从容。

桃花仙子眼中一亮，水汪汪的桃花眼盯着他不放，异彩倏现，小巧的樱盾绽起了略带讽嘲的笑意。左首少妇二扭小蛮腰，颤动著丰臀满乳，上前数步，纤纤春笋似的玉指儿，几乎点上了逸云的额心，媚声道：“哟！小后生，你是真的猖狂，抑或是动了心猿意马？”

“两者都有，姑娘。花不如人艳，人更比花娇，美矣！别废话，哪位是桃花仙子前辈？”他一指桃花仙子，又道：“在下高一鸣，这位想必是桃花仙子前辈了。”他抱拳一礼。

崔萸和另两女想不到他这般大胆，来不及阻止，略一怔神方向前行礼稟道：“凜宫主，天魔夫人驾临本谷。”

桃花仙子玉手一挥，崔萸行礼退去。如意道婆与众女前后按序分列，同时行礼。老道婆道：“仙子宠召，贫道不敢久延，但因事留辰州，迟至今日始克前来应召，仙子恕罪。”

“道友可是大凉山如意道婆么？”桃花仙子口中在说，一双媚目却在逸云、杜少春和孙祺身上转。

“正是贫道，仙子有何指教？”

“指教不敢当，你我也算是同道，甚至还是本仙子的前辈呢，谁不知五十年前的两句偈语：‘超登鬼篆，万事如意。’本仙子没记错吧？”

“仙子记性着实高明，恍眼韶光五十年，贫道已不复记忆昔日的荒唐往事了。”

“道兄何必感慨系之？彼此志同道合，未来还早呢！恢复昔日光辉，并非难事嘛。”她又向天魔夫人笑道：“小妹，你该回复本来面目了。”

“晚辈心有隐衷，仙子所示，碍难如命，尚请恕罪。”

“我不勉强你。这三位后生是你的护花使者么？你真好福气哩！我这桃花谷全是蠢牛，万难相匹哪。”

“是晚辈的子弟，怎敢与贵谷相提并论……”

“哦！是十二星宿，在武林中还稍有名望哩。”她向逸云招手，吃吃笑道：“孩子，你过来吧！”

逸云徐徐上前，似笑非笑地说道：“崔姑娘叫你宫主，在下却以为叫仙子来的切实些，天仙比宫主妙多了。借问仙子，你怎么叫我孩子？未免太那个啦！”

桃花仙子笑得打跌，浑身都是诱惑，她点手儿叫道：“叫你孩子，不亲呢些么？你好甜的嘴啊。过来，再近些！到我身边来，怕我吃了你么？嗯？”

逸云只好走近，一面说道：“这么美的仙子会吃人？奇闻！”

桃花仙子扑嗤一笑，媚目射出异彩，说道：“如果你听话，当然不会吃你，你身为护花使者有何能耐？说给我听听！”

“护花？不敢当此大任。在下星名是井木犴，凶星之一，不太好惹呢。”

说着，已近桃花仙子身侧。

桃花仙子呢声叫道：“过来些！”

逸云又踏前两步，两人已对面而立。桃色轻纱一动，凝脂似的皓腕倏伸，闪电似地扣住逸云的右肩井，向怀里一带。

她身材相当高，可是仍比逸云差了一尺。她用了三成劲，向下一按，逸云故意不用劲，“哎”了一声，身躯一挫，俊面恰在那巍颤颤高耸如山的乳峰下，叫道：“怎么？仙子前辈，你弄错了啊！怎能丢下主客不管，找我这下人开心？我可无福消受哩！”

“你也算主客嘛！三分劲你也禁受不起，怎配做护花使者？我传你两手儿，保证你胜任。”她一面说一面笑，手下略松，显然开心已极。

碧云早得逸云吩咐，不敢妄动。但女孩子如果不妒，证明她根本就不爱他；眼看妖妇那恶心的蛮劲儿，公然肆无忌惮，对心上人发浪，她焉能不打破醋罐子？

碧芸正待发作，逸云已突起发难。

逸云一抬肩，左手快逾电闪，一把扣住她的小蛮腰，右手挽住她的左肩，只一扳，仙子转了一圈，整个娇躯落入他怀中，胸背相抵，成了囊中之物。

她的小蛮腰太细太窄，逸云的虎掌张开来大逾一尺！一扣之下，大母指抵住左腹子宫穴，中指压住十四节椎骨旁肾门穴上，食指微曲，搭在左志堂穴上。一手制三穴，旋之际，虎臂又将她挽入怀中，像是上了一道钢箍，而右手搭在肩井旁，随时皆可制她死命。

桃花仙子功力通玄，可是在得意忘形，也自恃过高之际，被逸云出其不意，快逾电光石火突然制住，想运功解脱已经悔之晚矣！所被制住的穴道，全是致命要害，稍一用劲，她不死也成残废。

“谁敢动？”逸云笑叱，将桃花仙子十七名少妇美女镇住了。

桃花仙子毫无所惧，她只感到逸云的体温令她飘飘欲仙，诱人的体气薰得她几乎不克自持，一股劲往他怀里贴，粉面发赤，腻声笑道：“孩子，抱紧些，嘻嘻！你果然是个大男人哩！天魔夫人，少安毋躁。”她亮声儿在叫。

如意道婆和众女本来要分开准备动手，闻声果然一怔。桃花仙子还未继续发话，逸云的右手食指已经搭在她的鼻梁骨上，淡淡一笑道：“仙子，你别得意，我这手指儿向下一滑，你想。如花美女，将变成怎么个模样？”

桃花仙子仍在媚笑地说道：“小冤家，你怎能下得了手？我才不信。”

“你会信的，别忘了我叫井木犴，凶星之名。”

“凶星又待如何？别说你舍不得下手，百花教主和亡命花子两条命又待如何？桃花谷是否能任你来去自如？这些事你定然计算在内了，因为你聪明着哩。”她一面说，左手缓缓下滑，若无其事似地又探肚兜儿前端的小袋子。

“人生若梦，飘忽如烟；两条命换你一条命，我不在乎；桃花谷困不住我们，百丈绝崖自有可攀之处。仙子，你别想动那小袋儿，我高一鸣已经知道‘桃花春雾’是啥玩意，少来这一套好么？”

他一面说，右手已将她的皓腕握住，向上一抬，再伸手在小袋儿内掏。

“小冤家，大男人往那儿摸，你不害羞？”她放肆地笑，故意一挺小腹，又说：“小冤家，别忘了还有你的同伴哩，他们怎能脱出这种龙潭虎穴之地！”

逸云握紧那一件薄如蝉翼的纱巾，由她小袋儿中掏出，握成一团丢在

地下，一脚踏入土中，说道：“大爷我早有万全准备，既然来了，谁也不想侥幸。假使你立即放出百花教主和亡命花子，咱们不伤和气，你三思片刻。”

“不用三思，桃花谷桃花宫并不是本仙子一人所有，我肯，岂不徒然？嘻嘻！你下手罢，看谁来了？”

桃林深处，转出八名更美更妖媚的少女，连肚兜儿的桃红绣着金色桃花的短褰衣，外面没有披薄纱，看去象是裸人儿。

八少女拥簇着一个天仙化人似的美人儿，正婀娜娜娜冉冉而至。

中间那美人儿，乖乖！才教人吃惊哩。身高将近六尺，肤如凝脂，粉面桃腮，水汪汪会传情的星眸，琼鼻樱唇无一不是神仙着意雕塑所成；她那种成熟的美，比香扇坠型的如黛更有神韵，比丰满娇柔的碧云更为妖娆。

更令人心动神摇的是，她穿得确是太少，少之又少，两朵桃红色形如桃子的胸托子，恰好掩住下半部乳房。蜂腰赤裸，细小得令人吃惊，丰臀下，是条象征性的粉红色短裤，上面绣着点点落英。一双无半点瑕疵的玉脚令人顿生非非之想，小脚下是一双鹿皮小短靴，一尖端钢尖儿明晃晃，靴口上是一圈金芒闪闪的小柄儿，明眼人一看就知，那是一排小小一飞刀或飞剑一类小玩意。

她一出现，迎接天魔夫人的少女们，除了自称桃花仙子而被逸云制住的人以外，全都闪身掠出，拜倒在地。

天魔夫人吃了一惊，抑天长叹道：“我们上当了！这才是桃花仙子哪！”

逸云心中赫然震怒，但也暗暗心惊。

桃花仙子这种大胆的装束，在今天这个社会的观念看不但不算回事，还算是落伍份子哩。可是在明朝礼教吃人，男人的淫威正盛之时，这种穿着不但是犬逆不道，简直是该活埋的左道异端呢。

她在三丈外止步，挥手令众女退到一旁，向天魔夫人和众女扫了一瞥，娇然一笑，最后目光落在逸云身上。

逸云被她看得心中一跳，暗说：“这女妖好厉害的‘迷魂魔眼’，我得小心从事。”

两侧的杜少春和孙祺，突然呼吸急促，气息沉重，目光顿时现出神秘的欲焰向前跨了一步。

“哈哈……”逸云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，音浪如雷声殷殷，直博众人耳鼓，久久不绝。

除了桃花仙子和那两名随侍假仙子的美妇外，二十四名妖艳少女全都掩耳急退，粉面变色。

天魔夫人和众女本也有点不克自恃，笑声一到便如大梦初醒，精神一振，杜少春和孙祺一惊而醒，倒抽一口凉气，火速退到逸云身旁。

桃花仙子面色一整，玉手徐抬。桃林深处突然掠出两名仅穿犊鼻皮裤、精壮结实的伟岸大汉来；一人手捧一件桃红色丝巾，一人手捧连着腰扣的宝剑。

两大汉恭恭敬敬跪倒她面前行礼。她略一点首。捧丝巾的大汉站起将丝巾替她披在粉肩上，带头儿挂在背后。捧剑大汉将腰扣扣在她那窄小的蜂腰上，长剑斜悬。真教人担心，不怕长剑坠断了她的小蛮腰么？

逸云将假仙子一推，将她推出三丈外撞向桃花仙子，拍拍虎掌耸耸肩，豪放地笑道：“姜是老的辣，在下认栽。”他向桃花仙子拱手为礼，又说：“仙子瑶驾亲迎，老谋深算；玄虚弄够了请问如何善后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仙乐也似的语音，发自桃花仙子之口。

“井木犴高一鸣。”

“十二星宿中没有你，老大高有鸣我见过，他没有你英华超绝，更没有你如许深厚的功力。孩子，你从实道来。”

“一着输全盘垮，瞒不了仙子神目。武林末学华逸云，管了这一挡子闲事。”

“你就是大闹珠台，赶走一代凶魔金面狂梟的华逸云？自古英雄出少年，不倒是四海狂客的得意弟子，本仙子倒是失敬了。”

“好说好说。仙子谬赞，华逸云不胜汗颜。”

“你替天魔夫人出头，是否想铲除我这为人不齿的淫妇？”

“仙子言重了。华逸云此来，有两事相求，尚请仙子请允。时才与贵谷那位姐姐相战，鲁莽已极，撒痰良多，尚请见恕。”他含笑抱拳再次行礼，并向假仙子一笑。

“假使我不允呢？”桃花仙子甜甜一笑，似假似真地逗他。

“武林人最为人诟病之事，就是强自出头好勇斗狠，不惜惹事生非，虽惹火焚身亦无反顾。但这也是长处，保持了道义之名。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义之所在绝无反顾；何况华逸云不仅是为朋友？拼将一腔热血，洒在桃花谷，虽粉身碎骨，何足惧哉？”逸云豪迈地侃侃而盲，豪情千丈，字字有金石声，一反斯斯文文之态。

桃花仙子用深如海洋、神秘莫测的目光，凝视他许久，随之凝然媚笑道：“豪气飞扬，气吞河岳，值得喝彩！孩子，你多大了？”

“区区年方十八，未届弱冠。题外话请仙子少说为佳，用不着盘根究底。”

“年轻人，切忌急躁哪。你不仅为朋友，可是为了她们？是么？”她指了指如霞八女。

“可以这般说，仙子兰心惠质，华逸云不敢隐瞒。”

“还有别的原因么？譬如说，本仙子是万恶淫妇……”

“这次并无别因。俗语说传闻定有假，眼儿恐非真；华逸云不敢自命侠义门人，但如抓住真凭实据，也许会再来打扰贵谷亦是可能之事。”

“可爱可敬的孩子，你总算在本仙子之前，是第一个纯真而具有人样的人。冲你，我或许会一动慈悲之念。请说你的两件事，让本仙子衡量衡量。但我得先声明，能否照办恕难先行见告。”

“其一，请释方夫人与亡命花子。其二，请将中原狂生夏津交在下带回，交与少林门下，以洗雪方夫人所蒙冤屈。”

桃花仙子沉吟片刻，笑道：“孩子，你的要求太苛了些。方夫人与亡命花子我可以立时释放办来极易。但中原狂生之事，碍难照办。凡是入我桃花谷一享艳福的男人，六十年来还没有一个活着离开过，我不能破坏谷规，休怪本仙子不通情理。”

“仙子的谷规……”

“这事断难如命，毋庸再议。我答应你释放方夫人和亡命花子，但也得依我一事。”

“请说，在下也不一定能照办。”

“小事一件，就是你得和我在拳剑上印证印证，并一闯本谷天魔大阵。如两者你都不幸落败那就……”

“怎样？”“陪本仙子在江湖护驾一年。我绝不伤你。”

逸云心中暗惊，他还没有把握连闯两关，不由低首沉吟，久久未决。

“孩子，你害怕了？”桃花仙子激他了。

“云弟，不可以，”碧云尖叫出声。

桃花仙子注视她片刻，扑嗤一笑道：“妞儿，别心疼，我绝不伤他，对你大有好处。”

逸云一咬牙，朗声道：“请先释放方夫人和亡命花子，在下答应了。”

“请至敝谷桃花宫小驻，你伴我自行。”桃花仙子含笑向他招手。

“仙子先请，在下恕不如命，须与同伴并行。”

“你这种防人之心，太过小方，本仙子一代天骄，岂会暗算于你？害怕本仙子迷住你么？来啦！”她妖媚地含笑招手，那一声“来啦”！端的媚极！甜极！

逸云大踏步上前，傍着她说：“仙子请！”

桃花仙子向如意道婆等人含笑点头道：“诸位请随我来。”

她泰然地挽着逸云右腕，举步而行。她浑身散发着阵阵中人欲醉的幽香，逸云要不是定力极高，恐怕……

这时，整个空间里，响起阵阵鸟雀惊鸣。桃花仙子柳眉一轩，粉面上突然泛起重重杀机。

逸云淡淡一笑道：“仙子动了杀机，在下心中凛凛。”

“不关你的事。少林武当的高手们，已经搜至左近了。”

“桃花谷岂不危险么？少林武当高手如云……”

“呸！在百丈高崖之上，他们至少也得昏头转向死伤累累，早着哩！”

桃林绵绵无尽，奇香触鼻，众人踏着片片落红，盘旋曲折鱼贯而行。不久，林中薄雾袅袅，愈来愈浓，渐渐地对面不见人影。

逸云步步留心，他发觉桃树每株大可合抱，不但六月开花极为罕见，而且居然花中还有绿叶子，确是极不可能之事。每一株树看去都差不多，但仔细分辨却可看出是每五株为一组，排列组合极为巧妙。他心中暗惊，心说：“这是正反五行奇门生克之学，可能其中隐有不测之险。要是翻脸动手，我可全身而退，而方夫人他们却不堪设想哪！”他确是凛然心惊。

香雾愈浓，人影依稀，桃花仙子的皓腕，愈挽愈紧。逸云的上臂，被压在她的乳峰之上，他只感到心潮略有波动，有点飘飘然之感。

由于他曾和碧云有过肌肤之亲，而且曾同衾共枕，虽未真个销魂，却也享尽温柔之福，对男女间事，他并不陌生。异性相吸，壮慕少艾，乃是人的天性，除非他麻木不仁；后天的克制力量太过微小了。

凡是人，没有几个完人，也没有几个不喜绝色的人。一代大儒被捧为圣人，被誉为往圣传绝学，为万世传道统的朱夫子熹，见了名妓严蕊，竟也晚节不保，闹了个昏头转向，几乎身败名裂丑态可憎，可见美女的魅力确是惊人。

逸云受不了撩拨，要将手抽出，说出：“仙子前辈，你再这般撩拨，小心我给你一掌。”

“我要试试你的道行如何，天魔大阵等着你哩。”她吃吃媚笑，抱得好紧，半裸的服体整个倚在他的身上啦。

逸云哼了一声说道：“我又不修仙参佛，谈不上道行。你这种手段太可怕了，你在江湖难怪无往而不利。你自己走吧！”

他一阵腕，想将她震开，她突一收腕，要扣他的曲池。

“接着！”他左掌拍向她的左肩，右手一振。

“真打？”她妖笑，斜身推出右掌，硬接来招。

“啪”一声响，双掌接实，两人都用上半分劲，但力道也大得出奇，双双斜退两步，脱开纠缠，两人都心中暗凛。

“要再来一掌么？”逸云跨前一步，单掌当胸蓄劲待发。

“孩子，打不得。”她笑伸出玉掌又说：“握着手走，免得你心猿意马。”

“不成！高手过招，一沾即生死立判，握着手，谁都得提心吊胆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我不信任你。”

碧芸在后面远处叫道：“云弟，怎么了？”

两人半真半假较上了，未免足下一缓，雾气极浓，除了身后的人以外，谁也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。碧芸心悬逸云安危，注意力全在前面，闻声惊问。

桃花仙子高声小答道：“没什么，丫头，放心啦！”不管逸云肯是不肯，硬握住他的虎掌携手前行。

转了许久，方将桃林走完，进入了怪石如林的幻境；但见烟瘴滚滚，草木凄迷，那奇香触鼻的红香，已经蓦地消失，怪石中隐隐传出摄人心魄的奇异轻啸，有些低沉，有些尖厉，有些像是呻吟，有的像是叹息……千奇百怪，直令人毛骨悚然，汗毛直竖。

逸云叹道：“仙子前辈，不怪人们说你是左道异端，小小的桃花谷，竟有不同的天地存在其间，危机四伏，杀气腾腾，端的步步生险，随时皆有杀身之祸。在下算是大开眼界矣！”

“你，也极不平凡哩！怎知桃花谷天地小小？”

“奇门生克我还不太陌生，转了这许久，其实绝不出五里之地，是么？”

“你所料不差，可知其中奥妙？”

“桃林乃是正反颠倒五行，戊已在外，壬癸反置于中，取其深搏势雄，无孔不入，也无处不是死所。”

“这一带呢？”

“像是浑天合仪，中藏大周天。但……在下还是不说的为好。”

“是怕我变动阵势么？”桃花仙子把他的虎腕又挽住了。

“仙子请怨我冒昧，请问仙子与白莲会有何关联？”

桃花仙子听他说出白莲会，笑得玉乳乱颤，水蛇腰不住款摆，真要人老命。她笑着说道：“本仙子也算一代宗师，怎会沦入为白莲会之流，如此没出息么？你这孩子想到哪儿去了呢？”

“这浑天合仪大周天奇阵中，明明有旁门左道的邪术在内为滥，我怎能不如此想？”

“你说得也对，但我不是会民，三十年前，我俘来一个假杂毛，他乖乖地倾囊吐出所有的妖术我使用其所长，布下这座龙潭虎穴似的桃花谷，你还认为少林武当的门人，可以进入我这世外桃源么？”

“估计错误了，少林武当人才辈出，通玄之士大有人在，桃花谷迟早要……请听，百丈高崖之上，高手已经逐步接近了，左道旁门不足恃，你还是早作准备罢。”

在烟瘴弥漫中，如果凝神倾听，可以隐闻崖顶厉啸连声，此起彼落绵绵不绝。

“请放心，即使少林武当倾巢而来，也管教他们灰头上脸，铩羽而退。”

“我说过这些旁门左道不足恃，信不信由你。”

“且拭目以观，快到了。”她依偎着他，向前急走丈余。

突然眼前一亮，日色重视，在四周滚滚沸沸，汹涌澎湃的烟瘴重重包围中，突然现出一处丽日高照的园林，大有十余亩，上面桃花似锦，下面百花杂陈，仔细看去，却是奇怪状，经过名匠精植的奇怪异种桃树，如不细察，还道是草本的奇花呢。

桃花之海中，耸立着一座奇大的宫殿，四周亭台轩树围绕，巨大的假山处处屹立，小巧的珍禽异犬徜徉其间。

宫殿高有八丈，分为三层，飞据画角，玉柱雕龙桃色栏干刻成各异其姿的桃花，桃色绣帷金花朵朵，端的美仑美奂，极尽奢华。

而亭园之中三五名赤裸全身，仅披桃色轻纱巾的绝色少女，正在静静地修枝剪叶，优美恬静目不旁视地工作。

园门上以雕花叠成了四个大字：“世外桃源”，宫殿三楼檐下也有三个字：“桃花宫”。

一行众人沿白石走道进入园中，所经之处，少女们撩起轻纱巾蹲身行礼，把逸云得窘玉脸飞红，不敢正视。

与碧芸单独相处，他胆大包天，无所顾忌；但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脸皮厚不起来啦。

“怎么了？孩子，投见过世面么？嘻嘻！”她一面走，一面逗他，不住媚笑，又说：“真正赤裸裸还我本来，则美感全失了。妙处就是那一条轻纱，映掩之间若隐若现，铁铮铮的英雄好汉也会气浮心动，你说可是？”

逸云答道：“高明！仙子前辈，你未免太狠了些。”

“俗语说：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；本仙子普渡众生，让你们男人死得其所，怎能算狠？”

逸云停步厉声问道：“强词知其所穷，诡辩亦然；你为仍使用桃花春雾？”

桃花仙子脸色一正，也大声说道：“擒人之际，诚然使用此物。但如非对方先现淫欲神色，本仙子绝不立即下手让他做风流鬼。即使是出其不意擒来，也会先解毒雾让他选择。本仙子并非全无人性，只怪你们男人该死。”

“好个该死！哼！”他用手向少女们一指，又向她身上一指，又说：“你们这种奇绝的挑逗能怪男人该死？你说，你曾经对男人动心么？说！说呀！”

桃花仙子突然放了他的虎腕，用奇异的眼神死盯着他的神目，一步步缓缓后退，樱唇微动，却没有声音发出。

逸云神色一懈，叹口气道：“我们都是人，不是草木，孰能无情？你将人比拟草木，从草木中鉴定人，岂不违反人性，太过残忍么？唉！你该回头是岸了。”

桃花仙子退到路侧，假仙子急上前将她扶住。

她晶莹的眸子中，像是看到了奇异的魔象，遥远的足以令她痛心疾首的前情往事，似乎全部在她眼前一一显现，那一句“你曾经对男人动心么”，像一枚巨大的钝锥，无情地硬戳入她的心坎。她蓦地尖声叫道：“是的！我曾经是动过心，也爱过人，可是他……他……天！五十年了，五十年！他不但来找我，还不许我找他，至今……至今……二妹！”

假仙子惶然地急声答道：“姐姐，你怎么样？”

桃花仙子突然以手蒙面，锐叫道：“释放方夫人和亡命花子，还有，那中原狂生赏他一粒回春培本丸，教他随华哥儿出山。”

假仙子向身旁一位少女挥手，那少女如飞而过。

桃花仙子仍然以手蒙面，声调略沉地说道：“孩子，祝你平安，你们就在这儿稍等，二妹会送你们出山。”说完，身形一晃，快逾电闪，消失在桃花宫内。

逸云茫然地说道：“她竟然是个伤心人；人在灰心绝望之时，性情常会大变，不是残了别人就是残了自己，甚至残了全宇宙。”他向桃花宫怆然一叹，喃喃地说道：“韩前辈，愿你今后平安，宁静。”

假仙子垂泪叹道：“薄命人怨奈何天，爱恨交煎向谁言？她够苦的了！”

逸云向假仙予正色问道：“二姐，韩前辈因爱成恨，向天下男人报复，但不知害她五十年之人是谁，能见告么？”

“早年叫玉笛追魂符敏，五十年来已音讯全无。”

逸云心中在暗念：“玉笛追魂，玉笛追魂符敏符……”

突然，半空中传来一声钟鸣，接着长啸之声刺耳，隐闻叱喝之声。

假仙子脸色一变，惶急地说道：“华哥儿，请稍待片刻，左谷大敌已经侵入，我先前往一观，请稍等。”她尖啸一声，率众女退出园门，消失在烟瘴丛里。

片刻，整座宫园人影俱无，寂静如死。三楼之上，突然涌出粉红色的烟雾，逐渐下降，将整座桃花宫笼罩得不见形迹，只有宫门尚可看到，烟雾似乎迟滞在两侧，无法掩近，形成一条丈余宽的小巷。

那四处耸立的巨型假山，烟雾在下面浮沉飘荡，翻卷如潮，只留下峰顶的绝壁峪岩，若隐若现，变化万千。

如意道婆心中骇然，也许她觉得烟雾只空出园门方圆五六丈事，大为奇异，便想向烟雾中跨入，看看有何古怪。她刚走了两步，距烟雾还有丈余，逸云突然叫道：“师祖婆，千万不可妄试！那是桃花瘴，利害！”

老道婆吃了一惊，赶忙退回，变色道：“真是桃花瘴？我们岂不束手待毙？”

“这条白石道乃是出入要道，表面涂了白龙膏，桃花瘴最忌此物，故而远避，等会儿二宫主定会引我们出险，千万不可闯乱。”

蓦地里，远处响起暴吼之声，愈来愈近，不时传来一声声厉吼。

“我佛慈悲！大家先安静下来，结阵自卫，不可乱闯。”声音铿锵，可裂金石，显然是少林弟子到了右前方桃林内了。

“无量寿佛！这是正反五行阵，不可乱闯，随我来！”声发自左侧桃林，宛若洪钟震荡，相距约有二三里，大概是武当高手到了。

逸云惊道：“糟！咱们身在桃花谷，跳在黄河里也洗不清嫌疑，大事不妙！”

巫山怪姥道：“要不讲理，拼算了！”

迪云道：“快！每人刮下一些白龙膏塞在鼻中，以防万一。”

众人齐动手准备停当。

宫门内，一名少女扶着面如黄蜡、瘦骨嶙峋的中原狂生，引着地煞夫人和亡命花子，快步向这儿走来。

碧芸尖叫一声“妈”！向前飞掠，抱住地煞夫人，大哭不止。

地煞夫人抱住她，泪下如雨道：“短短半月，恍如隔世；孩子，你好了？”

亡命花子飞步枪前，一把抓住逸云的肩膀，狂笑道：“哥儿，老花子再世为人，总算你赶来了，哈哈！”

“尹前辈，小可救应来迟，休怪。为了小可之事，劳动前辈大驾，一再涉险。云天高谊，华逸云没齿难忘。”

“你，少废话！论辈份，你比我还高上一辈。一来我不敢当，二来把我叫得太老了，我还不进棺材，叫我一声总哥哥足矣！不嫌老花子高攀么？”

“老哥哥，小弟放肆了。”

“狂生，来，见过华老弟，要没有他，桃花宫就是咱们的坟墓。”

中原狂生拱手行礼，虚弱地说道：“老弟台，兄弟心感大德。”

那少女突然说道：“华公子，宫主有话交待，请至宫中一避，日后再亲送诸位出谷。”

“请随我来。”

“姑娘，请上复仙子前辈，不敢打扰仙阙，日后当亲致谢忱，请多珍重。”又向众人说道：“快！随我来。”

老花子讶然问道：“急什么？小老弟。”

“少林武当大举袭到，咱们在这儿难脱干连。走！”

“华公子，你……你……”少女急叫，但众人已出了园门。

逸云一马当先，老花子背着中原狂生殿后，刚出园门五六丈，白石走道两侧喷出无数道银色液体，掩住了道路。只一瞬间，整座桃花宫全被桃花瘴淹没，踪影全无。

“好厉害！”逸云端过一口气，又说道：“紧随我身后，牵手鱼贯而行，千万不可走失。”他首先握住碧芸的纤手，向烟雾弥漫的桃林走去。

距烟雾还有三五丈，突然左方现出了大红身影。

“无量寿佛，哪儿走？孽障！留下命来！”

烟雾中钻出五名老道，飞扑而上。

逸云向前一拦，脱口叫道：“且慢！诸位仙长别误会。”

亡命花子也抢前拱手说道：“亡命花子尹成，参见仙长仙驾。”

五名老道并排站住，仗剑怒视。

中间老道年近百龄，大红法服，九梁冠上有五枚金针，神目如电，皱脸皮泛上青色，显然极为愤怒。他正是武当掌门三剑迫魂玄同，一个极易冲动的老道。

两侧两名老道更老，白须如银，九梁冠上没有金针，那是上一辈的耆宿，不受节制安享余年的长辈。左面那位叫全真子天虹。右首那位叫栖霞子天极。

最左那位不陌生，正是碧梧散人玄扬。

最右那年约八十的年老道，一双手红似丹朱，脸目阴沉，勾鼻尖嘴，他是红霞道入玄空，也是一个古怪全真，乃是死鬼水火真人玄湘的师弟。

“是他们！天魔地煞夫人一群泼贱货。”碧梧散人怒发冲冠地叫，口不择言，全无半点外人的风度。

“尹施主，你和她们走在一块，你好！”三剑迫魂语言如冰，语气极不友好。

“尹某被桃花仙子擒来，天魔夫人涉险前来援手，仙长为何不加询问，遽予见责？”老花子一生狂傲，格于武林辈份，首先行礼，被牛鼻子一激，有点不悦。

“姓尹的，你端的鬼鬼祟祟，七盘湾你悄悄溜走，不知安了什么心眼，定然早就与她们互有勾结，你骗得谁来？”碧梧散人大叫大嚷，咄咄逼人。

“玄扬，你血口喷人不够英雄，七盘湾之时，老花子看不惯倚多为胜的群殴局面，故尔撤走的，亏你说得出口。姓尹的从不骗人，不信可问中原狂生。”他将虚弱的中原狂生放下，扶他站好。

“阿弥陀佛！待老衲一问便知。”

随声由右侧转出八名老和尚，大踏步走近。

最前一人一身百袖青僧袍，满面皱纹，寿眉下挂，慈眉善目，手提紫金禅杖，精神奕奕。

八名老僧，有五名是佛字辈门人。依次是掌门方丈苦行大师佛昙；藏经阁二老佛光上人、和大悲僧佛圣；达摩院护法降龙僧佛弘、伏虎憎佛印。只有降龙僧是熟面孔。

另两位是上一辈大德；般若大师宏远，密谛大师宏伽。

最年轻的是碧眼行者法净，他是佛光上人之徒，少一辈的第二位门人。论辈份他年轻，可是论年纪他已有七十以上了；比十八年前略现苍老，眼中碧芒四射。

天魔地煞夫人一时冲动，想上前叩谢碧眼行者十八年前救命之恩，但两人一想目前万不可泄露行藏，强行忍住了。

中原狂生踉跄而前，爬伏在地叩首道：“弟子夏津，叩请掌门法驾慈安。”苦行大师凄然摇头，叹息道：“短短两句，你已成了这般模样，良可慨叹。起来，将经过说出让大家听听。”中原狂生再拜而起，惭然垂首答道：“弟子在七盘湾山下官道，午夜与尹前辈同行，被桃花仙子掳来，置身于桃花宫温柔乡中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。半月前在窗孔瞥见尹前辈和地煞夫人，同被擒到置于地牢之中，时才一名少女给弟子吞下一颗回春培本丸，与尹前辈和地煞夫人同时释放。至于其他变故，弟子一概不知。”

“你且随在法净身后，我自有安排。”中原狂生行礼告退，退到碧眼行者身后。碧眼行者掏出一颗丹丸，放入他口中温语道：“师弟，我助你行功好么？”

“谢谢师兄。大敌当前，不宜白耗真力，我还能支持。”

逸云静静地等待，这时方朗声说道：“诸位前辈还有事么？晚辈等告退了。”三剑追魂玄同说道：“小施主且稍候，贫道有事请教。”“道长请说。”

“小施主高姓大名？”“敝姓华名芝，草字逸云。”

“咦！你就是夜闹大珠台那位书生华逸云么？”苦行大师突然插口，又向降龙僧问道：“师弟，可是他么？”

降龙僧说道：“打扮不同，但却象极，定然是他。”

“老衲也谢过少侠援手之德。”苦行大师立掌持杖，躯身一礼，逸云回了一揖道：“不敢当大师礼遇。”

三剑追魂大为不耐，他赶着插口道：“华施主既能在桃花谷来去自如，竟然在龙潭虎穴中救人，不是将人请出，定然与桃花仙子交情不薄。是么？”

“交情？道长见笑了。在下冒险救人，身冒奇险，几乎自身难保，可说侥幸之至。

道长以一代掌门宗师身份，竟然说出这种有失风度之言，委实令人遗憾之至。”逸云反唇相讥，语利如刃。

三剑追魂眼高于顶，一向目无余子，被逸云冲嘲，登时脸上变色，冷哼一声，厉声道：“后生晚辈目无尊长，竟然挖苦贫道来了。念你年事太轻，贫道不和你计较。既然你竟然将人救出，贫道有一不情之情，小施主可肯允

承？”

逸云神态从容，毫不在乎地说道：“请不请悉从尊便，允不允乃是在下之事；有话请讲。”

“你会允的，就是相烦小施主引道，直捣淫窟。自昨晚至今，武当少林出动门人一百二十人，在这一带迷失，其余之人存亡莫卜。基于武林道义，小施主非允不可。”

“要是在下不允呢？”“不允？小施主笑话了。”三剑追魂傲然地说：“贫道的话求，敢不允的人，世间确不多见寥寥可数。”

远云抬头望天，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道长，也许在下就是其中之一。告诉你，四海狂客的弟子，从没受人支使过。”

三剑追魂吃了一惊，“四海狂客”四字似有无穷潜力，武林三杰一向不与六大门派往来，而且有时还出手惩戒他们的不肖子弟，有名儿的难缠，三剑追魂怎得不惊？

他神色一变，气为之夺，口气一松，说道：“姜老是你的师父？”“正是在下恩师。

但论年岁，在下尊称道长一声前辈，看来亦无不可。”

“今师侠名满天，即使他在，相信亦不至于拒绝贫道所请，直捣淫窟义不容辞。”三剑追魂口气变了，用话扣他。

“家师如在此地，若是知道内情，恐亦不愿参与。”

苦行大师恐怕双方闹得不可收拾，接口道：“华少侠既不愿相助，何不将桃花仙子的巢穴所在告诉老衲？万望勿却。”逸云笑道：“大师已到了桃花宫，难道还不知道？”

八僧五道全都一惊。苦行大师正色道：“华少侠幸勿根戏，老衲……”

“华逸云怎敢戏言？喏！那红雾弥漫处，正是桃花宫，诸位相距仅有十来丈。但请大师小心诸位分由左右进入此地，仅经过正反五行阵。如果由正面进入，浑天合仪大周天奇阵，加上旁门妖术于中阻挠，恐怕不会如此容易。至于那粉红色浓雾，诸位想必认得，不用在下费舌，请小心了……站住！”他说着说着，突然大吼一声。

可惜生有时死有地，半点不由人，他喝声虽如晴天霹雳，却无法阻止寻死之人。

降龙僧在大珠台误找对象，他生性狂撒，目中无人，又忍不了气，又不甘认错，被逸云赶跑心里着实难受。如今天魔夫人不但不记仇，反而将中原狂生救出，这比杀他还难受，将所有的怒火全烧在桃花仙子头上啦。

他在一旁忍得直冒火，浑身燥热，一听桃花宫就在红雾里，不等逸云说完，蓦地一提步，急如星火向红雾扑去。逸云一叫，他去势更急。众人被逸云一喝，呆了一呆。

“桃花……”降龙僧只叫了两个字，“砰”一声，摔倒在红雾里，红雾一涌，他已不见了，已被红雾掩住。

伏虎僧惊吼一声，举步枪去。“去不得！那是桃花瘴！”逸云闪身扑出，一把将伏虎僧右臂抓住，硬将他的冲势止住了。“好啊！这小子故意要我们，枉送了降龙大师一条性命，贫道先宰了你。”红云道人仗剑闪出，扑向逸云。

“清净道友且慢！”苦行大师飞步截出，又说：“且问清再说，此事怪华少侠不得。”逸云不屑地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武当竟有这种冒失鬼。”“华施主，你说话当心些。”武当耆宿全真子说话了。

逸云仍冷冷地说道：“华逸云字字出自肺腑。”

突然，烟雾一涌，奔出一个大和尚来，口角流血；咬牙切齿地踉跄撞出，手中倒提着一条镇杖方便铲，似已受伤；他一见了众人，突然站住了，逸云目光锐利，已看出这家伙正是花和尚一宏，一点不假，佛道同源像正在他身上哩！大喝道：“贼和尚，你死期到了。”声出人闪，伸手便抓。

花和尚大概在桃花瘴内，已听清外面众人的话，起初还没想到有逸云在内，等一看清，要走已来不及了。

他总算身手了得，虽受了伤，仍然够高明，向左一飘，一铲横扫。左足一落地，便向少林僧人群中纵去。

“你逃得了？”逸云闪过一铲，如影附形追到。

少林七僧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但已看清这人是个和尚。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和尚怎能不护和尚？大悲僧佛圣见安截出，喝道：“华檀越有话好说。”

花和尚已乘机飞退两丈，脱出追踪。“畜生，哪儿走！”光华如电，剑化长虹，碧芸杏眼圆睁，咬牙切齿扑到。

花和尚一低头，一铲点出，并挫身急退，剑过无声，方便铲遇剑立折，花和尚已退到武当老道丛中。

“女施主慢来！”栖霞子剑花朵朵银花，剑气飞射，在旁一剑攻到姑娘肋下。这老道乃是武当耆宿，百年修为岂同小可？剑气直射八尺外，姑娘怎能不惊？一剑斜挥，向左飞退。逸云被大悲僧一阻，心中大急，叫道：“那家伙是花和尚一宏，乃是万恶淫僧。”

大悲僧和所有僧众一怔。对面众老道也慌忙退走。

逸云奔到姑娘身侧叫：“芸姐，有我。”他扑向花和尚。

花和尚扔掉铲柄，掠向少林僧，一面探裹取出佛道同源像，一面大喝道：“五派信物佛道同源像在此，少林武当门人听候吩咐。”在七名和尚凜然屹立之际，花和尚已闪到一旁，高举佛道同源像，发出闪闪银光。般若大师和密谛大师乃是上代掌门宏尊的师弟，对佛道同源像岂有不知之理？不由怒火上冲，赫然变色。般若大师那样德高辈尊之人，首先忍耐不住，大怒道：“孽障！你敢戏弄少林门人？”掠前两步一掌登出。老和尚苦修百年，功力浑厚，菩提禅功已登峰造极，少林第一掌法达摩掌已入化境；这一含忿出掌，一股奇猛暗劲一泻而出，足可裂石如粉，花和尚怎吃得消？

佛光上人也是动了无名火，同时跨前一步，“嘿”一声，一拳捣出，他用上了少林绝学百步神拳。

斜对面的三剑追魂更是怒火千丈，他乃是现任掌门，怎不知佛道同源像是金的？只道花和尚存心侮辱他呢！踏前三步冷哼一声，也劈出一掌。武当的一气掌为武林一绝，乃内家掌功中出类拔萃，佼佼独步的神奇绝学，这一掌岂是花和尚受伤后禁受得起的？

三人各相距丈余，同时骤然出手，快得令人无暇思索，花和尚更是如在梦中。花和尚早几天进了桃花宫，做了宫中上宾，不知怎地会在这大乱关头，身负内伤逃出宫门。

逸云一追他，他又不肯逃入烟瘴弥漫的浑天合仪周天大阵中，事急矣，只好仗佛道同源像救命。他可没想到金佛镀了水银，变成了银像，反而招致了杀身大祸。更没想到三个顶尖儿高手，突然向他立下杀手。三道猛烈的神功内劲一到，他怎吃得消？他也够高明，也够机灵，知道大祸临头，躲已无

及，百忙中运伽蓝神功护身，向下一扑。他应变够快，可是仍慢了半分，三道奇猛的暗劲，在他背上一掠而过，只“嗯”了一声，鲜血狂喷向地面扑去。

这一瞬间，三条人影向花和尚仆倒处飞扑，快逾电闪，像三道风影闪到。三条人影一是密谛大师宏伽，一是全真子天虹，两个那是功臻化境的耆宿，江湖大名鼎鼎的绝代高手。另一条人影是逸云，一个后起的旷世奇子。

三人都快逾电闪，目的物都是那花和尚手中的银像。

密谛大师左掌一挥，潜劲山涌，右手电闪而出，急抓银像。全真子左手幻出无数掌影，一气掌力发如山洪，右手迅速无伦急抄银像。银像突然神奇地贴地前飞，似被一股怪异的力道推引。逸云的身影向上疾升，奇快地越过两人头顶，手一吞一吐，银像突然向上一蹦，已到了他的手中，他也急射丈外。银像一失，一僧一道想也没想，四掌齐向逸云扑来的方向，猛然扔出。

“砰”一声，沙石草屑飞扬，罡风旋流直射丈余，声势之雄，骇人听闻。可是逸云却在相反方向止步，将像放入怀中，长吁一口气，心中一块大石落了地。

一僧一道心中一凛，脸色变色。三人同时到达，谁先到手谁倒霉，抢到手也必定向后急退，也必定挨上两掌。他们怎想到逸云竟然聪明到先将银像击出，冒万险由他们上面飞越，用反震力震飞银像，乘机捞在手中呢？

这中间，时间极为短暂，端的迅如电闪，并无思索的工夫，出招抢夺只能用常情判断，本能地依势行事。

逸云出其不意，用险招夺回佛道同源像，这大反常情的大胆举动，把双方旁观的人看得暗暗叫绝。而密谛大师和全真子却气得要死，同时也暗暗佩服不已。

三剑追魂蓦地怒吼道：“放下那玩意！”

逸云得意地用轻拍怀中物，淡淡一笑道：“道爷，你犯不着鸡啼狗叫。花和尚是朗月禅师的徒弟，在名义上也算是我的师兄，他大逆不道败坏师门令誉，更不守佛门天规。

五天前且纠合祁连阴魔暗算于我，多了我的银像，今日算是物归原主，用卜中你们操心。

要不信何不问问他？他还有一口气在哩。”

七僧五道又是一怔，“朗月禅师”四字，又把他们惊住了了，“祁连阴魔”四字也够惊人哩！

苦行大师问道：“华少侠，你是说祁连阴魔已经进入中原了？”“半点不假，三天前还在雪峰山，目下嘛，可能已动身返回陕甘。”他朗声说完，拱手作了一个罗圈揖，又说：“在下少陪了，请多珍重。”

他招呼天魔夫人和众女，缓缓向烟瘴弥漫的桃林退去。

七僧五道面面相觑，弄不清这少年的话是真是假，前言后语不对劲，他们更是扑朔迷离，功力也了得，委实令人迷惑。三剑追魂向苦行大师说道：“下次再找他，昙大师，咱们先办正事要紧。”苦行大师寿眉紧锁，看着翻腾汹涌的桃花瘴发愁。碧眼行者上前行礼，碧眼放光说道：“稟掌门，唯一可行之法是放火，弟子想，只有立即放火驱瘴。”

红云道人玄空脱口叫道：“好办法，放火！”

突然，瘴雾中鬼魅似的现出二三十名妖艳的美女，一字儿排开，桃花瘴略退的刹那间，她们像是在雾中幻化中而出，正如一座座白玉雕成的裸女像，口角含笑，凝立不动，不象是活人。

香风徐徐，中人若醉。十丈外的七僧五道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奇异幻境惊得目定口呆，几疑做梦。

正中央，正是桃花仙子，仍是那一身令人惊心动魄、神魂颠倒的奇装异服。唯一不同的是；她那迷人的水汪汪大眼中，已没有先前对逸云那种风情万种之光，而是寒流飞射的冷电凝霜，黛眉带煞，凤眼含威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红云道人。她右首是二妹，左首是随二妹迎接逸云的两个丰满少妇。伏虎僧吼一声，挺方便铲便待抢出。

苦行大师说道：“师弟，不可鲁莽！”三剑追魂厉声问道：“妖妇，你可是桃花仙子韩香君？”

桃花仙子不屑地冷哼一声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你们果然不错，能闯正反五行阵已是不凡。本仙子要是不现身，你们都得死！放火，哼！火一起桃花瘴随火势飘散，你们活得了？本仙子要惩戒你们这些自命不凡的狂徒，让你们死得明明白白。”“妖妇，你认为贫道真怕桃花瘴么？”

“贵派的龙虎护心丹只能侥幸保片刻，少献丑啦！”她对停在烟瘴旁的逸云唤道：“华哥儿，你也别走，所说的条件还未清了。你不能走。”逸云朗声答道：“在下先送她们出谷，不管在下能否幸胜，愿一身当之，免致她们受到了波及。”“不成！让她们也见识见识。本仙子要一看你的能耐，你且光破浑灭合仪大周天奇阵，引武当少林的门人在此聚会，教他们看看桃花谷盖世奇学。”

“华逸云勉力而为，请仙子传谕停止施放烟瘴。”

“先破法，烟瘴自停。”“华某放肆了。”他命众女结成圆阵，向亡命花子说道：“老哥哥，这儿请多照应。”

“小兄弟，老哥哥也勉力而为，呵呵！”

逸云又向碧芸笑道：“芸姐，咱们双剑合璧。”

姑娘甜甜一笑，并肩儿一站，一声龙吟轻啸，龙渊剑再次出鞘，光华电射。桃花仙子叫道：“小哥儿，可不能损毁一草一木。”“遵命！”

“嗤”一声，万裁菩提木所造的褐色伽蓝剑出鞘。剑一出，怪！立时像响起隐隐轻雷，狂风大作，烟瘴向上腾滚。

桃花仙子吃了一惊，玉手一挥，一把青芒电射的宝剑神奇地到手，向前斜指。“嗤”一声娇叱，烟瘴中突然鬼哭神号，卷起阵阵阴风，兽吼之声此起彼落，烟瘴重又下降。

七僧五道全吃了一惊，赶忙结阵自卫。

响起一声震天长啸，逸云左手运剑，右手握住姑娘左掌，喝声“走”！向烟瘴中纵去。

两人所经处，烟瘴立消，风雷大作，加上逸云九天龙吟似的长啸，与龙渊剑的夺目光华，奇异的幻影波开浪裂，佛门至宝伽蓝剑，发挥了无穷奥妙。

逸云早有准备，所经处又清明如昼，与姑娘携手直奔天枢。由如林怪石和阴森丛莽上飞越，一切埋伏全然无功。在光华映照下，可以看到地下不时发现昏迷不醒的憎人和老道，和一些俗家弟子。

天枢在正中一座怪石上，那儿有一枝小小七星旗，和两面日月黄幡。

逸云将姑娘向上一抛说道：“怒鹰翻云，别沾地。”

姑娘舞剑吸腹，向上疾翻，直升五丈，提气缓降。

逸云飞扑石顶，拔起七星旗放入怀中。在一阵奇毒喷泉喷出毒液的瞬

间，日月杏黄幡不但换了位，而且倒插入杆穴之内。

突然，烟瘴向上一涌，风雷尽敛，丽日高照。

在长啸声中，逸云向上反飞，刚好按着落下的碧芸，一抄她的柳腰，飞射三丈外一条小径上落下。

方圆不足五里之内，怪石狰狞，恍如千岩万壑峭拔诡奇；奇形怪状的古木，枝柯像龙蟠虎踞，像煞了山魃木精张牙舞爪。在四周怪石古林中，许多红色身影或躺或倚，或抑或仆，口吐白沫，人事不省。

远远的桃花仙子，向双双携手而回的逸云叫道：“逸云，你手上可是伽蓝剑？”她唤他的名字了。

巡云的身法快逾星飞电射，凌空飞越，借枝梢石顶借力，像两只大鹰掠近；一面气纳丹田，以分力借气传声绝学，亮声儿接道：“剑是伽蓝，身法是流光遁影，如何？”

“了不起，难怪你敢大言不惭。”她笑了。

逸云掠下场中，行礼道：“幸不辱命。人太多，要救醒他们引他们出阵，太费时，非两个时辰不可。我仍然出入破阵，自然能以如何带人出阵，只是太麻烦，前辈自行解决，恕不奉陪。”

桃花仙子发出银铃似的轻笑，她身后突然响起清越的钟声，在长空中震荡，令人神智一清。

浑天合仪大周天奇阵中，彩影和红影进退不定，晃动如飞，即使是明明已到了阵缘，却又突然折向隐没。

众人都看得真切，原来是雾数身披轻纱彩巾的裸体少女：每人挟着两个和尚和老道，正亦以怪异的步法盘旋着出阵，迷离交错，却又奇快无比。

七僧五道大吼一声，只道桃花仙人命人在戏弄他们的门下，全都变色大吼，想扑出救人。

桃花仙子冷冰冰地叱喝道：“站住！你们也想陷入阵中么？本仙子命人带他们出阵，你们慌什么？”

七僧五道脸上发热，三剑追魂厉声道：“你这奇阵还难不倒贫道，你将后悔莫及。”

桃花仙子冷笑道：“为你们自己后悔吧！告诉你，武当少林的人，想全身出谷，除非日从西山升起。”

苦行大师神色凛然地说道：“女檀越，你太自信了些，老衲却是不信。”

“你本信那是你的班，且看看四周吧！”

烟瘴立散，十里方圆的山谷，除了桃花宫仍被桃花瘴掩住以外，全然在目。谷中林水阴森，桃林如海；四周百丈绝崖，全袅袅飘荡着五色轻雾，隐约可见突出的怪石和树梢。轻雾凝而飘浮极缓，端的怪异。

桃花仙子举手一挥，一缕如泣如诉的箫声，从桃花瘴中徐引，传向全谷。

突然，崖壁腰部，四面八方绿焰一闪即没，证明那儿有人隐伏，用火器毒烟等待来人送死。

桃林中，八音齐奏，管弦齐鸣，那令人血脉资张，却又心沉气散的声浪，短短片刻又告沉寂了。

苦行大师神色肃穆，向六僧道：“我佛慈悲！今日身陷绝地，惟有放手一拼，你们好好准备吧！”又用传音入密之术，向佛光上人说道：“少林一脉，不能因此而绝。你护送法净师侄突围，不可恋战。”又向碧眼行者道：“净师

侄，你过来。”

碧眼行者庄容上前，垂首道：“弟子恭候掌门法谕。”

苦行大师探囊取出少林掌门的紫玉佛印，悄悄地塞入他怀中，用传音入密之术庄严地说道：“你的功力已得本门心法精髓，机敏冠绝群伦，千斤重担交付与你，替本派保全一脉，佛印交付你师兄法禅，嘱他接他掌门之后，务必传下佛帖，召集侠义门人，共诛此天人共弃的淫魔派。”

碧眼行者脸色一变，也用传音入密之术说道：“禀掌门，弟子认为，我们实力仍在，不见得会落于下风。”

“大势去矣！我们要想出谷，势比登天还难，形势险恶，不容我们如意，切记得我吩咐，与佛光师叔全力突围，不可顾虑我们，你去罢！”

碧眼行者怆然颌首，正想下拜；苦行大师举手一挥说：“不可泄露行藏，你准备吧。”

这时，数十名少女将昏倒的僧道俗两派弟子携出阵来放在草坪中，仍然一一闪入阵中不见。

苦行大师和三剑追魂缓缓举步，左右分立桃花仙子之前。其余的人，赶忙救醒昏倒的门人，内功与药物并施，不久大半已恢复神智。

一百二十名弟子，只剩下八十余名，其余的大概已死在桃花瘴和崖上了，损失惨重。

天魔地煞两夫人，乘众人忙乱之际，向逸云低声将十八年前，群魔袭击之时，碧眼行者临危援手，毙敌赠丹之事一一说出。弦外之音，就是要逸云设法保全少林门人。

逸云对武林人物，并无好恶之感，惟有七盘湾荒镇决战之时，对武当门人不满而已。

听两位夫人一说，心中已决定替少林门人一尽心力。

大丈夫恩怨分明，碧眼行者既对方家恩深如海，方有今日的局面，他逸云岂能不管？便对两人正色道：“小侄决尽力而为，万一与桃花仙子反脸，伯母和珠姨请即与众人抢夺天枢之位，结阵相待。”他探囊取出玉瓶，将十五包祛毒归元散递到地煞夫人手中，又说：“每人一包解毒圣药，准备危极时救命之用。天枢位芸姐已经知道如何走法，切记，必要时焚毁这枝七星旗。”他将夺来的七星旗交到天魔夫人手中，转身向苦行大师走去。

桃花仙子与二宫主含笑走出桃花瘴，粉面突然一寒，杀机上涌，向苦行大师和三剑追魂冷笑道：“为了让你们死得心服，本仙子要一会各大派的高人，你们是一个一个上呢，抑或一起上啊？”

苦行大师神色肃穆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老衲愿与女檀越按江湖规矩一争短长，领教桃花谷绝学。但老衲认为，贵谷如倚多为胜，敝派弟子自亦不甘人后，届时尚请包涵。”

“悉从尊便。老和尚，请上，桃花仙子韩香君先领教少林绝学。”她向右轻移丈外。

二宫主一声轻笑，向左横飘丈外，向三剑追魂点手儿叫道：“掌门老道，这边来，高唐神女武娟娟领教高明，看武当有何罕见奇学，是否浪得虚名。”

伏虎僧大踏步而出，向苦行大师行礼说道：“请掌门让弟子档第一阵。”

“师弟小心，不可贸然抢攻。”

伏虎僧走向桃花仙子，插好方便铲，合掌行礼道：“伏虎僧佛印，韩檀越请！”

桃花仙子说道：“和尚，你的伏虎掌了得，先让你三掌。”

“有僭！”伏虎僧一挫马步，左掌虚吐，只用一成劲扔出。

少林弟子一向极少先行出手的，但今天情势不同，对方乃是宇内顶尖儿魔头，先出手表示谦让。

桃花仙子柳腰儿一罢，冷笑道：“三招，那是给你绝好的机会，你要不抓紧，稍纵即逝。”

“老衲不领情，看招！”喝声一落，踏前一步，右掌一圈，仍然虚劈一掌。

另一面碧梧散人换下了掌门，已和高唐神女空手接上了，双方以掌力抢攻，都是阴柔的内家掌力。

刹时罡风四盗，气流飞旋，人影疾闪。

伏虎僧虚攻三招，突然一声虎吼，一招“吴刚伐桂”劈出，晃如开山巨斧，以强劲的内力攻去，罡风如潮涌出。

桃花仙子眼中寒芒一闪，身形未动分毫，掌到，她冷哼一声，左手轻描淡写地反扔，竟然硬接来掌。

“噗”一声，一刚一柔的内劲一触，掌缘竟然相接。

伏虎僧被对方诡异的潜劲一震，竟然感到掌腕一麻，挫身退后三步，心中大骇。他的功力在少林僧人中，也算有数的高手，一甲子的修为确是不等闲，身列达摩院护法岂会是脓包？掌力之浑厚，出类拔萃。想不到竟然被人轻描淡写一掌震退三步，他怎能不惊？

桃花仙子其实也用了六成劲，上身微晃，她“咦”了一声，向前一闪即至，娇叱道：“倒有点门道，接招！”娇叱声与粉掌齐飞，疾逾电闪连攻五掌之多。

伏虎僧只感到那纤纤玉掌中，每一掌都有无穷潜力，令人气血翻腾，直震内腑，且一掌比一掌沉重，一掌比一掌更诡异。他接了五掌还了四招，被迫退了近丈距离。

“滚！”桃花仙子落地娇叱，左掌“砰”一声硬接伏虎僧一招“雷震天门”，右掌“袖底穿花”倏然挥出。

“不见得！”伏虎僧说，立掌斜切对方腕骨。

苦行大师喝道：“师弟小心！”

桃花仙子玉掌突然一吞一吐，好快！竟然由对方掌背错过，向后一拂。

伏虎僧只觉掌背一麻，对方五指像利锥一般拂过，掌背立时皮肉绽开，骨头亦裂。

他大吼一声，左掌急登。

“砰”一声大震，桃花仙子退后两步，伏虎僧庞大的身躯，飞退丈余，“啪嗒”一声坐倒在地，“哇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向后便倒。

“施主好掌力！老袖请指教。”般若大师抢出，合掌一礼。

“接着，”桃花仙子欺近，就是一招“电闪雷鸣”；这两掌，竟是罡风怒号，潜劲锐啸。

般若大师寿高百龄，为少林目下有数耆宿之一，菩提禅功已练至炉火纯青之境，武林中能和他一论高低之人，可说寥寥无几。

桃花仙子一招攻到，老和尚心中一凛，向左徐踏两步，大声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用的是‘阴阳玄玉掌’，久绝江湖的奇学，难怪你如许嚣张。”

“你知道就好，接着！”她攻出一招“云横秦岭”；左掌斜拂，右掌随身一穿，反掌转身横挥。双掌阴柔刚猛回异，不同的劲道排山倒海似的袭来。

老和尚本想硬接，以武林的名望和地位来说，不容他闪避；可是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，不出十招便重伤了伏虎僧，功力之高，几不可测。老和尚心中不无顾忌，他横跨三步，连发捣拳。

少林的百步神拳，独步武林，拳风之烈与变化之奇奥，世无其匹。在般若大师手中发出，端的有力道如山之感。

桃花仙子也知道硬接不得，身形快如鬼魅，左右闪进，粉掌玉腿齐飞，瞬间中攻出八腿九掌换了五次方位。

老和尚一生中身经百战，闯过无数生死之门，不论功力与经验，均有过人之处。他神态从容身形如行云流水，大袖徐拂，拳出如万钧巨锤狂舞，暗劲浴流直冲三丈外，掌如开山巨斧，四面八方布起重重罗网，要猎获桃花仙子这只九尾狐狸。

片刻间，两人已换了十余次照面，拆了数十招，每一招都是生死须臾，险象环生惊心动魄，但见罡风怒号，人影似电，五丈内潜劲飞荡，直迫得旁观者无法接近。

好一场武林罕见的恶斗，真正的棋逢放手。

另一面，碧梧散人已经尸横五步。

老道一上场，气吞河岳，武当的八禽身法加上旷世绝学一气掌，展开了猛烈的狂野攻势。高唐神女娇笑连连，粉拳玉腿急如星火，指掌的劲风直射老道全身要害，将老道狂野的绝着一一化解。

两人攻了一二十招，忽听人影急闪中飞起一声娇叱：“老道，小心了，着！”

“哈哈！骚狐狸，你……哎……”

“啪啪”两声脆响，老道的语音未落，身躯已向前一冲，接着上身向后一挺，眼睛几乎突出眶外，嘴角鲜血狂溢。在高唐神女的荡笑声中，他一双眼珠向上一翻，“咕咚”一声像倒了一根大木头。

原来他一招“雕龙画凤”攻出，双掌一阵上下急震，将高唐神女由头至腋全行罩住，只消左右一抖掌，骚狐狸整个上身至少也有六处掌痕，不但骨肉尽腐，恐怕将成为一具冈团。

岂知高唐神女比他高明得多，突然双掌向上一蹦，化去无数掌影，但见她身形一挫，成了个不到三尺的淡淡矮影，向前侧一闪一旋，贴着老道右肋下旋到他身后，一双玉掌连扔带拍，正反阴阳二掌，一上一下拍中老道脊心和第十四节脊骨，脊心和命肾二门，外表完好无损，但内腑尽裂如糜，骨化如粉。阴柔而强猛的暗劲，将老道直送出丈外，一命呜呼。

“妖妇接招！”栖霞子掣剑挺出，一招“天地分光”点出，想抢救碧梧散人，可惜。

仍是晚了半步。

十五

高唐神女人影一晃，“铮”一声，铿锵的金铁交鸣，双剑相交，人影疾分，这鬼女人旋身，拔剑、出招、攻敌，一气呵成，急如电闪，奇快无匹，

端的令人咋舌。

“好啊！老杂毛，你得死！”高唐神女用似笑非笑，语利却声柔的口吻呢声叫唤，但见银星飞射，剑气慑人，身剑合一猛袭栖霞子。

接着是一连串的易进暴退，剑芒如万道金蛇吞吐不已，人影难分，分不清剑招，辨不清人影的生死狠斗。

高唐神女的剑势，不但辛辣霸道，而且诡异绝伦，全是不走正轨的杀着，明明是向上化招，乘势下掠取敌的招势，却变成侧射上绞的奇异狠招，把雄峙武林盛誉江湖的武当“八卦剑法”，反衬得得出奇的平庸无用。

栖霞子乃是武当的元老中，功力超人的高手之一，江湖能接下他六十四剑的人，屈指可数，可是今天他暗暗叫苦，奇奥泼辣的八卦剑法竟然攻不出招式，对方的诡异剑术令他捉襟见肘，应付大感吃力，不由凛然而惊。

反之高唐神女出奇地活泼，奇绝的剑势宛若长江大河，怪招迭出，步步抢攻十分凌厉，主宰了全局，但见剑气飞腾，银铃似的轻笑时起。

两对绝顶高手生死相拼，全凭真本事硬功夫，桃花仙子已夸下了海口，说要让他们死得心服口服，故而不用邪门奇功置他们于死地，所以更为精彩。

旁观的武当少林人，全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六大门派的绝学雄峙武林，今天算是受到了严格的考验。

三五十招一过，优劣将判。

般若大师胜在沉稳凝实，桃花仙子则诡谲泼辣，起初老和尚以静制动的策略确是大大为见效，但时间一久，桃花仙子的怪招迭现，那可以直透内家气功的阴阳玄玉掌，劲道逐步增加，老和尚那已臻化境的护身菩提禅功，可防震外力的旷世绝学也难以禁受，真气渐渐逸散。

般若大师愈打愈心惊，额上见汗，百步神泉固然可以与阴阳玄玉掌分庭抗礼，可是最耗真力，一兴二衰三竭，不耐久战，想得到老和尚要糟。

一旁的逸云，凝神体会他俩拼搏，尤其注意桃花仙子那刚柔并济，可破内家真气的阴阳玄玉掌，脑中灵光屡现，便心无旁骛，参悟一种奇异的绝学。

梵音掌，乃是至刚至猛刚多于柔的纯阳奇学，可惜梵音一起，对方便有所警惕，稍弱的高手固然会心血下沉，无法抗拒，可是功力已臻上乘的人，亦知所趋避，或者闻声远离，一溜了之，长处也成为短处了。

自从服下了龙貅丹黄，阳极阴生，经九幽界人一点醒，他已能控制梵音的发敛，力道也突增，功力更增加了三成左右。

自得到玄阴寒玉功的心诀后，他虽然不想练这种半人半鬼半仙的无上绝学，但经碧芸一提醒，他口中不言可是心中不时盘算，无日或忘，另创奇学的念头，不时在脑海中萦绕，阴极阳生，相克相生的至理，他经常在不断思索，有意无意间他已在暗练玄阴寒玉功。

可是他一时还没悟出应如何格两种极端相反的奇功，取长补短揉合成一种无上绝学，直至天心大师坐化之前，传了他以柔聚力，以刚发劲的罕见奇学天心指，他智灵之钥已经打开了智慧之门。

他不时在想，假使能时阴时阳交替行动，以练天心指的心诀调和经脉，分聚之际以至柔之力行功，定能避免玄门最惧的走火入魔，即内家高手所谓的真气走岔，岂不有利无害？何况自己任督已通，已有一半功力，还怕什么？

桃花仙子的阴阳玄玉掌一出，时刚时柔时阴时阳，变化随心，劲道奇猛，在旁人看来，仅觉凛然心惊而已，在他，不啻醍醐灌顶，智珠在握，困

扰在心的死结突被解开来，灵智一清，豁然贯通。

他悟力超人，不由狂喜，一面注意两人攻招化招，一面以天心指心诀聚运真气，先运阳刚，再变阴柔，两种不同的旷世绝学，间歇地运行全身。

他身躯腾起阵阵淡雾，俊面上时红时白，一双虎掌时屈时伸，时而就指平举。

所有的人，都将心提到了口腔，探身淌汗注视这对绝顶高手生死相搏，谁也没留意他的变化。

只有一旁的碧芸，她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，一颗芳心全关注着她的云弟弟，天塌下来也不关云弟弟以外的事。

她在逸云行功到紧要关头之际，发觉了他奇异的举动，和令她心悸的神色，突然讶然低声问道：“云弟弟，你……你怎么了？你……”

逸云正在紧要关头，两种神功将合流，在生死玄关作猛烈的升沉，作生死须臾的缠结，假使姑娘要不知利害推动他的身躯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她的声浪虽低，但一旁的如意道婆和亡命花子皆听得真切，闻声转首望去，不由大惊失色叫着。

姑娘不见逸云答话，心中大惊，跨前一步，惶急地伸掌想去挽他，纤掌距肩不过半寸。

突然，人影一闪，如意道婆一闪而至，在一发千钧中抓住她的手，将地带开一旁说道：“你劝他，我们全得死在桃花谷。”

老花子一横杖，挡在逸云身前变色地说道：“这孩子，好不知厉害，竟然在这种危机重重之际行功，实在叫人忽死。”

巫山怪姥也到了，她向众人叫道：“结阵自卫，千万别让人碰触他。”

人影疾闪，纷纷掣剑结成圆阵，将逸云圈住。

桃花仙子和般若大师，正以绝学舍死相搏，罡风内劲直荡五六丈外，逐渐向这儿靠近。

天魔夫人和众女一结阵，少林武当一众门下全都一惊，弄不清发生了什么变故，人群一阵骚动，掣兵刃之声不绝于耳。哗动起来。

如霞八女全都是明艳照人，美似天仙的大姑娘，虽没有桃花谷的少女们穿得那样少，但罗衫儿薄，浑身曲线玲珑透露，玉肌隐约，粉面含春，孕育着万种春情，十分惹火，她们出现在这淫窟之中，怎不令人起疑？

那些被救醒来的两派弟子们，本已不明就理，先前没有师门长辈的令偷，不敢妄动，这时见众女拔剑一团，认为她们也是桃花谷的妖女，要抢先发制人的机会呢。

有人在大叫道：“先毙了她们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！毙了她们！”叫的人更多了。

众人中突然窜出八名老道五名和尚，还有三名俗家弟子，向前掣兵力一拥，怒叫着攻上。“ ”

如霞尖叱一声，与两侧的杜少春，如雯，舞起朵朵银花，首先截住五名和尚。

密谈大师突然回头大喝道：“退下！谁叫你们妄动？”

五名和尚向后急撤，怔住了。

同一瞬间，激斗中的桃花仙子发出一声娇啸。

桃花瘴里突然响起咚咚鼓声，刹时浑天合仪大周天奇阵，三人一组仅披纱巾的少女，突然涌出阵外，数量不下二十组之多，她们右手舞剑，左手

剑诀中挟起一根绯色小管，每一组三方分立徐徐舞近，形成合围。

在舞动之际，由粉肩垂下围在腰间的桃色轻纱巾，迎风飘摇，妙处时隐时现；令人看了绮念横生，欲火骤升。

这一群天魔女一出现，除了修为高深的弟子以外，绝大多数的人，全都双目喷火，如痴如狂不克自持。

“南无阿弥陀佛！唉！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我佛慈悲！”

苦行大师突以佛门狮子吼禅功，发出了撼人神智的禅唱，果然将大部分行将入魔的弟子惊醒了。

也在这一瞬间，突变已生。

桃花仙子只道少林武当的弟子，迁怒于逸云，所以暗中加害她心目中可佩的俏郎君，更要袭击护卫逸云的八女。

她与般若大师较量，柑距十来丈，看不清这儿的真实情形，但逸云那奇异的失神景况她可看到了，只道他已受伤，不然何以呆立不动，反而要夫魔夫人和八女护卫于他？

她心中狂怒，故而传谕进攻，由于这一闹，般若大师首先遭殃。

般若大师力拼百招，气血逐渐衰竭，拳风仅能发至一丈左右，大汗直冒，身法已现迟滞之状了。

“你们这群卑劣的家伙，接招！”桃花仙子怒吼，双掌突然加了三成劲，身形转疾，狂风暴雨似的挟忿猛扑。

只一刹那间，她攻出八掌挥扫五腿，攻破阵阵令人窒息的拳风，贴身猛扑，劲烈而力可推山的拳劲，全被她一一化去，她那神奇的阴阳玄玉掌，排山倒海而至。

般若大师骇然倒退，连捣八拳却退了三丈。

霖烈的内家暗劲，已经接近逸云，挡在前面的老花子和如意道婆，一只玉如意和一根花子杖不住以内家真力向前急震，将迫近冲到的潜劲一一震散。

可是袭来的暗劲潜流，愈来愈猛烈，如意道婆和老花子额上见汗，暗暗叫苦不迭。

“送你归西！”桃花仙子娇叱，双掌一分化去般若大师攻来的一招“渔阳三挝”，抢进五步攻出一招“上下交征”。

般若大师哼了一声，三拳落空他也霍然心惊，招到，他左掌下拨由下拍来的一掌，兜心又连捣三拳。

岂知桃花仙子已横了心，左手一圈变拍为托，将刚猛的掌风向上震催，乘势突然反掌向前随身猛吐，右手仍然不收招，吸引老和尚的右掌。

她身形快逾电射，在双掌相接的瞬间，左足疾飞，快得令人肉眼难辨。

“砰！”“啪！”“噗！”三声同起，“砰”是掌劲拳道相接，“啪”是双掌相扑，“噗”是她莲足小靴前的钢尖儿，踢中老和尚左手肘关节，菩提护体禅功，竟然挡不住她那怪异的一足尖。

老和尚大吼一声，竟被震飞两丈，肘骨血流如注，可能肉绽骨折了，要不是他禅功够火候，不但臂飞，人恐怕也被一点一端之奇招将胸肋踹穿。

他身形一定，摇摇欲倒，正要跌入如意道婆的身前。

老道婆百忙中伸手去抓，岂知被巨大的潜力一撞，竟然站立不牢，向后面的逸云倒冲了过去。

碧芸大惊失色，尖叫一声双手一伸，向老道婆侧方肩上猛然冲去，她

已用了全力。

她这一冲，恰是时候，两人向侧一冲闯，在逸云右侧擦衣而过，一发之差，几乎撞了逸云倒下。

同一瞬间，亡命花子一低头，将左肩向老和尚一撞，巨大的潜劲将他硬生生反震三步，总算将老和尚的倒势止住了。

震天大吼突然响起，苦行大师和大悲僧双双枪出，禅杖和方便铲一拦；同声念：“阿弥陀佛，女擅越不可赶尽……”

“秃头，你们上！”桃花仙子怒叱，青芒一闪，一把青芒电射的宝剑神奇地到了手中，两面一张，一招“平分秋色”分袭两人，身形仍向前直射，她想走近逸云察看他的伤势。

两僧只道她要追袭般若大师，怎能让她如意？杖铲罡风怒号，一绞一点劲道如狂风既倒。

响起一声龙吟，人影三下里一分，各退三步。

“不愧少林掌门！接招！”桃花仙子怒极，桃腮泛白，“贴地盘龙”飞抢苦行大师的下盘。

“打！”大悲僧一声暴喝，踏前三步斜视里一铲挥出。

另一面，高唐神女已经刺倒了栖霞子，正与那两位丰满美艳的少妇，三剑合璧来去如电，和武当的三剑追魂与八名老道生死相拼。

而正面的武当少林众弟子，正被那群裸女将他们追逐引入阵中，有些被迫得逐步后撤，渐退到天魔夫人这一面。

所有的裸女无一庸手，尤其那挑红色的小管儿，飘出极为诱人的浓香，配合那无双迭荡粉齑雪股的荡劲儿，所有的高手们神智大乱，似乎力道尽失。

惨号之声此起彼落，杀声如雷。

天魔夫人十五名男女结成的阵势，渐被人潮冲动，情势殆危，他们不能将近身的两派门人杀源，不杀又无法止住他们往这儿冲撞，真是苦也，

而桃花瘴内那一群裸女，由崔嗑率领，也载舞载行杀出，将两派的几名首要围住了，两派的人，首尾不能兼顾。

正在千钧一发间，两侧梅林中，杀出金眼龙龙成一群少林俗家弟子，和江湖浪子等一群武当俗家英雄，近五十名高手一加入，情势略稳；

但麻烦也来了，竟然有人向逸云这一面攻到，一言不发便放手枪攻。

金眼龙在大珠台，被逸云一招毁了两节金枪，衔恨切齿永铭心头，他怒吼一声，用新接好了的金枪扑到。

首当其冲的是如云，她娇叱一声挥出一剑。

“铮”一声响，妞儿斜退三步，金眼龙手腕一紧，金芒如电猛地兜心便刺。

碧芸吃了一惊，赶忙侧扑而上，娇叱一声，光华飞旋。

金眼龙知道龙渊剑的利害，无暇收始如云，身形疾闪，顺手挥枪横扫碧芸双足。

这时，逸云刚刚将两种神功溶合，浑身的薄雾已敛，生死玄关中，两股回异的奇功，齐头并进向奇经百脉缓缓流行循环不止，他玉面上泛上绯色，俊目中异彩闪烁，双掌微动之际，澈骨寒流和炙热如焚的气流，向四面八方逸荡，而他的口角，泛起了令女孩子心荡的微笑，长吁一口气由无我的境界中回归现实。

这一瞬间，金眼龙一枪迫退碧芸，快逾闪电掠到，一枪向逸云肋下扎

到。

姑娘惊骇地尖叫一声，身剑合一舍命猛扑。

金眼龙志在逸云，羞愤之心，蒙蔽了他的灵智，以一个武林声望极隆的名门大派高手，竟会向失神屹立一动不动的一个后生晚辈，一声不吭突下杀手，这确是前所未有的事，不可原谅的过错。

由于逸云不言不动，像是视而不见，金眼龙似乎一怔，一抖手枪尖略偏，想由逸云胸肌上扎入。

突然，他只觉手上一震，便看也没看清，枪尖已被逸云抓住，接着，他只感到手中金枪像是烧红了的铁条，烫得掌心皮肉若焦，气血立时涣散。

他吓了个胆裂魂飞，立时撒手丢枪，向下一伏，贴地掠出丈外，恰好躲过姑娘一剑，实在好险！

逸云将金枪徐徐摇动，喜悦地叫道：“金眼龙，你迟了？”

金眼龙刚站起，姑娘已惊喜万分地向逸云说：“云，你太好了，真把人急得上天无路，你怎样了？”

“芸姐，等会儿向你说。”

他面向金眼龙，含笑道：“你心地虽可恶，但仍不至于无药可救，念你当时偏枪之举，在下不再追究，还你。”

说完，将枪抛出，金眼龙不得不接，极不情愿地抓住，用奇异而恐怖灼眼神，死盯着他。

两截金枪每节长三尺六寸，算上中间可以旋转的两个巧妙金环，全长七尺六，而那炙热的火流，竟然由枪尖传至掌心，委实是骇人听闻令人难信之事，金眼龙怎能不骇然？

这时，场中成了混战，各自为营，不能兼顾。

碧眼行者被崔萸和两名裸体少女，以手中桃色小管的迷魂暗香弄得狼狈非常，这仅次于桃花春雾的歹毒玩意，可以迷人神智，要不是少林弟子早已先服下避邪丹，恐怕早就先了。

可是时间一久，迷魂暗香愈来愈烈，避邪丹药力渐微，加上三女的功力也是顶尖儿高手，碧眼行者岌岌可危。

负责掩护碧眼行者的佛光上人，也被三名裸女缠住，脱身不得，也自顾不暇。

崔萸英勇如雌虎，三剑飞腾，每一剑都诡异莫测，碧眼行者的方便铲自保甚难，在头晕目眩中挨了两剑，鲜血染透了左臂和右小腿，眼看性命在呼吸之间。

天魔夫人脱口叫道：“云侄，接应法净大师。”

逸云仰天长啸，声如怒海龙吟，似乎天地为动，声震耳膜，谷壁传来的回声，殷雷似地狂鸣着。

在啸声中，他一闪而出。

崔萸刚一剑点到碧眼行者的后心，半分之差即将贯肌而入，她感到手中一轻，长剑已经失踪，接着“嗤嗤”两声，另两名少女的长剑蓦地齐中而断。

她一惊之下，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只觉浑身一软，已被逸云挟在肋下了，她不知是谁，温热的巨大虎掌，正按在她右乳之上，挟包裹似的挟在肋下，她骇然一惊，仅能活动的右手，猛地一肘扔出。“噗”一声响，撞在逸云的小腹之上，像撞在棉花团一般，毫无感觉。

“你最好别动，不然点你的穴道。”

崔萸一听就知道是谁，她酥软软地娇唤：“好人，这多叫人难受？天！你挤扁了我的胸骨了啦。”

逸云放了她，笑道：“乖乖叫你们的人先撤下，不然……”

她喘过一口气，揉着半裸的酥胸，撅起小嘴儿，春情洋溢似嗔非嗔撒娇道：“你……你毛手毛脚，唉！也不是好人，你向宫主说去。”

逸云只听了一半，扔下她已经无踪，到了桃花仙子之前，将苦行大师和大悲憎阻住大叫着说道：“仙子前辈，叫他们先撤。”

“噢！你没伤？不可多管闲事。”说话间一剑点出，青芒电射，万千剑影飞旋。

“有何不可？”逸云问道，瞬间剑已飞至手中，怎样拔剑，谁也没看到。

“叮叮呼当当”桃花仙子青芒银光闪烁的宝剑，被宝刃伤不了的伽蓝剑震开。

褐影飞舞，双剑相交寒光四射，杀得难解难分，两人在眨眼间各攻五招之多，桃花仙子退出了十余尺。

逸云说道：“仙子前辈，这次该撤了吧！”

桃花仙子无可奈何答道：“云哥儿，也罢。”

金钟鸣声，双方各后退了十余丈。

地上景象，尸横遍野，目不忍睹，躺着已经死去或重伤的，仍在呻吟的大概伤得不轻。

大多数的人，皆神情黯然，或者互相包扎服药，或者行功调息，全都狼狽非常，垂头丧气。

逸云一阵惨然，叫道：“我倘若能够救死扶伤，也许尚可一尽人力。”

桃花仙子冷冷地说道：“哼！早晚是死，云哥儿，你何必替他们苟延残喘？”

迎云大眼睛一瞪，怒声道：“你太残忍了，想不到你竟有如许毒辣的心肠。”

“毒辣？哼！这算得了什么？你如到我桃花宫内地底逍遥宫一看，管教你吓散了三魂七魄。让他们死在刀剑之下，也是本仙子的慈悲呢。”

逸云心中一霖，也怒火渐生，先前同情她的遭遇，所发的同情心一扫而光。

这时，就只有桃花仙子和高唐神女两人在场，先前那一排裸体少女，已经退入桃花瘴内去了。

桃花瘴缓缓飘荡流转，不时隐现仅披轻纱巾的少女群，隐约如仙女驾着彩云，不时隐现。

所有的少林弟子，在右方结成阵势，伤者在中，死者堆积在一旁。

武当的门下，则在左方结成阵势，严阵以待，两派的剑阵，在武林大名鼎鼎，刚才要不是他们自乱章法，断无如此沉重的死伤，真是天意。

中间靠北浑天合仪大周天奇阵之前，是天魔夫人等十四人，加上一个老花子共十五名，也四面戒备结成阵势。

与桃花仙子高唐神女对峙的人，计有逸云、苦行大师、三剑追魂、密谛大师、全真子，共有五名。

逸云虎目中异彩倏现倏敛，朗声道：“仙子前辈，为人不可做得太绝，

你当真要赶尽杀绝么？”

桃花仙子冷冰冰地说道：“除你这一群十六人之外，全都得死，但我可答应你，绝不凌虐他们。”

“华逸云不能眼见惨事再发生，你未免太残忍了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这样做确是未免太绝了。”

“哼！这些秃驴杂毛，大举倾巢来犯，我不杀绝他们，岂不惹火焚身，进我桃花谷，断然无活着离开之理，他们够狠辣，难道不许我狠辣？哼！”

“无量道院，前辈惨杀武当五道，七盘湾夜掳少林门人中原狂生，凌虐半月以上，韩前辈，扪心自问，请自思量，是你狠辣在前，怎能怪他们呢？”

“废话，他们是罪行应得，尤其是武当门下更是该死，早些时在巴陵就杀了我两个姐妹，错在他们而不在我。”

“江湖之上，武林道义首忌淫戒，前辈可想到，他们是为了维护武林道义而出此的？”

“呸！他们还敢奢言道义？在他们看来，武林道义不值半文谈，七盘湾之事，本仙子曾派人在旁采探跟踪，武当的道士明若观火，嚣张到何种程度，毋庸再说，你道本仙子不知么？没话说今天也叫他们一尝倚众群殴的滋味，你还是快走吧，你我的两场较量也免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华逸云还不想苟免全身。”

“你想怎样？”桃花仙子桃腮微泛薄怒，语气益冷。

“义之所在，赴汤蹈火义无反顾。”

“凭你，哼！也是死路一条，你再噜苏，后悔无及。”

苦行大师跨前一步，向逸云沉重地说道：“华少侠，你还是走吧！老朽和妖女一拼，相信少林门人还不至于束手就死，少侠云天高义，老朽代表本门弟子，致上至高敬意，愿檀越福泽绵长阿弥陀佛！”

“老和尚，多念几句佛号，准备超升吧！”高唐神女显得十分狂妄地说着，且不住的在吃吃发笑。

“大师且等晚辈说完不迟。”逸云恭敬地说。

接着又向桃花仙子哈哈一笑，朗声说道：“华逸云要没有三两手三脚猫功夫，怎敢公然进入桃花谷虎穴龙潭？前辈，你小看华某了，要不，我们各以绝学，下注赌赛，不知你可敢赌？要不敢，这就拉倒。”

“不敢？本仙子一生从未想到不敢两字，如何赌法，小畜生你说。”

桃花仙子自命非凡，连武林北斗的少林掌门她还不看在眼里，怎受得起逸云一激，确是激怒了。

逸云参悟的奇学初成，刚才就以新奇绝学运剑，立生奇效，心中已稳操胜算，仍然笑道：“我们赌三场，一比拳。脚，二较内力，三斗兵刃，三场输二，即告落败，高手过招，点到即止，但我们可以任意施为，比兵刃可以施暗器，谁先死，当然算输……”

桃花仙子抢着说道：“好办法，可是……”

逸云含笑摇手阻住她往下说，截住话头道：“且忍耐片刻，听我说完，我的暗器不登大雅之堂，绝不使用；你大可放心，如果你输了……”

“怎样？你敢奈何得了我这桃花宫？哼！”

“一切瘴毒和奇门生克之学，难不倒我华逸云，这些玩意我仍是一句老话，不足恃，如果你输了，请送我们大伙儿出谷。”

“如果你输了呢？”

“华逸云敢夸海口，自割头颅双手奉送，尸首仍不会倒，算是多管闲事的惩罚，其他后事，悉听尊便。”

“哼！我不要你的人头，我要整个人，你得陪我一辈子，如何？”

“那我不是太便宜了么？你是桃花谷的一代宗师，一言九鼎，华逸云一百为定，就请两位掌门作一见证。”

碧芸惨然地叫道：“云弟弟！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菩姐，我有把握可稳操胜算，刚才我试过她的功力了，我新参悟的奇妙武学足以胜她。”

逸云转面用传音入密之术，向姑娘保证，并微笑令她安心。

姑娘心中忐忑，正待开口，桃花仙子已向她冷然发话了：“丫头，你要舍不得他，可以留下，我善待你就是。”

又对逸云道：“三场印证我答应了，你可敢一试我的天魔大阵？”

“目下恕不奉陪，日后有机会，定然领教。”

逸云知道，目下危机重重，惟有早早出谷，方是最紧要之事，所以不愿答允，又道：“你是主人，又是前辈，不会今晚辈失望吧？”

桃花仙子知道这小后生心思灵巧，不会避轻就重，便不再套他，身形曼妙地向前一滑，轻飘飘地掠出，笑道：“以后亦无不可。来吧！第一场。”

逸云大踏步向前，往下首一站，躬身行礼道：“晚辈放肆了！”

“请！按规矩，让你三招。”桃花仙子若无其事似地说。

逸云足踏四平，说声“有僭”，身形蓦地抡进，右手虎按，左手后发先至，“佛手擒龙”屈指倏伸，一屈一伸之间，已到了右粉肩之旁，好快！

“咦！出手就是绝招哩！”桃花仙子向后一错肩，小腰一扭，不退反进，由逸云右侧轻灵地掠过。这一错一掠之间，身法和部位之准，恰到好处，保是在对方手下滑出，难得的是她那么从容和美妙。

逸云当然是存心试招，既名之为试，自不能轻松，自然也不能太紧张，右足一点，突向后斜退，右掌后扔，头也不回，紧随她身后信手便点。

这一手确是冒险，两人像同时一闪，而那一指信手反点，虽未回头，认穴却是奇准，只差半分儿，便点上了她肋侧凝脂也似的肌肤，直取章门穴。

印证拳脚，不能用内力伤人，故而险招选出，每一指一掌，都是相差毫厘，令人提心吊胆，目不暇接。

让招绝不能回手，更不能远远地左奔右逃，那算什么？逸云放胆出手，心中有数，如影附形盯紧大胆出招。

指一到，桃花仙子向左一扭水蛇腰，却又向后急退，一发之差避过一指。

“嘻嘻！差点儿……喝！厉害！”她突然向上一升。

她刚说到“儿”字，逸云身形突停突闪，右足“勾藤被蔓”，突然一勾一拨，身形贴地飞抢猛攻她的鹿皮小短靴。

桃花仙子没想到他身形骤退之际，竟然能攻势疾进，而且快得惊人，出招捷如电闪，一照面间，三招一气呵成，要不是她功臻化境，这三招势必出丑。

双脚疾逾闪电，一勾一拨几乎令人难觉，但她确是了得，就在这一瞬间凌空疾升，躲过一招。

与妇女动拳脚，忌讳极多，不可攻击胸部，更不许在腹部下手，掬，抱，挑，挽，全不行，请教，还有多少地方可以下手？

逸云一勾一拨，如果对方是男人，他只消左足略点，拨出的右脚乘势上挑，准有好看，可是他不能，那不像话。

桃花仙子也许早看出他不敢，所以一升之际，立即展开反击，身形凌空下扑，那双令人心动种摇的赤裸玉腿，像一双肉剪劈面攻到。

这简直是要老命，这种泼辣大胆的招式，似不可能出自妇女的身上，尤其是几乎裸体的桃花仙子，但她竟然用上了，明明是不怀好意吗？

逸云转身侧闪，左手反钩她的右小臂，右手掌一抽出，迳取她左肩后琵琶骨。

桃花仙子一声轻笑，“回眸反顾”转身双掌齐挥。

两人身形越来越迅疾，在电光石火似的乍合回旋中，各攻出十余招，不但招式难分，而且人影亦不易辨。

两人各展绝学，出奇地迅捷，出招化招之间，无一不是生死须臾，间不容发的险招危局。

半盏茶时，换了近两百招，兢兢业业小心应付，只消被对方手脚沾身，厦毫之差就有生死之判。

在鬼魅似的淡淡人影中，突然人影分飞。

桃花仙子在丈外屹立，桃腮泛笑，粉面含春，她徐徐举起一角衣袂儿，向逸云媚笑。

逸云的手中，掌心搁着一把长仅三寸，寒芒闪闪的奇形小剑，像柳叶镖，也像回风奔电录，只是缩小而已。

他也是嘴角含笑，突然将小剑抛给她，哈哈一笑道：“一瞬之差，我输了。”

桃花仙子接住小剑，插回左足靴口插缝内，笑说：“你客气，干吗咄模我的腿？嘻嘻！活该！”

迎云玉面飞红，本来他可以一掌拍中她的大腿，却临时缩手，向下一滑戟两指取了她的靴口小剑，高手过招，分厘之差足以抱恨终身，他竟然在千钧一发中转念变招，端的活该！他讷讷地说：“晚辈学艺不精，输得心服口服。”

“第二场比内力，请划道。”桃花仙子知道他脸皮薄，不再挤他。

“前辈请见示，强宾不压主。”

“第一场你既然认输，该你划下道来。”

“前辈的阴阳玄玉掌，乃是旷世绝学，专破内家气功，可以隔墙腐物，晚辈斗胆，请先换三掌再隔物传功。”

桃花仙子脸色一变，正色道：“你……你不想活？请教，你的先天真气练了多少年了？”

“蚂蚁尚且偷生，我为何不想活？先天真气吗，仅练了十二年，六岁筑基，小有成就，仙子前辈但请全力施为，晚辈自信还不致落败。”

“哼！世间竟有你这种愚蠢之人，也没有你这种狂妄之徒，以十二年的修为，敢与本仙子一甲子苦修的阴阳玄玉掌拼内力。”

“百岁老牛，力不可架犁，仙子何必自恃……”

“小畜生，你将我比牛？”桃花仙子火啦。

“不敢，借口胡言，前辈海涵，我出掌了。”

“本仙子等着哩。”

两人相距只一丈左右，各自运气行功，脚下不丁不八，双掌上提，按

规矩，由逸云先发第一掌。

逸云掌缘雪白，掌心寸径却红似丹朱，桃花仙子掌面全乌光闪闪，微泛红潮。

“打！”逸云叱喝一声，一掌登出，蓦地理风怒吼，轰然狂震，如山暗劲一涌，声势骇人听闻。

桃花仙子脸色如常，左掌一圈一震，罡风暗劲在身前三尺，便已消散于无形。

逸云故意沮丧地说：“以柔克刚，无往不利，果然不错。”

“看我的！”桃花仙子娇喝，轻描淡写地一掌拍出。

“打！”逸云也一掌猛扔，掌风如雷，仍是一记阳刚之掌。

“噗”一声响，逸云上身猛幌，罡风锐啸刺耳，四面怒进，他像是不支，但双足仍不动分毫，桃花仙子屹立如岳峙渊亭，没事人一般。

“最后一掌！”他叫，一掌拍出。

这一次，罡风如巨雷乍响，排山倒海似的压去。

桃花仙子右掌一登，似同无物。

这一次可挡不住了，怒啸着的罡风似被无形之物阻了一阻，突然“轰然”一声，以更强的力道向前一涌。

桃花仙子面包一变，身躯向后一仰，像是使铁板桥绝技，背脊几乎贴地，但双足仍钉实地面，这撩人的画面，几乎让人神经爆烈，欲火骤升。

她倏然挺起恢复原势，惊奇地轻呼：“咦！你这种刚阳之劲有异，是什么奇功？你，不像是仅练了十二年的毛孩子。”

“我也不知是什么功，练了十二年确是不假，三掌拉平，该较量隔物传功了。”他纵至桃林边折下一株桃花，往桃花仙子身前一站，说：“就借此花传力。”

桃花仙子心小一凛，但仍泰然伸掌。

异种桃花花大如拳，这一株中共有五朵花，全径大有一尺左右，两人的掌摺花相抵，各自运功向对方攻去。

远远观战的金眼龙，突然自语道：“这小子该完蛋了！”

苦行大师凛然问道：“师弟你说他要完蛋？”

“是的，他用的奇异功力，像是玄门的‘纯阳真火’，桃花一见到火，岂不立焦，准输没赢啦！”

密谛大师接口道：“只怕未必，请拭目以待。”

娇嫩的桃花，不但纹丝未动，花瓣儿也未损分毫，在双掌之间静静地散发着清香。

逸云先前以阳刚之力发掌，就是令对方错觉他练的是纯刚之功，这时他用上了新参悟的奇学阳极阴生，二阴相辅，力道何止强了十倍？

拼内力，与对掌不同，掌劲一发仅有一击之力，脚步移动便算输，挡不住可以借劲而退，虽落败也不致命。

但拼内力，没有任何取巧之处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内力绵绵而出，差一分厘就无可挽救了，势必被对方将内腑全行震腐，除非对方已练至收发由心，而又不愿将人置之死地，不然准有一方伤亡。

桃花仙子只觉一道其冷如万载寒冰，直令心脉凝结的绵绵暗劲，自花瓣儿传至掌心，直透心脉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她也是练的阴柔阳刚合运之奇功，可是与逸云一比，差得太远了，她怎想到阳刚之力猛烈无伦的小逸云，竟然

有神奇而不可置信的阴寒绝学呢？

只半晌，她黑色的掌面乌光渐黯，桃腮泛白，鬓角已现汗珠，那半裸的酥胸起伏差距甚大，高耸如山的玉乳轻微地颤动。

逸云宝像庄严，浑身腾起了阵阵轻雾。

四周寂静如死，观战的人全像是摒住了呼吸，张目结舌汗下如雨，空气像是凝住了。

碧菩面色死灰，恐怖的阴影令她心胆俱裂，娇躯颤抖，无助地倒在地煞夫人怀中，香汗湿透了薄裳，浑身肌肉绷得死紧。

逸云已输了一场，小命儿已经去了一半，她怎能不心如火烧？简直像千万毒虫在她心中里残酷地爬行咬着，她感到身躯正向万丈深渊乎问下决沉，再疾沉。

她凤目圆睁，死盯着两人。

逸云和桃花仙子谁也不敢分心，谁也不敢一顾身外物，两双靴子缓缓向下沉，半寸，一寸，两寸，终于超过了脚踝。

不久，桃花仙子脸色泛灰，娇躯微颤，浑身大汗映日生光，伸出的右掌微屈并抖动，与掌接触的那一朵巨大桃花，突然飘落了一片花瓣儿。

少林武当的高手们，突然吁出一口长气。

碧苦姑娘只觉心神一懈，浑身瘫软倒入乃母怀中。

片刻，与桃花仙子手掌接触的那朵桃花，终于化成碎瓣掉落，她的手也缓缓收回了。

假如是生死相搏，她算是死了一次，逸云的内劲收发自如，极有分寸，他知道，要是毙了桃花仙子，能否闯出谷中仍是未定之天，他自己无妨，但众人可虞。

两人徐徐收掌，桃花仙子拔出陷入地中近尺的双足，退出五尺外，说道：“这一场你赢了，本仙子估计错误，想不到你的功力已经超越五气朝元之境，深厚得令人难信，难怪你有恃无恐了。”

逸云谦虚地答道：“承让了，那是晚辈侥幸。”

桃花仙子调息了片刻，功力一复，说道：“第三场本来不用比了，刚才你攻我五招，将本仙子迫退了一丈，事实上你已经胜我一筹，但我仍须领教你的剑术，一试你的真才实学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
逸云掣下伽蓝剑，上前献剑，说道：“仙子请包涵，晚辈衷诚请益。”

桃花仙子可不敢托大了，一声龙吟，青芒如电，欺身滑进点出三朵剑花，剑气迫人肤发，虚幻莫测。

逸云神色肃穆，踏出一步，由“朝天一柱”突化“星飞电射”，万千褐影倏吐。

两人一接上手，剑势不徐不疾，潇洒从容，身形飘逸，似若行云流水，但见青芒似电，褐影纵横，那时急时缓的化招出招，令人心弦为之绷得死紧，进招时急逾电闪，狂飚骤起，静止时如岳峙渊停，点尘不惊。

一个字内女魔，艺惊武林，一个是新近崛起的一代奇才，盖世的后起之秀，攻招化招之间，不但是变化诡奇，威力骇人听闻，五丈内无人敢于接近，而那以意使神，以神驭剑的革革风范，庄严而倜傥的气度，令人心折，确已得到剑道的神髓。

在凝如化石，击似雷霆的乍合乍分中，但见青芒电射，褐影飞族，慑人心魄的剑气，不时爆发出气流的锐啸，尖厉刺耳，令人闻之毛骨悚然，血

脉似要凝固。

各显其学，换了近五十招，桃花仙子愈来愈心惊，也逐渐心中浮躁，论功力，她相差甚多，论创术，她似乎略胜半筹，因为逸云攻少守多，她的宝剑乃是可以洞壁穿铜的神物，却不能将伽蓝木剑削断，她有点气忿和不服。

在一招奇奥的猛烈袭击中，两人迅疾地分开，万千剑影突发突敛，丝丝剑气锐啸仍在长空震荡，两人已经相距丈余定下身形。

桃花仙子神色凝重，鬓角见汗，酥胸起伏不定，青芒闪缩的宝剑徐徐上升，她用那似是来自遥远天边的声音说道：

“你的通玄剑术值得骄傲，为了保持令名，我将行雷霆一击，能在我这招‘万点春红’中逃生的人，世所罕见，接招！”

招字一落，身剑合一向前一闪，剑尖微扬，近至六尺时，突然身躯一升一沉，万千寒星飞旋急射，中有无数剑花的幻影，也有无数寒星直射，不知那一道幻影是真的创，那一颗寒星是致命的剑尖，她的人影，也在一升一沉中化成淡淡的虚影，迎面扑来。

逸云早将她的神奇剑法摸清，这时已不作谦让，“伏魔慧剑”的绝学突出，反守为攻，绝招“万有俱寂”出手。

但见六尺大的褐影，形成一个半斜面似实犹虚的剑幕，向万朵剑花无数寒星中罩去，双方一接触，剑气破空的劲啸突然静止，褐影突然向四面八方飞射。

剑花和寒星飞退，再飞退，褐影漫天彻地涌进，再涌进，奔腾扑击矢矫如无数飞龙，狂舞着要吞没那万千青芒。

这一瞬间，人影模糊，迅捷如电，不知是人是鬼，似是鬼魅幻形。

“嗡”一声清越剑啸，青色光华一敛，褐影突止，不再进袭，人影重现。

桃花仙子退抵桃花瘴旁，白嫩的粉脸泛灰，大汗在颌下一串串掉下酥胸，宝剑下垂，握剑的右手颤抖。

她粉腿外侧，共有四处殷红的剑痕，虽未伤肌肉，仅淤血清晰可见，右臂外侧，粉肩两旁，甚至小腰深陷的脐侧，共有十二处淤血凝积，她头上的宫髻已经被打散，那乌光鉴人的齐腰秀发在后面披散下垂。

逸云仗剑屹立在她丈余之外，额上也现汗珠，但神定气闲，神色肃穆，他徐徐收剑，抱拳躬身行礼道：“承让！请恕晚辈放肆。”

桃花仙子用奇异的目光，凝视了他许久，手一动，宝剑迅捷地归鞘，叹口气幽幽地说道：“自古英雄出少年，我老了！你，剑道通玄，足以荣登天下第一剑宝座。”

那一声“我老了！”充满了英雄末路的惆怅与叹息，似在惋惜往日的光荣岁月，叹岁月之悠悠。

“前辈过奖了，华逸云愧不敢当。”

“你比那些倚仗门派欺世盗名之徒，不知强了多少千万倍。”她冷峻地看了少林武当的僧道俗一眼，他们的脸上涌起了迷惘困惑，而骇异莫名的神色，死盯着逸云的背影发呆，似未将她的话听清。

她冷哼一声，将冷峻的目光收回，又道：“你们可以走了！下次相逢，哼！希望没有下次了。”

她这话不知是对谁说的，再凝注逸云一眼，灾然幽灵似的消失在桃花瘴内。

桃花瘴一阵翻涌，隐约的缥缈的美女们突然全部隐去。

在烟瘴弥漫中，突然响起一声响彻行云的金钟震鸣，随之传出桃花仙子的娇呼：“二妹，送客！”

“叭达”一声，降龙僧的尸体突由桃花瘴内飞出。

挥天合仪大周天奇阵之前，神奇地出现了刚退入桃花瘴中的高唐神女武娟娟，显然，桃花宫下面定然有地道相通，不然她怎能出现在众人之后。

高唐神女向逸云一招手，甜甜一笑道：“云哥儿，来，携着我的手，出谷。”

逸云向众人说声“走！”走近碧芸携着她的纤手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不敢做出亲热的举动，只深情而无限怜惜地看了她一眼。她苍白而冷汗淋漓的粉脸，泛起了疲劳而十分高兴的神色，两人并肩领先，向高唐神女走去。

“唷！竟然带着保镖了，嘻嘻！”高唐神女放肆地媚笑，等他走近突将她的左膀挽住，三人齐向阵内进入。

天魔地煞等一行十四人，鱼贯跟入，后面，是神色沮丧扶伤背死的少林武当门人。

武当掌门三剑追魂玄同，突然用传音入密之术，向腕肘受伤的般若大师说道：“大师请听贫道一言，这女妖倚仗桃花奇阵瘴毒，将少林武当门下凌辱屠杀，仇深似海，且丢开这笔血债不谈，站在侠义门人理当除暴安良之地依来说，如不除去这女妖，武林道义何在？”

般若大师也用传音入密术说：“道兄不必多说了，日后再议，是否由贵派与敝派同传玉柬佛帖，邀集天下侠义门人共诛此妖，不是轻举妄动所能解决的。”

三剑追魂不再言语，阴阴一笑举步而行。

在烟瘴弥漫中，高唐神女带领他们出了阵，由山洞另一条密径出谷，向逸云殷殷道别。

逸云也洒脱地向她含笑道别，各奔前程。

一行人到了管道，已近未牌时分，逸云突然止步，迎着苦行大师行礼，取出佛道同源像，神色庄严地说道：“大师此行甚是凑巧，免了晚辈一番跋涉，请问大师可记得龙吟尊者么？”

苦行大师一怔，合掌道：“他老人家与檀越有何渊源？尚请见告。”

“乃是晚辈思师。”

他这一说，所有少林武当的弟子，全吃了一惊！

金眼龙虎目一瞪，说道：“阁下不是自称是四海狂客的弟子么？”

“不错，在下第一恩师确是姜公，龙吟尊者也确是在下的恩师，信与不信，悉从尊便，目下华某不是因师门之事，与贵派攀交情。”

他将佛道同源像在掌上摊开，续往下说道：“家师将这尊佛道同源金像……”

三剑追魂不悦地说道：“华施主，你难道也想愚弄我们么？”

逸云轻瞥他一眼，没理他，续往下说道：“曷在下亲赴少林，亲交掌门大师之手，以了结这桩公案，今五派门人安心，这像关系武林祸福，在下行前曾浸以水银，以防不测，果然被同门的花和尚，以诡计夺去，要不是曾浸水银，恐已惹起轩然大波，今两位掌门皆在，华某即将此像归还，只稍一经火，金像即恢复原状，请大师一验真假。”

他将佛像交在苦行大师手中，大踏步转身。

等苦行大师和三剑追魂验出真迹时，逸云和一行众女早已走了。

少林武当一众弟子商量许久，接着由苦行大师携走金像，分道扬镳，珍重而别。

三剑追魂不回武当，径奔常德府。

十天后，武当的湖广高手云集常德，准备了大量烟火硝石，乘夜抵达桃花谷正东高崖之上，投下了大量引火之物和硝石，把桃花谷烧了个七零八落，他们却偷偷撤走了。

由于逸云触发了桃花仙子心中的隐痛，而且更以绝世神功惊醒了她的迷梦，而他那绝世的风华，再将她闹了个神魂颠倒，渐渐地，逸云的音容笑貌，成了挥不去抹不掉的幽灵，缠扰了她的精神和理智，令她情难自已。

在逸云走后的第四天，她终于一病奄奄，缠绵床第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，只是精神萎顿，软弱不起而已。

这一来，谷中警卫顿疏，谷外也无人四出走动，终于被武当的数十名高手所乘，将大部分异种桃林付之一炬，大周天奇阵也几乎全毁，幸而未波及桃花宫。

桃花仙子勃然大怒，发誓要找出纵火之人，便重新安排秘窟，安顿手下的众女，独自率高唐神女和崔萸，重出江湖。

这次她有两个心愿，一是找出纵火之人是谁，这并不难，向少林和武当的弟子下手准没错儿。

第二是她对逸云念念不忘，爱入骨髓，已至刻骨相思势在必得，甚至不惜为情而死的境地，她非找到他不可，即使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。

可是她失望了，茫茫人海，竟然失去了逸云的踪迹，而天魔夫人等一行，也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。

在爱恨交织中，再加上她先天上仇恨男人的本性，两相调和的结果，江湖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了。

艳踪所至，血案丛生，尤其是少林和武当的门下，更是惨祸白天而降。

凡是遭劫之人，定是被完全吸尽元阳，失去头颅而死，胸前也必定留下一朵桃花形的伤痕。

第一桩血案是发生在岳州府，为这座湖口的第一名城，笼罩上一层恐怖的阴云，武林大为震动起来。

在以往，桃花仙子行踪所至，飘忽如烟，只闻有壮男失踪之事，而找不到尸体。

江湖中但闻桃花仙子之名，而抓不到她的为害确证。

即使是前些时湖口扁山之上，武当的弟子格杀了两名淫娃，救出几名壮男，除了找到一瓶“桃花春雾”之外，根本无法断定她们是桃花仙子的手下。

这一次，血案又公然出现在岳州府。

这一天，是七月初旬，烈日高张，炎暑迫人，一叶轻舟由洞庭湖悄悄地滑向西门岳阳楼下，老船公跳上码头盘缆，架上跳板，重行上船。

不久，船舱中缓步走出三名眉目如画，温文俊逸的少年相公，手摇彩绢折扇相继上了岸。

喝！这三位相公真教人爱煞，端的貌如子都重生，齿白唇红桃腮带笑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加上梳羽一般的光亮长睫毛，那点漆双眼令女孩子芳心狂跳。

天！恐怕不是男人哩！男人哪有这么标致的？见鬼！

走在中间那位身材略高，一身墨绿丝袍，儒巾旁飘带轻荡，潇洒地含笑前行。

后两人身材略矮，同样穿着打扮。

三人在城外举目打量矗耸城上的岳阳楼，大个儿说道：

“滕子京重修此楼，至今转瞬数百年已经老态龙钟了，大明的岳州知府们太懒啦！”

右首相公接口笑道：“楼虽巍峨，毫无所用，以民脂民膏成此伟楼，不关国计不利民生；张道济被称为唐代大手笔，文名满天下，俗到建造这座怪楼，显然也是欺世盗名之辈。”

左首那人也笑道：“张道济钓名沽誉于前，滕子京劳民伤财于后，连范仲淹也英名奇妙，为此楼作起记来了。”

大个儿接口道：“咦！看你们的口气，都对那些大贤们不满哩！为什么？二弟，你说说看好了。”

右首那位是工弟，他说道：“大哥，此楼是大官名流附庸风雅宴乐吟咏之所，百姓小民是不许涉足其间的，试想，这座崇楼与百姓小民何关？该怪谁？”

左首那位相公接口说道：“嘻嘻！怪我们是升斗小民，不然大可登楼一看范仲淹的大手笔，也题壁涂鸦几句名传千古。”

三人说说笑笑，泰然入城。

当天晚上，城东郊东茂岭下，山阴之麓一座村庄中，靠西一间大宅院里灯火辉煌。

这是岳州府最有名气的关家村，武当大名鼎鼎的俗家门人，三湘大侠关敬宇的府第，也算是岳州府首富之家。

三湘大侠不但名重乡里，而且侠名四播，手中一把剑，威镇三湘，连知府大人也慕名折节下交，可见他在地方上的名望。

原来这天是东茂岭玉真观，举行三天祭天大典刚结束的最后一日，三湘剑客是地方首善，忙了这二天，可算得功德圆满，可是也够吃力的。

晚间，关敬宇整治家宴，与三五知己及至戚道劳，盛筵刚上第四道菜。

大厅中人不不多，主客两人，一是玉真观的观主玄极，一是洞庭君山的断魂刀朱国泰，另两位是族中父老，贾是陪客，外客还有两位，名头都不小，一是岳州府双环铁胆于志高，一叫子母金梭杨超凡。

主人当然是三湘大侠关敬宇，执礼是他的族弟关敬洪。

八仙桌上八个人，服侍的仆人不计十六名，还不算里里外外执役的下人，和供奔走的稚环小厮，富贵人家，端的不同凡响。

八个人正在兴高彩烈轰饮中，大门外进来了一名家丁，手捧大红漆金拜帖双手至上主人面前。

三湘太快向众人告便，展开拜帖，一阵幽香中人欲醉，由拜帖中散逸在整个空间里。

拜帖上写着：“武林后学尹天香、尹天凤、尹天黄，顿首百拜。”

三湘大侠一怔，向家丁问道：“是怎样的人？怎么三更半夜前来投帖？”

家丁躬身答道：“是三个身穿墨绿劲装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，据她们说，姐妹三人浪迹江湖跑马卖解，不料途经洞庭芦洲附近，被一伙强人劫走了全部家当，仅她三人逃得性命，不得已兼程赶来投帖拜庄，欲恳求主人做主。”

三湘太快一皱剑眉，向族弟关敬洪问道：“洪弟，芦洲不是谭家八寇的地盘么？”

“正是，可是他们已经死在辰州府大珠台。”

“可有其他人在那儿盘踞？”

“还没听说过，也许是谭家八寇的手下所为，芦洲隶属沉江，该由沉江古老爷子过问。”

三湘大侠沉吟半晌，向家丁挥手道：“且带她们到西院将息，明日教她们到沉江找古老爷子。”

“禀老爷，她们说不管老爷是否过问，以一片至诚先请拜见老爷……”

“告诉她们目下有客，明日再说。”

“是！老爷。”家丁应诺着出厅而去。

一进院门便是庭院，商条回廊分别进入东西跨院；靠后进是客房，踏入院门，厅外明亮的灯笼，可将来人看得一清二楚。

相距那么远，三个美绝尘寰的小姑娘一道门，厅上的人全看到了，连三湘太快也回转头来注视。

三湘太快突然说道：“叫她们先来这儿。”

应声窜出一个仆人，奔向前院，不久，厅中一亮，香风微荡，整个大厅生色不少。

三个女人真是美，尤其走在前面个儿稍大的大姑娘，墨绿绣小朵腊梅乳黄如意花边的劲装，浑身玲珑透凸，万分惹火，一头秀美青丝梳了个盘龙髻，表示她不是一个黄花闺女，其实看那身惹火曲线，像个倒头葫芦，光景也绝不是一个大闺女，一把长剑斜扎背后，翠绿丝条在胸前打了一个蝴蝶结，显得高耸的乳峰更为撩人。

另两位身材稍矮，一色儿装束，头上梳了三丫髻，都未包绣帕，翠玉耳坠儿轻荡闪闪生光照人。

美！真是美，桃腮嫩脸，眉目如画，五官无一不是神仙的杰作，令人目为之眩。

三女一进厅，秋波流转，却又秀眉微蹙，另有一番处处可怜的迷人风韵，灯光下，八个德高望重的英雄们眼都直了，连玉真观主那位有道全真，竟也不例外。

三女先自报姓名，稍高那位自称尹天香，第二位叫尹天凤，最小而羞答答不敢抬头的是五妹尹天英。

在尹天香的率领下，三女向首座众人深深万福，然后在三湘大侠身前盈盈拜倒。

尹天香用令人浑身舒烫的媚人娇嗓，娇滴滴地说道：

“难女家破人亡，走投无路，尚望关爷仗义援手，盼予成全。”

三湘大侠含笑虚抬，却又一正容色说道：“尹姑娘请起，些许小事，关某理当效劳，今晚夜已深，明日当与姑娘详谈，旅途劳顿，姑娘如果方便，请小饮三杯，关某先为诸位压惊，来人啊！看座。”

一桌已经满了八人，按名望和规矩，应该另设一席方是道理，那年头，女人上桌只有两种人，一是内厅女眷自设的内宴，那儿没有男人参加，一是娼优之流，看酒陪待不当人子。

武林人物比较豁达，登堂设宴男女不禁，可是仍须另行设席，尤其是少女，更应另行设席的。

可是三湘大侠似听说他们是跑马卖解的江湖女，也许是她们太美了，故而没加考虑，竟然在桌边加了三把椅子，要她们入席。

三女也不推辞，大大方方的入席，尹天香就坐在三湘大侠的下首，毫不忸怩。

八个人一个个神采飞扬，经三湘大侠一引见，姑娘们一敬酒，大姐大方，三妹羞怩，二妹则介于二者之间，媚笑如花。

三湘大侠一再向她们拍胸脯保证，替她们到芦洲夺回家当，酒酣耳热之际，渐渐地放浪形骸起来，尹天香简直要挤在三湘大侠的怀中了。

第二天，岳州府传出了骇人听闻前消息，三湘大侠关敬宇，和玉真观主玄极，一共六名有头有面的人物，竟然被人杀死在后园中，死状极惨。

八个人头颅失踪，下体仍在流清液，但元精尽竭，身后肾门穴和脐下丹田穴，有被点的迹象，点的手法异于常人，不知是武林中哪一门派的奇学。

而那三个跑江湖的卖解女郎尹氏姐妹，早已鸿飞杳杳。她们出现得突然，消失得也突然。

出现在岳州府的那三个少年相公，第二天已随舟下放。

玉真观主是武当派驻节湖广洞庭湖的首脑，三湘大侠更是俗家弟子中极有名望的高手，这事一发生，不但武当门下赫，然震怒，江湖也大为震动，群起追踪尹氏三姐妹的踪迹，但江湖中根本就没有她们这一号人物。

第二次血案发生在嘉鱼，当地大得人望的武林高手，先后共有十七名死于非命，死状都是相同。

而在前些时日里，荆州府也发生了令人变色的消息，原来。有两个祖孙女人，突然出现江湖，由荆州抄陆路向东走潜江汉川，也向武昌府缓缓而来。

这一老一小两个女人，不但功力奇高，而手段之辣，端的令人谈之色变，心黑手辣四字，形容得确未过火。

而这两老小，据说无人认得，老的身材中等，年约百龄，似乎双目已盲，可是杀起人来比有眼的更凶，小的娇小玲珑，美得令人目眩神移，而且举动似乎有点放荡，妄杀了许多登徒子，她带着一把似锦囊盛着的长剑，杀人时但见紫虹一闪，对方准没命。

据旁观的人说，那宝剑极像扫云山庄的传家至宝紫电剑，可是小妮儿却不是九天王凤周如黛，九天玉凤在郑州大闹群英台，认得她的人不算少。

且说逸云和天魔地煞一行人的下落。

逸云完成了归还佛道同源像，了却第一件心愿，他不管金像以后的命运如何，反正当着少林武当两位掌门，和数十名两派门人之顶，金像已亲交少林掌门苦行大师之手，还会出纰漏么？所以他放了心。

为了追寻如黛，他将金像在途中交还，到头来仍是出了纰漏，实非他始料所及。

当天晚上，他们赶到了桃源落店，在这儿，接到了四面八方各地昭桩传来的讯息。

一是祁连阴魔确已西上，二是朗月禅师曾在荆州逗留，尔后行踪不明，三是陕西太白山庄已公开招纳亡命，伏牛五霸花花太岁死后，己和太白山庄互相呼应。

最重要的消息是荆州府那两位老少女人，目前仍在荆州，似有向潜江方向移动的迹象，至于那少女的可疑宝剑，仍未查出是否就是紫电，而荆州

的眼线从未见过如黛的真面目，不知这少女是不是她。

当晚，逸云根据各地传来的讯息，一一详加分析，果断地加以安排。

一是天魔夫人一行，抄汉江潜赴伏牛山左近布置一切，部置一网打尽伏牛四霸的万全计划，务必保证极端秘密，免得他们闻风远离。

二是由他带同碧芸，暗地里到荆州寻访如黛的消息，由长江下武昌府，以乱贼人耳目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松懈他们的戒备心。

最主要的是，他必须找到如黛的讯息，唯一的线索是紫电剑，剑在，找人不会太困难。

双方约定好，八月中秋之前，大家在伏牛山庄东面一座小山城李青店聚会。

第二天一早，互道珍重分道扬镳。

天魔夫人一行众女，等待后面的十二星宿和侍女们，分为三拨易装前往伏牛，每拨相距一里缓缓秘密启程。

逸云改装一袭天青色两截裤褂，村夫不像村夫，商旅不像商旅，黑漆照人的丝发用发结绑住，腰悬伽蓝剑，爬山虎快靴，背了一个大包裹，倒像个保暗镖的镖师。

碧芸也易了装，翠帕包住头上的三丫髻，黛绿的窄袖短衫，同色的长裤，小腰上佩着龙渊剑，小蛮靴前面镶着有钢尖儿，背着一个小包裹。

两人这一打扮，像一双落魄江湖的武林小混混，可是他俩的面容和风标，却与衣着大相径庭十分不调和。

他们的脚程真快，急如星火，快步向北前赶，当天入暮时分便赶到了荆州府。

南关外的夜市未开，两人进了城，找了一间客店要了间内有内间的上房，洗漱毕外出打听消息。

碧芸带着他找到在荆州府隐伏的暗桩，一问之下，大失所望，但也有了一线希望。

原来那一老一小两个古怪女人，已在前天离开了荆州，那暗桩倒也机警聪明，将十来天中发生的故事打听得一清二楚，一从头说出。

这一老一少，少女果是如黛，她不是已经横剑自尽了么？怎会是她？

她认为已经失身于贼，痛不欲生，不顾一切后果，竟然横剑自绝，正当她举剑临喉，间不容发之瞬间，一只枯老的手恰好伸到她的剑柄上，好险！

紫电剑的冷焰一触她的粉颈，她的神智全昏，只感到天地茫茫人事不省，向后便倒。

不久，一只温暖的手在她天灵盖上轻轻地抚动，她在虚无缥缈中缓缓醒来，神智渐清。

“孩子，好死不如恶活，天地茫茫，何必难为了自己？”一个苍凉的口音，突在她耳畔响起。

她探身脱力，生意全无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是的，天地苍茫，我已无脸活下去了，你是谁？何必在鬼门关上救我回来？总之，你白费心力了，我下次还是要死的，我已没活下去的理由存在了。”

“胡说！你年纪轻轻，不会活腻了的。”

“活着，我会痛苦一生，活下去毫无意思，死了，在我是一大解脱，比活着快乐太多了。”

“黄泉道路崎岖难行，除非是非走不可，不然比阳世的折磨更要悲惨，

假如我是你，绝不会出此下策自寻绝路。”

“假如是你，相信你也会的。”

“你想错了，任何悲惨的境遇我都经历过了，可是我仍活着，看那些给我惨痛折磨的人，早已毛发化泥，骨肉喂了蛆虫，而我却活得好好的；”

“你真受了无穷的痛苦么？你是谁？”

“我在近万个无尽的黑夜，与苍凉的寂寞黄昏中，度过了漫长的凄凉岁月，但我并未倒下，仍坚强地活着，虽然仍有无尽的哀伤，但夺不去我的生机，你问我是谁？我也记不起我是谁了，世上仍有极少的人叫我天涯孤姥。”

姑娘蓦地睁开风目，讶然地问道：“前辈真是易婆婆？真的？”

“是与不是，你自去参详，起来，看看我。”

姑娘在易婆婆怀中撑起，转身一看。

身后，是一个鸡皮鹤发，眼皮深垂的老婆婆，一身粗布灰裤褂，身旁搁着一棍赤红如火的寿星杖。

看她下搭的眼皮，和赤红的寿星杖，正是她爷爷忘我山人曾经说及的天涯孤姥易婆婆。

论辈份，天涯孤姥比她爷爷还高一辈，论年岁，她已有两甲子以上的年纪。

这位老婆婆，有一段可歌可泣的人生遇合，年方及笄便闯荡江湖，早年也曾饱受折磨，历尽艰辛，好不容易得了归宿，相夫敬子安度余年，岂知早年的对头放她不过，在八十年的突然厄运来临，不但夫死子亡，险些她也做了刀下之鬼，从此，她奔走天涯二十年，冤冤相报快意诛仇，然后失去了踪迹。

在二十年奔走天涯海角中，她自称天涯孤姥，老一辈的人，还有些记得这个心黑手辣的古怪老太婆。

忘我山人出道之时，也正是天涯孤姥开始归隐的时候，所以不算太陌生，小姑娘也在爷爷口中略知端倪。

其实老婆婆并未安居名山纳福，她历遍天下名山大泽，以排遣老怀，江湖上的事她并不陌生，只不愿过问而已，这次她走遍了武陵山由青龙岭而下，恰好碰上小姑娘横剑自绝，她怎能不管呢？

姑娘打量老婆婆半晌，木然地跪在她面前，泣道：“婆婆，你让我走自己的道路吧！”

天涯孤姥将她揽入怀中，慈爱地说道：“为什么？孩子，把委屈说给婆婆听吧，那对你要好过些。”

姑娘怎能说？她哭了个哀哀欲绝。

天涯孤姥等她哭够，方为她拭净泪痕说道：“好了，别再伤心了，跟我走啦，要设法排遣你心中的哀伤，只有如此了，你有一把好剑，我传你一些小玩意吧！”

十天之后，官道中出现了天涯孤姥，和高梳盘龙髻，一身云裳，美似天仙的如黛姑娘。

姑娘的性情似乎大变，喜怒无常，但举动轻浮，每至一地，必将引来一大批登徒子，她媚目流转，荡笑撩人，一眼一销魂，一笑一魂销。

她们出现的第一个大城，就是荆州府。

荆州府，是江汉之间第一座大城，人烟辐辏，商旅云集，且当水陆要冲，早年是兵家必争之要地。

这天午牌初，东门市集一家杏花村酒楼，店门口突然光临了一个像是瞎了眼的老婆婆，和一个美艳超尘的云裳仙子。

不知她们是否想进酒楼，反正恰好到了店门外，酒楼上人多，猜拳吆喝之声直达店外，突然店中数声大笑，三个人跌跌撞撞冲出帘子外，突和小姑娘打一照面。

姑娘正是如黛，她一身曲线毕露，雾样纱衫薄得撩人，媚笑中绽起的笑涡儿爱煞人，长裙下不时隐现的绯色小小莲瓣喜煞人，那双水汪汪的星眸儿膘呀膘，直令人神魂飘荡，真要命。

她只胜一握的小蛮腰，旁挂着一根紫缎长囊，不知是什么家伙，反正相当沉重。

她挽扶着天涯孤姥，老太婆眼帘往下落，象是瞎子，她一手换住姑娘的小臂，一手点着寿星杖缓缓走到店门。

三个酒鬼一撞出门帘，刚好和姑娘照了面。

看一老一少的打扮，不三不四不起眼，大户人家断不至于这么抛头露面，小家碧玉又不会有如此华丽的打扮，要说她们是风尘中打滚的娟优，却又没带有管弦乐器。

三醉汉全是腾胳膊上可以跑马，拳头上可以站人的粗壮英雄，俗语说：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英雄和美人是二而一的事，他们是英雄，看了美人腿却软啦！可惜如黛今天穿的不是石榴裙，不然他们真要拜倒石榴裙下，要将石榴咬上一口哩！

三醉汉瞪着大牛眼一排站开，酒醒了一半，却又被色迷了一大半，瞧！他们不是迷了么？

中间那位爷伸手将同伴一拦，打着酒呢怪叫道：“咦！好个花不溜丢小娘们。喝！

比花花解语，呃……呃……比玉……呃……玉生香。呃呃……二弟，看我问问她……是谁人的……”

他向前一颠，将酒气冲天的脑袋，直伸到姑娘的面前不到半尺之处，大牛眼不住乱眨，短着舌头说道：“我说，娘子！你……你干什的？呃呃……我，呃……荆州府青竹蛇余如龙，娘子你的……呃呃……你的芳名是……呃……”

奇怪，姑娘不但没生气，也不讨厌令人作呕的酒臭，竟媚态横生地微笑，娇滴滴甜蜜蜜地说道：“哦！是荆州府的蛇（余）爷，失敬失敬！蛇又叫龙，龙蛇不分，难怪大名鼎鼎。蛇爷，非亲非故，你问小女子的芳名，岂不太过鲁莽了么？”她掩口而笑，媚态撩人。

青竹蛇骨都酥了，他竟大胆到伸手按住姑娘的香肩，往怀里带，淫笑道：“小娘子，武林人物没有鲁莽二字，开门见山，乃是英雄行径。呃呃……你……你不是本地人……呃……余爷喜欢你……”

街上行人那么多，这小子竟然毛手毛脚。怪！行人都一个个仓惶远避，不敢走拢来。

姑娘竟也伸出纤纤玉手，似羞似喜地抵住他的胸前，红霞上颊，掀起小嘴儿呢声说道：“蛇爷，光天化日，怎可动手动脚？爷，尊府在哪儿？小女子途经贵地，还没拜谒贵府的码头呢！晚间再到尊府拜谒，该多好？”

“那敢情好。”另一个红眼醉鬼看出便宜，也踉跄上前一把握住姑娘粉臂，色迷迷地又说笑道：“咱们的宅院在南街口，只消一问便知，这样吧，马上

跟咱们走，明天，咱们带你谒见荆州府的大爷，荆州之虎乌大爷。”

姑娘反手拍拍他的肩膀，扑嗤一笑道：“小女子有事待理，目下不便，晚间定然趋府请益，记住啊！晚上可要等着啊！”

她挣开两人的手，向老太婆说道：“婆婆，我们上酒楼歇会儿。”

两人进入店中，三个醉鬼直待她们的背影消失在帘内，方打一踉跄，狂笑着走了。

他们走了半条街，沿途鬼叫鬼闹，得意忘形，行人纷纷趋避，正把臂冲闯间，青竹蛇连打王个酒呃，说道：“那小娘们，呢……真是天下少有。呃……天下少有，今晚咱们得好好消受。呃呃……过几天再送给乌大哥……”

他语声渐弱，脚一软，趴伏在地。

曾经握住姑娘的粉臂的人，也短着舌头接口道：“大哥，呃呃……说得是……是……别送去太早，呃……你怎样了？别高兴得爬回去啊！起来。”

他蹒跚着去扶，人没扶起，他自己也趴下了，双脚伸了两下似在抽搐，瞬即静止不动。

最后那醉汉突然发觉同伴不见了，转头一看，喝！他们怎么都趴下了！他踉跄着回头，一面说道：“只吃了十斤洞庭春，你们就醉得趴在街心了，丢人！还不滚起来？”

他伸手先拖青竹蛇，触手冷冰冰，他心中一怔，拼命一拖，乖乖！眼前的景象令他胆裂魂飞酒已醒了大半，他狂叫一声，拔腿就跑。

青竹蛇和他那位同伴，静静地趴伏在地，面色青灰，地下各流了一滩鲜血，渐渐泛上了紫色，那是出口中流出的心血，有些已凝结成团。

杏花村酒楼之上，三五十名酒客占据在宽敞的二楼雅座，十二张八仙桌倒有十张有人，只有两张靠壁处空着。

老少两人占住一席，叫来几样佳肴，一壶好酒洞庭春，慢慢小酌。

整楼的客，目光全往如黛这儿集中，目光灼灼，呆口张张，像要将她看煞，或者吞下肚中，她成了众人下酒之物。

姑娘仍媚笑如花，两杯酒下肚，她春潮上脸，女孩子微醉之时，那情调真叫人心痒难熬，足以令男人发疯。

那年头，敢在茶楼酒肆现身抛头露面的，也仅有两种人，一是走江湖的武林英雄，一是卖唱的粉头，不是有刺的玫瑰，就是可供玩弄的小羔羊可怜虫。

姑娘腰悬剑囊，招子亮的朋友一眼便可看出，她一定是不好惹的带刺玫瑰，但娇滴滴腻酥酥的风流劲儿，可迷惑了不少名家。

要说名家，荆州府乃是藏龙卧虎之地，荆州府每年秋后所举行的英雄会，吸引了附近五府七县的高手，确是人才辈出尚武精神最高的圣地，名家高手多如牛毛。

杏花村酒楼并没栽有杏花，在座的武林奇才却多的是，确有不少人才在这儿消遣，内中当然有荆州的地头蛇。

姑娘这一桌右手边，是一桌十二道菜的全席，山珍海味杂陈，杯酒满台飞，客人共有八个，都是肩宽膀圆了不起的英雄豪客。

小姑娘性情大变，她竟然不知羞耻，一而和老婆婆低颡，一面不断向附近的人飞媚眼儿。

八大汉从姑娘上楼始，八双色迷迷的狗眼始终未离开她的上下，姑娘一暗送秋波，他们灵魂儿一一飞走啦！

上首那大汉红光满脸，穿着团花长袍，年约四十上下，鹰目大鼻，五岳朝天，傲态迫人。

姑娘知道他是首脑人物，纤纤玉手拿起酒杯，有意无意地向他照杯，秋波一转，却又低声一笑，似有万种风情，却也有七分儿娇羞。

她放下杯，对天涯孤姥俏生生地说道：“婆婆，荆州府乃是湖广首善之区，不知是否有英雄人物，值得我们枉顾？”

天涯孤姥脸上毫无表情，用不带丝毫感情的声音说道：“谁说没有？只是不会有人理会你我孤单老小而已，孩子，我们不必在荆州府逗留了。”

姑娘扑嗤一笑，伸玉指向邻桌一指，笑道：“他们不是么？都是有头有脸的爷们吗！”

为首大汉突然插口道：“小姑娘，你是说我们么？”

姑娘笑盈盈地答道：“是啊！你们可是荆州府的英雄？唔！看气度风际，倒也不愧是荆州府的豪杰。”

“啪”一声响，左方一张桌面上，五个身穿劲装的人，突有一人站起，一掌拍在桌上，杯盘震得满台乱跳。

他哈哈一笑，向姑娘眨眨眼说道：“小姑娘，你说他们是豪杰么？不错，他们是荆州府的地老鼠，谁不知道神偷束伯先？喏喏喏！就是那位仁兄。”说完，抱腹狂笑起来。

姑娘眼角观见神偷变色而起，却慢慢站起，向说话的人娇媚地一笑，撇着樱桃小口，突又说道：“那么，尊驾可是荆州府的英雄？小女子初履贵地，未能登门拜谒，失礼之至，请问爷台尊号。”

“哈哈！我乃是荆州三霸之一，神拳赵青是也。”

对面的神偷束伯先阴阴一笑，向姑娘道：“小姑娘，赵老三是南关武馆的教师爷，一拳可以打跑一条狗，确是英雄。”

“怎么？赵老师可以一拳打跑一条狗？稀罕着哩！”姑娘轻笑着坐下了。

她这一说，楼上的客人全都哗然大笑。

神拳赵青勃然大怒，“叭”一声将椅子踢翻，气唬唬地往前一站，戟指向神偷大吼道：“小偷儿，教师爷不但可将狗打跑，也能将你像狗一般打跑，你信是不信？”

神偷右首一个大汉站起不怀好意地说道：“教师爷，你还是回南关抖威风吧，这儿不成。”

“你是小飞鱼郁定么？不服气你来。”神拳向他傲岸地招手，状极轻松。

“神拳赵青，简直沾污了神拳二字，郁爷看你像土鸡瓦狗，今天教训你也好。”小飞鱼一紧腰带，走出坐位。

神拳赵青淡淡一笑，等他走近说道：“是否神拳，你会知道的。”

小飞鱼一定近，神拳赵青突然急抢两步，兜胸就是一记狠招“黑虎偷心”，出手极快。

小飞鱼没想到教师爷会突然发难，楼上地方又窄小，对方来势又急，立时手忙脚乱，百忙中一招“拨云见日”，想化招进袭。

神拳已存心伤他，岂会让他如意？右拳原招不撤，左拳连环捣出一记“三星追魂”。

“噗噗噗”三声闷响，三拳全捣在小飞鱼的肚皮上。只打得他肚皮似要裂开，狂叫着向后退去。

神拳赵青得理不饶人，左足疾进，一勾一踹，勾倒了小飞鱼，一脚也踹在他的膝骨上。

“啪塔”一声，小飞鱼跌了个四脚朝天，滑出八尺外，将后面一张桌子掩翻，首当其冲的两个客人全倒了，桌后的人被酒菜溅了一头一脸。

“小子休狂！接我一掌。”神偷左首一人，叱喝着扑出。

“你也不成！”神拳也暴喝，双拳左右齐飞，就是一招“双风贯耳”，但不是用掌，所以也叫“钟鼓齐鸣”。

大汉用“双盘手”崩开两拳，一脚飞起，赵青向左一闪，“卧看巧云”也飞起一脚。

“啪”一声响，那家伙被踢得向上飞起，接连翻了两个筋斗。

八个人垮了两名，其余六人吼叫着纷纷抢出，碗碟乱飞，有些人抄了椅子一拥而上。

神拳赵青的四名同伴，也叱喝着枪出，这一瞬间，楼上一阵大乱，客人纷纷走避不迭，有些人各找朋友也参与乱殴，店伙计叫苦连天。

天涯孤姥眼皮一张一合，神光一闪即逝，她说：“全是些小混混，饶了他们，我们走！”

两人在忙乱中一溜烟下楼，悄悄溜了。

第二天，荆州府有头有面的爷们，全四出找寻这一老一少，闹了个满城风雨。

第三天，城南宏大的龙王庙，突然发现她们的身影，她们夹在善男信女中四处观光呢。

闻风赶来得到最快的，是荆州府三霸之首，乌大爷江枫，他率领了一群打手赶到了。

人群一阵乱，风雨已临，天涯孤姥已看出端倪，向姑娘低声道：“荆州三霸不过是市井流氓，杀之污手，据我看，昨晚我们采探的笑面虎姓尤的，必定也闻风而来。”

“他有六房妻妾，证明他是色中饿鬼，他会来的，哼！”姑娘星眸中现出了火花，恨恨地冷哼。

两人不管众人仓惶走避，竟惬意地走向院中放生池畔，池里，金色大鲤、七星鱼、乌龟王八、盆儿大的蟾蜍，应有尽有。

有个好心的庙祝，仓惶地走近，惶急地低声说道：“两位施主快走吧，大祸至矣！”说完，急急地低头溜走。

两个女人毫不在乎，含笑望向院门，那儿，拥塞着一群凶神恶煞，全都提刀背剑，向里一拥而进。

人群一入院，分三方分立，将一老一少围在放生池畔，正中一群人，约有十余名，为首是一个身穿短靠。头戴英雄巾，腰悬宝剑的中年人，身材高瘦，狗头鼠目，两撇鼠须不住牵动，状极恐怖。

这家伙的右首，是一个白净面皮，面目可憎的中年老道，左首，就是幸存性命的青竹蛇的同伴，今天他可没醉。

姑娘早将他们的底细摸清，为首那人正是大霸乌大爷，老道来头不小，

乃是城西万寿宫的主持常敬，武当派的最小一代晚辈，但武当派的门下在湖广，鸡犬也见之战栗，常敬辈份最小，却有庞大的势力。

右翼的一伙强人，就是三霸神拳赵青和他的酒肉朋友。

左翼一群人，为首的是个面色泛青，有一双死气沉沉的毫无感情的山羊眼，年约四十开外的高大汉子，这人来头更大：荆州府笑面虎尤丁山也是，他那鬼脸色，如果笑将起来，准吓坏了胆小朋友，哪儿是虎？比老狼还教人吃惊。

果然不错，他笑了！嘴皮儿牵动了颊皮，山羊眼不住连眨，其声凄厉，像夜泉在叫，笑完说道：“妞儿，你从何处来？要往何处去？将你的姓名说给我尤丁山听听。”

乌大爷冲尤丁山裂嘴一笑道：“丁山兄，让兄弟先下手擒住她再说，前天她用摧心掌暗算了青竹蛇余老二和小乙老三，兄弟放她不过。”

“你最好少废话。”尤丁山冷然地说，缓缓向姑娘走近。

姑娘微笑不语，一双美眸老往尤丁山脸上膘，尤丁山骨软筋酥，在她面前三步站住了，嘻嘻笑道：“小娘子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别害怕，有我尤丁山在，保证你无惊没险……”

“真的么？尤爷。”她吃吃轻笑，媚态撩人，小腰儿款摆，乳峰儿轻颤。

“怎会有假？带着你的瞎眼婆婆，跟我走就是，来啊！”他伸手去拉姑娘的粉臂，五指箕张，大拇指显然不怀好意，要在乳峰儿上揩油。

“啪啪”两声脆响，他连看也没看清楚，挨了两记阴阳掌，向后一退，突然转身，“扑”一声，臀部又挨了一足矣。

他真有种，向前扑倒，“哇啦啦”咳出几口鲜血，中有十来颗大牙，他手脚乱爬，含糊地骂道：“小浪货，反了！反了……”

突然，他只觉右肠骨奇痛彻骨，身躯随之凌空倒飞，像是腾云驾雾。

“扑通”一声，水花四溅，他掉入了巨大的放生池，和乌龟王八攀交情去了。

姑娘银铃也似的笑声，突然飞扬在空间里。

这不过是眨眼间事，说来话长，所有在场的人，全都惊得呆住了。

人影中，突然抢出五名凶悍的大汉，三把刀两条沉重的九节鞭，火杂杂地攻上，一个个咬牙切齿，怒叫如雷。

姑娘弹开剑囊套口，仍在轻笑，但见紫芒倏闪倏没，五大汉突然全成了无头英雄。

尸身一扑倒，断刀断鞭也掉了一地。

“杀啊！该死的东西们。”

随着叫声，但见白灰二影鬼魅似地乍隐乍现，人堆中但听惨号四起，身躯乱飞。

只片刻间，人群被掌劈足挑倒了十分之八九，常敬见机，他鬼精灵，一看对方厉害，悄悄向后开溜。

他刚到了庙门，突觉背上一凉，他本能地回身一掌扔出，眼前一黑，倒毙在庙门前石阶下，临死前，他看到一白一灰的人影一闪而没，鼻中幽香一冲，知觉便失。

第四天，北门二霸吕老爷子兄弟俩，被人击破了天灵盖，死得不明不白。

第六天，全真观被人放了一把火，烧死了五名老道。

第八天，东门沙家村一流高手沙爷，也送掉了老命。

第十天，南临江家血案又生，第十二天，天香客栈又发生血案。

在这些血案发生之前，事主要不是遇上那一老一少怪女人，便是撞上了衣衫时黛时翠时蓝时白的美貌少女，而死因只有一个，便是他们定然是对那位美如天仙的少女无礼，尤其是最后几天凡是口中对她们发有淫亵字句的人，也会遭到杀身之祸。

荆州府血案如山的最后一天，朗月禅师突然出现，他得到了许多传闻，得到了有关那位美如天仙被人描绘得世无其匹的少女容貌，他心中一动，便生了心。

可是如黛已经离开了荆州府，他晚到了一天，贼和尚不死心，留心打听后，跟踪便追，两下里一错，前后相差了三天，真不好追。

在血案沸沸扬扬，刚平静下来之际，逸云和碧芸到了，问清一切原由便也向武昌府抄陆路急赶。

荆州府被杀的人，他们的亲戚好友红帖子满天飞，四面八方的人全向这条路上集中。

可是如黛和天涯孤姥也不等闲，她们恍若神龙，出没无常，神鬼莫测，从荆州到武昌，血案如山，死了不少人，她们仍然神出鬼没地活动，安抵武昌府。

蛇山南麓，孤零零地座落一间小庭院，有一条小径攀上了蛇山中部的玄都观，相距不足两里地。

玄都观，乃是武昌府最大的道院，向西可以俯视正西临江的黄鹤楼，甚至可以和对江的龟山禅唱遥相呼应。

这天，玄都观在大会群雄，以武当高手为首的人众，正与武林中大名鼎鼎的人物萃聚在一堂。

而山下那倾圮了的小庭院里，那塌掉一半的小楼中，却住着两个幽灵，那是天涯孤姥和如黛姑娘。

在临江门闹市一家高档客店“临江居”，住了三个曾在岳州，岳阳楼下出现过的少年相公，她们正是桃花仙子、高唐神女和崔萸姑娘。

朝阳门蛇山东麓幽静的郊区，一家告老隐居纳福的退隐县太爷的府第中，冷落的门庭，罕见车马上门，因为主人已在三年前逝世，遗下了一双子媳，在家闭门读书，并无功名，世情冷暖，人心寡薄，人在人情在，人死两丢开，门庭冷落车马稀，自是意中之事。

而这冷落的官宦之家，竟然是天魔夫人的暗窟，逸云和碧芸，已经在内躲了两天了。

风雨武昌府，狂风暴雨行将莅临。

这几天中，三山五岳的白道朋友全都闻风赶至，他们都接到武当的玉简，昼夜兼程赶来。

玄都观主是武当玄字辈的人物，名叫逍遥道人玄盛，他有两名跻身一流高手而无愧色的弟子，一叫紫虚散人清洪，一叫一剑通玄清达，师徒三人可说是武当佼佼出群的顶尖人物，不然也不够资格，主持武昌府这座湖广第一大城。

旱路由荆州府到武昌府，水路由岳州府到武昌府，这水旱两途的沿路城市，死在如黛和桃花仙子两批人之手的人物，黑白两道都有，为数极众。

白道人物由武当出面，在玄都观会合，黑道人物则由桐柏山主摄魂魔

君太叔权出面召集，也先后在武昌府集中。

除了功力奇高的太叔权以外，另一个熟面孔是赤面鸠婆贾如春。十八年来，这老泼妇仍是那付鬼像，而且瘪嘴显得更尖更难看，也更为阴狠恶毒。

而隐身在暗中仍未露面的人，还有许多功力奇高的魔头，他们也闻风赶至，要看看是怎么回事。

武昌府乃是湖广首善之区，夜市开至二更尽，三更一届，人迹渐稀。

三更，正是夜行人活动开始之时，见不得天日的勾当，在这时完成是最好不过了。

玄都观规模极大，凌霄殿左右后包围着无数宫阙偏殿，花木扶疏，甚富诗意，最后一座建筑叫做紫虚阁，阁高三层，乃是高年的道侣苦修之地。

这天晚间，紫虚阁一灯如豆，阴森森地鬼气冲天，但阁中却是人影飘摇。

整座玄都观，笼罩在阴森的阴影中，那看不见的神秘紧张恐怖的气氛，迫得人感到透不过气来。

紫虚阁三楼外面走廊下，大校四周暗影中，隐伏着不少黑衣人，正凝神戒备着四周，监视着一切动静。

阁内，只有一盏长明灯，发出黯淡的光芒，只能照出模糊的人影，东西北三方，是一列长案，案上仅有十余杯清茶，别无摆设。

案后共坐了二十四名道俗老少，首座之右，赫然是武当的元老，全真子天虹，左面是一个年届古稀的瘦长老人，一身葛衫，腰悬宝剑，神目似电，相貌清癯。

这老儿来头不小，乃是崆峒的耆宿，俗家弟子吕梁神鹰于鸿飞，早年曾参与临潼大会，替崆峒争得极高的声誉。

首座上坐着的也是一个干瘦老头儿，银须鹤发，颧骨高耸，上百年纪依然是龙马精神，穿的是对襟短褂，佩着长剑，这人的名头确是响亮，功力超人圣，武林中提起凌霄鹤罗天成，无不竖起大拇指，赞声：“了得！”他是目下峨嵋派俗家弟子中，少数硕果仅存的名宿之一，论辈份他是峨嵋掌门觉宗大师的师叔。

其余的人，无一不是武林高手，高高矮矮济济一堂，可说是已集武林精英之大成。

众人神情肃穆，正襟危坐，忽听全真子开言沉声道：“据贫道所知，从长江水路而来的女魔其手段之毒辣，确是令人发指，在死者中，无一不是武林中甚具声望之士，显然那三个女魔存心与我们武林人物作对，由死者遗骸断定，那女魔似是桃花仙子。”

吕梁神鹰于鸿飞问道：“道友可抓着证据么？”

“素女玄牝吸髓功，已绝世百余年，目前只有那女魔有此歹毒的淫功，绝不会假。”

凌霄鹤惑然问道：“世间歹毒的吸补术不胜枚举，怎见得那是素女玄牝吸髓功？道友有何证据？”

玄真子不好说出在无量道院中，门下五弟子惨死之事，恐怕引起误会，便避重就轻地说：“由死者精竭阳缩，肾门和丹田二穴内陷，且泛青色的情形看来，正是传说中的素女玄牝吸髓功的征状，而这一种歹毒邪功，惟有桃花仙子练有此术。”

吕梁神鹰接口说道：“这些年来，那女魔神出鬼没，狡猾如同九尾狐狸，

始终没有漏洞让我们抓到，证据不足，我们无法加之以罪，何况咱们又无法找到她？”

“目下我们出动了三派的实力，相信她绝难逃出咱们之手。”全真子说，并哼了一声。

凌霄鹤问道：“道长可得到了讯息了？”

“临江门最大的客店临江居，住了三个岔眼的美少年，就在咱们南面山麓废园之内，也发现其中匿伏有人迹，这两处可疑线索，均在本派门人监视之下，是否就是她们，目前未敢避下定论。”

吕梁神鹰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咱们何不前往一搜？”

“目前未便打草惊蛇，相信她们绝难逃出咱们眼线。”

吕梁神鹰向凌霄鹤问道：“罗老兄，由荆州陆路前来武昌，伤人无数的那一老一小，不知可有消息？”

“本派门人已出川采查，三天前她们已到了武昌府，可是这一带，敝派门下人地生疏，已经失去了线索。”凌霄鹤讪讪地说。

在他这个老江湖说来，那是十分不光彩的事。

吕梁神鹰面上神色带愧，谦虚地低声说道：“于某有一件事想提出来商量，不知道该是不该！”

凌霄鹤声色不动地答道：“于兄有事但说何妨？”

“都怪老妪和那个残忍的少女，不但残害了峨嵋崆峒的不少门人，也伤了无数黑道高手，艺业定然超人，目下桐柏山主摄魂魔君太叔权，亦因大洪山卫当家惨死之事，率黑道高手大举而至同仇敌忾，我们是否可与他们暂时联手？”

“这事断然不可！”凌霄鹤正色道，又说：“黑白两道势不两立，水火不容，双方仇深似海，见面势将拼个你死我活，怎能联手？断然不可。”

吕梁神鹰问道：“假使三方面同时见面，如何了局？”

“咱们坐山观虎斗，最后收拾残局。”全真子说出他的如意算盘所打的妙计，听去甚有道理。

“这事恐怕不可能，即使有，确也不易处理。”凌霄鹤沉吟着说，不住摇头。

“太叔权艺臻化境，为武林罕见高手，他那可发奇异啸声的摄魂剑，确是可虞，假使翻脸动手，那……”

“太叔权曾交结敝师弟开碑手普璞，诸位大可放心，他们有一段过节亟待清结，让他们自行了结就是。”凌霄鹤仍坚持己见，不与黑道人物合流。

“贫道认为罗施主所言，确是至当，黑白两道势同水火，委实无联手之可能，愚意仍认为坐山观虎斗，乃是上上之策，盛师侄，少林的人可曾到了？”全真子转头问。

下首坐着逍遥道人玄盛，他站起答道：“苦行大师一行，在本府逗留六日，由这儿派出门人邀请佛道五派掌门人聚会高山，同庆佛道同源像无恙归还，定八日中秋举行寺庙盛典，于四日前离开武昌，大概可望于武胜关左近，接到本门所传玉柬，这两天该赶到了。”

“目下可接到回讯？”

“未获回讯，想是他们将与专使一同赶来。”

正说间，门口有一名老道朗声禀道：“少林五方僧悟因，请见观主。”

逍遥道人赶忙站起，疾趋阁门说道：“请悟因大师阁上一叙。”说完迈

步出厅。

不久，进来了满头大汗的五方僧，他随同逍遥道人入阁，将方便铲靠在壁间，上前向众人一一合十行礼，在座的全是老一辈的人物，五方僧是悟字辈的弟子，乃是少林目下倒数第二代门人，辈份极低，所以执晚辈礼参见。

全真子一看五方僧面色有异，忙问道：“悟因道友因何如此狼狈，有要事么？”

五方僧拭掉脸上汗珠，躬身答道：“晚辈奉掌门钧渝，前来传师门口信，敝派门人遭遇变故，恐已无法前来一尽绵力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道友可否将事故一说？”

“日前敝派一行三十六人，在武胜关卓锡宝善寺，四更正突生巨变，佛道同源金像突然失踪了。”

“吓！金像怎会突然失踪？不是贵掌门亲自收藏了么？”不但全真子变色而叫，所有的人全吃了一惊，全都变色而起，如中电殛。

佛道同源金像，乃由各派上一代掌门共同具名，恭送天心大师、龙吟尊者和太白矮仙。天心大师和太白矮仙的金像已经送回嵩山，龙吟尊者这一具直至六十余年后的今日，始由逸云在辰州道上归还。

金像虽交与苦行大师，可是未经五派掌门用神功销去上面的具名，恭送入庙，金像上各派上代掌门的圣号仍在，仍然有无上的权威，可以控制五派的门下，为持有金像的主人效力，所以众人一听金像被窃，而且在少林掌门苦行大师手中失去，怎得不惊？

五方僧大汗仍在流，浑身雾气蒸腾，硬着头皮往下说；“敝掌门因连日劳顿，当晚坐禅入定直至三更，方行安歇，金像即置于枕畔，不想四更将尽，大殿突传密讯，有夜行人入侵，用奇异的啸声乱人神智。敝掌门因来人身手太过了得，竟然于瞬间自大殿迫近禅房，仓猝间，敝掌门突出拦截，岂知来人竟然在高手合围之瞬间，奇快地逸走，甚至未留下任何形迹。”

“竟然连形迹也未留下？”吕梁神鹰惊叫，又道：“世间还未听说过能在苦行大师面前，未自形迹而逃逸之人。”

五方僧仍滔滔地往下说道：“来人共有三个身影，轻功之佳，骇人听闻，几若星飞电射，一晃即逝，待敝掌门重行入室之时，在禅房戒备的两位弟子一死一失踪，金像已经不翼而飞。”

凌霄鹤急问道：“一死一失踪者是谁？致命之伤为何？”

“死者乃小僧的师兄，颠僧悟性，失踪者乃小僧的师叔，冷面佛法尊，死者头颅粉碎，似被金钢掌一类阳刚掌力所伤，但仍无法断定，似是由侧方淬然下手击毙的，禅房内略有打斗遗痕，令人不解因何未发生响动？”

凌霄鹤惑然问道：“冷面佛之师，不是藏经阁二老大悲僧佛圣么？据老夫所知，令师叔一身绝学，似不在碧眼行者之下，怎会竟然失踪，而未留下痕迹的？”

“法尊师叔弱冠出家，生平不苟言笑，也极少在江湖行走，故功力确是深藏不露，表面上看确不在法净师伯之下，甚至益行过之，奇在他失踪之际，竟无声响发出，而室中确有打斗遗痕留下，敝掌门已传下少林佛帖，邀请五派长辈聚会嵩山，故而不克前来襄助，目下且须在武胜关搜寻蛛丝马迹，嘱小僧面稟诸位前辈，目下需人正殷，小僧须立即赶回，告辞了！”他合什行礼告退。

蓦地里，北面长空里，突然传出一声惨号，令人毛发悚然，厅中人募

地一惊，全都倏然站起来。

接着右侧檐角发出一声闷哼，两条人影“哗啦”一声，破窗而入。

室中幽暗，两名道人飞抢而出，扑向两黑影。

“且慢！”全真子大喝，与吕梁神鹰掠出，一人一个一把将黑影抄住，往地下一放，全真子又大喝道：“是自己人。”

当然是自己人，可是已经死了，逍遥道人说道：“不好！是监视临江居那三个美少年的本派暗桩。”

“快追！”不知是谁叱喝一声，众人飞掠而出。

凌霄鹤轻功已臻化境，他先全真子一肩掠出厅门，他目力大佳，已看到左侧廊下暗影中，隐着三个黑影，便低声向全真子喝道：“看那儿！不像是贵派守夜之人。”

全真子晃身便扑，一面叱喝：“什么人？敢前来讨野火？”声落，伸手便抓。

三个黑影倚在柱旁，不等老道抓到，人已摇摇晃晃向下一歪，先自倒了。

全真子手一触对方肩膀，怒叫道：“死了！是山下监视废园的弟子，咱们先搜废园。”

整个玄都观灯火全熄，像是荒野死域，由全真子率领的十数名高手，直向废园掠去。

他们离开不到百十丈，玄都观观门天坛之间，已经响起了暴叱呼喝之声，杀声雷动。

吕梁神鹰赶忙说道：“道友，贼人仍在观内，我们不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。”

全真子一声不吭，转身扑向观门。

他们到得正是时候，三个淡淡人影奔东逐北，正用一条丝质轻巾，把围攻他们的十余名高手迫得团团转。

用丝巾作为兵刃之人，江湖并不多见，那玩意内力如汉修至化境，怎敢使用？

凌霄鹤轻功超绝，他像一头夜鹤，翩然而下，半空中掣下一把寒芒似电的宝剑，震出万点寒星，长啸着扑到。

三个黑影身材纤细，黑夜中耳目难辨，身法奇快，每人身后都背着长剑，但却用丝巾戏弄围攻之人。

身材稍高那黑影见凌霄鹤威猛绝伦地下扑，赶忙迎上，但见人影乍现，香风中人欲醉，绯色丝巾如经天长虹，向万点寒星射去。

响起一声龙吟似的剑啸，寒星一敛，长虹倒飞，两人乍分，长虹向侧一卷，一个倒霉鬼首当其冲，“啪”一声抽个正着，狂叫着飞跌丈外，在地上挣命。

“够了，走啊！”黑影发声了，娇滴滴地，但见人影去如电射，沿山脊向西隐去。

全真子和吕梁神鹰刚赶到，老道怒叫道：“贼淫妇，哪儿走！”

“嘻嘻！你差得太远，免谈！”黑影发出银铃似的娇笑，去如幽灵幻影。

全真子一听口音，只觉脊梁上直冒寒流，他哪还敢追？

凌霄鹤怒叱道：“别让他们逃了！”

他的功力可说出类拔萃，而刚才黑影用一条丝巾，竟然将他的宝剑震

开，他的剑吹毛可断，价值连城，想不到竟被丝巾震偏，兵刃相触时，双方的内劲一接，也教他凛然而惊，不由惊怒交加，所以不肯放过。

“快追！”吕梁神鹰也叱喝着向前急冲。

全真子心中一壮，吆喝一声掣剑急起。

三人只两三起落，便已失去了踪迹，凌霄鹤起步略晚，落后了十来丈，他心中暗凛。

追了百十丈，突前面现出了三条黑影，由树影中疾射而出，身法奇捷。

黑夜间，双方都奇快绝伦，又不易辨清人影，等双方接近，已没有余暇分辨了。

可能对面三人，也曾被人戏弄过，各怀戒心，各有打算。一看一人仗寒芒暴射的宝剑扑到，显然来意不善，一声龙吟，最先一人火速掣剑，身剑合一飞射而来。

寒芒飞旋，剑化万道银蛇，两人一照面，但见银芒飞洒，剑气急射，龙吟之声乍起。

在剑气锐啸中，双方凛然暴退，在生死一发间，各换了三招，同时退飘丈外。凌霄鹤一剑斜指，沉声问道：“阁下是谁？”

“四海游龙柏青，你是谁？”那人也宝剑斜伸，沉声反问。

凌霄鹤踏进一步说道：“老夫凌霄鹤罗天成，你怎不识？”

“哼！咱们又碰上了，但咱们目下还不需拼命，奉盟主太叔权之命，前来与诸位有事相商量。”

这时，吕梁神鹰和全真子早已赶到，两下里一分，与另两名夜行人面面对，恶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

“水火不相容，免谈，你最好快些离开，不然休怪罗某无礼。”凌霄鹤语气极厉，毫无商量的余地，

“姓罗的，盟主的来意，相信你也就了然，不用柏某多费唇舌，目下妖女已不顾一切，向武林人物大肆杀歼，黑白两道如不联手，势必伤亡殆尽，联手则共存，分则同归于尽，个人恩怨，何不等除去妖女再行结算？”

“你少打如意算盘，对你们这些狼子野心之徒的诚意，罗某领教多矣！你说的以后结算，倒是由衷之言，咱们各行其事，阁下请。”

“不知好歹的老匹夫，日后你将后悔莫及。”

“你再不走，马上你就得后悔，哼！”

“你能代表武当峨嵋崆峒三派说话么？”左首夜行人突然插口。

“罗某只代表峨嵋，阁下是谁？”

那人冷笑着说道：“奇怪，你竟然听不出潘某的声音。”

“哦，阁下原来是毒龙掌潘志，听人说你早些天死在辰州府，原来是以讹传讹，阁下有何高见？”

“高见不敢当，阁下如不能代表武当崆峒，请别阻道，至于潘某是否死了，用不着阁下操心。”

山脊上黑白两道的高手，正在纠缠不清，而南麓下荒园之内，却又大起风波。

天涯孤姥一生在风险中度过，江湖经验极为丰富，她选定玄都观近旁荒园隐伏，自然更为小心。江湖中黑白道高手云集武昌府，准备全力对付她俩，和自岳州府溯江而上的三名妖女，她焉有不知之理？

玄都观派来的三个笨蛋，怎能逃过她的眼下？

三更天一到，她和如黛便将三个笨贼点了死穴，如黛性情大变之后，心如铁石，而天涯孤姥更是个要命阎王，落到她手中之人休想活命。

两人在高手密布的玄都观，以绝世轻功逼近紫虚阁，将三个尸体倚在柱角间。

在同一瞬间，桃花仙子三个人也到了，将两具尸骸扔入大厅，打散了她们的大闹玄都观的计划。

桃花仙子比天涯孤姥更泼辣，而有恃无恐，并不因高手如云的玄都观警备森严而有所畏惧，放手大闹，要不是凌霄鹤全力一击，令她感到观中不乏高人，恐怕玄都观今晚将被闹个落花流水，水泄不通。

桃花仙子已发现了天涯孤姥两人，两人亦发现了三个妖女，天涯孤姥与如黛悄悄溜走，但仍在左近遥观动静。

桃花仙子三人撤走不久，便已发现对面有三名高手赶到，她折下一把树枝，伏在路旁矮林中以摘叶飞花手法赏了他们一把树枝，闪在一旁。

三人正是四海游龙和毒龙掌潘志，还有另一名高手，他们的功力确是不凡，尤其是四海游龙柏青，更是了得，论功力，他比摄魂魔君太叔权尚胜一筹，太叔权定窑立寨桐柏山，做了绿林盟主。

四海游龙一生独来独往，做案遍江湖，从不受人驱策管辖，行踪飘忽，谁也莫奈他何，但他与太叔私交甚笃，这次恰好游踪莅临湖广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他也参加了这一场热闹。

至于毒龙掌潘志，他左肩挨了逸云一记梵音掌，并未伤及内腑，逃得性命，他的功力当然高明，与祁连阴魔差不了多少。

另一个名头也够吓人；正是在大珠台逃命的金毛吼景泰，他在大珠台帮金面狂泉宣布独脚天尊出山大典，却不料被碧芸八女所迷，也恰好被满天花雨临死时误射了他一朵银桃花，丢了臀部一大块皮肉，便反脸找妙手飞花算账。

逸云一走，他仍留在辰州府要找妙手飞花的师父三步追魂章钧，岂知章老贼已经被玉如意打破了头颅，此仇难报。

后来他打听天魔地煞两夫人，却失去了他们的踪迹，恰遇毒龙掌潘志在辰州养伤，两人本是老相识，等两人伤好了，便走在一路，沿途听到江湖中沸沸扬扬，盛传两路女侠伤毙无数高手的消息，一时好奇，便跟到武昌府，遇上了摄魂魔君太叔权，两人便自告奋勇也参与搜索之事。

树枝一袭到，三贼百忙中发掌震开，桃花仙子发觉他们功力不弱，回身便走。

三魔岂甘戏弄，急起猛追，人没追上，可与凌霄鹤碰上了头。

桃花仙子三女早由一侧溜了，正走间，劈面撞上四个夜行人，身手不弱，用的是草上飞轻功沿小道向上急赶，桃花仙子娇笑一声，三人同时暴起。

四个夜行人功力还算不差，可是撞上了功臻化境的桃花仙子，一照面使束手成擒，她们挟着四个俘虏往后走，无巧不巧到了南麓荒园。

这是一座大官的、亭园别墅，不知怎地却荒废得成了狐鼠的巢穴，大多数亭阁都已倾圮，野草蔓生，阴森森的白天里也蛇鼠成群，晚间泉啼蝠鸣，更为恐怖。

东西有两座危楼，大都瓦凌窗落，柱榻墙倾，蛛网尘封，遍生野草。

三女挟着人，直奔最近的西面危楼，那儿，最西一间陋室尚可容身。

桃花仙子纵入室中，大珠突然在她手上发出朦胧之光，四个人事不省

的劲装大汉，堆在角落里，崔萸取来一把树枝，开始打扫室中。

桃花仙子将大珠放在窗台上，说道：“这次我们不必割他们的头，可以制造恐怖气氛。”

高唐神女接口道：“园中假山旁不是有几株柳树么？挂在那儿可是大好。”

崔萸打扫完毕，将树枝扔出窗外说道：“我们得放快些，恐怕他们要搜到这儿了。”

三个女人卸掉外面劲装，露出半裸的美丽饱满胴体，珠光下，令人心动神摇。

莲足乱挑，将四个大汉踢醒，她们并排儿一站，迎着珠光像三团烈火在室中燃烧，四大汉茫然爬起，等他们略一清醒，同时伸手拔剑。

可是，当他们看清眼前正有三个半裸的丰满美人，正用柔媚的甜笑向他们毫无顾忌地搔首弄姿，那美丽的脸蛋，那要命的凝脂白玉似的粉腿……乖乖！无一不是玉皇大帝的杰作，令人一见即不克自持。

他们的剑仅拔出三分之一，呆住了，目中射出神奇的光芒，胸脯挺得更高了。

桃花仙子妖媚地笑问道，“你们是谁的手下？”

最左那大汉亮声儿答道：“咱们是焦山四杰，奉盟主太叔权的令谕，打探敌踪。”

“哦！原来是焦山易家兄弟，失敬了。你们可曾打探着线索了？”

四兄弟面面相觑，你看我我看你都没作声。

“我不是在这儿么？诸位有何打算？”

桃花仙子乳波儿颤，臀浪儿摆，扭着水蛇腰向他们走近，醉人幽香直薰得他们晕淘淘，那对奇硕奇挺的乳峰儿，几乎要抵在那大汉的胸前了。

大汉眼中冒火，直咽吐沫，双手微颤，张口结舌道：“姑娘，你……你真是……真是……”

“桃花仙子就是我。”

她的一双粉臂，蛇也似的缠上了他的肩颈，撩人欲火炽烈的胴体，以无穷的诱惑力倚在他的淮中，并不时扭动，她吐气如兰，往下说：“你们有两条路可走，你可要听？”

“请问是哪两条路？”

“一是死！一是替本仙子效力，自有你的好处，怎样？”

大汉猛地将她抱得死紧，气喘如牛地说道：“亲亲，我自然选择好处。”

珠光倏灭，室中涌起动人心弦的喘息与呻吟。

良久，珠光又亮，片刻又灭，人影闪出破城外。

自蛇山下来的两条人影，流星似的由北而进入了荒园，突向假山旁柳树下掠去，最先黑影以苍老的嗓音叱道：“妖女，你敢在我的地段里闯祸？”

桃花仙子刚将第四具裸尸挂在岔枝上，这鬼女心肠之辣，骇人听闻，拳大的枝杈截断得仅剩半尺，尸体挂上，断枝由后心戳入直抵前胸，乍看去，像是贴在树上一般。

她已回复了夜行人装束，娇笑一声，三人落下地来，三下里一分。

来人正是天涯孤姥，落后丈余的是如黛，老太婆喝声一到，寿星杖已势似惊雷砸到。

桃花仙子心中一健，但仍不在乎，手一抖，怀中射出一条丝巾，矢矫

如龙向杖上卷到。

“噗嗤”两响，内劲相接，接着“嗤”一声裂帛响，丝巾竟被崩断，老太婆身形落地，一杖紧迫抢攻，并大喝道：“果然有两手儿！可惜你沦入邪道。”

桃花仙子大惊，能以雄劲力道崩断她那至柔丝巾的人，举世少见，她知道，这老太婆将是她第一个劲敌，响起一声龙吟，青芒电射的长剑出鞘，身形一闪，就是一招“青虹贯日”，由侧方贴杖攻去。

老太婆喝声“好身法”！寿星杖“排云荡雾”转身抢攻。

另一面如黛一声不吭，径奔高唐神女，纤足一沾地，就是一记“雷震三山”，一上来她就用上了“奔雷八掌”。

她自经天涯孤姥苦心成全，虽则仅有半月余的薰陶，不但内力日进千里，心智也益为慧敏，她已看出对方定然不弱，所以用上了逸云所传奔雷八掌。

掌一出，风雷殷殷，声势骇人，可裂石开碑的潜劲如山洪怒泻，向高唐神女攻去。

高唐神女没想到如黛有那么高明，双方同时出掌，她仅用了五成劲，待一听到风雷之声，不由骇然，好在她的内功火候已至收发由心之境，她不愿在第一招中冒险，身形一闪，撤掌斜挥，一掌反扔。

如黛步步进迫，气吞河岳，每一招掌影皆如狂澜既倒，乍雷暴起声势奇雄。

高唐神女身形像柳絮随风飘荡，纤掌轻灵而诡异，从容的化招反击，双方的功力似乎势均力敌。

崔萸在旁观察良久，突然脱口叫道：“二宫主，这丫头用的是“奔雷八掌”，南海风雷僧的惊世绝学，她定与华逸云有渊源。”

她这一叫出“华逸云”三字，如黛只觉脑中轰然一声，心血往上一涌，眼前发黑。

她绝望地自语道：“云哥！云哥……”

她向前一踉跄，恰好高唐神女从侧攻出一掌，如山暗劲一着体，如黛向侧便倒，她神智已昏怎禁得起这一掌？立时昏倒。

桃花仙子在另一面叫道：“不可伤她！”

其实高唐神女那一掌，自知伤不了如黛，怎想到她竟然突然晕厥呢？幸而她已听到崔萸叫出“华逸云”三字，百忙中已撤回八成真力，不然如黛危矣！

如黛一倒，她抢上前想扶住她，桃花仙子还以为高唐神女要下杀手，所以出声喝止，天涯孤姥大吃一惊，一招“翻江倒海”将桃花仙子迫退丈余，突向如黛纵去。

“带她走！”桃花仙子尖叱，青芒飞射，扑向老太婆身后，剑气锐啸刺耳。

她的功力与天涯孤姥在伯仲之间，老太婆怎敢大意？怒叱一声，转身攻出一记“回头望月”。

响起一声龙吟虎啸，两人皆被浑雄的反震力，震得侧射八尺外，但见火花四溅。

这时，高唐神女已经挟起了如黛。

“退！”桃花仙子叫，凌空飞掠向园门逸走。

“放下人，老太婆不为已甚。”天涯孤姥怎肯让她们走？寿星杖如影附形

兜心便点。

这时，由山下追来不少黑影，快如星飞电射，猛向荒园飞扑而来。

东而沿山麓小径，也闪电似的掠来两个人影，来人正是逸云和碧芸，正向这儿急射。

在龙吟虎啸似的兵刃交鸣声中，两面的人同时扑到。

“走！”桃花仙子用传音入密之术叱喝，身躯乘震飞的刹那间，向林深草茂中一闪不见。

高唐神女和崔萸，已经先一步逸去。

老太婆身形一定，突然扑来两个黑影，一支剑一把弧形长刀，左右疾卷而至，那是全真子和金毛吼，黑白两道终于合流了。

老太婆正自急怒攻心，怒叱一声，一杖猛挥。

寿昆杖乃是九合紫金所打造，不但沉重，而且不畏宝刃，老太婆的内力已臻化境，连桃花仙子的千古神刃她也敢硬攻硬架，何况其他？这一含忿出手，端的骇人。

老道的剑乃是无价之宝，金毛吼的长刀也是神物，三件宝刃一交错，立时风吼雷鸣，人影乍分。

“再接我一杖。”老太婆退了两步，随又抢前一杖扫出，一招“横扫千军”风雷俱起，力道如山。

全真子和金毛吼同被震飘丈外，只觉虎口发烫，真气不住翻腾，不由骇然变色。杖挟风雷又到，两人左右一分，大吼一声揉身欺上，一刀一剑急如星火攻到。

三个人糊糊涂涂拼上了，走马灯似的狠斗起来。

另一面又是一番光景，情势险恶。

凌霄鹤和四海游龙功力最高，他们迎着逸云射到，由于碧芸身材略矮，一看就知道是女人，两老鬼不分青红皂白，长啸一声凌空扑到，两把银芒暴射，剑气摄人的宝剑，像万道银蛇飞旋而至。

凌霄鹤怒吼道：“妖女纳命！”

逸云和碧芸本是闻声赶到，携手飞掠，还没弄清是怎么国事，对方一骂“妖女”，逸云首先勃然大怒。

一路上他找不到如黛的踪迹，心中怔忡，五内如焚，十分焦躁。对方突然语出不逊，火杂杂地攻到，他正在心情苦闷之时，怎得不恼？

他无名火起，将姑娘往身后一带，伽蓝剑神奇地到了手中，从容踏进两步。

褐影左右一分，他攻出一招“慈航普渡”，身形稳实而剑势如电，堪称剑道名家，而在稳健沉实之中，却又暗含神奥诡异的无穷巧秘。

剑锋倏震的刹那间，两把宝剑银星骤敛，发出阵阵剑吟，人影暴退。

凌霄鹤只觉剑身如被千斤巨锤所撞，似欲脱体而飞，他拼力一抬腕，想运剑把褐影抬起推出，他运功咬牙一抬，身躯被剑上传来的无穷潜劲一震，突然贴地飞退丈余。

幸而他功力深厚，要稍慢一瞬，那褐影准会从剑柄上滑过，穿透他的心窝。

两老鬼身形一定，骇然大惊，一丝寒意自丹田下慢慢升起，脸上泛起了惧色。

对面那高大的黑影，屹立如岳峙渊停，手中那把古怪的黑色长剑，正

在逐渐缓缓上升。

他那炯炯如午夜寒星似的神目，正发射着神奇的冷电寒芒，剑诀徐引，一举一动赫然是通玄的剑术名家身手，冷静、从容、凝实、飘逸，端的是静如山岳，凛若天神，举手投足皆摄人心魄。

今他们更吃惊的还有那把神奇的剑状物，黑夜间只见黑黝黝地，不知是什么玩意，竟能震开两把神刃？

两人都是老江湖，有点醒悟。凌霄鹤举剑沉声问道：“阁下是谁？手持的可是伽蓝剑？你可是深入桃花谷助两派门下脱险，力挫桃花仙子的华逸云？”

“阁下说对了，你是谁？因何一见面便对华某下杀手？”

凌霄鹤大惊，赶忙一收剑，陪笑道：“老朽凌霄鹤罗天成……”

“原来是峨嵋的前辈，那一位是谁？”

凌霄鹤心中为难，没做声，四海游龙相青却傲然地说道：“四海游龙柏青，你该有过耳闻了吧？”

“不错，久闻大名，我知道你是黑道中心狠手辣，血案如山的巨孽元凶，可是没想到你会与峨嵋的耆宿，联手向华逸云突下杀手，一黑一白的高手联手突袭，大出华某意料之外。”

“这只怪你少见多怪，孤陋寡闻，你身后那婆娘是谁？”

逸云见他言语伤及姑娘，怒火又起，伽蓝剑突然闪出，人亦束敛束现。

但听剑啸刺耳，寒芒飞射，四海游龙飞退丈外，定睛一看，怪！刚才黑影袭到，好不容易躲掉一剑之危，怎么这小子仍在原地不动？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。

逸云出其不意攻他一剑，迅即退回原地，厉声道：“你再出口不逊，将后悔莫及。”

凌霄鹤忙说道：“华少侠且听老朽解说……”

“不用说了，黑白两道冰炭不同炉，势同水火，而你们竟然同炉了，罗前辈，多说更显其污，解说比不解说更糟，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
“罗兄，我们的人来了，先拿下这狂妄的小辈再说。”四海游龙沉声说，举剑欺近。

这时，四面八方人影纷案，而天涯孤姥仍势如疯虎，勇似狂狮，寿星杖八方飞旋，把全真于和金毛吼迫得逐步后撤，近身不得。

逸云冰冷冷地说道：“你们要再不走，休怪华某心狠手辣。”

他手一拂，晶芒如电，左手的伏鳌剑光华闪缩，三丈内人影须眉毕现。

一声龙吟，姑娘也掣下了龙渊剑，两人左右分立，三剑徐举。

“不退者死！”他蓦地怒吼，伽蓝剑疾挥，伏鳌剑光华飞射，一团光幕向外急涌。

扑到的高手共有八名之多，但听一阵叱喝，夹杂着兵刃落地声响起，八个人骇然飞退。

“快退！”凌霄鹤大喝一声，将众人喝开。

“走！”

片刻，人影消失在山麓暗影中，凌霄鹤和四海游龙走在最后，四海游龙恨恨地说道：“华小辈，你身后那丫头手中有龙渊剑，定是天魔夫人的手下八女之一，是么？”

逸云正要放出空气，吸引武林的注意，以减少天魔夫人潜赴伏牛的大

计，使冷哼一声道：“你不愧称老江湖，猜对了，你还不快滚？”

众人退尽，那老太婆已经不见了。

逸云对姑娘说道：“我们将赶到之际，那三个溜走的黑影不知是谁，那功力奇高的老婆婆定是个风尘奇人，可惜已失之交臂。”

碧芸的目光落在柳树上，突然叫道：“云，瞧，那是什么？”

逸云目力奇佳，俊目寒芒又现，怒声说道：“那是四具裸体男尸，我且一看看是被何人所杀害的？”

姑娘一见是裸男尸，便止步不走，逸云到了树下，凝视众尸，并伸手检查死因。

草丛中，悠悠荡荡地飘来两朵小小桃花，无声无嗅地飞近，第一朵越过碧芸，飘向逸云，第二朵飘到姑娘头顶上空三尺。

逸云的功力比姑娘高得不可以道里计，十丈内可以分辨落叶飞花，姑娘茫然无知，逸云可发觉了警兆。

桃花似是陨风飘至，花蕊中逸出一丝令人无法发觉的轻烟。

逸云心生惊兆，蓦地回身，那一朵桃花正轻飘飘地荡来，花瓣儿似在稍微旋动，像是随风飘到。

这儿那儿来的桃花？见鬼！他一掌将桃花震飞，张目找寻可疑线索。

草丛中飞起一声柔媚的轻笑，先后站起三个娇滴滴的夜行人。

逸云脱口叫道：“是你们！”

“是啊！小冤家，意外么？”桃花仙子笑着说，向前走近。

“你们意欲何为？糟！”他叫了一声，向碧芸作势扑去。

碧芸本来站得好好地，蓦地松手丢剑，晃了两晃，向后缓缓倒下了。

逸云发现此变，所以惊呼，正想作势扑出，岂知头一晕，浑身发软，不由他多想，伏鳌剑翻然落地，知觉全失，也摇晃着坐下，躺倒。耳中最后听到的声音，是桃花仙子的媚笑：“嘻嘻！倒也！倒也……”

高唐神女喜孜孜地抢近，笑道：“饶你功力深如渤海，也难逃桃花谷的‘空灵暗香’。”

“背起他，那老太婆回来了，今晚我们必须渡江，让那些狗东西忙吧。”桃花仙子自去收回那两头桃花。

高唐神女拾起伏鳌剑，插回逸云腰间剑鞘，“嘖”一声，亲了他一个响吻，背起就走。

崔萸也低头背起一个人，那是先前失神被擒的如黛，她的穴道被点，实在有口难言，急得直冒汗。

桃花仙子挟起碧芸，龙渊剑也归了鞘，三人身形一向，消失在武昌城内。

天涯弧姥失掉如黛，像失去了爱子的母狮，抡着寿星杖四面飞掠，不时怒啸，其声凄厉。

桃花仙子领先，越城而出，由临江门到清波门一带，停着无数大小船舶，每一舟中，皆有一灯如豆。

三女背着人，直趋一艘轻舟之上，舱面有两个船伙，天气炎热，船伙四仰八叉躺着，鼾声雷动。

桃花仙子扣指连弹，点了两名船伙的晕穴，舱门未上锁，一拉便开，她放胆进入。

舱里有一个相当清秀的雄壮大汉，正侧身而卧，一灯燃着，他酣睡未

醒。

桃花仙子示意将逸云和二女放下，她自己一把将那人拖起，低喝道：“要命的就别叫唤，乖乖听话便不伤你。”

那大汉猛然惊醒，肩井穴已被制住，动弹不得，他说：“女英雄，有事但请吩咐。”

“快开船，送我们过江，到龟山。”她放了手。

“小人这就吩咐店伙计开船。”他站起揉着肩膀，目光一落在逸云面上，脸色骤变。

桃花仙子厉声低喝道：“你别汀主意，我一个指头儿可以教你死一百次。”

“姑娘，我这船不装死人，不成。”他用鬼话掩住了失态。

“不成也得成，不然你得死。”桃花仙子抱过逸云，放在垫褥上，她也在在一旁坐下了。

大汉恢复了神色，跨步出舱，高唐神女跟出舱外，踢开了两船夫的穴道。

两船夫惊慌地爬起，莫名其妙，大汉已低声喝道：“咱们马上过江，快！备桨准备升帆。”

“江东主，大黑水险，秋汛凶猛，小船……”

“别管，不开船咱们都得死，我这船货算不了什么，快到后舱叫醒他们，立即解缆。”

大汉言中之意，已明白地说明这一船货不算什么，也就是说可以不要，已暗示了可弃船逃命的意思。

高唐神女不懂水上人的暗语隐示，并未在意，那两个船夫，可惊得一哆嗦。

“你们休得心生异念，告诉你们，本姑娘杀人如踏蚂蚁，希望别惹我生气。”

高唐神女说完，突然像一个幽灵似的升上舱面，居高临下督视着众人动手。

船悄悄滑出码头，双桨一动，船向江心滑去。长江秋汛声势唬人，比春汛要凶猛得多，横渡长江，在黑夜中确是有点冒险。

被称江东主的大汉，里里外外在忙，招呼架桨升帆，指使舵工把舵。

看看驶出江心，双桨一收，风帆疾转，向上游斜侧疾驶，蓦地里，响起一声呼哨，“噗通！噗通！”数声水响，所有的船夫同时滚落江心，风帆骨碌碌下坠。

高唐神女没料到看去懦弱的船夫，竟会舍船做手脚，她是个旱鸭子，事出突然，后悔已来不及了，她娇叱一声，飞扑桨旁的江东主。

江东主哈哈一声长笑，“咚”一声，轻微水响，人已不见。

船失去了动力，不住转侧打旋，三个女人在舱面咬牙切齿，束手无策。崔萸去弄桨，挂套早已失踪，她只好抓起大桨乱拨，外行人弄船，想得到更糟。正在颠弄将覆之际，七八丈外黑茫茫的江而，扬起江东主的长笑，笑完说道：“哈哈！江爷爷早年专做水上买卖，杀人如屠狗，想不到洗手之后，竟然有人劫起江爷爷的船来了，岂不笑话。相好的听了，江爷爷已洗面革新重新做人，不再造孽，这次放过你们，快将舱面跳板放下水中，委屈你们爬在上面，我送你们回武昌，不然江爷爷立即沉船，请你们吃馄饨。”

“小贼你敢？哼！本姑娘绝不饶你，你近来试试？”桃花仙子手中扣了一把“夺魄桃花”，准备制他死命。

“桃花仙子，你别想侥幸，江某混迹江湖，岂是个省油之灯？你道我不知道你们的底细么？武昌府早已尽人皆知了，你少费心机，那船有活舱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们不想喂王八罢？且让你见识见识。”

声落，船突然向左一倾，蓦地船尾一扭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浪花飞涌盖上舱面，三个女人几乎栽下江中，刚一站稳，船又突向右一侧一扭，右舷入水半尺，几乎船底朝天。

舱中物品哗啦啦乱滚，灯火突熄，舱面的零碎什物，全都掉下江中去了。

三个女人头晕脑胀，要不是抓紧船舷，早滚下江心啦！

接着，船左蹦右跳，像在跳天魔舞，浪花飞溅，声势之雄，令人心胆俱寒，会水的人不打紧，旱鸭子可心惊胆落啦。

三女叫苦连天，浑身成了落汤鸡，江流滚滚，黑夜中一望无涯，她们被浪花打得晕头转向，双目难睁，紧紧抓住船舷，寸步难移。

船重新稳定下来，江东主的语声又响道：“桃花仙子，你功夫超凡入圣，但在水中，你却上天无路，入水只有死路一条。快！抱着跳板下水，江爷爷绝不难为你们，不然来生你再找我算帐了。”

桃花仙子叹道：“虎落平阳被犬欺，此恨委实难消，二妹，把云哥儿带着，我们下去。”她去拖跳板。

江东主又在叫了：“江爷不伤你们，也不希望你们伤人，留下那三个男女，不然江爷绝不慈悲。”

桃花仙子冷笑道：“绝不放那三个男女，你道桃花仙子是受人控制的么？”

“那就让你们一起去见龙王爷，杀一人与一百人并无两样，江爷早年杀人如麻，多杀几个又待何妨？老三困，下手放水，并教她们死前吃些苦头。”

半晌，船像在发狂，剧烈地摇摆转侧，左右舷入水破浪的巨响，惊心动魄，有时船首高耸，似要破空飞去，砰然一声巨震，似乎大地突沉，船首急坠，向浪潮中钻去，滔天巨浪直向舱中狂扑，轰然大震中，左右艇的过道舷板，突然断裂飞落江心。

这一阵子惊心动魄的颠弄，像是世界末日，三个不会水的女人，吓了个三魂离体，她们死死抱住船舷，在巨浪中三没三现，足足喝了三五口江水，呛得涕泪滂沱。

高唐神女气结地低声道：“先且放过他吧，明日再打算不迟，桃花谷的点穴手法天下无人能解，等他找人解救时，就逃不出我们掌心了。”

桃花仙子心有不甘，但不由她不甘，只好咬牙切齿地叫道：“姓江的，我们走就是，你可不要后悔。”

船突然又停止颠簸，江东主说道：“大丈夫行义心之所安，没有什么可悔的，要是后悔，在下根本就不用让你活命，目前天下黑白道群雄毕至，要取你的性命，江某要是杀了你们，可说是一鸣惊人，名利双收，可是江某已脱离江湖，绝不卷入武林旋涡，天下之大，何处不可容身，你找我这小人物的晦气，对你反而有害无益，下来吧！别拖延了。”

三女将巨大的跳板放下水中，乖乖地爬伏在上面，但觉跳板向前急射，向武昌府破浪急驶而去。

她们一离开，小舟爬上三个人，七手八脚升起帆，盯紧跳板行驶，相距一二十丈外，似在护航。

跳板距黄鹤楼码头还有十来丈，突然向前急滑，去势一缓，慢慢靠向码头。

水中现出两个小黑点，传来江东主的语音道：“愿诸位珍重，江某少陪了。”

说完，小黑点潜入水中不见，那小舟一转帆，片刻即如飞向上游驶去，不久，消失在夜色茫茫之中。

桃花仙子三人上了岸，远望渐渐消逝的小舟，怔怔地出神，悠然一叹道：“这人算得是一条好汉，甚是难得，下次见面，可能我不会杀他。”

高唐神女说道：“姐姐，天亮后我们找船过江，那小冤家必须追回，所点的软穴不能久施。”

“走吧！天快亮了。”

小舟溯江而上，半途一折，先驶鹦鹉洲，最后又折向点鱼套，如此曲折而行，最后在点鱼套下游里余靠了岸。

船一系好，三条大汉背起三个人，跳上岸直奔远处一座庄院，步履还不慢。

三人到了一家靠北的大宅内，江东主上前轻扣门环。

不久，厅内响起了两人轻微足音，有个柔婉嗓音问道：“谁？三更半夜……”

“娘子，别声张，我是文锦。”江东主轻叫。

大门一开，三大汉抢入门内，厅内是一个美丽的少妇，还有一个掌灯的老妈子。

少妇一见三人背着人湿淋淋地抢入，吃了一惊，赶忙掩上门，变色地惊呼道：“文锦，你……你竟然又做这种伤……”

“别胡说！我把我们的大恩人救回来了，快准备参汤。”江文锦背着人往内室急走。

过了穿堂，另两大汉将人放下，后面是内堂，外人是不能进入的，内厅灯光大明，出来了四名仆妇。

江文锦向两大汉吩咐道：“三哥，船在天明之前，速驶点鱼套进坞修理，千万别露口风，咱们的身家性命要紧，为了救人，累你们担受风险，小弟心中难安，日后再行面谢。”

三哥呵呵一笑道：“江东主，今晚令我大开眼界了，想不到东主的水上能耐如此高明，瞒得我们好紧，没话说，日后倒要叨扰东主两杯，罚你浮三大白，至于风险之事，别提了，要不是东主断然行事，咱们一个也别想活，这种江湖凶人，极少不行灭口之事，咱们还叨东主的光，保得头颅多活几年呢！告辞了！”

两人抱拳行礼，又向少妇道，“嫂子休怪东主，今晚要不是东主幸而在船上看守货物，后果不堪设想呢。”两人告辞走了。

内间里，少妇领着仆妇，替逸云三人卸掉兵刃，换上了农裤。逸云和碧芸虽被冷水所浸，仍未完全苏醒，如黛人虽清醒，但穴道被制却做声不得。

少妇请江文锦入房，命仆妇回避，神色惊慌地说道：“果然是恩公，可是像是死了，怎生是好？”

“别急，是被点了穴道，我得看看是否能解。”

他检查逸云各处重穴，看不出丝毫端倪，急得直冒冷汗，半晌，他绝望地坐下，慌急地出声说道：“恩公被点的穴道，我不但不知解法，连看也无法看成何处穴道被制，且等天明之后，我赶赴龟山宏济寺找宏济大师过江一看，也许，我将会暴露身份了，可是为了华恩公，我毫无选择的余地。”

“你不是说过，那宏济老和尚，是荆州三龙的一个堂叔么？你找他岂不……”

“是的，此举确是冒险，但只有那老和尚精通天下各门派的诡异，点穴手法，或许他能解得，后事如何，只好听天由命了，只是或许会连累于你，我心难安……”

“锦哥！别挂念我，照你的意思去办吧，即使是粉身碎骨，何足论呢？”说着说着，泪如泉涌，两人泪眼相看，突然同时一扑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

这一双夫妇，男的正是逸云和如黛在荆州三龙庄中，义释归正的江文锦，女的就是几乎失身被辱，全家被杀的范氏姑娘。

逸云命江文锦护送范女返回武昌府，一上路两人同舟下放，所谓日久情生，同时两人都是孤苦伶仃的人，免不了在言词间互相关怀，相互慰藉，终于心心相印。

到了武昌，江文锦助范女处理店务善后，他自己也在府大街开了一间经营土产批售的大店，面团团做起商人来了，他平时极少在店中露脸，武昌距荆州不远，他怕暴露身份，在城外自理宅院，经常押货往来江汉之间。

一月前，他终于鼓起了勇气向范女求婚，两人在患难中已经培养出爱情之花，总算结了爱情之果。

这天刚装了一船土产，准备明晨下放九江府，天色尽黑方上货完毕，江文锦便留在船上不回店住宿，鬼使神差，碰上了这椿事。

当他一看清逸云的面容时，心中大惊，他算得上是个肝胆大丈夫，岂是忘恩负义的小人？把心一横，决定拼一死也得将恩人救下。

他本是长江水贼，对江中的朋友不算陌生，水上的唇典和切口一一了然，便在招呼船伙计时，用唇典东一句西一句将意思表白。

他开的是土产店，货运以水路为主，与水上的船夫老大们甚有交情，这一用江湖水上切口吩咐，船老大岂能不听？

他冒险成功了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桃花仙子枉称宇内绝顶高手，到了大江之中她只能服输放手。

天色将破晓，江文锦正准备出门之时，逸云首先醒来，空灵暗香的药力已经消失了。

他悠然转醒，但见一灯燃着，身在内房，锦幕薄衾将他安置得舒舒服服。床内，他直觉地感到有两个人并躺着，房中，还有两个人走动，步履甚轻，可是他浑身发软，力道尽失，想转动头部也不可能。

他略一运气，功力未失，但肩井、环跳等四穴已被奇异的手法制住，手足不能动弹，胸前鸠尾穴也被诡异的手法封住，浑身尽软。

人身共有三百六十五穴，除了专属麻、晕、哑之穴外，其余的削道，端视下手人力道之轻重任意控制死、晕、麻、哑、软。而修为稍深的高手，竟能在三十六大穴之中，也可任意控制，绝不致人于死。

肩井穴，也属三十六大穴之一，别说是点，即使扣中，也可令人浑身发软无法动弹，下手略重即可制人死命，鸠尾穴在胸前蔽骨之中，也叫黑虎偷心穴，即使是上擦下捺，也会人事不省，点中了立有性命之忧。

桃花仙子的独门手法十分诡异，大穴被制，虽则浑身发软，却不影响功力，当然啦，要不是她另有居心，逸云怎能如此幸运？

他心中一凛，知道已被桃花仙子制住了，他叫道：“泼辣货，你把小爷点住穴道，是何居心呢？”

房内招呼的人，是两个仆妇，闻声将灯掌近，其中一个说道：“相公醒来了么？谢天谢地。”

逸云一怔，不像是落在桃花仙子手中嘛，他说：“你们是谁？这是什么所在？”

“这是江老爷内室，我去请老爷。”仆妇有一人抢出室中。

片刻，江文锦夫妇奔入房中，抢近床前，江文锦喜悦地叫道：“华恩公，你能说话了，谢谢天！”

华逸云茫然问道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小可江文锦……”

“哦！原来是文锦兄，范姑娘可好？”

范姑娘颤声叫道：“妾身粗安，谢谢恩公垂注。”

逸云恍然，笑道：“恭喜你们，文锦兄，我那女伴呢？”

“现在床内，两位姑娘都醒着，可是穴道被制，桃花仙子那泼辣货手法诡异，不知被点了何处穴道。”

“我倒不怕她的手法诡异，我自信能以真气自行解穴；请贤伉俪在门外护卫，不让人前来打扰，我五穴被制，约需半个时辰始能攻开穴道。”

“恩公请放心，我俩暂先告退。”

两人行礼退出，在门外加锁。

逸云轻声叫道：“芸姐，你能听到我说话么？”

“云弟，我也被制住左右肩井和左右环跳，不能动弹。”

“还有一位姑娘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，你快些运功解穴吧，我可不成。”

“可别妄运真气，我会助你。”

真气渐渐凝聚，首先攻向下肢环跳穴，他的内力修为，已至五气朝元之境，桃花仙子估错了他，也恐怕伤了他，所以下手不重，不消片刻，两穴便被真气攻开。

真至下胶经脉畅通无阻，方烦全力攻向胸前鸠尾穴，这一穴必须小心，以免岔气伤身，伤则将永成残废，重者还会致命。

他灵台空明，不徐不疾缓缓行功，全身薄雾蒸腾，呼吸不绝如缕。

良久，鸠尾穴豁然而开，他毫无表情地将真气徐徐催动，攻向两肩肩井穴。

这时，四海游龙和一个高年和尚，后面还跟着一个牛鼻子，正是玄都观主逍遥道人玄盛，正向这儿急步而来。

只听四海游龙说道：“老和尚，你准知江文锦是你侄儿的手下么？”

“不会错的，老朽早就知道他的身份，有一次他带家小到宏济寺烧香礼佛，见了我也脸色大变，我们这次找他设法发动水上朋友，相信他不敢拒绝的。”

老和尚徐徐发话，不用问，他正是对面龟山宏济寺的方丈宏济大师，荆州三龙的堂叔。

后面的逍遥道人突然赶上，信口道：“据贫道所知，江文锦是个殷实商

人，目下武昌府水上朋友的首领，是鲇鱼套的分水驼龙葛琪，西岸控制汉江的是鸚鵡洲混江白鯉鮑信。”

四海游龙一面走一面说道：“咱们量才而用，江文锦正好利用他在商旅大户人家打探消息，那些妖妇们不会藏匿在低三下四之处，光靠分水驼龙和混江白鯉不会有结果的。”

老和尚淡淡一笑，接口道：“太叔盟主已经走了一趟鸚鵡洲，水面上不会有难题。”

四海游龙也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毒龙掌潘老弟已经先咱们一步，恐怕早就到了鲇鱼套，会见分水驼龙了。”

三人一到村庄，疾趋江文锦的宅院。

大门外，江文锦已经将来人看清，想趋避已经不可能，他交代仆妇们小心门户，向前迎去。

在宅外十余丈处双方碰头，江文锦首先止步，抱拳行礼道：“晚辈江文锦，参见诸位前辈。”

宏济毫无表情地问道：“江文锦，你可记得老朽么？”

江文锦谦恭地答道：“晚辈记得。”

“武昌府近来风风雨雨，你可有过耳闻？”

“晚辈略有所闻，可是为了桃花仙子？”

“正是为此，你能为老朽在府城中，打听那妖妇的落脚之处么？”

“晚辈愿尽绵力，如有讯息，请示传禀之处。”

“可径送蛇山玄都观，这一带地段，亦归你负责。”

“晚辈愿全力以赴，前辈请放心。”

“小心了。”老和尚说完，与四海游龙玄盛老道转身走了。

江文锦恭送三人去远；拭掉额上冷汗，心中忐忑往回走，脸上神色不大好看。

当他跨入大门，正要转身关门时，突然脸上泛青，暗叫一声“糟”！

远处大道上，毒龙掌挟着一个船夫，与一名驼背大汉用轻功如飞而至，与刚转出大道的四海游龙会合了。

他变色地叫道：“大家由地道逃命去吧，快！”

他这一惊惶大叫，所有的仆妇全惶急地奔向内厅，他掩上门，飞奔内堂。

他早料到有一天会被人发觉自己的身份，所以在建设这间宅院之时，已有万全准备，有一条地道直通一里外村庄东面，他所购置的一座果园之内。

仆妇共有六名，还有两名年老管家，人数少，行动甚快，地道口在后面一间厢房内，极不易为人注意。

内间里奔出他的妻子，她惊惶地扑入他怀内，颤声问道：“锦，怎么了？”

“宏济老贼秃已带着几个恶寇来了，还带了一个船伙计，定是前来搜寻恩公的消息，并迫我说出昨晚放走桃花仙子的缘故，大事不好！你快由地道逃走，我挡他们一阵。”

她清丽的秀脸泛上苍白，但容色凜然地说道：“不！我不走，要死，也要死在一块儿，我去照顾华恩公，你在房外，不得已就退入房中，带华恩公由地道……”

“你不懂，华恩公目前谁也不能动他，一动不死即残废，我拼命挡住他

们入房，你枉死无益快走！”

“哗啦！”一声，大门似被人震飞。

“不！你死我不独生，锦，别阻我。”她凄然垂泪，紧抱住他亲了一亲，抬起头弹去珠泪，凛然地缓缓走向内房。

江文锦只觉心头如火烧，蓦地感情地轻声唤道：“生死同命，愿我们来世做一双平凡的恩爱夫妻，耕读传家，与世无争。”

她缓缓转身，向他凝注一眼，目光中，充满了海样深情，略一点螭首，苍凉凄婉地一笑，转身走了。

江文锦一挫钢牙，在门后取出一把长剑札在背后，再在暗柜中取出一具匣弩，纵向门后，突向前一探。

“钵……”机簧脆鸣，九枝劲弩去如流星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第二匣九枝箭又上了机匣，人也退向内堂。

抡出穿堂的是四海游龙和宏济老方丈，他俩人狂怒地破门而入，江文锦不但欺骗了他们，而且内隐叵测，他们都是穷凶恶极之辈，怎忍得这口气？

毒龙掌赶到鲇鱼套，找分水驼龙出动水路朋友，搜寻桃花仙子的下落，恰好江文锦的货船，到了鲇鱼套船坞修理船舷过道。

分水驼龙是个老江湖，一看就知船舷过道不是撞坏的，满船零碎全失，像是在江底钻出来的，满船湿淋淋地，他心中生疑，便带着人盘问船夫们。

船夫们经不起穷凶极恶的盘问，不消片刻便一一吐实，也正在这时，毒龙掌赶到了。

毒龙掌的名头，在江湖令人万分畏忌，加以他是奉黑道盟主太叔权之命前来邀请，分水驼龙怎敢不遵？便带走了一个船夫作证，赶奔江文锦的宅院。

他们到得正好，刚碰上了四海游龙和一僧一道，双方一说就里，全火啦！这才破门儿如，要擒江文锦拷问，和看看所救的一男两女是什么人物。

四海游龙和宏济和尚奔在前面，有出堂弩箭突至，箭比声音跑得快，太近嘛！幸而他们都是功臻化境的老魔，江文锦在门后突然现身，已被他们看倒了。

箭来势奇急，一发九枝，银星电射，破空飞至。

两老魔百忙中怒吼一声，大袖猛挥，身形向左右急闪，浑雄的掌力亦发。

十七

机簧之力确是惊人，箭被无俦劲道一卷，向内一聚，并未被击落，发出尖厉的刺耳锐啸，一掠而过。

后面是毒龙掌和逍遥道人，喝声突发，他们闻声知警，银星一到，他们手急眼快向左右一倒下。

那船夫可遭了殃，身上中了四枝弩箭，直达后心，立时倒毙在穿堂之内。

“江小狗，佛爷要活剐了你。”宏济怒叫，大袖护身急如电闪抢入内堂。

内堂没有人，鬼影俱无，四魔正欲进入内房走道，突然暗影中传来一声暴喝：“打！”

大宅深院的房舍，大多光线不足，咱们的先人们，也许喜欢黑暗的情调，对开窗户不感兴趣，一进入深堂内院，就像是进入了阴风惨惨的地狱，大白天红日当顶，那里面依然是阴森可怖，真够别扭的。

匣弩可不是好玩的，足以射透三寸坚木，四魔虽功臻化境，仍不敢大意，要真挨上一枚，金钟罩铁布衫也抵挡不住，血肉之躯毕竟不是钢铁，这玩笑可不能开。

他们只道江文锦又要发射匣弩，向侧一闪，单掌护胸，凝神戒备。

并没有弩箭射出，四个绝顶高手一再被愚弄，只气得七窍生烟，四海游龙阴森森地说道：“请潘兄出后院攻入，今天非或剥了这小辈不可。”

毒龙掌向后退入内厅，腾身上了瓦面真奔后院。

宏济和尚禅杖一振，厉声道：“几枝弩箭想阻我们，岂不笑话？老朽领先。”红影一闪，他向右掠出，足一点地，便挫身向左急射。

九枝弩箭破空飞到，但听“得得”脆响，禅杖震飞了四枝。

两枝把老和尚的肋衣射了两个窟窿，另三枝贴着后面的四海游龙耳畔掠过，一发之差，他准有好看。

四海游龙怒火如焚，鬼魅似的贴地飞射，越过了五丈长的黑暗走道，粗声吼道：“小狗你得死！”

内间房门前，江文锦将乃妻推入房中，右手仗剑屹立，左手挺匣弩严阵以待。匣中还有最后九枝箭，他可不敢轻易发射了。

四海游龙行将扑到，江文锦神色凛然，冷笑着将匣弩一摆，作势欲射。

四海游龙向壁间一闪，银芒乍现，他掣下了宝剑，阴测测地说道：“你这小狗胆大包天，在我老人家面前耍花招，快将桃花仙子的行踪说来，并把那被擒的三名男女交我们带走，老夫或许会给你一次痛快。”

江文锦神色不变，木然地说道：“江某已经脱离江湖，放下屠刀重新做人，放走桃花仙子乃是理所当然之事，救人亦是理所应为，如果前辈不谅那也是无法之事，你上吧！”

江某虽是无名小卒，但拼命的勇气还有。”

“你在做梦！”老和尚大吼，禅杖一伸，又说道：“佛爷超度你这逆畜。”声落，禅杖涌出一重绵密的杖幕向前猛扑。

机簧一响，弩箭电闪，老和尚已生嗔念，动了无名孽火，用上了毕生功力，禅杖震出的罡风足以撼山搅海，弩箭一触如山杖影，四面崩飞。

杖影健进，罡风怒号瞬即临头，江文锦叫声“我命休矣”！拼全力一剑挥出。

“铮”一声响，长剑脱手飞射，击破楼板没入楼上不见，江文锦只觉右臂像是已经不是自己所有，奇大的反震力，将他震起，“砰”一声撞破了房门，跌入房中，立时晕厥。

老和尚飞抢入房，还不知江文锦已经晕厥，禅杖一伸，直撞他的肩井穴。

房中靠床的范女，狂叫一声，抓起手边那杯参汤，劈面向老和尚扔去。

老和尚弄不清是什么玩意，无暇伤人，禅杖向上一挑，杯碎如粉，参汤飞溅，他心中狂怒，虎吼一声，顺势一杖斜劈，想将她劈成肉泥。

在这千钧一发之间，窗户“哗啦”一声，向内垮落，飞落了毒龙掌潘

志，他叫：“留住活口！”

杖已临头，怎能留人？眼看范女一命难保。

逸云早已知道情势的危急，不顾一切以全力攻向肩井穴，在这生死瞬息之际，肩井穴豁然开。

他怒极出掌，俊然翻身一掌向禅杖拍去。

“叭！”“砰！”禅杖被无俦劲道拍得向上一蹦，老和尚身躯被巨大无匹的反震力震得向后疾飞，“砰”一声将板壁撞垮，刚好将跟踪而入的四海游龙和逍遥道人阻了一阻。

逸云身形快如电闪，一掌急扔，“叭”一声将毒龙掌硬给震得由破窗中飞出，再向下一伏，将江文锦抓起塞入惊呆了的范女怀中，顺手一按他的人中穴。

他火速转身，来不及再救碧芸，抓起腰带扣好，并拔出伽蓝剑，大喝一声，伽蓝剑飞旋而出猛扑闪身抢入的四海游龙和逍遥道人。

这一连串的急剧变化，快得令人难觉，只凭超人的造诣和本能，在生死须臾中拼搏。

褐色剑幕和万道银芒一触，剑啸震人心弦，人影飞退，四海游龙和逍遥道人飞出了房门。

再飞退的刹那间，光华一闪，晶芒掠过他们的顶门，彻骨寒流令他们心胆俱裂。

他们本能地吸腹缩头，那神奇的三尺寒芒拂顶而过，一项九梁冠和一个银白发束飞跌而坠，在间不容发中保全了六阳魁首。

四海游龙昨晚已经领教过少年人的旷世绝学，退到门口方看清神奇的伽蓝剑，和那有三尺电芒的奇异小剑影，更又发结被削，他怎能不惊？脱口叫道：“是你！华……”

“狗东西！这次绝不饶你。”逸云狂怒地吼道，褐影光华向前飞射。

“快退！”

四海游龙也够快，挟起晕倒了的老和尚，亡命而逃，真快！

毒龙掌连人也未看清，便被人一掌震得由原路飞出，他感到掌心如被火烧，痛彻心脾，世间能和他的歹毒掌力相抗的人，屈指可数，能教他掌受伤的人，他还未见过，他恼羞成怒，身形一止，勉强站稳，吸入一口气略加调息，功力提至十成，大吼一声，仍由破窗中扑入。

四海游龙一溜走，逸云不敢追赶，刚收剑入鞘转过身来，窗外吼声与人影同现。

他日力奇佳，已看清来人正是毒龙掌，冲哼一声，戟指便点，旷世绝学天心指出手。

毒龙掌也看清了逸云，不由魂飞天外，惊叫道：“是你！哎……”

在惊叫声中，他硬将身形劲急的去势，用千斤坠向下一落，足一点窗沿，向后扬退，并拍出两掌。

“嗤”一声，神奇的天心指力穿透歹狠的掌风，直射他的脸面，锐不可当。

百忙中他一偏脑袋，只觉左耳一凉，痛得他“哎……”一声尖叫，跌下窗外就地一滚飞身上屋，急似漏网之鱼，逃之夭夭。

功力差劲的分水驼龙，不敢往内闯，他在院中正想燃火折子放火，还不知里面发生了突变。

逸云穿窃而出，毒龙掌已逃出五丈外去了，他上了瓦面四面一张，不由狂怒。

四海游龙挟着老和尚，与逍遥道人奔出内堂，一出院子便看到分水驼龙抓了一个破扫帚，正用火折子引燃。

四海游龙急声叫道：“快放火，退！”

逸云刚由瓦而追到，分水驼龙正要 will 火把扔出。

光华像匹练，破空飞至，穿透分水驼龙心窝，突然向上一升，倒飞而回，火把落地，分水驼龙也倒了。

“以气驭剑！”四海游龙骇极大叫，首先越墙飞逃。

追逐道人一声不吭，像一只老鼠，窜入前院穿堂，瞬即失踪。

逸云见事已急，要让火把扔入内堂，还了得？所以他竟然冒险用上了仅略通皮毛的以气驭剑术，那是玄阴寒玉匣的盖世绝学，专用于伏鳌剑，由于他的功力已臻化境，竟然一击而中。

他搜了左近一遍，确定已无敌踪，方返回内房。

房中，一双小夫妻脸色苍白，相拥着坐在床沿，惶急地颤抖。

逸云含笑向两人说道：“谢谢贤伉俪舍命维护之德，小弟铭感五衷，强寇已退，已不需顾忌了，请到隔壁将息，待小弟救醒同伴，再行道谢。”

夫妇俩相搀相扶双双站起，江文锦吁一口气道：“恩公神勇，幸而及时而醒，不然我死事小，九泉亦不瞑目。”他便待下拜。

逸云扶住他，说道：“江兄请勿挂怀，思公二字，请勿再出贤伉俪之口，如不见外，请叫我一声兄弟，可好？”

“华兄弟，大德不言谢，小兄永铭心坎，容后图报。”

“一夜劳顿，江兄且请将息，这里有我，不怕贼人再来。”

“胆都惊破了，哪能将息？让嫂子替你们准备食物。”

“有劳大嫂了。”

夫妇俩相扶出房，仆妇已走光，他们只好亲自下厨。

逸云走近床前，他看到了两双亮晶晶的深潭大眼，他脱口惊喜地大喊道：“黛，是你！真是你！天啊！你找得我好苦。”他将躺在内面的如黛抱出，喜极而泣。

良久，他将她松开拥抱平放在床，开始检查她的穴道，桃花仙子的点穴手法十分怪异，连被点人也不易察觉何处被点，除哑穴不用细察以外，他得检查十二经脉。

仆妇已替两位姑娘换上了寝衣，倒还方便，他对一旁的碧芸说道：“芸姐，你先将真气凝聚丹田，等会儿我替你解穴。”

碧芸功力相去太远，仅能用微弱的声音说道：“我试过了，十分不易，你先救黛妹妹。”

逸云用掌在如黛的玉枕向上缓缓抹动，将经脉疏引，只消片刻，哑穴便开了，她尖叫道：“别管我！别管……”

“黛，我已知一切内情，你怎能戏害自己，令哥哥痛心？运气！告诉我何处穴道被制。”

黛姑娘泪如泉涌，她虚弱地说道：“我肋受掌伤，无法聚凝真气，不知何穴被制。”

逸云在床头找出百宝囊，在玉瓶内取出一颗雪参寒魄回生丹，三不管塞入她口中，吸入一口参汤，度入她腹中，再凝聚先天真气，探手伸入她衣

衫之内，神情肃穆，检查十二经脉。

他先检查任督冲三脉，这是人身最重要的经脉，任脉走前，督脉展后，冲脉则乱七八糟，三脉起处在会阴穴。

他一按在穴上，黛姑娘浑身血脉扩张，脸红如火，星眸闭上了，雪参寒魄回生丹的药力得此助力，迅疾地行开，气血如怒潮，不住翻涌。

逸云放手，拭掉额上汗珠说道：“该死！这妖妇缺德，竟封住了神关穴。”

姑娘幽幽地说道：“还有阳关穴。”

“神关”，在肚脐眼中，“阳关”，在十六节脊骨下，前者属任脉，后者属督脉，姑娘柳腰儿细小，大概是被妖妇一扣之下，身前身后的穴道，全被制住了。

找出被制穴道，那好办，左掌贴腹上揉，右掌按住阳关注入真气轻轻推拿，不消片刻，如黛像只燕子突然而起。

在逸云举袖拭额的瞬间，如黛像只燕子，突然向破窗口飞射，她要开溜。

她快，但比逸云仍差一筹，刚到窗口，便被逸云拦腰一把挽住了。

她尖叫：“放开我！”一掌按住逸云胸前，拼全力一推。

可是她的力道突然消失，逸云的虎掌，正按在她的神关穴上，浑身发软。他纵回床边，将她按在床上厉声道：“好妹妹，你要把哥哥看成薄情寡思，气量窄小的小人，我先得将你的鬼念头从心坎里拔出来，我不和你说废话，先点上你的穴道免得你逃跑，让你冷静些儿，那怕永远点上你的穴道我抱着你走，我也会做的。”

他一按她的肩井，她乖乖地躺了个四平八稳，可是她闭着眼，羽状的长睫沾满清泪，惨然大叫：“你不放我让我走，我会嚼舌，我会自毁天灵盖，快放我，我没脸见你。”

逸云变色厉叫道：“你要这样，我陪你，这是因我而起的恶因，第一个该死的就是我，我不该带你到辰州大珠台，不该和你海誓山盟，致令你惨受凌辱。”

他形如疯狂，抓住她的双肩，一阵急晃，大颗泪珠滴了她一脸，他狂叫：“你睁开眼看看我这二十余天来我为你消瘦了多少，在青龙岭找到你的留字，我差点儿抹了脖子，疯狂了多少日子，要没有芸姐，我恐怕已活不到今天，得到了紫电剑出现荆州的消息，废寝忘食拼命追寻，你竟然不谅解我，天！你看看我啊！黛，黛……”

碧芸虚弱地竭力叫道：“黛妹妹，你千万不可自寻拙见，小心他再疯狂，那多可怕啊！”

如黛放声大哭，声如中箭哀猿，久久方说：“让我静一静，云哥。”

“你还怨恨哥哥么？”

“我怎能恨你？可是没脸见你，败柳残花，我恨自己，解开我的穴道吧！”

“不成，委屈你一时，等我解了芸姐的穴道，再言其他。”

他着手检查芸姑娘的穴道，一看便知，双肩井，双环跳，还有鸠尾穴，手法和点他的一样。

自解穴道是极不易之事，没有超尘拔俗的造诣，谈也不用谈，解穴倒是易事。

解穴手法多得不可胜计，各有专精，常见的有对穴震荡，穴前导引，气血冲穴，顺经迫穴，和内功解穴等多种，最常用的是对穴震荡，如欲解环

跳，必在白海穴下手方能解开，但这仅能对普通手法而言，至于气血冲穴，顺经迫穴，和内功解穴，则是内家高手所用之法，火候不够，实不可能。

这三种解穴法，功臻化境之人，还可用自解穴道，但仍须看下手之人手法轻重而定。

这与点穴手法有最重要的关联，有些独门手法最难解，像循经闭穴，逆经断脉等，没有原主化解，毫元希望，点穴法原出武当，张三丰始创三十六手，三传俗家弟子张全一，化为七十二手；四传王一瓢，衍化为一百零八手，尔后更臻神妙。

其实点穴法自古已有之，张三丰正式加以整理而发扬光大而已，武当点穴法一传出江湖，各门派也就纷纷自创手法，整理先人遗泽，故而日趋完善，为武林大放异彩，短短百余年间，这一门奇学竟然光芒万丈，遥逐乎凌驾正宗拳掌之上，成为内家门派必具之学。

逸云用的是内功解穴法，掌按在被点穴道上，以内家真力迫吸推拿，使穴道徐徐而不着痕迹地复原，绝不使人受到损害，也绝对安全，故而黛姑娘穴道一解，便可突然纵身逸走。

半盏茶时分，碧芸翻身坐起，她不管逸云，首先抱住如黛，温婉地说道：“黛妹妹，请听我说，你的云哥哥不是世俗儿女，而是个世间奇男子，答应我不再溜走，有冤屈对姐姐一说好么？”

如黛望地长叹道：“有什么好说的？唉！”

碧黛向逸云一使眼色，说道：“云弟，快解了黛妹妹的穴道。”

逸云伸手轻抚她的肩穴，穴道立开。

“对不起，请回避，让我和黛妹妹说些体己话儿。”碧芸挥手请逸云走。

逸云临行，神色凛然向如黛说道：“黛，如你另生他念，我将在这儿痛苦地以了余生，我的命运在你一念之间。”他倒退着出房去了。

如黛哭了个昏天黑地，碧芸等她哭够，方紧偎着她说道：“好妹妹，我先告诉你我们找你的经过，你再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吧。”她将自童子拜三老山转回大珠台，发现的各种征象说出，直至追踪到武昌府的事一一说了，最后说道：“妹妹，你该说了。”

如黛伤心地抽噎许久，方将前情一一道来。

在她凄切地诉说之际，碧芸不住向她打量，由黛眉到肌理，甚至探手摸索她的腰臂，等她说完，碧芸却大笑起来。

如黛好不容易断续地说完，伤心得正欲痛哭，经碧芸一笑，悲伤变成了愤怒，她一向对碧芸深具戒心，深怕她夺去她的云哥哥，碧芸一笑，她认为碧芸在幸灾乐祸呢。登时脸色一变，不悦地说道：“你笑什么？我成了败柳残花，你快乐了！”

“妹妹，你真无知得可笑啊！那三个人定然是因争风而互相残杀，三人全死，你根本就不会受到侮辱，不然你怎能平安地醒来？你自己不往好处想，却往绝路上想，我怎得不笑？妹妹，你还是个完璧，怎会茫然无知的？”

如黛哼了一声说道：“我不要你的同情，我自己岂有不知之理？哼！”

“别忘了，妹妹我是个受过百花谷百花教主陶冶的人，也是教主的女儿，对男女间事，可说家学渊源，见识广博，任何人皆难逃我的神目审视之下。你，眉紧贴而不乱，肌理细致而不够润，乳坚挺而珠坚实，细腰而臀削，无一不是处于之征，你简直无知得可笑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，我不要自欺欺人。”

“你这人真死心眼，但我仍要给你确切的实证，别害羞，我去请江大嫂来。”她跳下床，奔出房外。

不久，她请来了江大嫂，三个人在房中鬼混了许久，如何求证，外人无法知道。

许久，江大嫂笑吟吟地出房，如黛则以薄衾蒙脸不敢见人，碧芸则一手搂住她，隔着落食呢声轻语道：“好妹妹，你要再不信，可要我叫你的云哥哥来给你证实么？我就去叫他。”

如黛嗯了一声，猛地翻身将碧芸按在床内，用薄衾将她一起盖住，不容她挣扎。

如黛的功力比碧芸高得多，她也是心中快乐，未免用了真劲，碧芸怎能挣扎？

两人在被底咕咕啾啾了好半天，直至江大嫂送来饮食，两人方喜孜孜地起身整理钗环衣裙，三人在房中进餐。

这一天，她们在江家等待衣裙晾干，碧芸趁空儿将经过告诉了逸云，并传达黛妹妹的口讯，要他去找天涯孤姥的讯息，他便独自跑了一趟武昌府。

入暮时分，逸云匆匆赶回，脸色沉重，黛姑娘虽则羞答答地不敢抬头，但已看清了他的脸色惊慌地问道：“云哥，你……你的脸色骇人，怎么了……”

逸云一反往日洵洵温文的神态，俊目中神光电射，说道：“消息不好。第一，天涯孤姥今晨在玄都观力尽被擒，下落不明。第二，少林掌门丢了佛道同源金像，已向河南追踪，可能已获得了线索。第三，桃花仙子一行三人，午间火焚鸚鹄洲混江白鲤的水寨，混江白鲤与水上群寇六十四人被杀，妖妇下落不明。第四，摄魂魔君太叔权已率黑道凶魔到了玄都观，更搜寻桃花仙子和黛妹妹的踪迹，准备全力大举。第五，朗月禅师曾在武昌现身，去向不明。”

“云哥，我们……”

“今映我们到玄都观要人，必要时大开杀戒，还有，芸姐姐的行踪我已对四海游龙说出，大闹大珠台之事，他们已全部摸清，即将对芸姐姐报复，这可好，我们快准备。”

三人和江文锦夫妇一同进餐，餐间逸云要大妇俩暂时避避风头，免得时刻担心。他答应留在这儿一天，让他俩善后。

果然在次日一天中，江文锦将店面和住宅廉价顶出，带着妻子远走江西定居，买田做起庄稼汉来，从此隐姓埋名，安享田园之福。

当晚，在入黑时分，逸云临阵磨枪，将如幻步也传授给碧芸，便于自保，有如黛在旁指点以前所学的经验，碧芸也聪颖过人，两个更次居然能领悟其中奥秘，运用自如了。

三更初，三人休歇片刻，即束装结札，向蛇山展开绝世轻功，携手飞掠而去。

他们到得不是时候，玄天观这天晚上鬼影俱无，不知怎的全不见啦！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偏殿的火工道人，拷问的结果，却令他们略为宽心。

原来入黑时分，所有的人全都过江，到宏济寺聚会，据说是迎接自陕甘前来的一位名震武林的前辈，要明日午间方能回来。

至于天涯孤姥，确是被擒，她闹上了玄都观，杀了不少人，最后被围住一个时辰，力尽被捉，目下关在寺中地下刑室中，刑室的出入门户，只有

观中几位重要人物知道，可是他们都不在，欲救无从下手。

次日一天中，江文锦拾掇一切，逸云则与两位姑娘卿卿我我，细诉衷曲，如黛心情舒畅，恢复了从前活泼的本性，她像一朵鲜艳的春花，充满了蓬勃的朝气。

对碧芸，她像一个爱撒娇的小妹妹，对逸云，却又像一个顽皮的小情人，有时却又像一头柔媚的小波斯猫，昵爱地倚偎在他的怀中，在芸姐姐那儿，她总算得到了许多她永不会有人教她的女性常识与本能。

她不再恐惧碧芸，而且更少不了她啦！她自己认为，她的一生幸福，全出自芸姐姐之赐哩。

二更正，他们结束停当，正式向江文锦夫妇告别，互道珍重，不胜依依。

玄都观中，这天晚间群魔济济，紫虚阁中灯火照耀如同白昼，三山五岳的凶神恶煞全都来了。

首席上，曾经露过脸的高手中有摄魂魔君太叔权，四海游龙柏青，全真子天风，宏济和尚，毒龙掌潘志，江湖浪子印全，金虹剑左奇，和早年袭击百花谷的赤面鸠婆贾如春，乖乖！真是多，全是跺下脚天动地摇的老魔头。

江湖浪子印全和金虹剑左奇，本是武出派最足骄傲的侠义英雄，生平嫉恶如仇，是绿林恶寇的克星。怪！他们竟然也与黑道恶寇同席了。

更令人犯疑的是，崆峒的元老吕梁神鹰于鸿飞，峨嵋元老凌霄鹤罗天成，他俩人竟然不在。

不是说昨天他们到宏济寺迎接一位名震武林的前辈么？席间并不见那位前辈。

在施主接待间，内室中吕梁神鹰和凌霄鹤，正在愁容相对，似有疑难之事无法排遣。

紫虚阁中共有八席，坐了六十四名了不起的人物，绝大多数是穷凶恶极的黑道恶寇，正兴高彩烈开怀痛饮。

酒过三巡，援魂魔君徐徐拈杯站起，全真子也站起干咳了三声，鹰目一扫。

所有的闹声突静，众人正襟危坐向首席上瞧。

摄魂魔君哈哈一笑，随又脸色一正，说道：“诸位朋友，太叔权借水酒一杯，庆贺日问的喜讯。”

他举杯干了，放下杯续往下说道：“日间宏济寺之会，有些朋友未克赶到，兹借今宵盛会重新宣布敝友栗老哥的意思，我武林道中，尽管门派有别，造詣不同，黑白有异，但红花白藕青莲叶，源上原是一家，敝友鉴于武林纷争日亟，同道相争，各行所是，实非武林之福，故而早存联合天下武林，共成一家的空前盛举，可惜力不从心，一直未能如愿，合该天从人愿，终于取得武林的圣物，必将获得武林五大门派的襄助，共成一家之愿指日可期，至于所凭何物，下月初一自有分晓，敝友于近期中，行脚天下传信，请诸位先有个准备，免致措手不及，目下距公诸天下之期尚遥，待擒获那漏网的四名女妖，便各返原地，静待佳音可也。”

全真子正欲拈杯说话，蓦地四面八方响起了银铃也似的笑声，破空传来，直震众人耳鼓。

众人全都大惊，听笑声不像是一个人，声源像在玄都观之外，正是桃花仙子三女妖的笑音。

正待所有行动之刹那间，正南窗台之上，幽灵似的现出了三个人影，无声无息突然现身了，但那朗朗娇笑，仍在四面八方飞扬震荡。

窗台上的三个人，中间那人正是逸云，他一身墨绿月白如意领劲装，背剑挂囊，火光下，温文儒雅的外型中，散发着无形的英气，端的是风华盖世，气宇超绝。

他的右面，是身穿同色劲装，美艳丰盈的碧芸，她那令人心弦狂振的服体，像一团烈火，虽则她穿的是代表和平恬静充满生机的绿衣。

右首，是个儿稍矮的如黛，一身黛绿同样闪闪生光，她的美又是不同，小腰儿特细，衬得双峰怒突，虽没有碧芸丰盈，但更令人陶醉。

大多数人认得如黛，她不正是那任意滥杀的女妖么？正是被擒的老太婆的同伴吗？少数人认得逸云和碧芸，全吃了一惊。

三人没事人似的，一字排开，根本不理厅中人的惊叫，委实大胆，如黛小嘴儿一掀，向逸云说道：“讨厌死啦，那泼辣货！她们又来捣鬼，等会儿你得替我出气，听，笑得有多难听？”她是指桃花仙子。

“好妹妹，等会儿再说，先办我们的事……”

有个冒失鬼在叫道：“呸！什么人？好大的狗胆，滚进来！”

逸云看他们人多，需先吓他们一跳才行，他突向那人一指，笑道：“你给我爬下，叫什么？”

那家伙真听话，叫爬下就爬下，而且撞翻一张椅子，爬下就不起来啦！

相距三丈有奇，会指风打穴的内家高手，不过能及一丈以内，三丈确是少见，他用上了天心指，内力登峰造极的他，有此成就并非异事，可把众人镇住了。

知道逸云了得的人，是四海游龙、全真子、宏济、毒龙掌、江湖浪子和金虹剑。在大珠台摄魂魔君并未与逸云交手，但他也知道这小子不好惹。

唯一毫无所知的是赤面鸠婆，她对两位美绝天人的小妮子，天生就有反感，早已跃然欲动，她蓦地厉叫道：“待老娘收拾那两个鬼丫头。”她去取倚在桌旁的鸠首杖。

她不叫倒好，这一叫叫出祸事来了，碧芸对毁家杀父的仇人面貌，早在乃母口中知道得十分清楚，而且牢记在心。赤面鸠婆那丑恶可怖的脸孔，随声出现在眼前，灯火下看得十分真切，不错，正是这老妖怪。

姑娘只觉热血沸腾，目毗若裂，粉面上杀机怒涌，蓦地厉声戟指大喝道：“老妖怪，你可是赤面鸠婆贾如春？”

老妖婆怔了一怔，大踏步向这儿走，用泉啼也似的唬人嗓子，阴森森地说道：“你倒知道老娘的名号，确不是等闲。”

姑娘倏然拔出龙渊剑，凄然大叫道：“爹爹，女儿又找到一个仇人了，愿爹爹在天之灵佑我。”她正作势纵下厅中，逸云已叫道：“芸姐，等会儿，我开道。”

叫声中，他跃下厅里，舌绽春雷大吼道：“让开！挡我者死！”双掌一分，罡风发如狂飚，飞旋向下疾掠，像一股旋风卷到，如山暗劲激荡，从窗沿直卷向厅的中间，所经处，人潮急退，杯盘桌椅洒菜汤汁，被狂风所刮，四面激射散飞。

有自认不凡的人，不服气拔兵刃或者出拳递掌的，全得大吃苦头，叫号之声乍起，只一瞬间八桌盛筵去掉四桌，空出一截大厅。

逸云在中间一站，向两姑娘招手，两女飘然而下，龙渊紫电双剑一分，

左右分立，光华与紫虹耀目，剑气森沉迫人肤发。

碧芸厉声叫道：“老妖婆，十八年前的帐你该还了。”

这时，另四桌酒席已纷纷下撤，恶寇们全撤下兵刃三方合围，八名首脑并排在对面分立。

赤面鸠婆越众而出，鸠首杖一指，厉叫道：“小妖精，老娘欠你什么帐？”

姑娘风目喷火，叱道：“大雪山百花谷之债，你怎忘了！老妖婆，你末日到了。”

赤面鸠婆吃了一惊，鸠首杖颓然下垂，所有的人，一听大雪山百花谷六字，也都大吃一惊。

逸云心中暗暗叫苦，这妮子一揭底牌，日后报仇之事，困难多矣！但姑娘在盛怒之际，他不愿阻拦。

赤面鸠婆变色地叫道：“你……你是百花教主？”

“那是家母，你该纳命了。”她一说，四周哗然惊叫。

“小妖精米粒之珠而已，老娘先毁了你这百花教余孽。”

赤面鸠婆说完，腾身抢扑，鸠首杖风雷大作，扫出一招“横扫千军”。

逸云晃身扑出道：“迟则生变，交给我。”

“不成！我要亲手杀她。”姑娘叫，光华似电，扑入如山杖影之中。

逸云只好退回道：“用如幻步，小心了！”

厅中宽敞，尽够施展，赤面鸠婆功力深厚，凶猛如狮，暗劲潜流直荡得两侧的人存身不得，纷向厅后撤。

碧芸报仇心切，龙渊剑涌起朵朵光华，八方抢攻，奋勇狂扑，精奇秘奥的如幻步神出鬼没，弥补了她功力之不足，拼了个平手，加以龙渊剑在手，胸前藏有伽蓝三宝之一的舍利珠，她根本不惧由杖中所发的如山内劲，占了天大便宜。

“咱们快上，收拾他们。”毒龙掌大叫，他丢掉一耳，把逸云恨之切骨，这时人多势众，再不动手还待怎地？

全真子阴沉沉地说道：“地方太小，上去亦是枉然，不要紧，他们走不了。”

逸云看碧芸还能支持，用传音入密之术向如黛说道，“黛，你留意些儿，我将他们拦住，找他们要人。”

她温婉地说道：“哥，小心啊！”

逸云含笑向她点头，只一闪人已失踪，由杖影剑光中腾空飞越，落在对面，刚好将舍死忘生拼斗的一对，截在身后，阻断贼人加入的去路。

毒龙掌见人影一落，呼呼两声劈出两掌。

“你找死！”逸云冷冷叱喝，一掌扔出。

“啪”一声巨响，劲风四散，腥气四射，毒龙掌连退五步，幸而有背后的人将他抵住，“哇”一声他喷出一口鲜血，脸色铁青，转身蹒跚地走了。

一掌便将宇内闻名的毒龙掌击伤，可把其余的人吓得急忙后退。

全真子变色地叫道：“华施主，你是武林三杰四海狂客之徒，并承受了天心大师的衣钵，该是顶天立地的侠义英雄，因何竟与宇内淫名四播、武林不齿的妖妇往来，不怕沾辱了令师的清誉么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逸云暴发出一阵狂笑。

厅外，银铃似的朗笑再度飞扬。

同时，玄都观西北庭殿之间，喊杀声与呼号声大起，惨厉的号叫动人心魄。

正殿中，金钟玉简之声大鸣，直冲霄汉，响彻行云。

全真子脸色大变，他举手一挥，金虹剑洲江湖浪子转身下楼，武当的弟子全走了。

他问道：“华施主，你笑什么？有何可笑？”

“哈哈！我笑你双目如盲，枉自白活了这一把年纪。”

“你胡说八道！有何根据？”

“百花教主以色易艺，固然名节有亏，但她却不曾害人，你怎能责她过深而不反躬自问？仅责怪一个女流，太失公允了吧？她改邪归正重新做人，侠义道的人宽恕了她的过错，反而黑道的畜生们不放过她，致令她家破人亡，含恨偷生十八年，你说，她可是万人唾骂的淫妇？你不让她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么？”

他说至最后，声色俱厉，续说：“绿衣剑客的遗孤重出江湖，誓雪亲仇，所行所事可质天日，你怎敢血口喷人，污辱她是个妖妇？你说！”

全真子语塞，但仍信口说道：“你的同伴都不是好东西，那扫云山庄的泼妇杀人如麻，桃花仙子更是罪不可恕，天人共愤……”

“住口！周姑娘所杀之人，死有余辜，桃花仙子与华某无关，前晚华某就被她所擒，你简直无耻已极。”

“每次闹事都有你们，分明故弄玄虚，事实上却是同路。”

“好个故弄玄虚，你可得还我一个公道。”他神目异彩倏现，跨前三步。

全真子退后一步，扬剑叱喝道：“你想怎样？”

“怎样？哼！放出与周姑娘同来的老婆婆，今后不许过问华某之事。不然，哼！华某要大开杀戒！毁了你这龟巢。”

“小辈，你狂够了吧？”摄魂魔君开口了。

“大珠台的漏网余孽，你配在华爷面前说话？”

一测跨出一个黑凛凛的大汉，用巨雷也似的嗓门吼道：“小子，凭你对盟主的态度，该死上一千次。”

逸云轻蔑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我看你真该死上一千次哩。”

“普中三奇的老三，云中雁索健，你别狂，索爷先活劈了你。”

他踏前三步欺近，大吼一声劈出一掌，蒲扇大的巨掌，像是开山巨斧，罡风凛凛，好一招辛辣凶猛的“雷劈三山”。

逸云屹立不动，第一掌是风一着体即自行逸散，第二掌一到，他突然踏前两步，左手发如电闪，穿透劲风神奇地一扣，已将对方的脉门抓住，向后便摔。“叭”一声脆响，右掌已同时掴中云中雁的左颊。

云中雁轻功确是登峰造极，鬼魅似的顺势向前疾飞，快得令人难以分辨，直向杖影剑芒处射去。

激斗中的碧芸和赤面鸠婆，正在做生死须臾的拼搏，云中雁来势奇疾，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，杖影一旋，剑花骤吐，两人都以为对方来了帮手，本能地挥刃猛袭。

在血雨飞溅，骨肉四散中，云中雁变成了碎块，断肢残骸散飞各处，惨不忍睹。

逸云目中冷电一闪，厉声道：“全真老道，你说吧，人放是不放？”

“你把武当派看扁啦，少年人。”老道也倚仗人多，口气一变，说完嘿嘿

冷笑。

“一群土鸡瓦狗，如此而已，要放人，华某拍腿就走，要不放，玄都观大劫临头，老杂毛，你只消说放，或否。”逸云声色俱厉，逐步欺近。

太叔叔吼叫道：“别拖了，咱们动手。”

响起一声奇异的剑啸，令人闻之心向下沉，气血一窒，太叔叔掣下了霸道的摄魂剑。

剑身中有三个小孔，孔中，以天琴蛇筋，可以发出奇异的啸声，迷人神智制人死命。

魔音一起，他身后的人纷纷后退，功力稍浅的人，早已一溜烟下楼回避。

金毛吼叱喝一声，弧形长刀一领，作势前扑。

全真子长剑斜指，剑诀徐引。

四海游龙一挫钢牙，错步出剑。

逸云一看四种兵刃，全是绝壁穿洞的神物，双手一挥，右伽蓝左伏鳌，伽蓝无奇，伏鳌则晶芒三尺，光华夺目。

暴喝乍起，四个顶尖儿高手挥刃直上，剑气排山倒海似的丝丝锐啸，万点寒星飞射。

“呛郎郎”剑鸣震耳，四个人被迫退了三步。逸云神色泰然，一剑振出朵朵剑花，布成一道褐色剑幕，将四般兵刃震出，冷笑道：“你们真要迫我大开杀戒么？”

四个高手全吃了一惊，四把神刃没将一把木剑削断，本就够他们心惊了，而合四人浑雄的摧山潜劲真力，仍被人一剑封迟，岂不骇人听闻？江湖中能接下他们四人联手合攻之人，也许有，可是确没听说过。

楼中地方太小，施展不开也是原因，假使在空旷之地，四人也许会取得优势，摄魂魔君剑上所发的魔音，对内功修为深厚的人并无大碍，对逸云根本不起作用，反而影响了自己的同伴，他叫道：“小辈，咱们楼下广场见。”

逸云他不能离开，冷笑道：“华爷一向不受人左右，你给我滚！”声落，伽蓝剑攻出一招“慈航普渡”，向四人攻去，这是伏魔慧剑的绝着。

四人比喝一声，四刃齐封，剑气飞腾，魔音厉喝。

褐影漫天彻地而至，飞腾扑击如神龙舞爪，剑气迸裂之声震人心魄，阵阵剑吟令人心脉下沉。

四人连封五剑，退了两步，总算将退势稳住。

“再接着！”逸云大喝一声，欺身猛扑，剑势如长江大河，滚滚而出。

四位高手略向左右微分，奋起拼命，刀光剑影星飞电射，狂野地立还以颜色，双方都用上了全力。

摄魂魔音发挥了最大效能，在后面观战押阵的人，剩下不足十人，其余的全见机溜了。

受影响最深的是碧芸，她的功力尚差，起初凭如幻步和舍利珠之助，与功臻化境的赤面鸠婆扯成平手，已是十分难能可贵，经魔音一搅，心神倏乱，败象立显，被老妖婆一连三记狠招，迫退了丈余。

如黛风目始终不离两人身影，见状大急，她吸入一口气抱元守一排除魔音，一声不吭挥剑而上。

她已看了许久，智珠在握，但见紫电飞射，人如飞凤凌空狂舞，剑似神龙幻化腾跃。

扫云山庄的“飞龙剑法”为武林一绝，独步江湖，世所罕见，她一出手，便是夺命绝招“天龙行雨”，向下泻落万道紫虹。

老妖婆嘿嘿狞笑，招出“万丈波涛”，鸠首杖向上疾翻，卷起一阵狂风，杖身飞旋之际，倏忽地暗吐无数杖尖，向上急迎。

碧芸怎肯放松？龙渊剑向下一沉，人似幽灵飘荡，贴地攻出一招“步步生莲”，这是她母亲以色换来的少林达摩剑法中的一招，每进一步，就吐出一朵剑花，步法极快，但见光华朵朵上涌。

在上下夹击中，赤面鸠婆仍毫无惧色，可是紫电下射的刹那间，鸠首杖杖头片片飞裂。她心中大骇，正想将杖中的歹毒玩意射出，下面的碧芸已经攻到。

老妖婆临危不乱，鸠首杖接收，拦腰点足向侧急飘，杖首突然攻向碧芸。

碧芸心思灵巧，她向侧横飘，信手挥出一剑。

剑过无声，剑痕累累的杖首，断掉一尺有余，杖中的玩意已经失败。

她总算了得，双足一沾地，不等两女追到，向窗外飞射逃命去了。

“哪儿走！”如黛和碧芸同时叱喝，跟踪掠出。

楼高近七丈，紫虚阁是玄都观最高的建筑，她们出窗之处是三楼的南面，下面正在杀声震天，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昼。

论轻功，如黛的“流星电射”傲视江湖；她自小根基扎得极佳，更为杰出，不然怎配称“九天玉凤”？

按理，她绝术会让老妖婆逃出视线之外的，可是不然，老妖婆诡计多端，所谓人老成精，她早打定脱身主意，足一勾二楼伸出的飞檐，身躯向下坠，并不向下落，却贴着据下射入二楼之内，隐没在黑暗之中。

如黛追得最快，她凌空飞檐而下，只一眨眼间，便落下最下的一层飞檐，早已不见了老妖婆的踪迹。

下层飞檐下是走廊，座外是广场，广场人四周火把熊熊，七人一队七剑齐挥的无数老道，正穿梭也似的游走，将桃花仙子高唐神女和崔萸困在中间，杀声雷动。

三女妖功力虽高，但落在武当众道的剑阵中，显得十分吃力，三人分为三处，首尾不能兼顾到。

地下血迹斑斑，可是不见尸体，阵势正变化万千地推动，但见一队队老道进退徐疾皆令人莫测，剑芒如狂涛怒涌，慑人的剑啸尖厉刺耳，漫天彻地的剑影支支直射三女全身要害，每一支剑都似乎沉重如山，三女妖连招架也感吃力，更不必说反击了。

如黛和碧芸只道老妖婆已躲入人丛中，向下急落。

她们一沾地面，糟了！左右两队老道，突向这儿一抄一圈，最前面也有一队老道回身攻至，二十一枝长剑以六合归宗的方位，每人的剑略向左斜，一振一掠，自右向左斜攻而至。

两姑娘娇叱一声，同时挥剑疾封。

响起龙吟似的剑啸，怪！吹毛可断的龙渊紫电，似被一股浑雄而奇异的劲道所震，让每一枝接触的长剑错滑而过，竟然不能将他们的剑削断。

而其余的剑已经光临身后和上下，她们只好以神奇的如幻步，在阵中游走，忙着应付四面八方绵绵不绝攻来的剑影，陷入阵中再也不出来了。

如黛将老妖婆追出楼中，楼上更宽敞了，另十名凶神恶煞同声断喝，

由左右掠出，截住逸云之后，各挺兵刃怒叫如雷，加入抢攻。

逸云火起，蓦地一挫钢牙，暗说：“看来不大开杀戒，定难如愿啦！”只见他神目寒芒电射，右手剑幻化万千褐影，左手剑诀不时急点。

这一瞬间，攻上的十名悍寇中，有五名发出凄厉的尖号，口喷鲜血踉跄而退，有三名已被天心指点中心窝，“噗噗噗”先后倒下了，另两人骇然急退，脸上色如死灰。

身后威胁一解，他全力向前进迫，一剑挥出一道剑幕，迫住右方的全真子和四海游龙，左手指急点金毛吼，暗劲破空疾射。

金毛吼知道厉害，低头侧掠，一刀斜挥。“铮”一声清越刀啸，长刀向后急荡。

金毛吼只觉由刀上传来的奇大震力，将身躯带得旋了半圈，长刀几乎脱手，整条右臂发麻。

“你也吃一记天心指。”逸云叱喝，天心指攻向袭来的摄魂魔君太叔权。

太叔权功力比金毛吼高得多，但他也不敢硬挡天心指，摄魂剑划了一圈半弧，挫腰斜进，指劲剑锋一触，“嗡”一声剑向后一荡，他功行右臂，一转腕，剑尖疾降，身形抢进，反手便挥出一招“狂风扫叶”。这魔头到底高明。

“有你受的。”逸云说。右手剑仍封住两把剑，左手虚空向下一掌按出。

掌出无声，暗劲立至，太叔权只觉剑势倏顿，一股其冷彻骨的寒流，以先可抗拒的力道袭到了。

他心中大骇，叱喝一声，左手剑诀变掌，倾全力一掌推出，罡风排山倒海向前一卷。

逸云冷哼一声，连拍三掌。

太叔权已运功护体，摄魂剑振出朵朵银花，形成一道剑墙，左掌也叫足真力拍出，先天真气全力骤发。

岂知这次他上当了，逸云这三掌突变阳刚之劲，无比炽烈的千钧热流突破了剑网，化去拍来的掌风，向太叔权迎面压到。

太叔权只觉令他肌肤像要烤焦的无穷强劲压到，气血沸腾，浑身如掉在火炉里一般，他直觉地感到护身的先天真：气，正被热流烈劲以如汤泼雪似的声势，击得逸散消失。

他经验老到，知道要糟了，赶忙放松全身，向后飘退，以剩余的先天真气护住心脉，保命要紧。

他借劲后退，不能说不快，但见褐影一闪即至，他左肩一塌，好险！肩井穴保住了，但丢掉了肩外侧一块皮肉。

这一连串的急剧变化，快得令人肉眼难辨，逸云见老魔竟能逃出手去，也是心凜，猛地大吼一声，伏魔慧剑的绝着“万有俱寂”候出。

这一招在伽蓝剑上发出，虽没有龙渊剑来得霸道，不能将袭来的兵刃加以摧毁，但他内力通玄，修为已臻登峰造极之境，即使是一根树枝软草，也令人无法抗衡。

褐影飞旋刺搏之中，四个老魔向四方暴退，他们的功力也够浑厚，剑网一触褐影，四把神刃未被击毁；无穷劲道将他们震得随剑而飞。

“哗啦啦！”一阵暴响，两侧卍字窗格被他们撞破了四扇，像断了线的风筝，飞跌楼外去了。

逸云这才发现，伽蓝剑不惧任何兵刃，但却无法伤得了千古神刃，是

自卫的好剑，威力却无法震慑一流高手。

天心大师一生未用此剑伤人，道理在此，因他是确守佛门戒律生性慈悲之人，一生行谊弘范足式，除了自卫，别无所需，亦无所求，伽蓝二字，可作护法解，要想开创伟业，护法是不够的，以伽蓝剑运伏魔慧剑，绝不会令人满意，而且是一种浪费。

他一声长啸，收剑入鞘，换了伏鳌剑，由南窗追踪慑魂魔君而下。

他飞射出窗，半空中心中一震，下面广场中，桃花仙子三人全都岌岌可危，而碧芸和如黛一东一西，陷入重重剑影之中，剑阵的威力，已发挥了石破天惊的奇奥神异功能，像一阵阵暴雨狂风，向她们猛烈地疯狂袭击。

两位姑娘浑身大汗如雨，已是心力交疲，全凭那神奇莫测的如幻步救命，生死在须臾之间。

尤其是碧芸，她功力既逊于如黛，如幻步又是现学现卖，更是情势殆危。

逸云已看出危机，不由狂怒，他发出一声沧海龙吟似的长啸，声传十里外，凌空如苍龙下扑，伏鳌剑的三尺晶芒，在火光中像是火焰飞腾，向下疾扑碧芸身畔。

人将落向众人头顶，他猛地怒吼道：“不退者死！”

火光是红色，三百余名老道也全是火红色道袍，往下看，但见一大片火海飞旋奔腾，和万千银芒八方飞射。

叱声一到，三尺晶芒幻化丈大光幕，下面七名老道变成二十八段，血肉横飞，光幕向左一旋碧芸最感威胁的右翼压力，立告瓦解，光幕过处，不闻惨叫，但见头滚剑飞。

“芸姐，随在我身后。”逸云轻喝，光华疾转，七名老道剑断腰折，重围尽解。

芸姑娘行将力尽，啸声传到之际，她精神大振，光华扑到，她的龙渊剑威力突增。

“云弟，找黛妹妹。”她叫。

“跟我来，黛妹妹在东面天玑。”

光华所经处，波开浪裂，剑飞掌拍，似乎地动天摇，任何袭到的奇异怪劲，不是被剑芒振散就是被奇寒奇热的劲道震得八方逸飞。剑芒过处，但见血浆如雨，掌劲一发，人体翻飞，冲出一条血路，好一场残忍的屠杀。

奔正东必须经过天枢，天枢有七七四十九名老道，正困住筋疲力尽的崔萸，逸云和碧芸冲到，首先遭殃的是七名老道，剑荡掌拍天枢立告瓦解，整座七星倒旋大阵失去了主宰。

“谢谢你，华哥儿，杀啊！”崔萸喜极大叫着，剑光一闪，她身畔的两名老道突地腹裂肠出。

“谁要你谢？别跟着我们。”逸云叫，向东便闯。

七星倒旋大阵每一星座本身，也是一座北斗，自身也可独自为战，而每一座北斗，又化出七座北斗，同样可以运用自如。天枢星座虽然被毁，整座大阵凌乱，但每一星座自身各自为战，威力仍然奇大。

崔萸怎能不跟？她真力将竭，再拖不了片刻，她发出一声娇笑，刺倒两名老道，跟着碧芸便走。

天枢的左前方是天权，逸云知道阵势，本来可以不经天权而过，直接可以攻向天玑，那儿方是形势殆危的如黛，正在凶险地出生入死拼命自保。

可是由不了他选择，在他飞越中间空隙之际，天权星座的最后一组摇光七道，恰好滚滚涌到，刚好将碧芸和崔萸截住。

而天权位中，桃花仙子正在左冲右突，她情形略佳，可是亦仅堪自保。

这一瞬间，天衡星座迫着高唐神女，正向天极左方一卷而至，剑影如山，风雷俱至，好不凶险！

碧芸被截，心中大急，娇比一声，攻出一招“寒梅吐蕊”，百花谷的梅花剑法中的绝招，猛攻袭来的七支长剑。

随着娇叱声，龙吟似的剑啸悠扬，火花四溅，七支长剑不但未被龙渊剑所毁，反而一涌而至，把姑娘迫退五步，身后的天衡星座已经旋到，七支长剑闪电似的攻到她的后心，好险！

逸云一声叱叫，立刻转身掠到，虎吼一声一掌横拍，右手伏鳌剑洒出一道光环，闪电似的射入阵中。

在血雨飞溅人头滚跌中，响起“叭达叭达”的闷哼，那是被掌震毙飞掷三丈外的声音，这一冲错之下，十丈内成了人间地狱，天权天衡两个星座似被龙卷风所袭，立即瓦解冰消。

“不怕死的尽管上！”逸云大吼，右手剑一挥，又毙了两名老道，他抢近碧芸，喝声“走！”向东便冲。

“还有我们，杀！”桃花仙子三人已经会合，声势大振，三支青芒暴射的宝剑，四方飞射，紧蹙逸云之后，也向东面闯去。

逸云舌绽春雷大吼道：“黛妹妹，向北攻！”

北面残余的天权座已经伤亡大半，无法应援，算是最弱的一面，而正南一面，天旋座四十九支长剑正发动攻势，呼应天玑座，正碰上了逸云。

“狗东西，你们该死！”逸云大吼，身剑合一射到，径丈大的光环向前化出无数小圈圈，人逢人死，剑触剑折，左手掌指并施，当其冲者立死。

身后的碧云和桃花仙子三女，已经看出便宜，同时娇比一声，攻向如黛身畔，在正北前后夹击，但见尸身跌仆，断肢四射。

五个女人一会面，老道们惨矣！她们被阵势分别隔开，几乎力竭就擒，把老道们恨得牙痒痒地，这时机会一到，复仇之火似燎原，五头雌老虎一发威，那还了得？

先前老道们不声不响，死伤时也不动容，但这时阵势已经不可收拾，七个星座只有两个完整那就是开扬和摇光，这两个星座正如狂风似的自西涌到。

地下不知到底死了多少人，铁石人见了也会惨然变色，众老道全都心惊胆裂，渐渐地不安稳了，同声惨叫起来。

武当的弟子们，死伤惨烈，全真子只觉热血攻心，心中大痛，他和逍遥道人正在台阶上指挥阵势移动，江湖浪子和金虹剑已经补入剑阵之中，生死莫卜，四周高擎火把之人越来越少，他们也不时补入。

可是阵势瓦解得太快，一团糟，大势去矣！已经无可挽救啦！

而那些黑道的好汉呢？武当的剑阵他们不会，插不上手，逸云的神勇更令他们毛骨依然身上直冒冷汗，要他们上前拼命，那是不可思议的事，才不干呢。

起初他们在太叔权的率领下，在正北分开戒备，要等闯出阵中的死鱼，可惜没有机会让他们捡。

时间一久，不可收拾的局面已经不容人再怀疑了。不奸不毒，就不够

资格处身绿林，当然不能说绿林中全是些杀才小人，至少太叔权就是个狠毒枭雄。

他凛然招来几个首脑，沉声说道：“桃花仙子之事，我们暂且搁下，那扫云山庄的小丫头，有华逸云这小狗在，我们无法擒她，且派人盯住她暗中下手，目前我们快脱离此地，尽速赶往熊耳，执行原定计划，会合西路群豪，先毁扫云山庄，再入秦参与栗老的结盟大会，这里的事，由他们名门大派处理。”

有一名悍贼接口道：“八月中秋结盟之事，五大门派非参加不可，将与我们称兄道弟，我们一定，日后脸上岂不难看么？晚辈认为……”

“认为怎么了？算了吧！即使咱们上，亦是送羊入虎口，连栗老也教那小子赶得望影而逃，咱们更不成，好在结盟之期不远，栗老已将几位异人请出，这小子再横，也逃不出栗老之手，咱们走！”

在危急中，绿林好汉们悄悄地撤出了是非之地。

全真子正待下令全观的人作生死一拼，他形如疯狂，浑身抽搐，手中宝剑徐徐举起，他要作孤注一掷。

突然，他身后传来凌霄鹤沉重的语言说道：“天风道友，你不能枉送他们的性命了，这后生不仅有神刃相助，功力之浑厚世所罕见，驱羊搏虎，智者不为，未来劫难尚多，五派存亡续绝的时辰行将到来，为贵派留分元气吧。”

全真子像个泄了气的皮球，厉吼道：“撤阵！”

金钟再鸣，凄切的余音在长空中震荡不已，广场中人影飘摇，徐徐四散。

眼看场中的满地尸体，和渐渐隐逝的火光，全真子“哇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长叹一声，强抑心头酸楚，说道：“武当的声誉，在短短的两旬中，荡然无存，我……我怎对得起祖师爷！”

逍遥道人愤愤地说道：“当年祖师爷借故返隐，以避皇室之人扰乱清修，借假死远走天下，将绝学传于四明，今大劫将临，本派已临生死存亡之秋，四明旁支相信不会坐视无睹，弟子愿走一趟四明，敦请松溪师伯火速前来援手。”

全真子怆然说道：“当年祖师爷在四明传艺，将玄门几种绝学尽传四明子弟，武当山反而未得真传，故而第三代祖师爷全一，即对四明旁支心怀忌恨……啊！我不该说的，四明旁支传至张松溪，玄门罡气天下无敌，四明山的同门，每人都有超人的造诣，他们与世无争，修真养性，不受朝廷奉养，不问江湖是非。他们，唉！不会来的，尤其近年来，武当门人太多，良莠不齐，每为世人所通病，以俗家直系四祖王师伯来说，竟也立自门户，绝口不谈武当，岂不可叹？”

“乞师叔赐弟子前往四明，恳求松溪师伯援手，在此存亡续绝之秋，意气之争是不必要的，俗语说，兄弟阅于墙，外御其侮，松溪师伯怎能眼看武当基业毁于一旦？”

凌霄鹤突然插口道：“天风道友，此事大为可行，松溪真人不为武当所正式承认，自然不受佛道同源像所驱策，如能请得他来，大事定矣！”

吕梁神鹰也道：“据说松溪真人与南海风雷僧的一个俗家弟子，两人的交情不薄，风雷僧的两个亲传弟子失踪了数十年，他那俗家弟子仍然健在，如得他们出面，大事偕矣！”

江湖浪子也突然插口道：“俗家四祖虽然仙逝多年，但他老人家的传人

金陵大快庄幼侠，龙宫湖夺魄金环李玉奇，均与弟子有交情，弟子愿往金陵一走，顺道将李玉奇一并请来。”

全真子沉吟半刻，庄严地点头说道：“此际存亡关头，我也顾不了许多了，你们去吧，日后掌门责怪下来，我一身当之，记住，务必于八月十五日前，赶到太白山斜谷关会齐，是否能请来你们也必需赶到，为师门尽力。”

“弟子立即启程。”两人行礼退下了。

这时，广场中又起了巨变，逸云和桃花仙子双方剑拔弩张，大有一拼之势。

全真子向凌霄鹤和吕梁神鹰道：“在结盟大会之后，恐怕这小后生将是那老魔第一个欲拔除的钉子，只怕我们也得无辜丧生在他的剑下。”

凌霄鹤默默地点头，吕梁神鹰也叹口气说道：“怎么不是？大珠台群魔大会是被他捣散的，老魔第一次失手，认为是天下第一个劲敌，不诛去他，老魔怎能安心？势必驱策我们出手，假手五派门人杀他，遭殃的当然是我们，如果是两败俱伤，老魔才正中下怀呢！”

凌霄鹤沉声道：“我该告辞了，八月十五太白山见。”

他和吕梁神鹰一同告辞，联袂下山而去；

逸云和桃花仙子怎会起了冲突的？

原来钟声一起，阵势立散，所有的老道全都四散，四周持灯球火把的人，也逐渐散尽。

五个女人正杀得痛快，剑阵一撤，始们仍要追杀，却听逸云沉声喝道：“不可滥杀，先办正事。”

两位姑娘闻声收剑，正欲纵回逸云身边。如黛离逸云最远，碧芸恰在桃花仙子身前，她真力已耗去九成，耳目不够灵敏，不知桃花仙子就在她身后，她刚收剑入鞘，突觉肋下章门穴一麻，向后跌入桃花仙子怀中。

“妖妇，你想怎样？”逸云大喝一声，飞扑而前。

如黛娇叱一声，也掣剑飞扑而上。

“铮！”

一声清越剑啸，高唐神女的神刃，从左截出，两人各退三步。

“慢来！听我们说。”高唐神女媚笑着说，重新将如黛的去路挡住。

“小冤家，你要扑上，本仙子先教你的心上人吃苦头，不信你试试？嘻嘻！”桃花仙子得意地笑，挽着碧芸往后退，一只玉掌按在姑娘的胸前。

“你这鬼女人，卑鄙可耻！你想怎样？”逸云破口大骂，但也不敢不止步。

“想得可多哩！前晚被你侥幸脱身，遗憾之至。”

“别废话！你究竟有何居心，老与我作对？”

“小冤家，你是真不知呢，抑或装傻？”她逐渐走近，眉花眼笑，荡笑连连。

“见你的鬼，桃花谷的债咱们已清……”

“谁给你算债了？天下间竟有你这种迷糊蛋！小冤家……”

“呸！你胡叫什么？你不害羞，小爷可听不入耳。”

“听不入耳也得听，要不听就拉倒，悉从尊便。”

逸云乘他说话之际，突然向前闪电似扑到，虎爪疾伸，来势奇疾

“你不听话？不要她了么？”桃花仙子也不慢，向侧一闪，左手在姑娘怀中一探。

“哎哟！妖妇你……你……住手！”碧芸尖叫起来。

逸云突然止步，厉声道：“妖妇，华某耐性有限。你真要迫我发疯么？”

“除非你不爱你这宝贝心肝小妞儿，本仙子不在乎你疯不疯，老实说，即使你不要她，你也追不上我，虽则你的功力比我稍胜半筹；”

一旁的如黛可不像逸云好说话，她突然一剑挥出，想夺路抢进。

高唐神女比她更快，媚笑着连攻五剑，一面说道：“小丫头，你可不能冒失，我们对你们并无恶意，而且有利无害，你要闹，准有天大麻烦。”

如黛怎肯听她？紫电剑矢矫如龙，狂野地飞腾扑击，连攻八招，急逾电闪。

桃花仙子说道：“小冤家，你最好叫小姐儿停手。”

逸云无奈。只好叫道，“黛妹妹，且听她们说些什么。”

桃花仙子以讽刺的语气说道：“唷，好亲热，这才像话。”

逸云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我给你片刻，你要再噜苏，休怪华某不顾一切。”

桃花仙子仍毫不在意地说道；“别发狠，对你我都没好处。”

逸云确是火了，厉声骂道：“你这老泼贱，不要脸的贱淫……你耽搁华某天大的救人大事，我和你拼了。想用人质挟持我，你在做梦。”

梦字一落，伏鳌剑脱手而飞，夺月光华发如奔电，飞射挥剑紧迫如黛的高唐神女。

桃花仙子惊叫道：“二妹，躲！”

高唐神女花容失色，猛地向侧扑到，贴地飞射三丈外，正想再起，可是彻骨寒流已临背心。

她惊得三魂离体，一剑反扫迫到的晶芒，并脱手扔出，左手一登，身躯向后反退，又滑出丈余。

这一瞬间，五朵桃花和青芒暴射的宝剑，被伏鳌剑全行震碎，晶芒矢矫如龙，在半空划一半弧，飞回逸云手中。

桃花仙子脸上变色，她打出五朵桃花，想将晶芒击落，岂知一触剑芒便成粉碎，剑仍飞回逸云手中，她能不惊？脱口惊呼道：“以气驭剑，人间绝学……”

声未落，逸云已狂地扑到，虎目睁圆，咬牙切齿，他脸上肌肉不住抽搐，晶芒电射而至。

桃花仙子大骇，挟着碧芸向侧疾闪，她叫道：“你要拼命？我先毁你的心上人。”

逸云停在她身前丈余，咬牙切齿地叫道：“你下手，华逸云要不将你三人剥光尸体传展江湖然后挫骨扬灰。从此改姓埋名。你这无耻贱人，华逸云不追究前晚暗算之辱，在七星剑阵中为你们脱厄，你仍如此对待我，你还有人性？你还算是人？简直猪狗不如。”

他说着说着，俊目喷火，面色可怖，挺剑一步步逼近。

桃花仙子大骇，一步步后退，其实她确是没有恶意，没想到她这种游戏风尘的行径，引发了逸云的怒火，年轻人血气方刚，修养有限。在忍无可忍下，任何后果都不会会计及，翻天覆地亦在所不惜，那可真令人恐怖啊！

她一见他恨极发火，突然理智全失，任何威胁也不可能使他动摇，不由心中暗叫糟了！但她仍然说道：“逗你玩的，你怎么认真了？你……”

逸云不理她，咬牙切齿向如黛厉叫道：“黛，高唐神女交给你，先斩下她的双足，我先对付崔萸。”

他手中剑徐扬，晶芒吞吐，作势要向崔萸飞掷。

“哪儿走！”如黛厉叱，紫电剑将赤手空拳的高唐神女罩在圈内。

崔萸打一冷颤，惊骇地向桃花仙子身畔退。

在伏鳌剑行将脱手的瞬间，桃花仙子急叫道：“住手！听我一言。”

逸云虎目厉光像冷电寒芒，沉声说道：“没有说的必要了，三条命换一条命，还有你桃花谷三百余名淫妇，全得死！让你们活着，天理何在？华逸云对你恩义俱在，你仍如此对待于我，可见你已经不是人，我要看你的素女玄牝吸髓功，在天心指断脉封经之下，到底能应付世间多少男人，然后再将你挫骨扬灰。”

“你先冷静，听我说……”

“你别妄想再用什么空灵暗香，和什么桃花春雾等玩意图侥幸，小爷早已有万全准备。告诉你，千毒老怪已死在雪峰山，他那歹毒的玩意比你厉害得多，小爷也不在乎，前晚小爷没想到你会狼心狗肺暗算于我，被你得手，今晚你，哼！只有自食其果，你准备了。”

他左手一扬，无数谷粒像一阵暴雨，发出刺耳尖鸣破空飞射，向桃花仙子和崔萸猛袭。

他这一着似已有破斧沉舟的决心，因为毫无疑问，谷粒也定然可以击中碧苦姑娘，似乎他被激怒得不顾一切了。

谷粒一出手，一声虎吼，他挥剑直上，势如狂飚。

桃花仙子大恐，黑夜中不知是什么歹毒暗器，扔掉碧芸飞身向旁急射，青芒疾闪，一道绵密的剑幕护住全身，左手急扬，飞出一把红芒闪烁的夺命桃花，再飞起双腿，无数电芒飞舞而出。

这是她十分霸道诡异，插在靴口的“回风飞电录”，独步武林的奇异暗器。

换了别人，难逃此劫，但逸云已横了心，全力进搏，伏鳌剑飞旋，光晶一闪之际，任何兵刃暗器也难越雷池半步，左手拍出的无情掌力，宛若狂涛滔天，桃花和可以回翔的奇形小剑，像是纸屑遇着烈火，纷纷翩然坠地，桃花且一一碎裂。

逸云紧盯着她，晶芒倏吐。

“哎哟”一声，崔萸扔剑便倒。她的功力略差，小腿上挨了两三颗谷粒，哪得不倒？

另一面如黛剑势如长江大河，把高唐神女迫得团团转，发乱钗飞，衣衫零落，她除了以奇妙的轻功躲闪逃命以外，不敢赤手空拳和紫电神剑硬拼，性命危如垒卵。

正在危急，生死一发之际，突听逸云呼道：“黛，先看芸是否受伤，谅他们也跑不了多远去。”

“嗤”一声，紫芒扫过高唐神女的靴底，靴底飞坠，一线之差便伤及皮肉，冷冰冰的彻骨剑气，惊得她魂飞魄散。幸而姑娘已驰向碧芸，不然她一命休矣！

逸云狂野地挥剑，下手不容情，连攻五剑，每一剑都是全力施为，剑气直迫三丈外，彻骨寒流漫天彻地。

桃花仙子这才真正看到他发威，宇内称雄的伏魔慧剑是怎么回事，她不敢用剑去挡，只能四方飞闪。

如黛扑近碧芸，碧芸说道：“黛妹妹，不要紧，拍开我被点的章门穴，

那妖妇只用普通手法闭住了一半穴道。”

如黛小心地运掌，解了碧芸被点的穴道，直等她站起活动方放了心。她向桃花仙子喝道：“你跑不了，不信你试试？”

又向碧芸叫道：“芸姐，你对付那贱人，我杀那高唐神女。”

声落，她已扑向刚捡到一把长剑的高唐神女，娇叱一声，但见紫电飞射，放手枪攻三招，两人拼上了。

碧芸掣下龙渊剑，向地下的崔萸掠去，光华急闪，猛然疾挥。

桃花仙子在逸云全力进迫之下，已无还手之力，她急叫道：“我不伤你的人，你快叫他们住手，不然你将后悔莫及。”

“我永不会后悔，容你这淫贱货不得。”

“我本想告诉你重要的讯息，哪知你却如此认真……丫头！住手！”桃花仙子尖叫着想向碧芸掠去。

“想逃，你做梦！”逸云一剑截出，接着紧攻三剑，一团圈光弧飞旋，将她迫退八尺。

碧芸一剑挥出，崔萸心胆俱寒，她下肢不能行动，可是上身功力仍在，忍痛疾翻，避过一剑。

碧芸穴道初开，身形未免稍滞，被她滚开剑下，未能伤她，娇叱一声，晃身重新跟踪扑到，又是一剑。

崔萸用尽余力，洒出一把沙土，向旁急滚，又躲过一剑之厄。

碧芸不知是沙土，向侧一闪，纤足一点地，身剑合一重新攻到。

桃花仙子喝声一落，且被截住，崔萸知道真力已竭，难逃一剑，绝望地颤声叫道：“小妹妹，你能容我暂活片刻么？”

女人终究是女人，心肠要软些，碧芸闻声一扬剑尖，间不容发地剑锋在崔萸小腹之上掠过，虽未伤肌肤，崔萸也感到森森剑气直迫体内，惊得粉面泛灰。

碧芸身形一止，剑尖下垂，对正崔萸的心胸，说：“有话快说，交代你的后事吧，只要能办到，我会为你一尽心力。”

崔萸紧闭星眸，叹口气道：“你告诉华少侠，我们敬重他多于想念，在桃花谷就已表明态度，如果他不愿，我们……”

“别说这些，我不要听。”

“不听就算了，我再告诉你听的，金面狂梟粟飞早就有想做武林盟主的诡谋，苦心孤诣费尽心思，派人混迹少林多年，终于被他取得了佛道同源金像，他已传谕五大门派，定八月十五日中秋大会天下群雄，在太白山庄结盟，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逸云，其次就是武林三杰，目下明暗中计算你们人极多，你们要小心谨慎，以免抱恨终身，我言尽于此，你下手吧！”

她眼角滚下两颗泪珠，随之幽幽地轻声说道：“给我一剑，别凌辱我。”

“你的话可真？”

“昨日我们火烧混江白鲤的水寨，得到的确讯，等我们赶到龟山宏济寺，金面狂梟已经走了，群魔亦散去。”

“饶你一次，下次你再纠缠，没有这么便宜了。”

碧芸收剑退去，向逸云说道“云弟，崔萸告诉了佛道同源金像的消息，我伤了她。”

逸云一面进迫一面问道：“真的么？是否可靠？”

桃花仙子一面退一面说道：“怎么不真？本来本仙子就想找你说明详

情，谁想你……”

逸云突然向后飞射，到了崔萸身侧，沉声说道：“你都说了么？”

崔萸说道：“你去问你的芸姐姐。”

“值得饶你一次，希望下次咱们不再见面。”

桃花仙子拭掉额上冷汗，也掠到一旁接口道：“你别狠，总有一天你会向我讨饶。”

逸云冷冷地说道：“你还是走吧，再噜苏我可能不会放过你，日后相逢，你要再生歹念，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”

“走着瞧就是，后会有期，叫那小丫头住手。”

“黛妹妹，饶她们一次。”

如黛收剑掠到，急声问道：“哥，为什么？”

逸云道：“因为她们说出佛道同源金像的消息，而且我们要向武当老道要人，且放过她们。”

桃花仙子凝眸瞅了他好半晌，淡淡一笑道：“今后，咱们我行我素，互不侵犯，河水不犯井水，假使你要管我的闲事，就算是生死冤家，只有千日作贼，没有千日防贼，但愿你天天防贼，不然准栽筋斗，别了，愿多珍重。”

她背起崔萸和高唐神女缓缓后退，又说：“还有，你要留心关注你那两个可人儿，愿你们思思爱爱白头偕老，可别分飞劳燕。”

人影一晃，隐没在夜幕之中，空间里留下一缕余香，在触鼻血腥中飘荡。

逸云长吁一口气，对碧芸道：“芸姐，原谅我。”

碧芸紧偎着他，温柔地轻声说：“我知道你的心。”

逸云握住她的手，向如黛说：“黛，我们找牛鼻子要人。”

十八

桃花仙子发足狂奔，直向蛇山西麓飞射，离开玄都观已有两里左右，在一座矮林中停下了。

星光闪烁，江风徐扬，站在矮林前，可以俯瞰静如死的武昌城。城外江流像一条巨大的怪蟒映着星光，鳞甲反射着银辉。江边的黄鹤楼像一个巨人，正站在巨蟒旁，默默地倾听着巨蟒的脉搏，听它诉说着千万年来，世事的万千沧桑。

她放下崔萸，风目中寒芒像午夜寒星。高唐神女默默地在崔萸身畔坐下，探囊取出丹药给她服下，并运掌力吸出谷粒，半晌方幽幽地说道：“大姐，你恨他么？”他，当然是指逸云。

桃花仙子没做声，但夜静如水，万籁无声，可以清晰地听到她一声幽幽的深长叹息。

“别恨他吧！大姐，他对我们也算是情至义尽了。”高唐神女颤声轻说。

“不！我该恨他的。”桃花仙子突然尖锐地叫。

高唐神女浑身一震，怆然一叹。

桃花仙子续往下说：“二妹，这数十年来，我们从未败得这般狼狈，一世英名尽付流水。更糟的是，竟然败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之手，而且……”

而且……是一个对异性最易动情的少年，像他这种危险年龄的少年，竟然藐视我们的绝代容色，怎不教我心疼如割，自尊自信全然丧失无存？”

“大姐……”

“条条大路到长安，我要放手一干！”桃花仙子任性地叫。半晌又说：“我要他向我低头，像狗一般匍匐在我的脚下。不管任何手段，我必须完成这一心愿。”语气坚定，斩钉截铁，不容人怀疑她语中的含意。

“宫主，你……”崔萸也吃惊地叫。

桃花仙子无动于衷，续用坚定深沉的话气往下说：“首先，我必须倾全力争取武林霸主的宝座，方能对他恩威并施，自然而然地令他就俘。”

高唐神女摇头说道：“大姐，这是不可能的……”

“其次，我要引诱他找我，然后将那两个小丫头弄到手，不怕他不就范。”

“宫主，那会引起他的怒火啊！”

“要登上武林霸主的宝座，我们必须改弦易辙，先将武林英才罗为已用，然后……哼！目下正有一大好良机，金面狂泉乃是色中饿鬼，他逃不掉我们的掌心。”

“大姐，那老魔不会上当的。”

“他会，等会儿听我安排。要引诱那冤家找我们，也不是难事。”

“只怕他再也不会找我们了！”

“二妹，你即过江到运花湖，通知三妹放信鸽返回桃花宫，着封二姨即率全宫人马散布天下，网罗人才收为羽翼，放手去做。同时着金鹰传信怀玉山，带我的手书请师姐按计行事……”

高唐神女惶然地问道：“你是说，请玉珊姐下山？”

“是的，前年她就对我说过，她静极思动，不愿枯守恩师的墓园，要到江湖一见世面。”

“玉珊姐要是进入江湖，那……那多可怕啊！”

“不用担心，她这一甲子苦修，不但已获无上心法，而且性情亦大为含蓄了，她不会像跟随恩师之时，那样心黑手辣啦！她在江湖是个生面孔，由她出面无住而不利。”

“但她的艺业仍可被人看出端倪。”

“你多虑了。她的玉罗刹名号知者绝少，在这一甲子苦修中，已悟出不少奇学，阴阳玄玉掌已经到了登峰造极不着形迹之境界。连她那两个徒儿徐佩和钟琳，亦已有超人的造诣，就是那一对灵禽金鹰，三五名一流高手也难匹敌，我想请她如此这般……”她声音极低，只有她两个人知道。

良久，高唐神女突然问道：“大姐，你会见过那金……”

“当然，花和尚身上的东西我全知道，可惜我认为是赝品，故而轻易地放过了。”

“恐怕那老魔加意提防……”

“在玉珊姐手中，任何提防亦是枉然。你只消按计准备，偷天换日之事不用你操心。”

“那我先走一步，尔后会合之处……”

“留心我的暗记，事办好立即跟上。别忘了，叫封二姨多带信鸽，务必克期赶办，只有月余时间了。”

“大姐，今夜你的行踪……”

“我要盯住他。明儿见！”

“明儿见！”高唐神女动身走了。

逸云打出的谷粒，仅在崔萸的下肢皮肉造成轻伤，服下药已无大碍。桃花仙子等高唐神女去远，方扶崔萸站起。

蓦地她突然转身，只见由玄都观方向射来一个黑影，好快！只片刻便到了十丈之内。

星光下，可以看出那是一个光头和尚，灰袍飘飘，毫无声响发出，鬼魅似的一晃即至。

他们看清了和尚，和尚也发现了他们。

和尚站住了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原来是桃花宫韩宫主。”

桃花仙子冷冷地说道：“哼！朗月，你也来凑热闹么？”

“和尚没有你那么傻，竟会去闯武当的七星大阵。”

“你敢情是躲在一旁袖手旁观？”

“我和尚比你们高明，来得最早，走得最迟，收获倒是不少。”

“你为何不参加他们的群雄大会？”

“哈哈！我和尚一向独行其是，要我去捧粟老鬼做盟主？他是啥玩意？举我和尚做盟主倒值得一试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想对付本仙子了？”

“岂敢岂敢！我一听他们说你是你，倒要教训他们一顿，呢。俗语说，胳膊是往内弯的，你我同是风月人物，彼此志同道合，你我该联手的，宫主意下如何？”

桃花仙子心中一动，但脸上神色丝毫未变，说道：“你要本仙子也捧你做盟主？”

“哈哈！宫主差矣！我和尚对虚名不感兴趣，爱的是风流快活，讲求实惠。要是宫主有兴，和尚倒愿为你尽力，武林中有一位美艳的女盟主，倒是一大佳话。”

“哼！你不怕本仙子的素女玄牝吸髓功？”

“我和尚的补天大乘功又怕过谁来？”

“咱们要不要较量一番？”

“呵呵！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咱们较量不得。我和尚倒是诚心，宫主，咱们各取所需，共参风月，各得其所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

“你计算得倒是够精，哼！多你一个和尚，济得甚事？”

“举目江湖，能与我和尚一较长短的人，可说寥寥可数，你小看我和尚了。”

“至少你今晚的缩头行为，可以证明你胆小如鼠，不成气候，怎配佐本宫主做武林盟主呢？哼！”

“宫主，不是和尚今晚胆小袖手旁观，事实……是……”

“是要本宫主出乖露丑？”

“宫主别用这些话扣人，和尚绝无此意。除了那姓华的小狗，任何人和尚也敢招惹。”

“你怕那华逸云？”

“不是怕他，他是我和尚的师侄，我这师叔怎能和他一般见识？”

“噢！华逸云也是你南海一脉？他不是四海狂客之徒？”

“那小狗的师承，至今我亦无法弄清，但他是我师兄龙吟尊者之徒，却是无可否认之事。”

“哦！怪不得你怕他，梵音掌确是风雷掌的克星。”

“胡说，和尚岂真怕他？”朗月有点不悦。任何人都不愿被人揭疮疤，所以他不高兴。

“不怕他就好，你真诚心助本仙子取得盟主之位么？”

“当然诚心，粟老鬼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但仅能骗驱五大门派。黑道朋友在大珠台，亲见他处死洞庭八寇，内心极是不愿，心怀恐惧。咱们何不乘机收买人心，恩威并施，网罗英雄先建立根基，异军突起争霸……”

“咱们一言为定。和尚，你可以拉拢多少朋友？”

“朋友不在多，我的朋友一个可以当百十人用。”

“是哪些……”

“都是和尚的至交，武林中的奇人。像龙首上人色空，文珠方文圆明，一阳子红叶，七星掌厉岳等等。这些人，老一辈的人大多知道。”

“他们都没死？”

“活的很好，不过极少在江湖亮名号。”

“只有月余时间，你能找到他们？”

“不劳费心，准成。”

“我信任你，咱们忠诚合作，两不相亏，准八月十五太白山见面会合。”

“宫主，信物。”朗月禅师向她伸手。

桃花仙子将腰带上一朵红玉桃花，递到和尚手中，道，“桃花宫的姐妹，已将你视同自己人了，凭此信物，你可以得到她们的照顾。”

“我朗月禅师也将为你效力，容再相见。”他匆匆走了。

一直沉默的崔萸，叹口气说道：“这个鬼和尚甚是奸滑，要是让他知道花和尚死于桃花宫，岂不是引火自焚？我么……”

“你放心啦！那天我不杀花和尚，就是要假手武当少林的徒众，这些斗智之事，你还得好好下功夫哩！”

崔萸整了整衣襟，叹口气道：“宫主，我们何去何从？”

“走吧！他该将事办完了！”

两人隐起身形，回头向玄都观掠去。

其实她们料错了，玄都观早已沉寂如死，连尸体都已收拾过了。

逸云和两姑娘赶走了桃花仙子，便奔向紫虚阁台阶，不用他们开口，全真子已经将奄奄一息的天涯孤姥派人抬来，交与逸云带走。

一位五天，天涯孤姥完全痊愈，她老人家坚拒逸云三人的盛邀，自往天渡海角飘零，也走上了关洛大道。

送走了天涯孤姥，即接到从南召传来的书信，告诉逸云天魔夫人已经到了伏牛，伏牛五霸现正逗留在太白山，在近期中可望返回召集党羽。希望逸云速来伏牛，一举歼灭五霸。

由于五霸中老五花花太岁已死，目下为保持五霸名号的完整，新加入递补老五的人，叫做青面狼曹进，据说功力比花花太岁还高。

逸云一接书信，翌晨便与二女束装上道。

他们逗留前后六日，江湖中已经沸沸扬扬，风风雨雨，各地武林朋友不分昼夜奔忙，暴风雨已在蕴酿中。

群魔袭击百花谷，绿衣剑客助遗孤重出江湖之事，已经传遍了江湖。

桃花谷的女妖们出现在每一角落，像野火向四处蔓延。而天魔地煞两夫人就是当年的花蕊夫人和百花教主。边消息也是由桃花谷的女妖们口中传

出的。

华逸云大闹蛇山玄都观，屠杀武当七星剑阵一百五十人，力敌三派高手，挫折黑白群雄，赶走桃花仙子，这消息传播得极为迅速，武林中像起了一声晴天霹雳。

不知是谁，替这位武林后起之秀，编造出许多神奇的传说，从大珠台捣散群魔大会，直到大闹蛇山，他成了神乎其神的人物了。

至于他的相貌，也人言人殊，有的说他是一个文弱书生；有的说他面如锅底，眼似铜铃，是个夜叉一类的人物。

人言人殊，愈传愈广。但他持有伽蓝剑和一把小巧的神刃，却是说法一致的。

好事之徒，竟然给他加上了一个动听的绰号：“神剑伽蓝华逸云”。

从此，替逸云带来了无穷烦恼。人怕出名猪怕肥，盛名之累确是可怕。

由于他的同伴一是百花教主的女儿，一是扫云山庄的孙女，而他却同时与黑白道为敌，所以他的立场和行径，确是太令人猜疑，故而毁誉参半，是非不明，再经有心人在暗中加以渲染，中伤，造谣，他的处境十分尴尬。

在替天涯孤姥疗伤的五天中，一有余暇他就思索和苦练他悟出的奇学，并指点两位姑娘用功，进境甚速。

也在这五天中，他脑中悟出奇异的剑法，也行将成熟。这套剑法，他揉和了如黛的飞龙和碧芸的梅花，自己的游龙，龙吟尊者的伏魔慧剑等等，体悟出纯明至阳之理，另辟途径，开创绝学，终于参悟其中秘奥，神奇的剑法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之中。但时机未够成熟，他还未将这套剑法告诉两位姑娘。

第六天一早，三人束装就道，买了三匹骏马，沿官道进入河南布政使司。

河南，古豫州之域，地当大河之中，这是我国精华之地。在明朝称河南布政使司，下辖八府州。由湖广入豫，最大一条官道的第一关就是武胜关。

由武胜关走伏牛，有两条路可达。一是西行走桐柏山北麓，经南阳进入伏牛山区，一是走襄城宝丰，直入山区抵南召。两条路，以第一条为近，可是桐柏山乃是黑道盟主摄魂魔君太叔权的巢穴，此路危险。

逸云和两位姑娘，不知危险为何物，他们走桐柏山这条小路，他们要赶赴伏牛。

对江湖的传说，他们略有耳闻，但毫不在意一笑置之，让他们去乱吧！

一早，三匹健马踏着晨曦，沿桐柏河北上，进了连绵起伏的山区。

逸云已问清路途，一马当先，一面走一面说道：“黛妹妹，摄魂魔君的巢穴里，有些什么人物？”

“我弄不清，反正听人说，那儿高手如云。”

“他们不惹我们便罢，要找我们的晦气，就毁了他们的垛子窑，免得他们害人。”

碧芸说道：“云弟，最好别惹他们，免得耽误我们的行程。”

“恐怕不是我们惹事，而是他们找我们来了！瞧！”他向前面上空用马鞭一指。

一点灰影在上空向西飞翔，速度奇快。

“信鸽！”如黛脱口叫，又道：“有人追踪我们。”

碧芸也道：“黑道中人极少使用信鸽，但去向却是桐柏山，不知是否为

桐柏山之人所为？”

如黛说道：“信鸽飞行有一定的路线，以固定的两地方可联系讯息，定是桐柏山的暗桩，由武胜关传来的讯息。”

“不一定，好的信鸽，可以用认主旗引来，不需固定两地，鸽子可以搜寻认主旗，虽远出千里亦可传讯。”逸云目送鸽影去远，又道：“看方向估计，信鸽的去向确是桐柏山，至于是不是他们所豢养，难以逆料。”

如黛马鞭一挥，说道：“按行程，晚间可抵桐柏山。有马儿，真够讨厌，一天仅能赶上二百余里，太慢啦！”

逸云笑道：“到南阳再弃马。我知道你性急，一天要赶千儿八百，辛苦着哩！”

如黛突然秀眉紧锁，叹口气说道：“哥，不知怎地，我心中烦躁不安，似乎大祸将临似的，也许……”

逸云正色问道：“裳，你是否日有所思？”

“没有啊！要有嘛，也是……也是……”她的嫩颊泛起了红霞。

逸云没作声，半晌突然说道：“心生警兆，绝非无因；芸姐黛妹，我们小心了，兵刃切不可离身。”

他在鞍旁兵刃套内取出伽蓝剑，改扎在背后并整理百宝囊。两位姑娘见他脸色凝重，也赶忙结扎停当。

“我们放快些，走！”

三匹马掀起黄尘，沿小道轻快地驰去。

在他们身后十余里地，有三个褐色纤巧身形，正以泰然的神色，不徐不疾亦顺小径向前追赶。

在逸云三人三骑离开武胜关的同时，桐柏山已经发生了巨变。

桐柏山，在河南境内的名山中，它算是最矮的山，海拔不足五百丈，乃是淮水的源头，主峰在南阳府桐柏县西南约有二十里左右。整座山区占地甚广，东南至湖广随县，西至枣阳，与西南的大洪山遥遥相望。往北，是一连串数不清的山脉和高原。这一带，在当年简直是遍地荏苒，盗贼如毛，可算得是藏污纳垢之所。

黑道盟主的虎寨，名叫“忠义英雄寨”。在主峰的向南一面，依山筑起高峻的寨墙，一群碉堡拱卫著五座大堡，每一座大堡，都建有无数小堡和宏丽的崇楼。

摄魂魔君太叔权的住处在中堡，山寨每一处角落，无不警卫森严，危机四伏。太叔权既然能成为黑道的霸主，控制住天下绿林豪客，盟主的山寨，岂同小可？

合该有事，这些天来，寨主并不在寨中，大多数高手相率离开了。整个大寨中，只有三五百小喽罗，由三寨主落魄掌范惟善挑大梁，放心大胆睡大觉。

他该睡大觉的，谁说不该？二十年前的临潼大会，太叔权大显声威，挣来响当当的英名，桐柏山忠义英雄寨声誉鹊起。直到十年前太叔权荣登盟主宝座后，桐柏山成了黑道群雄的圣地，别说白道英雄不敢前来讨野火，这南阳府的府大人也不敢提桐柏山三字。

岂知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福祸，自太叔权率领寨中大部分高手离开后，不到十天，山寨便生巨变。

天刚泛起鱼肚白，怪！原是晴朗的天空，突然云雾冉冉而至，从西北

方白卷起一阵狂风，呼啸着君临大地。

整个桐柏山，全被云雾所掩，狂风震撼着忠义英雄寨，天色更黑了。

寨门俯视着堡城外一排鹿角，那儿已伸手不见五指。三个喽罗正迷惑地望着天空出神，其中一个道：“邪门，已经到了秋季，哪儿来的这阵古怪风云？把咱们这座桐柏山变成了酆都城！”

另一个接口进：“别胡说八道了，寨主爷不在，咱们要小心些。据说武胜关到了一支官军，别让也们乘机捣乱！”

最后那人哈哈大笑道：“老胡，你算是白活了！在百里之内，连鸟儿也飞不进桐柏山，咱们的眼线岂是饭桶？再说，黑道盟主的圣地，要让官军前来捣乱，那还象话？”

老胡没做声，鼻子象狗一般狠狠地吸了几次，突然说道：“唔！又是邪门，怎么会有淡淡的脂粉幽香？”

“哈哈！老胡，你敢情是想女人想疯了……”话未完，他眼睛瞪得比牛卵子还大，张口结舌退后两步，如见鬼魅。

其余两人本能地顺他的目光看去，全都发出一声轻呼，不知是惊是喜，反正都代住了。

门楼前护身墙之上，竟然幽灵似的出现两个半裸美女，云髻高耸，珠耀满头，上身是绯色带子连着肚兜儿，掩住下面那要命的玩意儿，绣着朵朵怒放的桃花儿，赤裸着粉臂玉腿儿，乖乖！正向他们含情脉脉乱飞媚眼儿。

三个小贼几疑做梦，擦擦眼睛再看，不错！绝不是眼花，眼花鼻子可没花，那中人若醉欲火陡升的奇香，确可证明不是想昏了头时发生的错觉。

如果真是两个如天仙的半裸女人，三小贼怎会心惊？不扑上去才是怪事哩！怎会悚然后退之理？

原因是她们那细小的水蛇腰之旁，悬挂着一把三尺长剑，肋下还有一个百宝囊，纤足下短筒小蛮靴之前，钢尖儿闪闪生光，令人心悸。

两女像个缥缈的幽灵，俏立在护身墙之上，俯视着三小贼，嫣然一笑。

三小贼神魂初定，老胡骇然轻呼：“你……你是人……还是鬼？”

“是人，也是鬼。”右首少女笑着答道。

左首少女玉手一抬，长剑突然出鞘，但见人影一闪，香风急荡。三小贼伸手拔刀，刚张口要叫，可是晚了，银芒倏涨倏敛，捷如电闪，三个尸体缓缓倒下了。

这一瞬间，无数大鸟飞上寨楼，那不是鸟，是人，是同式打扮的半裸少女，以迅捷绝伦的身法，向堡内各处一散，隐没在云雾黑暗之中。

不久，各处传出一两声轻微的惊叫，几不可闻，但听风声呼呼，只见云雾滚滚。

许久，长空里传来一声锐啸，接着四处鸟鸣悦耳。风止了，云雾亦散，旭日由东面山峰上冉冉升起，天色已经大明啦！

寨中五个大堡之内，出现了数个半裸女人，一个个长剑映日生光，控制住每一要道。

在忠义堂前面宽敞的演武场，四周散布着许多少女，一手仗剑，一手擎着一个绯色小管儿。

广场中，凌落的散坐着三百余名大男人，他们赤手空拳，在用贪婪的目光向四周的半裸少女狠盯，目中的欲焰象要向外冒。

中堡内已受控制，忠义堂四周，大约有上百名仅穿鹿皮短裤，浑身肌

肉如球，雄壮魁伟的青年大汉，正仗剑向四面八方戒备，待命而动。

演武场正南，是个高有三丈，宽广各十丈的巨大祭天盟台，用巨大的青石砌嵌而成，四周有朱红色的石栏杆，最南一面是旗台。

祭天盟台上仅有一张长石案，案上有一个巨大紫铜鼎，鼎中火光熊熊，青烟怒卷。

除此之外别无摆设，不是盛典之期，台上显得粗犷磅礴。

旗台上巨大的旗杆，盟主旗和寨旗已经不见了，代之的是一面绯色三角大旗，流苏旗穗儿迎风飘扬，猎猎有声，中间绣有一朵金色的大型千层桃花，这种桃花，是不结果实的。

大旗之下，是一面长旌，腥红夺目，闪闪生光，两根旗杆儿色如翠玉，迎风飞扬。

顶端有两只小金铃，风一吹，发出清朗的振鸣，直传数里外。

台口，十六名仅穿豹皮犊鼻裤，身材奇壮，一般儿高低像金刚一般的大汉，神色肃穆仗剑屹立，翼卫着中间五名与桃花仙子一般儿装扮的美妇，她们的粉红色肌肤，在朝阳下泛起令人目眩的光彩。

中间三个美女，不论身材和雪肤花貌，或者身上的装束，甚至眉梢眼角的表情，皆与桃花仙子酷肖。惟一不同的是，中间那美妇仅有左颊一个笑涡儿，左首那位嘴角有一颗美人痣，右首那位项下挂了一串珠链。

最外侧两人，是上次在桃花谷现身，伴同桃花仙子出现，不知姓名的丰盈少妇。

台下面石级之上，雁翅分立着十二名仅披绯色薄纱的少女，她们身后，各站着一名雄壮的大汉。

忠义堂响起三声鼓响，朱漆铁门缓缓启开，十六名雄赳赳的劲装大汉分左右鱼贯而出。中间一群高高矮矮的凶神恶煞，全都神清肃然，从容踱出大门，降下台阶，向盟台徐徐走去。

接着出来了四五十名劲装大汉，左手执盾，腰悬大砍刀，右手挟着诸葛连弩，向两旁一张，布成阵势向两侧戒备。

忠义堂二楼，门窗缓缓推开，现出百余名箭手，居高临下向四周严阵以待。

凶神恶煞共有二十六名，最先那人身长八尺，虎臂熊腰，年届花甲，四方脸，狮鼻海口，钢铃眼精光四射，一身鸦青劲装，背扎大环刀，一双虎掌特大。

他在走道起点止步，突以震天巨吼叫道：“三寨主落魄掌范惟善，请桃花宫的主人答话。”

盟台上五个女人，不住微笑，中间美妇亮声叫道：“桃花仙子请阁下到这儿说话。”

“那是盟主的盟坛，你不配在上面说话，下来！”

“你身入罗网，由你不得。过来说！”

“本寨主到此为止。”

“你不过来，本仙子绝不勉强，已经没有说的必要了。”她高举粉臂，作势下挥。

“万朵桃花如瀚海！”所有的无数少女举剑朗唱。

“字内称雄霸武休。”所有的赤臂大汉喝声如雷。

只一瞬间，似乎狂风又起，银剑发出如涛剑啸，人影缓缓向中徐移。

中间自称桃花仙子的美妇又说了：“范惟善，休得自误，大罗金仙也逃不了此劫，你还是听话的好。本仙子此次出山，乃是广结天下英雄，共图霸业，共享名色，我不希望你死。”

三寨主向四周看去。五堡中仅可看到半裸的男女，所有的喽罗已不知何往。广场中，那数百悍贼赤手空拳坐在地下，被桃花谷的男女四面包围，谁都不敢移动。

他强忍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忠义堂乃是铁石所建，下有地道密室，即使范某功力不敌，你也无奈我何。”

“三寨主，不用大言不惭，桃花宫比你这区区忠义堂，神奥不下千万倍，你能观倒本仙子？玉石俱焚，覆巢之下，你不用妄想了，在桃花春雾之下，谁也别想侥幸。”

落魄掌范惟善悚然而惊，但仍强硬地说道：“你这种歹毒玩意胜之不武，绝难令人心服，你的妄想也永不会实现。范某只相信真本事硬功夫，你敢和本寨主一决么？你如胜了，范某再听你的。”

假仙子发出一阵荡笑，笑完道：“三寨主，我知道你自命英雄，掌力，足可裂石开牌，傲视江湖。这样吧，我五人随你挑，一对，定然教你心服口服。”

落魄掌傲然一笑，向她左首一指，说道：“请左首那位姑娘下场。”

嘴角有一颗美人痣的美妇，吃吃一笑，扭着水蛇腰，摆着丰臀儿，盈盈袅袅下了盟台，降下坛阶，阶上闪出一男一女，拥着她冉冉而来。

看看到了切近，群寇丛中突然飞出一条人影，大吼一声迎面扑到，银星骤吐。

美妇仰若未见，仍笑盈盈地向前走。

双方接近丈内，护卫的半裸少女身上纱巾倏吐，人影一晃，手中银剑乍闪。

扑来的大汉一剑扎入丝巾之中，已被丝巾裹住，银星一吐一收，楔入他的心窝。

他吭了一声，“噗”一声响，他又挨了一靴尖，身躯向侧飞起惯出两丈外，长剑飞落尘埃。

少女人如惊鸿，飞退原位，樱口含笑，没事人似的傍着美妇徐徐举步而来。

这一突变，快极！几若电光石火，令人目不暇接。以一个娇花似的美侍女，竟然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和令人心悸的狠辣手段，含笑杀人，端的毒如蛇蝎，把平日如狼似虎的一群悍寇，惊得目定口呆。

在他们一怔神间，美妇已经到了。男女两侍左右一分，仗剑屹立。美妇笑意盎然，吐出历历惊声道：“三寨主，请赐教高明！”

人丛中响起一声虎吼，抢出一个黑凛凛大汉，他用破锣也似的嗓子吼道：“你这千人骑万人跨的泼贱货，怎配与三寨主动手？且让黑金刚张爷服侍你一顿，看招！”

他势如疯虎冲到，粗如儿臂的虎尾鞭来势汹汹，挟着凛凛罡风迎胸点到，鞭将及身突然向下一沉，迳奔小腹，好一招下流的“虎尾穿档”。

美妇脸上神色丝毫未变，身形似乎未动，仅下肢一扭，粉腿儿疾飞，在粉腿飞出前的刹那间，她的右手以令人难觉的奇疾手法，在腿侧向下一滑，靴口旁那一圈小剑形的“回风飞电录”，有一柄突然飞出，但见寒芒一闪即

逝。

“噗”一声闷响，黑金刚右肋下挨了一脚，本来前冲的沉重身躯，向左略侧“砰”一声，像跌倒了一座大山，在美妇右肋下擦过，人和鞭同时倒地，手脚一伸，呜呼哀哉。

在两人擦身错过的瞬间，美妇的玉手一闪，疾逾电闪，在黑金刚心坎上取下了那把回风飞电录，泰然地插回靴统内。她那美极艳极的芙蓉嫩脸上，仍浮现着令人想入非非，荡人心魄的媚笑。

这次快速的分合，来得更快更突然，似乎黑金刚的语音余波未落，人便倒地不起了。

三寨主突向后面众人轻喝道：“未得允许，谁也不许妄动枉送性命。”

美妇脸色乍寒，她阴森森地一字一吐说道：“要斗口，本姑娘一介女流，自然斗不过你们这些蠢猪。谁要再在回头上轻薄，管叫他死活都难。”

三寨主独自上前，沉声道：“姑娘好狠的心肠，你也太毒了些。你是谁？”

“桃花宫主的二姨，封茜娘，名不见经传，你不必问。”

三寨主一皱粗眉，江湖中确不知封茜娘是谁。他向假桃花仙子一指，又问道：“她，可是桃花仙子？”

“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你还是别问的好，她的真名号有点吓人，令人心惊胆跳。但右首那位我可以告诉你，她是我姐姐封菊吟，桃花宫的人，叫她大姨。”

三寨主掣下大环刀，说道：“封姑娘，在下请教。”

“噢！三寨主的落魄掌乃是武林一绝，舍绝学而动兵刃，大出本姑娘意料之外。”

“贵谷的条件，范某无法接受，只好放手一拼，多言无一益请亮剑。”

“太叔权刻薄寡恩，你犯不着替他卖命，老实说，这次太白山盛会，太叔权的艺业，只配摇旗呐喊，他那黑道盟主的宝座危如累卵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何不与本谷联手，共图大举？你我双方都有好处，希望你三思。”

三寨主用手向后面耸立的高楼一指，说道：“看那儿，忠义堂三字，代表了范某一腔热血，你不用再说了，只有断头的范惟善，没有投降的落魄掌。”

“你是个英雄，可惜不明事理，忠义二字，你滥用了。桃花宫并不迫你投降，仅邀请阁下携手合作，所有的英雄豪杰，全算一家人。印证后，本姑娘仍让你三思。湖广、四川、南京、江西四布政使司的武林朋友，皆已先后加盟，桐伯山大势已去，你何苦执一不化？”

青芒一闪，剑化龙吟，她掣下了长剑，又道：“为敌为友，在你一念之间。三寨主请！”

落魄掌大喝一声，大环刀寒芒四射，火杂杂卷到，是风怒号，像一阵狂风暴雨，扑向二姨封茜娘。

封茜娘淡淡一笑，青芒徐挥，幻化一重剑幕，四面八方飞射，身形如行云流水，但见粉腿玉臂美妙地轻移，每一剑皆妙到毫颠，招招切入是风四射霍霍刀光之中，疯狂扑到的凌厉刀招，全被她轻描淡写地一一化解。

她每攻一剑，皆是致命之处，神奇诡异变化万端，三寨主如不变招自救，定然被伤剑下。

两人在刹那间，各攻十招以上，刀风剑啸慑人心魄，暗劲飞荡五丈外。两人身法愈来愈快，出招化招捷加电闪，局外人已无法看清招式，他俩的身

影也愈来愈模糊；

激斗百十招之后，三寨主额上大汗如雨，他感到青芒只在胸腹之间倏现倏隐，透肌剑气直迫内腑，大环刀转动已不再自如，封不住神鬼莫测的剑影。

他心中愈来愈惊，手脚逐渐被迫得步步后撤，手眼心法步渐渐迟滞，单刀号称拼命，以泼辣狂野著称，近身拼命势如疯虎，手脚一慢大势即去矣！

反观封茜娘却截然相反，剑若游龙步步进迫，她脸上桃腮含笑，美眸如芒，神奇地吞吐，身形美妙地像只穿花蝴蝶，招招进迫而且轻灵观逸，主宰了全局。

旁观的一群凶悍强寇，全都替三寨主暗捏一把冷汗，一个个瞪眼咬牙，浑身肌肉缩紧，额际见汗。

激斗百十招，猛听三寨主一声大喝，大环刀攻出一招“虎踞龙蟠”，崩开重重剑影，左掌一扔，拍出一记可裂石开碑的落魂神掌。

单刀看的是手，使单刀的朋友，左手的玩意比刀还厉害，封茜娘岂有不知之理？三寨主一掌突以全力攻到，她心中暗暗冷笑。右肘一沉，剑出“星飞电射”，剑锋下沉，再向前怒射。左掌掌心变黑，倏然吐出硬接来掌。

“叮叮！”剑将刀震偏，“砰”！阴阳玄玉掌和刚猛的落魂掌劲道相接，潜劲在两人的腕下突然爆发。

三寨主脸色泛灰，硬生生被震退丈外。他左掌无力地下垂，右手衣袖裂了五六处裂缝，鲜血由小臂上涔涔而下，大环刀也垂下了。

他强打精神说道：“好精纯的阴阳玄玉掌，本寨主输了。”再低头看了看右小臂留下的剑痕，突然仰天长笑，在豪放中却充溢着一丝凄凉的感情。

笑声一落，刀光一闪，大环刀突然抹向咽喉。

他快，封茜娘更快。她在他的笑声少，已听出蕴藏在内心的悲凉情绪，那英雄气短的薄愁，令她蓦然心动。

钢刀及喉的刹那间，纤纤玉指已点中他的曲池穴，三寨主浑身一震，立被制住了。

她一手抓住他握刀的虎掌，神色凄然，一双凤目用柔和的目光凝注着他，感情地说，道：“三寨主，你是个血性男儿，将会获得我们的敬重。假使认为我们对你存有诡谋，坚持己见，我……我就此告辞，永不再打扰贵寨。你，败得光荣，行为磊落，值得我敬重。可惜我们无缘，你……你好好保重。”

说完，温婉地摘下他的大环刀，替他归鞘，随手解开他的穴道，再凝注他一眼，突然转身走了。

所有的凶悍贼人，眼见这一路的席开和结束，全部凶皮之气尽消，依然垂首。

三寨主茫然地注视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，突然叫道：“封姑娘！”

封茜娘闻声转身，幽幽地道：“三寨主，有话请说吧！”

“假使本寨愿与贵谷结盟，你能保证太叔盟主的安全么？”

“敝宫主争的是武林盟主，当然希望黑道朋友忠诚合作，太叔盟主乃是黑道之主，与敝宫主并无利害冲突，甚至还寄望他能予以协助，共襄大计。我可以保证，桃花谷之人绝不会与太叔盟主计较。”

他沉声叫道：“一言既出。”

她亮声答道：“驷马难追。”

他手一举一挥，楼上响起清越的金鸣，全神戒备的好汉们缓缓退入楼

内，他回头注视众人一眼，道：“诸位兄弟，刚才的景况和言词，相信诸位皆已了然，有何高见，但请提出。”

用不着提出，整个大局全被人控制了，真要拼命那是自掘坟墓之事，还有什么可提的？

没人出声，三寨主向盟台上抱拳拱手，道：“范某恭请诸位移驾忠义堂。”四周响起一片欢呼，桃花宫又收服了一批凶神恶煞。

不久，忠义堂中大排宴席，五座大堡恢复了生气，整座忠义英雄寨到处充溢着欢笑。

已牌正，一只信鸽在大寨上空盘旋，向那飘扬着旗帜的旗杆俯冲而下，在那金铃清鸣声中悠然绕杆而飞。旗杆下两名侍女发出一声娇唤，有一人伸出一只玉掌，信鸽轻灵地降落在玉掌之上，侍女解下它脚上信筒，连鸽儿一同带往忠义堂。

不久，全寨警戒森严，一些健壮的小喽罗，各骑快马下山而去。

当天尽欢一整天，第二天一早，桃花宫的男女纷纷打扮成各种行业的人，在天亮前陆续下山，分批四散。天空中，信鸽飞翔，也向四面八方飞去。最后离开的是假桃花仙子和封家姐妹，还有那两名丰盈的少妇，在离开的前半刻，一只不算小的金鹰冲天而起，向西翱翔，去势极快。

逸云和两位姑娘，当晚在桐柏县住宿。这小小的山城真小，地广人稀，除了山，人烟少见。

他们向人打听桐柏山一切，想得到那是白费劲，别说乡下佬不敢说，即使是说也是语焉不详。

十九

桐柏山在近数十年来，就不许闲人走近。山上的强人，也不在附近吃窝边草。这一来，小民百姓反而托山寇的福，至少不受鸡鸣狗盗的骚扰。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和污吏，也不敢自找麻烦惹事生非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，逸云和两位姑娘，抱定这一宗旨，第二天策马上道。

山径并不经过桐柏山下，在峰商十余里将一个小村庄，山径在这儿分道。往西北，到新改为泌阳县的大道。往南，是进入桐柏山的山径。

泌阳也叫泚阳，旧县治在今唐河县。明代没有唐河县，泌阳也不在今县治，乃是进入南阳的大道。

三人经过岔路口，怪，除了村民，看不到半个岔眼的人物。早些天他们的行踪早经透露，为何没有人出面找麻烦？难道说，太叔权以黑道盟主的名位两次受辱竟能一笑置之，龟缩不出来了么？

没人找麻烦，也好，反正急于赶路，只好放过他们。

过了桐柏山，山势下降，连绵小峰迤俪而下，以幅肘之形态伸展。

那年头人口不多，这一带山区极少大集镇，走上四五十里不见人烟亦非奇事。

马儿轻快地向下奔驰，山径在山口密林里回旋。日色近午，渐近平原丘陵地带。

三人在一处溪流清澈，草木葱笼的山谷内休息，将马儿放了缰，卸掉嚼环鞍桥，纵入溪旁草地。

酷阳当顶，但在山区来里却十分清凉。

逸云洗净脸手，往浓荫下一躺，向两位姑娘说道：“酷阳当顶，这一个时辰中最为炎热，歇会儿小睡片刻，免得太阳晒黑了你们的玉肌。呵阿！我也得躺躺。”

他刚闭上眼，一只鸡腿儿几已塞入他的口中，只听如黛笑道：“吃饱了再小睡，舒服著啦！”

“谢谢你，真也饿了。”

三个爱侣倚依偎一起，将一包烧卤干粮吃了，净过手再舒散地一躺。

逸云低声说道：“明天巳时初，我们可赶到南阳府，弃马火速驰往南召，后天一早就动手诛去五霸。黛妹，走熊耳的路，该你去找了。”

如黛说道：“这一带我不熟，要让我找路，我只能走回襄城，出汝州到洛阳，沿洛河回家。”

“走这么远，天！耽误大事哩。”

碧芸接门道：“那也是无法之事。伏牛山庄在南召之西八十余里，正在群山之中。

伏牛亦名天息，这一代全是蛮荒丛莽，人烟绝迹，奇禽异兽横行，连方向也无法弄清，自然无路可走啦！”

逸云沉思片刻，说道：“深山大泽阻不住我们，可以向北出嵩州，近多了。”

如黛笑道：“哥，哪儿有嵩州？该叫嵩县，改了哩！”

“小妖怪，你就会挑毛病。”他……把将勉揽入怀中，“啵”亲了她一吻。

在姑娘羞笑中，天空中突然响起一声高亢的鹰鸣。

“噢！像是海东青的鸣声，这儿没有此物。”逸云一跃而起，窜出林外抬头远眺。

东南天际，一个金光闪闪的鸟影，以奇捷的神速，直向悠悠白云深处隐去。

如黛在他身畔说道：“可能是金鹰，南荒最罕见的灵禽。”

碧芸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听人说，在江西境内，曾经出现过两头，不知是谁豢养的。”

“别管什么鹰，我们好好歇息一会……噢！那是什么声音？”逸云突向左方密林深处侧耳倾听。

密林中，传出两声深长的叹息，像是负伤野兽行将气绝的呼吸，也像老年人濒死的喘息。

三人的耳目极为敏锐，逸云尤为精深，他突然以迅捷的身法，向密林中钻去。

两位姑娘不再思索，跟踪便追。

林深草密，视野不广。逸云艺高人胆大，向声源处急扑。进入三五十丈，他发出一声惊呼，向一株古木下奔去，那儿已发现了人影。

古树下，仆倒着一个黑衣人，右肩血肉模糊，浑身血污狼藉。

逸云抢近，将那个人翻过来一看，倒抽了一口凉气说：“完了，晚啦！”

那人穿着对襟青绸裤褂，证明他不是当地土著，年约四十出头，身材雄伟，白脸无须，倒是一表人材。右肩骨碎肉绽，直抵右胸，仍对看到肺叶

里汨汨流出的血水，和不住冒出的泡沫，嘴角的血沫已泛紫色，小血泡缓缓的沁出，呼吸似已停止了。

逸云在他心坎上按了一掌，大声说道：“朋友，你身受暗器爆伤，凶手是谁？在哪儿？”

那大汉得逸云内劲一冲，似乎渐渐苏醒，睁开眼神已散的双目，吁出一口气，微弱地说：“桃……花……他”

双目一合，吁出最后一口气，双足略一抽搐立告气绝。

碧芸说道：“这是夺魄桃花所伤。”

“我们搜！”逸云怒火上升，循血迹直奔西南。

他们的兵刃始终带着，不需准备。这是向东北伸展的一座山谷，林下阴森，转出密林，倏发觉一条不为人注意的小径，循小溪直出大道。

逸云循小径向里闯；左盘右折深入里余。远远地，突然看见山根下耸立着一座两进木屋，外面有一排木栅围绕，栅门紧闭。

逸云一眼就看出栅门外草木有打斗的遗痕，一走近便嗅到触鼻的血腥。他飞越围栅进入院子推开大门。

他倒抽一口凉气，切齿道：“这妖妇！罪该万死。”

两位姑娘飞射而来，逸云还来不及阻止，两位姑娘已经惊叫出声，飞退出栅。

大厅中，并排儿躺着八具尸影，脑袋已经失踪，下体仍可看到污秽，阳具缩入腔内，仅有些小在外。

厅壁上，挂着一条白布，上面用鲜血写着两句话：“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”

逸云越过大厅，穿天井到了后进，推开门，他只觉气涌如山。

这是一间刑室，老虎凳上死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小伙子，浑身无一处好肉，致命之伤是胸口的一剑。

松筋床上，有一个面色厉极瞪眼张口的半百中年人，也是浑身血污，手脚被绷得加长了许多，致命之伤也是当胸一剑。

挂钩上，挂着两名赤裸裸的男女，也是浑身血污，痍痕累累，早已气绝多时。

壁环上，一左一右扣了两个肌肉结实，古铜色肌肤，闪闪生光，赤身贴壁吊扣住的大汉。他们的下体污迹未净，但阳具并未缩入。两人胸前，被人用烙铁烙了四个字，每人两个：“报应昭彰。”

字深抵内腑，字迹与大厅布上的十个字体相同，似出诸同一人之手。

由尸体上看，这些人的死亡时间，恐怕已有一个时辰以上。但死于林中那人，伤口似乎不超过一盏茶时分，岂不可怪？

他无心再行细搜，取出火折子就刑室放起一把无情火。房屋距树林甚远，不怕波及山林。直待火舌冲顶，他方转身出屋。

三人一面走，逸云一面说：“这妖妇太过分了，有一天我会找她算帐的。”

如黛心如铁石。她嫉恶如仇，却气呼呼地说道：“哥，听你所说屋中的景况，那屋中的主人也不是好东西，死有余辜。”

突然，十丈外一株参天古木上，飞起一声银铃似的轻笑，笑声一落，有人说：“小妹妹，快人快语，好一句死有余辜。”

三人抬头一看，浓叶繁枝中，突然升起一个粉红色的半裸人影，以奇

妙的轻功卓立枝头，向三人媚笑。

半点不假，就是那位向道学挑战，穿著奇少，令人心动神摇的桃花仙子。她仍首次出现桃花谷时的装扮，光天化日之下卓立枝头，确是惹火。

“妖妇，我要看看你的心肝是什么颜色。”逸云大吼，身形凌空直上，飞扑树梢。

桃花仙子神色一正，叉手而立。

逸云上了树梢，伸手便扣。

桃花仙子晃身避开，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逸云厉声道：“那些人与你有何深仇大恨，你竟如此对待他们？你得还我公道。”

桃花仙子不屑地一笑，说：“凭什么你管本仙子的事？”

逸云道：“凭一个‘理’字！杀人偿命。”

“我的事用不着阁下插手，中间恩怨用不着你过问。在玄都观我们曾经有约，你我今后之事谁也不许过问。今天你向本仙子伸手；毁约的是你。”

“谁与你约定了？莫名其妙！天下事天下人管，你这种惨无人道的人，华某怎能不管？”

“唷！出道不到三天，便以侠义英雄自居啦！本仙子不和你缠夹，请记住：毁约的是你，咱们已经是生死对头了，打！”

声出掌动，一掌拍出。逸云知道她的阴阳玄玉掌了得，身形一闪，晃身便抓。

岂知桃花仙子攻出的是虚招，“刷”一声穿林而下，以进为退溜下地面，向谷中林深草茂处一窜，走了。

“妖妇！你走得了？”他往下一沉，展开流光遁影绝学跟踪便追。

两位姑娘也娇叱一声，穿林而入。

虽然是光天化日之下，可是山谷密林之中，草木繁茂；桃花仙子大概早有准备，只追了百十步，便失去了她的踪迹，不知躲到那儿去了。

三个人将人追丢，感到十分奇怪，这妖妇确是了得嘛，逸云心中暗凛。

等他们回到路中，大树下的食物包已经不翼而飞，三匹骏马踪迹不见，还好，三个马包仍在地下，也许是妖妇故意留下的。

逸云说：“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那妖妇有人始终盯住我们的行动，我们得步步提防。”

丢了马匹，他们只好步行，解开马包每人收拾一个小包裹，丢掉不必要的杂物，重行上路。

逸云和碧芸倒没有感到什么，小如黛可恨得牙痒痒的，她不住嘀咕：“哼！下次撞在我手，非卸掉她两条残腿。”

“嘻嘻，小妹妹，你来卸卸看？”右侧密林中传出娇滴滴的语音，那是高唐神女。

如黛不顾一切，闪电似掠入林中。

“来啊！这儿。”溪流对面人声又起。

逸云一拉碧芸，说道：“不好，我们身入重围，不要管对岸的人，快追黛妹妹。”

两人衔尾飞逐如黛的身影入林，逸云一面大喝道：“黛，小心埋伏！”

“打！”右侧传出喝声，三朵夺魄桃花一闪即至。

逸云暗暗心惊，火速拔剑，信手抖出一朵剑花，“卡卡卡”三声脆响，

十五瓣花四散崩飞，由于这一阻，如黛的身影已经消失。

“接着！”身后的碧芸一声娇叱，射出五枚花蕊金针，向闪入丛草的一个淡淡身影飞袭。

逸云本想追踪山石后发射夺魄桃花的，但一听碧芸娇叱，即行转身，扑向草丛中。

一条淡淡身影，发出一声轻笑，向高与人齐的草丛中一闪而没。逸云凌空扑下，下面人影已杳。

他叫道：“这儿各处有地洞，别上当。”他用燕子掠身法贴草梢退出草丛，已经不见了碧芸的踪迹。

碧芸的花蕊金针落空，正想掣剑扑出，逸云已经循针飞逐，她只好向后面戒备。

在她一转首之间，突然纤足下劲风袭到。她忙向上一跃，一掌下拍。下面，一段树枝来势如电，分毫之差，便击中她的足踝。

她心中大怒，向树枝射来处闪电似扑去。

这一带全是茂草矮林，只消一转身就可以隐去踪迹，人行走其中，但听枝叶簌簌发声。但真也奇怪，四面八方都是枝叶声发出，不知对方到底埋伏了多少人。她急追而去，只一闪，人便已隐没在茂草之中。

逸云回身反掠，不见碧芸，不由大惊，高叫道：“芸姐！芸姐！”

“嘻嘻！叫得多亲呢呀！”声发自右侧，接着半裸人影倏现倏隐，像一只惊鹿向草丛一钻，形影俱杳。

逸云置之不理，反向左侧腾空而起，踏着树梢急搜。

“打！”身后锐风倏啸，五朵夺魄桃花飞舞而至。

“打！”左侧同时娇叱，两柄回风飞电录成弧形射到，端的快逾电闪。

“打！”正前方也同时飞起三朵绯色桃花，飘飘然阻住去向，并泄出不易发觉的袅袅青烟，这三朵桃花不像夺魄桃花，来势和色彩迥然不同，像是落花飘零，悠悠荡荡似乎迎风吸至。

逸云大惊，这不是那晚荒园之中，突然飘至因而被擒的奇怪桃花么？那里面可以泄出无形无色的空灵暗香呢！

他赶忙屏住呼吸，向下一沉。

五朵夺魄桃花和两柄回风飞电录像是长有眼睛一般，嗤嗤数声尖啸，也向下一沉，如影附形飞舞而至。

逸云一沾树枝，“老猿坠枝”向下一挂，“簌”一声向林左飞射，折向钻入草丛中，急扑回风飞电录射出之处，将追袭而来的七枚暗器摆脱。

在这奇快的刹那间，他已由百宝囊中取出一包祛毒归元散纳入口中，发出一声震天长啸，身剑合一扑去。

那儿没有人，伽蓝剑过处草木纷飞，现出一座巨石，石上被人用金刚指上乘内功，划了一个简单而神似的裸体美女，寥寥几笔，十分传神。

他知道大事不妙！在这种矮林茂草怪石丛生之处，人家早已布置停当，专等鱼儿入网，鸟儿进罗，饶你是天下无敌的好汉，也无用武之地。

他心悬两位姑娘的安危，再次凌空而起，右侧数十丈外，突入传出碧芸的一声惊叫。

他奋起直射，一闪而没。

碧芸将人追丢，正想回头，前面枝叶“嗤刺”一声，现出桃花仙子的芙蓉脸，冲她灿然媚笑随即隐去。

她不知厉害，龙渊剑一指，飞射抢扑，身剑合一袭去。

那儿仅留有一缕幽香，三丈外，正飘飘然走着俏侍女崔萸，披着一袭蝉纱，那圆鼓鼓滑腻腻的丰满的撩人的美臀，在有节拍地轻荡，乖乖！她没穿褻衣裤！

崔萸分枝拨蔓向前走，突然回身对碧芸扑嗤一笑，纤手向她一招，水蛇腰一扭，便已隐身不见。碧芸被激得火起，不顾一切放胆便追。

崔萸的功力比碧芸高，急追急走，不追不走，始终保持三丈左右，将树叶拨得簌簌响，不让碧芸迷失，故意引她来追。

碧芸这一追，可糟了！与逸云愈拉愈远，迷失在丛林中各不相顾了。

正追逐间，碧芸突听到逸云的震天长啸，她正想出声呼应，崔萸已倏然回身扑到，蝉纱如经天长虹，挟着劲风潜流劈面卷至。

这俏女妖下身仅着一件奇薄的肚兜儿，上面绣着数朵金桃花，凸透玲珑，连碧芸看了也觉怦然心跳；她那跌荡着的丰乳双丸，在发出无穷诱惑。

碧芸嫩脸发赤，娇叱一声道：“无耻女妖……”

蝉纱卷到，龙渊剑光华焰烟，朵朵剑花飞射，两人展开抢攻。

矮林太密，野草又深，两人一交手，剑锋过处，草木纷飞，三丈内草木尽偃，现出一个空坪，正好放手一拼。

两人奇快地换了十余招，崔萸不住吃吃笑，她那蝉纱矢矫如龙，不怕龙渊剑削断，而且她的修为高出甚多，在两丈外放手枪攻，蝉纱只在碧芸身前后飞旋卷扑，劲风虎虎，暗劲山涌。

“小妹，丢下兵刃，跟我们快活。”她笑嘻嘻地叫，蝉纱贴地卷到，带尾向上一扬，猛拍碧芸下体。

“你找死！”碧芸脸红耳赤地叫骂，斜身错步一剑反挥。

“早着哩！”崔萸向侧扔出一带，带尾反卷碧芸左臂。

又说：“你可以放心，留着让你那亲亲爱爱的云弟弟享用，不过得借重你一会，可不能让你独享。”

“浪蹄子，你好不知羞……”碧芸攻出一剑。

“嘻嘻！羞耻，每斤三个小钱儿，假正经什么？”蝉纱一招“云封雾锁”，将碧芸裹在带影中。

嗤嗤两声，龙渊剑冲破带网，一招“寒梅吐蕊”倏出，五道光华飞射崔萸胸脯。

“咦！梅花剑的杀着，你进步了许多。”崔萸斜飘八尺，连攻两带迫碧芸换招自救。

“着！”碧芸冷叱，光华一闪，攻出一招“落花缤纷”。

“嘻嘻！这一招倒不错，本谷也有这一招。”

她媚笑着飞退，突然说道：“你可否听我一言！小妹。”

她收剑叱道：“别乱叫，谁是你的小妹？”

“叫你小妹还抬高你的身份哩，你知道本姑娘比你大多少年纪？”

“谁听你说这些？有话快说。”

“不正在说么？你百花谷的玄阴锁阳功，也算是元精吸补术中佼佼，该知道驻颜之术；本姑娘今年整整五十岁，叫你一声小妹，你还不愿意？”

碧芸挺剑欺近道：“你就是说这些废话么？”

“你别急，咱们商量商量。太白山武林大会你可曾知道？”

“你在玄都观该听高唐神女说过了。太白山庄的申老狗，他的死期正是

八月十五。”

“你百花谷之事，宫主已经了然，所以来找你商量，对你大大有利，而且两全其美。”

“本姑娘和你们这些妖女没有商量。”

“小妹，嘻嘻！别假撇清了，百花谷同样是风月花魁，你怎能骂我们是妖女？”

“你说完了没有？”

“早着哩！桃花宫已全力争取武林霸主宝座，需要你们支持，不但你报仇有望，而且可在武林出人头地。”

“你的如意算盘多好？啧啧！青天白日你在做梦。看招！”

龙渊剑一抖，连攻五剑。

崔萸吃吃地笑，蝉纱一卷，五剑俱解，她接着往下说道：“你百花谷与我们联手合作，一举两得，你那小冤家我们绝不动他一毫一发……”

“嘻嘻！不要一毫一发，要整个儿的。”随着笑声，出来了高唐神女，粉红色的蝉纱闪电似的卷到。

碧芸柳腰一扭，剑出“回风落叶”反手一剑疾扫。

蝉纱一圈，“嗤”一声，带尾掠过姑娘乳峰，虽未击实，但暗劲直迫内腑。她只感到浑身如中电触，不由惊叫一声，跃出丈外。

姑娘刚好发育完成，那地方特别敏感，与逸云相处时已尝到奇异的感受，带尾一扫她只觉血脉贲张，有点受不了，故而脱口娇呼。

她这一叫，恰把逸云引来。在震天长啸声中，逸云来势如电，晃若电光流火，由树梢草尖射来。

距斗场还有五六丈，他蓦地大吼道：“芸姐，让开！”声出，精芒电射，伏螯剑脱手疾飞，向高唐神女急射。

高唐神女惊叫一声，蝉纱猛扔，人向草丛中一扑，形影俱失。

伏螯剑飞旋中，蝉纱寸断，逸云向左一飘，剑侧射而至，他一手抄住，正待对付崔萸。

蓦地里，头上如山暗劲压到。逸云大喝一声，双剑向上疾挥。

头顶之上，一头大有六尺的巨型金鹰，正凌空下扑，无俦劲风迎头压到。

逸云心中一凛，一声叱喝，伏螯剑再次飞出。

金鹰一声尖鸣，双翅一振，劲风将剑的来势，阻了一阻，它已冲天而起，差之毫厘，一剑落空。

逸云接住伏螯剑，落下地面，碧芸和崔萸已经不见了。他正想呼唤，头上金鹰又飞掠而下，巨大的铁爪令人心悸，势似奔雷。

伏螯剑一闪之际，金鹰似已通灵，身形一侧，斜掠而逸，奇大的罡风，刮得草木纷飞。

“打！”草丛中飞出三朵夺魄桃花，盘旋飞舞而来。

这一来，把逸云憋得愤怒如狂，灵智无法控制。他怒啸一声，双剑织成一道剑墙，像一个光环向草丛中滚去。

这次他用了全力；疾逾电闪，剑芒过处，一个赤着上身的大汉成了五大块。那儿有一个土洞，崔萸的螭首刚在洞口消失。

金鹰敏捷地由后掠到，火眼金睛熠熠生光，钢爪铁啄令人汗毛直竖。

逸云毫不迟疑，向下一沉，引金鹰下扑，突然身形右旋，伽蓝剑疾挥。

金鹰见不是那晶芒四射的小剑，这次它不躲了，双爪向剑上一扣，并振翼猛挥。

“嗤”一声闷响，双爪和伽蓝剑接实，金鹰尖号一声，冲霄而起。

逸云也被奇大的反震力，震得身形斜退五尺，来不及运内劲发出伏鳌剑，让金鹰逃掉了。

这一击之威，令他心中骇然。伽蓝剑虽不是吹毛可断的神刃，但那浑厚的力劲，足可以裂石开碑，可是竟未能将一头扁毛畜生击伤，反而被震得身形浮动，岂不令他吃惊？

其实那金鹰也吃了大亏，看它冲天而起，不再下扑，仅在上空尖鸣，就可证明它已经惊破了胆啦！

这时，右侧山谷中突响起如黛的娇叱。

逸云失去碧芸，可不能再失去如黛，他清啸一声展开轻功绝学如飞扑去。

如黛追逐高唐神女，逐渐进入谷中。谷中左壁根火舌冲天，飘来阵阵烟味和焦臭。

追了百十丈，到了草丛密布怪石如林的一处险绝之地。

高唐神女突然回身吃吃媚笑，四面游走，一面说道，“小妹妹，你要卸本姑娘的粉腿？”

“呸！你的贱腿只有男……”她凶霸霸地叫，紫电剑急似闪电，信口而骂。等她发觉失言，窘得粉脸红霞似火。

“小妹妹，你的腿有你那云哥哥要，当然说我的腿贱啦！他不要我这对粉腿嘛。”

如黛被她蛇一般的诡异身法，在剑影中八方游走自如，并利用怪石草木掩护，以蝉纱巧妙的袭击，只气得心中直冒火，可是又无可奈何。

听妖女提到她的云哥哥，她更是生气，恨恨地连攻五剑，骂道：“妖怪，要捉住你，我不割下你的舌头才怪。”

高唐神女不住媚笑，左闪右滑连换五次方位，飘逸地闪过五剑还了四带，一面说道：“割下我的舌头送给谁？你的云哥哥要么？嗯？不要你割，我自去送给他。嘻嘻！少陪。”她晃身便走了。

“妖怪！哪儿走？”

“有我呢？小妹妹，我陪你玩玩。”随声在石后闪出一个美娇娘，酷肖桃花仙子，只是左额只有一个笑涡儿，桃花仙子左右各一。

她正是大姨封菊吟，但如黛却认为她是桃花仙子。小姑娘一看她那惹火的打扮，便觉恼火，要是这装束被云哥哥看到，岂不那个？她娇叱一声，挺剑飞扑。

高唐神女乘机吃吃一笑，隐身不见。

封菊吟见如黛来势汹汹，她不掣剑，不卸巾，一掌斜飞，并吃吃荡笑。

一股奇寒暗劲向前一涌，立将如黛的剑荡开，两人便狠斗起来。如黛是气吞河岳，粉面绷得紧紧地。

封菊吟却是滑溜如蛇，轻笑四扬甚是愉快，一面出掌，一面说道，“小妹妹，别发狠，扫云山庄的‘飞龙剑法’这儿用不上，用上了石头草木准倒霉。你长得真美，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叫什么九天玉凤？”

“你管我叫什么？别尽躲？”“刷”一声连攻五剑。

“唷！好一招‘神龙现爪’，五剑如一，不坏。”她向右一旋，向如黛左

肋拍出三掌。这三掌，热流怒泻。

如黛琼鼻一皱，哼了一声，一剑振出，热流四散。她身形倏变，用上了如幻步。

“噢！这步法奇奥着哩！”一声龙吟，她掣下了一把青芒蒙蒙的宝剑，立时展开反击。

一剑在手，封菊吟不再闪避，见招化招，剑势如怒涛狂涌，卷入紫芒之中。

这一来，如黛立告吃紧，斗场崎岖，飞龙剑法的威力大打折扣，她只能全力封架，十分费劲的。

封菊吟一面紧迫进招，一面笑说：“听人说，你那云哥哥绰号神剑伽蓝，怎么你却那么蹩脚，可能你那小冤家也是浪得虚名之辈。”

“放屁！我云哥哥打得你亡命而逃，你怎忘了玄都观那夜之辱？称为神剑他当之无愧。”

“噢！小妹妹，你看我是谁？你那小冤家到桃花宫之时，本姑娘还在怀玉山，玄都观我也没到过哩。”

“你这妖妇不是桃花仙子？”

“桃花仙子叫我大姨，她是我的晚辈，她母亲是我的手帕至交，虽不沾亲，却情同骨肉。”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小妹妹，你太没礼貌，请教姓名是这样问的？”

“我还要给你一剑呢。着着着！”在喝声中，如黛突出。杀招“天龙行雨”，人如玉凤，剑似神龙，凌空下扑，紫芒飞洒而下，笼罩住近文方圆面积。

“来得好！”封菊吟娇喝，招出“火树银花”万千青芒向上急迎，剑气丝丝锐啸。

响起一阵振耳龙吟，两把宝剑急剧地撞击，人影一升一沉，各自飞远近丈。

紫电剑神物，比青芒闪缩的宝剑要好得多，可是封菊吟的功力比如黛高得太多，所以相抵相长似乎拉成平手。

这种拼斗最为名家所忌，生死须臾之间，好险！

如黛身形震得飞起文余，向草丛中落去。在身躯下落的瞬间，突见下面鬼魅似的站起四名上身精赤的大汉，四把长剑上指，严阵以待。

刚站稳的封菊吟，也挺剑凌空斜扑而来，身剑合一射到，剑气丝丝。

由上往下看，四大汉像是一丝不挂一般。如黛几曾见过这种阵仗？尖叫一声，半空中身形一扭，以“乳燕穿帘”身法向侧方怪石顶上纵去。

远处传来逸云的一声怒啸，如黛心下大定，纤足一沾怪石顶端一剑疾挥。

“哎！”紫芒一闪，石后现出偷袭的一个大汉，断了一只胳膊，扔剑跌下了怪石。

如黛一剑伤敌，向逸云的方向急射。封菊吟没想到如黛的轻功如此了得，半途折向斜掠，并且能伤人逸走。她娇叱一声，落下地面腾身急追。

不到十来丈，逸云踏着枝梢来势如电，他已收了伽蓝剑，右手伏鳌晶芒闪烁，三尺剑芒吞吐如灵蛇。

他让过如黛，大喝一声，一招“九霄龙旋”攻出，像一阵小旋风，音波锐啸声中，扑向封菊吟。那奇猛的旋风，把如黛的身形带得一晃，紧蹑着

逸云身后一转，刚好躲过由林下射出的五朵夺魄桃花。

封菊吟知道他手中神剑厉害，向下一扑，身躯入林的刹那间，一剑攻到逸云下盘，乘势沉入林中。

剑芒一旋之下，她先前立身之处，枝叶像被狂风所摆，漫天飞舞。这一招是游龙剑法的绝招四海狂客的绝艺，早年曾称霸武林，震慑江湖。

右侧三十余丈，有一块十来丈的短草坪。逸云一拉如黛右小臂，喝声“随我来！”向那儿飞纵。

他一到草坪，放了如黛，大吼道：“桃花仙子，到这儿来，华逸云与你一拼生死。”

四面八方蓦地响起阵阵荡笑，接着同时现出许多人影。矮草坪四周，全是茂草矮林，枝叶同响，裸女出现。

正前面，令人眼前一亮，是一个身穿云裳，环佩叮当，腰悬宝剑的丰满少妇。怪！

这么些人中，只有她穿着齐全，确是可怪。

这女人真是美，骨肉匀称，凸透玲斑，衬得无一处不美，每一部份皆是神奇的杰作。

瓜子型脸蛋泛着桃红，一双水汪汪深潭也似的大眼，衬以又长又黑乌光闪闪的扇形睫毛，玉雕的挺直鼻梁，樱桃小口一点红，令人一见忍不住要咬上十来口。惟一令人不满的是，她那美眸之中，不时射出可以透人肺腑的冷寒电芒，但为时甚暂。

左方是桃花仙子，她仍是那身惹火装束，像一头凶猛的母狮子，也像一团可融化金钢的烈火呢。

右方是大姨封菊吟，她也是一团火，大姨身旁是二姨封茜娘，浑身像是从火山冲出来的熊熊烈火。

身后，是一个同样丰满，也几乎全裸的绝色少妇，除了同样的装束外，她腕上多了一双金环，她的脸型是蛋型，动人的粉颊旁，有一双令人沉醉的笑涡儿。

在外面一环中，出现了许多半裸男女，其中有那两个丰满的无名少妇，和高唐神女与崔萸。

令逸云心惊的是，高唐神女一手挽住碧芸，显然芸姑娘已落在她们的手中了，芸姑娘的脸上现出绝望的神色。

头顶上，两头大金鹰不住盘旋，尖鸣，起落不定。

两个陌生的美女，三个几乎全同的桃花仙子，四下里团团包围，逸云心中暗暗叫苦，看来今天凶多吉少，要脱身势比登天还难。

“生有时，死有地，拼了！”他心中在狂叫。

伏鳌剑徐举，晶芒闪缩，屹立几如化石。面临生死关头，他反而冷静下来，心意神凝而为一脸上每一条肌肉都冻住了。

除了上空的鹰鸣，万籁无声，空气像是凝结了，无形的冷气似在四周弥漫。

逸云用传音入密之术向如黛说道：“黛妹妹，也许我们已注定了今生。记住，有机会时我掩护你脱身。”

“不，要死也得在一起。但我希望你能突围脱身，尔后替我报仇。”她也用传音入密之术答话。

逸云说道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拼了吧！”他稳健地踏进一步，伏鳌剑

徐伸。

如黛神色庄严，也退后一步。

“孩子，你不请教我们的名号？”玉色云裳美妇说话了，星眸中寒芒已敛，面现笑容。

逸云毫无表情地答道：“用不着了，你们上罢！姓名无关宏旨，何必多此一举？”

“慷慨赴死，孩子，你值得骄傲。”

“不一定是我死，咱们各有一半机会。这里面，不见得有人比华某强，你们只是倚仗人多而已。”

“孩子，你大言了。”

“正相反，华某深具自信。”

“听我师妹说，你会以气驭剑术，就凭这点自信么？”

“正相反，以气驭剑术在下仅练有四成火候，收发尚未能如意。华某凭借的是满腔豪气，与无上的修为。”

“壮哉！少年人，值得喝彩。香君妹。”

“师姐，请吩咐。”

桃花仙子笑着答道：“让三妹和他印证一二，看值不值得我动手。”

“悉听师姐吩咐。”

身后那有一双笑涡儿，腕上有一双金环的美妇，吃吃荡笑掣下一把育芒四射的宝剑，笑吟吟地说道：“孩子，转身。”她柳腰款摆，轻盈地滑出。

逸云屹立不动，冷然地道：“叫你们的人后撤三丈，不许向我黛妹动手，乱我心神，咱们该有一次公平的决斗。”

云裳少妇叫道：“好，依你，退！”

众人退入草丛，逸云用传音入密之术对如黛说道：“不要远离我的左近，全神戒备。”

“是，云哥。”她缓缓退出三丈，面向外凝神戒备。

逸云徐徐转身，星目神光外射，收了伏鳌剑换上伽蓝剑，剑诀徐引，说道：“姑娘请，华逸云领教高明。”

“怀玉山吸血夜叉金凤，要请教南海伏魔慧剑神奥奇学。”她剑向右一撇，幻出一道青色光弧。

逸云心中暗笑，看妞儿美绝尘寰，竟有这么骇人听闻的绰号，确是名不符实。

“金姑娘请！”

“你年纪太轻，该你先请！”

逸云知道，这些女妖全已获得青春常驻心法，看去像二十来岁美少妇；其实全都是花甲以上的老太婆。论年岁，当然该他出招。

褐影徐动，他向前一滑，斜身出剑，轻灵飘逸地一剑斜掠，虚点金凤左肩。

金凤看他神色庄严，知道他已获上乘剑道真诀，不敢大意，收敛了媚笑，错步扔肩，也一剑虚截逸云手肘。

两人三招虚拆，突然风动雷鸣，罡气乍起，剑气锐啸。

“接着！”逸云沉声喝，挫腰进击，攻出一招“生生不息”，无数褐影挟无穷暗劲，由下向上急涌，猛袭金凤下盘。

金凤长剑下垂，左右一振，青色光环一卷，身躯平仰，立射逸云胸膛。

这时，两人真力骤发，但见青芒如电，褐影如潮。进退之际，剑啸刺耳，冷电寒芒，直迫五丈外，好一场凶狠的拼斗。

半盏茶时分，在那径丈方圆之地，各出五十招以上，出招化招捷如电闪，令人目不暇接，不辨剑势。但见剑影矢矫，剑气袭人，地下的短草，全齐根而断，散飞四周。

吸血夜叉见逸云守得紧密，攻得凌厉，褐影飞腾间神色丝毫未变，从容挥剑应付裕如，不由暗赞，而且甚有好感。

五十招一过，逸云攻势愈来愈凌厉，游龙剑法杂以伏魔慧剑，招招绵绵而出，凶猛狂野斗志益昂，招招抢攻。

吸血夜叉不像以前轻松，她突然沉声喝道：“难怪你的声誉传遍武林，果然有点真才实学。小心了！”

喝声一落，青芒陡涨，恍若万颗寒星飞射，无数光幕重重覆盖，她用上了怀玉山的绝学，“飞星剑法”委实骇人。

“叮叮叮……”一连串锵锵剑鸣，双剑飞旋搏击，猛烈地点崩绞钻抄错，拼上了。

逸云用的是“万有俱寂”绝招，可是对方功力太高，伽蓝剑也无法将对方的剑震毁，发出了阵阵剑吟。

人影暴进暴退，再进再退，三冲错五盘旋，人似疯虎，剑似蛟龙，四面八方剑影飞射，剑气丝丝刺耳，剑啸嗡嗡令人心魄下沉。

蓦地里“呛”一声振鸣，剑诀外引，神目死盯住对方双眼，脚下不丁不八逐渐向前推移，又将行生死一搏。

逸云神色镇定，鬓角两串汗珠缓缓流下腮缘，浑身似乎腾起一阵薄雾，举剑之手举定如同钢铁所铸。他吸入一口长气，逐寸前移。

金凤桃腮泛白色，头面和莹玉也似的酥胸，香汗映日生光，神态仍然从容，举剑的粉臂屹立不动。她目不稍瞬，也远寸前移。

双方逐渐接近，内家剑气愈来愈烈，剑尖振动了，剑啸发出了，两把剑尖逐渐相对接近了。

丈六，丈四，丈二，一丈了！

四周寂静如死，这空气也似乎已经凝结了，旁观的人全都目定神凝，浑身肌肉紧缩，替这一对好手捏一把冷汗。

一声低沉的清叱乍响，接着剑啸刺耳，褐影突涨，青芒飞射。

“呛呛呛……”人闪剑射。“铮……”剑气一敛，人影暴退。

这一刹那间，令人眼花缭乱，汗毛直竖，分不清人影是谁，辨不出双方如何出剑。

神奇的一击，凶猛绝伦，两人都被对方浑雄无匹的内劲，震得斜飘丈外。

经过这次生死须臾的雷霆一击，两人竟全都神色未变，身形一定，屹立如同化石，像一对男女石翁仲，遥遥木然相对。

逸云额际大汗阵阵外沁，像一串檐下滴水，簌簌由下颌滴落他宽阔的胸前，整件上衣几乎湿透了。但他脸上每一个肌肉细胞，全像凝结了似的，举剑的右臂坚定凝实，一双星眸神采照人。

他吸入一口气，抱元守一调理真气，伽蓝剑徐徐上扬，左足缓缓踏出一寸，又一寸，脚掌一落地，右足即行缓移，跟上两寸，左足又动。

金凤头面和全身，像被雨淋过一般，但腕上每一根线条都保持原状。

酥胸徐徐起伏，整件胸托子全湿了，玉臂的汗水，从手肘往下溜，像断了线的珍珠。

她脸色略现苍白，但脸上每一根线条都保持原状，酥胸徐徐起伏，先天真气缓缓升沉运转。那双莹洁美好的玉腿，大汗映日生光。

她右足前引，左足后跟，也是交互前移，逐寸欺近。

接近至丈六，剑气突发。

进至一丈四。两把剑同时震鸣，遥遥相指。

已经丈二了。两人的剑诀徐向前引，缓缓向外慢移。

金凤是右足在前，逸云是左足在前。论轻灵，有足在前该占优势。论诡奇沉实，左足在前却又占先。虽则变化不易，但攻势却绝对凶猛，挨打的机会多，但进击的好机亦多，平时剑道行家不敢用来冒险，可见逸云定有所恃。

双方功力已运至十成；行将生死一搏。

逸云在激斗之中，虽则神色如同化石，俊面上每一颗细胞每一根线条，都凝结住，令人莫测高深。可是他内心却心潮澎湃，脑中灵光屡现。

他见金凤的内力修为似比自己略高，剑术凶猛凌厉，绵密得无懈可击，再斗下去只有同时力竭，或者皆亡。

可是他不能死，还有两位姑娘的安全，千斤重担他不能卸掉，环伺着的高手全都功力超人，两位姑娘绝难侥幸，希望在他身上哩。

他细察剑势，暗中在思量自处之道，他悟力超人，已看出金凤剑势固然凶狠辛辣，出诸女流之手确实少见，但倘若能先阴柔潜劲引偏她的剑势，再突以雄猛的剑式一举进击，定然可以得手的。

这一念头在他脑中飞逝，逐渐形成强烈的意念，将他在武昌府悟出的一套神奇剑法诱出，在短短的时辰中。突然成熟臻于完善，终于在剑道中异军突起，为武林大放异彩。

相距丈二，行将作雷霆一击，还有两尺距离，也许这一次将有一人溅血五步。

他俊目中突然大放异彩，神光电射，伽蓝剑徐徐下沉，左手剑诀却缓缓收回胸襟，左足后跟略提，向左稍移。

他体内新悟的神奇内劲，已经运至剑尖，只一瞬间，伽蓝剑传出奇冷彻骨的寒流剑尖之前，阴寒之气与四周炎热的气流一触，立时升起一阵轻雾。

这一奇异的改变，证明他必以神奇的剑术制敌了。

云裳美妇双目冷电一闪，突然沉声说道，“最后一招，用不着拼命，印证之后，听我安排。”

声落，金凤和逸云同时踏进一步，一声轻叱，剑影像万千怒龙张牙舞爪，罡风如狂风暴雨呼啸怒吼。

褐影以六尺大环幕向万千青虹中一涌，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劲气啸声，向左一带一旋，将万千青虹带得向右飞射，并向上扬。

蓦地里，飞出一道肉眼难辨的褐影，挣脱青虹的羁绊，光临金凤的左半身，“嗤”一声幻化成一阵三尺大剑浪，向前一涌。

“铮”一声龙吟虎啸似的剑吟，人影向三方疾退。

金凤脸色苍白，右臂微颤，浑身大汗如雨，像刚由水中爬出来的人。她眨眨眼，摇掉眼角汗珠，青芒闪缩的宝剑徐徐下降，胸前急剧地起伏。

逸云呼吸似已停止，他正用神奇的功力凝气行功，准备随之而来的

凶狠搏斗。他一招得手，豪气如山，俊目中神光闪烁，顶上仍毫无表情。刚才的一招，他将金凤的霸道剑势以吸迫二诀引向左方，让她暴露左半身空门，突以雷霆万钧之威神奇地脱出纠缠，阳刚之力行致命一击。每一举一动，均能得心应手，对方毫无自救的机会，除了弃剑仰身急射逃命以外，已无选择余地。

岂知云裳美妇功力奇高，已看出了危机，在千钧一发中同时扑出，攻出一剑救了金凤一命。

三人同时疾退，云裳美妇“刷”一声收剑入鞘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不愧神剑二字，确是名副其实。你这一招师承何人？”

逸云毫不考虑地说道：“传自恩师龙吟尊者。”

他自受艺龙吟尊者后，尊者对他曲意成全，不惜损耗本身真元，对他施以醍醐灌顶大法，能有今日之成就，皆出自恩师之赐。虽则是他自己参悟而成，但他不敢居功，故而毫不思索，说是恩师所授。

云裳美妇秀眉略锁，惑然地说：“你先前所用的剑法，倒是龙吟尊者的手泽，刚才你那一招集至刚之大成，绝非伏魔慧剑之招式。”

“信不信在你。请问姑娘尚有何见教？”

“你既是龙吟尊者的传人，该知道南海一脉之事。”

“在下乃是他老人家的寄名弟子，师门之事略有所闻。”

“鹰翔岛主林奇峰，无尘居士吕化蛟，他两人同是南海门人，你可知他们的下落？”

“恩师虽曾提及，可是毫无所悉。敝恩师已一甲子未履南海，对南海门中之事音讯久不通问，林吕两位师叔之事，在下一无所知。”

“哦！也许令师在这一甲子岁月中，参悟大乘，另创绝学亦在意料之中。我在六十余年前，曾随先师一游南海，与令师曾有一面之缘，可惜不曾向令师请益，算起来不算陌生，不知令师法体安否？”

逸云心说：“又是一个不老的妖怪，要不是他自己说出，鬼才相信。”但他仍肃容收剑乃说道：“多承垂注，家师正苦修上乘妙谛，矍铄不减当年。”

“难得，南海一门果然不凡。”

“姑娘是否要与在下一较？”

“我目前还不愿与你印证，但为期已是不远。目下你身入重围，有两条路由你抉择。”

“华某从不作城下之盟，绝不为强敌历迫而低头，你别替我打算，那是枉费心机。”

“你会抉择的，事实上你非低头不可。”

“请亮剑！”逸云沉声低喝，伽蓝剑徐举。

“你先听我说完。第一条路是与本谷姐妹联盟，助香君妹争取武林盟主宝座。第二条路是留下百花谷之女，不许过问百花教主一家人之事，方夫人报仇之举，自有桃花谷之人出头，并且本谷争取武林盟主之事，不许你过问插手。两条件任凭择一，不然你将埋骨此地。”

“华某选择埋骨，不用再说了。”

“你真贸然决定了？”

“绝非贸然。第一件未免可笑。第二件亦不可能，方夫人之血海深仇，华某责无旁贷，不用假手你们。至于贵谷争夺武林盟主之事，在下不感兴趣，你们拼死活与我无关，华某根本不是江湖人。”

“与你无关？哼！”桃花仙子接口，接着淡淡一笑，又道：“盟主举出，不管是谁登上宝座第一个要铲除的人就是阁下，你还在做梦。”

“危言耸听，莫须有。华某一不争名，二不争利，找我？奇闻？”

“你忘了大珠台之事？金面狂泉铲除武林三杰的大计，是你捣散的。令师的佛道同源像你曾在半途交与少林僧，这轩然大波是你引起的。哼！你倒推得一干二净。”

“废话！金面狂泉岂奈我何？佛道同源像我已亲交两派掌门，与我何干？”

“金面狂泉仗金像之力，驱策五大门派助他争夺霸主，自然也驱策五派门人，铲除你方能安枕。要是你助本仙子取得盟主之位，对你才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权衡利害，你该三思而行。”

“真要助你，武林非闹得腥风血雨不可，不用三思，华逸云像行云野鹤，不受任何人驱策，谁迫我，谁倒霉。你们的话有完没有？”

“刷”一声，伽蓝剑入鞘，晶芒乍闪，他迅捷无伦地换了伏鳌剑，向如黛叫道：“黛，联手吧？”

紫虹一闪，如黛疾退到了他身侧。

桃花仙子玉手一挥，数十支长剑映日生光，全指向核心，形成合围。

云裳美妇长袖一挥，金凤向后退走。

她含笑举剑，说道：“年轻人，我玉罗刹要试一试你的真才实学。”

“玉罗刹”三字，把逸云吓了一跳。如黛更粉面变色。被挟持的碧芸，倒抽一口凉气。

在一甲子以前，武林中最有声望的正道高手，就是二僧一道；二僧是龙吟尊者和一心大师，一道是太白矮仙。

二僧一道中，功力不分轩轻，但其实以太白矮仙略高半筹，虽然他们之间并未印证过。他们都是世外高人，自然不会因印证而伤和气。

而魔道奇人中，也有许多功臻化境的高手。在江南。最令人头痛的是一个中年妇人，和三名青春少女，她们行走江湖，种出鬼没，从未露过名号。她们行踪所至，每至一地必有许多年轻力壮的武林英才无故失踪，下落永无下文。

最后二僧一道同莅江南，龙吟尊者返南海沿途搜索，天心大师在湖广至豫打探，太白矮仙赴江西和南京两布政使司，分头搜寻这四个可疑女人的行踪。

一搜两年，三个人都和四个女人朝过相，可是查不出她们的恶迹，无可奈何。

而在这两年中，年轻后辈失踪之事，仍然层出不穷，武林哗然。

二十

这四个女人仍然神出鬼没，以三位高人的江湖经验之丰富，可说武林无出其右，但仍无法盯住她们十日以上，便会被她们摆脱溜走。

终于走得夜路多会碰着鬼；在南京所属的镇江府，终于被太白矮仙抓

住了确证，当着数十名风闻赶至的高手，展开了一场武林罕见的拼斗。

那一役，死伤了十名武林高手，仍被她们从容而遁。

临行之时，其中一名最为狠辣的少女，说了三句话：“你们记住了，玉罗刹不出山便罢，出则将风雨飘摇。”

在她们从容逸走之际，一同紧追不舍的共有四个人。是太白矮仙，一是独掌擎天尉迟大年，一叫玉笛追魂符敏，一叫诗酒穷儒戚布衣。他们都是青年的武林奇葩。

此后，四个奇异的女人失去了踪迹，武林平靖了一时，但“玉罗刹”三字却深印在人们的脑海里，并不因岁月如流而在江湖全部消失，更未全部淡忘。

那追赶的四个人呢？下落如何？

太白矮仙在三年后在太白山重行露面。诗酒穷儒半年后，带着胸腹两道尺长剑疤，凄凄惶惶沦落江湖，每日以诗酒消愁，绝口不提当年之事。三十余年前，他收了一个弟子，名叫梁毓青，十八年前梁毓青却疯了，人家叫他哭书生，目前师徒两人都不知所终。

独掌擎天尉迟大年，和玉笛追魂符敏，全都音讯全无，江湖中不见了这两个英俊的少年英雄的踪迹。

读者该记得玉笛追魂和哭书生梁毓青。暂且不提，下文自有交待。

逸云和两位姑娘，全都心中一凛。

逸云才知道玉罗刹确是个女魔头，难怪她叫他孩子。便徐徐举剑，沉声道：“前辈是与晚辈单打独斗呢，抑或群殴？”

“孩子，玉罗刹岂是倚众群殴的人？”

逸云放了心，向如黛说道：“玉罗刹乃是武林前辈，一言九鼎。黛，请退在一旁。”

如黛未及回答，碧芸突然尖声叫道：“云弟，我替你答应第二条件。”

逸云心中大痛，厉声说道：“不成，你落到她们手中，哪会有好事？今天我义不独生。芸，恕我！”

“别管我，云弟，你会令我难以瞑目九泉，和黛妹走吧！”

“不成！我不能走。”

“芸姐，我绝不走。”如黛也说了。

玉罗刹注视三人半晌，突然点头笑道：“百花谷必须与桃花谷联手，无可更改。我以至诚保证，华哥儿，我绝不教她们以色相抛头露面，桃花谷有的是绝色之人。”

“你们的话，华某不敢置信。”

“信不信在你。我再给你一次允诺，三招之内，你如能侥幸，我让你和扫云山庄的小丫头平安离开。准备了，好自为之。”

“嗤嗤”两声锐风劲啸，她将剑挑了两拂，青芒如电，剑七飞射。又说：“假如你侥幸，切记不可向外透露我玉罗刹的名号，如果泄出，可别怪我任性而为。”

逸云怒声问道：“我别事不闻不问，只问你放我芸姐不放。”

玉罗刹玉面一寒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别再妄想，真要你死，并无困难，真是人心不足，哼！”

“云弟，别迫我，我心碎了，让我跟随她们吧。”碧芸颤声尖叫，泪下如雨。

逸云一挫钢牙，切齿地吼：“玉罗刹，我芸姐要有三长两短，倘若华逸云仍在人世，你将受到惨报。”

玉罗刹冷然地说道：“大言不惭。”

“且拭目以待。我进招了。”

“来吧！三招。”

“接招！”喝声一落，晶芒飞射，伏螫剑向前幻出一重光幕，突向右一吸一带。

“嗤”一声晶芒在点到的青虹之左侧，突以炙热的至刚劲道，蓦地射出无数淡淡芒影。

玉罗刹功力高出逸云甚多，但她的剑气无法反震伏螫剑的晶芒，仅能用无匹的内家剑气，错开剑芒。换了别人，长剑绝难经伏螫剑一击呢！

她攻出的青虹，似被一股无可抗拒的吸力，带得向左下方一裁，明明攻到逸云胸前，却已到了他右臂外侧，而晶芒在剑侧一错而过，攻到了右肋下。

晶芒和青虹神奇地连错十余次，双方诡异雄猛的内家剑气相触，发出令人气血下沉的奇异啸声。

玉罗刹心中一凛，青虹一沉，以十成劲向后千撤，终于摆脱了奇异的吸力，旋身沉剑。

“噗嗤”一声，双方剑气正式行全力一搏，剑化龙吟，两人同时斜退。逸云退了八尺，玉罗刹仅退三步。

“第二招！”逸云叱喝，再次扑上。他一招未受克制，而且能抢制先机，心中大定。

这些奇招，他仅想出十八剑，一柔一刚，一阴一阳，每两剑相生相成，也各立门户，每一剑都是生死攸关的绝着，中含巧夺天工功参造化之变，与凌厉无前锐不可当的猛烈雄奇诡道。十八剑合成九招，连他自己也未纯熟。

这些奇招，他还未运用自如，但先后两招硬拼，他已将第一剑参透。要不是玉罗刹功臻化境无坚不摧的剑气强劲绝伦，拼全力挣脱至柔劲道的羁绊，第一招她就得出乖露丑。

第二剑是先刚后柔，与第一剑恰好相反；每两剑合成一招，确是罕世绝学。

第一招，他命名为“如虚似幻”。

第二招的第一剑，与第一招相反，是先刚猛无俦，再变阴柔，接着的下一剑，又与前一剑相反。

也就是说，每一招有两剑，这两剑中含无穷变化，由无数精微的振动闪缩而构成；而两剑中有四种不同的劲道控制，收发由心，必须在闪电似的刹那问完成，五通六识不够火候的人，练一甲子恐也无法体会其中奥妙。

逸云一招得心应手，雄心大起，豪气飞扬，在喝声中攻出第二招。

第二招的运劲心诀，是刚柔柔刚四劲相生。他暂替这一招定名：“骇浪惊涛”，想得到定然能够狂野霸道。

但见晶芒以上至下飞卷而来，再由下向上猛掀，那雷电俱发似的剑啸，令人入耳心悸，心血下沉。在那凶猛的扑击中，有一道平面的淡淡芒影，以辐射的形态，向前疾射，令人毫无所觉。

而那骤热骤寒的神奇内劲，排山倒海似的涌出。

嗤嗤嗤……一阵刺耳尖鸣，接着“铮”一声清脆剑啸，青虹晶芒乍

敛，人影又分。

逸云退了三步，玉罗刹退了八尺以上。

这一招，玉罗刹完全以性命交修的先天真气，在剑上全力发出，硬将逸云震退，她已无法化解这神奇的剑招。虽然将逸云硬行震退，她已损耗了不少真力。

逸云更是心定，豪壮地大喝道：“第三招！招名‘一线生机’。”

身剑合一，成一条直线向前飞射，直取玉罗刹六阳魁首，起初平平无奇。这一招的运动心诀是柔刚刚柔。

玉罗刹心中一紧，暗说：“这小娃娃内力不如我深厚，怎么一得诡异的剑招一衬，却又似乎凭空增长了许多，岂不可怪？而且他这神奥的剑术大异常规，不但中含无穷秘奥，而且运动之奇神鬼莫测，更得神刃之助，威力倍增，我得倾全力一拼了。”

她突然踏前半步，宝剑下沉八寸，青虹突然像是更为耀目，剑啸声有异，平指电射而来的晶芒。她已运足神功，准备破釜沉舟给予逸云雷霆一击了。

晶芒像一条亮晶晶的丝线，连人急射而至。

双方剑尖行将接触，急逾电射。

龙吟似的剑啸震耳若聋，剑气内劲冲击的锐啸令人毛骨悚然。青芒向上一涌，“嗤”一声倏然向下一挫，带起一股强烈的小旋风，向左旋了半弧，青色光芒在晶芒外侧一掠而过，人影乍分双方换了一个方位，火速转身面面相相对，双剑遥遥对指。

两人作势站好，方传出气流激荡的罡风厉吼之声和令人心血凝结的兵刃交错的啸声，惊心动魄。

逸云目中光彩照人，豪情万丈地叫道：“三招已过，前辈，再来三招！”

玉罗刹面色渐渐由苍白转复绯红，她发髻上那枝碧玉钗的钗柄，炸裂成粉屑随风飞扬，把她吓了一跳冷汗。

她这才明白，少年人的艺业，确是深如瀚海，真要生死相拼，她操胜的机会虽说并非渺茫，但确是毫无把握，不由她不心中骇然而惊。

“嗤”一声她的宝剑归鞘，她毫无表情地说道：“不用了，你确可称神剑二字。你走吧，你将是争夺武林盟主的最大绊脚石，你不死人人难安。玉罗刹遵守诺言，让你平安脱离十面埋伏，明知足纵虎归山，但也必守信诺。你和周丫头可以走了。”

逸云大喝道：“放下我的苦姐！”

玉罗刹厉声说道：“你真要埋骨此地，我不勉强你。”

碧芸凄然大呼道：“云弟，你快走吧，黛妹妹，你劝劝他。”

如黛神色忧郁，无可奈何地向她摇摇头，欲言又止。

碧芸接着叫道：“云，你听我最后一次祈求……”

玉罗刹冷然接口道：“这不是最后，你们来日方长，我说过的，你的安全和清白我负全责。”

逸云一触碧芸的眼神，她那绝望无助的悲怆神色，令他心痛如割，心中一软。一挫钢牙，向玉罗刹狠狠地说道：“玉罗刹，请记住，我芸姐要有三长两短，桃花宫将成尸山血海，天涯海角我华逸云都会找到你们，哪怕我花上百年岁月，亦在所不惜。”

“你说得太轻松了，孩子。”

“绝不是轻松，华逸云单人独创，刀山剑海何足惧哉？天下奇毒也要不了华某之命。”

他一手拉起如黛，向碧芸说道：“芸姐，请多珍重，报仇之事我会尽力，事了我在江湖中找你，再见！”

他一挥伏鳌剑，捡起如黛，身形去势如电，直射谷外。

他俩人身影消失，玉罗刹神色凛然，向桃花仙子说道：“师妹，你要不断然处理，后果堪虑呢。”

桃花仙子眼角挂下两颗晶莹泪珠，沉声说道：“难在我必须得到他，而且要他心甘情愿。”

“不可能的，他不会为你的美色所迷，不会为武力所屈，不争名夺利，你有什么所倚？”

桃花仙子用传音入密之术说道：“有碧芸丫头在，他慢慢地会就范的。”

玉罗刹也用传音入密之术说道：“不可能，这娃儿血气方刚，不计利害，真要惹火了他，大祸立至，可怕着哩！”

桃花仙子摇头叹息道：“论绝色，咱们桃花宫之人，谁也比他那芸姐黛妹美上三分，可是就引不动他的心，唉！我对自己的信心……”

“师妹，听我说，缘之一字，不可强求。那什么盟主之位，不争也罢！你我已是快将入土之人，他年纪太轻啊！师妹，符……他真不来找你么？”

“师姐，别提他！”桃花仙子绝望地尖叫，突又叹口气，说道：“世间有的是男人，我要证明给他看，韩香君的裙下，尽多俯伏之人。”

玉罗刹摇摇头，叹息说道：“五十年，多漫长啊！我相信你们都陷入痛苦的深渊不克自拔，相互伤害了对方。师妹，我不勉强你，但你能听我一劝么？”

“师姐，你说吧。”

“所谓刚则易折，任性和意气足以害人害己。我们游戏风尘，任性而为满手血腥，要能永远如此也许不会有麻烦。岂知你竟然身陷情网动了真情，却又不改本性，和他鹬鹬相争近十年，仍然一气之了激走了他，你怎不想想，到底错的是谁？”

桃花仙子掩面颤声叫道：“姐姐，别说了！”

“人说年过三十，方知昨日之非，你我年登耄耋，仍然一意孤行，良可慨叹！师妹，你真要获得那小后生，赶快改弦易辙吧！一是柔情，二是布恩，但要不着痕迹，好自为之啊！把那东西给我吧，我该走了，那老鬼已到了山西，我要赶先一步。”

一名侍女奉上一个小包，玉罗刹接过纳入怀中，一声锐啸，天空射电似掠下两头金鹰，她跨上其中一头，说道：“二金留在你这儿，保持联系。再见了。”

她一拍大金的肩头，巨翅一张，凌空而起。二金也尖鸣一声，腾空相送。

桃花仙子向金凤说道：“三妹，我们分头行事。”

金凤微微一笑道：“太白山见面，珍重。”她带着一批人走了。

接着大姨封菊吟，二姨封茜娘，也率一批男女，先后告别分道扬镳。

桃花仙子直待她们去远，方与高唐神女和崔萸，挟着碧芸率一批男女，缓缓出谷，一面说：“我们盯紧他，走啊！”

高唐神女突然说道：“他到伏牛山，宫主，你……”

“助他捣毁伏牛山庄之后，我们绕道洛阳等他，绝不走无情岭，我绝不找那无情之人……”

在尔后一段时日里，桃花宫的男女，遍布江湖，恩威并施名色齐展，大部份的黑白道武林高手，全都先后俯伏在她们的粉齑雪股之下。

她们像一阵旋风，愈卷愈大，声势日壮，高手云集。在武林中，她们形成一股浑雄的第三势力，君临江湖，轩然大波因而涌起。

同一时间，以金面狂梟为首的第一势力，正澎湃地如滔天巨浪，宇内凶魔全往太白山庄集中了。

第二大势力是五大门派，包括白道之雄，他们也往陕西布政使司赶，汇成一股汹涌巨流。可是，他们都忧形于色，因为事实上五大门派已被控制在金面狂梟之手，虽则他们对金像落入金面狂梟手中之事，未予证实将信将疑。

唯一不受管束的雪山派，据说也将参与太白山庄盛会。这个自从大明建国以来，即退出江湖的名门正派，似乎也有不甘寂寞之象了。

江湖上，谣言蜂起。信使以八百里驿传之法，奔走于各地。

玄门的玉简羽帖传向四面八方。

佛门的佛柬法帖秘密地急传。

侠义柬满天飞。

绿林箭急如星火飞递。

江湖小混混也不甘人后，纷往太白山急赶。

其中也有不受任何门派驱策，自立门户的小门派，各自汇成小股支流，也前来看看风色见识见识。

武林中卷起一阵大风暴，在这茫茫霸海中各奋全力争雄。“武林盟主”这只鹿，看看死于谁手。

逸云像风暴中的一颗小水滴，也向霸海中流去。

他心中如割，带着被迫之耻，拉如黛急奔，回到路中抓起包裹，顺着大道疾走。

他并不自命英雄，也不认为自己天下无敌，可是在暴力胁迫下低头，眼见爱侣落入淫妖之手而无法援救，这痛苦真够他受的。

他自己有自信，刀山剑树赴汤蹈火他也敢夷然而闯，可是他不得不以碧芸和如黛的安全为念，这耻辱他得硬生生往肚里吞。

如黛知道他难受，任由他带着飞射。她也难过，看云哥哥痛苦，她怎不心疼？

逸云那神奇的三招，举世无俦，猛兽如狮，气吞河岳，明明已占绝对优势，为什么他竟然忍辱离开？

她怎能不知？相处时日非短，小冤家的性情，她比谁都清楚。

平日里他外表洵洵温文，似乎十分宽容和达观，可是外柔内刚，像内蕴火热岩浆的暂歇火山，谁要引发他那潜在的怒火，岂只可怕而已？

在玄都观，他的容忍已至极限，大怒之下，几乎把桃花仙子和芸姐姐，一齐断送在伏鳌创那致命一击中。

这一次他又狂怒出手，为何竟能忍住？

玄都观之时，他主宰全局，桃花仙子不是敌手，他凭声势也可将对方压住。而这一次，三人身入重围，桃花宫的人先布下天罗地网，事实上除了他自己可以全身一拼以外，两位姑娘绝难幸免。即使杀光了桃花宫的人，怎

偿回他的损失？

这就是他忍痛撤走的原因，如黛愈想愈难受。小冤家所受的委屈，比她自己身受还更令她心疼嘛！

奔出十来里，走着走着，她“哇”一声哭了。

她一哭不打紧，可把逸云吓了一跳。他对这位小亲亲疼爱已极，她一哭这还了得？一股子怨气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慌得一按心神，缓缓停住冲势，丢了包裹，抱她入怀，急声问道：“黛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……”

小姑娘一头撞在他怀中，放声大哭。

逸云可慌了手脚，惶声地叫道：“好妹妹，哥不好，别哭啊！哥的心碎了。”

姑娘饮泣道：“哥，你受了多大的委屈啊！都是为了我和芸姐，我……我难受，我恨自己，我拖累了你……”

逸云伸手掩住她的小嘴，偎着她的嫩颊，幽幽地说道：“别这样说，亲亲！该怪我啦！连你们两人也护卫不了，眼睁睁看着芸姐身入魔手而无法挽救。我怎算得……”

这次该姑娘掩住他的口了，她抬起粉颊说道：“哥，你再这样说，我更是无地自容啊！我要更恨自己了、要没有我们在，女妖们岂敢欺你？”

“好，都不要自怨自艾了，我们得想法救出芸姐姐才是。”

姑娘摇头道：“恐怕不易，那些女妖们似有万全准备，这时不知躲到哪儿去了，可是我们却有大事待办。”

逸云沉吟良久，脑中不住思索，突然说道：“是的，她们已有万全准备，自从我们一列武昌府，便已分别落在她们眼线监视之中，嫁祸掳人，全是早定好了的诡计。此后我们的行踪，可能仍在她们监视之下。”

“她们为什么如此！看样子，并不仅是争夺武林霸主那么简单哩！”

“当然不是，我且将前因后果对你说明。”

两人放慢脚程，相倚缓走。逸云便将桃花谷强索方夫人和亡命花子的事，加以详尽的说明。

如黛静静地听完，突然说道：“这一切变故，全是为了你。哥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。

那老妖怪，哼！不要脸。”

“我也疑心这一点，可是她有许多机会捉我，为何却又适可而止？这一次就是明证，我们绝逃不出她们的手心。”

“哥，这是欲擒放纵的手法，她要你乖乖上钩哩。”

“哼！她们枉费心机！”

“哥，芸姐在她们手中，定然毫发无伤，她们要利用芸姐向你进攻，张下情网。”

“她们想也不用想。”

“太白山之会，有麻烦了，除非你向桃花仙子假以词色，要惹火了她，转而向你报复，那就糟了。”

“真有那一天，我要替江湖除害！”

“你是说辣手摧花？你……你下得了手？”

“你，别胡说，与世除害，怎能说辣手摧花？小妖怪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同情她么？”

“同情是一回事，但我也不反对你对她假以词色。老实说，她是个可怜

虫。”

“你就会胡说。”

“绝不是胡说，别忘了，我也曾做过可怜虫。由荆州至武昌，我曾痛不欲生，一发起狠来，害了别人也苦了自己，不够可怜虫么？”她粉面酡红，但侃侃而论。

“好了好了，愈扯愈远啦！我们快走一步。”

“嘎”一声鹰鸣，半空中那巨大的金鹰在他们头顶上空掠过，飞出里余然后高兴地翻腾，翱翔盘舞不去。

“这扁毛畜生，盯住我们了，摆脱它。”逸云说，挽住姑娘小蛮腰，向左侧丛山密林中闪了进去。

那金鹰目力特异，虽身在数百丈高空，地面一只小老鼠，亦难逃出它的眼下。可是它以常情衡量人，守住大路极易监视赶路的人，加以正在高兴，只顾翻腾盘旋。

逸云突然掠入林中，身法如电，等它发觉人已失踪，急得在这一带急速地尖鸣狂掠不已。

逸云十分精灵，时窜时停，向山中进入五六里，终于摆脱了金鹰的追逐。

许久，金鹰消失在西方视线之外。

逸云向姑娘说道：“黛，马儿丢了，白天又不能用轻功赶路，不如在这儿歇脚，晚上起程，直到南召会合方夫人，岂岂不更好。”

“别问我，我一切听你的。”她笑眯眯地说。两人躲在密林下，坐在一块儿，她闭上凤目，整个娇躯倚在他的肩膀。

逸云续说：“此至南阳，仅二百余里，进入南召算上，全程在三百至四百之间，得辛苦一夜，你不嫌辛苦么？”

“辛苦的是你，你带着我哩。”

逸云笑道：“小妖怪，要我抱着你赶路么？”

如黛羞笑，“嗯”了一声，轻轻擂他一粉拳。

逸云心中一荡，虎腕倏伸，她跌入他怀中，火一样的热唇令她浑身瘫软。

良久，他俩并躺在草丛里，相拥相偎情话绵绵，静候夜幕降临。

由这儿出泌阳丘陵地带已是不远，远出三五座山头，可远眺一些零星村落，山势向西蜿蜒而下，大道却是迤逦向西北延伸。

大道上行旅寥落，好半天不见一个人，要有的话，却是成群结队而过的行商。

倦鸟归林，夜幕降临。

逸云和如黛携手将近大道旁，突然如黛向树丛中一闪，轻声说道：“哥，看路上那三个人。”

逸云也隐身树后，向山下路上的三人看去。相距半里之远，三人的身形面貌历历在目。

中间那人是个近百年纪的老和尚，鹰目高额，勾鼻阔嘴，满脸皱纹，眉毛灰白，顶上光光戒疤极亮，身穿大红袈裟，手点着一根九锡禅杖；步履从容，十分矍铄。

右首那人是个长竹竿身材，雪白的头发挽在顶端，斗鸡眼，朝天鼻，瘪嘴尖额，三绺稀须飘飘，面色青灰阴鸷戾气外溢。他身穿灰袍，腰带上插

着一条搯铁护手拐。

左首那人是个黑铁塔一般的壮年人，豹头环眼，满脸虬须，壮实得像一头牯牛。身穿黑色对襟劲装，背着一根浑铁霸王鞭，确是唬人。

逸云问道：“那是谁？我在江湖认不得这几个人哩。”

“那老和尚是商城南山文殊古刹的方丈，叫文殊方丈圆明，有名儿的酒色和尚，在江湖恶迹如山。那长条子老家伙叫阴风客易城，隐居九华山下，与有名的恶道九华鬼虺处云子是至交，全是穷凶恶极的魔头。至于那个傻大个儿，却不知是谁？”

“文殊方丈我曾听说过，阴风客我也略有风闻。那九华鬼虺，已经被我宰了。”

“文殊方丈与朗月禅师是至交，两人有时同在江湖做那伤天害理的勾当。我们何不跟踪他们？看他们有何图谋？”

“好，且看他们到这荒凉之地做啥？”

两人一时高兴，这一跟，跟出祸事来了，但收获也不少。

翻了一座山，是一条丁字路，顺大道走到泌阳，左面一条山径像是樵径，三个凶人往左面小径上山而去。

逸云低声说道：“糟，他们不走大路。”

如黛说：“他们不走，我们也不放过。”

“可是天黑了哩。可得小心啊！”

两人相距半里地，利用草木隐身，逐段纵跃追踪，却不敢过于迫近。天色行将尽黑，双方逐渐拉近。

一接近至二十丈左右，已经不易发现十丈外之物了。但逸云练有天听之术，虽不见人影，却听得真切。

山径愈来愈窄小，树林愈密，野草愈深，几至不能分辨是否有路了。

两人又接近十丈，已可听清前面三凶的对话。他们鱼贯而行，直往山窝里钻。

忽听走在最先的文殊方丈，干咳了一声说道：“还有十来里，快到了。请留意跟着贫僧走，如有任何声息，千万别声张，置之不理可也。”

阴风客接口道：“和尚，陆老儿古怪得紧，他的住处从不许外人进入，咱们别上他的大当哩。”

文殊方丈道：“不错，白骨神魔的神魔谷，谁也搞不清入谷之路，从不接待外人。”

陆老儿为人古怪，谁闯他的住处谁倒霉，翻起脸来六亲不认，神魔谷算得上是阴曹地府。

但贫僧却是他例外的至交，两位大可放心。”

那黑大汉并不傻，他用中气十足的嗓音说道：“陆老儿并不古怪，听说他早年与祁连阴魔横行漠北时，曾与一个大漠姑娘同居三年之久呢。”

文殊方丈说道：“这确是真的，那姑娘还替他养了一个黑发碧眼的儿子哩。”

阴风客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？有次他回到中原，恰逢瓦剌进兵哈密，流窜沙尔湖，他那老婆孩子惨死湖畔，整族人全被屠光。从此陆老儿恨死了有两脚的人，所以杀人从不眨眼。”

黑大汉冲口说道：“他为何不杀瓦剌，却在中原发狠？”

文殊方丈哼了一声说道：“老弟，领瓦刺肆虐的人是我们汉人哩！陆老儿在阿尔泰山一带漂流十二年，你知道他杀了多少瓦刺？”

黑大汉说道：“在下不知其详。”

“要将白骨堆起来的话，恐怕可以成山，老弟。”

阴风客说道：“难怪他发狠哪！”

“他回到中原，虽未变本加厉，但恨念未消，白骨神魔四字端的名副其实。”

阴风客大声说道：“杀得好！”

黑大汉惑然问道：“他因何不与武林人物来往？”

“这是他个人之事，谁也弄不清。桐柏山黑道盟主太叔权与他旁邻而居，也不敢大声呼叫。快进谷了，不要出声，小心跟着。”

后面跟踪的逸云，向如黛用传音入密之术问道：“黛妹妹，你可知道白骨神魔陆老儿其人的吗？”

“从无耳闻，也从未听见江湖有这号人物。”

“绰号这么难听，我们倒得看看。”

说着说着，前面三个黑影进入一个谷口。那儿古木参天，阴森可怖。

两旁山势峻陡，但古林密布，黑黝黝地鬼气冲天，四处响起一声泉啼，声如鬼哭，令人毛发直竖。

三黑影消失在林中，仍可听到极为轻微的足音。

“紧跟两步。”逸云说，拉着姑娘向林中飘去。

林中漆照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地下落叶盈尺，阴湿之气令人作呕。

逸云说道：“真糟！落叶上不好走，不能迫近。”

幸而林中野草不生，林密如万笛罗列，每一株皆大有两人合抱，中间空隙不到五尺。

两人利用大树掩藏，展开轻功踏着树枝而进，全凭听觉辨证前面的沙沙足音，凝神向里跟进足有三里地，腥霉之气愈来愈浓，地下已不时可发现大小不一的奇蛇虫豸，四面游走。

前面又响起文殊方丈轻微的语音道：“陆老儿是否出山，仍是难料，他对武林兴衰一向不关心，争夺盟主之事他不会动心的，也许贫僧是白来了。”

阴风客说道：“他不出山，咱们不在乎，咱们明晨就走，粟老兄传来的消息说，百花教主已到了南召，定于近日向伏牛山庄下手，咱们可不能耽误行程，免得误了大事。”

文殊方丈冷冷地说道：“那是你和张老弟的事，贫僧已应允了朗月法兄之情，助桃花仙子争取武林盟主之位，贫僧可不能助你。”

阴风客冷笑道：“不错，你助桃花仙子，我助粟老兄，各为朋友卖命。可是，你真愿么？嘿嘿！我阴风客可不干。但表面文章不得不做，相信你也有此念。”

文殊方丈哼了一声道：“既然彼此有此同念，你急什么？”

阴风客说道：“这叫做敷衍呀，和尚。老实说，我对百花教主感兴趣，这也叫两得其便。”

文殊方丈道：“半老徐娘，我不要。”

阴风客嘿嘿笑道：“到时你就不这样说了。据粟老兄说，在大珠台时，他还不知道她们是百花谷的人，那次共有八名花不溜丢的绝色少女，还是这几天才发现她们的身份。”

你不要，我要。”

文殊方丈说道：“到时再说，看值不值得我和尚伸手。别做声，唔！好像后面有人。”

语声和足声同时沉寂，只有蛇虫滑走和恐怖的泉声。

逸云和如黛在他们后面十来丈紧楔不舍，听他们的议论，只觉愈来愈心惊。方夫人的行踪竟然泄露，定是在玄都观赤面鸠婆摘的鬼，行踪一露，危矣！

这三个凶人一赶去，要再请出白骨神魔，方夫人岂不危极？

逸云用传音入密之术说道：“我们必须先剪除他们。”

如黛问道：“是否马上动手？”

“到空旷之地再说，这儿他们可以逃逸。”

“哎……”姑娘手触到一条长虫，冰冷冷滑腻腻，蛇头一扔，姑娘吓得浑身发软，扑向逸云怀中。

“沙……”足下竟发声响，她也到了逸云怀中。

声音虽小，但瞒不过前面三个凶人，彼此都功臻化境，同时隐身。

林中阵阵泉鸣，加上蛇豸吹竹喷气之声，令人毛骨悚然，惊心动魄。

双方皆借树隐身，屏息以待，用敏锐的听力向四周搜索敌踪，谁也不敢移动。

林中其黑如墨，天上虽有半弧上弦月，可一是毫无作用，即使是日正当中，这儿也是阴森幽暗的。

逸云的目力超人，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丛莽里，视线也不过可及丈内而已，何况大树挡住了一切呢？

良久，文殊方丈突然说道：“我和尚走了耳啦！那是蛇虫滑行之声，在神魔谷之前，哪会有人跟着？咱们走！”

足音沙沙，可是比以前轻了许多，也没有语音发出，可见老和尚这几句话，内中大有文章。

逸云直待足音远出丈外，方扶正姑娘身躯，用传音入密之术说道：“黛，听我的语声行进，准备动手。”

两人紧跟着前面轻微的足音，抄斜方向绕去。

不久，前面已可发现微弱的光线，不用猜，前面可能已到了密林边沿。

逸云说道：“黛妹，准备！”

只一瞬间，前面轻微的足音倏止，神奇地消失了，只有由密林中泉鸟的凄厉啼声。

逸云怔了一怔，也倏然止步。天听之术无用，他往地下一伏，利用地听。可是除了蛇行蚁走毫无人的足音。

毫无声息，逸云低声说道：“追！”

单掌护身，他蛇行而前。如黛怕蛇，她俯下身躯佝偻后跟，运功护体戒备，摒息着急进。

他们到了微光之处，呆住了。这儿是矮林怪石密布的地带，藤萝密布的地方，怪石如林，像一度巨大的假山，峥嵘恐怖，各处石窟像怪兽张口，鬼气冲天。

确是可以看到天光，可是黑雾漫天，上面像是覆了一层面纱，仅有极为微弱的光线透过。而真正的光源，却是满地的磷火，一片青芒朦胧令人心悸，那是多年的腐烂植物所生的磷光。

那三个人呢？早已不见了。蓦地里，谷里响起一声凄厉刺耳，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啸，入耳惊心。

接着，传来“吱溜”一声鬼叫划空而过，之后一切沉寂。

如黛虽是一代英雄，到底年纪太小，在这种阴惨惨、四处鬼影幢幢凡是阴曹地府的地方，她只觉汗毛直竖，挥身发冷，她情不自禁紧紧地挤在逸云身畔。

逸云有伽蓝剑在身，胆气也胜人一筹，他毫无所惧。可是他知道如黛害怕，伸手挽紧她在肋下，附耳说道：“黛，定下心神，那是人的啸声，故弄玄虚。这鬼谷既叫做神魔谷，定然阴森可怖而且步步危险，夜间敌暗我明，对我们大是不利，不如退出谷外，等他们出来再说。”

他不说倒还好，说了反而激起姑娘的好胜心，她一挺乳峰隆然的胸脯，壮着胆子说道：“不，我们闯！”

说闯就闯，她向前跨出两步，伸手拔剑。

“且慢，你的剑有紫芒，不啻告诉敌人行藏之所。切记紧随着我的身侧，非必要时不可亮剑的。”

他掣下伽蓝剑，一手卸下包裹，掩入树下枯叶堆中，挽了姑娘的右手，向谷内闯去。

这儿没有路，他俩携手借树梢和石顶飞跃。进入里余，又是一番光景。

这一带草木不生，下面全是拳大的碎石，而奇形怪状的巨大石岩，星罗棋布散处各地，潮湿激荡的气流，掠过石岩嶙峋的锐角和洞穴，发出“吱溜溜”的尖锐啸声；令人毛发直竖。这光景端的阴风惨惨，恐怖非凡，每一个岩石，都像隐藏着无数鬼影，正张牙舞爪作势择肥而噬。

如黛不由心悸，但她却不愿在心上人面前畏缩，把逸云的虎掌握得紧紧地，壮着胆硬着头皮往里闯。

两人凝神戒备，运功护体，绕道碎石滩往里趟，去势甚疾。

深入不到百十丈，刚越过两座怪石，如黛偶一回头，惊得娇叫一声，突向逸云怀里撞去。

逸云吃了一惊，一抄她的柳腰儿，火速转身。

他一看身后景况，也骇然而惊。巨石之前，一左一右屹立着两个高大的骷髅架，骨架惨白，那两个巨大的眼眶，不时显过一眨一眨的绿芒，时显时没，那两只白森森的手爪，随着阵阵阴风不时晃动，像个活的。

他拍拍她的腰肢儿说道：“那是唬人的死物，定下心神。”

姑娘惊魂初定，随即大为生气，拾起一个拳大巨石，便待扔出。

“不可！要毁了此物，恐会触动消息，定有麻烦。走！”

这一带，不知到底有多少骷髅架，散放着每一角落，有坐有立，有倚枋而卧，有佝偻俯蹲，每一具的姿势都不同，甚至还有披著垂腰长发的，显然是女人的骸骨。

姑娘愈看愈心寒，逸云却愈看愈气愤，他愤然地说道：“这白骨神魔也太残忍得无丝毫人性了，竟将这些被杀之人蚀去皮肉，用铁枝撑在这儿唬人，尸骨何辜？找到那家伙，饶他不得。”

渐渐地，林木又参天而起，但极为稀疏，地下已有短萃，黑雾下降，视线模糊。

阴风尖锐地刮来，枯枝簌簌而动，发出刺耳锐啸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蓦地卷起一阵腥风，尸臭触鼻，间有血腥，中人欲呕，而且头昏目眩，

气血翻涌。

逸云大惊，赶忙掏出两包祛毒归元散，给了姑娘一包，迅速吞入腹中。

神药入腹，气血归流，触鼻腥臭已不似先前凶猛，神智清明。

逸云说道：“快闯！”挽起姑娘疾掠。

这一段路程，端的惨状胜似阴曹地府。散处每一角落的不是骨架，而是肌肉经过防腐剂风干了的大小男女尸骸，同样以各种不同的姿态，狰狞地分散在石前树下。尸体身上并无片缕，有的惨白，有的漆黑，有些血迹仍在，有些肚裂肠出。

所有尸骸背心之上，皆有以磷光写上去的字迹，绿光荧然，隐约可辨。

如黛只觉遗体生寒，冷汗涔涔而下，粉面泛青，几乎腿也软了。

逸云只觉气涌如山，愤怒如狂。他强抑心头怒火，忍住呕心腐尸臭，向一具粗胖的尸体走了过去。

尸体以铁枝由肛门插入，植于地中，肉色惨白，庞大的肚子从中分开，肚肠下挂，硬冰冰地像冻结了一般，并未干皱走近了，反而可以嗅到一丝异香，直冲脑门。显然，这些尸体是经过一种神奇的防腐香料精制过的。

尸体背后，用利刃刻了一分深的字迹，填以磷剂，故而绿光闪闪。字共两行，写的是：“锦州贼官周西，屈杀曾秀才一家十八口。正统十年王月，代天行诛。”

逸云叹口长气说道：“白骨神魔做事，竟以代天行诛自任。岂不荒谬？”

他又走向一具雄壮的尸体后，细看字迹。背上写着：“绵州峨嵋叛徒，弑师剑山居士。宣德五年八月，代天施报。”

“这人行事，匪夷所思。”逸云自语，又走向一具女尸。

“五台龙泉关淫妇粉蝶儿汪兰，与奸夫杀子埋夫。永乐卅六年五月，代天行诛。”

如黛“啊”了一声，突然说道：“粉蝶儿汪兰，这人我知道。”

逸云惑然问道：“咦！永乐十六年到现在，将近一甲子，你怎会知道的？”

一辨清这些死尸的来历，姑娘却愠意全消，她小腰儿一扭，假嗔道：“你这人，真是！听爷爷说过嘛，不算知道么？”

“哦！哥错了，说来听听，可好？”

“那粉蝶儿在当年，虽不算得上是天下数一数二美女，但也算得上人间尤物，在京师和山西简直风靡一时。她人美，功力也高，手中一根长剑，可说是佼佼不群。

但她的夫婿恨地无环盛光泉，却是一个傻金刚，终日只知打熬气力，除了庄稼任何不问。对粉蝶儿在外的风流艳事，一概不管，放任她在外游荡。

有一年，盛光前突然与他五岁的儿子小牛儿，无声无嗅地失踪，出事后的第三天，粉蝶儿突由京师游倦归来，发现夫子同时失踪，竟然找上了五台山。

因为盛光泉是五台文殊院四空上人的俗家弟子，老和尚曾经屡次叫徒儿举家迁来五台，另置田庄免生是非。

粉蝶儿闹上了五台，一哭二闹三拼命，硬说四空上人窝藏了她的夫子，有意离间她夫妻。其实四空上人毫不知情，但让一个娘们在文殊院禅林胡闹，也不是办法，答应倾全力按寻盛光泉父子的下落。

在尔后十年中，五台的佛门弟子，包括喇嘛僧，足迹遍天下，但却徒

劳无功。在武林，这段无头公案余波荡漾，直拖了二十余年，方不了了之。”

“粉蝶儿呢？她就此罢休了不成？”

如黛向尸体一指，续往下说道：“喏！粉蝶儿在这儿。此后一年中，她上了四次文殊院，四空上人被她挤得呆不下去，只好也丢下院务到江湖游踪四海。但一年之后，粉蝶儿变卖了田庄，在神不知鬼不觉中离开了龙泉关，不知所终。想不到竟会在这儿出现，成了一具不腐之尸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是否真是她杀子埋夫，并无对证了。”

“江湖中确是不知内情，列为武林悬案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尸体不一定是扮蝶儿本人，而所刻的字，也可说是一面之词了。”

“哥，你怎么问起我来了？明知我和你一样迷糊嘛。”姑娘向他撒娇了。

逸云揽住她，歉然一笑道：“对不起，黛。白骨神魔在，每一具尸体上刻了字，全是证明死者生前是大奸大恶之人，是否为自己脱去滥杀之名，抑或另有他图呢？哥心中不明白，以致套起你的口风来了，真该打！”

姑娘一听有理，黛眉一锁，说道：“是啊！这得追究水落石出哩。那五台山的僧人一向不问外事，确是为了这事在江湖追查了二十年，而那粉蝶儿……”

“确有淫……有劣迹流传江湖么？”

“是的，艳名四播，风流天下闻。”

“我们再找找看，还有什么知名的尸骸。”

两人在阴风惨惨，鬼影幢幢间乱闯，胆气为之一壮。

在一株大树根下，找到一具伸双手向天，像在仰天呼号，是个肌肤漆黑的高大男尸。

“马兰关逆子丧门神卓源，弑父屠兄谋产夺位，景泰二年冬十月，代天执法。”

姑娘“噢”一声叹息，说道：“丧门神卓源，乃是鹰爪门掌门人神爪卓筠的次子，因争夺掌门之位，同室操戈，鹰爪门徒几乎伤亡殆尽。为了这事，曾闹得风风雨雨，爹曾前往探访真象，同时前往的还有黄山一生大师。可是去晚了些，丧门神已经亡命江湖，神爪卓筠的生前友好，和残存的徒众，曾大索天下，却失去了他的踪迹。这事晃眼三十余年，仍未令人忘怀哩。”

“如此看来，白骨神魔的行事，确是无可非议了。”

“这倒难说，大奸大恶之人，不一定每一件行事，都是大奸大恶哩。”

“黛，确是如此。至少白骨神魔与文殊方丈成为至交，就不是个好东西。据我看，这些尸骸乃是他欺世盗名的幌子。”

“哥，怎见得？”

“神魔谷不许外人进入，但我们业已进入腹地，并未见有足以阻止外人进入的防范设置，也没有人出面阻拦。”

“这倒是令人怀疑之事……”

话未落，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咻咻鬼啸，在感觉上，似乎阵阵阴风劲厉了许多。

“先退出再说，夜黑如墨，敌暗我明，谨防不测之祸。走！”逸云沉声说，挽起姑娘，闪电似的向谷外掠去。

他刚走，四面飘出许多磷火，随风散扬，像是无数萤火虫飞舞。

到了砂石地带，那些奇形淫状，狰狞可怖的骷髅架，被阴风刮得不住

晃动颤抖，像活的一般在作势攫人而噬；骷髅的眼中磷光闪闪，那惨白的牙床，森森白齿格吱吱响地磨擦，令人心中发寒，毛发直竖。

逸云挽着姑娘急走，经过一个骷髅架之旁，突然“吱溜”一声鬼叫，那付白骨架竟然迎面扑到，两只手爪箕张，来势奇急。

逸云无暇思索，伽蓝剑去势如电，运足神功一绞一震并带着姑娘横飞八尺。

“喀嚓”一声，强劲的浑雄内力，将骷髅架震的四散纷飞，向四方散射。

在白骨崩散的刹那间，同时飘起一阵白烟，随风飞扬，入鼻腥臭令人恶心。

逸云心有余悸地说道：“好厉害！那是白骨尸毒，要不是我们先服了祛毒归元散，嗅入一丝片刻无救。这白骨神魔确是够狠毒。”

“哥！瞧！”姑娘突向身后一指，惊骇地向他紧靠。

身后五六丈外，有三双绿芒闪烁的鬼眼，正逐渐向前拢近。由于阴风呼呼，四周白骨响声震耳，所以逸云竟未发觉身后有白骨欺近。

逸云火速地转身，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但那鬼眼的绿芒仍族清晰，已经接近至三文以内了，鬼啸之声此起彼落，四面八方齐响，凄厉的鬼声，令人心胆俱落。四周都有鬼火滚动，一双双鬼眼绿芒闪烁，愈来愈近，骨骼拖地之声已可清晰入耳。

逸云功力奇高，胆识超人，在这种可怖的鬼域里，他神智更清。

他定神举剑，突然放开姑娘的小腰，冷哼一声，喝道：“掣剑，是人装的。”

龙吟之声突起，紫电伏鳌两把剑同时出鞘。光线全无，两把剑一比较，优劣立判。

紫电剑只见一道淡淡紫影，而伏鳌剑的三尺剑芒，仍然吞吐不已，但比平时黯淡得多。

三把剑一分，两人侧向而立，逸云舌绽春雷吼道：“装神弄鬼，对你们没好处。上前答话，华逸云与周如黛专诚候驾。”

响起一声尖厉鬼啸，鬼影向前飞扑。一到丈内，便可嗅到浓烈的腥臭，出现了十余付白骨，每一具白骨架手中握住一根特长的阳骨，十分迅疾地扑到，挟凛凛罡风攻到。

“杀！”逸云大吼。三支神剑疾似狂风骤雨，八方回旋，只一卷之下，攻近身畔的十余根胛骨，碎裂成粉向四方飞溅，白骨架向后疾退。

那些白骨架身形确是够快，竟能在电光石火似的瞬间，退出三丈之外，逃过三支神剑之下。

逸云叫道：“走得了么？”伽蓝剑向前飞射，“嗤”一声刺入一具骷髅架的肩骨，向外一振“哎……”一声惨叫，骨架倒了，“砰”一声跌了个四脚朝天。

紫影一闪，姑娘扑到，直取地下的骷髅架。

“要活的！”逸云叫。

姑娘飞起一脚，紫电剑上升，“噗”一声踢在骷髅架的胯骨上。脚尖触处，明明是肉嘛！把骷髅架踢得连滚五个翻身，方寂然不动。

确是活人，外面穿着黑色紧身衣，用白色染料绘出骷髅的形状。在黑夜间，由于先前已有处处白骨的印象，乍看去，真假莫辨，扮得确是维妙维肖。

假骷髅瞒不了功臻化境的逸云，他已由足音辨出那是活人。要不是他们的功力也够高明，恐怕必将毁在剑下。

这一瞬间，四面八方劲风锐啸，一丝丝白影以令人无法看到的奇速，齐向两人集中射到。

逸云耳目特灵，已感到警兆，伏螯剑奇疾地归鞘，一拉如黛左肘，低吼道：“收剑！”声出，人已凌空掠出，伽蓝剑罡风四荡，冲破丝丝白影，但听两声厉号，挡路的两个人中剑仆倒。

他这一冲闯，方向已失，径向谷右如飞而去。正走间，丛林看看就在眼前，丛林边缘，是一座白色的石堆，他向上一纵，“格拉”一声，踏在白骨堆上，全垮了。

本来以逸云的轻功，端的轻如鸿毛，踏在白骨堆上，绝不会垮的，可是却垮了。

逸云吃了一惊，飘出丈余，真气一沉，身形下坠。他右手仗剑，左手带着如黛，想提气再升已无能为力了。

他只觉身躯向下急坠，下面阵阵阴风向上飞升。

他沉气说道：“提气，小心落脚处。”剑向侧一探，毫无所触，证明正向一个甚大的洞穴内下坠。

他凝气提身，收了伽蓝剑，向下连拍两掌，无俦劲风向下狂扑，身躯落势略缓。由反震回来的掌风中，他知道已经接近洞底了。

他连击五掌，阴风四荡；但听“扑通”两声，两人落水。水冷彻骨，像是极北的万载冰流。

“哎……”姑娘惊叫一声，差点儿喝了一口冰水。

逸云大喝一声，掌脚并用，向水下击出，带着如黛向侧一冲，右手急伸，五指像是楔入了寒冰之中。

当文殊方丈带着其余两人，发觉身后有人跟踪，停下来戒备，可是逸云已经机警地伏下了，不露丝毫痕迹。

贼和尚鬼精灵，他相信自己的耳力，使用传音入密之术向两同伴说道：“隐身之人功力奇高，敢跟踪你我之人，决非泛泛之流。且随我的身后，贫僧引他进入白骨堆中送死。”

三个人故意发出足音，走了十来丈，突然掩入一座假山之后，进入一座黑黝黝的大洞。

一进入阴风扑面的古窟，转了两个弯，突然前面磷光大盛，两个身穿紧身黑衣，绘着白骨的高大壮汉，抄手近面而立。

身后，一声鬼啸，也有两个同样打扮的高大人影，两根白惨惨的胴骨，作势前点。

三人站住了，文殊方丈合掌打一问讯，说道：“贫僧文殊，特来请见老友陆谷主，相烦通报一下。”

一个大汉缓缓隐入暗影中，空气像是凝结了，没有任何声息，谁也没做声，也未移动。

许久，那虬须大汉似是不耐，他突然开口道：“咱们也算是一方之霸，不是无名之辈，神魔谷如此待客，未免太不像话吧？”

阴风客也大是不耐，焦躁地说道：“老和尚，陆老儿既不与武林人物往来，定然不将咱们当作朋友，何必在这儿看他的脸色？咱们走！”

“两位请稍待，冲贫僧薄面，请稍安毋躁。陆老儿对咱们大有用场，功

力更胜粟老儿一筹，有他出山，可以保持均势，对咱们大为有利。”文殊用传音入密之术向两人说。

这对，他已显露了真面目，证明他助桃花位子争夺武林盟主的诺言，纯粹是鬼话。

明风客以前曾明白的表示了态度，他并不真心助金面狂泉，听文殊一说，只好耐下性子。

虬须大汉却不耐，他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两位在这儿等吧，我可受不了冷落之气，得先走一步。”

文殊急忙阻止道：“目前谷口已封，老弟怎能乱闯？”

“我就不信闯不出。”虬须大汉说完；转身便走。

后面两大汉屹立不动，两根胛骨斜指，挡在路中。

“让路！”虬须大汉叫，伸出蒲扇大的巨灵之掌，作势推拨挡住去路的白骨。

两根白骨一动不动，像在等待巨掌拨到。

“千万别妄动！”文殊方丈闪出伸手一拦，又说：“那上面有白骨尸毒，沾者必死。”

“我就不信邪。”他大喝一声，像是洞中响起一声炸雷，随喝声一掌拍出，如山暗劲如狂朋骤发，猛袭两大汉。

“嗤嗤”两声锐风震耳，两根白骨只一震，袭来的如山暗劲四散，两大汉也退后半步，仍以原势堵住出口。

虬须大汉心中一凛，他这一掌已用全力，竟然未能将两大汉迫退，怎不心惊？

他功行双臂，蓦地沉声喝道：“守门大汉也有此功力，果然不俗，再接我两掌！”他踏前两步，双掌疾分，如山潜劲急袭两人。

两大汉一声不吭，突然同时踏出一步，两根白骨一抖，腥风如潮，攻到黑大汉肋下。

黑大汉一声虎吼，反手掣下浑铁霸王鞭，向前一点，蓦地一挫腰，鞭影分张，就是一招“分花拂柳”，分袭两人。

“啪啪”两声，骨鞭相错，三人同时暴退两步，似乎功力相当。两大汉用青磷所画的大眼眶不时眨动，像在运气调息，但仍挡在路中，白骨斜指。

文殊方丈大吼道：“张老弟，住手！”

“谁敢阻我？我黑煞星拼了！”虬须大汉大吼，又待扑上。

绿芒倏现，洞壁透出朦胧鬼火，照得洞中阴惨惨令人心中发毛，冰冷的气流嘘嘘发声。

两个同样穿着白骨衣的大汉，高擎着发出绿焰的青磷火把，出现在一座石门之前，其中之一以不带人气的声音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传谷主之令，请来人人入谷。”

迎面挡着的大汉，向左一闪，立时不见。洞口那已和黑大汉动手的两人，也两侧一分，只一闪，蓦尔失踪。

文殊方丈说道：“相烦引路。”

刚才发话的人又问道：“是否外面还有伴当？”

“就是贫僧三人。”

“有两人已闯入谷中，真不是贵伴么？”

“老衲出家人不打诳言，那两人确不知为何而来。”

那人哼了一声，青磷棒一摆，说道：“三位请随我来，小心了。”说充，转身便走。

黑煞星怒火未消，他倒拖着霸五鞭，冷哼一声道：“大师与易兄请便，张某少陪。”

两个鬼物蓦地转身，其中之一冷冰冰地问道：“阁下是谁，火气确是不小。”

“在下黑煞星张霸，江湖上闯荡四十春，第一次受此冷待，贵谷未免太过慢客。”

“谁请阁下来的？嗯？”

“即使不是贵谷请来，也不应如此对待客人。”

“神魔谷不欢迎外客，阁下不来亦无不可，但得在这儿等待，等会儿再送阁下出谷。”

“张某需立即出谷，谁耐烦在这鬼窟里久候？”

“你真要走，没人拦你，可是想要自行出谷，恐怕你的骨头得留在谷中，不信请试试。”

声落，两人转身大踏步走了。

阴风客突然说道：“既来之则安之，张老弟，走吧！”

黑煞星也知道身入龙潭龙穴，强不得，只好憋了一肚子气，收鞭尾随而行。

这是一段四五十丈长的地洞，阴风彻骨，幽暗而潮湿，两侧壁间鬼火闪烁。在那磷光闪闪中可以看到各式各样排列着的骷髅架，那恐怖的气氛人压迫得人透不过气来。

不久，到了一座石门旁，两侧有一双牛头马面，高大雄伟，长像之恶，无以复加。

可是它们都屹立像是泥塑木雕之物，站在左右，十分狰狞可怖。

一行人出了石门，身后石门自闭，到了一条丛林里的小径中，微光下映，已可分辨三丈外的事物。

在每一株大树下，悬挂着不少雪白的骷髅头，不住左右上下摇摆不定，眼眶中磷火反动，像是活的一般。而散处各处草丛树根之下，星散着可发磷光的各种人体碎骸骨，那腥臭之气，中人欲呕。

两个带路人突然回身，递过三粒黑色丹丸，交到文殊方丈手中，木无表情地说道：“这是解毒丹，可避尸气，要不事先服用，绝难避免尸毒侵入内腑。”说完继续往前走。

三人一嗅尸臭，已觉头脑晕眩，依言赶忙吞下丹丸，方觉头脑一清。

五个人在鬼声咻咻，泉啼慑人的树林中左旋右盘，好半晌才出了恐怖的地狱，前面已现出一座大宅院。

这座宅院落在绝壁之下，三面皆被草木围绕，散处着不少用了防腐药料精制的尸骸，男女皆狰狞可怖。

宅院以巨木为柱，黑石为栏，上面所雕的图案，皆是奇形怪状的骷髅，阴森森鬼气冲天，哪儿像是人的住所？：

院门外，分立着四名高大的骷髅形怪物，全身磷光闪闪，看不见丝毫黑衣的形影，也许是白色骨架绘得太鲜明，所以只能看去像是四付骷髅架。

正中，屹立着一个高大的人影，一袭黑袍曳地，胸前绘着一个骷髅头。

淡青色的光影下，这人好狞恶的脸容，双目深陷，冷电四射，像要透

人肺腑，令人望之心落，高颧骨，塌鼻头，血盆大口外，是两排白森森的磷然巨齿，颌下无须，双耳特长，面色惨白，像煞了刚由坟里爬出来的僵尸。

文殊方丈抢前一步，持杖行礼道：“陆谷主一向可好？贫僧久疏问候，恕罪恕罪。”

白骨神魔龇牙裂嘴点点头，像是回了礼，用那不像人声的尖厉嗓音，桀桀一声笑道：“老和尚你也好。后面两位是谁？你不知我神魔一向不欢迎外客的规矩么？”
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和尚此来有大事相商；甚是冒昧，想谷主必可谅我。”说完，替阴风客和黑煞星引见。

白骨神魔冷冷地看了两人一眼，漠然向两人点头，并不请三人入屋，续用那刺耳的尖嗓音说道：“随诸位入谷的一男一女，确不是你们的同伴么？”

文殊方丈脸上一红，但黑夜中不为人见，他说道：“和尚惭愧，直至谷口，方发觉有人跟踪我们，和尚真是不中用了。”

“诸位可知华逸云和周如黛，是何许人也？”

“吓！是他们？”

“刚才他们自己通名，本谷主看他俩的、功力却是不差。”

“那是出道仅月余的一个少年人，听人说，那小子功臻化境，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旷世绝学以气驭剑术，专与武林人物作对。仅月余时间，神剑震撼江湖。至于那小丫头，却是扫云山庄的小妖精。”

“他们是追踪你三人的么？”

“贫僧还不知那小子长像如何呢，追踪我干啥？”

“怪事！他们在你身后十丈，跟了你们十来里，本谷主难以置信。如果本谷主所料不差，定然是你们故意引他们前来捣乱我神魔谷。”

“老朋友，和尚岂是那种小人？听人说，那小子专与武林作对，神剑无敌，和尚正不服气，而且武林高手们也正准备对付他。既然他来了，老朋友，带和尚去收拾他。”

“哼！不用了，他俩人已跌入寒水潭，活不成了。”

“和尚也算栽到了家，彼人跟踪了十余里仍然丝毫不觉，此恨难消。”文殊方丈跌脚大恨。

“老夫也不追究你是真是假，反正他俩人已死无对证。和尚，有事么？”
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不请和尚进你的神魔殿么？未免太对不起老朋友了。”

“可见你不是个真和尚，平日大概从不参拜三宝的了。”

“谁不知我文殊方丈六根不净？哈哈！”

“对不起，和尚。论往昔交情，我陆玑还可接待你。可是未得陆某允许，你竟带陌生之人入谷，大违本谷谷规，只好请你带朋友由原路出谷，恕不招待。请便！”他挥手赶客。

文殊方丈怒火渐升，嘿嘿冷笑道：“贫僧总算认清阁下的真面目，咱们日后江湖上见。”

“本谷主等着。”白骨神魔脸上露出一丝狞笑。

阴风客也厉声说道：“陆谷主，阴风客也算上一份。”

“黑煞星张霸敬陪末座。”况须大汉抢着接口，声如巨雷。

“神魔殿后院，正缺四具白骨，本谷主先为你们留下座位。诸位请。”

文殊方丈嘿嘿笑，退后两步说：“贫僧先传口信：八月十五中秋日正午，太白山庄有一场武林盛会，由金面狂泉粟老儿出面邀集，为免武林再有正邪之争，故欲推举一位盟主统率武林黑白道……”

“做你们的盟主梦吧！老夫不感兴趣，我行我素，谁也别想干预老夫行事。”

“你想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，任何人也无法与整个武林为敌。也许届期你我生死一拼，但愿你神魔谷屹然幸存。”

“请放心，陆某等着，神魔谷将是你们曝骨之处。”

“嘿嘿，和尚会来的。”

“我阴风客自然也到，定报被撵之恨。”

“黑煞星打头阵，看神魔谷如此慢客否？”

“呵呵！欢迎之至。下次诸位莅临，定当扫径相迎。”

暮地里，左侧崖壁火光大明，两支火把飞掠而出，直奔院口射来。在鬼啸连声中，有十数名身穿白骨衣的怪物，向火把截去。

持火把的人，正是落入寒水潭的逸云和如黛。怪物一截到，白骨棒一齐攻出。

逸云一声叱喝，火把两翼俱张，伽蓝剑随即出鞘，矢若游龙飞扑而上。

在火星飞溅中，惨叫乍起，十余个怪物纷纷暴退，两个红色人影飞扑院门。而天空里，两星淡影一闪即至。

逸云和如黛怎样出险的？怎又由崖壁间走出来的？

二十一

原来逸云借手足击水的反震力，向右一冲，五指像钢锥，插入潭壁一掌之深。潭壁乃是天然岩石，下宽上窄，潭口阔不过两丈，但底下却有十来丈大小，深有二十丈左右，潭水冲如万载玄冰。

他一手插入石壁，一手拉住姑娘右手，半截身躯浸在水中，只觉寒气侵骨。他心中大骇，赶忙运玄阴寒玉功护身，以寒抗寒，总算将寒气驱出体外。

可是姑娘可不成，她牙齿捉对儿厮打，颤抖着叫着：“哎……哥……冷死……我……了！”

逸云大惊，左手一举，叫道：“坐上我的左肩，别让冰浸着。”

“不行！你……你也浸在……在水里，我……我不能累……累你。”

“我不怕，我有玄阴寒玉功可以抗寒。快！”他向上一提手，将姑娘扔起五尺，手一托姑娘臀部，置在肩上。姑娘已经冻得浑身硬冰冰，已经无法动弹。

他心中暗暗叫苦，问道：“黛，你能动么？”

她微弱地答道：“我……我麻木……不灵，伙……快……死……了。”

这真是苦也！确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而上面却传来隐隐人声，入耳清晰：“妙极了！这顶个小子死得真够运气，免了曝尸暴骨之惨。快回去禀告谷主。”

另一人说道：“且慢！我似乎听到下面有人声，恐怕那两个小子功力超

人，还未沉尸潭底里呢？”

“二哥，你真是太多虑了。寒水潭胜似弱水，鹅毛不浮，而且冷似万载玄冰，一浸身即成冰棒儿，不死何待？功力再高也是枉然。”

“这两人确是了得，一招之下，即将我们同时震飞，死了确是可惜，走吧！回去复命。”

“你们走吧！我和李兄弟在这儿守候。”这是第三个人的声音，中气十足。

逸云心中叫苦不迭，听话音，这鬼潭真深着哩，而且潭壁光滑如镜，滑不留手，更向内倾斜，壁虎功游龙术全用不上劲，何况他只有一个手可用，还得带着被冻僵的黛妹？

他在思量自救之道，时间耽搁不得，真力用尽则大事去矣！何况冻僵了的姑娘也需急救呀！

临危拼命，他只有冒险。首先，他双脚运劲，足尖不时狠点。他功臻化境，内力可化铁融金，一阵猛踢之下，成了两个踏脚孔，暂时支撑着身子，压力大减。

接着，他运足神功，先天真气以劲厉无俦的神奇潜力，由他口中激射而出，攻向右壁。

不久，壁间现出一个小小凸出的岩尖，四面陷化成粉，深有半寸。他一口咬住岩尖。

全身贴实石壁，试出力道足以支持两人，方撤出右手。

右手一自由，他心中略定，拔出伏鳌剑，向右壁攻去。

他本意是削出石级，冒险升出潭口。伏鳌剑无坚不摧，绝壁穿洞胜任愉快，可是他不敢大块地切割，恐防石块落水时的响声惊动潭上看守之人，他只能细心切削成小小碎屑，洒落水中。

首先，他得先挖一个洞窟，将姑娘放置在内，方能放手去干，像目前这般用劲，势必力竭而同归于尽。

伏鳌剑可切石断金，无坚不摧，不消多久，切豆腐似的挖成一个六尺穴洞，深有一尺，但不能藏人，他续向内挖。深入两尺之际，突然他发觉刃尖似被更坚硬之物所阻，运转不灵光，虽可切割，可是十分费劲。

他心中一怔，暗说：“难道里面不是石头么？”

管它是与不是，反正非往里挖不可。池一咬牙，功行右臂，一阵子猛砍锐戮，但见火花飞溅碎石纷飞。

这一来，发生了石块溅水的声浪，突听上面有人说道：“李兄弟，听，下面是什么声音？”

逸云吃了一惊，赶忙停手。

李兄弟倾听良久，说道：“没有呀，谢兄。”

“我分明听见水响，岂不邪门？”

“咱们用石块乱射一阵，也许那两个小子功力奇高，附在壁上呢。”

“不会的，潭壁连蚂蚁也爬不住，又冷又滑，人受得了？”

“咱们也得试试，也许他们比蚂蚁还厉害呢。”

“也好，去找根绳索来，绑一块磷光石放下去搜索一下，我先用石块试试。”

“噗通”一声，一块拳大卵石，在逸云身侧尺余，挟着甚强的力道，闪电似射落潭中。“噗通”又是一个。

第三个石块，撞在顶端五尺之上，“叭”一声火花四溅碎石落了逸云一

头都是。

他暗叫一声苦也！心说：“我得加快些，等会儿放下磷光石，便无可遁形，不被他们用巨石砸死才怪。”

说快就快，手一用劲，一戳一绞，再向外一挑。这次他用了全力，声势雄伟。

同一瞬间，上面已起了人声：“两块捆在一起，较为光亮些，快啊！”

“叭哒”一声，一块大石砸在对面岩壁上，石屑火花飞溅，潭口青芒乍现。

逸云用劲向外一挑，他用了全力，就在同一刹那，上岩壁突然塌下，“轰隆隆”声中，水柱直冲两丈，潭水如沸。幸而上壁倾斜度甚大，一寸之差，几乎将他和如黛砸成肉泥，危极险极。

上面的人大叫道，“下面怎么了，快放下磷光石瞧瞧。”

磷光石现出潭口的一瞬间，逸云双足一点，右手剑一按，人似灵猿翻上了崩塌之处。

一阵奇冷的罡风由塌洞中呼啸而出，逸云无暇细看，抱着姑娘向里一滚，突觉后面悬空。他大吃一惊，赶忙伸手一扣石壁，幸没跌入洞内。

两块海碗大的磷光石，捆在一条指儿粗的长绳上，“刷”一声放落潭面。“扑通！”在水面一沉一升，便绕着潭面旋转。

青芒将十余丈潭面，照得一片惨绿，仍可清晰地看清一切，但见乌光闪闪的岩壁，光滑如镜像处身在一个奇大的长颈玉花瓶之内。

“谢兄，你那一块大石用劲太大，把潭壁击得塌哩，好浑厚的内力。”上面有人说话。

当磷火石不时掠过崩塌洞口，洞内刮出的阴风将石吹得不住飘荡。

另一个人说道：“也真怪！我仅用了五成劲哩。”

“潭里鬼影俱无，那两个小子恐怕已向阎王爷报到了。”

磷火石又转了好几圈，方徐徐上升。

“谢兄，走吧！这里用不着我们了。”

“好吧！那三个东西已由快刀手陶家兄弟两人领见谷主，敌友不明，咱们得小心戒备。”

“那老秃头不是好东西，三年前曾来过一次。凭他那决料，哼！要和谷主翻脸，快刀手陶兄又有事可做了。”

语声渐远，终至隐不可闻，证明他们已经走远了。

逸云这才定神打量所处境遇。这是一个大洞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阴风彻骨奇寒，呼啸吹向潭中。他知道，这个奇怪的石洞，既然有寒风吹来，定然有入口，绝不是死路，这是一线生机，也许有救了。”

他掏出火折子一晃，在火光摇曳中，他看出里面是天然形成的洞窟，乃是千万年以前地下水冲激而成的水道。阴风由左面吹来，大部份吹入寒水潭，部份仍向右侧吹去。

这说

明了入口处在左侧较低的所在，出口定在较低之处。反正两面都有出路，需要凭运气一闯了。

洞壁石质如同乌钢，比一破岩石坚硬得多，反映着火光，像是黑色琉璃，难怪伏鳌剑要受阻了。

他收了火折子，背起姑娘滚下洞中，轻声问道：“黛妹妹，你能听到我

的问话么？”

“可……以……可是……我……除了……灵智，毫无……所有了。”

“徐徐运气，我马上找地方替你驱寒。”

“不成！好……好冷啊！你……你在哪……哪儿？”

“我背着你呢！”他口中在答，心中却暗叫“完了！”她连身在哪儿也不知道，岂不完了？他感到背上是一块万载。寒冰，而不是他活生生的黛妹妹，再挨片刻，那还会有救？不冻成冰美人才怪。

怪的是寒潭之水，浸在身上并不是冰；但比冰更冷上十余倍。更可异的是上来了这许久，衣裤仍是那么奇冷奇湿，并不结冰，但令人心血凝结。

逸云一直用玄阴寒玉功抗寒，仍觉寒气袭人，姑娘已被冻僵，怎受得了？

他用耳风声引路，向右侧急走，并不时擦亮火折子，搜寻背风的洞窟。

不久，果然被他找到一处横洞，洞不大，甚为干燥。他放下姑娘，动手为她卸掉湿衣。

姑娘微弱地叫道：“哥，你在……哪儿？火……火！我要火！”

逸云惶乱地答道：“忍着点儿，我替你驱寒，我在你身边。”

她嘎声叫道：“我要火！火！”

“不成！绝不能要火，事实上也不能找到引火之物，真有火，我们都完了。”

他把她脱了个一丝不挂，长叹一声道：“天可怜见，愿我能救你！”

“火！火！我……我要……死了！哥……”她气息渐弱。

在阴风刮来的方向，传来窸窣窸窣和气息咻咻之声，隐隐地传到；假使留心倾听，就可听出有一头庞然大物，正由后面慢慢爬来；洞中音波传播不同，旷野不易测出距离远近，反正就在地下水道中，已是不容怀疑之事。

而在爬行喷气声中，竟然有频率奇高的尖锐啸声，没练过天听之术的绝顶高手，绝难听到这种高频率的尖啸。

这奇怪的地下水道中，毫无疑问，定然生长着奇异的生物，令人惊心动魄的怪物。

逸云一心救人，无暇理会其他。他也将浑身衣履脱光，吸入一口阴寒之气，引发了神奇的玄阴寒玉功。

真气一聚，他抱紧姑娘娇躯，口对口将玄阴真气度入姑娘经脉之中，仅用鼻息吸入空气。

冻僵之人，绝不能见火。他双手如冰，不时抽出一只虎掌，在她浑身各处徐徐摩擦，以活动凝结了的经脉。

以寒驱寒，正是救冻的良方。他慢慢地转换神功，由至

阴逐渐变为纯阳，体温以令人难觉的速度，逐渐转移，利用体温慢慢温暖她那僵硬了的躯体。

经此一来，他的功力无形中又精进了不少。

姑娘鼻中排出的寒气，愈来愈浓，寒毒由毛孔不绝地逸出体外，渐渐地气血可以流转了。

他知道她得救了，全神运功引导她的气血运行，逐渐加力，也逐渐加热。体内真气如得神助运转如潮直下姑娘丹田，导行于奇经百脉，几如怒潮泛滥。他一双虎掌交互的按揉，用外力驱引双管齐下。

良久，姑娘已可移动身躯了，但额得十分剧烈，证明她由麻木僵死之

中，已可感到寒冷恢复知觉了。

逸云逐步转换纯阳的伽蓝禅功，加上他自己悟出，还没定名的绝学，体温逐渐增加，浑身渐渐地腾起阵阵轻雾。

姑娘恢复了躯体的知觉，彻骨奇寒的感觉逐渐消失，她颤抖着，手足用劲向逸云挤压，他体内的神奇体温令她感到舒适，虽则她知道两人都是赤裸探地，令人羞煞，可是她不得不向他怀里挤迫。

她羞意愈浓，百脉贲张，气血行走更速，体内寒毒排得更快，她已能主动地吸吮由逸云口中度出的元阳真气，助他运转导引了。

这时，爬行喘息之声愈来愈近，坚甲抢地之声震耳，那无声高频率尖鸣如在耳际，且可以听到鼓风飞扑之声。

不久，石甬道中现出乳白色的朦胧微光，这里面尘埃绝迹，并无反光之物，一眼即可看出，发光之源极强，不然不会看出光亮。

逸云心中大急，知道异物已近，抽出一手，摸索着将伏螯剑置在手边，然后双手加紧揉动元阳真气源源引度，热流四荡。

姑娘终于停止了颤抖，她已感到百脉回春，生机勃勃，体内先天真气已臻精纯之境；在生死玄关问回旋激荡，浑身渐现汗迹。

光源已近，喘气之声如在耳畔，黑色的石壁映出焰焰光华，照亮着这一双紧抱着的男女。

扑翅之声益烈，刺耳尖鸣与怪兽喘气声应和，渐渐到了洞口，乳色奇光更盛了。

逸云心中一急，突然以全力度入一口真元。一股无穷内力顺丹田向下一涌。

姑娘只觉耳中嘘嘘作啸，灵台空明，浑身一震，生死玄豁然而开。先天真气冲开了生死玄关，像中电一般，却又浑身舒泰，飘飘然如羽化登天，真气活泼地任意所之，直抵经脉末梢，经外奇穴亦无远不届。

这一瞬间，洞口出现了两支电炬，大如碗口，乳白色的晶芒照得洞中纤毫俱现。而电炬之上有两双黑色薄膜急剧地扑击扇动，尖厉刺耳的啸鸣，就是由那儿发出的。电炬之下，两个可以开合的巨孔，不时喷气吸啜，一阵阵冷雾由孔中喷逸，其声咻咻，声浪直震耳膜。

上面那双薄膜，不时掠过电炬，致令电光不间闪动，鼓风之声因而形成。

怪兽身形无法看见，因电炬仅能向前照射。

逸云抽出一手，紧握着伏螯剑把。

电炬突然一侧，射向逸云藏身之所。

伏螯剑倏然出鞘，透射出熠熠光华。神剑得外光一映，晶芒电射。

一声沉雷也似的咆哮，发自怪兽之中，“啪哒啪哒”的沉重足音乍响，已向逸云冲采，似乎地为之动，天为之摇。

逸云手一摇，伏螯剑以十成内劲射出。

神剑去势如电，怪兽行动笨拙，正以全力冲来，晶芒一闪即没，由两支电炬中隐入不见。

“砰扑”一声，像倒了一座山，也传来伏螯剑没入坚甲的“吱嗤”锐响；可见怪兽的皮革，比金钢还坚硬三分。

怪兽倒地，沉重地在喉间低吼，愈来愈轻，终于停止了呼吸。那一双电炬已经缓缓合上了，光线一失，洞中恢复了黑暗世界。但电炬上那两双薄

膜，仍在急剧地鼓动拍扑，刺耳尖鸣仍在。

逸云深长地吸入一口气，全力引导姑娘运转真气，徐徐回聚丹田，他已筋疲力尽了。

这期间，姑娘已臻忘我之境，身外事浑如不知，意志力全在运转真气之中。

好不容易大功台成，她也由忘我中回归现实，却不知自己，经在生死之门中踏入了一脚呢。

逸云的嘴离开了姑娘的樱口，他有点脱力，手臂渐松，缓缓地躺倒，强按心神调息。

姑娘没有想到他在危机一发之中，发全力制死怪兽，只道他需要躺倒调息，那怎么成，地下太冷嘛！

她一把将他抱起，感情地轻唤：“哥，在我怀中调息吧！”

逸云无暇答她，静静地行功调息，热流四逸，洞中温暖如春。要不是姑娘抱住他，他功力绝不会恢复得这么快。

如黛不但在死里逃生，因祸得福被逸云打通了任督二脉，芳心中狂喜，把逸云爱入骨髓。

她抱着逸云，逸云的体温影响了她，两人探身相偎，如异电相吸。渐渐地，她只觉血脉贲张，那神奇的男子体气和体温，令她浑身起了强烈的变化，心跳如鼓，气息逐渐不能控制，轻微的磨擦令她神魂飘荡，体温上升，而且春潮泛滥。

她的手逐渐加劲，神智渐渐模糊，那与生俱来的强烈要，一发不可遏止。

逸云运气行功三周天，疲劳渐消，在正欲散去功力之际，他发觉了姑娘的异状。

他也是活生生的人，与芸姐姐相处的时日里，他懂得了儿女的情怀，更知道温柔的滋味。如黛那奇异的鼻息在他颈旁轻拂，滑腻的肌肤紧压住他的右肩，一双蛇也似的腻腕一在左肩一在腰肋，逐渐收紧。

他只觉心神一荡，右臂徐徐抽出，身躯微转。掌背在她腹肋下擦过，姑娘突然浑身一震，嚤哼一声，向前一扑。

两人只觉天旋地转，除了对方之外，已不知人间何世，天地何存？后果如何，已经无暇顾及了。

良久，两人的喘息声和沉醉的呢喃，与怪兽头上的扑翅和尖鸣声，打成一片。生命在辉煌中，青春在跳跃。

热潮渐退，两人仍紧紧地拥抱着躺倒。黑暗中，逸云轻吻着她的粉颊，用几不可闻的温柔轻话说，道：“亲亲，原谅我，我无法克制情……真该……”下文没有了，大概已被她吻住了。

片刻，响起了她沉醉的呢喃：“哥，是我不好，不要轻视我啊！……”也没有下文。

良久，他的语言又响：“亲亲，你发现水火相济后，我们的功力是否增进了许多么？请运气行功一试。”

“冤家，这时怎能行功？这种异象我已感到了。不用试啦！”她吃吃媚笑，亲他一亲。

他温柔地轻抚着她，在她耳畔轻吟道：“情深似海，永结鸳盟。笑问春风，几番轻度玉门……”

“你……你这坏蛋！不堪入耳……”她抢着笑骂，在他肩上轻咬一口，一手轻推他在胸前肆虐的虎掌，腻声笑。

两人温存片刻。姑娘突然讶道：“哥，那是什么声音？”她这时才发觉鼓翅声和尖鸣声，真可说乐昏了头啦！

“我也不知道，是那怪兽头上的东西。”

“什么怪兽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我给了它一剑，还躺在那儿呢？”

“啊！我竟然不知道……”

“你正在真气攻开生死玄关之际，当然不知道。要没有伏鳌剑，我们都……”

“剑呢？”

“在怪兽额内。亲亲，我们起来瞧瞧是什么怪物，恐怕重量不下千斤，它那对眼珠子大有用场哩。”

他坐起身躯，将姑娘扶起，还未站稳，姑娘突然“哎……”一声轻叫，腿向下一挫。

“亲亲，怎么了？”他惶急地问，将她搂住。

她嗯了两声，吞吞吐吐地怨道：“都是……都是……你不好，好难……受……”

逸云恍然，柔声道：“我找颗雪参寒魄回生丹给你服下，就可止住疼痛了。”

他抱着她，在百宝囊中摸出小玉瓶，百宝囊有防水油绸做内层，水无法渗入。

他做出一粒雪参寒魄回生丹，纳入她樱口之中，说道：“运功助药力行开，哥助你一臂。”

雪参寒魄回生丹，可生死人而肉白骨，些小生理上的轻疼，他竟然不惜暴殄天物，小题大做。他一手按在她滑不留手的丹田下，轻轻地揉动。

片刻，她甜甜一笑，轻推他的虎掌，腻声说道：“腻人，讨厌！”她挣扎下地。

“亲亲，可好些了？”

她在他额上一点，给了他一吻作为回答。

逸云去摸火折子。姑娘去摸衣衫，她手一触衣衫，惊叫一声，突然缩手不迭，

“黛，怎么了？”逸云急叫。

“糟！这衣衫怎么这样冷？不能穿啊！”

“潭名寒水潭，阴气特重，穿不得，等会儿用火烤干，才可穿着。这里只有你我两人，亲亲用不着怕我啊！”

“啐！胡说。”她嗔他，其实她哪还怕他？

逸云一笑，摸着火折子，“擦”一声，火光一闪。

姑娘又是一声惊叫，赶忙背转身躯蹲下了。

逸云一面拔出紫电剑，向洞口怪兽走去，一面笑说：“亲亲，跟在我后面，别怕我，我可以做到非礼勿视。”

姑娘只好跟着，她不愿离开逸云身畔。不久，她逐渐消除了羞窘之态，反正两人已经合体，小冤家那双又爱不羞的手，早已在她身上抚擦遍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唯一今她窘极之事，就是无法清除下体的斑斑落红。

火折子一近怪兽，逸云倒抽一口凉气，说道：“好险啊！要不是这一双吸血神蝠扰乱怪兽的视线，我们定然身入兽吻，好险！这一来，我们有福了。”

姑娘胆战心惊上前问道：“这异兽何名？真有这么厉害么？”

怪兽身长两丈余，浑身鳞甲大如蒲扇，乌光闪亮中透出青色，尾像蚊尾，钢毛长有三尺，又小又丑，正应了一句谚语：狗尾续貂。下有四条木柱形粗腿，短得可怜，腹离地不过尺余，腹下鳞甲拖地，腿没有鳞。只有粗皱的蓝色厚革，五只铁钩般尺长脚爪，端的骇人。

头上鳞甲稍小，但也有海碗大小。两侧有两只小耳朵，有等于无。两只巨大眼暗，被两扇附有小鳞甲的眼睑盖住，两眼之中有一个创孔，鲜血汨汨流出，伏鳌剑已经没入额中，可见逸云用力之猛。

大鼻孔之下，是一个突出的血盆大口，两排森森巨齿，令人望之生寒。上唇突出处，跷起一支亮晶晶的尺余长角，锋利如刀，唇侧有蓝色卷须，长仅半尺，坚硬无比。整个兽身粗约两人合抱，重量恐怕不下五六千斤以上。

而头顶鳞甲中，夹住两个浑身長满深蓝色绒毛，腻滑光亮的蝙蝠，翼展约有两尺，正无助地扇动膜翼，脑袋被鳞甲夹住，尖鸣不已，膜翼上的利爪，正徒劳地钩抓那坚逾金钢的鳞甲。

逸云将火折子交在姑娘手中，扬了扬紫电剑，说道：“这是洪荒异兽龙犀，别看它蠢笨，其实极为灵敏，行动如风，双手可摧山裂石，尖角可铲铁如泥，宝刃不伤，只有用它本身之血，方可使其变软。生长于洪荒沼泽之地，早已绝种千万年，想不到竟在这儿出现。由彻骨寒风来处估计，下面定然有万古洪荒泥泽深藏此物。”

姑娘又问道：“这吸血神蝠又是何物？”

“也是古代异兽之一，爪有奇毒，专吸人兽血液，沾者必死，十分难治。且生性凶暴，列为字内奇毒之一。但此物通灵，如被人收服豢养，则至死依主，可听命驱策，故称神蝠。”

据说，元朝至正二年，关东之雄摘星圣手贺杰，曾经养有一头，称雄关外三十年。

最后他在长白天池之东白头山下，与元金两国大军激战四昼夜，力尽而死，神蝠亦被元军利用贺大侠遗骸诱入于陷阱之中，用火活活焚毙。

那一次惊天动地的惨杀，死在神蝠嘴爪之下的官兵，不下三百之数；可见这东西确实有多厉害了。”

“那我们可否收服这两头神蝠？”姑娘见猎心喜，伸手要去摸那蓝光闪闪的绒膜。

“天！你好大意啊！要让它的爪沾手，祛毒归元散不知能否救你！”他赶忙捉回她的手。

“不管，我要它们。”姑娘撒赖了，小腰儿一扭，双丸微颤，小嘴儿微噘。她自己不觉得，逸云可心中一荡。

他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亲亲，可不成啊，连放它我也不敢哩，只好杀了方免贻害无穷；”

“你说过神蝠通灵，我们救下它们，相信它们会感恩的。”

“要一放开，就让它咬上一口，岂不冤哉。”

“试试看嘛，我们可以自卫。”

“好，等会儿。火折子快烧完了，我先取出龙犀的眼珠作为照明之用，也可防备万一。神蝠飞行无声，惟有用目监视。”

他用紫电剑割开龙犀眼膜，挖出亮晶晶地碗大眼珠，用掌运内力揉掉外层，最后现出两道光华耀目的乳色大珠，足有核桃大小，三丈之内，光线可辨。

纤毫光芒一现，姑娘“哎……”一声娇唤，羞得躲在逸云背后，伏在他背上不许他转身。

逸云反手递给他一粒明珠，正色说：“还我本来，事急从权。亲亲，有事正待分神，羞恶之心，足以误事。”

“哥……”她接过珠收了火折子，仍不敢现身。

“小心了。你用伽蓝剑护身，我要放神蝠了。”

姑娘赶忙离开，抓起伽蓝剑，高擎宝珠凝神戒备，星眸紧盯着神蝠。有事分心，她暂时忘记了羞耻。

逸云叫道：“蝠儿，可别找麻烦，我救你出险。”

怪！神蝠不再挣扎，紫电剑“咔嚓”一声，插入鳞甲之下，只一扳，鳞甲松开。

“吱”一声尖鸣，左面那只神蝠突然飞起。

逸云退了一步，吸血神蝠一阵尖鸣，绕着另一只顶上急飞，并未扑向两人；

逸云说道：“果然通灵，不然麻烦得紧。”“喀嗤”一声，紫电剑又插入另一鳞片根部，另一只吸血蝙蝠也脱身飞出。

两只吸血神蝠吱吱急鸣，先是相拍并翼而飞，最后绕着两人飞舞盘旋，看去并无恶意。

两人并肩而立，神情肃穆仗剑戒备，随着吸血蝙蝠旋转，心跳之声隐隐可闻。

姑娘突然放下伽蓝剑，伸出一只素手，娇唤道：“蝠儿，要跟随我们，请下来。”

“吱”一声尖鸣，一只吸血神蝠落下她的掌心，它不能用爪抓，整个躯体伏下不动，滑腻细绒毛十分温暖，一双火眼睛盯视着姑娘，口中吱吱轻鸣。

另一只飞向逸云，他赶忙放下剑将它接住。

姑娘一高兴，将明珠放入发髻中，喜孜孜地用手轻抚它柔软的蓝色背部。抱在怀中，说道：“蝠儿，我们不会亏待你，但不准乱伤人畜啊。”

吸血神蝠低声轻鸣，用小巧的舌头亲爱地轻黏她的纤指。另一面，逸云向另一头说道：“小东西，准备喝龙犀血吧！”吸血神蝠一声欢吱，振膜而起。

逸云拾起紫电剑，运内劲拼命劈开龙犀头盖。紫电剑可以切玉断金，逸云功力通玄，但也费了不少劲，方将伏螯取出。

有了伏螯剑，省事多了。剖开龙犀腹，取出丹黄，再用鲜血浇上龙犀角。怪！血一沾角，角立时下垂变软。

逸云割下角，用手一拉，角长三尺。他压成剑形，用伏螯剑削成锋刃，又剖开龙犀腹肚，找出龙犀胆刺破，用胆汁向上一浇。

异象出现了，剑立时变硬，抹掉上面的干胆汁，他哈哈一笑，信手一挥，但见光华乍现，剑气飞腾，无声无嗅没入石壁中，齐根而没。

那一对吸血神蝠，正爬在龙犀腹下裂口上，吸啜着热气腾腾的鲜血。逸云拔出龙犀剑，向姑娘正容道：“黛，接剑！”

姑娘不知所以，看他脸色凝重，他的声音对她有无穷魔力，她顺从地

上前伸双手接剑。逸云接着说道：“剑名龙犀，旷世之珍，断金切玉，世无其匹。黛，希望你毋负神剑。”

姑娘如受催眠，接过剑闭上星眸。逸云亲了她一亲，缓缓离开。

姑娘用感情的嗓音，柔声道：“哥，谢谢你，我相信不会负你所望。”她垂下剑，突然奔入他怀中。

两人相偎良久，她轻声说道：“哥，我已有紫电……”

“傻妹妹，紫电剑乃扫云山庄传家至宝。亲亲，你已是哥的终身伴侣，怎能携紫电追随哥哥。这龙犀剑细小轻灵，正适合你用，比紫电更犀利十分，我造剑之时，就已打定主意了。”

“哥，我……我能说什么感谢你的话呢？”她将他抱紧，粉颊紧贴着他壮实的胸腔……

逸云也回抱她，笑道：“千言万语，道不出我们的情意。”他突放低声音，在她耳畔说：“亲亲，这是天赐我们的定情礼物哩。”

姑娘嗯了一声，羞得往他怀里钻。

逸云给了她深深一吻，然后说道：“你要不怕脏，将衣衫浸在龙犀血中，或者喝上三五口，就可不怕寒冰之寒。但以浸入最好，寒毒可逸入龙犀血中，喝几口只能支持一个时辰。”

不管姑娘愿是不愿，他抱起所有的衣履，一古脑儿丢入龙犀腹中，浸透之后，血淋淋地替她穿着起来，笑道：“真要成为茹毛饮血了，到外面找到包袱再换吧！”

两人穿着停当，逸云说道：“我们快寻路出险，但愿出路在前面不远。”

两人手擎明珠，逸云仗伽蓝，姑娘持龙犀，向上便闯。两头吸血神蝠喝得泡泡地，吱一声轻鸣首先在前飞舞，像在引路。

光亮在手，不怕脚下失闪，甬道逐步陡升，两人象一阵狂风，向前急飘。

姑娘一面走，一面喜悦地叫道：“身轻似燕，灵台清明，心神合一，神与意通。哥，我好高兴唷！”

“亲亲，任督已通，水火相济，功力自然登堂入室啊！”他快乐地笑，姑娘却羞红着脸，轻擂他一扮拳。

上升约里余，已可隐闻人声。

逸云突然说道：“我们已深入神魔内谷，准备厮杀。”

两人身形突然加快，石洞向侧平伸，似要到出口了。飞纵十来丈，眼前景象，令他们毛骨悚然。

那儿堆积着无数白骨，足有一丈之高，顶端还有两具浑身精赤，尸体发黑而未腐烂的高大遗骸。

石洞垂直上升，高有二十余丈，必须由尸骨堆上踏过，方能上纵。

洞宽广约有三丈，正好用劲。逸云叫道：“蹶空反弹。我先上！”

他飞纵斜掠而出，升上三丈石壁，单足一点石壁，人向后方急腾。但见淡影一前一后急闪，愈升愈高。

姑娘随后急追，逐点来回反弹飞升。

那神异的吸血神蝠，已无声无嗅地在逸云之前飞舞。

洞向前一折，那儿有一道粗铁栅，有一个铁栅门，门外火光熊熊，人影飘摇。劲烈的阴风，刮得火光摇曳不定。

逸云直射栅门，但见光华一闪，他拔出伏鳌剑一统，臂儿粗枝上下断

了五根，顺势收剑，人已到了栅外。

这儿一个庞大的石殿，中间神案高列，两侧各一排白森森的骷髅架，和奇异狰狞的牛头马面。古洞的出口，就在神案之右，上面刻了三个径有三尺的大字：“神魔洞”。

神案左右各有一支油筒，这玩意大竹为筒，内实破布，浸以桐油，每一枝可以燃烧两端。油筒正发出熊熊烈焰，火苗被阴风刮得不住振荡。这玩意不怕风，愈吹愈强。

神案对面是两扇板铁大门，门上端有无数透风洞穴。门内小凳上，坐着两个身穿白衣，腰悬长剑的大汉。

看石殿的布置，这儿定是审讯并处决人犯之所。

铁枝飞跌殿中的响声，把两个看守惊得转头站起。他们不看倒好，看了胆落魂飞。

神魔洞乃是无底深渊，处死的人全往里面丢，经常可以听到神奇的啸鸣。进入之人有死无生，就那彻骨阴风，也可将人吹去。过去曾派有高手进入，没有生还。这个怪洞，提起便叫人毛骨悚然，这种骇人的传说，把这魔洞凭空加上了许多惊心动魄的神话，紧扣人心。

瞧！光华一闪即没，臂儿粗的铁栅，神奇地飞断五根，先后扑出两个手上发光，挺着一褐一紫晶亮的宝剑，浑身鲜血漓的人，岂不骇煞人么？

“吱吱”两声尖鸣，两只怪物绕室飞舞，两双金睛映着火光，似乎射出透人心肺的电芒。

两名看守这一惊，只觉浑身发软，面无人色，恐怖万分地向后一踉跄。

“杀！”逸云大吼，伽蓝剑去势如电。

这一声大喝，把两名看守喝倒了，褐影倏吞倏吐，两看守心窝各中一剑。

逸云收了明珠，拾过一支火把，说道，“黛，我们闯，白骨神魔杀人如麻，饶他不得。”

姑娘说，“闯！还有那三个凶魔。”她也取了一支火把。

他俩在内叱喝，门外的看守全都一怔。

逸云拉开了沉重的铁门，冲出洞外。火光一亮，门外的警卫一拥而至。

火把分张，十余名大汉惨叫着急退，两头通灵的吸血神蝠，也狂野地飞扑。

逸云发觉了神魔的宅院，更真切地听到院内外四个凶人在说话，便向那儿扑去。

两人还未扑近，吸血神蝠已经先至，只是它们还未受过训练，主人未动手前它们不敢下手，仅在四周绕飞，象两个魔影倏隐倏现。

白骨神魔见两人由神魔洞杀出，心中骇然。向旁一让，厉声大吼道：“住手！什么人？”

两人刹住去势，并肩屹立。

逸云睥睨了四人一眼，这白骨神魔的长像和穿着打扮，已不用猜想了，也厉声道：“江湖后学华逸云，与九天玉凤周如黛。”

“你就是闯我神魔谷，跟踪他们三人入谷之人？”

“不错！称可是称为耐骨神魔的神魔谷主么？”

“正是本谷主白骨神魔陆玘。你可知本谷谷规？”

“谷规？哈哈！华某正要找你。”

“老夫与你无怨无仇，因何找我神魔谷生事？”

“华某乃是跟踪文殊方丈与阴风客而来。神魔谷并非尊驾私有之物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皇土，华某为何不能到此？华某一入谷，贵谷之人一再暗袭，将我两人诱落寒水潭。

不问情由即下杀手，这就是贵谷的谷规么？”

白骨神魔还未答话，文殊方丈已暗暗心惊，他插口问道：“小子，你怎知道佛爷名号？咱们眼生得紧？”

“华某当然知道你是宇内大名鼎鼎的酒色和尚。”

“小子，你想怎样？”

“区区正想问你，你助桃花仙子争取武林盟主之位，其意可诚？”

“佛爷之事，你管得着？敢情是胆子生毛了，哼！”

“怪！你相助桃花仙子。阴风客反助金面狂梟，你两人怎会走在一块儿的？”逸云把偷听的话全抖出来。

阴风客也是一惊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小子，你知道得太多了，犯了江湖大忌。”

“江湖大忌多少钱一斤？嗯？”

阴风客冷冰冰地答道：“不多不多，只要你的脑袋相抵就成。”

“华爷的脑袋乃是无价至宝，价钱大贵了。”

“江湖大忌就值这么多，所以你得留下脑袋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逸云狂笑，又道：“阴风客，你的算盘打得太精了些。我警告你，最好别助金面狂梟，那对你没有好处，太冤了。金面狂梟乃是华某剑下亡魂，在下正要找他。你那好友九华鬼虺，也禁不起华爷一掌，你要去插手，不啻飞蛾扑火。言尽于此，阁下权衡利害吧！”

“你吹大气吹够了么？”

“事实俱在，用不着胡吹。大珠台金面狂梟仗鼓风之衣逃命，九华鬼虺一掌之下埋骨雪峰山下。”

阴风客变色厉叫道：“你杀了虚云子道友？”

“正是区区在下。”

“你得死！血债血偿！”阴风客掣下护手拐，踏前三步。

“且稍待！”文殊方丈摇手止住他，跨前三步又说：“听朗月禅师说，你是他的师侄，欺师灭祖，处处与他作对，可有此事？”他目光向白骨神魔一瞥。

白骨神魔果然急急插口道：“此话可真？”

由尸体上的留字，可以看出白骨神魔的为人。他对欺师灭祖之人和贪官淫妇最为痛根，文殊方丈知道他的个性，所以用话扣他。

“华某奉师命清理门户，追究朗月六十余年前，他暗算师兄谋夺佛道同源金像之罪，当然要找他。凭你酒色荤和尚岂能污我？哈哈！”逸云狂笑不已。

姑娘感到身上湿腻腻难受之至。女孩子大多有洁癖，她破瓜不久，下体本就发腻，加上穿了血衣，龙犀血黏住肌肤，想起来就叫她恶心，恨不得立即就跳下河里洗个一干二净才舒服，怎能在这儿听他们磨牙？忍不住插口道：“云哥，别和他们穷磨牙，这种宇内凶人，诛了他也是一场功德。”

“丫头，你找死！”文殊方丈大吼，向她跨出三步。

“站住！”白骨神魔厉叫，文殊止步后，又说：“本谷主不管你们的烂账，

在未获得真凭实据前，本谷主例不动手。要算帐，离开我神魔谷。”

逸云暗自点头，说道：“陆谷主，今晚华某需在这儿放肆，打发了这三个字内凶魔，在下还得找你。”

“哼！称做梦！本谷主不找你已是万幸，你快给我滚！”

“没那么容易，冲贵谷这上千尸骸，华某非找你不可。”

“看来你也不是东西，老夫成全你。”白骨神魔左手一举一挥，四面八方突然响起阵阵鬼啸声。

“老朋友，这两个狂小辈不死，武林永无宁日，咱们一起毁了他们。”文殊方丈大叫，禅杖一摆，便待扑上。

白骨神魔用冷如寒冰的语音说道：“本谷主不要你们插手。”接过手下奉上的白骨杖，挥手令众人退下。

“把那小丫头让给和尚，也可教扫云山庄含羞，如何？”文殊仍在噜苏。

白骨神魔脸色变厉，然后向他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任何人你都可以杀，本谷主不管你的事，但真要是扫云山庄的小丫头，可不行。”

他又向姑娘问道：“丫头，你真是扫云山庄的人？”

“呸！本姑娘岂是冒充的？”

“玉麒麟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“哼！那是我爹爹。”

“忘我山人呢？”

她傲然地说道：“你这不是废话么？当然是我爷爷啦！”

“本谷主绝不和你废话，扫云山庄周家门规极严，你在说谎冒充。岂有此理。”

说她冒充，姑娘可火了，她向逸云叫道：“云哥哥，这老怪物说我冒充哩！我要教训他一番呢。”

白骨神魔没理她，续往下说道：“扫云山庄的男女，未成年绝不许独自行走江湖。

小丫头，你双亲何在？”

“呸！你老糊涂了，本姑娘是偷……”她脱口想说出偷跑出来的，说到偷字，突然噤住不说，那多难为情啊！

“哈哈！偷跑出来的？本谷主才不信哩。”

“谁说是偷跑出来的？信不信与我何干。”她的语气不啻告诉了人，虽强硬却破绽已现。

“当然不信，所以听手下报说你们两人已跌下寒水潭，本谷主毫无感觉。”

“哼！但我们可没死，你奇怪吧？”

“算你们命大。即使你冒充周家的人，也与本谷主无关痛痒，擒住你还怕你不吐实？”

“老怪物，你配？接招！”她扑上前一剑挥出。

龙犀剑宽仅两指，但光芒灿烂，她内力大进，剑气嗤嗤锐啸，第一招她就用上了“云龙现爪”“飞龙剑法”中相当奥妙的一招，上下各有五道淡影，成弧形集向一点。

白骨神魔还没还手，他“咦”了一声，轻飘飘地横飘八尺说道：“咦！真像是扫云山庄的人，这招是‘云龙现爪’，剑凡二变，每变五剑齐飞，你二变齐出，已获‘飞龙剑法’的神髓哩！”

“家学渊源，傲视江湖，你再接我一剑。”她听老怪物一赞，有点飘飘然，

一手将火筒插在地上，正待进招。

她一递上剑，上空两头神蝠已分清敌我，突然向白骨神魔一闪而下，无声无嗅狂扑。

老怪物到底功力超人，已发觉不对，白骨杖一招“平地涌莲”，挟凛冽罡风向上疾吐。

神蝠知道厉害，向侧一穿，膜翼一侧，突由下面左右反穿而上，一闪即至。

白骨神魔大喝一声，白骨杖猛拂，无俦内力俱发，令人惊心动魄，地面沙石飞扬。

两神蝠向外一掠，随又攻上，快得令人不辨何物，四周的人全惊呆了。

姑娘不知吸血神蝠的能耐，她见老怪物的功力，深厚得大出她意料之外，深怕神蝠受伤，便脱口叫道：“蝠儿，退下啊！”

“吱吱”两声尖鸣，吸血神蝠消失在黑暗中，在四面悄然飞闪，待机而动。

旁边突有人大叫道：“是神魔洞里的怪物，厉害。”

白骨神魔变色地大叫：“准备雷火筒！”

四周人影一阵骚动，出现了一批手执手臂粗的朱红色三尺大筒，个个神情紧张，举筒向空中戒备，搜寻吸血神蝠的踪影。大概他们曾经吃过亏，所以皆面现惧容。

白骨神魔说道：“丫头，你竟可驱策神魔洞的怪物，大出本谷主意外。可是你别得意，雷火筒的火焰，可以喷射两丈之远，金刚也可化为飞灰，满天喷射，怪物何用。”

逸云蹈前三步说道：“你说早了些，真要让蝠儿动手，神魔谷活的人不会太多，何况还有我华逸云在？”

白骨神魔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向姑娘说道：“丫头，你的同伴在做梦呢！动起手来别说他不禁老夫一击，即使是一个雷火筒，火树银花一喷之下，他也难逃一劫。你还有什么可以证明你的身份？说！”

“瞧！这是什么？”紫芒一闪，她手中扬着紫电剑。

“唔！你没冒充，放你出谷，下次不许再来。”白骨神魔神色稍霁，但仍然狰狞。

“为什么？假使我不走呢？”她收了紫电剑，淡淡一笑。

白骨神魔冷冷地说道：“扫云山庄之人行事，无可非议，老夫不杀武林中的正人君子，所以饶你。你会走的，别教我撵你，那你就难堪了。”

阴风客心中大急，他见姑娘竟然有怪物相助，假使要让她平安离谷，势必影响另一批人马的大计了，便冲口叫道：“小丫头，你还是走的好。”

如黛一听他叫小丫头，不由大恼，她已是个不折不扣的少妇哩。她向阴风客瞪了一眼，骂道：“老匹夫，闭上你那张狗嘴！”

她这一骂，可把阴风客骂得七窍冒烟，他横行江湖一甲子，眼高于顶，目中无人，被一个小丫头破口大骂，他怎受得了！鬼叫一声，冲前三步左掌猛拍，一面骂道：“小、贱人……”他的阴风掌为武林一绝，十分歹毒，侵入人体气血立时凝结，这是他创名号的绝学。

“滚你的！”逸云将火把一抛，插入地下，一闪而至，左掌斜掠疾拍。他功力又进一分，掌出无声无嗅，但潜劲发如山洪，一卷而出。

两下里都快，谁也来不及阻拦。

“噗呼”一声闷响，两股阴柔力道真劲相接。双方都是内家高手，暗劲可伤人于文外，而目下两人抢进发掌，相距不足八尺，想得到这定然是硬拼内力的狠着。

明风客只觉对方的阴柔奇劲，将自己所发的掌力，一古脑儿反震回来，来势奇急奇猛，直扑胸腹。他想再发一掌借力后退，可是已来不及了，只觉一个奇大奇重的巨锤，给予他劈面一击，护身的先天真气被击得向体内回迫，他怎受得了？内腑似被人向下腹一抓一拖，眼前金蝇乱飞。他“嗯”了一声，“登登登登”连退八九步，“叭达”一声坐倒，“噗”一声护手拐坠地，“哇啦啦”喷出三五口鲜血。他闭上眼，强纳一口气，咬牙道：“好！姓易的记下这一掌，咱们前途见。”说完，掏出一粒丹丸吞下腹中，拾起护手拐，踉跄着向谷外定。

大名鼎鼎的阴风容易城，竟然挨不起一掌，岂不邪门？这家伙难道是浪得虚名么？虽然他一时大意，但也不至于败得这般惨啊！旁观的人，脸上皆露出迷惑的神色。

逸云他用他自己参悟的奇学，刚柔合运，一掌得手，眼看阴风客内腑受伤，还能勉强站起，临行还敢嘴强，便当面一拦说道：“姓易的，叫你滚你敢坐下？前途见可有期限么？且留下明白再走。”

文殊方丈伸禅杖一拦，怒叫道：“光棍打九九，不打加一，好小辈，你敢不遵江湖惯例？”

逸云笑着说道：“哈哈！每一个人都这样说后会有期，大概八辈子也办不了一件事，后会的机会不太多呢，和尚。”

阴风客忍着气说道：“就是这七八天内之事，你是不敢放老夫走么？”

“不管后会如何，华逸云不理睬激将法，我留你一命找人报仇，但要废去你的武功。”逸云大踏步往前走，但文殊方丈的禅杖挡在中间，他厉声晒道：“闪开！和尚。”

文殊气往上冲，冷哼道：“小辈，你狂够了。”

他九锡禅杖突然向外一崩，拦腰便扫，刹时罡风乍起。

阴风客也被劲风带动，站立不住，向地下仆倒。在两人拼命之际，他悄悄地贴地移开，忍住痛楚向外走，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

逸云看来势凶猛，但他夷然无忌。功力提至十成，存心要和和尚好看。杖到，他向下一挫虎腰伽蓝剑锋向上一错，剑杖相交的刹那间，全力向上一挑，喝声“起！”

文殊方丈只觉杖身一震，杖尾折向，突以不可抗拒的力道，向上急飞，竟把他的身形向后上方一提。

他功力了得，急退了两步，错步旋身大吼一声，杖向下一沉一转，攻出一招：“狂风落叶”，风雷俱起。

两人各显绝学，一照面便换了三招。

“丫头，黑煞星来伺候你。”他小看了如黛，只道可捡便宜，再厉害她也是个母的，而且小得很呢！霸王鞭一摆，一记“力劈华山”鞭使刀招，猛袭如黛。

姑娘听他口中轻薄，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闪身向右欺近，急如电闪，龙犀剑攻到他的左肋。

两人也接上了，剑光鞭影八方飞射。

“拿下他们！”白骨神魔厉叫，举手一挥。

四面八方鬼啸倏起，深色磷火飘荡不定，两颗银星一闪，那两支火筒倒下了，前端插入泥中，黑暗重临大地。

四面八方鬼影幢幢，将四人围在中间，白骨棒磷光闪闪，鬼啸之声凄厉刺耳。

白骨神魔高大狞恶的身影，缓缓扬起了白骨杖，在四周朦胧的惨绿磷火中，显得恐怖已极。

逸云刷刷两剑，把文殊方丈边退了五步，他大喝道：“黛妹，切勿远离，双剑合璧。”在喝声中，他纵向她。

“黑贼！你找死！”她娇叱，但见剑芒如电，龙蛇狂舞，一连五剑，把黑煞星迫退了丈余。

在逸云纵到的瞬间，黑煞星只觉颈后一凉，浑身如中电涵，肌肉立时麻痹，气血一窒，真力突竭。

“嗤”一声，沉重的霸王鞭触剑立折，剑锋一转，戳入他的右胯骨。

在他“嗯”一声栽倒的瞬间，一只淡影在他颈后一闪冲天而起，那是吸血神蝠，给了他致命一击。

如黛一掣剑，黑煞星几乎成了两截，剑芒一转，飞射最近的一个身穿白骨衣的人。

文殊方丈被逸云两剑迫退了五步，褐色的剑影在他身前罩到，他的九锡掸杖左遮右拦，也挡不住沉重而急劲的剑影，他不能不退。

逸云一撤走，他心中一宽，不进反退，只一眨眼间，他已退到了身后三丈之处。

“谷主有令，弃杖听候发落。”两个穿白骨衣的人迎面一拦，沉声厉叫。

“滚你的！”老和尚怒叫，一杖扫出。

对付逸云，文殊太差，但应付这些小鬼卒，他却勇如狂狮。“叭”一声，两根白骨碎裂成百十碎片，两大汉狂叫一声，飞抛丈外。

“躺下！”外围的两人厉叫，向前扑到。

白骨棒一碎，尸臭四溢，文殊方丈只觉尸气入鼻直透脑门，只觉一阵晕眩，他想握住呼吸，已嫌晚了。“咕咚”一声，连人带杖摔倒。

两人一闪即至，一人抓住一条腿，拖死狗一般，倒曳而逝，隐入黑暗之中。

如黛攻向一名大汉，行将及身，蓦地人影一闪，白骨神魔已经欺近。

“铮”一声龙吟，白骨杖挟如山暗劲，扫中龙犀剑，将姑娘硬生生震飘八尺。

一来是姑娘碎不及防，二来是池那百合精钢的白骨杖乃是武林一宝，击中了剑身，未与剑锋相触，所以这雄劲的击，把姑娘震飞八尺。

姑娘大怒，足一沾地便娇叱一声，腾身猛扑。

“黛，交给我。”逸云已经先行扑到。

这一连串的变化，不过是刹那间之事，说来话长。

同一瞬间，两只吸血神蝠飞扑白骨神魔。

蓦地里火光耀目，两道火流宛若火龙乍现，向上空扑下的吸血神蝠射去，但见火树银花丝丝发啸，热流迫人站身不牢，整个山谷照耀得如同白昼。火龙冲上三丈高空，方听到“砰”一声爆响。

那是两个鬼卒，手中的雷火筒发威，这东西比南方人过年所玩的“焰火花筒”，威力不知强了多少倍。

吸血神蝠也知道厉害，一扇膜翅，向侧方直落，只一闪便已失踪。

火龙不敢跟踪追袭，因四周都有人。

“砰砰”两声爆响，另一方向也冲起两条火柱。

白骨神魔在这刹那间，已飞退五丈之遥。先前两条火柱，突向下一沉，猛射向逸云和如黛。

逸云在火柱冲起的瞬间，已知这玩意绝非血肉之躯所能抵挡，便一拉姑娘的粉臂，低喝道：“走！闯神魔宫方是活路。”

两人刚起步，火流也恰好射到，两人也恰好远出三丈外，先前立身之处，短草一卷而光，火花四溅。

两人身形奇快，像是鬼魅幻形，不向谷外逃，反而向神魔宫飞驰，大出白骨神魔意料之外。

迎面是两个手执雷火筒之人，火光一闪，他们被白热的光线一映，还来不及适应，人影已经扑到了。

他们的雷火阵大概都经过熟练的操演，各有方位，绝不会误伤自己的同伴。可是逸云来势太急太快，两人刚将筒一伸，逸云已到了。

伽蓝剑疾逾电闪，楔入右首大汉的心窝，左手一扣，已将左首大汉的雷火筒扣住。

“砰砰”两声爆响，人倒筒亦爆发，右首大汉被人烧成段火炭，雷火筒在地下乱转，火不断喷射，四周成了火海。

左面大汉被逸云夺了雷火筒，一震之下，雷火筒爆发，他也被震飞丈余，“叭达”一声跌了个四脚朝天，被火一卷，也成了焦炭火球。

逸云一手仗剑，一手执着急剧喷射的炽热雷火筒，领着姑娘向神魔宫便闯。

在众人惊叫声中，白骨神魔发出了震天石吼，并随后追来，他已知逸云的计谋，急极大喝道：“你要毁了我神魔宫，扫云山庄也难逃此劫。”

逸云心中一惊，这喝声不啻给了他当头一棒，他不能不考虑后果，假使这魔头真如此报复，那并不是难事啊。

他蓦地回身，雷火筒一挥，一道声势浑雄的火环扫向身后，他也大吼道：“咱们谷外见真章凭真本事硬功夫一决雌雄。”

两人认清方向，借火光照耀下，向谷外便闯。沿途的把守人在火龙的飞卷下纷纷退避不迭。

白骨神魔狂怒之下，发出一声长啸，通知各处关卡的手下，不必拦阻两人，免得伤损谷中的一切布置，这神魔谷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，他不能让人毁了。

啸声一起，他带着十余名手下，随后急追，一面大叫道：“小辈，咱们谷外一决，听我引导你出谷之路，不许你毁损谷中一切事物，向左走假扇之右。”

逸云知道白骨神魔不失是光明磊落之人，只不过太残忍而已。便一面向左急射，一面说道：“你最好少弄鬼，不然华爷准教你好看。”

到了巨大的假山之右，白骨神魔又叫道：“到前面入林，便可看到白骨阵，就是你落寒水潭之处，但你得由林上走。”

一阵急奔，沿途火星飘落处，一众大汉忙于扑灭火星，没人阻拦。

白骨神魔后面指引两人出谷，不久便到了先前文殊方丈三贼消失之处，那具雷火筒已经快要烧完，行将熄灭。

“黛，我们快越林出谷，在大道附近与这老魔较量较量。”

“走啊，我要斗斗他的白骨杖。”姑娘一直未忘记被老魔震飞八尺外之事。

逸云扔掉雷火筒，窜入林中抓起包裹，说声“快走！”两人飞跃林梢，狂风似的向谷外逸去。

白骨神魔先前不敢接得太近，雷火筒一熄，他可没有顾忌啦！何况已经离开神魔谷的白骨阵了呢？

他展开轻功绝学，突然迫近两丈，在后大吼道：“两个小辈别走，老夫要教训教训你们，大闹神魔谷的人以你们第一次，饶你们不得。”

逸云狂笑一声，向后面叫道：“老怪物，到路上斗去，来啊，看谁教训谁。”他收剑入鞘，挽起姑娘的小蛮腰，身形突然加疾，他展开了绝学“流光遁影”轻功，但见两条淡淡黑影，愈拉愈远。

白骨神魔越追越心惊，由五丈的距离，片刻间便落远到八九丈，不由他不惊，心中嘀咕着：“这小辈年不过弱冠，竟有如许高深的功力，带着一个人，还胜我两分。老夫真的老了！唉！”

这一声内心的叹息，包含了深沉的悲哀和无尽的落寞，在惋惜当年的英风豪气，已步入了末路穷途。

夜空中，响起了喜孜孜的如黛的娇唤：“蝠儿，跟来啊！老怪物，快些儿。”

老怪物已用尽了全力，却愈落愈远，他只能循着破空激荡的气流，向前急射。他身吼，所有的手下全不见了，他们的轻功差得太远，少算些也落后了里余。

十来里路不久便到，月明如昼，已没有愁云惨雾的弥漫异象。远远地已可看到蜿蜒的山道。逸云说道：“黛，你提着包裹，我斗斗老怪物。”

“不！我要斗他一斗，试试龙犀剑。”姑娘噘着小嘴儿不依。

“亲亲，让我打发他，目前你不宜动真力。”

“为什么？我非还他一剑不可。”

“亲亲，你服下雪参寒魄回生丹不久哩。”

姑娘回过意来，只觉浑身一阵热，嗯了一声，伸一个指头儿在他颊上羞了两记。逸云接着说道：“老怪物人不算太坏，至少他说过不杀正人君子，对扫云山庄还相当推崇，我们不必诛他。只是他太过残忍，挫一挫他的气煞也就算了。”

“随你如何打发。哥，包袱给我。”她伸手去接包袱。

两人一到路中，左右一分，在一块略为平坦的山坡上止步，严阵以待。

“别理他们，蝠儿。”姑娘叫。两头吸血神蝠，“吱吱”一声轻叫，飞回姑娘头顶，不住盘旋而飞，像在护卫。

白骨神魔正电射似的急射而来，还差二三十丈。

逸云在飞跃之际，已感到功力已增三分，经过行功驱除姑娘体内寒毒，调和水火之后，他知道自己功力，已经到了颠峰状态了。

他知道老怪物近百年的修为，确是不等闲，有心一试自己的功力，到底能否与百年修为一争长短。

他屹立路中，负手而立，仰望当空皓月，只觉豪情千丈，心潮汹涌，他想：“太白山庄武林盛会，虽则我不耻名位，但我得找机会一观武林各派绝学，看看我参悟的奇学能否与天下武林一争长短。”

他屹立路中，他知道，金面狂梟绝不会就此干休，定然要一雪大珠台

之耻。太白山庄五阴鬼手申天豪三代师徒，在群魔支持下，助方夫人报仇之事，必将闹得天翻地覆。

也就是说，他必须卷入这一场狂风暴雨之中，不管他是否参与武林盟主之争，他必须勇敢地面对正邪双方高手，无畏地挺身而出，一决雌雄。

想到这儿，不由豪气功发，深深吸入一口气，仰天发出一声长啸，音浪似千军万马奔腾，直冲霄汉。

在东面里余，大道中有一双面貌黝黑，村夫村妇打扮的男女，身背包裹和用布囊盛裹着的宝剑，正踏着如银月色，如流星射空般向这儿急赶，定是乘夜赶奔泌阳的行人，轻功之佳，已臻化境。

江湖中识货的人，一看该知道这种用“晃”字诀的轻功，乃是罕见绝学“星飞电射”，独步武林的神奥奇技。

啸声传到，男的似乎一惊，向并肩飞掠头罩青帕的同伴，一面急掠一面说，“雪抹，这发啸之人好深的内力，莫非是太叔权还未启程么？但他似乎没有如许精深的功力哩。”

女的也为啸声所惑，黝黑的脸上看不出表情，她说道：“太叔权已走了五天，若无其他阻滞恐怕已到了洛阳，与群魔会合了，这左近有一个怪人，平哥，你该记得的。”

“哦！你是指白骨神魔么？”

“正是他，也许这啸声是他发出的哩。”

“陆玠人倒不坏，只是心肠太过残忍，行事倒无可厚非，他在江湖神出鬼没，来去如幽魂，不许任何人进入他的神魔谷，不会发啸声引人注意的。”

“以修为而论，可能是他。要碰上他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“那老怪物从不与人打交道，性情孤僻古怪，我们不惹他，他绝不会找我们的。我们的事十万火急，不惹他就是。”

“还有九天，也确是太急了。今晚我们赶到南阳，明天一日一夜，必须走渐川赶到家准备应变，也许他们会提前发动呢。平哥，爹和辛伯伯一定可在这两天赶到么？”

“可以的。我和爹在罗州分手。他老人家说辛伯父在铜锣关逗留，嘱我先和你赶回，他老人家去知会辛伯父，随后赶来。按脚程，这两天该快到了。”

“平哥，我们为何不走洛阳把他们驱散？在庄中待敌前来逞凶，岂不太傻？”

“爹已知他们分两批前来骚扰，势在必得，其中有许多宇内凶魔参与，实力庞大。

我们如果在洛阳先下手，要被他们缠住，另一批恶贼提前下手，大事去矣！”

“我们快赶，平哥。”

两人以奇快的身法，飞掠而去。

逸云发出长啸，声刚落，白骨神魔已经到了。

“小辈，掣剑！老夫要你割下一条腿。”白骨神魔在丈外刹住身形，他见逸云背手而立，剑在背上并未掣下，所以并未扑上，仅出声怒吼。

“慢着，老怪物，你先歇会儿，喘口气再说。”逸云笑着说，神色泰然。

“呸！老夫等不及了。”

“急什么？你是武林前辈奇人，用不着跟我这晚辈后生气唬唬地，是吧？”

“老夫不和你磨牙，今天非卸下你的狗腿不可。”

“你言之太早，唬不了人，你放下那中藏尸毒的白骨棒儿，咱们先印证掌掌，你敢么？”

“凭你？哼！动兵刃的话，凭你刚才那诡谲的剑法，也许你能支持一二十招，要比拳掌，你恐怕一命难逃。哼！你竟狂妄到要比拳掌，活得不耐烦了！年纪轻轻。你还得活下去呢。”

“少吹大气，你是不敢与华某印证么？”

“印证？哼！你做梦，我要你的命呢。”

“来来来，哈哈！放下棒儿，要命来拿就是，我等着哩。”他大笑着往下首一站，抱拳拱手候驾。

白骨神魔听他以浑雄的内力发啸，已生戒心，他口气强硬，其实心中暗自警惕。

他将白骨棒插在腰带上，运功护身力贯双掌，一步步向前走，沉声道：“小辈你小心了，我练有先天一气神功，任何掌力皆可反震，掌是白骨尸毒掌，沾身无救，力可隔纸碎石，看你挨得多少掌。”

“咱们可说是棋逢对手，势均力敌。我练的，是伽蓝禅功，外力不侵，掌力嘛，我也不知叫什么掌，反正纯阴至纯阳相生相成，能否隔纸融金，我还未试过呢。”

“你身背伽蓝剑，定是天心大师的传人，伽蓝弹功乃是佛门至高绝学，你小小年纪岂敢妄言练有了？哼！”

“信不信由你，你就会相信的。咱们都练有无上绝学，就看功力修为的深浅了。”

两人逐渐接近，双方都心怀戒备，在未试出对方其才实学之前，谁也不敢贸然抢攻。

白骨神魔一扬掌，逸云一扭虎腰，错步斜身，立掌准备回敬。但双方并未出手。

逸云踏出一步，立掌变为阳掌。白骨神魔向左前跨出一步，扬掌待切，便待反击。

但双方都侧移一步，无机可乘，又不敢硬拼，互有顾忌，所以并未出乎进攻。

两人转了多次照面，都不敢贸然出手，双方神芒冷电四射的神目，似要看透对方肺腑。坚硬的路面上，留下了一只只深约半寸的履痕，月光下，看得极为清晰。

双方功力皆已提至十成，不接触则已，接触时必将石破天惊，不可收拾。两人的面色，脸上的每一颗细胞，每一根时光划下的线条，皆已全部凝结了。

其实两人的内心，却如波涛怒涌，都在沉思着出招之法和思索如何抢制机先。

一旁站立的如黛，心儿已提到了口腔，她从未见过逸云这种冰冷凝重，铁石一般冷结的面色，更没见过白骨神魔像厉鬼活尸一般的狞恶可怖，令人胆下沉血凝结的非人类面孔。她只觉浑身发冷，呼吸也像要停止了。

在夜风呼呼冷月朦胧中，周遭似乎鬼气冲天可怖已极。

远处到了那一双赶路的夜行人，他们已看清了这儿的情景。

男的说道：“果然是白骨神魔，他遇上了硬对头。”

女的说道：“我们要不要看结局？”

“我们的事太急了，无暇顾及其他啊！”

“我们绕道走吧！别惹他们了。”

两人向侧面山路一绕，闪电似的走了。

他们这一走，闹出许多事故来，几乎为武林带来了万劫不复的大祸，铸成大错。

这两人是谁？男的是玉麒麟周志平，女的是紫衣仙子许雪，如黛姑娘的父母是也。

他们追踪湖广，晚到武昌府一步，如黛已和逸云替天涯孤姥疗伤，失去了踪迹。

夫妇俩无意中探出太叔权在大珠台受挫之后，返回桐柏山即传下绿林箭，召集黑道中天下群魔，到洛阳之南龙门镇聚会，要一举毁灭扫云山庄，诛锄武林三杰。

在前些天，为了大洪山的小贼被使紫剑的小姑娘所杀，太叔权曾赶到武昌府，黑白道正邪朋友共聚蛇山玄都观，一场好杀，黑白道朋友一败涂地，而大闹玄都观的人，除了爱女确曾参与外，竟然有桃花谷和百花谷的女淫魔参与其事，大闹大珠台的华逸云，就是为首之人。

经此一闹之后，变生不测。少林掌门苦行大师在武胜关，平白丢了佛道同源金像。

不知怎地第三天竟然由金面狂梟持像晓谕苦行大师，即令他以佛贴传令五大门派，着他们率领所有派中高手，在八月十五日到太白山庄候命差遣。

这时，也传出了金面狂梟要在中秋日推选武林盟主的传闻，武林中骤变，终于引起了轩然大波。

太叔权在玄都观再度受辱，立即率徒众西上，会合天下黑道凶魔，要在消灭扫云山庄之后，同赴太白山庄。

他们的发动时间，原定在七月二十二白露之日，大举进袭。但是否提前，却不敢逆料。

夫妇俩不由吃惊，顾不得再找爱女。便由紫衣仙子赶赴赤壁，敦请好友助拳，玉麒麟即赴罗州，飞禀刚前注寻找辛伯父的老爹爹忘我山人周群，约定在武胜关会合。

玉麒麟果将爹爹找到，但辛伯父已前往铜锣关，忘我山人嘱爱子火速赶回，自己独奔铜锣关找老大闲云居士辛天龙，须在期前赶回扫云山庄应变。

夫妇俩在武胜关会合，无暇再打听其他事故，跑了一趟桐柏山，发觉太叔权早已走了，山寨上已大异往昔。因为大白天，他们并未注意山寨的奇异变动。

两人急急往回赶，不愿管闲事错过了与爱女会合的大好机缘，终于几乎酿成巨变，真是天意。在武林三杰中，老大闲云居士最豁达，身如闲云野鹤，不大管人闲事。老二四海狂客游戏风尘，狂放不拘，好管闲事，下手不留情。

老三忘我山人个性耿直，嫉恶如仇，在江湖神出鬼没，为人固执不化。老二老三一生行事中确是得罪了許多人，但他们不在乎，我行我素。

三人在口头上称兄道弟，情胜骨肉。三人中只有老三忘我山人有家有业，隐居熊耳山自建扫云山庄。

三人各俱无上绝学，剑术通玄。老大的神龙剑法，鬼神莫测；老二的

游龙剑法，狂野神奇；老三的飞龙剑法，辛辣霸道。三剑如果合璧，端的可以天下无敌。

想当年他们都在壮年，那时大明江山定鼎不久，燕王夺得江山定都燕京，江南仍在杂乱，不甘雌服的武林朋友，也趁热闹乱搞一气。

在湖广之南九疑山，三人首次会晤，志同道合惺惺相惜，三剑第一次联手，大闹江南群雄涌起争霸之会，所向无敌一举成名，为武林留一佳话，也震慑了江湖野心勃勃的宵小群丑。

玉麒麟夫妇无声无嗅地走了，怎想到毛病就出在老爹爹忘我山人之手呢？

假使他们现身，如黛定然会乖乖地跟他们回家，也定会将逸云带回扫云山庄，那岂不是万事如意，哪会闹出许多事故来？也许目前一场硬拼也可免了呢！

冷月朦胧，夜静如死，路中的两个绝顶高手，已经忍耐到了极限，即将全力一搏了。

逸云早打定了主意，他得先试试对方的功力高低，准备冒险，先预留了退步，单掌向前一探，白骨神魔也抱同一心理，身形欺近三尺，一声叱喝，反掌便扔。

“噗”一声轻响，两人皆仅用了两成劲，一沾即走，阴柔的内劲四散。

“打！”逸云也大喝一声，抢制机先，用自己参悟的绝学，用“奔雷八掌”的招式发出，双掌疾分，连续拍出八掌，那是极为辛辣的“电闪雷鸣”，可是并无风雷发出，却浑雄劲急足以摧山裂石。更神奇的是，双掌急拍之间，彻骨寒流与灸热如焚的热流，以山洪怒发似的劲道绵绵攻出；

“来得好！”白骨神魔沉声叫，错步扔肩急抢主动，连封八掌回敬一招，白骨尸毒掌不但雄劲惊人，令人晕眩窒息的腥风四面飞荡。

两人全力施为，但听“劈啪”“扑嗤”之暴响急剧地连珠响起，三丈之内腥风热流与彻骨寒气，八方飞逝，像起了一阵旋风。两人的衣袂猎猎有声，神情更为可怖。

两人马马虎虎换了八掌，倏进倏退转了一道半弧。最后一掌真力掌实，同时飞飘八尺。

这眨眼间的恶狠搏击，双方都心中有数，两人都心中认为自己真力仍在，都认为自己必可稳操胜券。

白骨神魔并不以为逸云未在白骨尸毒下迷昏，是出乎意料外之事，自两人进入神魔谷时起，就在尸毒弥漫中安然度过，不用猜，两人定然有化解尸毒的圣药，目前他惟一可以倚仗的是，他修为近百年的精博内力。

这时，追来的十余名穿白骨衣的手下，在这一瞬间陆续奔到，向前一拥。

“该我了！”姑娘娇呼，龙犀剑一领，晃身便待截出。

“吱吱”两声尖鸣，吸血神蝠一掠而下。

“退下！本谷主与他们公平一决。”白骨神魔厉声将众人喝住。众手下只好徐徐退下。吸血神蝠亦向上一掠。

只一眨眼间，人影又暴进暴退，乍合乍分，但听爆震声似连珠，罡风刺耳锐啸。

一阵狂野的抢攻，两人换了三招二十掌，看不清招式，但人影却清晰可辨，可见每一掌都十分扎实，绝无虚招。

逸云在逐渐加劲，将先前保留预为退步的劲道，转化为攻击之力，逐步取得优势。

他气吞河岳，双掌狂野地抢攻，切掌如刀，劈掌如斧，阴阳掌如电光乍现，他放手猛袭，一面沉声喝道：“这不过瘾，来硬的，接着！”喝声中，攻出一招狠着“雷撼五岳”。这一招，该连攻五掌，三竖二横，三拍二接，在瞬间中分攻五掌，袭向对方上盘。

“砰啪”两声巨响，前两掌被白骨神魔硬挡回来。

第三掌是“捺”字诀，急似惊雷，疾逾电闪，这一掌方是全招精华所萃，真力一发即以刚劲骤吐。

白骨神魔连封两掌，惨白的脸色已见汗迹。

逸云那时刚时柔时热时冷的神奇内劲，看影听风似乎平平无奇，但那奇异的暗劲潜流，不但令人发肤难以忍受，更有那直撼心脉裂肌彻骨的神奇潜劲，令人气血窒息。以白骨神魔如是精深的修为，亦觉难以抵受，护身的先天一气神功，也抵挡不住那神奇的重压，反震的力道愈来愈弱，已经无法护体了。

逸云起初尚感到对方的掌力，也直迫心脉，但经他运至十成功力之时，不但已将对方的掌力震回，反震之力已感觉不到了。

掌到，白骨神魔猛一咬牙，在后生晚辈之前，他怎能撤身避掌？何况对方并不一定能伤得了自己呢？嘿了一声，叫足十成劲，一掌登出。

“砰”一声暗响，双方内劲四散，掌仍前推，“噗”一声竟然双掌接实。

人影暴退，逸云只觉浑身真气一窒，右半身麻木，垂下手退了三步。

白骨神魔嗯了一声，贴地滑退近丈，身形一沾地，登登登连退四步，方踉跄站稳，几乎挫倒了。

他双手无力地下垂，仰天吁一口气，缓缓闭上翻白的撩芒骤敛的大眼，额上两串汗珠滚滚而下。接着胸前一阵急喘，摇摇欲倒。

十余名严阵戒备的鬼卒，同声惊叫向前一拥，有两人格雷火筒作势前伸，眼见就是一场好杀。

“黛，助我一臂，快走！”逸云沉声叫。向她伸出左手。

姑娘吃了一惊，剑交左手，伸右手接住他的虎掌，展开轻功向西飞射而去，隐没在夜幕之中。“哎……”一声惨叫，一个持筒鬼卒仰面便倒，叫着叫着蹬蹬腿，抽搐着死了。

同时，“砰”一声巨爆，另一人的雷火筒应声爆射，火流向天空急喷。但吸血神蝠早已向地面一穿，一闪而逝。

白骨神魔虽闭目调息，但一切变故如同目睹，可是他却不知手下之人伸筒待发，仅先听到惨号之声。他只见逸云乘他内腑受伤之后，仍向他的徒众下手呢。

他为人孤僻，积不容物，尤其不喜欢不讲道义之人，所以将逸云恨之切骨。

他被怒火一冲，内伤一时压制不住，“哇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，扶住左右两名手下，一字一吐地说道：“他们走了？”

一名大汉答道：“已远出里外。”

“那文殊方丈怎样了？”

“已用药救醒，现囚于石室刑房。”

“好好待他。”

“是！”有一名手下，应声先白走了。

白骨神魔突然挣扎着自己站稳，咬牙切齿地恨声说道：“小辈，你无端扰乱我神魔谷，我饶不了你，走着瞧。”

这一来，逸云凭空多了一个强敌。

直至八月初，白骨神魔方将伤养好，他羞愤交加，横定了心，便率领一班手下，与文殊方丈束装上道，径奔太白山庄，他要制逸云的死命，誓雪此仇。

他一时忿恨，日后竟因此险些送掉了老命，几乎血溅太白山。

如黛带着逸云飞掠，她五内如焚，奔了五六里，方找一棵大树下止步，将逸云平放，急急地问道：“哥，你……你怎么了？伤势……”

“不要紧，只是真气受震而已，让我调息片刻即可。黛，扶我起来。”

如黛放了心，扶他坐起，她在后面扶住他的肩膀，让他行功调息。

良久，逸云方将被浑雄凶猛的入体先天一气真气，完全驱出体外，恢复了真力，他长吁十口气，叹道：“这老怪物果然功深劲厚，我要不是用自己参悟的奇功应付，恐怕也得落个重伤成残，先天一气功加上白骨尸毒掌，百年修为岂同小可？果然厉害！”

姑娘心头一块大石落地，移至他前面扑入他怀中，仍心有余悸地说道：“哥，你那时的容色好怕人哟。”

逸云亲她一吻，笑道：“老怪物功力深厚，相距丈余，他虽未发招，已感到他的先天真气迫人不能近身。我错了，不该和他硬拼的，养气持志定静安虑的功夫，我还得痛下苦功哩。”

“哥，这么说来，要是老怪物运足功力，我不是近他不得，只有挨打的份儿么？”

“也许是的，但可以和他较量兵刃啊！我该有自知之明，和他动兵刃的。”

“徒手相搏不成，兵刃又有何用？还是近身不得？”

“黛，你错了。先天真气发出时，一涌就至，但兵刃细小，真力可聚为一点，故能以聚破分，而且我们的兵刃，都是人间神物，可以击破任何内家气功。所以内功高手可以折枝代剑，以气克敌，伤人于丈外，但要碰上宝刃，依然毫无办法，无可奈何。”

“假使双方都是宝刃，结果如何？”

“功深者胜，强存弱亡。”

二十二

姑娘突然扑嗤一笑，说道：“哥，你的功力比我深厚多少？”

他也吃吃笑道：“约高两倍，马马虎虎可称一流高手。”

“你客气，哥，你赤手空拳，能搏我的龙犀剑么？”

“不易，但我可以困住你，把你累得脱力，然后……”

“就擒？不会吧？”

“会的！所以你日后如碰上绝顶高手，千方记住不可全力相搏，先留意退路，仗地势觅机脱身。亲亲，我不是教你自损声望，而是不要你冒险。你知道，你对我多重要啊！”

“哥，你对我比我自己更重要哩！”她冲动地抱紧着他。一阵子狂吻。

良久，两人从蜜吻中分开，逸云说道：“已经三更末，四更将到，我们得赶一程，明晨可到南阳。”

姑娘说道：“走！到南阳不到两百里，还有两个时辰天明，我们可越过南阳进入山区，找一处地方换装休息，明天晚间直赴南召，与方夫人会合。”

“可惜芸姐不在，不然可在南阳找到隐伏暗桩，方便多了。”逸云叹息着起身。

姑娘悻悻地说道：“下次碰上那些女妖，哼！我非斗斗她们不可。”

“机会有的是，无法避免的。”逸云提起包裹说。看了姑娘一眼，突又问道：“黛，你是否要换这一身血衣？”

龙犀血早已干了，逐渐变硬。

姑娘脸上发烧说道：“我……我要找水。”

不远处是一条溪流，逸云说道：“反正仅有百余里，时间尚有余裕，先换装吧。”

两人扑奔隐蔽处，跳入溪流浴净一身血迹，换了一身天蓝色劲装，将旧衣履埋了，龙犀剑用衣衫裹住，让姑娘挟在肋下。

两人结束停当，逸云挽着她的小腰肢，喝声“走！”向南阳奔去，像一道淡淡青烟。

头顶上，两头吸血神蝠紧跟徐翔。

说回金面狂泉。

他在武胜关传谕苦行大师之后，到武昌府召集了黑道盟主太叔权，分派走狗分赴各地，传信武林正邪人物。他自己取道南京、山东、山西，要由陕西回到太白山庄，沿途邀请一些久未出山的江湖奇人。

八月上旬，他到了山西雁门关左近。

他日夜兼程，凭那座金像说服了不少英雄，也打动了不少宇内凶魔，可说万事如意。

却不知在这期间内，桃花谷的女妖们，也正以幅射形的方向，以全速散处天下，同样网罗江湖奇人。

金面狂泉的行踪，以及他手下几个得力爪牙的踪迹，全落在桃花仙子的监视之下。

天空中，信鸽飞翔，那一对金鹰更是日夜联络，一日一夜可以飞翔二千里，各地的信息，像雪片似的全传向陕西太白山之东，距太白山庄七十里的金营口，那是一个山谷外的小村落，十分偏僻而冷落，在金营口山中，有一所大庄院，原是一家归隐的京官。但在七月中旬，一夜之间，庄院中人事全非，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阴云。

这里面，住了不少男女，平时极少见有人外出。主事的人，是两个极美艳的少妇。

这两个少妇，在江湖籍籍无名，一个叫徐佩，一个叫钟琳。她俩就是玉罗刹的爱徒，一向住在怀玉山未出江湖。

这座大庄院，自八月起，便大为不同了，夜间经常可以发现幽灵一般的淡影出没。

由庄院起落的信鸽中，可以知道庄中是十分忙碌的。

金面狂泉带着两个人，这两人长像之恶，不下于金面狂泉本人，一个是在大珠台逃掉的毒僵尸古奇。一个是赤面鸠婆贾如春。这老妖婆在玄都观

溜得快，她跟着金面狂泉，四处散布百花教主重出江湖的消息，对方夫人极为不利。

路上，这三个老恶鬼都是功力深厚，都是患了性虐待狂的怪人，可见乱七八糟到什么程度了。

他们刚离开五台山，怂恿了达拉庙的红衣喇嘛达尊下山，径赴雁门关之南句注山。

句注山之北，有一座雄奇的大堡，名叫清泉堡，清泉堡的堡主姓杨，称夺命神枪杨雄堡主。在关内关外，假使不知道杨堡主的成名，那家伙准不用混啦！

杨堡主马上功夫不作第二人想，三枝飞枪百步内发无不中，手中一枝点钢两截套筒枪，可长可短，不但内力惊人，天生神力也足以傲视江湖。

杨堡主是个铁铮铮的好汉，他做的是关外卖牛羊的生意，在这一带势力庞大，暗地里谁也不知他的底细。

早年金面狂泉曾行脚此地，与杨堡主略有交情，此次顺道敦请，是否请得动杨堡主的虎驾，他还没有把握。

从三人离开五台山起，有一头巨大的金鹰，在高空不时翱翔而过。飞得太高，三人并未留意在这一带，高空中盘旋着金雕巨鹫，并非异事。

他们由五台山麓走泰戏山，沿滹沱河向西南流向代州，北面是北岳恒山余脉，河之南是五台余峰，山连山重崖叠嶂，林连林连绵不断，官道在河的北岸，仅通人马而没驿车。这一带的人烟确是太少了。

过了代州所属的繁峙县，走不上十余里。由于这一带人迹甚少，大白天他们展开轻功急赶，别说是在这边荒之地，在中原繁华地区他们也用轻功赶路，在他们眼中，惊世骇俗算不了一回事的。

远远地，他们听到前面有凄厉尖锐的呼救声。

“救命啊……救……命……”声音斗颤断续，分明是女人的声音。

这三个字内恶魔，平生杀人无算，对呼救之声充耳不闻，仍无动于衷木无表情向下赶。

“哈……哈哈……小娘子你叫吧！看谁敢管繁峙三霸的事？”这是一个老公鸭似的嗓子狂笑着。

“乖乖随我们返家快活，咱们好好待你，不然……哼！”这人的嗓子却高亢刺耳。

“杀贼们，本姑娘跟你们拼了！救命……”呼号又起。

接着兵刃交击声大起，像在动手。一个洪亮的粗浊的喉声，突又响起：“要拼，到床上再拼，这儿你不成。糟！这宝剑犀利，三弟，用暗青子制她。”

三凶魔听得真切，却毫不动容。官道一折，绕山嘴而过，转过山嘴，就可看到斗场了。

天空中，一头金鹰悠然翱翔。在浩瀚的苍穹之下，只可看到一点小小金彩。

“哎……救命啊！”凄厉的尖嗓叫得更凄切了。

“哈哈！哈……”狂笑之声十分刺耳。

老公鸭嗓子叫道：“三弟，别擦伤她的娇嫩肌肤。”

粗重沉浊的嗓音喝道：“三弟，交给我！”

“救命啊！青天白日你们打劫……”声音似被堵住了。

三凶魔转过了山嘴。七八丈外官道左侧，临河边一片茅草地上，两个

凶猛的虬须大汉，正和一个女子滚倒在地，正设法擒住她的手足。另一人在一旁拾取兵刃包裹。

那女的被压在地下，上身短裳已被撕掉大半，下身，被除掉一半的紧身，青缠裤也破了一大副，肚肤半裸。

乖乖！那一身白玉凝脂般而晶莹泛绯包的肌肤，那浑身动人心扉俊美线条，无一不是魔鬼的杰作，令人见之不仅怦然心动，简直骨软筋酥。

她脸蛋已被捂住，但手足仍在拼命挣扎，两个大汉要按住她也十分吃力。挣扎的结果，衣裤愈撕愈破，她几乎全裸！

三凶魔司空见惯，本不欲管闲事。他们的来势奇急，三大汉根本没发觉有人来了。

金面狂泉师徒俩，本是色中饿鬼，眼一瞥女人那一身奇妙的玲珑透凸的裸体，全都心中怦然一功，几疑双目昏花，便突然止步停下了。

赤面鸠婆最看不得漂亮女人，她自己生得奇丑，妒忌美女的天性十分可怕，她突然厉声道，“毙死了那丫头，好！”

三大汉被她那毫无人气的厉叫，吓了一跳，同时一怔，手一松，妞儿脱手。

俏姐儿一脱身，惊叫一声坐起，发觉浑身几乎全裸，尖叫一声用手掩住脸面，哭啦！

既然怕羞哀哭，怎不掩住香肌玉乳？要是怕死，怎又不赶快逃命？怪！

这一瞬间，金面狂泉师徒，已将妞儿那出自名匠雕塑的脸容，看得一清二楚，全都心中暗暗叫绝，无名欲火发如山洪不可遏止。

他们从妞儿的笑蛋，直看到那撩人的胸前脐下，和那半裸的大腿，她那大半个肩背在烈日下发射着诱人奇光。

三名大汉一怔之下，看清了这三个鬼怪样的人，惊得倒退了三步，倒抽一口凉气。

在一旁捡拾包裹兵刃之人，手中正捡着一把青芒闪缩的宝剑，他似乎胆子要壮些，大环眼一瞪，壮着胆向前跨了两步，厉声道：“什么人？赶快走开，繁峙三霸之事，少管为妙。”

金面狂泉师徒瞥了他一眼，淡淡一笑，没做声。

他们不笑倒还罢了，这一笑，根本不像是人，那狞恶的尊容，令人心胆俱落。三个虬须大汉心中一寒，情不自禁又退了两步。

“啧啧，啧啧……”金面狂泉发出泉啼一般的狂笑，一双鬼眼又转向俏姐儿，并向毒僵尸微微颌首。

毒僵尸古奇向三人咧咧嘴，缓缓举步。

在两里外一座山头上，有两双眼睛透过草丛，向这儿紧盯监视，那两双眼像是深潭，极为秀美。

“啧啧……”金面狂泉仍在笑，向地下的俏奶儿跨出一步。

一旁的赤面鸠婆愈看愈冒火，鸠首杖一起，闪电似地向俏妞儿点去，相距至近，眼看妞儿一命难保。

杖尾距妞儿左胸那红鲜鲜的乳峰尖不列一寸，突然止住了。

金面狂泉相距用他那不似人类的语言说道：“贾如春，你想怎样？”他的一只瘦骨嶙峋的大手，正抓住鸠首杖，像一只大铁钳，没丝毫晃动。

赤面鸠婆知道劳而无功，嘿嘿狞笑道：“美人祸水，留她不得。”

俏妞儿闻声移开双手，她那红馥馥的嫩颊全是泪水，星眸一启，看了

两人那狞恶奇丑的脸容灾然“哎呀”一声尖叫，蒙住脸浑身发抖。

她这一害怕抖嗦，胸前硕大尖挺的主乳令人心弦狂振。

金面狂泉沉声喝道：“别管我的闲事，走开！”

“你会后悔的，粟老。”赤面鸠婆恨声说，撤回鸠首杖，退后三步。

金面狂泉道：“没有了她，老夫才会后悔。”

这时，毒僵尸古奇已经到了三大汉身前，他脸上挂着令人惊心动魄的狞恶笑容，像一头阴阴的斑豹，走向一群肥美的羔羊身畔。

繁峙三霸毛骨悚然，脊梁上直冒冷气，脸色死灰向后退，中间那人仍壮着胆问道：“老怪……前辈，你……你意欲何为？”

毒僵尸一咧嘴，没做声，向前踏进一步。

“晚辈乃是五台达尊大师的门人，请前辈留下名号，以便拜见。”

毒僵尸阴沉沉地问道：“真的？达尊的门人？”

“晚辈正是，刚由代州回来。”

“那妞儿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晚辈不知，仅看到她独自经此前往代州，老前辈要是看中了她，晚辈拱手相送。”

毒僵尸又是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！我正由令师处来，你的好意我领了。”说完，他向金面狂泉望去。

金面狂泉也正往这儿瞧，嘴角一裂阴阴一笑。

毒僵尸突然转头，口气一变，厉声说道：“你们抹了脖子算了，免我动手。”

“老……老前……前辈……”

“鬼叫什么？达尊英雄一世，想不到竟有你这种没出息的门人，快！”语气出奇的冷酷。

繁峙三霸知巡要糟，对方要杀人灭口哩！面临生死关头，他们反而胆气一壮，不退了。中间大汉突然叫道：“二弟三弟上！我去找师父。”他向后便跑

左右两人一听“上”字，还未听下文，便已向前叱喝一声，分扑而上。

最左那人用拾来的宝剑，抖出一朵剑花，攻到毒僵尸肋下，倒也蛮像回事。

右前那人是一把厚背鬼头刀，刀光一闪，就是一记“力劈天门”，猛袭毒僵尸上盘。

“好大的狗胆！”毒僵尸怒斥，只一闪，左手已扣住大汉据剑的掌背，右掌疾拍，“叭”一声钢刀疾飞三丈外。

响起两声凄厉的惨号，两大汉各挨了一记阴阳掌，脑袋虽未碎裂，但退了三步跪下腿屈身倒下。

同一瞬间，青芒一闪，宝剑划空而飞，像一道青虹一闪而逝。

刚逃出五丈外的大汉，突然向前一颠，冲前两三步，仆倒在地。他背上露出一段剑柄，人一仆倒，剑尖钉入土中近尺，背后剑柄向上升出尺余，寂然不动。

毒僵尸不慌不忙向前迈步，后面突然传出金面狂泉的语音：“把他们埋了，不得留有痕迹。”

毒僵尸喃喃地自语道：“多麻烦，丢下河中省事多多，达尊和尚怎知是我们杀的？”

“埋了他们！”全面狂梟声音异常冷酷。

毒僵尸应声“是”，乖乖地收拾善后。

金面狂梟面向俏妞儿，语声温柔了些，说道：“姑娘，恶贼们都死了，不用怕啦！”

俏妞儿赶忙跪下，俯伏在地，说道：“小女子王玉，救命之恩，没齿不忘。”她仍在哭。

“起来！你，干什么的？”

她没起来，身上狼狈嘛！

她哀哀地说道：“小女子乃是京师人氏，生父王斌，任职锦衣卫，获罪充军狼山，五年来音讯全无。小女子年前兄死母亡，无依无靠，只好仗身手尚可防身，万里迢迢赴狼山寻父。不想行至此处，遇着这三个凶贼，要……要不是恩公解围，小女子一命休矣。”说完，痛哭失声，但哭声仍令人浑身舒泰，十分悦耳。

说真话，金面狂梟师徒俩，可说是阅女万千，但像这般美丽丰盈，玉润珠圆的人间绝色，确未见过。

金面狂梟说道：“狼山乃是不毛之地，充军到那儿的人，生还者百不得一，姑娘，不去也罢！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小女子无依无靠……”

“你大可放心，跟老夫走吧！”

“恩爷，小女子害怕！”

“怕？怕什么？”

“怕你们把我拐卖……”

“笑话！起来收拾，跟我们走，我不会亏待你，起来！”他的语音十分凌厉了，有一种令人慑伏的威严。

俏妞儿似乎深身一震，怯生生地躬身站起，当她一抬头，看到金面狂梟那丑恶的面容，不禁浑身发抖，急急用手掩面。

她一站起，衣裤向下一滑，她手忙脚乱伸手去掩抓，那瞬间的映掩，不掩倒好，反而是欲盖弥彰。

金面狂梟只觉心中一荡，丹田下一股欲火向上一冲，不由血脉贲张。他自己也感到奇异，平生被他蹂躏过的女人，何止万千？可说是已到了成精的化境啦！为何看了这个女人，竟然会有冲动的现象呢？

他张爪抓住姐儿粉臂，向上提至胸前，姐儿身材甚高，但比他仍差了两尺，几乎全裸的胴体贴在他胸前，那弹性极高凝滑如脂的乳峰，贴在身上现在眼下，更令他心中怦然。

姐儿双脚悬空，乃用右手将眼掩住，“哎……”一声惊呼，那楚楚可怜的惊惧神态，在金面狂梟的眼中顿成了快感。

他用枭鸟般的目光盯住她，语气尽量放得温柔，说道：“看着我！女娃娃。”

“我……我怕！你……你的脸色好怕人，我不敢……”

“看着我！别看我面容丑恶，但对你却是无害，我会善待你，你乖乖听话，不然，哼……”

妞儿又是一抖，放下手用绝望的可怜目光看着他，用那畏畏怯怯的娇声，软弱地说道：“恩爷！你……你不会杀我……吧？”

“很难说，就是看你是否听话，要是你得到我的欢心，我会带你返回漠

外享福。”

“那……恩爷，我……我会听话的。”

“那就好，不然你将死活都难。”他放她双足落地。

这时，毒僵尸已经掩埋了三具尸体，提着妞儿的包裹和那把青芒闪闪的长剑，走过来丢在地下。

金面狂泉将妞儿抱在怀中，说道：“好剑！可以断金切玉……”

妞儿接口道：“那是皇上所赐，岂知伴君如伴虎，我爹爹仍难免获罪天颜。”

金面狂泉说：“别想那些了，做官就是那么回事，古奇，打开包裹。”

上横着剑鞘，包结一开，里面全是女孩子的内外衣物，干粮，针线盒，甚至还有布娃娃。一个小钱包着，藏有百十文洪武通宝，和十来张一贯的银钞。

看了这些零碎，金面狂泉狂笑不已。

毒僵尸尸耸耸肩，仍然包起，站直了身子，一双鬼眼狠狠地落在那露出大半的丰臀儿上，咽了一口唾沫。

金面狂泉凶眼一瞪，说道：“包裹给我。”

毒僵尸将包裹奉上，一双鬼眼却落在妞儿的胸上。

金面狂泉不快地说道：“古奇，你和鸠婆先走一步，到代州等我。”

“是，徒儿这就走。可是……师父……留下她……”

“废话！我还带着她呢，不许你胡想。”

“是，是，徒儿先走一步。鸠婆，我们走！”

赤面鸠婆临行，还向妞儿那吹弹得破，红馥馥的脸蛋儿，狠狠地瞪了一眼，恨不得一爪将那迷人的脸蛋，给抓个稀烂才甘心。

金面狂泉直待两人去远，方抱起妞儿，说道：“走，换衣服再上道。”

不管是否答应，身形一闪，向河边密林中隐去。

林中突然响起裂帛之声，与金面狂泉的淫笑，更有小妞儿的哀叫声：“不！不！恩爷，我……我怕！我……”

“心肝，别怕！我不会伤你！你放乖些。”

接着是一声声呻吟和急促的喘息，妞儿的呻吟愈来愈清愈晰，在金面狂泉的耳中却成了最美的乐章。

不久，在微弱的呻吟中，响起了金面狂泉的得意语声：

“呵呵！你竟然还是处子，但胴体却是那么丰满，把我弄糊涂啦！难以置信之事哩！”

“恩爷！啊！你……你……”她呻吟着低唤。

“心肝宝贝儿，我会怜香惜玉的。过些天，我要授你一些强身之术，以便……”

当天下午，三个丑恶的男女带着一个美绝天人的俏姑娘，美的美极，丑的形同厉鬼，在代州现身。

按他们的行程计算，他们该立即前往句注山清泉堡，可是俏妞儿似乎行动不太灵光，所以他们在代州落店歇宿。

毒僵尸和赤面鸠婆占了一间房，金面狂泉和俏妞儿王玉另辟一室。

在客店中，俏妞儿似乎已认了命，跟定了金面狂泉啦！她像个普通人家的小主妇，百依百顺柔婉地伺候着老魔，把老魔的十万八千个毛孔乐得全舒松了。

他首次对这个羞答答怯生生，娇柔妩媚的小妇人，动了前所未有极为罕见的真感情，也恢复了些许人性。

他却不知道，他已经落入了危险的陷阱之中，精明强悍机警绝伦的老江湖，竟然身临死所而不自知。

那高空的金鹰飞得更高了，平常人已不易看到啦！

第二天一早，金面狂泉挽着俏妞儿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奔向雁门关官道，折入进入清泉堡的大路。他后面，是背着包裹的毒僵尸和赤面鸠婆。

雁门关向南伸出一腿，腿下面峙着一个大堡，堡墙充全仿照边墙的形式建造，高有五丈，外有高与人齐的垛堞，内有防倾石栏，三十六丈设一堡，峻垣深壕，烽堞相接，皆因地近边关，时有外患，近边的人，不得不起而自卫，重门御暴，常与卫军互相呼应。

代州千户所辖雁门关，他们的屯田，就衔接着清泉堡的牧地，所以杨堡主与代州的守将郝千户，交情不薄。

金面狂泉一行五人一到代州，郝千户已经将岔眼人物的行踪，一面告诉了杨堡主，一面派人监视。

清泉堡占地甚广，堡墙周径约有十里，里面住有上百户人家，在代州算是最大一个堡了。

这天一早，堡中刁斗森严，如临大敌，健马往来奔驰，气氛极为紧张。

那时的边防，已经有最厉害的大炮。明成祖平定交趾，获得制造火炮的技术，建立了神机营，首次在开平、怀柔、宜府、万全、兴和等要地，各置五门巨炮。

永乐二十年，山西、大同、天镇、阳和、朔州等卫，也设置了巨炮，火器的使用，已经发展得相当成功。代州卫所，也有了五门用架发射的小炮。

而民间的火器并不理想，像火箭、雷火筒、流星弹等，虽不能冲锋陷阵，但也够骇人的。在中原使用者极少，在边关却甚为普遍。

清泉堡虽没有巨炮，但火器也够多。杨堡主实际上也是江湖人，当然知道金面狂泉的凶名，虽则早年曾接待过这位凶魔，但怎会知道他来此是否是善意？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他不得不戒备防变。

如果昨天不因为俏姐儿被金面狂泉蹂躏，一到代州即进入清泉堡，那么局势定然全部改观，杨堡主只好任人宰割，跟着卖命啦！

金面狂泉大格大摆到了堡外，飞桥之旁，屹立着八名身穿青色紧身的挎刀大汉，堡门半掩，堡楼和雉堞之后，隐有人影。

“止步！清泉堡并非往来大道，请客官们回头。”一名大汉高声大喝。

毒僵尸古奇在后侧跨三步，亮声儿叫道：“相烦通报一声，说粟爷师徒前来拜望杨堡主。”

堡门格格一阵响动，走出两个管家打扮的中年人，两人同时拱手，一个说：“请粟老至宾馆待茶，在下立即通报。”

金面狂泉阴沉沉地举步，仍挽着小妞儿，同入堡中。

宾馆在壁门左侧，是一间石堡型的建筑，两大汉将人往里请，在大厅中落坐，壮汉奉上了香茗。

金面狂泉向一名管家问道：“贵堡中一向可好？”

“托福，多承垂注，敝堡主刚由大同运来一批牲口，返家不过二天。”

“老夫此行倒真赶得巧。”

“是的，粟老如果晚来一天，敝堡主即已启程远赴太原了，真巧。”

“贵堡主至太原有事么？”

“在下不知，大概为了牲口买卖之事。”

这时，三匹骏马自内堡大门一冲而出，泼刺刺向这儿驰来，眨眼即至。

第一匹马上，是一个年居古稀健壮矍铄的老人，国字脸，粗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三绺白须拂胸，龙马精神胜似壮年小伙子。他身穿青布裤褂，阔腰带，半统靴，在宾馆前飘然下马。

后两人也在花甲之年，圆圆胎，一脸和气，双目精光外射，也留有三绺白花长须，并无粗犷威猛的容色，显得和蔼可亲。两人长得极为相像，定然是双胞胎兄弟。

前一人是夺命神枪杨雄堡主，后两人是两位副堡主，长兄草原蛟殷峰，乃弟神弹子殷峦。

三人飘然下马，从容而稳健。门外两名大汉躬身行礼，即闪入两侧垒石之中。

“哈哈！今天是什么风？竟迎来贵宾，杨某迎接来迟，粟老休怪。”杨堡主一进口口即朗声说并抱拳行礼。

金面狂泉站起回礼说道：“呵呵！将近八月了，西北风，刮来我这不速之客。多年不见，堡主买卖可好？”

“托福托福，并不算好。近年塞外蛮人鞑子逐渐南移，四处剽掠，甚不平靖，买卖不好做啦，恐怕尔后七八年之内，可能引起狼烟，年头不好啦！”

“边塞买卖，不做也罢！中原大好江山，金银俯拾即是，在中原创业，不是大好么？”

“边塞重地，大丈夫该求外展，内图不屑为，兄弟绝不在中原夺人饭碗，这几位朋友可否让兄弟引见。”

“哦！老夫先引见诸位相识。这是劣徒古奇，人称毒僵尸。那的劣徒的好友，赤面鸠婆贾如春，这一位姑娘姓王名玉，目下追随老火。”

杨堡主一一行礼，并引介两位副堡主。三人目不斜视，却暗为姑娘叹息不已。

杨堡主心中自有计较，他不将凶魔们往内堡请，已经预留退步，落坐后说道：“粟老玉趾光临敝堡，未知有何见教？”他开门见山问。

金面狂泉有点不悦地说道：“小事一件，也可说是大事。”

“兄弟大为迷惑不解，能明示么？”

“目下武林之事，堡主可曾有过耳闻？”

“兄弟足迹塞外，最南仅至太原府，对中原武林英豪之事，久不通音讯，一无所知。”

“堡主是否言不由衷？”

“兄弟句句言出肺腑，岂敢欺瞒？”

“不管真假，老夫有一事相商，也可说专程促驾。”

“粟老如有差遣，兄弟力所能及，定不负所望。”

“好说好说，但愿如此。目下天下升平日久，武林中正邪黑白之分益为明显，积不相容，大非江湖之福。”

“其实这也是可悲之事，练武主在强身，次为自卫御侮，如果人人有此一念，不挟技凌人，不用以掠夺，怎会有黑白正邪之争？唉！”杨堡主语利如刀，暗讽老魔。

三老魔心中暗骂，你这不是指着和尚骂秃驴么？可恶！登时脸色就有

点不对。

金面狂泉冷笑道：“堡主在关外买卖，若大家业，可是得自蝇头小利？”

“一点不假，自问全来自大半生血汗，上不愧于天，下不忤于人，俯仰之间，可质天日。”

“嘿嘿！老夫只好相信你了。”

“哈哈！信与不信，悉从尊便，反正兄弟无愧于心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咱们已无法往下谈啦！”

“粟老怎出此言？难道说，诸位此行与兄弟有关么？”

“当然有关。老夫为免武林朋友日趋极端，发下宏愿要消除彼此歧见，结成同盟，定可免除却许多纷扰残杀。”

“这是好事，兄弟佩服得紧。”

“彼此和衷共济，共谋众福，实有必要；相信堡主也有同感。”

“难噢！粟老，兄弟虽有同感，但那是不可能之事。有．不解的冤仇，有私利的冲突，无可化解！无可化解！”

“这事不难，老夫自有万全之策。”

“哦！愿闻高论。”杨堡主动容相问。

“当今武林中流，以六大门派为首。以六大门派出面，邀请武林有名人物共举盟主，调解双方纠纷，定有所成。”

“那是不可能的。武林中人，生性淡薄名利，却又好勇斗狠，不肯接受羁绊；即使是各派门规不合情理，仍是毅然脱离，不受约束，甚至自立门户；即使推出盟主，又有何用？首先六大门派之间，就无法推诚合作。”

金面狂泉探手入怀，解开一个小包，取出里面的掌大佛道同源金像，置在掌中在杨堡主面前一亮，说道：“堡主可知这金像的来历？”

杨堡主心中一震，但神色丝毫未变，故意一皱眉，想伸手去接。

金面狂泉抽回手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就掌上看罢。”他左掌已蓄劲以待。

“这是金菩萨，平常得紧。兄弟不知来历。”杨堡主故意摇摇头装作不识。

金面狂泉包好金像，纳入怀中，说道：“这是佛道同源金像，有此物在，五大佛道门派俯首接受驱策，组成庞大的护盟主力。如有不遵盟主约束之人，立加锄诛。老夫此来，专诚敦请堡主往陕西太白山庄，参与八月中秋日推举盟主的盛会，不知堡主可有心么？”

他说话期间，泉目中凶光四射。杨堡主用目光向两位副堡主膘去，似在征询两人意见。

草原蛟吸入一口长气，淡淡一笑道：“清泉堡是正式的守分买卖人，与武林毫无往来，粟老前来促行，敝堡深感荣幸，但生意人无暇分身，俗务不能旷疏，粟老好意，敝堡之人心领就是。”

“贵堡乃边塞武林盛地，只怕无法推脱呢。”

“粟老过誉了，敝堡愧不敢当。反正兄弟不问外事，日后盟主推出，清泉堡自当接受统率就是。”杨堡主不愿直率坚拒，只好委婉推脱。

“堡主如不亲自参与，无法昭言。老夫之见，堡主还是拨冗一行的好。”

神弹子殷峦性情直率，他听不惯金面狂泉那种自大狂厉的语气，便站起来发话道：“清泉堡一向不过问江湖是非，乃是清清白白的生意人，推举武林盟主与敝堡毫无关连。

这些年来没有武林盟主，清泉堡照样做买卖，要敝堡参与，未免多此一举。”

毒僵尸插口道：“绝非多此一举，老弟。老实说，贵堡如能支持我师傅获得盟主之位，不但可或重酬，边关直至西陲一带买卖，全计归贵堡，阁下可曾三思厉害所在？”

“对不起，仅此地贩牧之事，敝堡仍嫌人手不够。重利二字，敝堡不想多求。古兄此事休提吧。”草原蛟直率地拒绝。

金面狂泉阴阴一笑，说道：“杨堡主，殷老弟的意思，就代表贵堡的答复么？”

杨堡主也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正是此意，粟老尚请包涵。”

“你不觉太过冒险么？恐怕由不得你呢。”

“粟老见笑了，不参与武林纷争，无所谓冒险，至于是否能由我，杨某由不是三岁小儿。”

“你不怕粟某全力对付你么？在纷争之下，非敌则友，你非抉择不可。”金面狂泉语声凌厉了。

“兄弟不信阁下能有余力对付敝堡，你何不将全力用争夺盟主之举？兄弟决不参与一切武林纷争，粟老请自斟酌，但愿你能大展鸿图造福武林，杨某恕难应命。”杨堡主一面站起。

金面狂泉倏然站起，大袖一挥。毒僵尸一晃身，便将门口挡住，当门而立。赤面鸠婆同时一闪，拦住了后厅门。

金面狂泉桀桀一笑，用阴森森的语音说道：“老夫说过，非敌即友，任择一途，独善其身之事已无可能，老人让你三思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草原蛟第一个狂笑起来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神弹子第二个接着狂笑。

杨堡主则若无其事，淡淡一笑而已。

金面狂泉沉声问道：“你们觉得好笑。”

杨堡主说道：“是的，真是可笑，在清泉堡，竟然有湿宾上门欺主，委实罕见哩！”

“怎个好笑呢？”

“天下罕见之事多着哩，只怪你孤陋寡闻。”

“阁下真要在这儿撒野？你还是走吧！请。”杨堡主仍在微笑，举手送客。

金面狂泉说道：“要走不难，但得将你的脑袋带走。”

“阁下最好瞧清这是什么所在，铁打金刚入此宾馆，恐亦得化为灰粉哩！老兄。”杨堡主哈哈笑了。

“老夫不信邪，有你在，我不信谁敢下手。”金面狂泉说完，突然一闪掠出。

“格吱吱”连卢锐响，整个厅面向下一沉。

“先出去！”金面狂泉晚了一步，没将三人抓住，退回挟起王玉，飞纵出窗。

窗口是酒杯口粗的铁枝，老魔不知由何处得来的另一枝黑玉泉首杖，一抡之下，铁枝立折，人已飞出窗外。

这一瞬间，窗外毒箭如雨，由堡墙上射到，整个大厅壁砰然一声，喷出无数火流，倾刻间，成了火海。

大门口的毒僵尸闻声知警，他闪电似掠出大门，紫金铁鬼爪疾挥，将射来箭雨崩散，在垛墙下掩住身形。

赤面鸠婆在后厅门，慢了半步，只听一声惨叫，她成了一团火球。

“上堡墙！”金面狂泉怒叫，作势上扑……

宾馆距堡墙不过十来丈，按理十分易上。但墙上现出了堡主伟岸的身影，护身垛后推出了十余具大型机弩，五尺长的劲矢钠尖，映着朝阳闪闪生光。这玩意可贯铁墙，可射千步，血肉之躯怎能抵挡？

同时，四面八方的垛口上，手持红色火筒之人，筒口齐伸，只稍一引发，箭火齐施，谁也别想侥幸。

姑娘亮声叫道：“冲不得！”

金面狂泉果然止步，咬牙切齿道：“这老狗好狡猾，要擒住他，不将他碎尸万段，怎消心头之恨？看来今天咱们脱身不易哩。”

俏妞儿紧偎着，向内堡一指。那儿内堡墙上也站满了人，可是相距有里余，是堡中人的住所，内外堡之间，是一片肥美的牧草繁殖场，狼尾草鲜绿，无所遁形。

妞儿说：“我们可否奔到牧草地中。由后堡越出呢？后堡依山而筑，倚仗天险，阻得住军马，岂阻得住游龙术壁虎功？”

“看你不出，倒有心计哩！”老魔便用千里传音之术，向另一垛墙后的毒僵尸说：“向内堡急冲，火器不能及远，弩箭亦难及，走！”

“走”字一出，人似星飞电射，挟着俏妞儿向牧草场急掠，但见一道淡瘦身影腾空而起，有肋下衣襟张开如翼，凌空急射。

另一面毒僵尸也快逾奔电，贴地飞掠而出。

在机弩狂鸣声中，箭如飞蝗，巨大的劲弩破空疾飞，声如雷鸣。可是晚了一步，两个魔头已经远出半里外去了。

机弩可远及千步，来势奇疾，在六百步之内，矢到声仍在后，八百步时，声与矢同到，那破空锐啸之声，恍若轰雷，令人闻之心胆惧落。

幸而机弩数量少，发射速度不够快。金面狂泉远出四百步后，弩矢已到，他半空中扭转身形落下地面左闪右避，发疯一般窜掠，避开那锐不可当的劲矢。

俏妞儿在他怀中，不时惊叫扔动，一双纤手不时乱舞，脸色泛青，显然被那尖锐雄劲的啸声所惊。

劲矢在丈内穿过之际，烈风狂振。在这生死关头中，金面狂泉已全神贯注于闪避劲矢，一面向后倒退，速度亦够惊人，未留意怀中的俏妞儿弄鬼。

毒僵尸功力稍次，情景相当狼狈，一枝劲矢擦肋而过，任何护身奇功亦挡不住那雷霆似的一声，肋衣裂开，劲矢替他留下了一条血槽，鲜血染透了衣襟。

好不容易脱离了险境，到了内外堡之中间牧草场。两个凶魔喘过了一口气，金面狂泉放下了俏妞儿，向堡门恨声不绝，直挫钢牙。毒僵尸忙着裹伤，吞药调息。

俏妞儿急叫道：“快走！他们追来了。”

内堡门一开，四五十匹铁骑分两路狂奔而来，马上的骑士身披胸甲，插枪弯弓来势奇猛。

两路人马并不向中间冲，径两翼进军。

堡门响起一阵震天的战鼓声，冲入两路铁蹄，盔甲鲜明，狂风暴雨似的冲到。

喊杀之声震动，枪尖映口生光，弓弦狂振，箭如飞蝗而至。

那是卫所军大援到了，前面一匹枣红战马上，就是代州的守将郝千户。

另一队铁骑也在堡门内冲出，最先的三骑，正是三位正副堡主。他们也穿着掩心甲，手中挺枪，杨堡主和草原蛟背上还有奇异的标枪，神弹子则挂中一把大弓。

这雄壮的铁骑，像潮水般卷到，饶你是铁打金刚，也挡不住这钢铁阵容。在那密如骤雨可贯重甲的箭矢中，想侥幸确是不可能之事。

金面狂梟天胆也不敢以肉身搏铁雨，他厉啸一声，背起俏妞儿，展开轻功向后堡绕去。

双方相距半里余，两个魔头跑得比马快。刚经过西堡门，两队铁骑也恰由内外堡门冲出。

杨堡主和两位副堡主，坐下马都是万中选一的千里神驹，加上他们的骑术已臻化境，狂风暴雨似的越众而出，渐追渐近。

皆因西堡门冲出的骑士，奉送了一阵箭雨，把两魔的冲势阻了一阻，杨堡主已追至百丈之内了。

两个凶魔倒不怕射来的箭雨，相距百十丈，箭的力道已经派不上用场，但仍可伤人，他俩不得不用听风辨器术，耳目并用，以兵刃拨打流矢，自然去势骤缓。

俏妞儿一看不妙，她拔出长剑，也帮着拨箭，好几次青芒掠过老魔头顶门。这时她要取老魔的狗命，简直如同反掌，可是她不能，那样她也无法脱身啊！”

她叫道：“只顾前面就行，快抢靠善堡墙！”

她这一叫，提醒了两个老魔，便向前猛冲并用梟首杖震飞前面掠过的流矢，省事得多，事实上根本不需顾虑后面射来的箭矢嘛！

轻功身法加至十二成，两人冲抵西堡与后堡之间，靠山的一段堡墙下。堡墙上射来一群箭，两魔一声厉啸。兵刃狂振中，箭雨纷飞，他们便上了堡墙。

这一带堡墙依山而筑，防守之人甚少。墙上五名大汉同声虎吼，五把钢刀迎头砍到。

金面狂梟厉吼一声，梟首杖猛挥。

在连声惨叫血雨纷飞中，两侧碉楼上硬弓连响，劲矢猬集。

三颗流火弹无声地射到，三根标枪破空而至。

眼见两凶魔难逃此劫，可是他们毕竟了得，金面狂梟临危顾不了背上人，伸出托住俏姑娘的左手，一掌急挥，梟首杖一荡，向护身垛一闪。箭飞枪到，背上的俏姑娘青芒一闪，崩飞了五枝箭，向下一落，直奔老魔顶门。

老魔命不该绝，剑距他顶门不过三寸，标枪已到了俏姑娘头侧。她当然不愿同归于尽，剑一撇横拍标枪。

“铮”一声龙吟。剑枪相交。杨堡主不愧称夺命神枪，那一只纯钢标枪的力道委实唬人。姑娘身躯虚贴在老魔背上，被雄猛的反震力一震，飞离老魔之背，向城堡下飘然而落。

城堡依山而筑，下面深有十余丈，平常人跌下去，不粉身碎骨者几稀。

这刹那间，崖壁间金芒一闪，像一道闪电疾射而来，扑向落下的俏姑娘。

她在半空中吸气提身，宝剑入鞘，正想滑飘而下。金芒一到，她欢叫一声，一把扣住伸来的两只钢爪。

那是一只六尺大的金鹰，并不算大，可是金色的鹰极为罕见，力道之

大委实骇人听闻，吊着一个比她还重的人，一转翼便冲天而起。

堡上的人吃了一惊，有人叹道：“那俏妞儿真够惨啊，粉身碎骨还可入土，被那畜生抓去，尸骨也找不到了。”

另一些人叫道：“怪！哪儿来的金色大鹰？邪门！”

金鹰去势奇快，不久消失在南方天际。

第一根标枪被俏姑娘打掉，第二枝在老魔背上擦过，第三根到时，老魔已到了护身垛前。他一掌拍出，“叭”一声枪口一偏，“丝”一声裂帛响，他那特制的缉衣袖口，直裂至肘下，锐利无比的枪锋擦过小臂，热辣辣却又遍体生寒，鲜血沁出肌肤。

老魔自诩浑身坚若金刚，不怕兵刃，比金钟罩铁布衫不知强了多少倍，但仍挡不住那一枪，可见杨堡主的功力，委实惊人。

而毒僵尸却没有那么幸运，流火弹无声而至，红影一闪便到了身前。他正铁爪急挥，大油乱舞，将箭雨全部震飞，流光弹一到，他大袖猛拍，紫金缅甸铁打造的铁鬼爪一振“叭叭叭”三声闷响，他的衣袖和捧头，烈焰飞腾。

这家伙见多识广，知道这种火不易扑灭，人向护垛下一种，“嗤啦啦”裂帛响，他将外衣全撕了，身躯一滚，向堡外十余丈墙根下跌去。

金面狂梟也双足一点，飞掠而出，像一头大鸟，向墙根外落去。

零星的箭矢，对他们已不成威胁，而窜出三五十丈，方借山石矮树隐身，脱出危境。

堡墙上，杨堡主命人收拾五名堡丁，向堡中人吩咐善后之事，加强戒备，堡外，传来了金面狂梟的怒极大吼道：“姓杨的，你清泉堡不是金城汤池，你等着吧！灭堡之期不远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清泉堡在尔后一年中，日处风声鹤唳的困境，堡中人不敢远离，对外断绝了音讯。

可是音讯杳然，堡中从没有人前来骚扰。

人一脱厄，金面狂梟却想起那王玉俏妞儿来啦！先前他顾命要紧，丢掉俏妞儿，但知她被标枪击落堡下，而且曾听到她的尖叫，此后的事他一概不知了。

金面狂梟内心万分懊悔难舍，这一生中，他从没遇到这么美绝尘寰的女人，娇羞温柔中，更有楚楚可怜而燕婉承欢的韵味，难得的是她并不嫌他老丑，死心塌地在他怀中像一头温柔小猫，在他耳畔说些令他昵爱的情话，要跟他走遍天涯至死不分的誓言。这些情景和温馨如在目前，却是那么短暂，只有一天一夜，怎么不教他懊恼？

他咬牙切齿，目眦欲裂地恨道：“我要登上盟主宝座，首先便得血洗清泉堡。匹夫们，你们等着吧！”

毒僵尸遍体鳞伤，他更恨得几乎咬碎了钢牙，切齿道：“不将清泉堡的人斩尽杀绝，怎消今日之恨？师父，我们走吧！是否要到凤台一走？”

“走一趟也好。七星掌厉岳是朗月禅师的好友，听说那秃驴已有帮助桃花仙子的风闻，我们是否可以打动厉当家，还在未知之数，但我们仍得走一趟。”

“朗月也是祁连阴魔的好友，祁连阴魔已和我们联手，太白山庄是我们的天下，朗月定然是助我们的啦。”

“蠢家伙！你忘了桃花仙子是美绝天人的女人。早年我曾和她有深厚交情，那时找还不是甘心为她卖命？”

“师父，你们是怎么闹翻的？”

“没闹翻，只是她嫌我老丑，不愿跟我而已。唉！她怎比得我那玉妞儿？想起来我就恨，咱们快走，下次再来。”

“师父，玉妞儿的尸体……”

“一死百了？何处黄土不埋人？让他们收尸，我们走。”

两人一站起身，金面狂泉突然一皱眉，用手一按小腹道：“唉！今天真是狼狈已极，真力将竭，怎么丹田的气血，竟有不稳之象了？我真老了！”他掏出一粒丹丸吞下，手触到怀中的小包顺手掏出。还好，原封未动嘛！

这佛道同源金像，是他达到无底欲望的至宝，不能须臾离身，即使与玉妞儿翻云覆雨之际，他也放在身边，不许沾动。这玩意未在拼斗时丢失，他大为放心。

他俩隐身之处，可以远眺代州城。他们走后不久，代州南十里铺滹沱河之畔，那头金鹰脚下绑了一个小包，向西南陕西方向，翱翔而逝。

金鹰，俏妞儿，就是玉罗刹荀玉珊，和她的灵禽。她在老魔抱着她与箭雨奋击中，终于将佛道同源金像掉了包，可惜杨堡主一标枪，反而救了老魔一命，不然她的剑，早已割下了老魔的脑袋。

她会合了手下五名少女，打发金鹰将金像送往太白山金营口，交与她的爱徒徐佩、钟琳两女，一行人徐徐往陕西赶。据八月中秋还有十来天，她们并不急于赶路。

玉罗刹的素女玄牝吸髓功，比她的师妹桃花仙子不知高深了多少倍。以金面狂泉那种花丛老手，精于吸补术的凶魔，竟然着了道儿而不自知。

要不然，在清泉堡老魔也不会败得那么狼狈，他还以为清泉堡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是了不起的高手呢！

玉罗刹一行六人到了太原府，金鹰带回了令人震惊的消息。她们便不走陕西回金营口，火速向潼关。

逸云和如黛乘夜携手赶赴南阳，天将破晓，他俩已到了府城南郊，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劲。

天刚破晓，市郊的乡民用车推手担，将货物往城内运，他们都是近郊的村民。由城内出来的人；大多是脚夫行商一类的人物，也有赶路的商旅。但在道路城门间，经常可以看到敞胸凸肚，扎腰露臂的市井流氓，分散在各地，有意无意监视着行人。

他们的腰带上，捅着铁尺腰刀一类小玩意，不用猜，要不是公门中的眼线，就是土豪或地头蛇之流的打手。

逸云和如黛已换穿了两截青布裤褂，虽则像一对村夫妇，但他们那俊美出尘的英华气概，却掩不住本来面目。

两人心中雪亮，知道必有事故发生。这时他俩正信步向大南门走去，随行的有一群挑着菜担的村民。

天刚破晓，人的面目依稀可辨。城门口，三名小流氓敞开胸前绊扭，叉着手，露出腰巾上一段铁尺和一段缠着绒布的小刀鞘儿，正分站两边虎视眈眈，用凌厉的目光监视着行人，搜寻着可疑的身影。

将近城门，逸云用传音入密之术向姑娘说道：“黛，南阳定然有事，恐与伏牛山的恶贼有关，我们是否要探出底细？”

“哥，你做主，别问我啊！”她向他亲昵地靠近，低鬟一笑，钻石般的星眸闪闪生光。

逸云也温柔地一笑，说道：“得想法擒住两个人一问，便知其中详情。”

“挪！三个，怎样下手？”

“你对付右面那人，左面两个交给我。用指风打穴，跟着我行事。”

他俩存心擒人生事，别人已先找到头上了。一到三人身旁，三大汉用审视人犯的眼光，在他俩脸上转，其中一个突然说道：“小俩口，站出来！”

正好，求之不得哩！逸云一挽姑娘，跨出路旁，说道：“咦！这位大哥是叫我们哩？”

“废话，当然是叫你，你是外乡人？”

“小地方，湖广。你老兄是南阳的公门眼线？”

“混蛋！你把大爷看扁啦！小子。看你这俊面不像是生意人，来南阳干吗？”大汉声势汹汹要吃人似的。

“途经贵府取道光化返回襄阳。”

“记着，要赶路，赶快离开南阳。要歇脚，只准投宿南大街高升、悦来、如祥三家老店。要乱闯，你将吃不完兜着走。大爷我看你年纪轻轻少不更事，好意给你打招呼，记着了。”

这时，那一群村民刚入城，另一批人还相距二三十文，正是大好机缘。

逸云呵呵一笑道：“多承关照，谢谢。但小可有一不情之请，能俯允么？”

“滚你的，着你那小媳妇儿作有情之请吧！”一大汉凶睛一瞪，向姑娘又霎霎眼。

可惜光线太暗，大汉无法看清姑娘的面容，不然准教他打冷战。

姑娘一听说他说话，她是逸云的小媳妇儿，本来就心中高兴，但往下听要她作有情之请，可恼啦！贝齿咬着下唇，凤目一瞪，鼻中冷哼一声。

逸云又是一声呵呵大笑，笑完，说道：“黛，请他们走！”

声落，扣指连弹，两丝锐风轻轻击两大汉的期门穴。

姑娘也同时回身，她的兰花指绝学不等闲，经过昨晚的水火相济，任督已通，功力突飞猛进真气可伤人于丈外。她玉手一扬，跨至路中，劲风无声出指，不偏不倚射中路右大汉胸前灸尾大穴。

三大汉瞪眼结舌，状如死人。

逸云向前把住他们的手肘，呵呵笑道：“走啊！咱们到前面攀交情。”

姑娘也扣住那一人的手肘，半提半拖往回路走。

不远处是一条小河，河畔草茂林暗。两人一看四下无人，逸云便将两大汉挟在肋下。

姑娘嫌麻烦，她夹背一把提起，吊青蛙似的提着，闪入草丛之中。

三大汉被丢在一块儿，逸云和姑娘分立两侧，飞起一腿，“叭叭叭”将他们的穴道震开。

穴道一解，三大汉如恶梦初醒，正想叫嚷爬起，却听逸云呵呵一声低笑，说道：“哥儿们，安静点儿，乖乖地躺着。”

大汉们看清了人，原来是刚才的一双村夫妇，他们怎能安静？人未爬起，便伸手去腰带中拔家伙。

逸云手上轻摇着一根长草，他淡淡一笑，嗤嗤数声风啸，他们的手全僵在那儿啦！

他轻描淡写地说道：“叫你们安静些，再不听话可怪我不得，点上你们的筋缩穴，管叫你们鬼叫连天，不信大可一试。”

三大汉不但感到右手僵死，右半身也麻木不仁哩！点上他们的筋缩穴，只觉全身似在抽搐了怎敢乱动，其中一个说道：“平白无故向我们下手，你意欲何为？南阳双头蛇蔡二爷的手下，岂是好相与的？你瞧着办好了。”

“你请放心啦！大爷我正要砍掉蔡二爷的另一只蛇头，多一个头，多不方便？”

“你们是有心找岔儿来的？”

“就算是吧……”

大汉乘他说话分神之际，突然一脚扫出，来势甚疾，猛袭逸云膝盖。

“你不行，得好好练练，早着哩！”逸云一提脚，便将大汉的脚踩踩住，一面若无其事地说着。

大汉“嗯”了一声，整个下身瘫痪了。他还充硬汉，短舌抽气咬牙说道：“小子，你别狂，南阳府四面八方眼线遍布，群雄毕集，你们也决逃不了的。”

“群雄毕集？呵呵！好事！太爷正要问你们……”

声未落，另一大汉突然向旁一滚，想滚落河中逃命，双脚卷向姑娘纤足。

“哼！你找死！”姑娘一脚迎着双腿踢去。

“哎！”大汉大腿挨了一足尖，大叫一声痛昏过去。大腿骨只有一根胫骨，大概碎啦！

逸云草茎一挥，第三名刚翻身的大汉背心一凉，便被制住了，双眼一翻，人事不省。

逸云续往下问：“你该安静了吧？阁下尊姓？”

那大汉惊得浑身发冷，知道遇上了硬对头，可不敢往下说威胁性的话了。他打一冷战，说：“我姓刘……”

逸云半挪揄地笑问道：“刘爷，唔！好姓，汉高祖的子孙。我嘛，有话问你；不！

有事请教你得实说。”

大汉悚然问道：“阁下足否有为而来？”

“可说有，也可说无，反正随便问问。你别乱转念头，等会儿我还得请教那二位仁兄，若有言语不符之处，老兄，我会用分筋错骨对付你。”

大汉在朦胧光线下，已看清逸云的面容，是个雄壮的大孩子嘛！他会分筋错骨？见鬼，他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刘太爷不是贪生怕死之徒，唬不倒的。”

“当然唬你不倒，我也相信。可是太爷就有点毛病，要亲试过的事才会全信。”

逸云一面说，一面在他身畔坐下。大汉一见机不可失，他的左手并未麻木，猛地拔出腰刀凶狠地戳去。

逸云伸手只一抄，腰刀到手，吃吃笑道：“刀嘛，倒是不差，可以用来杀羊，杀人可不行。”

他双手一合一搓，刀成了粉屑，沙沙地散落草中，拍拍手，用一根指头几点在大汉的毛胸上面。

大汉见刀成了碎铁屑，惊得顶门上走了三块……惊魂还未归体，耳中已听清了逸云的轻笑和语音：“你知道错骨是啥玩意？不好消受呢！点穴还可复原，这玩意后患无穷，不死也得躺上三两个月，还得有好药和疗伤名手。

喏！你这根肋骨长得正是该长的地方，我替你错到另一边，保管你受用。”

说完，逸云指尖向下一滑，嵌入最下端那根肋骨缝中，“格”一声，肋骨尖端的软骨立告分家。

“哎……”大汉叫声刚出，哑穴便被制住了，他探身瘫软，豆大汗珠直往外冒，牙齿咬得格吱格吱直响。

逸云又说：“别嚷嚷，忍着些儿。假使你愿意吐实，有问必答，就眨眼睛告诉我。”

他的手指稍为倾斜，徐徐向肋背下滑，那根肋骨也跟着向下移动，逐一分离原来位置，肋骨撕开肌肉，脊骨交接处的筋肉随着绷紧。

大汉浑身肌肉都在抽搐，跳动，痉挛，牙齿几乎挫碎，剧烈地喘气，眼珠几乎要跳出眶外，全身大汗如被雨淋似的直往外冒。

铁打金刚也禁受不起分筋错骨的折磨，那痛苦非人所能忍受得了的。哑穴被制，大汉想用狂叫发泄痛苦亦不可能。指尖滑下了一寸，再下一寸，这根肋骨就算完了，脊骨也将难救，准成废人。

大汉忍受不了这刻骨铭心的痛苦，挤命想眨眼，可是眼珠快要突出眶外。眨动真不是易事的哩。

姑娘在旁边看得汗毛立竖，她不忍地叫道：“哥……饶了他吧！要不就点他的死穴。”

逸云知道她女孩子心软，放开手指将肋骨搬回原位，在脊骨向肋骨末梢一划，将附近的神经制死，减少他目前的痛苦。

大汉像在水中捞起来的死鱼，好半晌才恢复神智。

逸云将另一名大汉弄醒，嘿嘿笑道：“老兄，该轮到你了，你的同伴受不了分筋错骨的折磨，全招啦！就看你是否也实说了。”

大汉看了身旁同伴的半死状态，已惊得脸色死灰，说道：“好汉，你问吧，我说……我说！”

“今天南阳府城戒备森严，所为何事？咱们话说在前面，要是你们口供不符，我要用彻骨搜肌的惨无人道手法，让你尝尝滋味。”

“好汉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姓常的也是水里火里的光棍，要就不说，说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没什么大不了。”

“好，常老兄，我信任你，说啦！”

“有两件大事。一是什么神剑伽蓝姓华的小子，带着小百花教主，还有一个什么九天玉凤，一男二女已由武胜关向这儿赶，可能对伏牛山庄不利。一是隆中山伏龙隐樵焦腾蛟老前辈，与光化的青山仙狐詹宝珠前辈，也将途经本府前往伏牛山庄。这两起人，按行程约在今明两天中，可以到达，所以咱们在这儿等待。”

“咦！你是伏牛山庄的人？”

“不是，是奉南阳双头蛇蔡二爷所差遣。”

“蔡二爷是伏牛山庄庄伏虎掌凌当家的爪牙？”

“不，乃是知交好友。”

“哦！蔡二爷也是个贼啦！”

“坐地分脏，怎算是贼？哼！”大汉不高兴了。

“老兄，这比贼更该死啊！你们知道神剑伽蓝的真面目么？这种盘查监视之法，拙得紧哩。”

“进入南召，非经过本府不可，南阳往来客商众多，只好如此监视。”

“也许他们已经来了哩！”

“不会的，他们一到，绝逃不出咱们的眼下。那神剑伽蓝生得高大雄壮，身背宝剑，带着两个天仙化人似的小姐儿，岂能逃出眼线的神目？”

“你们如果发现他们，如何打算？”

“飞报蔡二爷，通知伏牛山庄准备，在本府，通知所有党羽暗中下手擒捉。”

“伏牛山庄的五位当家，日下可好？”

“刚由陕西归来不久，不久又即西上，参加下月中秋日，推举武林盟主的大会。”

逸云问道：“伏龙隐樵和青山仙狐文是何许人？”

“伏龙隐樵焦老前辈，乃是逝世的伏牛老五，花花太岁桑璞的师父。青山仙狐是光化县北青山南峰的一位女异人，名叫谏宝珠，功臻化境，与伏中之大伏虎掌凌刚的师父无影鬼王孔千里，交情极深。这次听说小百花教主前来伏牛，恐对山庄不利，故而赶来相助。”

逸云问道：“他们何时可到？”

“大约明日午后。今天伏牛山庄凌大爷将派人到此相迎，住在蔡二爷家中。”

“蔡二爷的居所在何处？”

“进北门向左拐，第三家高大楼房，门口有一对石狮子，那就是蔡二爷的府第。”

逸云故意问道：“百花教主早就到了伏牛，你可知道？”

“百花教主？哼！她早就死了。”

“阁下可知太爷是谁？”逸云的俊面上泛起重重杀机。

大汉仍不知死之将至，泰然问道：“请教尊驾高名上姓？”

逸云已将内情闻清，他另有主意，不用问啦！他一手按在大汉七坎大穴上，说道：“我就是神剑伽蓝华逸云。喏，这位就是九天玉凤周如黛，你听清了么？”

大汉猛然一震，如见鬼魅，眼珠外突似要暴出眶内，脸上的肌肉全冻结了。半晌，才吁出一口气，惊怖地叫道：“你……你是……你是伽蓝……伽蓝剑……”

“神剑伽蓝华逸云，到阎王爷那儿，你有冤可诉了。”华逸云一字一吐地说完，掌劲一吐。大汉浑身一震，心脉震断，吁出最后一口气，呜呼哀哉！

逸云向姑娘说道：“籥，我们势须灭口，不然事情棘手。”

姑娘没做声，赶忙去找石块。逸云将另两名大汉如法炮制，震断心脉，用石块塞入他们的灯笼裤内，推下河中。

逸云放下三大汉入河，对姑娘说道：“看来我们明走武胜关，让方夫人暗赴伏牛的策略是成功了。明日伏牛五霸的大援到来，我们何不等一天，明日跟他们入山，在路上先结果他们，岂不省事多多？”

“是啊！先翦羽翼，后捣贼巢，上策，走，到城里等去。”

两人拾掇一切，重行上路。

逸云说道：“他们认为我们有三个人，我们又改了装，倒也方便。要不我们将面容也改了，这是你的绝技哩！”

姑娘小嘴一噘，说道：“不！那多难看？不但我不要你改，我也不改。”

“好！不改就不改，走啊！”

两人转出官道，随着村夫走卒们进了城门。

南阳府街道稍为阔广，可容车只通行，但也仅限南大街与府衙大街这一段，其余还是十分狭窄，进城二三十丈，左面有高升，悦来两家老店，在右有如祥、天祥两家，相距都不太远，规模倒不寒伦。

店门口有系马桩，停车坪，踏栏支架样样俱全。停车坪上停有三辆高轮塌座后面附有货架的许州氏长扼马车，这种车可价四马，专走长途，许州的名匠，皆以这种车自傲，坚实、轻快、轮外裹以铁皮，轮辐宽而轴短，奔驰时不怕撞断轴头。

两人不理大汉的警告，径奔天祥老店。

店门已开，所有的客人全纷纷驾车备马，结算店钱各奔前程。店门两盏写有店招的大灯笼，散发着朦胧黄色的光，与淡淡晨曦映照，天将大明了。

店门口，有两个挺胸凸肚的壮大汉，腰带上挂着朴刀，叉手而立，鹰目凶光四射，在注视着出入的店伙和客人。

逸云说道：“糟！看样子，我们住店大有麻烦。”

“哼！谁阻我们，管叫他灰头土脸。”姑娘小性儿又发啦。

“不行！那我们就会泄露行藏，满城风雨，岂不多事？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就住如祥老店，也无不可。”

姑娘不悦地说道：“好罢！这双头蛇可恶，碰上了，哼！”

“不用碰，准会遇上。”

两人只好回头到了如祥，只隔十来家店面。如祥的店门口，也有两个大汉驻守，但并不虎视眈眈监视客人，倚在车栏上低声聊天。

逸云缓缓踏上台阶，姑娘在后装得羞怯怯地紧跟。一她挽着一个长包裹，头上青帕将秀发和耳朵全包住了，只露出五官和一半脸蛋儿，宽大的青布衣裤土气十足。

小二哥刚送走一批客人，第二批还陆续往外送，忙得很哩！南阳府是个大地方嘛。

柜台上两个帐房老先生，正忙着结帐。两个柜外的店伙计，一看逸云直趋柜台，全都一怔，大清早有人落店，岂不邪门？

一个店伙惑然问道：“客官，请问有何贵干？”

逸云笑笑答道：“住店，老兄，可有上房？”

“客官要住店？”店伙更迷惑了。

“是的，小可至襄阳投亲，顺道至贵府找寻亲友，须小住三五日。”

“客官要住店，上房正空着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

“怎么？不方便？”

“正是，如果在此探访亲友，恐怕要耽搁些儿时日，在二天之内，住店的客人不准外出。客官如有急务……”

“怎么？这是贵店的规矩？是府大人的官令？”

“南阳府蔡二爷的金谕，阁下不住店请便。”声传自身后，嗓门极大，厅中客人全都一怔。

逸云转头一看，原来是门外二大汉之一。

逸云赔笑答道：“小可不知规矩，兄台休怪！”

大汉冷冷地说道：“从今天起，三天中客人不许外出。”

逸云走向柜台，向神色木然的帐房说道：“小可逗留三天亦无不可，可

有带内外间的上房？”

店伙上前抢着说：“有内外间的上房全住满了，贤夫妇可住后厢精合上房。”

“也好，请领路。”

那大汉又说活了，语气仍冷冰冰地：“阁下尊姓？由何处来？有事么？”

逸云忍着一肚子气，心中暗恨，向帐房淡淡一笑道：“老先生，南阳府可是有寇警？要盘问商旅了？”

帐房脸色泛灰，说道：“客官，出门人自己保重些。那位李爷是蔡二爷的兄弟，是为你好，请吧！”

逸云仍然淡笑，向大汉说道：“哦！小可外乡人，不知内情，李爷休怪。”他拱拱手。

“哼！我是为你好。”李爷声音仍冷。但也许是帐房的迷汤把他灌昏了，他成了蔡二爷的兄弟啦！声音已没先前冷。

“是，多承关照。小可姓云，名吉，由许州来，欲往襄阳投亲。”逸云仍赔笑答。

“在这儿逗留，有何贵干？”

“五年前，听说小可的一位表亲，流落在南阳，小可拟在此探访他的下落。”

“记住，任何事三天后再说，不然……哼！”李爷说完，转身出门去了。

一旁低着头的如黛，气得立咬牙，要不是有逸云在，她不将那大汉打得头青舱肿才怪。

老帐房抹掉额上大汗，向店伙摆摆手。

“客官，请随我来。”店伙计领两人跨入院中。

精舍在上房的左侧，那是一座独院，分为两层，每一间客房，都布置很十分淡雅且宽敞，内间作为盥洗室，有另一道小门相通。

这是作为好静的仕子，往来住宿之所，没有前面喧嚷嘈杂，而月，有另一条走廊绕过客房直抵外厅，极少闲杂人进来打扰。

精舍中的客人寥寥无几，不时传出低微的吟诵之声，与前面院子的嘈杂，成了两个世界。

店伙领两人进厅，上二楼到了向东一间客房，打开房门说：“客官气度风标皆迥异常人，定不是低三下四之流。这精舍中的客人，皆是有身份的公子少爷；等闲人不至前来打扰。贤伉俪既在小店小驻，在这儿包令两位满意。可是，这几天也许有麻烦，出门人到底不太方便，尚请忍耐为上。”

说完，指着门边一根拉绳，又道：“下面有小厮掌管精舍杂物，客官如有吩咐，请拉此绳，自有人前来听候使唤。”并将房内设备一一说了。

逸云将包裹放在几上，发问道：“老兄，那蔡二爷在贵地……”

店伙脸色一变，赶忙摇手道：“客官，对不起，小人无可奉告，对不起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匆匆地带上门，仓惶地走了。

“哼！看那家伙有几个头，走着瞧。”姑娘说话了。

“黛，他既名双头蛇，大概有两个。”

房中一床一几一柜双椅，迎着一座书架，一具锦墩，案上有一盆海棠，小小的花蕾一簇簇地快开了。

床上锦帐红衾，十分清洁醒目。姑娘小心翼翼地放下长包裹，回头一

看到床，红潮满颊，像一朵盛开的山茶花，不敢正视，下颔几乎触到了酥胸。

逸云知道她的心情，轻轻地拥抱着她，柔声说：“黛，委屈你了。”

姑娘嗯了一声，将粉脸向他怀里藏。

良久，她像记起了什么，突然脱开他的拥抱，奔至几旁，打开包裹，一面说：“大蝠、二蝠也该透透气了。”

包裹一打开，两只神蝠抱在一块儿，睡得正香呢。光亮一照，他们的一双火眼金睛眨了几眨“吱”一声轻叫，仍然相拥而睡。

“哦！它们怕光，让它们好好睡吧！”她将包裹包上，将三剑置在一旁。

逸云将剑塞到床后，笑道：“亲亲，它们岂会怕光，昨晚的龙犀血，它们受益大着哩！放在衣柜上，它们该活动时，自会出来的。”

两神蝠吱吱一声轻叫，在包裹中伸出头来，四面打量，一放上衣柜顶，他们便都缩入里面去了。

逸云将衣包放入衣柜，向姑娘说道：“黛，昨晚奔波一晚，也累了，快去洗漱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招呼饮食。”

姑娘玉脸又泛酡红，取了洗漱用具飞入内间去了。

逸云一拉拉绳，招来了一个相当清秀的小厮，吩咐他准备菜果，方自去洗漱。

上午悄然度过。午后，逸云和姑娘正在窗前并肩相偎，亲昵地情话絮絮，忽听进入精舍的月洞门，响起了沉重的足音，显然有一大群人正向这儿来了。

“找岔儿的人来了！”姑娘说。

“不是找我们，且到东面去瞧瞧。”逸云似有所觉，扶着她到东窗下，打开了窗帷，由窗格子中向外瞧。

窗外，正可看到月洞门，花砖走道中，正走着一群凶神恶煞，最先那人长像奇特，一眼就可看出他是何许人。长条子身材，大马脸，左颧骨与耳前之间，长了一个拳大的瘤；老鼠眼一大一小，烟囱般的筒鼻，嘴角向下吊垂，颌下一络灰色山羊胡。头戴如意英雄巾，内穿湖绿青绸紧身，外罩双狮滚球月白罩袍，袍袂下现出一小截剑鞘。只要稍一看他那颤抖着的肉瘤，不用问，定是南阳的地头蛇，双头蛇蔡二爷。

他左右两侧，伴随着两个雄壮大汉，一身短打扮，腰带上插着腰刀，手中抓着铐链儿，锵锵作响。

之后，是十来个粗眉大眼，粗胳膊大拳头的凶悍痞棍，带着腰刀铁尺齐眉棍虎尾鞭等杀人的家伙。

这些人气势汹汹，挺胸凸肚走向精舍。

逸云说道，“这些家伙要倒霉了！有好戏上场啦！”

“哥，你是指那两个青年人？”姑娘向楼下一指。

那儿，站着两个高大的背影，在精舍前石阶上背手而立，身穿一身月白儒衫，儒巾两旁飘带微晃，脚下是高底子粉靴。看神态，像是青年人，屹立如山，虽则只可看到背影，但仍可从后面看出他俩微凸的太阳穴。

逸云微笑道：“他们已有四十出头，只是内功将臻炉火纯青之境，看去却像年青。”

“哥，你与他们朝过像？”

“是的，他们虽穿着儒衫，却逃不出我眼下，功力恐与我们差不太远。”

“哦，记得你也穿过儒衫呢。”姑娘粉颊偎在他胸前说。

“是啊！是你要我穿的呢！”他将她挽紧，在她红馥馥的桃腮上亲了一亲。姑娘闭上凤目，修长漆黑的睫毛盖住灵魂之窗，让他亲热地贴着脸蛋，说：“哥，我们要不要插手？”

“不！要就一网打尽，目前不必打草惊蛇，那双头蛇功力不太行，十来个打手不够那两个书生消遣，用不着我们，且作楼上观。”

他将两张椅子拖至窗下，拉姑娘就座。窗格子后往外看十分清晰，由外向内瞧则朦胧难辨，加上窗帷半掩，外面不会有人发现窗口的真面目。姑娘顶顽皮，她纵身坐入他怀中。

楼下剑拔弩张，面面相对了。

十余名，大汉两边一分，将两书生围住了。月洞门后。三五个店伙畏缩着一躲在一旁，神情紧张暗中叫苦。

两书生视若无睹，左首那位哈哈一笑，向右首那位说道：“玉琦弟，由这儿到长安，近是近些，可是道路欠靖不好走哩。”

“哈哈！大哥此言差矣！我们一介穷儒，除了可供生火的无用经书，一无长物，道路不靖，又待如何？”

“如何？你说得轻松呢！山大王请你去当军师，你又待如何？”

“大秤分金银，胜读万卷书，读书人要不为名利，鬼才去头悬梁锥刺股。有大批金银，又比封妻荫子强多了。”

“玉琦弟，呵呵！你这张嘴太缺德，把读书人骂惨了。”

“不！只骂了百之九九，事实上读书人志在圣贤之人，确也有之……”

“就是他们！”有一个凶恶大汉指着两书生大吼，把书生的话打断了。

“确也有之？你是说，语气您是承认，却又存疑是么？”大哥根本不理睬凶汉的叫路，仍若无其事地往下说。

“大哥说对了，小弟确有此感。”

“别挖苦糟蹋读书人好不？咱们也是读书人啊！”

“大哥，你问问所有的读书仕子，问问他们为了什么？他们要不是为了功名，志在扬名显亲，把我这李字倒过来写。”

大哥大笑着说道：“呵呵！那我就问问你吧！”

“哈哈！咱们算是冒牌货。第一场县考，就把学政臭骂一顿，差点儿吃了官司，算什么仕子呢？”

众大汉被两书生的狂态，憋得怒火冲天，可是他们的主子双头蛇未下令谕，却不敢动手。

那长有大瘤的人，果然是双头蛇蔡二爷。他一看两书生神态从容，两太阳微突，那夷然谈笑的气度风标，把他镇住了。就凭这一群凶悍大汉，平常人看了不屁滚尿流，也会变色而走，如无所恃，焉敢如此狂傲？

双头蛇不敢贸然动手，往前跨了两步，阴阴一笑道：“两位可算得真人不露相，别装腔了，请教阁下尊号？”

“尊号？呵呵！元名小卒，不说也罢！你是谁？”大哥撇撇嘴，笑着反问。

“南阳府蔡二爷。”双头蛇一字一吐地说。

“有姓无名，唔！来头定然不小。”玉琦弟淡笑着说。

大哥更缺德，他仰头长笑，说道：“哈哈！二爷？叫你老二算了，干什么来的？”

二十三

双头蛇怒火上冲，厉声道：“小辈！你找死？”

“找死，不会在南阳府，老二，你打扰爷们的清兴，快滚！”玉琦弟挥手赶人。

双头蛇忍不下去了，他脱去翠袍递给下人，一面嘿嘿冷笑，一大一小的鬼眼凶光暴射，说：“小辈们，你狂够了，打二爷的人，还敢对我老人家无礼，你们的狗胆生了毛，哼！”

玉琦弟伸出一手，指尖儿伸出袖口，戟指骂道：“你家太爷足迹遍天下，还未见过南阳府的痞氓，派人把住客店，禁止客人外出这般器张的怪现象。你那两个狗爪子是本爷我整治的，正要找你算帐呢，你来得好！”

“小狗，留下名来，二爷我要将你挫骨扬灰。”他一面骂，一面伸手拔剑。

左首大汉桀桀而笑，跨出三步，说道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，二爷请息怒，让小弟擒下他们，带回府中处治。”他双手叉腰，一步欺近两书生，又说：“我，闪电手吴兆祥，小辈通名上来，吴爷绝不饶你。”

说着说着，已欺近至八尺之近。

两书生站在台阶下，毫不动容，大哥似笑非笑地说：“我也饶不了你呢！小辈。我，姓庄名棠，草字幼侠。这位嘛！乃是敝人师弟李玉琦。你记清楚了么？嗯？”

闪电手吃了一惊，情不自禁退后两步，张口结舌地说道：“阁下是……是金陵大侠庄前辈……”

金陵大侠仍似笑非笑地答道：“不敢当大快两字。我比你大不了多少，叫前辈，把我叫老了呢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月洞门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狂笑。

众凶汉吃了一惊，火速转头。月洞门之中，站着一个鹑衣百纳的老花子，倒拖着条花子杖咧着嘴狂笑，向这儿走来。一面一面说道：“蔡老二，那李玉琦的绰号你可知道？别害怕，他叫夺魄金环，上啊！”

李玉琦哈哈一笑，冲着逐渐走近的老花子说：“尹老哥，夺魄金环浪得虚名，唬狗也不成，哪有你亡命花子的名头响亮？”

“别捧我，瞧！人家就不答应啦！要砸我的名号哩！”老花子突然一伸杖，“叭”一声脆响将扑来的一个大汉点得向侧一旋，一杖扫在他的肥臀上。

“哎……”大汉狂叫一声，向前一仆，将路旁的花花草草，压得稀哩花啦。

双头蛇一听三人的名号，吓了个胆裂魂飞，任何一人他也吃不消，何况三个？

楼上窗内的逸云，一看老花子现身，使说：“亡命花子来了，这一架看不成啦！”

“哦！在湖广官道中，直至大珠台，他不是曾找过我们麻烦么？”姑娘说。

“也幸有他，不然芸姐姐性命不保呢！这庄棠和李玉琦又是何许人物？看来名头够响。你看双头蛇吓傻啦！”

“那是武当俗家旁支，一代雄才王一瓢的亲传弟子。”

“王一瓢？不是一怒脱离武当，替武当创一百零八子奇门点穴术，擒点二术前无古人的王师父王一瓢？”

“正是他。武当正统人才凋零，旁支反而生机勃勃，与武当山断绝往来，良可慨叹。”

正说间，下面局势又变。月洞门人影俊现，出现了三个身材魁伟，身穿天蓝色劲装的中年人拥簇着一个身穿灰袍，提着护手拐的阴沉脸色老者。

“是阴风容易城，昨晚挨了我一掌，好得真快啦！”逸云轻声说。

“老凶魔不是说过前途见么？果然又见着了。”姑娘说。

双头蛇一看老魔和三个中年大汉，如获救星，叫道：“俞老弟，你来得正好。”

最左的大汉大踏步走近说：“是蔡兄么？这些人……”他向金陵大侠师兄弟一指。

“哈哈！凶神恶煞全来了，马鞍山俞家三煞，加上九华阴风客，真够唬人哩！李老弟，大事不好！”亡命花子打着哈哈，向台阶下一站，

阴风容易城嘿嘿笑，说道：“哦，是亡命花子尹成，怪不得生有一张臭嘴，滚过来，我老人家要教训教训你。”

“姓易的，你来，咱们先较量较量，看你是否够格说教训人的话么？”夺魄金环点手叫，一面将长衫下摆掖在内面腰带中，向前踏出四步，含笑相待。

阴风客看他文绉绉不像武林人，不屑地瞥了他一眼，一裂嘴，阴森森地说道：“年头愈来愈不像活了，一些后生小子专向老一辈的人叫阵。拚命要创名号，不像话！小辈，你是谁调教出来的狂小子？嗯？”

“老狗，你少问两句成么？你那两手玩意阴风掌，只配拍苍蜗托大，又有何好处？老乌龟可活千年，仍然是个乌龟，绝不会变人……”夺魄金环李玉琦连骂带损，真绝，不留余地嘛！

“反了！你这小狗……”阴风客狂怒地大叫，便待上前。

“易老且慢，待兄弟料理这小畜生。”俞家三煞的老大伸手虚拦，独自上前，双手缓缓提起沉步欺近。

夺魄金环不怀好意地笑笑，说道：“马鞍山与九华地藏王倒近在咫尺，理该同气济恶，马鞍三煞三剑联手，极少单打独斗，自诩天下无敌，怎么你老大一个人上？嘻嘻！

异数，异数！”

“收拾你这无名小卒，用不着三剑联手。”俞老大嘿嘿笑，伸手便抓。

“俞老弟小心！他叫李玉琦。”双头蛇急叫。

俞老大如此轻敌，他怎能不急？

可惜慢了！“叭”一声响，俞老大只觉人影一晃，一爪落空，挨了一记清脆耳光。

这一耳光真不轻，他没想到这小书虫会有那么高明，骤不及防，闪不开一掌。幸而他在百忙中伸手护脸，身躯后飘，只挨了四个指尖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他只觉眼前金星飞舞，口中发咸，踉跄退了三步，方听清双头蛇的叫声。“李玉琦”三字一入耳，他知道这一耳光挨得不冤枉。

“让开，咱们宰了龙宫湖的狂小子。”俞老二大吼。

夺魄金环家住长江北岸龙宫湖，距马鞍山不过三百里，算是近邻，但

是双方从未见过面，仅知名号，故而见面不相识。

锵唧唧剑啸刺耳，三把长剑同时出鞘，在叱喝声中，马鞍山俞家三煞同时腾身猛扑。

夺魄金环声色不动，在怀中掏出一个海碗大金光闪闪的奇怪金环，环成椭圆，护手是活的，有一根白金链可以套在手腕上。外表上看，像是玩具。

他将衣袖往上一撩，现出手腕上一截蛟皮护手套，将白金链扣环，扣上护手套的钩链。

白金链长仅尺余，但护手套内却暗藏机巧，可以射出一段天蚕丝的长短，金环可以飞射一丈二尺之远。要不知这套中之变，定然一命难逃。

他那小金环可以内外崩出八把断金切玉的小刀，可以用来切割锁拿，端的灵巧辛辣，十分难缠，栽在环下的人，确是不少。

但见金芒一闪，人影疾射，向三煞迎去。

三朵剑花幻出无数银星，向左右急射而至。

金芒蓦地一涨，劲风怒号，响起一声声剑吟，人影乍合乍分，三煞各退五步。

夺魄金环屹立中间，而含冷笑，他手中金环变了，环外现出八支小金刀，像一个小轮，在发出夺目光华。

俞家三煞的三支长剑，剑尖下一尺处，锋刃缺了一道伤痕，其大如豆，深有四分。

“再接我一环！”声出人闪，金环疾吐。

三煞同声暴吼，三面分袭奋身枪攻。这次他们小心翼翼，三支剑进退配合得天衣无缝，阵势相当稳扎。

阴风客戟指金陵大侠，厉声叫道：“轮到你了，小辈，撤下剑来见过真章。”

金陵大侠不疾不躁，慢腾腾地抄起长衫下摆，现出腰中紧贴腰肋的长剑，将衣袂纳入腰带，不温不火地拔出一把银芒闪烁的长剑，徐徐越过激斗之处，向阴风客走近道：“久不动剑了，手生着呢！姓易的，你上，你那护手拐听说了不起，也许我庄幼侠今天得埋骨南阳府，请啦！”

“你是南阳的庄幼侠，王一瓢的高足？”阴风客正色问。

“说金陵好听些；金陵庄幼侠，正是区区在下。快上！别废话了。”

“邪魔外道，有什么了不得？哼！让你三招。”阴风客故示大方地说，其实他心中凛然而惊。

“庄某心领了，接着！”他抢前两步，若无其事地挑出一招“天地分光”，这是武当的八卦剑法起式，但在庄幼侠手中使出，已经有些不同了，分剑之际，只有径尺的振幅，看去没什了不起，不起眼。剑上发出的剑气，也似乎少之又少，声势并不骇人。

王一瓢乃是武当俗家弟子中，惟一能承张三丰的绝学，且更能发扬光大的弟子，超尘拔俗的一位奇人。

他不容于武当玄门正统，一气之下绝口不提武当二字，埋首深研绝艺，将原来的招式加以更神奥的变化，大有青出于蓝的趋势。

武当的绝学一熊掌，以往不传俗家弟子，但王一瓢得天独厚，早已领悟其中秘奥，自己苦研有成，另创一种专破内家气功的摧心掌，也就是后来誉满武林的“绵掌”。

金陵大侠庄幼侠和夺魄金环李玉琦，皆是他亲炙二十年的得意门人，

一身绝学比起目下武当掌门追魂三剑玄同，虽不高亦不会低。所差的仅是火候而已。

阴风客也知盛名之下无虚士，剑到，他护手拐向上微扬，向左跨了两步，将剑闪过右侧。

“咔！”金陵大侠一声叱喝，银星一沉，突又斜掠而出，但见银芒飞射，八方齐至，捷通电闪，由异宫转到离宫，剑气刺耳锐啸，将阴风客罩在银芒之中。

“铮铮铮”连声锵锵交鸣，剑拐在电光石火似的刹那间，竟连交三次，双方各退三步。

“哈哈！咱们换了两招，你早该不让的。”金陵大侠笑吟吟地说。在这生死交关之际，他仍然轻松之至。手中银星徐扬，又待进击。

阴风客羞得鬼脸泛赤，也气得吹胡子瞪眼睛。他话说得太满，说是让人三招，岂知只让了半招，便被迫得还招自保。这一交手，他可不敢小视年轻人啦！吸入一口长气，大吼一声拐起风雷乌光漫天彻地，展开抢攻。

亡命花子呵呵笑，花子杖一指双头蛇，叫道：“蔡二爷，我老花子替你割掉多出来的蛇头。打啊！”说打就打，杖一扬，一步抢出，抡杖便扫，这招很俗，叫做“庄家打狗”。招俗，可是罡风怒号，变化莫测。

双头蛇向后疾退八尺，拔出长剑大吼：“孩儿们上！毁了他们。”

他这一叫，所有的走狗呐喊一声，一拥而上。

正在大乱，楼上西廊下，突然现出一双俊美的少女，袅袅婀娜到了栏杆前。前一位一身粉黛美得教人心跳，长裙曳地，云鬓高挑，真美，只有二十年纪。后一人一身翠绿短罗衫，同色长裤，同色腰帕，头上梳着双丫髻，像个俏丫环，同样的美如画里真真，罗衫薄，浑身曲线令人望之心动神摇。她手中捧了一个花盆儿，盆中是温室中培育出来的水仙花。

一到栏杆口，似被下面的凶狠厮杀惊坏了，俏丫环“哎呀”一声惊呼，花盆儿向外一翻，盆中水石沙花一齐向下掉。

下面，正是阴风客，还有一个俞大煞，他们但听娇呼之声，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，水、石、沙花，连着那花盆儿，已经从天而降。

当两名少女现身廊下时，房内的逸云和如黛，由那轻盈的足音中，已听清有人走近。

在他俩凑近窗格向外偷观的瞬间，花盆已经掉下去了。

“是他们！”逸云低声说。

“谁？”如黛诧然问。

“桃花宫的女妖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桃花宫的女妖？”

“由眉梢眼角的表情，和那故意做作的神态，没错儿，准是她们，虽然我对这两人陌生。”

这时，下面局面已经大变，阴风客和俞大煞刚被迫得退了三步，退到了阶下，那花盆中的水石，恰好从天而降，阴风客功力甚高，他双目盯牢金陵大侠，但耳中已经听到娇呼声，知道有物件由头上掉下，猛地向左一闪，攻出一拐便待飘开。

金陵大侠面对精舍，已看清怎么回事，他哈哈一笑，一剑截出，在水石骤落的瞬间，人已晃身暴退。

阴风客不知就里，刚止住身形一拐扔出，突觉顶门凉，成了落汤鸡。

俞大煞更糟，花盆落势奇急，他感到头顶有物破空而至，本能地一闪熊腰，一掌挥出。

“啪嗒”一声巨响，花盆被掌风一带，一下子砸在他的右肩上，像只千斤巨锤给了他一下重击，他只觉浑身筋骨一松，几乎坐倒，剑也差点儿脱手，花盆体积不大，怎么竟然有这么重？

在花盆滚下阶石，“啪”一声碎片爆裂的瞬间，金芒一闪，已经闪电似的掠过他的胸前。

俞大煞本能地向后一仰身，倾余力一剑挑出，他想拼两败俱伤以便自救，拼了。

夺魄金环利用水石飞溅，二煞三煞一怔神间，不顾水石的威胁，向大煞突下毒手，剑由下腹挑到，他身形疾退，而手中的金环，反而脱手向前飞出。

金环疾射疾攻，“呼”一声又攻向二煞，链长一丈余，抡向二煞肋下。

来势太急，二煞无暇思索，左足急撤身形半旋，一剑振出。

三煞被水珠和植花的沙石溅了一头，吃了一惊，退了三步摔掉脸上水珠，突见二煞遇险，赶忙挺剑急上。

这不过是眨眼间事，说来话长。在大煞惨叫一声扔剑倒地的瞬间，几乎同时响起一声“喀嚓”，金环已经将二煞的长剑锁住了。

“撒手！”也同时响起夺魄金环的叱喝。

金环一旋，带着夺来的长剑，飞射三煞面门，“呛呛”一声双剑相撞，震出无数火花，硬生生把三煞震得横飘五步。

大煞滚了两个翻身，他胸前开了一个轮形大缝，鲜血如喷泉涌出，眼见活不成了。

另一面，阴风客也被金陵大侠迫得团团转，怒叫如雷，只有还手之功。

花盆给了他沉重一击，一头一脸全是水。金陵大侠怎肯放过这个机会？狂野地连攻五剑，着着抢制机先。凶猛如狮，锐不可当。

楼上的少女这时反而不惊啦！扔落花盆的妞儿突然嘻嘻一笑，娇滴滴地说：“小姐，看啊！他们在干啥？”声如黄莺儿在唱，甜极，哪有半点儿惊态？

小姐也微微一笑，粉颊旁绽起两个迷人的笑涡，随即脸色一正，像是发嗔，说：“鬼丫头你把店中的名贵水仙砸了，呆会儿又得多费唇舌，打中了下面那几位爷的金玉贵躯，看你怎么得了？”

丫头一嘟红艳艳的小嘴，说：“不怕，谁叫他们喊打嚷杀，吓坏人嘛！还得找他们赔呢。小姐，别怨春儿啊！”

“都是有理，鬼丫头！等会儿看你么办？”

两人正在装腔作势胡扯，楼下已云散烟消。

在阴风客被迫得怒叫如雷之际，亡命花子一枝花子杖成风八面，矢矫如狂龙闹海，像暴风雨君临怒涛，点打扫劈招招辛辣，把双头蛇和一群走狗打得落花流水，鬼叫连天中，老花子的狂笑八方飞扬。

阴风客一看不对头，连封五七剑撤至台阶之上，他怒冲冲地闪开金陵大快狂野的攻势，一面叫：“姓庄的，咱们往后瞧，这笔账我老人家给你记上了。”声落，左手剑诀变掌，运掌猛挥，阴风一吐的瞬间，他已抢到另一侧阶下，喝声“走”，使上了院墙。

俞二煞乘夺魄金环对付乃弟的空隙中，脱手打出三枚枣核镖，挟起

大煞的尸身，大叫道：“三弟快走！”

金环咬实剑锋，飞扫三煞肋侧，枣核镖已到了，分上巾下电射而至，夺魄金环自保要紧，右手一带环链，身形急退三步，闪开三枚枣核镖。

俞二煞向后一仰身，用金鲤倒穿波身法向后急射，双足一落地，便上了墙头，他叫：“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姓李的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兄弟俩带着乃兄尸体，消失在墙的另一面。

双头蛇一声厉啸，人已窜抵月洞门。

“双头蛇，别走！把你的走狗们带回。”亡命花子收杖让开，亮声儿叫。

双头蛇向手下一挥手，用怨毒的眼神狠狠地盯了三人一眼，向楼上两个女郎一咬牙，转身默默地走了。

众恶贼七手八脚，背起了五名奄奄一息的受伤同伴，不敢吭气，忿急地走了。

金陵大侠兄弟俩，抬头向两女一睬，他俩大概有点迷惑，花盆怎会突然落下来的？

夺魄金环心中更是不解，花盆不大，被大煞的掌风阻了一阻，仍然击中大煞的肩上，打得踉跄而退，几乎栽倒，这力道岂同小可？

他俩惑然地打量两女，那是极不礼貌之事，两少女突然粉脸红得像胭脂，用袖半掩粉面，羞答答地转身走了。

两人也发现了自己失态，赶忙收了兵刃，迎着施施然而来的亡命花子抱拳行礼。金陵大侠笑道：“尹老哥来得正好，敢情是为了……”

老花子赶忙摇手，说：“此非说话之所，到你俩的住所一谈。”

三人跨入精舍，转入最北而一间客房中，掩上门落坐毕，老花子不客套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两位老弟是应贵派之邀请；前往陕西太白山庄助拳么？”

金陵大侠长叹一声，黯然点头道：“想当年先师仙逝之时，也曾留有遗嘱，武当的帅门长辈虽然对家师多不谅解，但饮水思源，不可或忘。嘱本门弟子有二事必须永铭不渝。一是不可与武当山的玄门师兄弟为敌，一是日后武当山有难，必须倾全力相助。日下武当山已陷入困境，也许要自此万劫不复，我俩岂能不遵师父的遗嘱，袖手旁观？”

亡命花子点头道：“此举实属明智，为师门为武林道义，正应如此，但不知你们邀了多少人呢？”

“本门师兄弟人数虽多，但大多有家室之累，不宜全部出动，故为数不过二十余人。”

今由敝师叔飘萍生，施世全正在传信召集门中人，我俩先行探道，绕道南阳想请一位与师门有深厚交情的长辈相助，岂知却毫无音讯。”

老花子又说：“这次金面狂泉有恃无恐，而且有周全准备，在华山附近要道中，由祁连阴魔出面，率领一群凶神恶煞，截杀那些不肯合作的一流高手。两位入陕之时，请多加小心，如需老花子助一臂之力，愿一尽绵薄，此非老花子不自量力，还望两位休怪。”

“尹老哥言重了，小弟正需老哥鼎力相助。”

老花子探怀取出一块黄竹片，上面烙有一根花子杖的图案，交到金陵大侠手中，正色说：“老花子出动丐门小兄弟，分散各地监视太白山庄的行动，在潼关直至太白山，皆布有眼线，祁连阴魔等人的行踪了如指掌，为免沿途耽搁，避开拦截，请将此牌出示本门弟子，他们使可为诸位领路抄小道

避开拦截。

金陵大侠谢道：“谢谢老哥关照。”

亡命花子道：“时日不多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他站起身。

金陵大侠忙道：“相逢不易，何不小酌三杯再走……”

亡命花子道：“花子还得接应各地友好，日后还有一醉的机缘。此地不可久留，今明两日，伏牛山的大援将到，你们俩打了双头蛇的人，他们不会甘心。而且我得去找我一位小友，少陪了。”

金陵大侠道：“老哥的小友是谁？”

老花子道：“就是顺起江湖，大闹贵武当派武昌玄都观，神剑伽蓝华逸云。”

“你找他的用意何在……”金陵大侠困惑地问。

“听说他已往这条路上来了，同来的有小百花教主和扫云山庄周大侠的女公子，我要告诉他一件十万火急的消息，而且，这一次太白山庄推举盟主大会中，金面狂泉第一要对付的人，就是华逸云老弟。假使无人及时夺回佛道同源金像，佛道五派必在金像的驱策下，共同对付华逸云，这乱子闹大了。”

夺魄金环接口道：“请尹老哥转告华逸云，希望在太白山庄会期之前，我们能衷诚合作，粉碎粟老魔的阴谋诡计。”

老花子道：“我确有此意，但不敢启口，惟恐两位误会，因他曾与贵派屡次……”

金陵大侠笑道：“老哥所虑甚当，可是其中详情，我们早已了若指掌，我们不怪他。”

“那就好，我该走了，后会有期。”

老花子沿至武胜关官道忿急地迎去，可惜已经无法会见了。逸云和如带就在楼上嘛！

他算是白跑了一趟。

金陵大侠师兄弟俩计议了许久，决定不再在这儿惹事生非，犯不着和伏牛山的小丑纠缠，便收拾一切准备起程。

刚收拾妥当，房门外已传来了一轻一重的足音。金陵大侠向师弟一打眼色，整了整衣襟严防以待。

“笃笃笃”轻轻的扣门生一响，两人才放了心。

“进来！”夺魄金环说。

房门悄悄地掀开，外面现出一个小店伙，后而跟着一个美丫头，正是在楼廊下惊得失手跌落花益的俏丫头。

她羞答答地垂下螭首，向小店伙说：“谢谢小哥，我自去求两位爷。”她福了一福。

小店伙计手足无措，红着脸退去。俏丫头低着头，用那甜美的银嗓，怯生生地说：“小婢春儿奉家小姐所差，前来恳求两位公子爷；可否容春儿禀报？”说完，衿衽深深行礼。

两人不由一怔，金陵大侠愕然问：“区区与你家小姐素昧平生，不知有何事相商？”

俏丫头仍低垂螭首，落落大方地说：“家小姐姓柳，名如烟，祖籍陕西临潼，随老爷宦游宜昌。年前老爷仙逝任所，直至今日始能束装返回故里。我家小姐在昨晚投宿此店，岂料店家突然通知，说是南阳府什么土霸王爷有令，禁止客人离开南……”

金陵大侠不用往下听，就知是怎么回事，插口道：“柳姑娘是否急于赶路？”

“正是此意，刚才见两位爷神勇，赶跑恶贼，定然是肝胆豪杰，侠义英雄，家小姐嘱小婢前来恳求二位公子爷，仰仗两位鼎力，拯救我一行六名深闺弱质，逃离南阳府，此恩此德，没齿不忘，但不知两位公子爷可否屈驾援手，拯救我等脱离魔掌么？”

俏丫头如泣如诉，幽幽地诉说，并不住掏出腰肋下幽香阵阵的绣帕儿，轻抹眼角泪珠。那情那景，足以令人心弦为动，义愤填膺，不由你不入彀中。

金陵大侠和夺魄金环，全已年过四十，只是修为有素，看去不过二十余岁。他们都是有家有小且是侠义门人，当然知道一群深闺弱女在千里迢迢的旅程中，所遭遇的困难是如何的险恶，不由他们不激起同情心和慨然相护的英风豪气。

可是他们也不是鲁莽之人，不由低首沉吟，互相用目光向对方征询意见，未敢遽答。

俏春儿半晌不见回答，急得泪珠如泉，她用罗帕掩面，饮泣着缓缓跪下了，凄切地说：“两位公子，爷如不仗义援手，小婢与小姐定然一场悲惨，死活皆难，那蔡二爷……”

夺魄金环突然剑眉一轩，沉声说：“师兄，咱们怎能见死不救？”

金陵大侠似乎也有决定，向俏春儿伸手虚招说：“姑娘请起。请转告你家小姐，如果方便，能在片刻后起程的话，我兄弟送你们出城。”

俏丫头喜得连忙叩头，抬起泪痕满脸的俊俏脸蛋，说：“谢谢两位公子爷金诺，定当徐图后报，请问恩公尊姓大名，小婢即禀知小姐前来面谢。”

“不敢当，请即行收拾，我兄弟在前厅相待。”

俏春儿缓缓站起，喜孜孜地走了。

不久，两位书生挽着包裹，后面跟着六名俏丽出尘的少女，除了那位柳如烟小姐外，每人挽了一个包裹，步出精舍。走上通道，直趋月洞门。

楼上房中的逸云和如黛，正在依偎着喁喁私语，听足音一起，便相挽着走近窗边向外瞧。

“唉！又有两位英雄落水，可惜！”逸云慨然一叹。

“她们真是桃花宫的妖女？”姑娘问。

“怎么不是？我进过桃花谷，曾经看过不少女郎，虽然我不知道她们姓什名谁，却知道那位在楼上现身，打扮得像小姐一般的女妖，是防守桃花宫的裸女之一，我对记忆力有自信，不会带的。”

“那……我们该不该管？”姑娘抬头问。

“祸福无门，惟人自招，我们管不了这许多。如果他两人心地光明，俯仰间可对天日，看他们的定力和造化了。我们的事也够紧忙。让他们自生自灭！”

姑娘目送一行人消失在月洞门外，说：“哥，你得将你和芸姐闯桃花谷的详情说出来嘛。”

“说就说，可不准打岔。”

—当晚，两人度过了缠绵甜蜜的一夜，他们忘了欢乐之后，会有什么难以收拾的后果，只记得说不尽的绵绵情话，道不完的海誓山盟，除了他们之外，一切都不存在了。

而在这一夜中，远在南召的芸姑娘与方夫人一行，尽落入了桃花仙子

之手，正式成了桃花宫的党羽。

桃花仙子挟制着碧芸，以逸云的生死作为钳制她的手段，并许以帮助她们扫伏牛山庄，毁灭太白山庄群魔的诺言。这天下午她们便抄小道到了南召，晚间接址找到了方夫人之所。

方夫人也是迫不得已，在威迫利诱之下低头，从此，天魔地煞两夫人的名号消失在江湖中，正式沿用她们昔日名号，撤去了狰狞可怖的面部化装，还为本来。

天魔夫人仍称花蕊夫人宇文珠，地煞夫人当然回复为百花教主伍云英。

但她们正式使用桃花宫特殊的首饰桃花簪和绣有金桃花的衣衫，却不穿桃花宫的大胆三点式装束。

另一桩桃花仙子许她们的条件，就是不用她们牺牲色相，而且她们的手下十二星宿，也严禁与桃花谷的女子过于接近。

事实上桃花仙子这一路人马，主要是盯紧逸云，不需要招揽武林朋友，所以施展色相的机会几乎没有。

从那晚俘获碧芸起，桃花仙子待碧芸可说视同亲妹，她在芸姑娘口中，获知逸云的一切详情，加以与师姐玉罗刹分手之际，玉罗刹的肺腑之言，像暮鼓晨钟不住在她脑海中翻涌，她的观念正在慢慢转变之中。

从此，她决定遵照师姐的吩咐，全力为争取武林盟主的打算，方面在逸云方面下功夫，她要恩威并施，非俘获逸云这小冤家绝不放手。

第一步，她得助百花教主扫荡伏牛山庄，恩威两字，先以恩字打先锋。

收百花教主为羽翼，可以作为要挟逸云的一步好棋，也可以是用威的初步功夫，未雨绸缪，她已获得主动。

这方面她进行得十分顺利，推心置腹善待百花教主母女俩，略使些儿手段，便获得了她们的谅解。

可惜！冥冥中自有安排，破坏她全盘计划的人，大出众人意料之外，合该引起轩然大波，武林遭劫。

桃花仙子也够幸运的，逸云给她带来了后半生的幸福。这事下文自有交待，暂时不提。

这天一早，她们准备停当，急驰伏牛山庄，大举进袭。她们已有用详的准备，要在白天里一网打尽元凶。可是她们却不知，伏牛山庄已经到了许多高手，实力之强，几乎令她们深陷泥沼不克自拔。

伏牛山庄，在河南湖广陕西这一带，大大的有名，那是一座森罗殿，黑道朋友的歇脚站，江湖妖孽的逃捕藪。伏牛五霸不但是坐地分脏的大盗，也是独往血案如山的黑道霸才，名义上，他们听命于桐柏山黑道盟主太叔权，实际上并不如此，他们与陕西太白山庄互通声气，狼狈为奸，交情如同水乳。

太白山庄名义上，并不是绿林黑道，实际上比绿林大盗可恨，太叔权虽是黑道盟主，却无权过问这种半开门的梟雄。

但太叔权与金面狂梟交情深厚，无形中也与太白山庄串同一气，故亦与大庄主五阴鬼手申天豪之师，五毒阴风汪修全，交情非泛泛，无形中默许他们在暗中胡作非为。

已牌未，自南召至伏牛山庄的入山小道，蛇焰箭腾空乱舞，号角声不住往里传。

南召刚设县治不久，城小得可怜，比平原地带的一个村镇只小不大，在崇山峻岭中孤零零地委实够清苦。

出西门十来里，山径傍着李青河，向西面崇山峻岭中蜿蜒而上，进入万山围绕的小河谷。

伏牛山庄，在南召西面八十里左右，位于河谷的尽头，一座平坦的高原上，庄的后左右三方有三座险峻的小山峰，上面筑有碉楼土寨，互成犄角，拱卫着山庄，俯瞰着庄前入庄要道，也挡住四方可以入侵的险要。

山庄面积纵横各里余，形成一座圆形的大堡，高有四丈余的雄伟堡墙上，岗哨密布，碉楼林立。墙根下，利用天然地障，挖了一道宽有五丈，深有四丈的护庄河，泄洪道在正东庄门外侧，流入河谷形成天堑。

秋后水干，由河底至寨墙顶，全高有八丈余，要往上爬的话，除非变成壁虎，寨墙上守望的岗哨林立，刀枪鲜明，如临大敌。

是的，大敌至矣！听，凄厉的告警角声，绵绵不绝向内传，不时报来入侵者的行踪。

桃花仙子、高唐神女在前，她们一行共有二十四名之多，所有的人，全都穿得极少，形同裸女，一件胸兜儿，一条短小齐腿根的奇妙短裤，只在颜色上有所分别而已。每人在那只堪一握的柳腰上悬着长剑，肩上披着一条桃花丝巾。

后面，紧随着如意道婆，巫山怪姥，和已恢复明艳照人的本来面目，与十八年前相差无几的花蕊夫人，百花教主。最后面，则是碧芸八女，她们都是一身雪白罗衫。

这是一路清一色的娘子军，声势极壮。

那美丽的崔萸，则率领着桃花宫的壮男，由另一条偏僻的小径，已先到达了山庄的南面，待机而动。

百花谷的十二星宿，则由高一鸣率领，也先期疾趋山庄之北，候机攻入山庄中。

花蕊夫人潜伏在左近已有不少时日，二十年之前她曾是山庄的贵宾，所以对牛伏山庄的一切秘道，了如指掌，所分派的两路奇兵，早已在晓色初见之际，已秘密地到了山庄外围，候命抢夺山寨的碉楼防寨。

天空中，一头金鹰在云际翱翔，盘旋在伏牛山庄的半空中，悄然地监视附近百里内的动静。

进山四十里，山径愈来愈窄小，也愈为险峻，逐渐沿李青河河谷向上盘升。

走在最先的桃花仙子，突然一举粉臂，人影疾闪，高唐神女已率领了另十一名女郎，超前三四十丈，向前搜进。如意道婆一行，则落后二三十丈，在后跟进。这一来，娘子军分成三段，前呼后应，可以不致遭突然的伏击而同时陷入陷阱。

碧芸和如霞走在最后，她俩在八女中情感最深，两人也都怀有心事，黛眉深锁默然赶路。

良久，如霞突然发出一声轻喟。碧芸突向她偎近，伸纤手握住她的玉掌，幽幽一叹道：“大姐，你可是为一鸣大哥担心？”

如霞默默地轻点螭首，紧紧回握，说：“是的，五妹，不知怎的，我的心已飞到他身边了！他们只有十二人，要夺下北堡断敌归路，假使贼人全力突围，唉！我……我怎能放心？”

“大姐，入庄之后，我们宣攻庄北，可以联手拒敌，你不需太过担心。俗语说：关心则乱，大姐，你该冷静些啊！”

“五妹，你还不是心有所虑呀，说真的，逸云弟和黛妹妹真能赶到么？”如霞反问她了。

“我想会赶到的。唉！我真不希望他们赶到。”

“为什么？五妹，你令我感到困惑了。”如霞愕然问。

“桃花仙子志在布恩，助我们铲除五霸，要博取云弟的好感，我怎能不知？又怎能愿意？仇恨不能拉近人的距离，恩惠却能消除人与人间的敌意，我……我心乱如……”

“五妹，你该有自信，云弟是人间麟凤，你也该对他绝对信任，当日在桃花宫，我冷眼旁观云弟确可称得上是人间奇男子，恩怨分明的大丈夫，绝不会被桃花仙子所惑的。

五妹，我担心的事却不在此。”

“大姐，你有所指？”碧芸诧异地问。

“云弟外表温和，而且心地慈和，这是无可置疑之事。但从你的口中，我知道他的所行所为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，值得我们担心。”

“什么事实？大姐，说啊！”碧芸惶然问。

“就是他的性情值得警惕，内心潜伏着火山般的感情。平时他绝不会任性杀人，但为了你和黛妹，他会做出任何行动，任何后果从不计及。五妹，这种人可爱时十全十美，万一感情无从发泄，其可怕的程度不堪设想，所以，你得善为处理，不然……唉！不说也罢。”

碧芸只听得浑身发冷，毛骨悚然。她想起在神医太岳的木楼中，逸云怒毙山海夜叉和吸血骷髅的怒吼，在青龙岭发现黛妹妹的绝刻留字，那狂狮一般的疯狂厉啸，和咬牙切齿的可怕誓言；还有在玄都观中，桃花仙子挟持自己迫他就范之际，他那狂野暴怒情景，岂只是疯狂而已？

这些前尘往事，在她脑海中一一显见。她惊然而惊，假使有那么一天，或者是黛妹妹有了三长两短，那会发生多可怕的事啊！

她想得很多，也很遥远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天有不测风云。她想到自己已落入花桃仙子之手，而且报仇雪恨之事，危难重重，生死不可逆料，万一有变，岂不大祸立生？她愈想愈心惊，神情大变，说：“大姐，云南大理府有桃花仙子的暗桩，我们也有各地驿骑，我想借重她的信鸽，带讯大理府。”

“五妹，有何急事？”如霞不解地问。

“世上有三个人，或许可以止住云弟的野性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他的两位恩师，和童子拜三老山的九幽异人夏世炎。”

“他的两位恩师不是双足已断，九幽异人绝不出江湖么？”

“为了云弟，他们会亲自出山的，他两位恩师双足已断，但武功仍在，骑马当不会有困难。”

“五妹，你想得太多了。”

“防范未然，事在必行，大姐，你知道此次太白山庄之行，危险相当大，生存的机会不多，万一他因此而爆发野性，那……那多可怕啊！”

“唔！有此必要，而且将三位宇内奇人请出，也许会在群雄火并中，消灭武林浩劫呢。”

“大姐，你同意了？”

“是的，距会期还有二十九日，可能来得及。”

“我即准备书信，迅即用信鸽传出。”

“傻妹妹，目前怎行？今天我们要是不死，明日再说吧！准备了，前面动手啦！”

除了如意道婆和巫山怪姥外，十位美人儿全是一身雪白罗衫，紧身同色裤，鹿皮快靴，背剑挂囊。百花教主的鬓旁，戴着一朵白绒花。碧芸的左臂，缠了一段黑纱，她俩人竟然戴孝而来，可见已存下了拼死之念了。

十二个人身形候止，向四面一散，留意前面的激斗，候命展开行动。

前面确已发生事故，双方动手了。

原来高唐神女一马当先，已进至伏牛山庄之东二十里地，算是进入了山庄的势力范围。凄厉的号角声，已经传出庄中开始拦截的讯号了。

这一带只有一条小山径，人马可以畅通，右面是悬岩峭壁，左是小小的乾奇河床。

在双峰峡峙中，现出了一座小关隘，两峰悬崖之上，各有十余处以巨木编成的木排，排上置了许多磨盘大的巨石，用巨索牢住，无数藤蔓已将木排垒石掩住，外表不易看出。

关隘是一座土石堡，倚山而筑，俯视着小径通道，端的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入。

关前面，一排展开一十六名斧手，全是重家伙，气势汹汹抱刃屹立，中间，是三名一身劲装宝剑映日生光的中年骠悍大汉迎面挡住去路。

当他们一看清迎面而来的半裸女人，全都膛目结舌，半边身子都软啦！

中间大汉强抑心神，一扬手中剑，喝道：“站着！什么人？说！”

高唐神女桃腮微绽，酒涡儿深，乳波儿颠，臀浪儿摆，一笑三魂销，再笑七魄荡，风情万种款款而前，以那令人骨软筋酥的甜嗓儿，娇声嗲气地说：“唷！怎么？就记不起本姑娘了么？真是贵人多忘事哩！”她那勾魂摄魄的水汪汪大眼，送过一阵阵令人忘掉人间何世的迷人秋波。

大汉一怔，迷迷糊糊恍恍惚惚地说：“唔！小娘子，你可是百花教主的……”

“百花教主是我的小妹嘛，你倒还记得呢！”高唐神女不住媚笑，一步步扭近。

大汉双目睁得像对大铜铃，死盯着她胸前怒突的半裸玉乳，和那中间深深的乳沟，手中剑垂下了，自中火焰迫人，息气粗重地说：“原来是花蕊夫人，这些年不曾见过夫人光临敝庄哩！”

“噢！这不是来了么？”她突然向前一扑，疾逾电闪。

大汉吭了一声，望后便倒。她那五个指尖儿，拂过大汉胸前，顺手捞过他的剑，左右疾飞。

旁边两大汉只觉香风一荡，眼一花，剑已贯肋而入，浑身一麻，锵啷啷长剑坠地，人亦摇摇晃晃向前一栽。

后面十六名刀斧手本来已神魂飘荡，这时恍如大梦初醒，神魂入穴，一声呐喊，挺刀抡斧向前猛扑。

银芒一闪，长剑在高唐神女手中飞出，向关楼上举起号角凑到口边，正欲传警的一名大汉飞去。

十六名刀斧手向前一拥，只够十二条母大虫做点心，十二柄剑向前冲，惨叫之声随起。

关楼上那擎号角的大汉，胸前露出一段剑柄，号角脱手掉下，人向垛墙上一靠，一筋斗栽下关来，“叭达”一声脑开肠裂。

只片刻间，十六名刀斧手先后倒地，十二名雌老虎也先后上了四丈高的关楼，杀声叱喝声雷动。

关隘失守，但沿关隘之西百十丈隘道上，看守石垒的小贼并未被波及，只听一声大吼在崖上响起：“放！”

两侧崖上响起阵阵雷鸣，石雷在两侧木排上向下一倾，挟惊天动地声势向关前猛砸而下。

可惜晚了一步，十二条母大虫已经进了关隘。

高唐神女想由关后扶梯抢上崖顶，可是她也晚了一步，扶梯已经被崖上人弄断，上不去啦！

崖高十余丈，无法飞越，也不可能攀援，想上去谈何容易？但如果不将崖上小碱收始，这百十丈隘路谁敢闯过？铁打金刚也会被石雷砸扁，功力再高也是枉然。

后面的桃花仙子一见前面得手，石雷已封住了隘道，她发出一声清啸，由这一段山坡飞纵而上，像一头大鸟，向右旁抄路猛扑悬崖。

后面里余的百花教主说：“我们抄左侧山峰，上！”

十二条大鸟向上飞纵，手足并用上了左侧山路，直向悬崖安置石雷处扑去。

桃花仙子十二人，也渐渐上了右侧山腹，向布置石雷处飞掠，这一带山壁十分峻峭，但在她们眼中，算不了一回

“万朵桃花如渤海”，桃花仙子朗吟，剑尖向下急降。

“宇内称雄霸武林”，高唐神女接口唱。她站在正北，青芒耀目的长剑，剑尖也徐徐下降。

百花教主十二人，则在正东“桃花朵朵红”剑阵之后，成半弧形散开，碧芸的龙渊剑，发出阵阵龙吟，夺目光华吞吐，在所有的长剑中特别醒目。

双方愈来愈接近了，已可看清面目了。

空中金鹰一阵急鸣，首先发难，巨翼一敛，以全速凌空下扑。

桃花仙子面上神色不再涌现笑意，她蓦地娇喝：“金儿，去！助崔丫头，这里用不着你。”

金鹰尖鸣一声，巨翅一张，像一阵狂风，冲天而起直射庄内而去。

最先奔到的十余人，都是相貌狰狞的绝顶高手，领先的是二霸百步追魂牛通之师无忧头陀百戒。

这头陀像一头肥猪，全重连毛不下四百斤，身材不但肥胖，而且也够高大，光头满是油光，颊肉下垂，泛着猪肝色，一双金鱼眼大而无当，白多黑少，狮子大鼻，咧着一张扭曲着的大嘴巴，身上穿着敞胸灰僧袍，露出胸腹一丛蜷曲黑亮亮的胸毛，手上挥舞着一条紫金盘龙杖，重量不下八十斤。别看他胖大如猪，却快得像一阵狂风。

左首落后五尺的人，是一个高不到五尺，又瘦又残的半死老头儿，一头白发乱得像鸡窝，猴儿脸，火眼金睛凶光外射，脸上只有一层皱皮。身穿黑布直掇，肋下夹着一条银光闪闪的奇形怪杖，有点像枪，长有五尺，杖尾三尺两侧有锋，扁扁地宽有两寸，杖头半圆，锋尖锐利。这不是杖，名叫鸭舌枪，江湖上只有一个人使用，不但沉重得可当杖用，也可当剑使，只消看见这根鸭舌枪，就知道他是宇内黑道老凶魔中，最狠毒凶恶的天聋矮叟熊捷，谁要惹上他，不啻招惹上了专门收买人命的凶神恶煞。他是恶人屠的师父，有其徒也必有其师，可见一斑。

另外两个人有两个熟面孔。一个是百步追魂牛通，一个，是恶人屠慕连浩。第三个是个青灰面色的大汉，一双阴森森、的眼睛发射出厉光，长像狞恶。他是新近加入位列第五霸的青面狼曹进。

其余人无关宏旨，不多作介绍。

最后那人长像之恶，无以复加，他就是丢掉左耳的毒龙掌潘志。

这家伙鬼精灵，走在最后，一双大袖飘飘。他一面走，一面留意对方是否有逸云在内。

百花教主在阵后，一看清百步追魂牛通和恶人屠慕连浩，只觉百脉贲张。她仰天发出一声尖号，率众女绕过剑阵，向前迎去。

她们刚绕出阵前，贼人已冲入阵中，后到的贼人，已像潮水般的涌到。

山庄的碉楼上，凄厉的号角声阵阵传来，令人气血翻腾，神智麻木，只有一个强烈的意念，杀人！

杀声雷动，刀光剑影与血肉飞腾。

无忧头陀撞入阵中，盘龙杖荡起风雷，一杖向最近一名少女扫去，而且大吼：“妖妇们，你们送死来了！”

少女面含微笑，轻灵地退了五步，胖头陀跟踪抢入，一杖挑出，大喝道：“躺下！”

下字一落，他感到身后冷锋袭到，头陀无暇伤人，反手一杖回扫。

“撒手！”身后响起一声娇叱，接着“铮”一声龙吟倏扬。

他只觉杖后一崩，冰冷的剑气已临肋下。他心中一寒，乘崩势向后疾退。

半分之差肋下几乎开裂，要不是百步追魂将百毒骷髅鞭攻出，头陀不死也得重伤。

桃花仙子一剑未将无忧头陀的盘龙杖崩飞，也心中一凛，骷髅鞭挟着腥风攻到右肋，她冷哼一声撒招挥出一剑。

“嗤”一声，八尺骷髅杖断了三尺，剑芒如电，已临百步追魂的顶门。

百步追魂心胆俱裂，向地下一伏，侧射逃命。

他怎逃得了？另一个少女的长剑，“嗤”一声在他腿侧掠过，立时丢了一块皮肉，鲜血迸流，好险！

无忧头陀飞退丈外，一杖长剑“嗤”一声掠过他的脚下，靴底一分家，他只觉脚底板一凉。头陀功力毕竟深厚，人未落地便一杖扔出，凛凛罡风怒发，身形扭转，始将已临背心的剑震开。

这一瞬间，桃花朵朵红剑阵已经发动，二十四枝宝剑齐飞，已将十余名狠贼困住了。

在无忧头陀遇险的瞬间，阵中已响起几声濒死的惨号。桃花仙子的二十四名少女，无一不是顶尖儿高手，上上之选的奇才，不然她怎敢妄想攘夺武林盟主之位？合二十四人之力，辅以奇奥莫测的剑阵，威力更是骇人听闻，十来名高手落入阵中，不啻羊落虎口。饶你毒龙掌等人功臻化境，以一敌一也落于下风，到了阵中只有挨打的份儿。

只一刹那，便有五名恶贼横尸五步。

还算不错，后面跟来了一众贼人，形成了一大团一拥而突入阵中。

黑道贼人中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除了正主儿以外，其余附带掳来的子女金帛，首领有将这些东西优先发给得主的规矩，所以贼人们一见这些千娇百媚的半裸美人儿，贼眼中冒出了火花，以全力向阵中冲到。

人—多，压力大减，但死的人也更多，惨叫呼号之声惊心动魄。

蓦地里响起一声震人心弦的娇呼，那是桃花仙子的。声音：“春雾动魄，暗香惊心。

杀！”

随着喝声，每一个少女的左手中，多了一个绯色小管儿，迎风一晃暗香四荡。

正陷入重围的天聋矮叟，突然发出一声巨吼：“摒住呼吸，快退！抢上风。”

可是已晚了些儿，但见一些如疯如狂的人，丢掉兵刃赤手空拳，目中淫火炽盛，向众女扑去，另一些则闭上眼，丢掉兵刃，摇摇晃晃，咕咚咚一个个先后倒下去。

功力深厚而且机警的贼人，乘机屏住呼吸，在血雨纷飞中急急撤走。

冲入阵中近两百名恶贼，活着退出的不足三十名。

无忧头陀脱险出阵，他用炸雷也似的嗓音叫：“退！到山边收拾她们。”声出，他先后撤。

百花教主十二人，正被四五十人团团围住，满地死尸，血染红了野草，她们也结阵相抗，碧芸的龙渊剑，巫山怪姥的鸠首杖，如意道婆的玉如意，这三件神刃简直比判官勾魂笔还灵光，指东打西所向披靡，人逢人死，刃撞刀伤，好一场凶狠的屠杀。

众贼闻无忧头陀的撤退喝声，纷纷撤走。

倒霉的百步追魂牛通撤出剑阵，被阵外侧方的一名少女在他左胯骨留下一道血槽，走得慢了些。他落在最后，劈面撞上了百花教主。

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方夫人粉面铁青，叱喝道：“恶贼！认得百花教生么？”长剑如经天长虹，身剑合一射到。

百步追魂牛通这十八年来，功力增进了不少，但百花教主矢志报仇，艺业更高。两人一照面牛通心中暗叫苦，仅有五尺的骷髅鞭，荡起罡风拼命抽出。

两人都存心拼命，硬拼硬接，响起一声沉重的金铁交鸣，同时退后五步，火花四溅。

按理说，骷髅鞭是重兵刃，轻灵的长剑绝挡不住那沉重的一击，可是骷髅鞭事实上并未占到上风。

“妈，让给女儿。”碧芸已听清乃母的喝骂，挺剑欺近。

“这恶贼是二霸百步追魂牛通，是你杀父仇人之一，别放走他。”百花教主叫。

“恶贼纳命！”姑娘目眦欲裂地叫，一剑刺出。

骷髅鞭百忙中向上一振，一招“灵蛇出洞”劈面直射，以攻还攻，猛袭姑娘胸腔。

鞭长剑短这一招眼看得手。

光华一闪，骷髅鞭又短了一尺，剑气贴鞭射到，疾攻中通脑袋。

百步追魂到底比姑娘高明，手中一轻，他便收招横飘八尺，沉鞭便贴地扫出。

无忧头陀正走间，突觉徒儿没跟来，回头一看，剑阵中长剑飞舞，仍在收拾残局，而爱徒百步追魂却在阵外被两个女郎缠住了。

他大吼一声，回身急急攻到，盘龙杖风雷俱动，攻到百花教主身侧。

百花教主不知厉害，闪身一剑削出。

“挣”一声清鸣，长剑飞跌丈外，盘龙杖一沉，向下便砸。

“着！”身旁起了一声娇叱，青芒已到了头陀肋下，那是桃花仙子。

头陀要想击劈百花教主，他也会没命，晃肩扔臂向左便迟，远出丈外去了。

碧芸如影附形迫近百步追魂，骷髅鞭贴地攻到，她腾身前扑，攻出一招“指天划地”。

百步追魂正想将鞭梢向上一振，攻击姑娘下阴，手腕刚欲往上抖，无数淡淡金芒已经射入他右肋和腹内，直透肺腑，他大吼一声，丢鞭按住腹肋，踉跄后退。

光华临顶的刹那间，他扭头一看，花蕊夫人正屹立在旁，向他阴森森一笑。

“花蕊金针……”他还未说完，脑袋已被龙渊剑由鼻梁中贯入，剑向上一扬脑袋立即分为两半，脑浆鲜血一进，尸首向后便倒。

无忧头陀眼角中已看清爱徒惨死的情况，斗志全消，满含悲愤劈出一杖，晃身便退。

“走得了么？嘻嘻！”桃花仙子娇笑道。

一道电芒急闪而至，直射头陀后心，头陀果然不凡，他向左疾射丈外，再身躯前扑反向右贴地穿出两丈外。

电芒如影随形，跟着头陀带起的劲风，奇快绝伦迫到，只有一尺距离了。头陀突向下一扑，身躯贴地右射，电芒一沉，却无法再行转折，但那一沉之间，无忧头陀只觉左肩一凉，左耳轮寒气彻骨。

地下，落下了半只耳轮，和几滴鲜血，一把回风飞电录插入地中，仅露出小柄。

无忧头陀无暇顾及肩耳之伤，落荒而逃。

“这家伙倒是了得，可惜！我该发三把的！”桃花仙子惋惜地说，取回回风飞电录，又道：“追！”

一群雌老虎像一阵狂风，衔尾急赶。

山麓密林之前，隔有一道深沟，贼人据险顽抗，双方胶着了，假使要逐个将他们肃清，耽搁时辰太多。

突然，山庄里锣声大鸣。西北两座庄后小山上的碉楼，十二星宿和崔萸率领的男女，已经攻入碉楼中放起一把无情火，将这两条通道堵死了。

桃花仙子突然对高唐神女说：“二妹，我先走一步。”

她率领了四位姐妹，向角形的小山峰掠去，直奔庄门，要向内闯。

堡墙上，一群小贼正待绞起水闸放水，天空中金影急如惊雷，金鹰狂扑而下，小贼们怎吃得消？翅扑爪裂嘴撕一一了帐。

两侧碉楼中射出一阵箭雨，金鹰毫不在乎，凶猛地俯冲腾掠，见人就伤，箭一近身，全都四面逸散，好不厉害？

桃花仙子一行五人，就在这时到了堡墙下。她发出一声清啸，金鹰急掠而至。

离地三五丈，桃花仙子腾身而起，一手抓住金鹰一只钢爪，一手运剑护身，凌空而升，落入庄中。

在短短的时辰中，五个人全由金鹰带入庄中，首先，她们攻入庄门敌楼，杀散把守小贼，砍断飞桥轳轳，和水闸的绞盘，击倒庄门，先行开道。

护庄墙之后，是一块空地，那儿，拥到一批守庄的贼人，空地之后，是一群弓手和一群凶神恶煞，躲在内庄护墙内，向这儿戒备。

护墙上是可透重甲的强弓硬弩，还有力道奇强的标枪，想通过这块空地，委实不易。

内庄楼上，站着大霸伏虎掌凌刚，三霸赤焰阴风柴戊，五霸青面狼曹进，还有两个奇形怪状的老头儿。

这两个老头儿，长像一般，一看就知兄弟俩。尖脑袋，白发在顶端挽了一个道士髻，三角眼吊客眉，勾鼻鹰嘴，腮下无肉，双耳特小，目中发射着令人心寒的冷电寒芒，阴森森像要透入肺腑，看年纪，约在百龄。

两人身材高大，穿着一袭黑袍，腰带上，插着一枝佛手笔，乌光闪闪，长有三尺六寸。

两老鬼一个左手细小而弯曲，一个右手细小而弯曲，像是僵死了，但肩部仍可活动，可以运转大袖。

看了他俩的一个残废的手，那只佛手笔，谁也打了一冷战，变色而走。

这两人是贺兰山的一代凶魔，是孪生兄弟俩，左手残废的先降生片刻是老大，叫左曲老施威。右手残废的是老二，叫右曲老施猛。

在贺兰山，这对难兄难弟把这一带闹了个鬼哭神号，把到贺兰山二带拓荒的人，杀得人鬼皆绝。

贺兰山之南，是崆峒派的老巢根基，崆峒派见这两个凶人太不像话，群起而攻，牺牲了五十余名派中弟子，方将他们赶入山中。不久，两凶魔竟然会同西面龙首山的红衣喇嘛僧龙首上人，把西崆峒下院一把火烧了个不亦乐乎，结下了深海大仇。

数十年来，三个凶魔成了崆峒派背上之疽，十余次凶狠的大火并，把甘凉闹了个乌烟瘴气，汉人裹足不前，将这一大片移民之地，搅得日渐荒凉。

此后双方谁也不愿让步，形成对峙之局。三凶更联合了甘凉之南的祁连阴魔，不时捣乱崆峒四山。这些年来崆峒派的门人极少在中原行走，原因在此。

这次他俩南下，并不是朗月请来的，而是祁连阴魔向他求援，请他俩下山共襄大举，伴同伏牛五霸一同东来，要举庄西迁太白山庄，同时要在回程中，一探熊耳山、扫云山庄的动静，看武林三杰是否有出山的企图。

这两个凶魔能拖垮崆峒派，可见他们的功力，定有超人的造诣和无上的绝艺。加以两人天生残废，心理不健全，仇恨妒嫉之心特重，心肠之毒自不待言。

两人是随五霸一同来的，正赶上这场热闹。起初三面有警，两凶魔还懒得费神，桃花仙子仗金鹰之助，夺获了庄门和外墙，他们可不能不管了。

桃花仙子眼尖，已看出是两个贺兰老魔，心中一凛，便向其余四女说：“紧守庄门，接应方夫人进入，我去会会那两个老魔。”

她掠出庄门，迎面扑来的一群小贼，青芒闪处，血雨纷飞，惨号之声大起。

“是怀玉山的妖妇，是她！”右曲老在门楼上叫。

“真是桃花仙子韩香君，凌庄主，召回你的手下，枉死无益，快！让老夫会她一会。”左曲老沉声说。

一阵锣响，下面的小贼们四散奔逃。

在极短的片刻间，场上横了二十余具尸体。桃花仙子仗剑屹立尸堆中，

仰天发生一阵荡笑。在烈日中，她的桃红色晶莹肌肤，发出诱人的惑人媚力，双峰竞秀，柳腰如蛇，那荡人心神的笑声令人心中狂跳。

门楼上，飘下两个高大人影，轻灵地落下墙根，足一沾地，流矢似的向桃花仙子射来，到了三丈外，身形倏止。

“呵呵……”两个老残废也仰天狂笑起来。

笑完，慢腾腾地掣下腰带上的佛手笔，大踏步欺近。

三人各踞一方，相距丈余，左曲老面沉阴笑，向还在吃吃笑的桃花仙子撇撇嘴，说：“你，可是什么桃花仙子？”

“唔！一点不假。”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在弄鬼。

“丫头，少费劲。明知老夫一生不近女色，少用你那没用的迷魂魔眼。”左曲老傲然地说。

“嘻嘻！老残废，闻名不如见面，你们两人不在贺兰山与草木同腐，到中原是送死来的么？吧！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老残废三字，把两个老怪惹恼了，可是他们的神色未变，内心却恨极，左曲老桀桀一笑，说：“老夫不甘寂寞，确是送死来了，你是否也想与老夫陪葬呢？欢迎之至。”

“也许老娘高兴，会给你陪葬，不过我得警告你，为了你俩一世英名，最好是乖乖地返回贺兰山。”

“风闻你这妖妇，也想参与太白山推举盟主大会，你也算是栗老弟的朋友，为何敢来捣乱伏牛山庄？要我返回贺兰，哼！你是做梦！”

“金面狂梟是啥玩意？伏牛山庄与我桃花谷有怨，你要强出头对你没好处。你走是不走？”桃花仙子的语气转厉，笑容已敛。

“老夫岂是任意呼喝之人？哼！今天你插翅也难飞出伏牛山庄，除非你乖乖投降。”左曲老傲然一笑，佛手笔徐徐举起。右曲老也不住冷笑，缓缓举笔。

堡门人影飘摇，到了高唐神女和百花教主等众女。

她们一阵猛攻，桃花春雾和空灵临香四面飘荡，据守林中的人迫得只好四散逃命。

天聋矮叟和无忧头陀一看大事不好，只好率领残余贼人，由秘道逃入庄中去了。

高唐神女率领众女，直搏庄门，庄门已被另四女控制，她们全上了堡楼，占住了庄门要道。

眼看内庄场戒备森严，不能硬闯，只好先诛庄中好手，方能全力攻内庄。

高唐神女眼看下面一双老残废要动手，她一声清啸便跃下门楼，向场中飞掠，一面叫：“一比一，有我一份。”

她一扑近，左曲老已突起发难，佛手笔疾伸，一招“仙人指路”攻向桃花仙子。

佛手笔来势凶猛，如山暗劲先至，直迫发肤，贯入内腑，但见斗大的笔花来势如电，罩向桃花仙子的酥胸。

桃花仙子一声失笑，一招“灵蛇出洞”也用点字诀出剑，青芒骤吐，闪电似楔入笔影之中。

两人都出招奇快，疾逾电光石火，谁先变招，谁就失去机先，所以只有硬接一途，各逞绝学响起一声龙吟虎啸，人影倏分，各退八步，手中兵刃

仍在发出阵阵锐鸣。

桃花仙子桃腮泛上白点，左曲名额上青筋不住扭曲跳动，脸上泛上了土灰色，持笔的手也微颤。

这一记硬拼，中含点、崩、绞、错四字诀，双方的内力全用上了，人站稳之时，罡风四面急荡，地面半枯的乱草，激射五六丈，尘埃四荡。

另一面，高唐神女也与右曲老接上了，他俩并不硬拼，疾如狂风暴雨，展开了枪攻，但见青芒如电，乌光漫天，身形疾闪之际，人影难分，拼了个势均力敌。

百花教主眼看伏虎掌凌刚在墙楼上现身，只觉一股怨气直冲脑门，她一拉碧芸，说：“芸儿上去，找老贼们还我们的血债。”

两人飞身掠出，到了斗场左方，掣下长剑，向远处的伏虎掌尖喝道：“凌刚，你下来，伍云英要问你索回十八年前，杀夫毁谷的血海深仇。”

凌刚还未答话，一旁的青面狼曹进问道：“大哥，那骚狐狸可是百花教主？”

“正是她。那次偷袭百花谷，被四海狂客老匹夫救走，遗祸迄今，恐怕咱们山庄将会毁在她手中。”伏虎掌说。

“大哥，让我和三哥下去擒她。”

“可得小心，那骚货早年的艺业就比我强，今挟忿而来，必有所恃。”

三霸赤焰阴风柴戌冷哼一声，傲然地道：“十八年来，咱们也未闲着，我相信她没什么了不起。五弟斗那小的，百花教主归我负责。咱们走！”

两人跃下庄墙，直奔斗场。

“妈，这两人是谁？”碧芸向乃母问。

“使剑的是三霸赤焰阴风柴戎，当年袭谷他也是主要元凶。持判官笔的青面孔大汉，恐怕是新近加入的五霸青面狼曹进，这人与我们无怨无仇。”

“妈，柴老贼交给女儿料理。”

“好，但你得小心，柴老贼的阴磷毒焰乃是武林一绝，切记抢上风 and 少用掌力。”

“用掌力有何不可？”

“掌力你修为有限，掌出必在身侧带有回流，阴磷毒焰弥于四周，回流带动浮动的毒焰，反而会由身侧加速涌到，所以不可用掌。万一使用，切记同时急退。”

“女儿记着了。”

“最好用花蕊金针和银桃花攻其不备。小心了！”

赤焰阴风和青面狼如飞而至，赤焰阴风挺剑大吼：“百花教主，你的大援不能助你，好好跟柴爷回庄；我大哥对你余情还在……”

“恶贼！你将被铿骨扬灰，绿衣剑客的遗孤，要替泉下的爹爹雪恨。”碧芸喝断他的话，挥剑截出。

赤焰阴风一眼就看出碧芸手上的剑，就是千古神刃龙渊，不敢用剑去硬碰，身形左闪，一剑点出。

姑娘一撤剑，身形暴进，剑气锐啸光华飞旋中，连攻五剑，气吞河岳。

赤焰阴风避实就虚，剑似游龙，避招闪挪中还以颜色，也回敬了五剑。

青面狼曹进见三哥已和小百花教主抢先动手，他只好奔向百花教主，判官笔一扬，一面叱喝道：“教主，五爷服侍你，准教你快活。”

声到人到，劈面攻出一招“魁星点元”，走中宫而进，未免太狂傲了些。

百花教主神色冷静，长剑斜指木然，直至笔已临头，方一剑振出。这一振，五道淡淡剑影一晃即至。

青面狼的判官笔短了四寸，如果双方都同时只顾伤人，不管化招，青面狼准吃不消。

他冷哼一声，左脚沾地的瞬间，身躯左掠，右腕一沉一收，笔尖径奔百花教主的腹下，下流之极。

“恶贼该死！”百花教主娇叱一声，手肘一沉，剑锋骤降，攻出一招“划地为牢”，拦截他的肘腕，左手由袖中倏然伸出，金芒飞射。

青面狼也真了得，抽笔扔手，疾逾电闪，贴着百花教主右肋撤步旋身，到了她的身后。“当”一声清鸣，剑笔乍合乍分，溜出无数火花，三枚花蕊金针射穿青面狼的裤子，贴着臀肉擦过，留下了三丝血槽，好险！

这种贴身施用暗器，由于散布面积不大，距离又近，最易中的，也易于闪避。

青面狼更是功力到家，不向旁闪反而贴身跃近对方身后，这一着险冒对了，但也惊出一身冷汗，轻敌之念一扫而光。

剑笔相交，双方都心中了然，功力似是不分轩轻，彼此手腕都有点火辣辣地。

百花教主轻哼一声，旋身出剑，一阵狂野地抢攻，一十八剑，抢得了主动，一剑连一剑，一步赶一步，把青面狼迫退两丈，方能稳下阵脚。

另一面，碧芸和赤面阴风柴老贼，也杀得难分难解，龙渊剑光华如电，主宰全局。

赤焰阴风苦于兵刃上吃亏甚巨，只有八方腾挪乘隙进招的份儿，姑娘要想取他老命，也是不易。

高唐神女与右曲老愈打愈急，只见两条淡影飞旋扑击，罡风怒吼，剑气丝丝摄人心魄。

桃花仙子与左曲老这一对，则完全不同。佛手笔和青芒电射的长剑遥遥相对，两人相距丈余神包庄严肃穆，步步凝实，乍合乍分的瞬间，换招之际生死须臾，都是神奇奥秘的致命一击，险状丛生。

由双方目中神色，额上的汗珠，与持兵刃的手和双足的马步看来，左曲老有点落于下风，胸前的起伏，也没有桃花仙子平稳。

两人已换了近十次照面，各攻三十招以上，这是一次上乘内力与神招的硬拼，每一招都令人惊得全身沁出冷汗。

但要分出胜负，恐怕也不是短时间的事。

这时，内堡庄墙上，现出了无忧头陀和天聋矮吏等人，他们已由秘道逃回了庄中。

庄后南北两堡上，杀声震天，天空金鹰不时俯冲而下，惨叫声动人心魄。显然，庄中贼人已大批出动，要夺回大火熊熊的庄后天险。

桃花宫的另二十二名女郎，下了庄门楼，齐亮兵刃展开阵势，向内庄冲去。

花蕊夫人众女，也在巫山怪姥的率领下，扑奔内庄门，便待冲上内庄墙。

可是墙高四丈，箭雨可远及二百步。

她们不惧箭雨，但接近至百步之内，墙上喷出炽热的火流，和腥风扑鼻的金汁，像暴雨般地激射而下，臭气冲天。

这些女人当然怕火，更怕那臭不可闻的金汁，想起来就教人恶心，脏死啦！

她们退到场中，有几个身上沾了一些金汁的女郎，弄得掩鼻不迭，破口向内庄大骂不已。

墙上一众恶贼狂笑不已。

看态势，她们白天闯庄确是失策，惟一入庄之法，便是等到晚上才行。

逸云和如黛度过了恩爱甜蜜的一夜，直至次日金鸡高唱，方悠然而醒，晨曦由窗槛外透入，照亮了满室春光。

发乱钗横的如黛将螭首躲在薄衾内，直待逸云进了盥洗间，方披衣奔入内间。

等两人回到房中，娇体若滴的如黛，头上的三丫髻已经换梳了盘龙髻，她不愿再做待字闺中的毛丫头了。

她这一高兴，换梳了盘龙髻，几乎惹下了滔天大祸，险些儿情天长恨。

大明一代，继承了宋代的伦理观念，衍变得更为无情，对女人的要求更苛，虽不像尔后满人入关后的残忍，但也到了严苛的地步。

女孩子敢于在婚前失身，那不仅是败坏门风四字可以一了了之的，简直是大逆不道啊！

这一早，一对事实上的小夫妻，恩恩爱爱吃完早餐，换了一身翠绿劲装，外面罩以两截土布村衣，到外面打听消息，准备盯住无影鬼王青山仙狐等人入山。

由于昨日金陵大侠师兄弟俩，把双头蛇打得落花流水而逃，客店的贼腿子全撤走了，客人也就可以自由出入了。

首先，两人到府前街买了一把剑稍安置龙犀剑，再买一个大挂囊，作为吸血神蜗的巢穴。

转出了南大街，早市未散，人潮仍众，熙熙攘攘。突然，南端一阵人群嘈杂，叱喝之声大起，人群惊惶地向两侧急躲。

两人驻足屋檐下向那儿张望，逸云说：“来了！他们急得很呢，像是要赶着救火。”

一群凶悍大汉在前开路，叱呵加上手拨，将一些贩夫走卒赶得没命地躲避，气势汹汹。

最先面色黝黑，满脸岁月留下来的无情皱纹，白发用青线绑住，凶睛射出阴鸷之光，朝天大鼻阔嘴唇，雪白鼠须不时翘动，穿着一袭黑袍，肋下接着一条银光闪亮的、沉重哭丧杖。他就是大霸伏虎掌凌刚之师，无影鬼主孔千里。

第二位是个半老徐娘，身材丰盈，眉目如画，端的是粉面桃腮，可惜眼角已隐现笑纹，笑纹其实叫做鱼尾纹，女人走向下坡的最明显标记，要不是用脂粉掩住，这是一大悲哀。

她用绣帕包住满头青丝，穿着一身秘纳两截罗衫，小腰下悬着一把长剑，鹿皮小蛮靴有反卷的钗尖儿。乳蜂儿颤，丰臀儿一扭扭地款摆，人未到香风光至，水汪汪的媚目不住流转，这双媚眼，确有勾魂摄魄的能耐。

不用猜，她定是青山仙狐谶宝珠，这个“仙”字，恐怕名不副实。

与青山仙狐并肩而行的，是一个猥琐的老头儿，又干又瘦，双目无神，一头乱银发，一身破褐衣，脚下是多耳麻靶，可以看到那干瘦的毛腿，腰带中插着一把双刃斧，柄长两尺二，是铁的可不像。已死的五霸花花太岁的开

山斧，更没有那么雄伟和神气。

别看这猥琐老儿不起眼，他是花花太岁之师，名叫伏龙隐樵腾蛟，是个真人不露相的武林高手，论功力，他深藏不露，机不可测，借“隐”为名，事实根本不“隐”，平生独来独往，出没江湖绝不与武林人物照面，江湖中知道他的人不多。

最后，是双头蛇和一群南阳府的市井流氓。一行人横冲直撞，向北急急而去。

青山仙狐媚目流转，溜过屋檐下的逸云一眼，似乎眼中一亮，直走出五六丈仍回头瞟了他一眼，并含情脉脉一笑，有点恋恋不舍似的。

看得一旁的如黛大不愿意，她饱含敌意地瞪了青山仙狐一眼，鼻中轻哼一声，醋气上冲，往逸云肩下偎紧，向青山仙狐示威。

意思是说，妖妇休打歪主意，他是我的。

逸云突用传音入密之术向她说：“黛，他们去意匆匆，定有急事，我们赶快盯住他们。”

如黛盯住青山仙狐的背影，说：“那骚狐狸定然是什么青山仙狐，我们跟他们入山。”

两人急返回客店，拾掇一切，付了店钱，若无其事地向北门走出，那是奔南召的大道。

这一带全是山区，到了城外已不见了他们的踪迹，但城门口正有一些小贼往回走，一路嘀嘀咕咕。

其中一个说：“那几位前辈功力确是骇入听闻，只一眨眼间就远出十来丈，好快的轻功身法，我们八辈子也练不成。”

另一个说：“昨晚山庄来了急报，说有一批行踪诡秘的人已到了山庄附近窥探。老弟，你说谁有那么大的狗胆，敢到伏牛山庄讨野火？”

又一个说：“兄弟们，少管闲事，咱们还得留意什么小百花教主和神剑伽蓝，快几步，今天他们或可赶到了。”

他们大咧咧地走了，与逸云如黛错身而过。

两人撒开大步，踏着朝阳向南召赶。这条路僻静得只见草木，‘不见人烟，走了一两里郊区已尽，道路上行人绝迹。

“快赶！这几个家伙好快！”逸云说。

两人携着手，运气提身展开了轻功绝学，像一缕轻烟，向丛山深处隐去。

不久，前面山角处大路转角矮林下，双头蛇正和他手下两名大汉，正以不太高明的轻功提纵术，像三匹劣马向前急赶。

逸云哼了一声，说：“这双头蛇不是好东西，鱼肉南阳府作威作福，饶他不得！他死了，南阳府不见得会安静些，但至少不会更坏了。”

“我深以为然，动手！”姑娘说。

说话间，已追了个首尾相连。双头蛇和两名手下，不知死之将至，一股劲往前冲，无暇留意身后有人。

合该他们死得明白，有一个大汉可能是内急，转首向旁找寻方便之处，正想发话招呼，眼角已看清十丈左右，有两个淡影一晃即至。

他惊叫一声，向旁一闪。

双头蛇与另一大汉闻声知警，蓦地回身向路侧一闪，锵唧唧长剑出鞘，腰刀打闪，应变的功夫确是够高明，怪不得敢在南阳府称雄道霸。

逸云和如黛也站定了，向他们冷冷一笑。

“什么人！跟踪蔡爷有何打算？”双头蛇变色地喝问，太阳角下那只肉瘤不住颤晃。

“噢！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你干吗拔兵刃唬人？岂有此理！”边云仍然在笑着。

一看是两个俊美绝伦的少年男女，双头蛇心下大定。

他一听逸云语中带损，无名烈火上冲，挺剑踏进五步，狗眼中像是要喷火，剑尖直伸到逸云胸前。

但他一眼看清帕下姑娘的面容，脸上突然泛起了淫笑，说：“你们胆子不小，敢在南阳府蔡爷之前出言损人，哼！”

姑娘一见他们色迷迷的淫笑，大是不耐，向逸云说道：“哥，毙了他们算了，还要赶路呢！”

“不必太急，他们在前面十里不到，让他们到了南召我们再赶，他们也无法逃出眼下。”逸云若无其事地说。

双头蛇心中一凛，心说：“这小子口气可不小，像是有为而来，不是三流江湖人哩，我得小心才是。”

他心中在叫自己小心，口中在叫：“小辈，你姓什名谁？说！”一面说，剑尖似要吐出。

“你真的要知道？”逸云淡笑问。

“怕见不得人就别说。”双头蛇不屑地答。

“见不得人？哈哈！太爷正要告诉你，免得你在阎王爷前无法告状。喏！这位姑奶奶九天玉凤周如黛，我嘛……”

双头蛇惊得面无人色，恐怖地瞪大着眼，倒抽一口凉气，持剑的手簌簌地抖个不停，惊怖地问：“你……你是……神剑伽蓝华……华逸……云？”

“你猜对了，真够聪明。”逸云微笑答。

双头蛇骇极而惊叫，一剑扎出，他拼命了。

另两名大汉一看不妙，脚底抹油扭头便跑。

逸云一掌拍出，长剑“嗤嗤”一声飞出五丈外。双头蛇被由掌心传来的浑雄力道一带，转了半圈，屁股蛋恰好扭到了逸云身前。

“叭”一声响，他屁股蛋挨了一足尖，“嗯”了一声，他屁股蛋带着身躯凌空飞走，连翻三个筋斗，骨碌碌滚下山沟里去了，内腑大概被震得离了位。

另一面姑娘吃吃笑道：“逃得了么？别开玩笑！”她晃了晃腿一弹，一闪便伸手到了后面大汉后心之上。

二十四(上)

大汉本想反手扔出一招“倒打金钟”，拼个同归于尽，招出一半，只觉背心灵台穴一震，眼前一黑口中一甜，身躯向前一冲，去势奇疾，“砰”一声闷响，把前面那人撞得向前一仆，刀尖扎入他的臀部八寸以上，可能已深入骨盘之内了。

姑娘赶上前，飞起两脚，把他们踢飞三丈外，也跌落山沟内去了。

“可惜！没问问他们伏牛山庄的情形。”逸云说。

“还有前面几个人哩！快追！”如黛说。

两人走后不久，双头蛇逐寸爬上了地面，他还没死，鲜血不时从口中流出。

他奄奄一息，整个下身已经麻木，好不容易爬到路旁，睁开无神灰色的眸子，强忍一口气拾起一块尖石，慢慢地在地上写：“杀我者，神剑伽蓝华逸……”写到逸字，他已停止了呼吸，头一垂手一松，死了。

半个时辰后，由南阳府方向，飘来了两朵灰云，不是云，而是两个淡淡灰色人影，两人举步从容，却是极快。

左面那人，正是曾在白石江畔现身，巧救绿衣剑客夫妇脱险，武林三杰的老三，忘我山人周群。

右面那人身材修伟，鹤发童颜，慈眉善目一团和气，三绺长须飘飘，他，就是老大闲云居士李天龙。

两人都身穿一袭灰袍，腰悬长剑，正背着手神色从容，以盖世轻功流水行云向前飘。

正走间，忘我山人徐徐发话道：“大哥，还有五天，咱们还来得及探一探伏牛山庄，看那几个小丑是否也被唆出来了？”

闲云居士含笑颌首，也徐徐发话道：“他们会去的，太叔权是黑道盟主，有权调度他们出面的，何况桐柏伏牛毗邻而居？第一个接到绿林箭的人，恐怕要数伏虎掌凌刚。”

两人一面说，脚下速度丝毫未减。这种凝气神功赶长路，不能胡乱说话泄气散功，那会影响速度，可是他们却保持从容的神态，谈笑自若。

忘我山人突然叹口气说：“黛丫头这孩子，唉！不知跑到哪儿去了，我真怕她在路上碰上了仇家。”

闲云居士以宿命论者的语气说：“群弟，别多虑了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何必太操心？她已对平儿和侄媳说过，年底才回山庄，你光急也不成嘛！”

忘我山人又叹口气说：“也只好讨诸天命了。这淘气的丫头，唉！”

“噢！那儿有人受伤。唔！恐怕已经死了。”闲云居士道。

两人走近一看，地上的字清晰入目。忘我山人一皱眉，说：“神剑伽蓝？怎没听过这号人物呢？死者我倒认得，乃是南阳府的恶霸双头蛇，与伏牛山庄五霸交情深厚，倚势鱼肉乡曲，死有余辜。”

“这神剑伽蓝的名号，未免有点狂妄之嫌。既然敢于宰了伏牛五霸的好友，定然是侠义门人了。群弟，咱们赶上一程，或许可以赶上热闹呢，这人死去不久哪！”

“好，我们赶！”

赶字一落，两人像幽灵一般，去势如电，冉冉而没。

逸云和如黛一口气赶了二十余里，便已追及前面三个男女，方放缓脚程，远远的紧盯不放。

无影鬼王三人，轻身功夫确已登堂入室，快逾狂飚，向前急掠，并没发现身后里余有人在盯梢。

他们不经南召，由西北小道入山，穿林越壑如履平地，一阵子好赶。

不久樵径已尽，开始翻越无涯的山峰，和绵绵不绝的洪荒古林，去势仍然奇急，可看出他们的内力修为确不是等闲，而且能一面调息一面运功。

一个时辰后，他们在一道山泉下稍为歇息。逸云和如黛隐身在半里外林木顶下，远远地监视着他们。

巳时正，他们已到了伏牛山庄不足十里之处，远远地可以看到浓烟上升霄汉，隐闻鼓声。

无影鬼王憋了许久，忍不住说：“不好！伏牛山庄定来了强敌，不然绝不会无端失火，也不会有战鼓之声。”

“咱们快走两步！”伏龙隐樵说。

三个人正式展开轻功绝学，像流星划空如飞急射。

在伏牛山庄中，已成了混战之局。天聋矮叟与恶人屠师徒俩，正双斗高唐神女，势均力敌，双方都汗流浃背。

左曲老与右曲老，一双佛手笔联手合攻，步步迫进，把桃花仙子死死缠住，三个人都已到了生死关头，胜负难分，招式慢腾腾地，显然后劲有点不继。但桃花仙子仍然凶猛无比，攻多守少。

无忧头陀盘龙杖八方飞旋，把巫山怪姥迫得步步生险。

伏虎掌凌刚一条虎尾鞭狂野泼辣，与如意道婆拉成平手。

赤焰阴风被碧芸迫得左冲右突，龙渊剑光华如电，但赤焰阴风左手革囊中，飞出阵阵绿色而奇臭的飞雾，热流四荡，奇臭触鼻。可是阴磷毒火一冲近碧芸，便反向四面散飞，两人激斗的十丈范围，无人敢近。

姑娘身上携有伽蓝舍利子，阴磷毒火喷到，便立时下沉坠地，近身不得。两人都汗透外裳，身手迟滞，姑娘虽占优势，但仍受阴磷毒火的威胁，不敢过于抢攻。

其余的人，虽说都是一流高手，但被四周近三百名恶贼团团围住步步迫进，剑如飞蝗，水火喷筒交相袭击，不但四面被大火所困，那奇臭奇毒的金汁臭气薰人，好不苦也。

众女不时打出霸道绝伦的暗器，四周留了不下二百具遗尸，但庄中恶贼此仆彼继不时加入，不但诛之不尽，恐怕突围亦非易事，那恶毒的水火喷筒，谁敢硬闯？

看样子，再有半盏茶的时分，众女的处境委实险恶，真力快完啦！

所幸的是，四方合围之人，恐怕箭将自己人射伤，所以一时还不愿太过欺近。况且，他们的主子，大部份仍未能脱身，不宜让主子们同归于尽。

她们陷入重重包围，进退不能，真是苦也！

而南北后庄的山上碉楼，里面大火熊熊，外围杀声震天，一众贼人拼死猛扑，崔萋众女和十二星宿，总算能将险要守住。贼人中没有特殊的高手，遗尸恐不下两百具之多。

天空中那头金鹰，往来南北间，将潮水般涌到的贼人，赶得鬼叫连天。他们组成了一队箭手和一队水火喷筒手，专门对付金鹰，是以金鹰也不轻松。

众女中，除了桃花仙子、高唐神女几位高手外，其他多多少少总带了伤，狼狈极了。

形势危急，支持不久了！

三条人影像三头大猫，越过了众小贼正在修理的庄前飞桥，射入庄中。

“啊！焦老爷子来了。”一个小贼惊叫。

“还有孔老爷子和滋姑娘。”另一个说。

接着，传来了一声轻喝：“华太爷也来了！”声落，褐影和晶芒疾闪，庄门前二至十名小贼倒了七八名，其余的呐喊一声，四散逃命去了。

那是逸云和如黛。他们紧跟着三个男女，老远便发现伏牛山庄的大乱，不用多猜，准是方夫人和众女等不及，先期动手攻庄了。

他们停下了，脱掉外面村夫短衣，露出一身翠绿劲装，将剑改背在背上，准备动手。

逸云动手将包裹藏在草中，姑娘则将吸血神蝠放出，她心悦地叫：“大蝠二蝠，听我招呼，不可误伤自己人，走啊！”

两人停改装，三男女已扑向庄门，追之不及，让他们脱身了。两人急起疾追，相差仍有半里。

无影鬼王三人一入庄门，便发出沉雷似的大喝：“谁敢到伏牛山庄散野？抓住他们！”

一根哭丧杖，加上一把双刃斧，还有青山仙狐的一支长剑向前急掠。

正东一面的恶贼，呐喊一声让开一个缺口，放他们卷入斗场。

桃花仙子和众女心中暗急，她俩的暗器行将用尽，歹毒的空灵暗香与桃花春雾也已用竭，端的人疲力尽，对方突然加入了生力军，看来今天大事不好。

百花教主心中惨然，暗叫道：“悔不该听信桃花仙子的话，白日闯庄，看来今天定然埋骨此地，含恨九泉。”

而碧芸更是芳心欲碎，心中在狂叫道：“云弟，你怎知我们今天前来冒险呀！天哪！”

我们惟有来生再见了。”

当众女心中泛上寒意，陷入无助的绝望中时，蓦地里，庄门楼传出凄厉的阵阵惨叫声，接着一声焦雷似的长啸乍起，如沧海龙吟，鹤鸣九霄，直薄众人耳里，似乎天动地摇。

墙上垛口之上，现出了一双绿色人影，两人头顶上空，飞着两个怪物。

“是云弟黛妹，我们有救了！”碧芸脱口尖叫。

逸云和如黛出现在护庄墙上，已看清了场中景况，他拾起一具尸体留下的大弓，挂上一囊箭向姑娘说：“黛，请替我收集箭，先毙了那些使用水火喷筒的恶贼，大事定矣！”

“先叫大蝠二蝠上可好？”姑娘说。

“不行，恐怕误伤自己人。”

两人一跃下地，逸云直奔激斗之处。姑娘则快逾电闪，收集小贼遗尸上的箭簇。

弓弦狂震声中，箭厉啸着破空飞去，一枝接一枝，像连珠般绵绵而出，逸云立身二百步外，每一箭必定贯穿一贼的后心。

连毙一三十人，重围立解，一部份恶贼一声呐喊，回头向逸云冲来。

“多来些！着！着！着……”逸云狂笑着发箭。

在慑魄锐啸声中，箭连珠钻射，贼人一个个应声扑倒，被自己水火喷筒误伤的也不算是少数啦！

吸血神蝠十分精灵，似乎已分清敌我，不待呼唤，飞腾搏击在人群之中，但听四面方起了阵阵绝望的濒死厉号，贼人重围瓦解。

如黛将五袋箭送给逸云，她匆匆说：“哥，我带大蝠二蝠攻入内庄放火。”她不待逸云回答，发出一声清啸，拔出龙犀剑，由侧方抢向东北方内庄墙。

两头神蝠比她更为迅急，先行扑到墙上，只片刻间，便将墙头上的二

十余名箭手和水火喷筒手毙死。这两个怪物体积不大，而且灵敏机智，飞行的速度快得令人几难分辨，嘴爪一沾之下，贱人便中毒发狂，哀号之声惊心动魄。

姑娘不费吹灰之力跃登庄墙，冲入庄中，内庄楼阁连云，富丽得比王侯府第还稍胜三分。姑娘一把龙犀剑，泼辣狂野勇悍如狮，各处把守的小贼被杀得走投无路，端的如虎入羊群。

她不敢大意，不愿进入屋中冒险，夺过了一具火喷筒，一面驱赶贼人，一面将火向楼房内喷射。

只片刻间，庄中大火冲天而起，已经燃起了一二十处火头，整个内庄被熊熊烈火所包围，顿成火海。

她正越过一个大院落，眼前现出一个朱漆月洞门，门的那一边，是一重重高楼崇阁。

她一手执剑，一手高举一具正喷射着熊熊烈火的火筒，这玩意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控制，非烧完绝不熄灭，火流喷射丈外，不能及远。

月洞门闯出三名大汉，一见姑娘奔到，同声大吼，脱手飞出三柄尺长飞刀，手中大砍刀一递，疯虎似地扑采。

姑娘龙犀剑一拍一振，三把飞刀震落两侧路旁。

“滚你的！”她娇叱，火筒信手一扫。

丝丝狂奔的火流一卷，三大汉狂叫一声，逃向月洞门。有一个身形稍慢，惨叫一声被火流扫中，扑地便倒，成了一个活火球满地乱滚。

余两人身形消失在门旁，即飞出两枝沉重的标枪，穿越火流一闪即至，劲道奇疾。

姑娘未料到火流中突然射出标枪，几乎被贯入心窝，她见火中黑影一闪即至，本能向下一挫腰，一抬火筒，“嗤嗤嗤”标枪在筒上擦过，一发之差，几乎将她新梳的盘龙髻打散。

她勃然大怒，娇叱一声奋起急扑，抢入月洞门要找两个算帐。

一入月洞门，两大汉已逃出十来丈去了。这是一座占地甚广的花园，假山亭台园林花圃，无一不是精匠所设计布置，端的富丽堂皇。

两大汉刀隐肘后，向一座假山旁的小阁奔去。

姑娘冷笑叫：“走得了么？”跟踪便追。

路左是一个两亩大小的荷池，一丛丛睡莲静静的浮在水面，池对面有一座精美小阁，有回廊直通后面的深院崇楼，她脱手将快要燃完的火筒扔入小阁中，闪电似的追逐两大汉。

两大汉亡命而逃，向假山旁小阁狂奔，刚经过一座小巧的凉亭，姑娘已到了身后。

“纳命！”姑娘叫，一剑飞点。

后面那大汉一声虎吼，向亭中石桌一闪，蓦地回身，就是一招“猛虎回头”大砍刀劈面急急地砍。

龙犀剑也刚好向右一偏，大砍刀一轻，断了两尺刀头，剑尖已贯入大汉的胸膛。

大汉一倒，姑娘纤足也落下亭心石地。

“轰隆”一声大震，整个小亭似乎向下一沉。姑娘只觉眼前一黑，身躯已向下跌坠。

死剩的那一个大汉突然转身，奔回光秃秃的小亭中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

这泼妇该死，先淹你个半死，再慢慢的整治你。”

他伸手去扳亭柱下的一头小支狮，手刚触及狮头，突觉后颈一凉，似尖利的牙齿直抵颈骨。他感到浑身一震，如中电扬，同时痛彻心脾，气血直涌。“哎……”一声厉吼，他丢掉大砍刀栽倒在亭中，一阵狂叫哀号翻滚，好半晌方手足一松，抽搐了几下停了几下停止了呼吸。

两头吸血神蝠失了主人，绕着小亭飞鸣不已，在一条石缝中乱嗅，急得尖叫狂鸣。

不久，一只神喝向外冲去，急急去班云去了。

重围一解，雌老虎们如蛟龙得淑猛虎出押，但见剑影飞腾，娇气四起，奔东逐北束脚号，恶贼们四散逃命，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。

逸云的箭真够狠，没有一枝狼牙落空，在两百步之内，箭到如穿鱼，绝难幸免，片刻便倒了五六十条好汉。

赤焰阻风正和碧芸拼命，重围一解他心中发毛，加以姑娘们见逸云到了，凭添三分神勇，龙渊剑光华俊盛，她奋勇猛扑，把赤焰阴风迫得手忙脚乱，他的阴磷毒焰也将之用完，不敢胡乱使用，只凭小巧身法周旋，他要找机会脱身了。

逸云见贼人大都逃散，便持弓走近。他的目光落在赤焰阴风身上，格上一枝狼牙，在等待机会。

碧芸的梅花剑法他知之甚详，所以要等待机会，免得误伤，再就是两人的身法都快，没把握他不愿下手。

赤焰阴风闪到正北，点出一招“飞星逐月”，急袭姑娘肩颈与头部，无数银星急射，来势汹汹。

碧芸一招“落叶飞花”急扫来剑，身形右旋，乘赤焰阴风撤招左移的瞬间，手肘一沉，右足塌进一步。

逸云知道，她必定攻出一招“寒梅吐蕊”，一连五剑袭向赤焰阴风的腰间，恶贼也定然向右横飘，揉身侧扑而上。

时机稍纵即逝，慢不得！弓开如满月，箭去似流星，箭先到，破空锐啸与弦声后至，也同时传到他一声沉喝：“着！”

箭一到。赤焰防风果然向右一闪，不偏不奇恰到好处，迎个正着。

箭由肋下射入，贯胸对肋而出，仍远射五六丈方跌落尘埃，可见这一箭的力道确是骇人听闻的。

在喝声和破空啸声传到的刹那间，碧芸的剑突由“寒梅吐蕊”变为“平分秋色”，一挥之下赤焰阴风脑袋着剑分家，鲜血一喷，头和尸体同时落地，可见龙渊剑之犀利。

先到一步的无影鬼王，刚加入徒弟伏虎掌凌刚的激斗处，哭丧杖八步生风，狂野泼辣锐不可当，配合着伏金掌的虎尾鞭，只两三照面间，把如意道婆迫得岌岌可危。

老道婆的玉如意又短又轻，应付两把重家伙本就不易，加以久斗身疲，无影鬼王功力又比她深厚，她怎吃得消？

刚躲过伏虎掌一招“虎尾穿梭”，哭丧杖已经迎头砸到。百忙中她一推玉如意，“虎拒玉门”护住头面，向后暴退。

“啪啪”一声巨响，哭丧杖崩起半尺，而老道婆被震得气血翻腾，虎口欲裂，奇大的劲道将她震得仰面躺到，玉如意内所藏的如意香四散纷飞。

伏虎掌狂风似的抢到，虎尾鞭迎胸猛抽而下。

突然，他感到头一晕，脚下一虚，身不由己向前一倾。但鞭已拍出，人鞭同时向如意道婆栽去。

老道婆浑身脱力，想躲已没有机会了，她只有眼睁睁等死，别无他途。

“嗤嗤”两响，一枝箭射中虎尾鞭中段，鞭脱手抛飞侧方丈余，另一枝箭也从伏虎掌肋下贯入，从左肋，下射出。“噗”一声闷响，伏虎掌沉重的跌在老道婆身上。

无影鬼王身形被震得一晃，还未站稳，伏虎掌已经呜呼哀哉，他心中大骇。

“看箭！”侧方传来逸云的比喝。他一转首，一枝狼牙箭已经行将及身，快得连肉眼都难以分辨。

他无暇细想，向侧一闪，哭丧杖向上震出，身躯侧射。

“铮”一声清鸣，箭被崩得准头向上偏，仍以奇速一掠而过，半分之差从耳畔擦过，几乎将耳带走。

无影鬼王只觉半身已麻，哭丧杖几乎脱手，他惊得心胆俱寒，面色死灰。仅一枝小小狼牙箭也有如许浑雄的劲道，能将沉重的哭丧杖震得向下沉，内劲直透内腑，委实令人难以置信，他怎能不惊？

逸云一箭射出，掣下了伽蓝剑，像幽灵一般一晃而至，并沉声喝道：“有我神剑伽蓝在，你死定了！”

无影鬼王并不是被“神剑伽蓝”唬倒，而是被那一箭惊破了胆，一声不吭撒腿就跑，去势如电。

“唷！是你这小后生嘛！”青山仙狐本来和一名桃花宫的少女狠斗，看清了逸云正是在南阳府露脸的美少年，便舍了少女向这儿掠到，笑嘻嘻的一剑轻点。

“滚你的！”逸云轻喝，伽蓝剑一拍一抖腕，啪一声响，青山仙狐的长剑脱手飞射，褐影一晃便掠过她的头顶。

她只觉右臂似折，虎口裂开，接着顶上珠簪金钗尽成碎屑，满头青丝除了断飞之外，四面披散，她惊叫一声，没命地逃走了。

近旁不远处，伏龙隐樵一柄双刃斧，把大妞儿如霞和二妞儿如雯，迫得危机一发，空间里震荡着他的阴厉狂笑。

逸云一闪便至，沉声喝：“大姐二姐退！砍柴的接我一剑。”

伏龙隐樵不知厉害，他一扬双刃斧，说：“小狗你不想活了……”

“是的，你想活也不成。”逸云打断他的话，轻飘飘出剑。

“你找死！”伏龙隐樵只道逸云小看他，用剑逗他呢，叱喝声中一招“独劈天门”砍剑又砍人。

逸云不在乎地出剑，正是用上了他新悟出的绝学，这一招正是第一剑“如虚似幻”，敌招一出杀招立至。

双刃斧一到，以摧山搅海的劲道劈下，大二两妞儿惊得脱口尖叫，正待扑前抢救。

逸云的艺业她们知之甚详，伏魔慧剑凶猛无俦，怎么今天他像脱了力，剑出像在“舞”哩！她们岂不吃惊呢？

惊叫声未落，但见风雷俱起，褐影飞腾，五丈内狂飙俱发，接着人影乍分。

伏龙隐樵登登登连退十余步，身形摇晃着站稳，抬头看天，吸入一口长气，持斧的手突然下垂，“噗”一声，双刃斧坠地，接着他的头向下一搭，

闭上了眼，上身微俯，胸前有九个创口，鲜血汨汨流出，“咚”一声，像倒了一段枯木。

天聋矮叟与恶人屠师徒俩，正与高唐神女狠斗，一旁到了百花教主，她向高唐神女叫：“武姐姐，把恶人屠这鬼东西让给小妹好么？”

“好，可不能让他溜了。”高唐神女轻松地说。

要让他溜了还成？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她欺近恶人屠，连攻十剑之多。

恶人屠一把屠刀，本来十分霸道，这时众贼伤亡殆尽，他只感到寒气从脊梁上向上猛冒，左拦右托连退八步，方稳下局势。

“恶人屠，你恶贯满盈，今天可不饶你了，明年今日是你的周日忌辰。”这是逸云在近旁说话，语气略带嘲笑。

恶人屠眼角向发声处一瞥，惊得血液也凝结了，这小后生正是辰州道中，折辱自己一行八人的死对头哪！

他心中一惊，手脚便不太灵光，银星一闪，他肩窝便挨了一剑。他想去走，可是晚了，剑向外一跳，他大叫一声扔剑跌倒。

百花教主抢前两步，再加一剑，也制住了左肩窝。

“不要活的！”纵来的花蕊夫人叫。

“嗤”一声，百花教主长剑一带，恶人屠自胸至腹，裂开了一条大缝，肚肠肝肺全都向外一冒。

“往哪儿走？”另一面响起高唐神女的叱喝。

“砰”一声响，天聋矮叟的鸭舌枪口中，喷出一口辛辣的浓烟，急射高唐神女，人也向后急射。

高唐神女骤不及防，向后一闪没闪开，身形踉跄扔剑便倒。

逸云手急眼快，来不及追赶天聋矮叟，一把将高唐神女接住，探囊取出一包祛毒归元散塞入她口中，度口气送药入咽喉，并用手按抚她的心室，助血气循环。

这时，大火直冲霄汉，贼人们除了逃走以外，场中还有二三十名悍贼逃走不及，仍然在作殊死斗。

庄门上敌楼，贼人已半个不见，但向斗场这一面，并立着袖手观看的闲云居士和忘我山人正在低声谈论。

斗场小，共有三十六名女人，只有逸云一个男的，当然，贼人们并不算在内，逸云一身绿，十分抢眼。

两位老人家来了好半晌，斗场之事一目了然，他们对眼前景象，感到十分困惑，闲云居士突然发话道：“群弟，这些女妖们如此大胆，简直是大逆不道啊！”他所指的大胆，是说她们那身几如裸体的装束。

忘我山人冷哼一声说：“她们无耻已极，我们像是看到了洪荒野人了！但这儿并非南荒绝域，可恼！”

“那绿衣少年定然是神剑伽蓝，他手上有天心大师的伽蓝剑。天心大师乃是宇内第一高僧，想不到他的弟子却与宇内淫妖在一道，良可叹也。”

“大哥，他用的招法却不是伏魔慧剑，大有可疑，诡异霸道令人难测哩。”

“我们要不问他一问，看他是不是天心大师的门人？”

“有必要，走！”

两人轻轻落下墙根，向斗场中掠去，那飘逸神奇的轻功，令人一见即知是两个绝顶高手。

逸云一面放开缓缓苏醒的高唐神女，一面注视中飘来的两个灰袍老人，心中一凛，暗说：“这两人足不沾地，像是练有凝气蹑空武林绝学，功力定不等闲，我得将他们挡住。”他拾起了地上的弓箭。

高唐神女发觉自己靠在逸云怀中，知道是被他所救，她用粉臂勾住他的肩须，轻声笑道：“谢谢你，云弟弟，你的解毒药真了不起，怪不得不怕我们的桃花春……”

逸云神目如电，注视着悠然接近的两老，根本不看她，打断她的话，说：“你自己站好，来了劲敌，我得出手。”他放了她。

高唐神女见他神色凝重，不由一惊，赶忙站起随他的目光看去，吓了一大跳。

两老一近斗场，迎面掠到一名桃花宫的少女，她不问情由，一声娇叱伸剑攻取右首的闲云居士。

“走开！”老人家若无其事的低喝，大袖一拂，罡风倏起，向剑身拍去。

双方来势皆急逾电闪，“叭”一声剑袖相交，那少女连人带剑横飘丈外，再连步三四步方踉跄站稳。

两老仍以行云流水似的身法，向逸云掠来。

两侧有桃花宫的两名少女，正挺剑出左右急扑而上。

“退下！”高唐神女脱口叫，拾起自己的宝剑，两少女闻声止步，困惑地向这儿注视。

相距百步，说远不远。逸云搭上两枝狼牙箭，弓是一个力的弓，但在他手中却又不同，足有三个力以上的劲道，三个力也就是三石，百步内可贯重甲。

弓拉满，他叫：“接着！”

弓弦狂鸣，箭破空而飞，将破空厉啸扔落后面，但见两点淡影一闪即杳。

两老已在墙楼上看过少年人的绝学，知道他的箭不但可百步穿杨，而且锐不可挡，没有一枝会落空，但以二老的身份而言，这两枝箭他们非接着不可。

箭如奔电，一闪即至，两老向左右微一晃肩，抄手急接，“噗噗”两声箭落手中，箭镞距内肩仅差半寸。

两老只觉掌心火辣辣地，腕臂一震，奇大的潜劲，几乎将掌指震开，闲云居士摊开掌心，心中一凛，箭骸由于以奇急的速度破空飞行而发生高热，锋刃已成了钝角，仍可感到高热，委实令人难以置信。

老人家徐徐抬头，沉声道：“少年人，你可是神剑伽蓝华逸？”双头蛇临死，并未将云字写出，两老又不管江湖事，所以不知逸云的名号。

“区区正是华逸云，两位是伏牛五霸的帮凶么？”逸云也朗声反问，又搭上了两枝狼牙箭。

“老朽乃适逢其会，前来观战的，你可是天心大师的弟子？”忘我山人问。

“在下不是天心大师的弟子，伽蓝剑乃是大师所赠。在下卤莽，两位前辈休怪。”他收了箭正想向前迎。

忘我山人为人嫉恶如仇，看了桃花仙子众女的要命异服奇装，本来就大为不满，这小伙子和她们同路，绝不是好东西。他向闲云居士说：“这家伙既不是天心大师的弟子，与妖女们同流合污，咱们不理他。”

闲云居士点点头，说：“可惜！这少年人功力比你我只胜不弱，走错了邪道，定然为祸江湖，可惜！我们走。”

两人丢掉箭，转身走了。

“老前辈留步。”逸云叫。

“好自为之，毋负天心。”闲云居士头也不回地说。两人越过庄门，瞬即不见。

一旁的高唐神女，自认得是武林三杰的老大名三，她弄不清逸云怎会对两老无礼？他不是老二四海狂客的门人么？她想说话，但心中一转，便忍住了。

但她仍忍不住，茫然问他说：“小弟弟，你知道他们是谁？”

这一声“小弟弟”，把逸云叫火了，怒声叫道：“你胡叫什么？岂有此理！谁知道他们是谁呢？”说先，他走向桃花仙子。

桃花仙子把青芒夺目的宝剑，正将两枝佛手笔迫得团团转。整个斗场，只有他们三个人凶狠地拼命。

左右二曲老人联手，佛手笔的威力凭空大出三倍有余，他们的功力，亦已登堂入室，但他们的对手是桃花仙子，一个艺臻化境的女魔，先前众女身陷重围，岌岌可危，桃花仙子大为焦急，心一分便让两老怪抢去先机，似乎拉成平手。

逸云及时赶到，重围瓦解，她心中大定，这一来，左右二曲便先机尽失，桃花仙子反客为主抢回主动。

伏牛山庄的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众女反将两怪物围住。人到了绝境，勇气反而也就突增，以必死之心，要杀出一条活路，所以两老怪将身外事置之度外，挡住了桃花仙子狂野的攻势。

时间一拖，他们终于支持不住了，逃生之念更切，左曲老连攻三笔，蓦地大吼：“风雷三绝上！”

两人蓦地向下一伏，像两只飞旋着的陀螺，佛手笔贴地狂扫，一左一右笼罩着五六方丈圆的地面，风吼雷鸣，罡风直边内腑，他们将老本掏出来了。

桃花仙子凌空纵起，说：“风雷三绝，如此而已！”她半空中头下脚上，青芒向下急射。招出一半，突然向左一穿，身躯疾沉，青芒反卷而上，连攻三剑。

左右二曲的第一绝被她躲开，身躯半蹲，乌光闪闪的光环，由地面向上一升，这是第二绝，在附近五丈内的人，绝难逃出手下。

可是桃花仙子已远离原地，并不出原处落下，反而从侧攻到，大出两怪物意外。

这一瞬间，也就是逸云到达的时候，他本想点醒桃花仙子破解之法，可是头顶上来了吸血神蝠。

发出尖厉焦躁的鸣声，向逸云扑来，逸云吃了一惊，猛想起还有一个如黛，他急叫出：“大蝠，姑娘呢？”

神蝠一阵急叫，凌空升起，尖鸣着向内庄飞去。

逸云大惊，展开流光遁影旷世轻功绝学，闪电似追踪着大蝠入了内庄，瞬即不见。

百花教主和碧芸也骇然变色，大叫一声率众女随后赶去。高唐神女也向手下众女叫：“小凤带五位姐妹去接应崔萸。”

那一名少女应喏一声，带着五名少女走了。

桃花仙子紧攻三剑，最后一剑刚插入乌芒中，“铮”一声金铁清鸣，龙吟似的剑啸震耳，佛手笔与宝剑相触，乌光青芒作闪。

“老夫少陪了，日后再算账。”两怪物乘机左右一分，只一晃便远出三丈外。

接着乌芒怒张，拦路的三名少女正欲奋身前扑，人影一升，两老怪半途撒招，从少女们头顶一掠而过，像两头大鸟，破空飞腾。

桃花仙子没想到两老怪以进为退，第三绝招未出便乘机逃走，她冷哼一声，三把回风飞电录脱手飞射。

左曲老功力稍深，经验也够丰富，突然半空中使出“回风飘絮”身法，向左一旋并向下沉，不进反退像要回身返扑，两把回风飞电录在他顶门一掠而过，射向前面去了。

右曲老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半空中扔转身形，佛手笔向电光便砸，并冷哼一声。

潜劲一近电光，电光如有灵性，一升一沉，“嗤”一声来势更疾，贴笔射到。

右曲老惊骇得向下一沉，向左一倒，他应变不可谓不快，护身真气普通兵器也休想伤他，可是回风飞电录非同小可，每一柄皆可断金切玉，削铁如泥，桃花仙子珍如性命，护身真气岂挡得住这世间奇宝？穿破真气布成的气墙，穿透右曲老的右肩骨，仍向后肋然坠。

他狂叫一声跌下地来，左曲老也恰好旋到，一把扣住他的左膀，落荒而去。

斗场一切归于平静，只有金汁的臭气薰人，血腥触鼻，四面横七竖八倒了三百余具死尸。

桃花仙子幽幽一叹，拾回三柄回风飞电录，说：“我们小视了伏牛五霸，低估了他们的实力，几乎挫折在么魔小丑之手，这是一次最大的教训。”

高唐神女也叹口气说：“其实这几个老怪物的功力也够深厚，我们确是太大意了。”

天聋矮叟鸭舌枪中的歹毒迷香，比我们的空灵暗香更高一筹，今后我们得时时警惕了。

要不是华逸云来得及时，唉！”

桃花仙子黯然道：“我们反而受到他的恩惠，惭愧极了。他上次能胜荀师姐，绝非偶然，看来足可称武林第一高手而无愧也，他一来重围立解，日后太白山魔争雄，也许我们要溅血在他的剑下呢！”

“大姐，我想他不会向我们下杀手的，刚才他还救了我呢，看来他对我们并非无情。”

“日后之事，不说也罢。我们去照应方夫人，走！”

逸云跟着神蝠，绕火场到了小亭。另一只神蝠仍在四面急鸣爬搔，寻找空隙。而熊熊烈火，已将花木烧着了。

逸云一到，就知如黛被机关困住了，大火已经逐渐迫近，不容他有寻找机关的时间。

他拔出伏鳌剑，狂急地切割那已经罩下的铁造天花板。

铁板下，是厚有径尺的石板，片刻便开了一个三尺大方孔。下面黝黑，一股阴寒之气向上直冒。

吸血神蝠吱一声尖叫，进入洞中。

“黛，你在下面么？”逸云向下大叫。

姑娘落下地穴，身形急坠，好在是随亭底下急沉，没有悬空跌坠的危险。

急剧下降二十余丈，上面已经闭死，想上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，“呼”一声石板踏实，姑娘几乎被震得悬空抛起。

洞宽两丈正方，阴毒之气令人恶心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冰冷的水气由前面隐隐涌到。

姑娘探囊取出龙犀珠，洞中大放光明，四面是坚硬的青石壁，前面有一条石通道，水气蒸腾着。

她高高拿着龙犀珠，逐步向里探去，进至十来丈，已经到了尽头。她四处乱找，没有丝毫门户的痕迹。

她心急如焚，猛地举剑向石壁内戳去，龙犀剑无坚不摧，尽僵而没，剑一出，一股水柱激射而出，溅了她一头一脸。

她狂乱地向两端寻找，水哗啦啦地向内涌，并向走道内流去，看样子这儿是水库之下呢。

蓦地里吱吱两声欢叫，吸血神蝠到了，也响起逸云的语声，她喜悦的高叫：“哥，在这儿的呀！”便跟着神蝠回到坠落之处。

上面的逸云大喜，叫道：“黛，我去找绳索，别急啊！”

这时碧芸众女全到了，帮着扑灭四周烧来的野火，逸云晃身直奔外庄，将门楼附近的绳索和窗帘全搜来了。

撕开窗帘和接上绳索，放下陷阱中，下面的姑娘一把抓住，由逸云扯上洞来。有惊无险，姑娘十分高兴。

大火似是燎原，不能久留，由方夫人领先，直向庄外掠去。

伏牛山庄成了火海，贼人们死的死逃的逃，老少妇孺躲在内庄墙之下呼天抢地，令人恻然。

后堡两座碉楼也全被焚毁，崔萸十二名女郎有金鹰之助，平安无事。十二星宿则重伤五人。老大高一鸣也身负轻伤，幸而都保住性命，实为万幸。

众人到了西面碉楼，这一条通路无人拦截，贼人全由这儿逃了，碉楼仍完好无恙。

假使这条路也派人堵住，贼人必定作殊死斗，局面可能改观，也许双方伤亡更为惨烈。

在碉楼下面广场中，所有的人全到了。逸云算是第一次见识了方夫人的本来面目，他见过了巫山怪姥和众女，并不理睬桃花仙子，他说：“方伯母，伏牛五霸皆已伏诛。”

小侄想，我们根本不必理睬太白山庄八月中秋的群雄大会，直捣申老贼的巢穴，要等到群雄齐集，就减少机会了。”

方夫人心中作难，摇头道：“贤侄，太白山庄报仇之事，老身已另有打算，不必劳动贤侄的虎驾了。”

逸云错愕着注视着她。惑然地又转视碧芸。芸姑娘强忍酸楚，怆然垂首。他心中一急，高叫道：“伯母，你……你有何打算？能让侄一闻么？”

方夫人怎能将内情说出？歉然地说：“贤侄，不是老身把你当外人，此中原由，一言难尽。总之，方家的血海深仇，势在必报，但非此时。贤侄离家日久，是否即行返回点苍？”

逸云大叫道：“伯母，别顾左右而言他，小侄要知道其中的缘故，为了什么？”

方夫人黯然摇首，说：“贤侄稍安毋躁，此中并无缘故，仅是目前老身不拟急切进行复仇大计，日后如需贤侄鼎力。定然亲诣尊府专诚敦请。”

逸云大惑，这明明是逐客嘛！短短十来天，怎么一切都变了？看方夫人的神情，分明有难言隐衷未吐，芸姐姐的伤神，欲言无话，也分明在强忍酸楚其中，定然有沉痛的变故。

他冷然四顾，目光落在碧荃脸上，虽则她低首垂眉，但他仍可看到她眼角晶莹的泪光。

他沉重地举步，走近碧荃，颤声问：“芸姐，能告诉我原因么？”

碧荃突以袖掩面，颤声道：“云弟，返回云南罢！善自珍摄，勿已我为念。”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芸姐，你非告诉我不可。”他伸手扣住她的左肩，急声暴躁地问：

“没什么可说了，云弟。你走了！我也可以安心了。江湖险恶，早些回去吧。”

逸云颓然放手，虎目扫向桃花仙子。

山下，烈火熊熊，焦臭味在四周荡漾，沉重的爆烈声不断传来。而这里，每一个人都像化石神色木然，空气也像是凝结了。

桃花仙子的目光，这时也正向他射来，在她的粉面上，看不出任何表情。

逸云聪明绝顶，已猜了个八九不离十，这事突变得十分蹊跷，准是桃花仙子在捣鬼。

他目中神光乍现，一步步向桃花仙子走去。

桃花仙子神情不变，双手往身后一背，目光望向天上悠悠白云，将几乎赤探的酥胸挺得更为高。

逸云在她身前八尺站定，冷哼一声说：“看来此事极为显易，是你在暗中捣鬼了，是么？”

桃花仙子没做声，置若罔闻。

“你是不愿回，答呢，抑或是不屑回答？”逸云的语声渐冷。

桃花仙子的目光，回到他的俊脸上，但仍没做声。

“你是要自己说呢，抑或显要尝尝华某的天心指后再说？”逸云的声音极冷，嘴角泛上一丝冷酷的笑痕。

桃花仙子淡淡一笑，用玉手指着胸前深深的乳沟，若无其事的说：“请下手，最好在这儿戳入一指，如何，小兄弟？”

逸云闹了个脸赤红耳，迟后了一步厉声说：“令师姐接了在下三剑，你可也敢接三招么？”

桃花仙子仍在微笑，说：“你叫神剑伽蓝，天下无敌，在桃花宫我已败在你手，甘拜下风。天下事，并不是舞刀弄剑所能全行解决得了的，你虽功艺盖世，又有何用？”

“拔剑，叫你的手下一起上。”逸云大吼，“刷”的一声伽蓝剑出鞘，向前一引。

“请下手，记住，由这儿点入。”她水蛇腰一扭，纤指儿指着心坎，徐徐向前迎接，脸上绽起荡人的媚笑。

逸云却退后两步，火暴地叫：“不要脸的妖妇！拔剑！让你三招。”

“不要脸？嘻嘻！谁都知道桃花仙子不要脸，不是奇闻，只怪你少见多怪。”她仍向前凑，而且向剑尖凑。

一旁的如黛愈看愈恼火，她掣下了龙犀剑，纵近叱道：“妖妇，我赏你一剑。”

“你不行，要叫你的云哥哥赏才行。”桃花仙子绕着逸云转，到了他的左首。

逸云将如黛拉住，说：“暂且放过她，总有一天她会溅血在我的剑下。”

桃花仙子闻言心中一震，正想发话，逸云已对方夫人沉声道：“伯母，我们各行其事，小侄不信有人能对伯母威迫利诱，更不信有人能阻止我们的行事。别了，请珍重。”

他长揖到地，再向碧芸说：“芸姐，请记住，我会在你身旁照应，刀山剑树阻不了我，太白山庄我们也许又将重新携手。请珍悞了。”

“云弟，你……你该返回……”碧芸急叫。

“不，我还有大事未了。”逸云断然说，突又咬牙切齿的说：“谁动了你们一毫一发，我将要他化骨扬灰，华逸云不敢自调武林第一，但相信定可办到，我年纪还轻，可以办到的。”

他这些话是说给桃花仙子听的，说完，向如黛说：“黛，我们走吧！”

“芸姐，珍重！”如黛颤声叫。

“黛妹，好好照顾云弟。”碧芸掩面哀叫。

两人向方夫人众女拱手一礼，便欲隐入丛山之中。粉红色的身影一闪，桃花仙子已拦在前面说：“且慢！你可愿听我透露一件重要消息？”

“你的消息？哼！是不是你们已经收服了武当俗家旁支，王一瓢的亲传弟子，是吧？”逸云说。

“这并不算得重要消息，不但武当旁支已被本仙子收服，告诉你，连武当的也服贴地听命，你可相信？”

“这些事与华某无关，你不必说来威胁我。”

“与你无关？哼！但有两件事与你有关得紧。”

“你说完了罢？”逸云撇撇嘴问，作势欲走。

“你要不听这两件事，将要后悔终身。”桃花仙子说。

“除非你让人伤损我芸姐姐一毫一发，华某不会有后悔之事。”

“你真不想听？”

“说不在你，听不听在我。”

“那你是要听了。”桃花仙子笑了。

“华某不和你胡扯，少陪了。请记住，我芸姐姐一众男女二十四人的安全，我惟你是问。”逸云一字一吐地说，语气中包括了十分坚决，不容人误解的明示。

“你也该记住，哪一天你回心转意，与本仙子携手并肩言归于好时，她们二十四人随时可获自由。”桃花仙子的语气也够坚决，不容误解。

“那咱们走着瞧，华某月，将冷眼观看，看你们横行到几时。华某大事一了，也就是咱们总帐结算时。”

“这日子不会远，本仙子等着。目前先告诉你两件要事，其中有一件而且是十万火急，我想你定然乐于听闻的。”

“华某说过，说不在你，听不听在我。”

“好强拗的孩子！与你那温文的外表相去天壤哩。第一件，请问阁下对佛道同源金像如何打算？”

“华某已亲交少林武当两位掌门，责任已了，尔后的事，与我无关。”

“这事正与你有关，你虽亲交给两派掌门，但日下已闹出轩然大波，苦行大师在武胜关失去金像，金面狂梟倚仗金像驱策五大门派，以为夺取武林盟主的奇货。这座金像，乃是令师龙吟尊者那具，你，哼！能脱得了责任？”

逸云陡然一惊，只觉额上直冒冷汗。不错，师父曾经交代叮咛，要他亲上嵩山交与少林掌门，他为了向方夫人酬恩之事，在辰州官道上就交与少林掌门，本就已违师命。

目下金像果然引起轩然大波，他怎能脱得了干系？日后师父问起此事，教他有何面目分辩？

再说，这金像是五派门人赠予师父的信物，今因此物而引发生了武林空前大风暴，起冈也就是他一时的疏懒，带累师父一世英名沾上了污点？他愈想愈心慌，浑身冒汗。

他的表情，岂瞒得了桃花仙子？她淡淡一笑，又说：“为了令师的英名与清誉，难道阁下就放手不管么？孩子，你要是无能为力，回去把令师龙吟尊者请出来善后吧！”

“住口！谁说我无能为力？”逸云急躁地叫。

“我知道你英雄盖世，可是你双拳难敌四手，要是不敢将令师请出，你怎能与天下武林群雄为敌？假使你肯低头嘛，也不是无法解决的事，桃花谷将全力助你，怎样？”

“呸！华某顶天立地，岂能向你们这些……这些……人同流合污？你少做清秋大梦。”

“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何况也并不要你屈膝呀！别怀疑我对你的诚意，还请三思。”桃花仙子笑得极甜。

逸云哪能听得进耳？哼一声扔头便走。

桃花仙子又晃身挡住，面色一整，说：“还有第二件事，十万火急。”

“少废话！”逸云怒叫。

“妖妇！你让不让开？要姑奶奶给你一刨么？”如黛愈听愈不是味道，愈看她那浪态愈冒火了，她那高耸的半裸玉乳在云哥哥面前晃，真叫人生嫉嘛。

桃花仙子向如黛嘿嘿笑，说：“丫头！你还敢在本仙子之前称姑奶奶？不害羞！”她这一说把如黛羞了个粉面通红，恼羞成怒，叱道：“妖妇，我给你拼了！”声落，挺剑揉身而上。

桃花仙子晃身让开，笑道：“别情急拼命，听我说完不迟，这事关乎你扫云山庄的存亡，你还是安静的好。”

逸云听她话中有因，忙伸手一拦如黛，说：“黛，听她说，她要是再胡说八道，再找她讨公道。”

桃花仙子面色一沉，说：“不想听也就算了，但我还不愿瞒你。记住，在二十二日之前，你们必须赶回扫云山庄。”说完，径自退去。

逸云闻言一怔，想问个仔细，但又放不下脸。如黛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废话！由这儿走洛阳，也要不了五天，她竟叫我们在五天后赶回家。莫名其妙。”

这时，桃花仙子和众女皆徐徐退去，碧芸方夫人等二十四名男女，仍一面走一面不时的回头招手。

逸云目送众人身影消失，突然说：“黛，桃花仙子要我们在二十二日之前赶回，此中大有文章，我们要赶先两步。”

“用不着听那妖妇的鬼话。”如黛悻悻然说。

“不！这事与她并无利害关联，因何叫我们赶回呢？其中定有原故。走！我们赶一程，愈快愈好。”

如黛略一思索，似有所领悟，说：“哥，这也有道理，我们回扫云山庄，对她们毫无利害关联。难道说，妖妇们已得到了什么风声么？”

“可能是的，桃花仙子带了桃花宫的人倾巢而出，人手众多，且分布极广，也许得到了重要的讯息，故而忠告我们。”

“哥，我们赶快一步。”姑娘有点急了。

“走！是退回南召走汝州么？”逸云征询她的意见。

“不！我们只消向北走，定可到达洛河，至少可以少走六七百里。”

“山中道路不熟，不易走哩。”

“这一带绝不是蛮荒之地，怕什么？深山大泽不至于连方向也分不清，也阻我们不住，奇禽异兽又何足道哉？”

“依你，走啊！”

两人这一抄近路，正应了一句俗语——欲速则不达，差点儿误了大事。

这一带山区中，千峰万峦之内，全是远古森林，除了野兽找不到人的影子。出正北，用于外方山。那时人口不多，这一带禽兽横行，即使行人也只能算是野人，野人也是在靠近平原之地才有。

两人在午牌初踏上旅程，翻山越岭，正向北急赶，连越六座插天奇峰，走了近百里。

在翻山越岭之际，人对周遭环境陌生，在感觉上似乎走了百余里，事实上却没有那么远。

在伏牛山庄前，桃花仙子正与高唐神女计议，究竟应如何走法，桃花仙子说：“二妹，我们也该赶快一步，支援掏云山庄，是我们第二步棋，这步棋十分重要，非下不可。”

“那我们快走，为争取时辰，怎不抄近道出洛河呢？”

“不！我绝不走无情岭。”桃花仙子坚决地说。

“走汝州太远了些，姐姐，恐怕赶不及哩。”高唐神女叹口气，无可奈何地说。

“还有五天，赶得及的。”桃花仙子说。

“万一沿途有耽搁，那……”

“耽搁就耽搁，我绝不走无情岭。”

“那就快走吧，今晚可以赶到裕州。”

一行人出南召直趋裕州。裕州即方城，她们绕了一个大圈子。

逸云和如黛直等红日西下，方找到一个干燥的山洞，马马虎虎歇宿一宵，次日晨早重行上路。

正走间，前面降下了一道河谷，分东西而行。正北，是连绵起伏的插天奇峰。初秋期间，金风已起，可是谷底仍是春意盎然，草木欣欣向荣。不知怎的，在奇峰腹脊林木顶端，竟然有不住飘荡的晨雾，而且还相当凝重。

两人降下谷底，认准正北方向，攀上了一道山脊，沿山脊急走。

刚攀上十来丈，迎面是阴森森的古林，林缘有一株大有三人合抱的古本，离地丈余处剥掉了一块高有六尺的树皮，边沿已经卷口，木质亦已变灰。

上面，可以隐约看见字迹，由于两旁枝叶掩映，须至近旁方可看出异状。

两人一走近，逸云突然说：“黛，这儿定有人居住，瞧那树上的字迹。”如黛站住了，顺他的指尖向五丈外大树看去。

字迹甚深，但因年代久远，风吹雨蚀与虫蚁交侵，使字迹不易分辨。

“有人留字，唔！年代太久远了，字迹已模糊不清，我们且看看。”如黛说。

两人快步走近，拔草直趋树下。他们的注意力都在树上，忽略了脚下，姑娘突感到一脚踩在一个圆形物上，“噗嗤”一声其物立碎。她低头一看，突然“哎呀”一声惊叫，向逸云身畔靠过去。

原来脚下所踩的，是一个已泛灰黑色的骷髅头，已经被她踏得稀烂，而草根落叶之下，仍可隐约分辨其余快要蚀腐的骸骨。显然，这儿在许久许久以前，定然有一个人在这儿暴死，死因已许久都无法知道了。

“在这绝域里人兽绝迹，却在此地发现已久远的骸骨，看来绝非善地，我们得特别留心了。”逸云挽她入怀，神色凝重的说。

“瞧，树下也有一具，还有一把快锈毁的剑呢。”姑娘又向树下一指。

就是有字迹的大树下，落叶之下，微露白骨，隐约可辨人身的部位。一把已看不到铁影，快被锈蚀光的剑，倚在树根旁，大概已有二十年以上的岁月了。

逸云已看清树上的字迹，念道：“无情岭。死寂河畔，无情之岭，入我禁园，暴骨荒原。”

无情岭三字甚大，其下的十六字不易辨认，并未落款，不知是何人所留，由字迹上揣测，留字的年代太久远了。

如黛惊愕的说：“无情岭，天！我似乎依稀听人提起这个地名呢。”

“还有死寂河，河在哪里？”逸云也讶然道。

如黛沉吟片刻，突然说：“我记起来了，我那时还小，曾听一位唐伯伯谈起此事，怪不得如此耳熟。”

“是怎么回事？”逸云问。

“据唐伯伯说，江湖中有人曾到过一处地方，发现一个奇异的石洞，那儿，有神话般的金珠宝物，堆积如山，而洞门之前，盘坐着一具僵尸。洞门上刻了三个大字——无情洞。发现无情洞之人，刚一接近僵尸三丈，便被僵尸的袖中暗器所伤。幸而他功力超人，逃得了性命，但最后仍倒毙在伊阳至汝州的官道中。临死之前，透露出这么一处神奇之洞，可是没说出在何地便气绝。后来，冒险找寻无情洞的人，到处都有，却从无人成功。不久，有人据说在天息山附近，找到了一座叫无情岭的山岭，至于这山究竟在何处，却讳莫如深。”

逸云突插口道：“伏牛山又称天息山，定然是这里了。”

姑娘道：“由字迹的语气看来，这里早年定然有奇技异能之士浴隐于此，不许人前来打扰他的清修，故以刻木示警禁人进入哩。”

逸云道：“这人口气不小，将无情岭划为他的禁园了，我倒想闻一闻试试呢。”

姑娘摇头道：“算了，何必招惹是非？万一因无情岭而阻滞我们的行程，殊不值得。”

“是啊！我们怎可因无情岭而阻滞要事？”逸云一语双关的说，向右略一打量，相度形势，便向右绕去。

转过一道斜坡，进入一座密林，在两峰之间的山脊密林中，向北急走。

上到双峰之间的鞍脊，岭顶上赫然现出一座方圆三丈的怪石，顶端，有一块长满青苔的三尺宽八尺高的大碑。

两人一时好奇，走近一看，青苔太厚，无法分辨字迹。逸云折下一根树枝，运内劲猛拂碑面青苔纷落，现出了四行字迹，最上面，仍是那三个大字——无情岭。

下面的四行字，语气又是不同，充满了愤世嫉俗的口吻，甚是偏激。原文如下——

“天地无情，寒暑交侵，日月忘机，沧海桑田。人更无情，尔虞我诈，血腥满地，弱亡强存。禽兽无情，弱肉强食；物竞天择，天道无凭。大哉无情！勿叹勿怨，哀哉情义，万古长埋。”碑的背面，也有两行大字——

“无情之岭，死寂之河，入此者死，尽兴乎来！”

站在山脊上向北望，山后面群山丛中，静静的躺着一条深黑色的河流。横亘在山下，水平如镜，不知哪一头是上源。河两岸，奇峰壁立，悬崖绝壁皆比比都是，气势极雄。

远远看去，水色如墨，看不到波浪水纹，听不见禽鸣兽吼，一股恐怖阴森之气，压迫得人透不过气来。

逸云静静地相度四周形势，幽幽一叹道，“这儿住有山野奇人，定是饱受无情之累而后性情大变，终至成为愤世嫉俗，行为偏激的恐怖人物。看来，我们得多走百余里，下山绕道而过了。”

如黛好奇的注视着那条黑色的河流，岔开话题道：“哥，那条黑色的河，定是死寂之河了。”

逸云信目远望，说：“那不是河，其实是一个狭长的深湖，四周有高山绝壁所阻，风不易到达，故而阴森寂静，像是死水而已，加以危言耸听，令人见此碑文，凭空生出恐怖之心。如果我们事先未曾见到这碑文上死寂之河四字，还不是把这湖当作一条极普遍的深河么？”

“假如我们不由此经过，岂不是要绕过右侧那无数座奇峰，方能避开死寂之河么？”

“正是如此。为免多事，我们惟有退回一途。”

“走吧！这阴森森的气氛，令人毛骨悚然。”姑娘说。

“这使我想起童子拜三老山，九幽异人夏世炎老前辈的居所，他也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，那九幽地府迷宫比这儿更为恐怖呢！”

两人正启步下山，突然，对面奇峰之下，响起一声凄厉长号，倏扬倏隐，声虽沉寂，但那绝望的厉叫声似乎仍在耳畔振荡。

“有人遭殃了。”逸云回身说。

“哥，我们要不要去看看？也许可以尽力。”姑娘急道。

“按理我们该去，难道我们也变得无情了么？走！黛，小心了，切记不可远离我左右。”

两人紧了紧背上包裹和宝剑，展开轻功向对面奇峰下掠去。一面走，逸云一面说：“神蝠通灵，让他们探道。”

姑娘拍拍肋下的挂囊，说：“蝠儿，去，看前面可有人踪。”

两头神蝠钻出挂囊，向对面山峰飞去。

两人快近峰下，神蝠已经“吱吱”两声尖叫，激射而回，在两人头顶转了一圈，领着两人直奔峰右古林边沿。

远远地，已可看到一个高大的灰影，仰架在一株大树的枝叉上，双足仍着地。

逸云目力奇佳，他虽未看清人面，却说：“是伏牛山庄现过面的高大头陀。”

两人抢进一看，头陀刚咽下最后一口气。

这人果然是百步追魂之师，无忧头陀百戒，他的尸体搁在枝叉上，小腹上插了一段径寸粗的树枝，双目似要突出眶外，口张大得像一个大窟窿，脸上肌肉绷得死紧，现出恐怖的神色。

“没救了！”逸云将手从头陀的胸前放下，摇头说。

“致命之伤是树枝，伤他的人功力奇高呢。”姑娘说。

“你看头陀的手，掌心皮肉都破裂了，定然是拼命抵住树枝，但仍徒劳无功，下手之人，武功确是奇高，不是将树枝打出，而是面对面硬往里插的。”逸云说，一面打量四周可疑的岔眼事物。

那一对吸血神蝠，正在绕山乱飞搜寻人踪。

“要不要把这头陀埋了？”姑娘道。

“不必了，这无情岭中暴尸多着呢。目下我们身入险境，附近有高手窥伺，危机四伏，变生不测，我们还是速离厄境为佳。瞧，那儿有一个土穴，丢入那穴中算了。”

逸云说完，提起尸体丢入穴中，在穴边拍了一掌，泥土将尸体薄薄的掩了一层。

突然，对面正北一座小峰之上，升起了一缕袅袅箫声，声不大，但入耳清晰，直薄耳膜。箫声中，充满了哀伤，而又略带愤怨，像在诉说着一段难忘的遥远往事，泛起令人心弦颤抖的哀伤之愁。

那座小峰的东北麓，正是水色深黑的死寂河。

“那儿有绝顶高手弄箫，正在逗引我们。”逸云说。

“也许他正在注视着我们的动静哩。”姑娘说。

“这人内功修为已臻化境，音律学之精出类拔萃，箫声中饱含哀愁愤怨的情绪，定然是无情岭的主人，虽则他将山岭命名为无情之岭，可是箫声中却泄露了他的满腹深情。”

“我们前往一观，也许可以帮助他。”姑娘说。

“这些世外高人，性情十分古怪而不合情理，万一他翻脸无情，我们岂不惹火烧身？”逸云迟疑地说。

“我们也非庸手，怕什么？”

“且让我试试看。”逸云跃登一抹古木顶端，姑娘也跟踪而上，并立在枝梢，向箫声扬处凝神注视。

那两头吸血神蝠，在那小峰顶上急剧地在飞翔，绕峰倏沉候升，可是却像在盲目乱找。

逸云耳目之敏锐，已至通玄之境，天听地听之术，可找出三五里之内的微小发音体之所在，可是箫声飘忽，似乎从四面八方传到，也像从飘浮的气流中发出，时东时西，时似来自九天，时又像来自地底，就找不出音源的确实所在。他喃喃地说：“这人用‘飘渺传音之术’在考验我的听觉哩。”

姑娘已听清他的话，接口道：“哥，你怎知这人用飘渺传音之术？”

“这是无上绝学，也惟有这种绝学可逃出我的耳力所及之处，声音飘渺，折向而传，九幽异人的鸿钧魔鼓是借物折向传音，这人更高明些，可以用无

上绝学以音折音，故而箫音飘浮不定。请看两头神蝠飞翔的变化，就可知这人的修为是如何高深了。”

“怎可以看出呢？”姑娘惑然问。

“神蝠目力不佳，只凭声音在黑夜中引导飞行于密室之中，它们追踪飘渺的音源，莫知所从，所以经常失去准头，急得四面乱窜呢。唤它们回来吧，别将它们累坏了。”

她发出二声长啸，召唤神蝠返回。

两头神蝠乃急飞了两圈，方不甘心地转回。

箫声被啸声一引，突然一折，由凄迷变为高亢，充满杀伐之音。这次箫声不再飘忽，确是由峰顶以无比威猛的气势传到。

姑娘修为比逸云相去太远，箫音一入耳，气血一涌，立感血脉贲张，煞气涌上了眉梢眼角，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拔龙犀剑，要找人拼命啦！

逸云一掌按住她的背心灵台之上，在她耳畔沉声喝道：“抱元守一，心神驭气，运功调息，物我两忘。”

姑娘浑身一抖，神智候清，灵台穴上一道暖流一催，将她体内先天真气催动了。

逸云气纳丹田，发出一声清啸，以千里传音之术，朗声吟道：“孕育万机，生生不息，是谓天道，何云无情？”

箫声倏隐，接着响起一阵哈哈狂笑，震得人心血下沉，直薄云霄。

逸云不甘示弱，也发出一阵长笑。两股笑声纠缠不已，无形中在较量无上绝学。

两人的笑声久缠不绝，似乎不分轩轻，久久方倏然止住，功力相当。

箫声又起，这次是低沉的呜咽，凄切颤抖，如泣如诉，恍若子规午夜哀啼，令人心往下沉，凄然涕下。

逸云惊道：“不好！这家伙端的不通情理，不肯放松，他的箫可以不断地吹奏，我却不能长远发啸，再往下拖，岂不坐以待毙？我得激他出面见过真章。”

他舌绽春雷，大喝道：“呔！无情岭主人听了，在下已经误闯贵地，要不见谅，请出来一决可好？”

箫声绵绵不绝，主人似乎不屑置理。逸云又说：“阁下龟缩不出，显然自甘雌伏，在下只好少陪了，箫音还阻不住区区。”

箫音倏止，传来沉雷也似的嗓音：“小伙子，你大言不惭哩！”

“你我功力相当，断非大言不惭。”逸云一字二吐地答。

“笑声同止，但我笑在先，显然你差半筹，还敢大言？”

“事实上在下余劲犹在，不信请现身与在下一较。”逸云要激他出面，叫起阵来了。

“小子狂妄，老夫要教训教训你，过来！”声落，岭头一座巨石顶端，现出一个身穿黑袍的人影，距离太远，无法看清面目，只知那人身材修伟，像是壮年人而已。

逸云略一迟疑。皆因那山峰之上怪石如林，草木阴森，东北面是沉静的死寂河，有几座飞崖就伸出河面之上。看了形势，就知那儿随处皆有不测之祸，危机四伏，要冒险前来殊不值得。

那人似乎已知他的心意，又道：“害怕了么？老夫绝不让你横尸在此，污我仙居，只需教训你而已。入我无情岭的人，五十年来无一生还，你们自

不能例外，但却不许你们死在我仙府之旁边，我会让你们在无情岭或死寂河任何一小峰河湾，择一死所；给你一次公平的决斗机会。念你刚才那四句歪理有点人味，破例准许你走近老夫的居所，天大的便宜哩，来啦！”

逸云心中暗忖——看来是不易安全的脱离无情岭了！即使目下撤走，对方定然以箫声拦截，自己一人当然无惧，但姑娘可不成啊！他一咬牙，暗说：“除了毙敌求全，死中求活之外，别无他途可循，拼了！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没什么可怕的。”

他一声狂笑，放开姑娘背心上的手。姑娘被笑声惊醒，便听他说：“带，我们得死中求活，走啊！”他一手挽着姑娘纤腰，展开流光遁影旷世奇学，向对面小峰飞掠而去。

到了半峰，突见怪石中黑影一闪，接着传来一声沉喝：“往这儿来，你小子就可知道厉害的了。”

逸云目力虽佳，但仍无法看清那身影是如何人物，不甘示弱，跟踪便追。

黑影利用树影怪石隐身，不时一晃即没，身法之迅捷，宛如电光石火，奇快绝伦，始终保持着十七八丈的距离，转折之间，隐现无常。逸云地势不熟，心怀戒惧，也就无法迫近，何况他还得携带着如黛。

一阵追逐，把逸云逗得火起，他一面追一面破口大骂：“老杀才！有种就别光是跑，停下来咱们拼个死活。”

那时人仍时隐时没，并回骂道：“小子，你可是怕死？怕死就该早早远离无情岭，埋骨在这儿的人都是英雄好汉，你不见得就是懦夫吧？”

说话间，已到了山峰的北面，右面百丈绝崖之下，就是静静的死寂河。

绕出怪石密林，眼前一亮，远处，是一处四五坪大的一座黑色平坦怪石；左是百丈绝壁，右是临河的百丈绝崖，下面是黑色的死寂河，距离一近，河水略显绿色。

石坪中，站着一个人，身軀雄伟，高有八尺，比逸云还高了半尺以上，端的伟岸已极了。

这人一头银发束成一个道士髻，颌下银须拂胸，眉毛却未现白色，黑油油的飞入鬓边，方面大耳，虎目冷电闪烁，不怒而威。怪的是他脸上的皱纹极少，脸色略嫌苍白，仅嘴角与额际略有微纹，替他的脸上增加了坚毅的线条，嘴角那些微纹，更表现出他傲视尘寰不同凡俗的孤傲性格与性情。

他屹立如山，左手置在背后，右手三个指头儿弄着一根墨绿色的三尺长箫，不住旋转不停，一面用那冷电似的目光，注视着掠近的逸云和如黛。

逸云在两丈外止步，也傲然注视着黑袍怪人，说：“阁下人才一表，年轻时定然是人间的蛟龙。”

黑袍怪人将舞箫的手放至身后，用中气十足的嗓音说：“年轻人，你比老夫当年更俊逸三分呢，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在下虚度十八春，姓华名逸云。这位是在下的终身伴侣，小我二龄。请问前辈你高姓大名呢？”

怪人注视姑娘片刻，点点头道：“配得上你，可说天生佳偶，可惜你们活不久了。”

老夫的姓名我也忘了，不说倒好过些，你不用问啦！小子，你是不是想前来找无情洞找金珠宝玩的？”

逸云傲然一笑道：“富贵功名似浮云，亿万珍珠岂能令在下动心？你太

小视华某了。

在下有急事远赴洛河，误闻贵地而已。”

怪人嘿嘿笑道：“那么，可是追赶那无忧头陀来的？”

逸云道：“非也。虽然城头陀也是在下对头的对头，但还不至于费神追他。”

“不管你的话是真是假，入我无情岭，你已经将生命之路走完，合该你两人暴骨此地。”

“阁下未免太自信了，咱们各有一半的机会。”

“等会儿就会给你证明，且先让你饱尝困苦，日后再给你一次公平决斗之机。掣剑！”怪人说完，箫在身前横置，冷冷一笑，若无其事地相等。

逸云泰然举步，掣下了伽蓝剑。褐影一闪，怪人突然神色一变，轻呼道：“咦！你是天心大师的弟子？”

“不！但天心大师坐化之前，对在下有授艺赠宝之思，我还无缘对他老人家执弟子礼。”

“哦！天心大师已经飞升了么？”怪人黯然地说。

“那是月前之事，在下亲侍在侧。”

“冲天心大师的金面，也许我不会取你的性命，但活罪仍然难免。小心了，我引你前往炼狱之所。”

“刷”一声，箫向右划了一圈半弧，但见无数箫影形成一道墨绿色的光环，光环中，怪人傲然的笑容清晰入目。

“进招！少年人。”怪人沉声叫。

逸云心中一怔，心说——这家伙要引我入炼狱，怎又要我进招？但他知道，怪人那沉静泰然有恃无恐的神态，定然具有神奇的绝学，不然绝不会对自己如此轻视。

在风雷暴起之际，升起一阵可洞穿金石的箫音，迎着灼热如焚与彻骨寒流的维奇劲道，向外一引。

逸云的刚劲一发，由于他已收回三成劲，竟被令人血肉凝结的箫音引得向右一冲，他的剑上柔劲也恰好迸发，正是向右猛吸曳引之力。两种力道一合，竟将他的身形向右猛带。

“下去！”怪人陡然大吼，左掌猛拍而出。

逸云身躯右冲，百忙中左手剑诀变掌，反掌向后急扔。

“砰”一声巨响，两人的撼力掌力接实，同时飞离原地，闪电似分开了。

逸云冲出三丈外，他自己的冲力加上对掌的反震力，所加的速度委实可观，同时他只觉气血一窒，无法运功止住去势，双脚向崖边落去。

岂知崖旁青苔滑不留尘，脚一落地人便向崖下栽落。下面，是百丈高低的死寂河，他只觉那墨绿色的河面，向上奇急的疾升相迎，不像是向下落，而是河面向上急升。

死中求活，他可不愿葬身死寂河，吸腹点头，人在半空反穿向后，手足齐挥向外猛拍，利用反座力冲向崖壁。

只一瞬间，他落下了四五十丈，接近了崖壁，恰好有一条石隙迎面出现。

“嗤”一声响，伽蓝剑被他的盖世神功凝于剑尖，竟然没入崖壁中两尺以上，同时他一掌向石隙拍去。在碎石飞散中，他的身躯向上反弹，落势倏减。手脚同落中，他全身贴在石隙之上，五指嵌入石隙内坚硬的青石里，尽指而没，仅略一颤动便行静止。逸云在这一瞬间，听到崖上姑娘发出一声凄

厉的锐叫，只觉气血一沉，几乎晕厥。

他强捺心神，调息片刻，方将身躯挤入石缝中，拔出伽蓝剑相度所处形势。

上面自己落下之处，悬崖突出约有两丈余，闪闪发光的青苔，像在上面浸了一层油。

潮湿的水气令青苔生长的十分丰茂。

假使要想用壁虎功或游龙术，爬上这五十丈向外突出的悬崖峭壁，还得经过滑溜溜的青苔地带，那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，不可能之事。

要下去嘛，到还有个商量，那下面是欣欣向荣的嫩树，覆住了无数大小不一的山藤。

最下面是一片灰绿色的细沙滩，频临黑绿色的平静河水。沙滩不大，不过百十尺长，形成一个向内凹入的河湾，两侧都是绝地。

水色其实是透明的，可是太深了，看去成了深绿，即使是沙滩水际，也是十分峻陡，那些灰绿色的细沙，不知道为何不向河底沉？

令他触目惊心的是，水下两三尺的奇异景象，简直令人毛骨依然，惊心动魄。

整个河湾的水下，现出十来双奇形怪状的巨大眼睛，与狰狞可怖的怪物脑袋，轮廓依稀可辨头角峥嵘，尖牙掀动，其色灰绿，只看到巨头而不见身躯。

这些水底怪物不知何名，在水中十分沉静，缓缓地上升，在水面下三尺左右便停止不动，以那双奇异的眼睛，凝视着崖上的逸云。大约停止片刻，便又缓缓下沉，终于消失不见，但不久又向上升起。

它们的移动，是那么沉静，水面丝毫不见水纹，更无声响发出。

整条河谷中，听不见一只鸟鸣，听不到一只虫叫，崖壁上的树藤也绝不摇曳，空气也似乎凝结了，耳中听不到任何声音，甚至自己的心跳亦难以自觉。

好静的绝域，死寂之河！

天空中，突然发现了两头巨大的苍鹭，在河心静静地盘旋而下。距水面两三丈，突然一致翅疾掠而下。但见水纹略一波动，立即复归平静，可是那两头苍鹭呢？像两块石头入水，不见了。

“好厉害！这比流沙弱水还令人可怖的鬼地方。”逸云倒抽一口凉气，自言自语。

他正想落下树顶，攀藤降下沙滩，却又倒抽一口凉气，不敢向下降了。

从沙滩的内侧，极为缓慢的爬出十来只像巨大人熊的怪物，拖着二三千斤的庞大身躯，到了水际，便一半躺在水边，用一双放大的毛掌抱着头，静静地睡去。

正在逸云正方那一头，刚把躯体躺平，水中突然伸出一只章鱼一般的黑绿色巨爪，搭在人熊的颈间，不住蠕动。大熊毫不惊慌，巨大的毛手捉住巨爪，向下徐拖，压在身下倒头便睡。

第二只巨爪又在水中伸出，在人熊的胸际磨擦，压在下面的巨爪便能缓缓抽出，双爪同时没入水中。

一切是在极静中进行，和平而安静，可是上面的逸云，却感到汗毛直竖。乖乖！要被这些水陆怪物攫住，不死才是奇迹哩！

他不敢往下走，上面却又无法攀登，端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，搁在

这儿啦。可是他心悬姑娘安危，怎能在这儿等待？

他想起在神魔谷寒水潭历险之事，心说：“除了以伏鳌剑开出道路以外，便无他途，我得上去！”

他正欲拔剑削石，突觉下面双足一紧，像上了两道铁箍，正待挣扎，颈上又是一紧，浑身力道全失。

石隙裂开一块巨石，一双毛毛的巨灵之掌，扣住他的双足和颈项，从石隙的缺口中将他拖入洞里去。

拖了一段路，他感到黑暗中逐渐下降，由鼻中嗅到的腥气中，他知道定然是被人熊般的怪物擒住了。

怪物行动慢腾腾，将他举在头顶往下走，不久眼前一亮，已经到了下面的沙滩。

沙滩上十余头人熊，全都在滩上围成一圈。擒住逸云那头怪物，径自走入圈中，将逸云劈面向对面那头人熊扔去，去势奇疾。

逸云真力全失，感到身子一阵飞舞，每一头人熊的巨爪，一扣一抛之下，劲力直透内腑，想运功抗拒根本没有机会，真是苦也。

在半个时辰的急剧抛掷下，逸云只觉天旋地转，肌肤骨骼皆欲脱体而飞，连吸气的力道也似乎消失了。

昏眩中，他的神智并未全失，以先天真气护住心脉，咬牙忍受那彻骨裂肤的痛楚。

终于，人熊们静止下来了，仍让擒他的那一头，将他连臂夹胸挟在肋下，丝毫动弹不得。

水边，伸出一二十条墨绿色的长爪，向人熊们探索，可是人熊们毫不理睬，将长爪一一拨开，摆着沉重的身躯，向滩岸蹒跚着走了。

逸云心中暗暗叫苦，却又无法运功挣脱钳般的毛臂，更不能拔出伏鳌剑，毙了这些畜牲。

滩岸与崖壁间，有两个黑黝黝的大洞，一个就是向上升起，由石缝隙走下的古洞，另一个在右侧崖上三丈余高之处，洞口甚狭小。

这时，由右侧崖壁水际，有一串人熊的巨首浮在水面，缓缓地向沙滩上漂来，不下三五十头之多。

水中的人熊渐近岸边，逸云心中大急，心说：“再被这一群新来的畜生整治一番，岂不筋骨全散？我得赶快找地方躲。”

他装作昏迷，其实在暗中行功调息，一线目光相度两洞：的形势。由石缝下来的那个石洞是死路，逃不掉，惟一寄望之处，便是那右侧小洞，只消能纵入洞中，这些庞大物进不去，至少不怕被捉。

他好不容易运气一周天，功力已复，水中的人熊也近了岸边，正欲登岸。

他突然抬起上身，一掌向刚又滚到的人熊倾全力拍去。“噗”一声轻响，人熊肩胛挨了一记重击。

人熊身躯略动，猛地坐起伸手便抓。

逸云吃了一惊，他那一掌已用了全力，大石头也会碎裂如粉，力道千钧。可是人熊仅略一晃动，落掌处如击助甲，而且那厚长的棕黑色钢毛，不但可卸去掌力，而且有无法击实的感觉，手掌反而有点麻痒痒的，后劲难发。

他骇然之下，双足一蹬，端在人熊胯骨上，人似闪电借力向小洞口射去。人熊的巨手，半分之差几乎抓到了逸云的双足，可见这畜生确是敏捷，

并不笨重呢！

逸云射入小洞中，一众人熊向小洞拥来，可是洞口容不下它们庞大的身躯，伸手也不容易抓到。

逸云入到洞中，却又暗暗叫苦。这是一个锥形石洞，深仅五六丈，站在洞的中段，刚好一人高，宽亦不过六尺。严格的说，只能算一条石缝，不是洞。

突然眼前一黑，洞门已被人熊推来一块数千斤大石，将洞门堵住了，出去不了啦！

出不去，怎办？他试了几次，洞口有一处凸槽，大石嵌入槽中，要推开委实不易。

而且洞口那些人熊并不想离开，即使可破石而出，是否能将那些畜生治倒大成问题。

他只好等待。好在囊中带有干粮，还可支持一些时日。起初，他定不下心，意念全飞向生死未卜的如黛身上去了，烦得几欲发狂。但时间一久，他渐渐安定下来，思虑冷静下来，他便开始将自己所参悟的奇异内功，和那奇异的九招剑法加以融会贯通。

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，他已沉迷在自己所创的奇学之中，由琐碎中理出了头绪，由生疏臻于纯熟，由纯熟达于化境，终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获得无上心法参修大乘。

他将神奇的内功取名为“乾罡坤真力”。

九招剑法，也取名为“幻形十八剑”。

在这段时光里，在感觉上他不知时光飞逝，事实上已经过了两天一夜了。干粮已经吃光，最后也忍不住饥饿，将那颗龙犀丹黄吞下了。

丹黄一下肚，他感到腹痛如裂，气血浮动像要脱体而飞，一股奇异的电流通过全身百脉，骨肉的每一颗细胞，像要立时一爆而散。

他大吃一惊，倒在地上一阵翻滚，浑身大汗如雨，体内的痛楚委实难以忍受。他一面咬着牙乱滚，也只有翻滚才会好过些，一面不顾一切强聚丹田真气，抗拒那非人能忍受的痛苦。

终了，他昏厥在壁角里。

二十四(下)

且说崖上的事故，怪人把如黛怎样了？

逸云失足落崖之际，怪人也被浑雄的奇劲，震得连退三文，脸上变了铁灰色。

如黛发出一声凄厉长号，扑向崖边。

“回来，你的功力不行，跌下去准死。”怪人沉声大喝。

如黛向下一看，百丈高崖下不见崖根，墨绿色的河水像一面镜子，人跌下去那还会有命？

她麻木的看了半晌，面色死灰，额肉不住抽搐，锥心之痛，令她欲哭无泪。她木然地转身，银牙咬紧，缓缓掣下龙犀剑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哥，我

先为你报仇，然后，我再从这儿跳下去伴你。”

“吱吱”两声尖叫，吸血神蝠向怪人飞扑下去。

怪人碧玉箫拂，八音齐鸣，吸血神蝠吱吱尖叫，向上一升，绕飞一匝，重又扑下。

可是怪人身躯像有一道无形墙挡着，神奇的箫声更有裂石穿云之威，两头吸血神蝠根本不能接近至八尺之内，只能在四周飞腾扑击，做那徒劳无功的进袭。

如黛厉叱一声，身剑合一飞刺怪人胸膛。

怪人本想一箫将剑崩开，可是一看细小的剑身光华迥异，心中一凛，向左横飘五尺，避剑锋点剑脊，轻轻一推。

剑箫相触，剑化龙吟，碧渔箫本是人间至宝，可是却被龙犀剑震得几乎碎裂，剑锋疾转，随着玉箫后退之势，闪电似的削去。

怪人骇然，知道这剑非同小可，何况他也被逸云震得血翻腾，无意再往下斗啦！

他趁机暴退，只一闪便到了峰壁下怪石古林之前。

姑娘急昏了头，岂肯让他脱身？玉手一扬，龙犀剑破空飞去，去势如电，射向怪人后心。

两头神罡蝠贴地而飞，一掠即行迫近。

怪人在入林的瞬间，似在背后有眼睛，剑临后心，他向右一闪，剑撩臂而过，他伸手便抓剑柄。

一双吸血神蝠一闪即至，一扑怪人右肩，一冲向怪人小腿肚，快极！

怪人伸手抓剑，右手箫向背心反挥，劲烈的音波，将扑向右肩胛的吸血神蝠迫得向上空冲天而起。

手刚沾剑柄，怪人突然怪叫一声，放掉剑伸掌向左足后方拍去，内劲勃发。

可是他晚了半步，吸血神蝠翼爪一扫之下，小腿肚裂开三道细小的爪痕，奇毒侵肌，神蝠也向后飞走了。

“哎！”怪人咬牙叫，向右一闪，便冲入林中一座怪石之后，身影顿消。

龙犀剑连贯五株合抱巨木，在第六株巨木中停住了。

姑娘两眼发直，持另一把宝剑紫电，盯住怪人身影狂追，两头神蝠亦同时扑到。

她刚转过怪石的另一边，突感脚下一沉，她灵智本就不清，一声惊叫扔剑栽倒，跌下一个一二十丈深的大深坑里去了。

“噗”一声闷响，她跌在枯藤落叶极厚的坑底，震得枯叶纷飞，人也弹得连翻两次身，立时人事不省。

两头吸血神蝠在她身旁悲鸣，不肯离去。

而在半里外一座石洞中，怪人正在以解毒圣药驱毒，并慢慢将快要散去的先天真气凝聚。他面色灰白，双目无神，但并未死去，而在慢慢复原。

两天两夜过去了，无情岭空山寂寂，死寂河宁静如死，只不时可以闻到吸血神蝠急躁的尖叫声。

在洛河旁小径上，有三群凶神恶煞，正昼伏夜行，向熊耳山深处的扫云山庄急赶。

关洛道上车马辚辚，金陵大侠和夺魄金环师兄弟俩，正护送着两乘马车，经过邙山之下。

他们的前后十余里，也有许多武林人物顺官道向西赶。

暴风雨行将君临大地，武林浩劫至矣！

沉静的黑夜幕帷缓缓捡起，第一线曙光自东方天际光临人间，这是第三天的清晨，漫漫长夜过去了。

第一个出现在坪中的人，就是持着那碧玉箫的怪人，他已恢复了健康，只是精神略显萎顿。

他一近坪中，两头吸血神蝠使悄然扑到。

“畜孽！该死！”怪人一声断喝，手一挥八音俱起，神奇的音波向神蝠激射。

神蝠似乎知道厉害，幽灵似的一闪，来去如电，紧缠不舍。

怪人冷哼一声，将箫凑到唇边。蓦地里，颤抖低徊的箫音徐扬，在吸血神蝠一左一右俯冲而下的刹那间，箫音一转，萧杀的凛凛秋声中，夹杂着千军万马的呼号奔腾，令人闻知心悸神虚，手足发软，而且气血下沉。

神蝠急剧的厉叫数声，摇摇摆摆贴地飞窜；像喝醉了酒似的，远出一二十丈外方恢复精力。这一记重击，神蝠终于不敢欺近了，只在四面八方飞翔，不时地尖叫。

怪人住口不吹，自语道：“这两头吸血神蝠果然名不虚传，连追魂神音也无法制它，前日如果我不及时运气迫毒，几乎丧命在它的爪下。这两个小辈果然福缘深厚，竟然收服了这种神物为助。”

他直趋坑边，找来一根山藤，垂下坑中。

两头吸血神蝠急了，突然以肉眼难辨的奇速，一左一右拼命下扑，凶猛万分。

怪人碧玉箫猛挥，左手大袖急扔，无俦罡风势似奔雷，袭向两头神蝠，并厉声喝道：“畜生退下！让我救你们的主人上来。”

罡风狂卷处，神蝠来势一缓，语声一落，它俩方向旁闪开，仍在左近飞翔厉叫，随时准备下击。

怪人轻飘飘的跃下坑中，片刻即一手挟着姑娘，一手攀藤以双足相助，携升而上。

他将仍昏迷不醒的姑娘平放在地，一按她的脉息，便探囊取出一颗丹丸纳入她口中，在丈外盘膝而坐，静待她醒来。

如黛昏迷了两天两夜，经丹丸的药力一催，暖流导行于奇经百脉，精神一振，便悠悠转醒。

她在朝曦中坐起，看清了身旁丈外的怪人，便一蹦而起，一摸背上，发现两把剑都没啦。

她一挫银牙，飞扑而上，运起护身的朝元真气，以奔雷八掌出招，一扑近便攻出一招“电闪雷鸣”。

怪人“嗤”了一声旋了半圈，仍然盘坐着，在眨眼间反而闪到姑娘身后，好快！

“且住，你是龙吟尊者的什么人？这是他的奔雷八掌。”怪人诧异地急问。

姑娘转回身，凤目中射出怨毒的火花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一切都不必提了，除了你死，就是我亡。”声刚落，人已掠到，双掌攻出一招“雷震泰岳”，招出一半，人突前仆，钢钻小蛮靴贴地扫出。

怪人身躯在间不容发中掠过姑娘头顶，碧玉箫顺手一带，轻轻地扫过姑娘肩用并，她便被制住了，坐倒在地。

“噢！你练有朝元真气，扫云山庄用庄主与你如何称呼？”怪人又是一怔，惑然地问。

姑娘晕倒两昼夜，功力并未全复，加以存心拼死，所以被怪人两招之下制住肩井穴。

她手足不能动弹，说话却无妨碍，切齿道：“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杀了我。”

“哼！你非回答我的话不可。”

“你枉费心机了。”

“我就不信邪。”怪人站了起来。

“哈哈！我已用朝元真气塞死任督二脉，只消一运劲，心脉立断，你岂奈我何？”姑娘狂笑起来。

怪人心中一震，缓缓坐下了，语气缓和了许多，问道：“你为何想到自绝一途？”

“我无力替我的云哥报仇，功力相去太远，今生已是断念，能死在这儿，已无遗憾。

你记住了，我死之后，必须将我的尸身投落死寂河，不然九泉之下，我绝不放过你。”姑娘冷然地一字一吐地说。

怪人脸上神色瞬息万变，显然心潮正在狂涌，问道：“那小伙子是你的夫婿么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以他为荣。”姑娘凛然地说。

“你认为值得为他殉情么？”怪人漠然地问。

“你这老匹夫居住在无情岭，和你说等于对牛弹琴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你甘为情死了。”

“你还知道情字？你的心肝已被无情岭所麻木了，你的血肉已被死寂河浸腐，怎会想到这情之一字？”姑娘挖苦他。

“胡说八道！”怪人火啦。

“绝非胡说八道。无情岭，死寂河，都是你取的荒谬名字，将这两地列入你的禁园，擅闯者死。这就是你心中有见不得人的隐衷，以此自欺欺人，其实你自己已经将自己锢于禁园之中，自虐自残，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。终有一天你会在梦中醒来，会跳下死寂河，也许在你跳下去之前会想到我这些话的。”

“胡说！”怪人一蹦而起，变色地叫。

姑娘淡淡一笑，粉面上泛起安详的笑容，胸前徐徐升起，缓缓闭上星眸。

怪人大惊，她在运功震断心脉了，便沉声喝道：“且慢！听我一言。”

姑娘星眸微启。呼吸已经停止，只消真气一进，她就可以平静地去了。

怪人神色紧张，却冷冰冰地说道：“我解开你的穴道，让你亲自跳下死寂河，岂不更好？”

姑娘呼出一口气，星眸放光，说道：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不假，老夫岂是骗你的？”

“不许近我。你的功力奇高，可用指风解穴。”

怪人点头应允，小心地绕到姑娘身侧，一掌虚空按出，肩井穴立被震开。

姑娘任督二脉已被真气闭死，但下肢仍可行动自如，她跟舱站起，说

道：“谢谢你。”她面上挂着平静的微笑，向绝崖处一步步地走去。朝阳初升，金色的朝晖，从她的右侧照耀，在她略带苍白的粉脸上，投下圣洁的光辉。

怪人国字的脸膛上，每一条肌肉都在抽搐颤抖，双目睁圆，大汗晶莹。他的一双手，颤抖得特别厉害。

他从姑娘平静的面容上，似乎看到五十年前的前情往事，如烟似雾在他的眼前晃动显现。从他的目光中，可以看出他激动得快疯了。

姑娘先前的话，在他耳中像巨雷一般响起：“其实你自己已经将自己锢于禁园之中，自虐自残，害了别人，也害了自己。终有一天你会在梦中惊醒，会跳下死寂河，了结痛苦的一生……”

逝去的岁月，与亟待忘却的如烟往事，在他眼前一一浮现，愈来愈清晰。

如黛已经距绝崖还有丈余了。

他的呼吸由于紧张过度，像是已经停止了。姑娘艰难的举步，每一步便向死亡接近了一步，每一步都像沉重的铁锤，敲打着他的心头。

还有六尺了。姑娘凤目放光，脸上泛起了甜笑，她仿佛看到了异象，逸云正站在碧水之上，足下涌起了万朵的金莲和彩云，冉冉上升，他正用令她心醉的微笑，向她伸出了双手，耳畔也仿佛听到他的呼唤：“黛！你在那里么？”

她向虚空中的他伸出双手，甜甜一笑，轻唤道：“云，我来了，还不太迟！”

她向前一扑，耳听连声呼喝，便已失去知觉。

怪人在她双手一伸，向前一扑的瞬间，急叫道：“不！香君。”他向前飞扑，大袖一抄向后一带，雄奇的吸力将她的身躯吸得向左转了半圈，斜退而倒。

也就在这刹那间，崖头现出了逸云的绿色身影，奇急地一手挽起姑娘抱入怀中，右手伏鳌剑一震，将神奇的吸力震散，向右急射，只一闪便到了坪中。

怪人骇然一惊，神智倏清，却又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，懊丧的看了两人一眼，抬头吸口气，向西踏着沉重的脚步，半闭着眼走了。

“站住！”逸云沉声喝。

逸云不是昏死在洞中么？怎又由绝崖上出现了？

他足足昏迷了一夜，天将破晓方悠然醒来，感到痛苦全失，灵台特别清明，浑身真气生生不息，生机勃勃。不用猜，他知道自己功力又进一层，已臻玄门羽士所说的返朴归真之境了。

他倏然站起，功贯指梢，缓缓向石壁中插去。五指齐掌而没，毫无阻滞，一扣一拉之下，一块岩石落入掌中，一合一张，石粉簌簌散落。

他大喜过望，略一整装，暗说：“且先斗斗那些奇怪的水陆两栖人熊，看能否将它们驱走？看这些笨物对我并无恶意，姑念它们有成全我创悟绝学之功，免它们一死亦无不可。”

他走到洞口，先运劲试试重量。岂知手一推之间，数千斤的巨石竟然晃动起来了。

他惊奇的发现，自己已经突生无穷神力，龙犀丹黄，在他身上产生了奇迹。

他狂喜之下，猛地双手一推塞在洞口的巨石。巨石突向外一滚，脱离

了凹槽，滑下了沙滩，远滚丈外去了。

他纵出洞门，恰好撞上刚由水上登滩的十余只人熊，张牙爪舞向他徐徐迫近，来势汹汹。

逸云心中确有一丝惧念，面对这些高大狞恶的怪物，要说心中没有寒意是欺人之谈。

他一面准备伏鳌剑，一面留意退路。

他准备停当，突起发难，向欺得最近的一头人熊冲去。那头人熊一咧大口，伸出巨掌兜胸便抓。

逸云向左略闪，闪电似地扣住人熊的右小臂，像五条钢钩，几乎透肌而入。左手同时随腿抢进，扣住人熊大腿，喝声“起”！

怪！他虽大喝，但声浪却不大，连自己也仅能听到些少音波。怪不得吸血神蝠不敢飞下，死寂河确是名符其实，何以有此现象，令人难解。

数千斤的大人熊，竟然被他高举过顶，直向另两头人熊砸去，三头人熊滚成一团。

逸云试出自己的神力，雄心万丈，胆气一壮，先前那一丝惧念全消。他急抢而出，掌拍足挑将十余头笨物，全并滚到河中去了。他自语道：“呸！吓了我一大跳，中看不中吃，世间事都可作如是观，这些凶恶狰狞的笨物，竟然不禁一击。”

他有恃无恐，由大洞中奔上了绝崖的石隙外，竟用神奇的指力抓入支崖屋，一步步向悬崖顶上爬去。

快到崖顶，已可听到微弱的音波，他分明听到崖上有人，便信口叫：“黛！你在哪里？”

“云，我来了！还不太迟。”这分明是姑娘的声音嘛！

他大喜欲狂，猛扣两把上了崖口。也在这一瞬间，他听到怪人的急叫：“不！香君。”同时神奇的吸力卷到，将扑下的姑娘兜转。

他一跃上崖，终于救了姑娘。

怪人被逸云的喝声惊住，只得停下来，缓缓转身，用那无法形容千变万化的目光注视着逸云。

逸云将一粒雪参寒魄回生丹纳入姑娘口中，向怪人说道：“是你制住她的任督二脉么？”

怪人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少年人，你值得令人羡慕。她认为你死在河中了，怕我对她施暴，自己用朝元真气闭死二脉，还想将心脉震断呢！少年人，她用情之专爱你之深，可泣天地而动鬼神，你得好好待她。获得一个挚爱你的伴侣，比获得世间的至高名位好得太多太多了！少年人，我为你祝福。”说完，缓缓转身。

这时，如黛已悠悠转醒了，当她发觉逸云活生生出现在眼前，而且自己已半躺在他怀中时；她发狂似的抱住他，喜极而泣道：“啊！哥，真是你，真的是你！我……我不是做梦。”

逸云挽紧她，感情的轻唤：“黛，我们不是在一起么？苦了你了，黛。”

姑娘伸手轻抚他的双颊，似在证实此非梦中，对身外事毫无感觉，可是身后一声深长叹息，把她惊醒了。

她讶然转首，眼中泛起迷惘的神色。

怪人高大的背影，迎着朝辉却显得那么孤寂苍凉，踏着费力的沉重步履，正缓缓向西北方向走去。

“老前辈，晚辈有事请教。”逸云朗声说。

怪人略一迟疑，最后仍停下了，但并未转身，徐徐道：

“少年人，老夫乃是穷山恶水之人，你有事问我，不啻问道于盲。”

“晚辈并非请教世俗琐事，且与前辈大有关联。”

“与老夫有关？是前日迫你落下死寂河之事么？我知道你身怀绝学，定可利用崖下藤条落在沙滩之上，绝不会跌下死寂河。那些熊并不噬人，只是喜将人作为嬉戏玩具，我本意是让你大吃苦头，冲天心大师的金面，我不会伤你。假使你心有不快，老夫悉从尊便。”

“晚辈并不是因为此事……”

“说罢！”怪人站在那儿像一尊化石，丝毫不动。

“晚辈提一个前辈高人，也许前辈知道。”

“谁？五十年内的事，最好别问。”

“玉笛追魂符老前辈。”

怪人上身向前一晃，抬头向天，从背影看去看不出他的面上表情，手中墨绿色的玉箫突收入袖中。良久，他用像来自遥远天边的声音说：“玉笛追魂符敏，已经死了六十年。”

“不！潜修深山五十年。”逸云的声音十分宏亮。

“信不信由你。”怪人的声音转冷。

“事实俱在，不容置疑。请问前辈手中的玉笛……”

“这是箫，你错了。”怪人急急接口。

“世间有两个人，知道符老前辈有一箫一笛，笛用来对付一流高手，箫则用以保命护身。这两个人，前辈可要晚辈说出么？”

怪人徐徐转身，用古怪的目光凝着他，沉声问：“你是两个人其中之一么？”

“晚辈却是例外之一。一个是符老前辈的先师，另一人是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怪人粗暴地大吼。

逸云哼了一声说：“我要说。你手中所持的确是碧玉箫。你将这儿取名无情岭，那奇异的死湖叫成死寂河，岭表示你的感情，河暗示你的内心，自欺欺人，自虐自暴。你错了，简直误人误己，你在这儿杀人暴骨，韩香君却在为祸江湖。”

“住口！住口！住口！”怪人狂怒地大叫。

“我非说不可。”逸云的语气异常坚决，将姑娘挽至身后，续往下说：“你俩人因一时猜疑不知宽容、互谅、互信，终至反目各走极端，五十年来的痛苦暗创常在心头，当真是自食其果，何苦来哉！”

怪人脸色泛青，死盯着逸云，突然伸手一抹脸面，一言不发报头便走。

“你得听我说完，再走不迟，即使你要跳死寂河，也没人阻你。韩前辈已重出江湖，将于八月十五日在太白山争夺武林盟主之位，如果她得逞，事实上她确有把握，武林中将大祸立至，不可收拾。她对你爱深恨亦深，也惟有你可以挽回此劫，晚辈是受韩前辈的二妹高唐神女武娟娟所托，要我代向前辈致意。言尽于此，听与不听悉从尊便，下半生合籍双修之福，以及武林巨祸之消弭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”

逸云慷慨而言，语气坚强而铿锵可裂金石。说完，握住姑娘纤手，说：“黛，我们该走了。”

“她目前何在？”怪人并未回头，轻声问。

“大前日在伏牛山庄，目下却不知去向。”

“谢谢你！”怪人说完，如飞掠走了。

“哥，快找我的剑。”姑娘说。

由于在无情岭耽误了三天，几乎误了两人的大事。

而由汝州赶往扫云山庄的桃花仙子一行众女，一到出产名酒的宝丰，竟然与四明山武当旁支的门人，真正获得张三丰真传的张真人松溪，以及普陀风雷僧的俗家两弟子遭遇，双方一言不合苦斗两日，所以也未赶上。也幸而她们没赶上，不然更不可收拾。

逸云和如黛一阵子好赶，向北再向北，饥餐兽肉，渴饮山泉。第二天入暮时分，他们总算出了山区，他们不知道这些山区是什么地方，反正山连天无穷无尽，伏牛以北是外方山，出外方便到洛河南岸。他们到了河边找庄上的人一问，发现已经到了永宁以西二十里，距熊耳远着哩。

这天是七月二十一，子夜一过，便是二十二日，也就是群贼预定袭击扫云山庄的一夜。

两人找渡口过河，走上了永宁——今洛宁，那时属河南府管辖——至卢氏县的官道。

暮色苍茫，官道中已罕见人迹。两人饥肠辘辘，先找到一座路旁村舍，请村舍主人准备晚餐。

逸云的意思，要连夜赶往扫云山庄。姑娘却有点迟疑，要回到家中，她可没有机会和小冤家亲近了，所以她并不急于赶路。

天色尽黑之时，两人已经饱餐一顿，洗漱完毕，正在大厅中商量走与不走的问题。

村庄在官道之右，这一家是庄左第一家农舍，大厅面向官道之东，道上的景物一一入目。

突然狗吠之声大起，里外一群黑影正以绝顶轻功沿官道向西及赶，到了村庄突然刹住身形，有一个人大踏步向村庄奔到。

真巧，正是走向逸云住的这一家。

大厅幽暗，一灯如豆，村民日出而作日没而息，天一黑便各自歇息，没有余暇情话家常，平时大厅中极少客人。主人是一对中年的朴实庄稼人，男主人正和逸云聊天。

逸云早已看到那群黑影，便向姑娘说：“道，请到内间一避，我来应付这些江湖好汉们。”

如黛刚闪入内间，一个紫黑色脸膛，大环眼凶光暴射的劲装大汉，已经跨入厅中。

农舍主人吃了一惊，变色站起。逸云背灯而坐，不言不动，大汉跨入厅中，用破锣似的嗓门说：“喂！主人是谁？”

“爷台有事么？小民……”主人惊骇地答。

“这儿到卢氏还有多远？”大汉急着问。

“远着哩，约有两百里左右。”

“有小道抄近路么？”

“没有，官道是最近的一条路。”

“到熊耳山可有近路？”

“到了头峰集，不必沿官道走，随洛河上源向西南走，可以近二十余里。”

“头峰集在何处？”

“那是距此一百三十里，一座最大的村镇，一看便知。”

“你的话可真？”大汉厉声问。

“小人句句是真。”主人惊惶地答，情不自禁往后退。

大汉不再问，却说：“你象对熊耳山甚为熟悉，劳驾，替我们带路。”

主人大惊，张口结舌地说：“往返一次最少得三天，小人……家中无人……”

“呸！今晚必须赶到，用不着你的两条腿，走！”大汉叱喝着向前，伸手便抓。

“且慢！我替阁下带路。”逸云突然站起来说。

大汉一怔，听逸云的称呼不俗，不象村民呢！逸云一站起，他可看清啦。灯光下，逸云身材雄伟，一身绿色劲装，腰带上有小剑，腰肋下是长剑，确不是村民哩。他说：“咦！你是武林朋友，高姓大名？”

“在下是江湖小混混，名不见经传，不说也罢。”逸云说。

“你是到熊耳山么？”大汉问。

“正是。”

“有何贵干？”

“应朋友之约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，阁下可是应太叔盟主之召，在子夜后大举进袭扫云山庄的朋友么？”

逸云心中暗叫不好，但神色未变，说：“正是应盟主之召，要在子夜前赶到。”

“事不宜迟，咱们一同上道。在下王超群，淮阴三奇的手下，目下三位爷都在庄外。

“时辰不多，我们快走。”

“两百里不过一更次，不必太急。王兄请在外稍候，小弟即将伴当唤出一同一上路。”

“快些儿，我去禀知三位爷。”大汉出厅而去。

姑娘提着包裹抢出，逸云摇手止住她说话，接过包裹传音入密之术说：“在路上宰他们，事已急矣，走！”

两人重谢了主人，急急奔上官道，不等十余名大汉开口，逸云急说：“路上不好走，咱们得赶一步，走啊！”两人径自展开轻功，用两成劲急走。

淮阴三奇见他俩轻功蹩脚，一面跟上一面问，一人说：“你们是谁？安窑何处？”

逸云一面走，一面答：“垛儿落鞍山，四海任道游。”他说落脚在鞍山，是不受约束的黑道小贼。

“留万。”大汉不客气地问。

这时已离开村庄二四里。

“道上同源，忌讳太多。”逸云说。

“你小看我淮阴三奇？”大汉火了。

“不敢，阁下真要盘道？”

“理所当然，天下鞍山多如牛毛，讷知你是那一座鞍山，那一条路的朋友？”

“告诉你亦无不可。熊耳山双峰竞秀，远远看去也象是鞍山，在下的住处就在那儿。

扫云山庄少庄主玉麒麟，乃是我华逸云的泰山丈人。”

淮阴三奇心中一震，伸手去拔兵刃，十余大汉叱喝一声，正欲散开动手。

逸云猛地回身，哈哈下笑道：“好朋友，没有你们的机会了。”

但见褐影疾飞，紫虹暴涨，小夫妻俩同时返扑，剑过人影倏仆。

两头猛狮扑入了羊群，那情景不问可知，双剑急如狂风暴雨，只消片刻便宰了十余名大汉：尸体一一掉下了洛河，干净利落，全不费功夫。

“快走，哥。”姑娘说。

两人收剑携手，向西一闪即没。

熊耳山，天下共有三座之多，以卢氏那一座最为有名，卢氏，这一座据说是大禹大导洛水时登临之处。这座山双峦竞举，气象雄峻，与西北面卢敖得道的石城山遥遥相望，洛河就在下面奔流。

扫云山庄位于熊耳山东南二十余里，群山环抱，只有一条隐秘的小径出入，平常人迹罕至。忘我山人偕老大闲云居士连袂归来，武林三杰缺少了老二四海狂客，论实力确是人手太少。但扫云山庄的男女，任谁也可派用场。忘我山人的老妻李氏无双，早年行侠的绰号叫辣手隐娘。听名号，就可知道她是个怎样的人物，手中剑比乃夫更胜三分，心狠手辣出手不留余地，若大年纪火气还大，最受不了挑拨。

但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这隐秘的洞天福地，终于让太叔权苦心孤诣找到了。

贼人要在二十二日清晨发动袭庄的消息，已被玉麒麟夫妇探到了，他俩已先期回庄准备，应付绿林恶寇大举进攻。

廿日这天，忘我山人偕老大闲云居士连袂归来，武林三杰缺少了老二四海狂客，论实力确是人手太少。但扫云山庄的男女，任谁也可派用场。忘我山人的老妻李氏无双，早年行侠的绰号叫辣手隐娘。听名号，就可知道她是个怎样的人物，手中剑比乃夫更胜三分，心狠手辣出手不留余地，若大年纪火气还大，最受不了挑拨。

当玉麒麟夫妇将消息带回时，老太婆火可大啦！她钟爱万分的小孙女失踪，正在急呢！一听绿林群寇前来袭击山庄，她的狠劲可表现出来了。

进入扫云山庄只有一条秘径，座落山麓浓荫之处的山庄，这几天寂静如死；极少看到人影，小径已经不易找到，大概早将要道作了相当奇妙的安排。

山庄占地约有百丈方圆，共分九堡，按明堂九宫的布置，整齐的排列在各地，每一堡的房屋皆以大青石砌基，各有九座大小不等的楼房，可以互相呼应。每一堡中间的空隙约有十丈，中间是通路和草木奇花的小园，朴实无华，但并不呆板，可见主人定是一个脚踏实地，规规矩矩而倒还开朗的人物。

这些通路和园林花木间，有许多奇奥的小玩意，如果有人进入，不知其中巧妙的生克变化，准有麻烦。

每一座小堡外侧，风火夹墙内的玩意也不少。九堡中如果外面有警，堡门一闭，便引动视关发生警号，即利用地道出入，在外面，看不到半个人影。

九堡中间那一栋是明堂，正中是一座三层大楼，最高处四周都有了望台，上置明灯旗号，掌理八方警讯和发布号令，警卫森严，无懈可击。

在九堡外环，有一道木栅，再外层，是一排酸枣树，枝密刺利，可以防止人畜进入。

这天是二十一，午后庄中便进入紧张状态。堡门大开，二三十条黑色猎犬分散在各地。在离庄两里的外围，共有四泼人在暗中埋伏，待敌上钩，严阵以待。

这四批埋伏的人，紧守住可能由此进入庄中的通路，每一组都有四头猎犬作伴，没有人可以进犯至半里内而不被发现。

正北一面，玉麒麟带领着八名弟子，在一处矮林边沿设伏，凝神戒备三更正，下弦月刚由东方山头上露出残破的脸面，夜风凛凛，繁星满天。快进入凉秋了，已有点儿凉飕飕的，远处传出三五声夜猫子的悲啼，令人突发孤零寂寞之感。

担任守望的两名弟子，正相背倚在一株树上，凝神向四方静静的侧耳倾听，不言不动借树隐身相候敌踪。

突然，脚下的五头猎犬双耳一竖，倏然站起，有两头走到两人脚下，用鼻尖一触两人小腿侧，夜行人来了。两人蹲下身躯，用手按在猎犬的肩上，顺鼻尖方向凝神搜视。

猎犬的嗅觉与听觉十分锐敏，逆风仍可发现六十丈以外的人，能逃出猎犬耳目的人，极为稀有。

渐渐地，猎犬的尾左右晃动了，脊上的刚毛，也慢慢地耸起了。这是说——有人已进入六十丈内了，绝不是假的，也不是禽兽蛇虫。

一名子弟悄悄离开原地，在后面一株大树下，唤醒了同伴，向少庄主玉麒麟附耳禀道：“猎犬已经发现敌踪，相距约半里，位于东北角。”

玉麒麟手一挥，低声说：“各就埋伏之处，听招呼动手。”

矮林之前是一段草地，深可及腰，人行走其中，极易发现，因野草惭枯，人行走其中定然会发响声。

一头猎犬伏在玉麒麟脚下，他的手按在犬的肩颈间。稍时，猎犬的肩颈间刚毛竖起了，上身微俯，上唇微掀。这表示来人已接近至三十丈内，危机迫近了。

等到猎犬作势奔出时，仍未发现有人。玉麒麟暗说：

“这些人的功力不等闲，迫近至十余丈仍未被我发现，看来其中在定然无一庸手。”

在朦胧月色下，草丛中终于出了黑影，正以轻灵无比的身法，借草掩身蛇行鹭伏悄然而至。共有五条黑影，逐渐欺近。

玉麒麟从袖底模出一枝蛇焰箭，准备拉火。

五头猎犬咧着牙，作势扑出。

八名弟子举起手中的诸葛连弩，向黑影瞄准。

黑影接近甚快，八丈、六丈、五丈……。

“嗤”一声，蛇焰箭拉火绳擦燃了火药。

在蛇焰箭冲天蜿蜒而起的瞬间，诸葛连弩匣簧崩鸣，八九七十二枝劲矢去如暴雨，寒星四射。

五头猎犬悄悄地扑出，凶猛万分。

“哎……”两声惨号，五条黑影被突如其来的劲矢，射倒了两名，另三名向地下一伏，猎犬又到。

狗咬，人闪，剑闪寒芒，劲风怒发，玉麒麟和两名弟子抢出，截住了三人。

后面衣袂飘风之声大起，咋咋咋纵出二十名玄衣人影，剑影刀光映月，

反将玉麒麟围住了。

接着，四面同时飞起一枝枝蛇焰箭。扫云山庄中间明堂高楼，了望台升起了红绿紫白四盏气死风灯。二楼四角四座碉楼中，每座碉楼出现了四盏聚光孔明灯，将整座山庄照射得如同白昼。庄中外敌并未侵入，灯光缓缓移动，并未聚在一块儿。

除了灯光移动外，庄中寂静如死，看不到人影，听不到任何声音。

玉麒麟掠到最近一人的身旁，剑出如电。那人大喝一声，手中沉重的霸王鞭，挟着凛凛罡风一招“霸王卸甲”向外猛砸。

剑一吞一吐，捷逾电闪，贯穿那人的外肩骨，接着是一声厉号，大汉身躯竟然飞扔丈外。原来他的右小腿已被猎犬咬住，一扔之下，竟被扔倒。

玉麒麟大喝一声道：“给我按计行事。”

喝声中，他截住另一名高手。那两名弟子急退入林，接着射出一排劲矢，将后到的二十名玄衣人射倒四名，然后发出一声暗号，带着猎犬隐入林中不见。

后到的二十人倒了四人，其余的人则怒火千丈，叱喝连声中，有五人追入林中去了。

玉麒麟把第二个人刺倒，突感到身后罡风掩近。他一声虎吼，返身振出一圈银芒。

“呛啷”一声金铁清鸣，剑气并射，龙吟似的剑啸久久不绝，两人全退了三步。

玉麒麟心中一凛，看清身后人是一个白发的黑衣人，相貌狰狞，手中剑发出嗡嗡劲啸。

“什么人？通名！老夫潜山鹰爪无敌邓奇，你因何在此拦截老夫的人？”黑衣人声色俱厉地问。

玉麒麟哈哈一笑，笑完说道：“原来是邓老当家，失敬失敬，你们的盟主可在这一路？我周志平在这儿恭候多时了。”

鹰爪无敌桀桀地笑，用剑一指，说道：“盟主恐怕早已入庄，你在这儿做梦。久闻玉麒麟功臻化境，单人独剑曾冲破少林的罗汉阵，老夫久仰大名，只恨无缘识荆。今晚一见，正应了一句俗语——闻名不如一见，见了却又认为阁下不过是浪得虚名之徒而已，好教老夫失望。”

“你不会失望的，哈哈，接着！”周志平在长笑声中欺近，飞龙剑法的绝招“天龙行雨”倏然出手，人凌空下扑，洒落万道金蛇，破空矢矫如怒龙下搏，剑气刺耳，震人心弦。

鹰爪无敌不但指上功夫骇人，掌中剑也不简单，一看周志平来势奇猛，他不愿拼命，身形向左斜飘，也是险招，不是伤人就是自己溅血，功力如果相当，双方又不临危变招，同归于尽的机会十有八九。但鹰爪无敌实际上是以进为退，在险中弄巧，并无拼命的决心，用来唬人而已。

玉麒麟身经百战，功力超凡入圣，岂有不知之理？暗骂道：“老匹夫你这如意算盘打错了。”

身剑合一，如影随形跟到，仍是那招“天龙行雨”。

人影四面一合，八支长剑同时攻到，配合着鹰爪无敌，攻向玉麒麟的下身。

寒芒飞射，银星四逸，剑气狂啸声中，人影四分。有人应声扑倒，方传出金铁交错的清鸣。

玉麒麟飞退八尺，悠悠落地。

鹰爪无敌的肩后，留下了三道剑痕，衣衫裂开，表皮沁出一线血迹。

同时攻近的四个人，左右两人前额各中一剑，脑浆外溢，已经死了。

鹰爪无敌狂吼一声，猛然扑上。四面的黑衣人也呐喊一声，一拥而上。

玉麒麟一声长笑，长剑旋飞，八面游走，飞腾扑击中惨号时起。

但这些人中不乏好手，半盏茶时分，他也被鹰爪无敌在左上臂留下一道剑痕，右腿也不知何人刺了一剑。所幸两处创伤都不严重，并不妨碍他的手脚。

这时，明堂前钟楼钟声乍起，振荡在长空，声闻十余里，袅袅余音，令人悚然。

围攻玉麒麟的人，只有四人了。这四人的功力皆不等闲，凶悍如虎，人一少，他们反而不受束缚，潜力更能发挥，配合也更臻紧密，步步进迫，死死缠住不懈。

玉麒麟一听警钟狂鸣，知道贼人已侵入庄中，心悬山庄安危，便攻出一剑乘机撤身，展开扫云山庄轻功绝学“星飞电射”，飞掠回庄。

鹰爪无敌与另三人拦他不住，衔尾急追。

贼人纠集天下的成名绿林巨寇倾巢来犯，数目不下两百五十名之多，全都是些凶神恶煞，四面八方迫到。

最先撤回的是正西的埋伏人马，子弟们在紫衣仙子许雪的率领下，安全的撤回庄中。

衔尾追至的，是太叔权的爪牙，二寨主铁胆诸葛孔襄，和三十余名悍贼。

其次撤回的，是南面一路，忘我山人的族弟，千面书生周豪。衔尾紧追的是太行山草寇，五行掌公冶邦，还有二十余名恶寇。

第三批是正北一路，八名子弟安全撤回，不久玉麒麟也到了。但全庄已陷入重重危机中，贼人们已经开始纵火焚烧酸枣材，有些已侵入木栅之内，迫近了九宫堡。

东路人马并未撤回，那是老奶奶辣手隐娘的领队，她也带了八名弟子，可是没有一人撤回。

后到的恶贼中，有伏牛山庄的漏网贼，无影鬼王孔千里、天聋矮叟熊捷、左曲老施威、右曲老施猛、青山仙狐谶宝珠。其中左右二曲不向庄内冲，连袂奔向正东。

其他三山五岳的绿林悍寇，无一不是一等一好手。

太叔权在一群高手拱卫下，出现在外堡北面，正指手划脚指挥贼人攻夺九宫。

钟声狂鸣，孔明灯的光芒，集中在西面。那儿，贼人已越栅而入。

四周酸枣林已烈火飞腾，火光烛天。

贼人一近堡，风火墙上弩机狂震，弓弩振鸣，劲矢密如骤雨，把贼人又驱出木栅。

墙上飞下一头大鸟，不！那是人，正是忘我山人，一点不假。他屹立在门外广场中，哈哈一笑道：“请太叔权出来答话，以免枉送性命。”

木栅“哗啦啦”声中，全倒下了，纵入一个年约花甲的凶悍黑衣人，手中银剑在火光下闪烁着，他用巨雷也似的噪音，凶霸霸地叫道：“老匹夫，你不够资格与盟主说话。”

我，山东羽山山主卓天行，前来讨你的脑袋，亮剑。”

忘我山人呵呵笑，说道：“你不成，只配用剑劈柴。回去，叫太叔权来。”卓天行大怒，叱喝一声挺剑飞刺，彻骨剑气丝丝发啸，火候确是够深厚。

老人家目中神光一闪，屹立不动，剑到，人已失踪，他只在眨眼间一闪而进，掠过恶贼左侧反手就是一拳。

“叭”一声巨响，掌在贼人背肋骨拍实，身法之快，火候与灵巧皆无可比拟，一发即中，令人肉眼难辨。

贼人连冲五六步，以剑支地抬头闭目，摇摇欲坠，终于砰一声向前栽倒。等另一人抢出救应时，他已倒地气息全停，回天乏力，惟一可做的事，便是替他收尸。

在剑气飞腾中，进来了五名使剑的蒙面人，左右一分，一声不响抢进递剑。

剑来势奇疾，嗡嗡剑鸣直震耳膜，这证明五个人的内力修为皆已臻化境，剑术通玄。

万千朵剑花倏吐，五把剑已经攻到。忘我山人心中；凛，身形急旋，锋芒似电的长剑出鞘，在同一瞬间攻出一招“怒龙张窜”，双方拼上了。

攥起连声剑鸣，五个蒙面人各退三步。忘我山人身形一挫，坚硬的地面，他一双足拿下陷三寸以上，可见他承受的压力端的骇人听闻。

五个蒙面人不让他喘息，再次腾身猛扑，五枝剑罡风骤发，同时攻到。

双方都是顶尖儿高手，以一敌五确是危极险极，丝毫不能取巧，谁想以巧招取胜谁倒霉。忘我山人气血受震，但他不得不接，猛一咬牙，剑起风雷，仍然是那一招“怒龙张窜”，这是应付群攻的绝招。

这次双方都用全力，但听刺耳的振鸣惊心动魄，罡风进散五丈外，人影乍分。

五个蒙面人踉跄的退后五步，持剑的手缓缓下垂。

忘我山人额上大汗如雨，地面留下了深有三寸的六只足印，胸前起伏不定，持剑的手微颤。

五个蒙面人身形一止，突然同时将左手剑诀向上徐引，垂下的剑尖缓缓举起，右足踏进一大步。

蓦地里堡墙内闪电似地射出一条灰影，人到声也到：“乾坤合仪，全力一搏。”

人落在忘我山人身后，原来是闲云居士到了。他手中的银剑发出闪光，啸吟之声摄人心魄，剑尖徐徐上扬。

忘我山人精神一振，他的剑尖向下缓缓下沉。

五个蒙面人似乎一惊，倏然止步。皆因两招硬饼，合五人之力仍未取得绝对优势，加上一个功力更高的闲云层士；双方主客易势了，他们怎能不慎重行事？

闲云居士见他们迟疑不进，“朋友，取下你们面上的黑巾，既然你们来了，还怕真面目见不得人么？”

五个蒙面人没作声，正在功行剑尖，准备进击。

忘我山人已经借机调息，恢复了真力，他说：“即使你们以黑巾蒙面，又岂能逃过老夫眼下呢？久违了，九宫山宫门五当家，一别二十年，你们的功力已登堂奥，可喜可贺，请用五行阵闯一闯两仪剑阵，如何？”

“你还记得咱们宫家五兄弟，记忆力不坏哩！”蒙面人之一说，稍顿又道：“二十年前我兄弟失招在你手中，无脸见人，胜得了五行阵，咱们再叙旧不迟。”

“请上，老夫与辛老哥恭候各位赐教。”

“杀！”五个人同声大吼，飞扑而上。

这一瞬间，但见剑似万条银蛇狂舞，只听龙吟虎啸争鸣，冲错飞腾闪掠盘旋，光影不分，人影难辨，两道上下的巨大光环，在五道飞舞的银幕中奔东逐北。

终于，经过一阵子凶猛的绝斗下，蓦地响起一声惨叫，银幕四张，光环亦敛，一道银芒破空飞射。

宫家兄弟分四面纵退，有一位手中剑已脱手，飞跃三丈外，用左手掩住下腹，踉跄后退，突然屈下一条腿，向前一扑。旁边一人伸手急抄，将他一把拉起。

这家伙腹下鲜血如泉涌，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我……我不行了，请为……为……我……报这仇！”

声落，手一松，腹下大小肠一涌而出，头向下一搭，立时气绝。

木栅的缺口处，突然响起一声胡哨的尖鸣，第二批贼人赶到了。人影急闪中，响起了摄魂魔君太叔权那奇怪摄魂剑的啸声。

接着，杀声震天，弓弦狂鸣，火把突明中，熏有磷火药的火箭如阵阵飞蝗，见风即燃，千百条火流齐向堡中射去。

“退守内堡！”闲云居士大喝，两人闪入堡中不见。

贼人扑向内堡，死在走道花树中的人，发出凄厉的号叫声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贼人势大，人数众多，此仆被继奋勇猛扑，势在必得。堡中射出的弓箭，虽然伤毙了不少人，可是那火箭和扔来的熊熊火把，把各堡的人闹得手忙脚乱。

庄中只有百余人，再分守九堡，确是力不从心，顾此失彼，终于，正北和西南两堡，被熊熊烈火烧成一片火海，贼人已攻入两堡了。

明堂的钟楼响起了金锣之声，灯台上升起了一盏绯色号灯，这是退守明堂的信号，要在一处全力防守。

明堂四座铁门半掩，高手们准备冲出与贼人决战了。

九座堡放弃了八座，贼人们要进抵明堂，还需一段时间，四面八方的机关暗器将贼人的动势阻住了。

将届五更，明堂大庭内气氛沉凝，玉麒麟焦躁地不住往来走动，五内如焚，突向乃父沉声说道：“爹，妈到这时还未撤回，情形令人担心，可否让孩子去走一趟？”

“不成！大敌已至，先顾明堂安全，方能照应外事。”忘我山人坚决地说。

一旁的浮云散人突然说：“该准备了，生死存亡在此一举，我们绝不能让他们逼近明堂。走吧！”

大庭中人影四散，各按指定地段准备杀出。

正北，是忘我山人和十二名子弟。

正东，是玉麒麟紫衣仙子夫妇俩，也带了十二名子弟。

西面，是闲云居士，也带十二名子弟。

正南，是千面书生周豪，也率领十二名子弟。

烈火冲霄，照耀得如同白昼，通道中已现出十余个手执火把的贼人，一拥而来。

锣声三响，射猛兽用的瘃矢，从二楼四座碉堡中射出，十余个贼人狂叫着扑倒。

在呐喊声雷动中，大群贼人如潮水般由八条通道中冲来。瘃矢是用诸葛连弩发出的，每匣九枝，箭尖的毒药连狮虎也着箭即毙，何况是人？箭雨锐啸中，通道及两侧花树的串地锦、金纹剪、活动钎板、踏弩、飞蝗针……这些小玩意全是由下面伤人的歹毒追命器、要命的无常，发挥了最大效能，除非脚不站地，不然非死即伤。

在凄厉的叫号声中，贼人死伤狼藉，几乎有三分之一躺下了，像潮水般退回原处。

不久，贼人竟做了四具用木板扎牢的推车，用人向前推进，上面可挡住箭雨，下面也可破坏小巧机关，喊杀连天向前冲到。

四座铁门突然大开，杀出四群猛虎。

正北，忘我山人正碰上太叔权，凶猛地接上了。太叔权的功力比忘我山人差上一大截，但他奇异的剑啸令人闻之心血下沉似要凝结。忘我山人遭异啸所扰，功力大打折扣，何况还有另三名狠贼围攻？

忘我山人已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，剑出绝招连绵，宛若长江大河滚滚而出，摄魂魔音并不能左右他。

他一面运功抗拒魔音，一面挥剑拥进。银芒左射，一名恶贼脑袋开花，旋身右卷，一名大汉“哎……”一声胸骨尽裂，“咔咔”一连三剑，把太叔权迫得连退五步。

一侧又纵来三名悍贼，立即填上空隙，五个人咬牙切齿奋勇抡攻，身手都出类拔萃。

太叔权还了三剑，恨声叫道：“周老鬼，今晚你家破人亡的命运是注定了，本盟主要你全庄老少惨受恶毒折磨，然后鸡犬不留。”

“你说早了些，太叔权。着！”忘我山人大声说，“着”字一蒋，右侧那名贼人胸前中了三剑，扔剑便倒。

杀了一个补上来两个，双方都红了眼，十二名子弟中，已有两人卧倒于血泊中，时间一久，真力渐虚，忘我山人不由暗暗叫苦。

正东一面，玉麒麟夫妇更是发发可危。火光中人影急闪，无法分辨贼人的面目，反正都是了不起的绿林枭雄，譬如说已死了一名的九宫山宜氏五兄弟，在围攻的贼人中，只算得上二流人物的，可知成人声势之强，所带的十二名子弟中，已有四名倒下了，玉麒麟夫妇也受了两三处轻伤。

四面皆吃紧，贼人有些已接近堡外青石阶，惟一得势稍好的是正面，那儿是闲云居士的地段，老人家剑如狂龙，八方旋舞，四周有十二名贼人横尸在地。十二名子弟在老人家策应下，不但无险，而且勇如雄狮。但贼人愈来愈多，时间一久，不被杀也被累死，有点像回光返照，日薄西山的景况啦！

不但无法退敌，连撤回也是不可能的事了。每一个人都心情沉重，绝望的念头渐渐升起。

玉麒麟夫妇双剑奋勇支持，官家四寇堵住他俩的退路，不时发出凄厉的狂笑，污言秽语不堪入耳。前左右三方共有四名功力更高的狠贼，一条蛇骨鞭和蓝汪汪的蛟筋万字夺，更为出色，修为并不输于玉麒麟夫妇，想得到夫妇俩的处境，委实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。

正危急间，东面突然传来一声震天长啸，像殷雷般震于山谷，震得人气血浮动。

“雪，这发啸之人，修为已至通玄之境，看来今晚大事去矣！”玉麒麟用沉重的嗓音说。

啸声一落，接着又响起一声高高的尖啸。

“是黛丫头，天！她回采了。”紫衣仙子一剑迫得一名悍贼，一面喜悦地叫。

玉麒麟也向另一人连攻三剑，也说，“啊，是她！以往她追逐走兽时，就是这样任性欢啸的哩。刚才发啸之人，定是与黛丫头同行的华逸云。”

“先求自保，他们到得快。”紫衣仙子大叫。

两人相背而立，紧守门户。在身前织起一道绵密的剑幕，抱元守一只守不攻。

正北的太叔一听啸声，只觉十分耳熟，猛地心中一震，脱口大吼道：“朋友们，大敌将至，咱们拼，先收拾击毙他们。”

忘我山人叱喝一声，招出“天龙行雨”，银蛇飞洒中，把贼人追得四面急退五步。

人影分而乍合，舍死忘生火杂杂地又缠在一团。

正东方向，远处林野间射来两条并肩的黑影，疾似星飞电射，迅捷绝伦。黑影后面半里，一个老太婆带着四条黑影，四黑影身上都背了一个同伴，也正用迅疾的身法，向这儿如逐而来。

在危急存亡的时辰，逸云和如黛终于赶到了。

他两人宰了淮阴三奇十余名大汉，心急如焚向熊耳山急赶。在路上又通上了两批贼人，如黛一发狠，便动手一一打发他们赶赴黄泉路，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。

将抵熊耳山，远远便看到山后天际一片红光直冲霄汉。起初两人并不在意，愈走愈近，姑娘却说：“咦！哪儿来的红光？少见哩。”

“糟！”逸云惊叫，又道：“我们迟来一步，贼人已经动手了，那是失火的光焰，快走！”

两人加了三成功，向扫云山庄越山穿林飞赶。

姑娘已看到了上升的火舌，切齿大叫道：“太叔权该死！我要剥他的皮。”

逸云耳尖，他已听到了喊杀之声，说：“前面有人厮杀，准备了。招呼神蝠，不许他们乱伤人。”

“吱吱”两声，两头吸血神蝠已经自行由囊中飞出。

降下一片山坡，已看清林下草坪中，四名使剑大汉结阵自卫，翼卫地下的四名伤者。

外围有八名黑衣大汉，刀剑飞舞，镖珠齐射四下里围住厮杀。最右是一个白发老太婆，一把寒芒电射的长剑左挡右拦，正和五名老鬼狼斗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已无还手之力。

逸云目力超人，他叫道：“五个老鬼中，有左曲老和右曲老。”

“哥，那是我奶奶，别放过他们。”如黛急说，并高声大叫：“奶奶，黛儿来了。”

她这两声高叫，可把二曲老叫得毛骨惊然，扭头一看，乖乖！果然是毁掉伏牛山庄的一双少年男女，把两老鬼震慑住了。左曲老突然用传音入密

之术向右曲老说：“别做声，等他们行将及身方可撤走，这时退避，这小畜生定要追我们，脱身不易。注意，向北走，由他两人的右侧闪过再折向东，他们就不会回头追我们。”

紫虹一向，相距三十丈外姑娘便掣下了紫电剑。

熠熠光华倏现，逸云的伏螯短剑出鞘，三尺晶芒闪烁不定，慑人心魄。他在十余丈外放开姑娘纤腰，身剑合一电射而至。左手一扬，一把黄豆以满天花雨手法，袭击围住四大汉侧方的恶贼们，他已分清了敌我，下手绝情。

他首先射向左右二曲，相距两丈时，只见两人贴地伏下，由草中一闪而没。

另三个老贼双剑一拐，齐向老太婆攻到。逸云不放心，放弃追袭左右二曲的机会，猛扑功力最高的使拐老贼。

电芒一闪即至，突化一道光环罩向老贼。老家伙确是了得，百炼金钢的沉重拐杖盖头便劈。

拐杖猛触光华，剑芒一崩便断了近尺拐尾，毫无阻碍向前疾吐。

老贼也是不弱，拐一轻他便知不妙，身形左倒，侧射两丈外，他只感到右鬓角一凉，耳轮被彻骨灼腑的热流射过，半只耳轮已不翼而飞，好险！

另一使剑恶贼恰好一剑攻到，剑气锐啸中洒到万千寒星，攻到逸云左肋，解了使拐老贼的危局。

“纳命！”逸云大喝，幻影十八剑中第一招“如虚似幻”倏然攻出，这功参造化的旷世奇学，世间能泰然接下的人，并不多见。

“哎唷……”老家伙上身一挺，向后一仰，伏螯剑的剑芒不偏不倚在他胸中倏入倏出，一闪即逝。他双手颓然下垂，长剑坠地，向后便倒。

这一面尸体未倒地，那使断拐的老贼像一头疯虎，向老太婆冲到，老太婆正一剑攻向一名恶贼，眼见得手，却又不得不撒招自救。

“奶奶，交给找。”逸云脱口叫，伏螯剑脱手飞出，光华一闪，从老贼仗拐的右肋没入，自左肋飞出。光华向上一升，逸云也到了，飞起一腿，将贼人尸身踢飞五丈外，同时神剑入手。

最后一名老鬼一声惨叫，被老太婆连刺三剑，惨叫着倒下了。

这不过是片刻间事，说快真快。

另一面姑娘也到了，紫电剑光华如电，将围攻四名庄中子弟人冲散，勇似狂狮。

她一面运剑，一面娇叱。围攻的八名黑衣悍贼功力都不等闲，姑娘想一下子击倒对方也不是易事，可是那两个吸血神蝠通灵，只须姑娘向某入递剑，它们就上下急射，连毙三人，贼人方发现有怪物在暗中袭击。

八个恶贼被逸云用豆粒射倒两人，姑娘在神蝠的帮助下，刺倒了三个，还有三个眼看大劫临头。

老太婆刺倒贼人，回身一看形势，她放了心，略一喘息，并在伏螯剑的熠熠光华下，看清了逸云的面容，便向收剑走近的逸云道：“哥儿，你是谁？是你叫我奶奶么？”

逸云其实弄不清她是谁，反正如黛说是奶奶，他便也跟着叫，只好一躬到地，面红耳赤恭敬地说道，“四海狂客姜公，乃是小侄恩师。小侄华……”

“啊！你是华逸云，平儿曾说起你在大珠台与黛丫头出现力退群魔，想不到你竟然是姜二哥的弟子。孩子，我是你三婶。”

“三婶”二字，把逸云听得心中一震。以前他和如黛相伴之时，对名份

辈份不在乎，在爱河中一切都不愿顾及，但事到临头，他却感到惶恐了。

他赶忙拜倒，撇去辈份称呼说，“云儿以往确是不知，奶奶原谅。”

老太婆刚伸手将他扶起，那边姑娘已将最后一名贼人放翻，她向这儿大叫道：“奶奶，家里怎样了了？爷爷和爹妈……”

“丫头，快！贼人已大举倾巢来犯，恐怕大势去矣！”奶奶急叫。

“云哥，我们先走一步。”姑娘急声叫，飞纵而来。

“奶奶，云儿先走一步。”逸云说，与姑娘连快飞射。

老太婆被他俩的称呼搅得满头雾水，但看两人携手冉冉而没，心中狂喜中又一顿足，说：“这孩子，胡闹！”

她带着四名子弟，背起四名伤者；奋起急追。到山庄不过两三里，竟然落后了半里以上。

逸云远远地看到整个山庄陷入火海之中，不由狂怒，仰天长啸，身形加快掠到。

贼人们是黑色夜行衣，左腿缠有白巾，极易辨认。在外围，酸枣林只剩下一些残烬，一些凶恶贼人由面把守住通道，准备截杀逃出之人，可是庄中九宫皆有地下室的痛道相连，处处相通，人都已集中在中间明堂，根本无人逃出庄外。

九宫之内，早有万全准备，易燃的家俱早已撤走，除了无法拆除的隔板外，全是石壁和砖墙及重要的密室，还有铁门和风火隔墙。贼人虽在外面丢入火把举火焚烧，但火势不大，而左近的两座古林，反而火焰烛天十分猛烈。

逸云一到，发出一声震天巨吼：“挡我者死！”伽蓝剑随喝声出鞘，挡路的三名狠贼一声惨叫，竟然分成六段。

如黛一看两庄全陷入火海之中，她也疯了，紫电剑急如狂风骤雨，用的全是不要命的招式，砍、削、绞、崩，剑出如狂风扫叶，人逢人死，剑到立折。

只一冲错盘旋间，已有十二名狠贼毙命在他俩剑下，两头吸血神蜗像两只小小幽灵，穿梭也似的爪抓嘴咬，但听狂叫之声震人心弦，贼人纷纷四散。

“哥，跟找来！”姑娘叫，向中间明堂急射。

逸云紧随她身后进入，沿途都是鲜血和死尸，机关埋伏大都被破去，姑娘心急如焚。

从东面通道直趋明堂，已可看清前面惨烈的拼搏，姑娘急叫：“爸爸，黛儿回来了。”

逸云突然超越姑娘，一声叱喝，有若狂龙下搏，褐影发出风雷之声，冲入重围。

“小辈送死！”宫家四兄弟回身猛扑，四剑狂挥。

“杀！”逸云怒吼，奇绝的怪招“飞电沉雷”出手。

风雷乍起，褐影四射，在剑气激射中，四人中倒了三个，最后一人剑一触褐影，震得身躯倒飞三丈。他眼中金星乱舞，虎口血如泉涌，整个右臂似非自己所有，身不由己，被奇大的震力震飞，背部向紫衣仙子撞去。

剑光一闪，紫衣仙子向左一闪，一剑挥出，剑过无声，血雨飞溅，恶贼两条大腿齐根而断，嗯了一声，仍向后飞出丈余，方行坠地死去。

紫衣仙子吃了一惊，她感到剑上传来的震力仍然奇大，要是从正面将

剑刺出，剑定将贼人贯穿，贼尸也必然将她撞倒。这小后生一震之力，确是骇人听闻。

“铮”一声龙吟，一旁的如黛河一名使紫金飞抓的老贼换了一招，紫电神剑竟未能将紫金金飞抓击毁，姑娘反而被震退丈余，老贼一声不吭，如影附形追到，飞抓脱手向姑娘胸前一闪便至。

逸云刚收拾了一名，恰好到了姑娘身边，他左手倏伸，紫金飞抓到手，运神力只一抖，飞抓的金链带着老贼的手腕，凌空飞扔，“叭”一声倒在玉麒麟身前。玉麒麟不管是谁，反正来者不拒，长剑“力划鸿沟”，将贼人脑袋切掉了，一脚把脑袋儿踢飞。

“小辈，你是谁？敢来架梁……”一个手挺短戟的老鬼厉声大喝，迎面截住逸云。

逸云一看大局已稳下，便大喝道：“神剑伽蓝华逸云，你记住到九泉下告我一状，你得死了！”声落，便迎面点出。

老鬼吃了一惊，但仍不信神剑伽蓝会是这么一个毛孩子，盛名之下却不符实嘛，哼了一声一戟扎出。

褐影突然一振，嗤一声将戟震得向上急飞，而一丝肉眼难辨的褐影，贯入了他的咽喉。这是幻形剑法的第三招，“一线生机”，这招名取得真绝，说死机倒还名副其实。

场中只有三名恶贼，其余的不是溜走就是死了。

逸云耳中听到了奇异的剑啸声，说：“我去找太叔权。”声出入已远出五丈外，扑向正北。

他来得正是时候，忘我山人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地，衣袍凌落，血迹斑斑。

太叔权与八名狠贼蛮悍地轮番进袭，一面咬牙切齿道：“姓周的，你死定了！咱们九个人服侍你一个，慢慢的折磨你，定要将你活活缠得脱力而死，你别慌。”

一面说一面抢攻，猛递五剑，摄魂魔音嗡嗡地直钻耳膜，令人神经麻痹而且似要爆裂。

忘我山人四方游走，还了五剑，他冷然地说道：“听东面的惨叫吧！你们的贼伙伴肝脑涂地，死得差不多了，所剩无几啦！你的死对头快到了，等着吧！凭你们这八块料，百招内未必能将老夫收拾得了，哼！”

八个人确是心惊，忘我山人守势十分严密，一有还招的机会，便攻其必救又绝不用老，见好即收，虽在八方狂野的攻袭下，身形已经迟滞，可是仍能在危机重重中，轻灵而稳实地以不变应万变，还有余力还招。他说得不错，要想取他的性命，确非易事。

在明堂暗壁之中，那强劲的箭矢，也给予贼人不少威胁，至少他们不敢不防，不能毫无顾忌的，所以忘我山人虽然处境危极，仍可支持一会儿。

正拼死间，一道绿影来势如电，所经处惨叫乍起，他前面探舞着的褐影，发出声声殷雷，阻路的贼人不是扑倒就是飞抛数丈外。

明堂暗壁中的各处都响起了欢呼之声，在金钟狂鸣声里，四门大开，杀出数十名子弟，接应四路的人。

逸云已看清了太叔权，还有一个熟面孔无影鬼王孔千里，其余的人他不认识，但知道他们是贼人就够了。他来势如电，沉声大喝：“太叔权，认得神剑伽蓝华逸云么？”喝声中，他电射而至，褐影前指，扑向太叔权。

“哦！是他！他怎会前来助我？”忘我山人错楞地想。

“小子，你狂，滚！”一名大汉从旁截出，一条狼齿森森，又重又沉的狼牙棒，斜劈逸云左肩。

逸云理也不理他，闪电似地向左一闪，便到了他的怀内，快得令人难觉，伸手腕扣住他握棒的右掌，一振腕，将他连人带棒扔起，向太叔权砸去。

褐影一闪，右侧一名贼人只觉心坎一凉，丢了兵刃按住胸口，摇晃两下翻身栽倒。

太叔权刚一剑挥出，逸云便失去踪迹，而使狼牙棒的贼人，已经凌空飞到。

这一连串的变化；不过是眨眼间的事，令人目不暇接，无法分辨。太叔权功力奇高，可是却被这奇急的剧变震惊得神色大变，他向右急闪，叫道：“汪兄怎么了……”

呼叫声中，另一名使刀大汉刚被忘我山人一剑迫得向这儿急闪，突觉脑后生风，暗劲袭到。他本能地大吼一声，身形急旋，钢刀贴身飞掠，就是一招“翻身扑虎”。

他一刀砍掉扑来身后的人斗大头颅，狼牙棒却捣中他的左胸，半边身子全被砸飞，“噗噗”两声，全倒下了。

逸云也同时刺中右例之人，那人摇晃着一同倒地。褐影一闪，飞射太叔权。

太叔权久斗以后，真力渐虚，看了逸云的神勇，他内心早寒，一照面间便死了三名高手，把他吓了个胆裂魂飞。剑到，他不敢硬接，身形左掠，摄魂剑避实就虚急拂逸云右肘。因为无影鬼王刚欺到逸云左侧，正待进招，如果逸云变招还击，便可造成无影鬼王乘隙进招的机会。

逸云岂能不知？他左手落在伏鳌剑柄上，向右一闪，“铮”一声就击中摄魂剑的剑锋。伽蓝剑在逸云手中，威力比在天心大师手中何止大了数倍？如山潜劲一触，太叔权整条右臂一麻，气血一窒，硬生生被震得连退十步。

晶芒一闪，伏鳌剑乍现乍敛。无影鬼王果然看破好机，哭丧杖飞点，急抢逸云左肋。

可惜他太慢了，只见晶芒耀目，他想用杖挡，又想向右扑倒闪避，可是都来不及啦！念头刚起，胸前便觉一凉，哭丧杖仍向前急推，反将他的身躯向前一带，“叭”一声，连人带杖跌倒在石阶之下。

太叔权心胆俱裂，仰天发出一声悲啸，向外飞逃，急似漏网之鱼。

忘我山人与从门内杀出的子弟，也宰了两名恶贼，向庄外一拥而去。

“走得了么？”逸云叫，如影附形追到，一剑飞点太叔权后心，急似奔电。

太叔权也似了得，向前一仆，横射八尺，向左首通道急窜。

迎面奔来五名悍贼，内中有一名女人，徐娘半老，风韵更胜黄花少女，她是青山仙狐谏宝珠。

“风紧！扯活！”太叔权大叫，已经远出三丈外去了。

五贼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，便看到逸云迎面扑来，他后面是忘我山人，落后了五丈。

除了青山仙狐，另四贼不知逸云是敌是友，看穿着逸云是一身绿，说不定是同来之人。但他后面有忘我山人切齿猛追，也许是新到的朋友呢。

在贼人一怔神间，逸云已到，一声长笑，褐影两翼怒张，两名狠贼糊

糊涂涂，便了帐中剑倒地。

青山仙狐一声惊叫，倒提着剑腿也软了，站在一旁怔怔正注视着逸云，像在等死。

上次在伏牛山庄，逸云手下留情，一剑打碎了她头上的钗环，拍散她头上的青丝。

在外表上看，她也并不像个荡妇，只是那双眉目有点讨厌，但也不太特殊。逸云对她算不上有恶感，上一次她只向他轻轻点出一剑嘛！这次她看到逸云脸上冷酷的神色知道此劫难逃，功力相去太远了，动手岂不是白费劲？她也不想动手，楞楞地看着逸云扑到，眼看褐影再涨，她长叹一声，闭上了眉目。

响起两声令人心血下沉的号叫，另两贼腹下留下了一处致命伤痕，“噗通”倒下了，兵刃，扔在一旁。

她只觉肩上扣上一只大手，耳畔响起逸云的低喝：“我不杀你，快给我滚！”

她身不由己被大手带飞十来丈，睁开星眸一看，正在他身畔，被他握住香肩带着走呢。她幽幽地说道：“你为何不杀我？小弟。”

“别胡叫！我不杀不抵抗的人，下次你向我递剑，我必定杀你，希望你别在黑道中鬼混。快走！”

他一松手，将她推出三丈外。

“谢谢你，我永远都不会处身在黑道中了。”她收剑入鞘，向飞射而逝的逸云背影轻呼。

突然她心中一凛，火速转身。她身左，正站着忘我山人，正用惑然的眼神，盯视着她，沉声问：“你不是青山仙狐谶宝珠么？”

她一触他可透人肺腑的眼神，悚然而惊，说：“晚辈正是谶宝珠。”

“你与他相熟？在伏牛山庄我亲见他出手惩戒你。”老人家诧异地问。

“并不相熟，他因何不杀我，晚辈仍感意外。”

“你走吧！由北面碰你的运气。”老人家挥手赶客。

青山仙狐默默地走了。

老人家喃喃地说：“这妖妇，唉！”

他向西疾走，一面自话道：“可惜！这孩子算得是盖世英才，可惜竟是个好色之徒，令人惋惜浩叹。”

火光照亮了半天边，明堂四面八座堡宫中，有四座仍在燃烧，另四座没有人在再继续抛入引火物，已经渐渐自行熄灭，由于早作准备，易燃物品早已迁走，所以损失不算惨重，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而庄外树林的大火，已经势似燎原，火光烛天，成了火海。

贼人们发出急剧的号角声，狼奔般四散逃命，在火海中觅路逃生，大火反而成了他们的追命阎王，被火海吞噬了不少生命。

陆续赶来的贼人不算，三批首先到达的三百余人中，活着逃出的高手，不会超出三十名。

忘我山人停留片刻，已经不见了逸云，他向东一统，在木栅旁发现了如黛，紫电剑八方飞射将一个矮老鬼追得手忙脚乱。

他心中大喜，心说：“黛丫头的功力，有长足的进步，比她娘差不了多少了！难得哩！”

他急掠而到，大喝道：“天聋矮鬼，留下命来！”

天聋矮叟听不到喝声，但可看清了忘我山人，鸭舌枪一振，毒雾倏进。

姑娘向左一闪，忘我山人大惊，喝：“黛丫头，屏住呼吸。”在喝声中如飞扑到。

姑娘这些天服下了两次雪参寒魄回生丹，抗毒的药力并未完全消失，听祖父一叫，她怔了一怔，天聋矮叟已趁机逃命去了。

她一身黛绿劲装，背上有两把剑，龙犀剑仍在鞘内。在火光照耀下，身形一定，第一件令忘我山人触目惊心的事，就是她头上的盘龙髻，一根珠钮在她额前闪闪生光。她那娇艳欲滴的桃腮粉颈，在雨露的滋润下，发出诱人的魅力，一看就知她是一个新婚的少妇。

忘我山人为人固执，嫉恶如仇，一生行事光明磊落，有点食古不化。当他一看清孙女儿的光景，只觉浑身一冷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在她身前八尺站定，一双虎目射出利箭般的冷电寒芒，哼了一声。

姑娘心中大惊，她一生中，从未见过祖父这种冷酷凌厉的神色，只感到浑身发冷，“铮”一声紫电剑落地，她惊恐的大叫：“爷爷，你的神色多可怕呀！黛儿晚回一步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忘我山人厉声断喝。

“爷爷！”她脸上泛起了青灰色。

“跪下！”老头子的声音，冷得像来自阴曹地府。

姑娘还不知为了何事，还只道浑身血污的爷爷，神智已乱了呢！那冷酷无比的声音，把她吓了个胆裂魂飞，身不由己地跪下了，仍惊恐地叫道：

“爷爷！我是黛儿……”

“呸！我没有你这败坏门风的孙女儿。”老头子恨声怒叫。

“爷爷，我……”她有点明白了。

“谁替你梳的盘龙髻？贱人！”

“爷爷！”她掩面而泣。

“说！是谁？我要你两人生死同穴。”

“爷爷！别怪他！黛儿不好，听凭爷……”

“是那位神剑伽蓝么？哼！那好色之徒，我会处治他的。”老头子想起刚才那一幕情景，更忆起在伏牛山庄中，逸云与桃花仙子众女大闹山庄，和公然在光天化日下，抱挽着高唐神女的情景，只觉气往上冲。

“爷爷，他不是好色……”姑娘抬头急声分辩。

“不许你叫我爷爷。”老头子厉喝，打断她的分辩，又道：“武林中人恩怨分明，我会记得他救了扫云山庄的劫一难，也不会忘记他砧辱周家门风之耻，我会善为处理这事。”

“爷爷，千万别怪他……”

老头子虎目一瞪，将姑娘的话吓回喉中，他沉声说道，“周家五代以来，门风可矜可夸，想不到竟然在你手中，断送得如此之惨。孩子，抬起头来。”

姑娘眼泪模糊，心惊胆颤抬起头。老头子往下说道：“这儿已无人迹，子弟们皆已追贼去了，你是周家的子孙么？”

谁说没有人？远处墙角一名庄中子弟，正向这儿偷瞧，突然悄悄溜走，气急败坏向后狂奔。

“爷爷，黛儿是的。”姑娘突然明白过来，反而定了心，她心中在暗叫：“云哥，永别了！来生再见。”

她的语气是平静的，可是眼中已充满了泪水；

老头子语气也变得沉重，虎目中也隐现泪光，说道：“三纲五常，乃世间道德的准绳，逾礼之人，必为世间大害，不用我多说，你自己去想。”

“黛儿错了，听凭爷爷吩咐。”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，滴湿了胸襟，但语气出奇的平静呢。

“拾起你的剑。”老头子木然地说。

“爷爷，可否让黛儿交代后事？”她拾起了紫电剑，擦掉泪痕恳求。

“你说吧！时辰不多，他们快回来了。”

她解下龙犀剑，置在膝旁，从容地说：“请爷爷将这把剑与黛儿合葬，第二件事黛儿请爷爷恩典，不再追究华……云哥哥，一切都是黛儿不好。爷爷，黛儿在泉下也必将永依爷爷奶奶和爹妈。”

她徐徐说完，不等回答，举剑向颈上抹去。

“且慢！”老头子在剑将及颈的瞬间，沉声喝止。

姑娘闭上星眸，让泪珠挂落胸怀，剑停在颈下半寸，不言不动静待下文。

二十五

“第二件事爷爷不能允你。”老头子顽固地说。

姑娘长叹一声，眼角滚下一串泪珠，并未张目，幽幽地说：“黛儿这是第三次亲手自绝，也是最后一次了，三次都是甘为云哥而死，可见错不在他。爷爷既然不允，黛儿不敢奢求，冥冥中事，既属渺茫，黛儿一死百了，又焉知阴世之事？慰死者于九泉，其实乃是做给生人看的，黛儿现已无他求，爷爷可以安心了。”

“你简直荒谬绝伦！不事鬼神，离经叛道。”老头子叱道。

姑娘凄然一笑，猛一抬腕。老头子猛然转首，不忍再看。

绿影一闪，快逾电闪，从墙角射到，由姑娘身侧一闪即至，一发之差，夺下了紫电剑。随之而来的劲急潜龙，将姑娘掀倒在地。

接着人影急闪，到了姑娘的奶奶辣手隐娘，闲云居士，玉麒麟夫妇，千面书生周豪，再后面是十来个庄中子弟。

姑娘被冷冰冰的剑锋迫近咽喉，因她已用全力，心力早疲，生意全消，再经罡风震倒，人已昏死。

逸云夺下紫电剑，虎目中寒芒电射，屹立在姑娘身畔，面罩寒霜。

后面的老奶奶见姑娘倒地，一动不动，只道姑娘已死，尖叫一声，抢近将她抱入怀中，方发觉她是晕厥，放了心，却向老头子大叫道：“老不死，你发什么横？她要有三长两短，反正家已毁了，大家散吧！”

忘我山人已发现有人赶来，没想到逸云来得这么快，他刚警觉回身，逸云已将人救下了。经老伴一骂，他可冷了半截，但怒火已蒙蔽了他的灵智，沉声喝道：“贱人的事，不要你过问。”

逸云这方知道这位在伏牛山庄接了他一箭的人，是姑娘的祖父忘我山人，满腔怒火，登时散尽，却换上了怨气。听口气，定然是他和姑娘的事发作啦！

他心中对老人家迫姑娘自尽，不以为然，但他不得不低头，丢下剑走近老头子，拜倒在地说道：“华逸云拜见爷爷，恩师他老人家，嘱云儿问候爷爷万安。”说完，叩了三个头。

老头子怒火未消，怒声问道：“你恩师是谁？”

“恩师姜公，人称四海狂客。”

老头子这一惊，浑身发冷，暗叫冤孽不止，更陷暗叫苦不迭。论辈份，逸云比如黛大一辈，论情谊，他是姑娘的叔叔，虽则武林三杰并未盟誓结义，但口头上的兄弟称呼由来已久，这岂不是乱伦了么？

所有的人全都吃了一惊，闲云居士也暗中叫苦。

忘我山人气得浑身颤抖，变色地问道：“令师一向可好？”

“恩师在百花谷义救百花教主，误中毒蝎三娘的化血神砂，双腿已残，目下安居点苍山，与云儿的第二恩师龙吟尊者同参大乘。”

“你可知黛丫头的身世？”

“三峡结义时，云儿不知黛妹是女儿身，辰州道大珠台拼斗前夕，方知黛妹身世。”

“你该叫我什么？”老头子怒叫。

“可否容云儿发问？”

“说！”

“怨云儿无状。请问爷爷是否曾与云儿恩师姜公，焚香歃血义结金兰？”

“强辩！武林中人千金一诺，口头上的兄弟同样取信天下，你还敢强辩？简直是目无尊长！”老头子咆哮起来。

这时，姑娘已经苏醒倚在奶奶的怀中，神色紧张地注视着两人斗口。

“云儿并非强辩，事实上如此。那江湖侠丐亡命花子尹成，与云儿亦是口头称兄道弟，论年岁，尹老哥可做云儿的祖辈有余，难道这也算兄弟么？”

“胡说，辈份之尊，绝不可乱，你竟与亡命花子称兄道弟，狂妄已极。我只告诉你，你这好色之徒不许再入我扫云山庄，日后情义仍在，周群不是不知感恩的人。黛丫头败我，门风，凌晨之前我要收殓她的尸骸。你给我立即离开此地，快滚！”

“爷爷，一切过错全在云儿身上，怪不得黛妹，云儿但凭爷爷责罚……”

“住口！滚起来！不许你再叫我爷爷。”

逸云缓缓站起，神色凛然说道：“云儿听任处置，但请不要迫黛妹走极端……”

“啪啪啪”老头子给了他三记耳光，厉声叫道，“畜生！你目中还有我这三叔在？决滚，休过问我周家的事，你还有脸在我面前说话？”

逸云挨了三记耳光，俊脸红似晚霞，他神色冷静，从容地说道：“虎毒不食儿，何况错不在黛妹？爷爷……”

“滚！”老头子怒叫，“啪”一声又拍了他一记耳光。

“云儿有一个要求，就是饶了黛妹。”逸云仍从容地说。

“那你就死，我就饶了她。”老头子冷冷地说。

“爷爷，黛儿愿死！”如黛大叫，要挣扎扑向紫电剑。

“别管你爷爷，天下间谁也不能迫你，除非奶奶死了。”老太婆抱住她，冷然说。

逸云目中神光再次涌现，似要喷火，他徐徐后退，凛然的问：“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么？”

“是的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。”老头子沉声说。

逸云脸泛寒霜，一字一吐地说：“华逸云虽铸大错，但罪不致死，何况我对黛妹已许下海誓山盟，并非心怀不善，不然亦不会眼巴巴地前来送死。黛妹是你的亲骨肉，你不究内情就下定论已无亲子之情。我华逸云可不是匹夫，家父母不许我无谓轻生。四耳光下手不轻，咱们师门恩义已绝。”面向姑娘，神色又变，凄然道：“嗲妹，别矣！我负你今生，谅我。我即将浪迹天涯将与草木同腐，愿你珍重。”

他在行囊中取出折扇，放在地上，那是姑娘的珍玩。

姑娘大叫一声，晕倒在奶奶怀中。

逸云厉啸一声，身形急射庄外，像电光一闪，没入残林余烬之中，瞬即不见。

忘我山人猛然惊醒，逸云每一句话，都深深楔入他内心深处，暗说：“这小子眸正神清，绝不是好色之徒，也许我错了，他和黛儿之间定有隐情，难道错怪他们了？”

他看了如黛一眼，叹口气径自走了。

紫衣仙子走近婆婆，用爱怜的目光看了如黛一眼，轻声说道：“婆婆，我想先问问黛儿。”她伸手接过如黛，捏了捏她的人中。

姑娘悠悠转醒，双目直视，眸子茫然不动满脸皮肉没有任何表情流露。

婆媳俩吃了一惊，紫衣仙子尖叫道：“黛儿究竟你怎么了？”

如黛晃若未闻，不言不动。

“糟！她……她已迷失了本性，完了！完了！”老奶奶用惊惶的颤音叫，一掌按住她的背心一掌按住她天灵盖上，轻轻抚动。

“三婶，别枉费心力了，认命吧！”闲云居士说，幽幽一叹转身向玉麒麟又说：“平侄，请转告令尊一声，我走了，也许我不再做居士，正式剃度觅地潜修，免了红尘的无穷纷扰，愿他珍重。”

玉麒麟惊道：“伯父，你……你？”

闲云居士黯然一笑，拍拍他的肩，说道：“你爹今天的失常，并非纯是为了黛丫头败坏门风之事，这事只有我清楚，本来我不该说，但为了黛丫头我仍得告诉你，希望你慎重处理此事。”

接着，他将途经伏牛山庄的经过略说一遍，最后道：“一方面是你爹看不顺眼逸云与桃花宫妖女在一处，其次是逸云那一箭，几乎令我俩人当堂出彩，这难堪他憋在心里也是够难受的啊！加以摄魂魔君这一闹，扫云山庄几乎全庄遭劫，他失常并不是奇事啊！”

（LuoHuiJun：于是呼，“大侠”变成畜生不如。）

说完，举步便走。

突然，他一始头，“咦”了一声。

由正北山庄正门余烬中，幽灵似的飘来一个老太婆，点着寿星杖，冉冉飘近。

两头吸血神蝠，在老太婆头顶上空飞旋，只消有人叱喝一声，定会向老太婆扑击。

闲云居士突然停步，讶然道：“老婆婆，请问有何贵干？愿效微劳，老朽……”

老太婆停下了，接口道：“尊驾可是闲云后土辛大侠？”

“正是老朽，婆婆尊号可肯赐告。”

“老身人称天涯孤姥易婆婆。”她向如黛叫道，“黛儿，婆婆得讯太晚，迟来一步，幸而你阖府平安，可喜可贺。”

如黛像一尊活的石像，对外界的响动毫无感觉，易婆婆已看出端倪，失惊道：“哎呀！她怎又神经错乱了？比上次更糟呀！”她急趋姑娘身畔，大叫道：“如黛，如黛，认得易婆婆么？”

如黛交了白痴，谁她也不认识，不言不动，目光茫然直税。

辣手隐娘也失惊道：“易大姐，你是说，黛儿曾经发作过一次么？”

易婆婆奇道：“怎么？她没告诉你们么？”

“她刚到家，就……就成这模样了。”

“那就奇了。糟！敢情是云哥儿离开她了么？”

众人全都失惊，面面相觑。辣手隐娘默默地点头。

易婆婆摇摇头道：“不会的，我双目不盲，绝不会看错人，云哥儿绝不是那种人。

为了她，他曾经千里追踪，也几乎发狂，他怎会离开如黛而去？我不信。”

“一言难尽，云哥儿确是走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！”易婆婆大声坚决地说。叹口气又道：“黛姑娘在大珠台上青龙岭留字自绝，我适逢其会救了她，她即性情大变，几乎入魔，武昌府爱侣重逢，她恢复了本来，两人挚爱之深，无可比拟，他怎会弃她而去？不！不会的。”

“易大姐，请至明堂暂住，老身有事请教。辛伯，可否暂留些许时日，也许可以挽救黛丫头的，有易大姐在，或许可以对症下药呢。”辣手隐娘挽留两人，寄望殷切。

一行人进入明堂，子弟们分头四出将火路堵住了。

两头神蝠吱吱欢叫，一掠而下，钻入姑娘肋下挂囊中，它们还不知主人已经成了白痴哩。

东方天际，云层密布，整个天宇星月俱隐入乌云之中，虽然是该露曙光之时，但出于乌云密布，反而更为黑暗。

逸云发足狂奔，灵智被愤火一冲，人便激动得难以自制，不管东南西北，翻山越岭狂奔，以发泄心中愤怒。在愤怒中，内疚和白责的意念，也给予他心灵上最重的负荷和最痛苦的折磨。

是的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他不该连这点自制力都没有，误了自己也害了姑娘啊！

其实他错怪了自己，他岂是没有自制力的人？当日与碧芸姑娘深山求药，两人肉帛相见同寝共枕，耳鬓厮磨，碧芸的娇躯比如黛丰盈成熟，容貌亦不输如黛半分，相处如是之久，他虽心动仍不及于乱，手眼儿的温存他尝过多矣！为何能保持清白呢？可见他并非没有自制力的人。

追根究源，确是那神魔洞中的玄阴之气害了他俩人，加上龙犀至阳之气一冲，外魔诱发潜伏的先天本能，令他俩灵智蒙蔽，终于铸下大错。

食色二字，孔夫也说是“性也”，一入其中，便不克自拔，他俩不该在尔后这一段时日中，恩爱得过份，但这能怪他们么？值得道学先生研究。

愤怒，自疚，加上他本身生长边荒，与生俱来的野性，三下里一凑合，令他在绝望中产生了自虐的潜意识，更产生了强烈的狂野变态。

在丛山里他满处乱跑，能攀的就攀，能跃的就跃，不分东南西北，反

正他要发泄精力。

天亮后不久，突然大雨倾盆。

他浑身成了落汤鸡，但却不停下脚步。转到了洛河边，他奔上了对面的峭山，东南西北尽钻，爬上了高峰仰首长啸，降下深谷掌劈足飞，千斤巨石被他击落岭下，合抱巨木齐根而折。

说来令人难以置信，他足足奔跑了一天，差不多每一座山头都跑了两三次，这百余座山头他都踏遍了。

雨不住地下，他似乎并没有感觉到雨的存在。他的脸色渐渐变成苍白，渐渐的泛上青色。

一整天，夜幕降下了。

他奔上一座高峰，突以全速向山下呼啸着冲去。

“哗啦啦！”，“咔”挡在去路上的十余株合抱古木，被他挥舞着的大手，击得纷纷倒下来了。

到了山下，他还要向对面山头猛冲。

终于，他昏了的神智渐变成麻木，龙犀丹黄赋予他的无穷精力，经过了一整天的发泄糟蹋，终于筋疲力尽了。

越过一丛树林，他路上一座巨石，向前一纵，一脚踏上丈外的另一座怪石顶端，岂知石上经水过久，十分滑溜，脚下靴底也自然够滑，经水太久嘛！

他一脚踏上石顶，身躯重力一到，突然向前沿跌，“叭”一声，跌倒在乱草泥浆里。

石高有四丈，他灵智已失，这一跌落势甚重，他仆倒在泥草之中，想挣扎而起，可是真力已竭了。

“哈哈……”他双手撑地，始起头发出的刺耳的凄厉狂笑，在雨夜的深山里，令人不敢再听，几疑鬼径出现。

笑完，头向下一搭，沉沉睡去。

第二天，雨并未停，但微雨时下时歇，云层渐薄。

黑夜又临，雨已慢慢的止住了。

在巨石下沉睡的逸云，并未醒来，断草泥浆已将他的身于盖了一半。幸而他的头部是伏在肘弯上睡去的，不然泥浆已堵住他的口鼻闷死啦！

第三天，云散雨收，丽日高照，草木充满生意。

一天雨夜的沉睡，他丝毫没有移动的痕迹，经过一整天的发泄，他体力与精神崩溃了。再经两天一夜在阴雨泥中沉睡，想得到他所受的打击的重大，幸亏是他，任何人也会倒毙在这荒山野岭之中。

他虽然躯体不动，可是脑部的活动并未停止，一连串的梦困扰着他，面部的肌肉不住地颤动，抽搐。

中午时分，他浑身突发高烧，终于在灼热的昏眩，和喃喃的呓语中悠然醒来。

他浑身汗出如雨，潮湿的地面，身畔五尺之内，全被他体内的灼热肌肤烤干。

他挣扎着爬起，只感到肌肉皮肤似若片片撕裂，头脑昏沉，嘴唇干裂。睁眼定神站稳，他感到宇宙是一片灰色，眼前事物像走马灯般的旋转翻腾，连地面也在摇晃。

他解下包裹，卸掉剑，撕掉上衣和长裤，他脑中只有一样的感觉——

“热”。只有一样强烈的欲念——“水”。

他的灵智并未完全模糊，已听到下面山脚不远处有潺潺水声，便踉踉跄跄向水声发起处，凭本能支持着，跌跌撞撞走去。

在天旋地转的感觉中，他跌倒了几次方到了小溪边，其实距他倒卧之处，不到十丈远。

“扑通”一声，他掉下了由丈余高崖上挂下的潮流中。水势不大，形成一个约丈大小的涡流，他仆倒在水中，咕咕咕咕拼命装了一肚子水。

溪水清清，他喝饱了爬伏在岸旁，身子泡在水里，他感到十分舒适，神智慢慢的恢复，可以用他的脑子了。

可是他仍感到模糊，思维里空白太多，许久许久他方整理出头绪，长叹一声道：“我病了，别去想那些丧气事啦！”

他索性不想，爬伏在水中调息。

在他前晚冲下的山头上，迎风卓立着一个脸圆圆，矮矮胖胖笑容可掬的牛鼻子老道，头上发白的灰发挽了一个道士髻，身穿行脚野道人的青道服，大袖飘飘，腰悬长剑，靴尖几乎拖垂近地了。他太矮了，还没有五尺高。

他注视着逸云冲倒的一大串大树，喃喃地说道：“山民说前日暴雨之际，山中出了妖怪，闹了一整天，可能是真的哩。由冲下山脚的树木折断景况看来，这怪物可有点唬人啊！我许久没走函崱道，出了妖怪难道我会不知道，得找找看是啥玩意。反正那群兔崽子们蠢动之期尚早，耽误三五天亦是无妨。”

老道顺着偃草往下走，到了一条折断的古木边。合抱巨木离地六尺折断，断痕整齐，上段浓密的树枝，倒离原处近丈。矮老道细察半晌，惊道：“不是怪物，明明是一种奇异的掌力，硬生生的将树震断，这人的功力骇人听闻。”

他迟疑片刻，想再往下循迹搜寻，却又有点委决不下，最后他将袍袖掖在衬衣腰带上，向下奔去。

穿过古林，到了两山下的峡谷，他怔住了。

小溪形成的涡流中，静静地躺着一个雄健如狮的人体，上身精赤，肌肉结实如丘如球，赤红如火，下身只穿犊鼻裤，脚下有白袜和短靴，手工精细，不是等闲人可穿的禁物。

看去这人呼吸似已停止，但肩颈露出水面处雾气蒸腾，证明他不但未死，身上的热度惊人。

矮老道在旁停住了，脱口轻呼：“好雄壮的小伙子，他定然是病了，我得帮助他。”语声突然提高，叫道：“小伙子，你病了，可肯让我帮助你么？”

逸云早已发现有人走近，但他懒得管。听来人口气和善，而且充满同情和慈心，他自经突变和三天来不平凡的遭遇，自虐和狂暴的心情，在他心中生了根，性情大变，像是换了一个人。

同情和好意的关怀，在他心中凭空生出无穷的反感，他缓缓转身仰卧水中，面对着矮老道。

他整个人全变了，凶猛凌厉的眼神，代替了以前安详和平的可亲目光，经常含笑的笑容已不复见，化之而起的是坚毅残忍的刻毒微笑，与充满嘲弄的轻蔑笑意，令人望之悚然而惊，以前温文潇洒的高雅风华，已经不复重见，而代之以狂野横蛮无礼的神色。

他变了，变得十分可怕，十分危险，十分不可思议了。

惟一不变的是，他那对修长漆黑的俊眉，也惟有这对没带丝毫暴戾之气的眉毛，告诉人他以前的种种。一般武林人物，不是生有英气勃勃斜飞入鬓的剑眉，就是又粗又浓的一字眉，只有他不同，修长漆黑略带弧形，虽怒极之时，也带有三分书卷气。

矮老道一看逸云不友好的神色，像煞一头濒河的暴虎，仇视一切的目光和蔑视宇宙的傲岸神情，令他悚然而惊，心中暗叫道：“好一个充满怨毒仇视苍天的危险人物！这人似会有无穷恨怨久郎心头，如果不早为疏导，祸患无穷！”

“少年人，可要我帮助么？贫道但愿能为施主效劳。”矮老道柔声说。

逸云瞪了他一眼，手一挥，像要赶走脸上讨厌的东西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走开！我不要任何人前来打扰。”

矮老道一皱眉，仍安详地说道：“你病了，发着高烧，贫道有灵丹妙药，你得珍惜千金之身体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逸云爆发出一声狂笑，水花四溅。笑完，他一蹦而起，纵到老道身前，像一头猛雄狮，满怀敌意大声的说道：“你听了，珍惜不珍惜是我的事，连我的爱侣也弃我而去，另一个也以我为耻，我死了他们也就安心了，珍惜又有何用？你知趣些，走开！”

他一是指碧芸，另一个当然是指如黛。他说话的态度来势汹汹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

矮老道并不被他狂野凶暴的态度所吓倒，屹然不动不稍退后，仍泰然地说道：“我如果坚持要帮助你，又待如何？”

逸云狞笑道：“我不相信亦不接受任何人的好意，你若坚持，很简单，我打碎你的头颅。”

矮老道一愣，心说：“这小家伙神智并未昏乱嘛，只是受刺激太深，我得冒一次险，将他拯入正途。”

他呵呵一笑，一面运功戒备一面说：“少年人，你无法拒绝我的好意，你病得不轻，我要先替你退烧，再说其他。”说完，跨前一步。

“你真要打扰我的清静？”逸云冷冰冰地问。

“你说对了，但我是给你治病。”矮老道微笑着答，又跨前一步，双方之间相距只有五尺，伸手可及。

逸云狂笑道：“关注你自己吧，我要冲破你的脑袋。”说完，巨大的虎掌伸到矮老道面前，五指箕张，正要抓下。他身高七尺以上，比老道高了两尺，手一抬便到了老道的顶门，要是往下抓，老道是跑不了的。

矮老道神色不变，不悦地说道：“把手拿开，我老人家不高兴。”

手向下一落，老道头一偏，左臂一抬，想架开向肩上落下的大手。

双手一触，老道大吃一惊，那只其红如火、灼热如焚的大手硬逾金钢，沉重如山丘，不像是人的手。

矮老道心中骇然，晃身便退，厢手一带，想搭对方的曲池穴。

“噗”一声响，两人的手臂相触。矮老道不但没扣中逸云的曲池穴，只感到手臂酸麻，如受巨锤撞击。

他一退，迎云哈哈一声长笑，揉身欺上，一掌拍出。

“叭”一声巨响，双掌接实，逸云未用全力，震得连退五步，老道则身躯晃动，感到掌心火辣辣地。

他心中一凛，暗说，“这后生像是铁打的，能接下我四成劲的人，并未

多见，可能他并未用全力哩。”

逸云被矮老道一掌震退，火可大啦！他哼了一声，身形猛然扑上，喝道：“再接我一掌！”

“砰”一声巨响，是风激射，劲气锐啸，人影倏分。逸云退了一步，哈哈狂笑，矮老道急退七八步，几乎跃下溪中。

“第三掌，我要你骨折肉绽。”逸云狂笑着扑上。

矮老道不仅是惊，大为震惊，一掌斜掠用借力打力的拨千斤打法，同时揉身欺近扣指疾弹，一丝无形无声的是劲急射逸云身侧章门穴。

逸云不上当，在掌将接触的刹那间，一沉腕，劲道立消，双掌一错，两只手像大铁钳咬实。同时左掌从腹下向右一拨，神奇刚猛的潜劲，将来袭的指风震向身后。

“撒手！”矮老道大喝，如山内劲修发。

“你今生休想！”逸云也沉声喝，内劲源源袭出。

两人所立处是溪旁的一座大石，同时挫身运劲，双掌扣实，较上了内劲。

逸云脸上泛起了刻毒残忍的狞笑，额上现出汗迹，右臂的肌肉绷起不住跳动，但整条臂如同铁铸凝实坚固。

矮老道颊肉抽搐，额上大汗直冒，衣袍鼓动，无风自摇，目中神光湛湛，似要喷火。

两人的脚掌，逐渐陷入石中，碎石屑不住爆散飞射，显然两人都有点站立不稳。由脚上看来矮老道要差一筹，因为逸云的脚陷入稍浅，而且碎石不是爆而裂而是挤碎了的。

不久，大石承受不起两人的无俦压力，突然向下面掀倒，向溪下滚去。

突变一生，两人只好放手，同向两侧飞掠。逸云一沾地，一声长啸，向老道落下处凌空扑过去。

矮老道领教了少年人，深如海的绝学，知道遇上了罕见的对手，这时他已欲罢不能，非全力周旋不可了。

人凌空扑到，劲风压体，老道叱喝一声，全力劈出三掌，虽石开碑的暗劲，狂涌而出。

逸云半空中双掌交挥，三起三落，风雷俱起，梵音令人心血下沉，硬接三掌。

矮老道心中一震，斜飘丈外，叱道：“稍待，我有话说。”

逸云身形站稳，傲然一笑道：“等你说完，反正你跑不了。”

“你用的是梵音掌，龙吟尊者与阁下有何渊源？”

逸云沉吟半晌，说：“哦！那是家师。”

“怎么？你竟向我无礼？你知我是谁？”矮老道讶然问。

“管你是谁？我不需要知道世间任何人。”逸云冷冷地说。

“孩子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我是太白矮仙，与你师父有一辈子的交情，你不该如此对我的。”

逸云一怔，打量半晌，说：“如果你真是太白矮仙，我只好认错。你走吧！我不要见任何的人。”

他回身纵入水潭中，“噗通”一声水花四溅，爬伏在水中，让冰凉的溪水浸住全身。

太白矮仙摇摇头，踱到溪旁一座大石上坐了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听我说。”

“不听，不听！你走，我尊敬你，要是不走，我要恼了。”

“你师父一向可好？我们不见面已快一甲子了。”

“师父他老人家好，可是双腿已废。”

“哎呀！他是走火入魔么？”

“不，那是朗月禅师做的好事，那欺师灭祖之徒，哼！”

“哦！那是孽畜，我早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。”

“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。”

“你师父不能行走江湖，为何把那佛道同源金像落入邪魔之手？怪事！”

逸云一蹦而起，这两件事。触到了心灵深处那隐伏着创伤，脱口叫道：“啊！是了，我还有大事待办呢。这两件事，都待我去完成，不然我不能安心，也不能放浪形骸与草木同腐。”

他走向巨石，打开包裹换上一身黑色劲装，将一切佩带齐全，吞下了一颗雪参寒魄回生丹。

太白矮仙仍坐在那儿，一面问道：“孩子，你贵姓大名？”

“我忘了。”他答得干脆。

“你师父的佛道同源像，定然是你丢失的。”

“胡说！我亲手交给少林掌门的，当着少林武当两派门人，还有两个掌门，这事与我无关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但你为何不亲到嵩山少林去送回金像呢？”

“别问为什么。那秃驴浪得虚名，谁知道他那么脓包？我又得跑一趟太白出庄，倒霉！”

“孩子，可要我陪你跑一趟？”

“免了，我的事不要人干涉。”

太白矮仙心想：“这孩子神智并未迷失，可能是为了他刚才所说爱侣之事，深受刺激，以致性情大变。首先我得将他的病治好，免得伤了元气，再慢慢探出内情，相信他会听我劝告的。”

想到这儿，心中稍安，问道：“孩子，你可曾成家了？”

这一问，可问糟了，逸云刚结束停当，心中像被楔入一枚毒针，像被踩着尾巴的小狗般一蹦而起，大叫道：“成了！在地狱里。要是你不是太白矮仙，我要把你撕成千百块。”

说完，身形一晃，像一道电光，向对面山林一晃而没，好快！

太白矮仙吃了一惊，也展开轻功急起直追。

论轻功，太白矮仙足可傲视江湖，可是逸云在狂怒中狂奔，功力已运足十成，能追得上他的人，可能还未出生。

一个时辰后，黄河南岸至潼关宫道中，太白矮仙孤零零地慢慢而行，喃喃地说道：“我老了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，这孩子确是宇内武林奇才，功艺天下无双。光天化日之下，我竟然将他追丢了，好惭愧啊！老了。”

他远眺黄河右侧岸边的丛林茂密，叹了一口气，又说：“我到太白山庄等他，他会来的。这二十年来在关外飘荡，竟然让祁连阴魔在居处附近作成作福而不自知，外人还以为我太白矮仙包容他们为祸江湖呢！该回道院看看了。”

他脚下加快，消失在官道的西端。

同一时间，逸云从另一处山谷中飘然而出。他道路不熟，不知身临何

处，反正他看到了官道便出山到了道路中。

天色不早，未时未申牌初，官道上寥落的行人，行色匆匆要赶到地头，行商走卒们不管别人的闲事，逸云也不想打扰人。

官道在山区中横贯东西，地面雨迹仍在，黄色坚硬的地面并不泥泞，可见这一带雨并不大。

进陕西，该往西走。他信走向西走，步履沉稳坚定，俊面上神色冷漠，毫无表情。

不久，前面现出一座小村镇，近官道边有一家小酒店，店前酒旗儿高挑。

他三天来未进食物，肚中确是饿了，大踏步向店中走去。

店中客人寥寥无几，一个洒保，一个掌柜，还有一个掌锅大师父。店中有六副座头，摆着个大茶壶和茶碗。

逸云在茶桌落坐，解下了包裹搁在一旁。洒保笑嘻嘻走过来，倒了一碗茶奉上，说：“客官辛苦，歇会儿天气就转凉了，正好赶路。客官可否来碗凉面？小店的……”

“我要喝两杯，切一只肥鸡，来点烧卤，酒怎样？”

“酒，小店敢夸口，本地高粱烧，山西老汾，宝丰陈酒，样样齐全，保证地道。”

“来两斤最烈的。”

“成，成，高粱烧和宝丰酒包君满意。”洒保颠着屁股走了。

烧卤是现成之物，洒保奉上一大盘，另外是一盘肥鸡，两斤装的大锡壶，里面是劲烈得难以入口的高粱烧。

洒保替他整治得够俐落，筛了一大碗酒笑嘻嘻地走来。

他本来不会喝，酒像一道火流直入腹中，他不管，喝光了一壶，填饱了烧卤，酒一涌，他有点受不了。

探囊取出两张一两银票扔在桌上，背起包裹，眼朦胧地向洒保问道：“老兄，这儿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好教客官见笑，小地方，这叫山沟集。”

“东西？”

“东距河南府澠池县二十三里。”

“见鬼！我怎么跑到澠池来了？”他推开凳子自言自语，又问：“西面可有宿处？”

“往西十七里是观音驿，有客店。客官可以歇会儿再走，早着哩。”洒保一面说一面拾起银票，惊道：“客官，财不露白，请收好，酒菜共计八百二十文，一张已够。”

“给你。”

他醉醺醺地走上官道，与刚撞到的两名劲装大汉一照面。一个大汉说：“嫩鸽儿，好肥，紧些儿，别飞了。”说完向西大踏步而去，走了十来步回头淡淡一笑，再转身走了。

逸云心中冷笑，打了两个酒呃，醉步踉跄向西走，酒不住往上涌，他故意硬往下压，不肯呕出。

两大汉的切口，是说他是刚出道的练家子。要是普通人，叫做肥羊，鸽子有本领飞，羊可跑不了。这是说二一这毛孩子有油水，咱们紧盯他，别让他飞了。

按规矩，逸云在如黛处学了南北切口，水路黑话，这些黑道秘语各地不同，但相差不太多的，懂的人，行走江湖大大方便。他该在大汉转身时，伸左掌按住胸膛，再向右一伸，回对方一笑，或者也用切口显示身份。

但他故做不知，存心生事。这条官道在山里迤邐而西，十分宽敞，可容四车并驰，乃是经营西北的重要孔道，行商旅客络绎于途。可是已经到了申牌正，看看已近黄昏，未晚光投宿，鸡鸣早看天，商旅们都早算好了行程，除了赶路的人，官道上的行人已稀，而且只有西行之人，没有东归之客，因为没有人再往渑池赶了。

他不急于赶路，走了五六里，到了一座古林前，官道穿林而过。两大汉的身形，在林侧一闪而过。他虽醉得模模糊糊，但心有所注，两大汉岂逃得过他的神目。

他踉跄入林，醉眼朦胧，用变了调的嗓音，没头没尾的引吭吟道：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……留……留臭名……哈哈！茫茫世事沧海粟，惟有一醉解千愁，呵呵！”

但愿醉后歌风月，与汝同消万古愁！哈哈……”

在狂笑声中，他被路旁石块一绊，向前一栽，却又挺身摇摇晃晃站住了，酒往上一涌，他又咽回肚中。

两大汉缓缓出林，走到他身畔，一个说：“老弟，喝得太多了。”

逸云打着酒呃，说道：“还有么？”向前一栽。

两大汉左右将他挟起，一个一把扣住他的咽喉，说道：“老弟，到林子里歇歇。”

逸云一晃脑袋，发觉膀子被他们擒住了，他说道：“怎么？你们要谋财害命？”

“你说得一点不错，你认命吧！”大汉手爪一收，两人架起逸云窜入林中。

逸云对明喉上紧锁的大手，根本不当回事。到了林中，两大汉将他向下一按。

怪！他们发觉小伙子浑身成了铁石，屹立如山，立地生根，正咧着嘴嘿嘿向他们笑呢。

两大汉魂飞天外，火速放手，一个说道：“点子硬，亮家伙！”

两人刚将腰刀拔出一半，逸云已蓦地大吼：“该死！滚！”双足齐飞，快极！“叭叭”两声踢个正着。

两大汉飞山路中，直跌出路对面，像两条死狗，滚入沟中去了。

逸云重行上路，跌跌撞撞向西走。

不久，身后蹄声如雷，五匹骏马如飞而至。冲过逸云身畔，马上突然响起一声暴喝：“兄弟们，稍等。”

一阵马嘶，五匹马在前面十余丈骤急地转身，溅得碎泥四射，人安坐马上稳如泰山。

马上人是五名中年大汉，长像狞恶，暴眼珠凶光四射，鞍前各插了一把长剑。

逸云不管闲事，他愈来愈感到天旋地转，打着酒呃往前冲，酒气外溢，走近五人五骑。

一个大汉沉声叫：“果然是他。”

另一个人诧异的问：“他是谁？”

大汉说：“华逸云。大闹大珠台，捣散架老前辈所安排的盛典，就是这

小子。”

另一个叫道：“咱们毙了他，他醉了，免得粟老前辈费心。”

又一个叫道：“先用马踢他。”

“上啊！”五人齐声叫，并伸手拔剑。

这时一辆双头马车，正以全速向这儿驰来，赶车的是一个英俊的少年人，长鞭叭叭，鸾铃狂鸣，马骏，车轻，那是产自开封府的轻型华丽自用客车，特点是车厢四角有雕凤的立柱，凤嘴下挂着流苏珠串。

车行如飞而至。五匹骏马也在长嘶声中，向逸云猛冲。

车厢内发出两声娇呼。赶车少年插上鞭挂上缰，取出一把铁胎弓，扣上弹子站起，向后一拉。

三方面相距，车还在二十丈外，而马已冲到逸云身前。

弓弦狂鸣，金弹先至。

逸云双臂一张，哈哈一声狂笑，五匹马如被雷击，向两例飞抛丈外，倒地之声地为之动。

连珠似的金弹，全部落空。

五个马上人功力到家，也被抛飞丈外，运功提气落下地面，脸上全变了颜色。

五匹马死了三匹，最外侧的两匹被撞得跌下沟中，四蹄全折，哀嘶不止。

马车也停了，在三丈外静静地刹住，两匹骏马不住喷气，不住轻点四蹄。

驾车少年站在车座上，持着铁胎弓怔怔地注视逸云的背影，胎上现出惊喜的神色。

逸云踉跄站定，转过身来，眯着醉眼，向驾车少年冷笑道：“你该射马，而且也晚了些，即使你卖弄绝学将人射倒，马仍往前冲还是救不了我。瞧，你一个也没射中，正应了一句话贪多必失，何况这些狗东西都了不起哩。”

少年脸一红，讪讪地低下了头。

车厢内响起了极低的轻喟，但迎云仍听得真切。

逸云转过身，身躯不稳，向五大汉说道：“狗东两们，卸下你们一条狗爪子，替我带讯给金面狂泉那老狗杀才，叫他把佛道同源金像乖乖地还我。”

五大汉一打颜色，突然间五方飞纵。

逸云哈哈狂笑，双下齐挥，连续急点，天心指绝学出手。这禅门绝学在他手中点出，比天心大师更胜三分，双方相距不到丈五，五大汉怎吃得消？

五大汉同时跌下地来，右手已成了废物，哀叫不已。逸云高声大喝道：“别装狗熊，快滚！”

他不管五人死活，踏着醉步向前走。

鸾铃轻响，马蹄得得，缓缓向前走，经过逸云身畔，香风中人欲醉，显然车中是女眷。

这种香，对逸云不陌生，加上刚才车内的轻喟，逸云已明若观火。

车速一缓，傍着逸云移动，少年俊面泛红，怯生生的说：“多谢大哥指教。我叫云天虹，家住开封府，人家戏叫我为铁弓金弹……”

逸云打断他的话；说：“你何不用紫金代铁胎，银弹换金弹，人家就会叫你金弓银弹，神气多了。”

少年微笑，说：“请教大哥尊姓？”

逸云连扛三个酒呢，压下上涌的酒，说：“不知道，随便你怎么叫。你在开封干啥？在家享福，做公子爷，是吧？”

少年不安地说：“我还未成年，要三年后才行冠礼。家父是开封府世袭正千户，原属中都留守司，但早已和中军都督府脱离羁绊，耕读传家。”

中都留守司，是洪武十四年增设的，负责开封一带的军政，受中军都督府管制。在左、右、中、前、后，全国五军都督府中，中军辖地最少，只有中都和河南两个都指挥使司，也就是从开封到洛阳。

逸云听云天虹一叙家世，对他顿生好感，两人家世差不多嘛，只是云天虹的世袭官儿大了一点而已。他说：“你要到哪儿游荡？”

“到华山上苍龙岭，看韩文公为何胆小的投书而哭！”

“你一个人去么？”

小伙子脸上飞红，羞羞的说：“不，车中有两位女客，她们也一同前往。”

“你说是女客？”

“是的。大哥何不上车？我两人同座赶一程。”

逸云突然伸虎掌握住车轮，两匹马向后一挫，停住了。少年惊叫道：“大哥，你……你怎么了？天！你是霸王再世哩！”

“少年人，你下来。”逸云厉声叫。

云天虹吃了一惊，逸云的语言，含有无穷的威力，他像被催眠，乖乖地插鞭挂缰跳下车座。

逸云扣指一弹，云天虹迷迷糊糊靠在车旁了。

逸云一把扯开车帘，冷笑道：“果然是你们。”

车厢内，安坐着两个美娇娘，端的如花似玉，美艳出生。她们那粉粉的脸上，流露出惶然的神色。逸云叫不出她们的名字，但眼熟的紧。

“你想怎样？”右边那美娇娘绷起脸问。

“目前我不想杀你们，下次就难说了。我警告你们，明晨如云天虹不返回开封，你们得死！”他凶狠地说。

“你管不着。”

“管不着，哼！我管定了。那小伙子纯真出奇，不许你们糟蹋他。”

“你满脑子假仁假义，其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你怎知我们要坑他。”

“对你们这些鬼女人，用不着往别处想。记住，明日清晨，我要看那娃娃驾着这辆马车，乖乖地回开封。今晚你们要在观音驿打尖落店。”

“用不着你管，我们也管不着云天虹是否回家。”

“你非这样做不可，哼！”他一只手已伸入车厢内了。

妞儿也哼了一声，一撇嘴，闭上了水汪汪的大眼，将高耸在云色短衫内的酥胸，向逸云的手掌猛凑，说：“你英雄，就杀了我，一个手指儿就成，杀啊！”

逸云一掌推在她的粉肩上，将她重重地推倒回车座，说：“还没到时候，不信你等着瞧。记住，明晨……”，“哇”的一声，他终于为了分神说话，压不住酒涌，吐了一地，酒臭刺天。

妞儿慌不挥手离开了车座儿，抢到门边伸手要去替他擦净嘴角的污秽。

逸云喘着粗气，望着妞儿道：“明晨，叫……叫他……回家。要不，就……就真爱……爱他别让他恨你，免得你悔恨终生。”

“哇啦”，话没说完吐了一大堆，身形一踉跄，顺手替云天虹拍开穴道，

说：“娃娃，怎么要睡……睡了？天早……早……早着哩！上车，祝你……你……旅途平安。”

巨掌一扣一托，将他扔上车座，猛一推车座横木。马车向前一冲，两匹马荡起碎土，向西飞驰。

他清醉了一些，引吭狂歌道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，红颜白骨成灰土，万古深情似烟云，似烟云。哈哈……”

车厢中，左首妞儿叹道：“他变了，神色大异往昔，定然受到了刺激，不再那么可亲了。”

右首美娇娘心事重重地说道：“但他灵智仍在。会不会是因为宫主挟持了他的芸姐姐，而引致他的变态呢？”

“不是的，不然他不会放过我们。我们赶快一步，设法禀知宫主，她们恐怕已到了潼关了。”

“虹弟弟，快些啊！”

“好姐姐，快到观音驿了，我这就加上两鞭。”

走不过三五里，逸云只感到头重脚轻，天旋地转，终于一下子栽倒在路旁的深沟里，昏昏沉沉人事不省，沉静的睡去。

他不该放走那五名恶贼，像是纵虎归山，他走后不久，整条关洛道上沸沸扬扬，“神剑伽蓝”出现关洛的消息；向四而八方传播，武林像掀起了一个小型旋风。

以太白山庄为中心的贱人，讯息传得最快，官道上出现了巡回的暗桩，也出现了搜捕他的贼众。

十余匹骏马绝尘而过，未发现沟中的逸云。

三批贼人往来搜索，用轻功飞掠，也没找到逸云。

红日西沉，暮色四起，夜风萧萧，倦鸟归林，夜来了。

暮色中，八名劲装大汉由东往西搜，在官道两侧大踏步而行。其中一个说：“怪事！”

那小子难道会飞不成？他醉得昏天倒地，能往哪儿逃？”

另一个说：“那小子功力超人，在大珠台粟老前辈也无奈彼何，咱们要遇上了，可得摇千万小心。”

又一个接口道：“哼！我就不信邪，就算他在娘胎里开始练，也只有十来年火候，你们为何把他他说成天神下凡一般厉害？大灭咱们的威风啊！”

先前那大汉冷笑道：“信不信由你。”

最先那人突然狠狠地吸了一口气，鼻子猛掀，突然说：“慢慢儿，这附近有油臭。”

“唔！不错，咱们搜搜附近试试。”

所有八名大汉四面一分，有一个刚掠过土沟，突然落地转身，向沟中一看，叫道：“咦！沟中有人。”

他向下一蹲，探手沟中抓住逸云背上的包裹，向上一提，觉得十分沉重，运劲向路中一摔，叫道：“真是人，酒臭触鼻。是他，神剑伽蓝。”

他这一摔，可把逸云摔醒了。这家伙刚纵近，戟指点向逸云玄玑大穴，要想先制住他再说。

指触肤瞬间，逸云刚一伸懒腰，指尖儿点在穴道上端半寸，把逸云点得更清醒了。

大汉确是了得，指一落空脚也就踢出，猛踢逸云肋下章门穴，出脚甚

为狠辣。

“砰”一声穴道未被踢中，逸云被踢得滚出丈外。

另一大汉见机不可失，便宜是捡定了，也一挫熊腰，一腿贴地飞扫逸云肩膀。

“叭”一声扫个正着，逸云被踢得转了一道半弧。

“噗”一声，另一名大汉也刚好赶上，一脚踢中逸云右胯骨，他连翻三次身。

他虽然清醒，可是却感到真力已失，眼花头重无法立即坐起。而这一瞬间，贼人已把他当作皮球踢，只踢得他连想的机会也没有。

但这几脚踢得不轻，滋味可不太好，挨揍的味道，比揍人人不相同。他被忘我闪人掴了四耳光，正一肚子冤气无处发泄，再加上贼人的这几脚，可把他久蕴的无名孽火引爆出来啦！

“铮”一声金铁错鸣，有一个贼人的剑出鞘，大声呼叫道：“让开，我先卸下他一条狗腿，不怕他会飞走。”

“给你！”另一个人叫，一脚踢中逸云的琵琶骨，将他踢向那位掣剑人身前。

“小子，你也有今天！”大汉凶狠的叫，一剑拂向逸云的右膝关节，又狠又准。

“叭”一声，剑飞出五丈外，接着黑影在地上站起，巨大的手掌扣在丢了剑那位大汉的天灵盖上，另一只手扣住肩膀，只一拉，脑袋和肩膀分了家。

逸云毙死一贼，转身虎吼，双手一分，抓住另两名大汉的肩膀。

大汉功力也是了得，手肘猛地撞出，“噗噗”两声，全撞在逸云的肋下筋骨末梢。

要是换了旁人，这两下子狠着足以要人老命，可是撞在逸云身上，却像撞在钢板上，肘骨立时与皮肉成了稀烂。

在两大汉惨叫声中，逸云抓住两贼向外一抡，“噗噗”两声又按倒了两个。

这一连串的突变，说来话长，其实快极，不过是眨眼间的事。

“风紧，扯活！”有人叫。

除了五名死贼，全都一溜烟逃掉了。

“好身法，哦！原来是你。”官道中，站着一个人身穿青衫的青年人，向逸云喝采。

逸云并未完全清醒，酒意仍未全消，他仍掉两具尸体，向朦胧的人影看去。

“原来是你！”他也说。

“许久不见，一向可好？”书生拱手行礼问。

“好！不坏。你大概不再哭了罢，是么？”

“在你面前，我不能哭，不然你要说我矫情，我是替行将死在我手下的人哭啊！”

原来这人是哭书生梁毓青，逸云入川时第一个见面的武林人物。

逸云心中一动，摇摇晃晃走近他，瞪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今后，你不用哭了。”

“兄弟，我这一辈子是完了，不哭何待？”

“你不用找少林弟子报仇了。”

“其实我也无能为力。”

“可怜，花蕊夫人也在找你，你为何不在江湖打听打听？”

“兄弟，别开玩笑。你像是知道我的事，怪！”哭书生惊奇地说。

“你真的不知道花蕊夫人在找你？”

“她已死在九华山。”

“呸！你咒她？”

“我亲见她死的，别提了。再见！”

“且慢，百花教主你可知道？”

“那是她的师妹。”

“百花教主已经重出江湖，你真不知？”

“我从不打听江湖消息，在四海苟且偷生，寄傲林泉，世间一切对我已无意义了。”

“记住，她没死，她在找你，你赶快去找她。”

“怎么？兄弟，你不像在说假话。”哭书生抓住他的虎掌，神色紧张地问。

“我说的字字皆真。”

“你真知道她？”

“我该知道。”

“谢谢你，兄弟，请告诉我她在何处？”

“目下可能已经入陕，她已被桃花仙子挟持，但并无大碍，她在替师妹报仇。你快找她去吧。我祝福你。”

“我也祝福你，哦！那红裳小姑娘呢？”

逸云心中一震，美红线甘凤的情影，突然在他眼前冉冉幻出。他突然回身，大踏步向前走，说：“再见，重圆之梦不好，你该珍惜啊！”

哭书生怔怔地看他走远，叹口气将贼人尸体踢入沟中，方急急向西狂奔而去。

逸云闪在一座山石后，等哭书生背影消失，方重行上路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愿花常好，愿月常圆，只有我是个孤雁。我也该回家了，两件大事一了，也就是我与草木同腐之时。”

远远地已可看到观音驿的灯光，三五声狗吠打破了四周的沉寂，他深深吸入一口长气，酒已全醒了，但仍有些昏眩，他自嘲地自语：“一醉解千愁，鬼话！酒入愁肠愁更愁倒是真的。华逸云啊！华逸云，你醉了又有何用？哦！其实也没什么不好，至少可以暂时淡忘往事，日子要好过些啊！”

突然，他脸上现出残忍的微笑，大踏步向前走去。

不远处是一座矮林，中间官道两旁，草木萧萧，树叶大多泛上枯黄色，野草也快枯死了。

他大踏步前面走，猛地大吼一声，转身，掣剑，出招，伤贼，一气呵成，快得令人乍舌。

在喝声中，褐影一闪即止，身后三名贼人上身不住连晃，距身后的有丈余，像要勉强站稳。

空气像是凝结了，万籁无声。

原来他早已警觉了，等埋伏在沟中的人突起暗袭，立下杀手，给对方一次严重的教训。

他在转身的瞬间，将三个在身后暗袭的各刺三剑之多。

三贼晃了几晃“锵啷啷”三把腰刀先后落地，“咚”倒了一个，“咚咚”

三个都先后栽倒，寂然不动。

逸云一动不动，像一具石像。

他眼中寒芒似电，凝视着左方矮林之中。

矮林中，幽灵似的站起三条黑影。

身后丛草中，也站起三条黑影。

两侧深沟中，先后悄然冒起了十余个幽灵。

衣袖飘风之声凛然，矮林中另外闪出十余条黑影，将官道两端堵住了。

万籁无声，二三十个身穿夜行衣的人影，将逸云团团围住，谁也不开口，谁也不移动。空气像是凝结了，紧张的气氛似乎将人迫得喘不过气来。

星光下，只见刀剑发出闪闪寒芒，各个人都屏息以待，准备扑上。

逸云冷静地忖度形势，杀机怒涌。他剑在身侧，剑尖垂至地面，凝神行功，力贯剑尖。

他向前缓缓踏出一步，右脚又跟上一步。

沟沿站着六名黑影，刀剑尖举齐，随着他移动。身后的人，也像幽灵一般，随着他移动。

猛地响起一声巨吼，人影一合。

金铁交鸣之声大起，但见褐色的剑影绕旋一周，人影乍分，随之惨叫倏扬。

逸云屹立路中，伽蓝剑向前斜指，双足不丁不八，面上泛起残忍的微笑。

他身外丈余，有六名黑影两手空空，用手掩住胸膛，先后一一倒地。

“亮名号！”逸云首先说话了，声如沉雷。

“夜游神寇天成，太行朝阳山山主。”右侧一个黑影答。

“丧门客葛登，太白山庄副总管。”西面路中有人答。

“……”接着连有十余人通名号，逸云全感到陌生。

“你就是神剑伽蓝？”有人问。

“正是区区在下。”逸云傲然地答。

“你不配称神剑，更不配称伽蓝。”

“配不配剑上见真章，今晚看谁剑尖沥血。你们上呢，或我先上？”

“反正你活不了。”有人恨声叫。

“哈哈……”逸云仰天狂笑。

在笑声中，众贼不约而同向前一拥，逸云也在狂笑之际，同时发难。

风吼雷鸣，刀光疾闪，剑影倏张，叱喝之声惊心动魄，不辨人影，不分敌我。

伽蓝剑从右向左急旋，褐色的光环中，飞出无数淡淡的褐色朦胧剑影，剑气飞腾，矢矫如狂龙闹海，疾若石火电光在人群中八面旋舞，所经处，波开浪裂，惨号飞扬，血雨和刀剑纷飞。

片刻间，地下血肉横飞，共倒了十三具尸体，刀剑四面飞散，人影动而后静，四周死也似的沉寂。

逸云横剑而立，剑诀左引，站在路中屹然卓立，神目如电的注视着正西方向。

四用，还有死剩的七名黑衣人，黑夜中看不清他们的表情，正在一步步的向后退，剑尖仍向中心指，但手在哆嗦。

“收尸！留你们的狗命通风报信。告诉金面狂梟和祁连阴魔，叫他洗净

头颅，华某任何时候来取便取。还有，叫他少派你们这些脓包来，不然，休怪华某赶尽杀绝。”

贼人心胆俱寒，直待逸云的背影消失在夜幕中，方胆颤心惊地收拾现场，救死扶伤。

次日凌晨，云天虹驾着自己华丽的马车，心事重重，惘然而恋恋不舍地返回开封府。

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，全闻讯往这条路集中。

逸云住在正东一间客栈内，直等到云天虹马车消失在东西路的尽头，方结算店钱，毫无顾忌地踏上征途。

过了陕州，官道左傍峭山，右倚大河，这一带正是险要的处所。

距函谷关还有二十多里，逸云想——还有半个时辰到函谷，恰是正午，到那儿歇息打尖倒是不坏。

他并不急于赶路，反正自己单身独剑，怕什么？距八月中秋还早着哩！

怪！今天这条贯通东西的驿道，怎么仅有极少商旅来往？少见哩。

正走间，后面尘头大起，蹄声得得，有一群马队由后面缓缓赶上来了。

马队不徐不疾，但比步行略为快些，不久便渐渐到了逸云身后百十来丈。

身后传来宏亮的喝声道：“陕京四海。”声音悠长宏亮。

“永庆升平。”接口的嗓音，特别宏亮悠长。

这是中州永升镖局的红货镖车，任谁也可从喝道声中分辨出这家镖局的字号。镖局设在河南府，东至京师，西到平凉，永升镖局的锦旗所至，论交情则大家呵呵一笑，要不让交情就拼老命文武全来，永升镖局的镖师们全不含糊，接下来就是。所以在这一带，永升镖局的红货极少出问题，也极少风险，信用简直不用打听。

最前面，是四匹健马，四个雄纠纠的中年大汉在前开路，有一个高擎着永升镖局的朱雀旗，一看就知镖局东主定是玄门俗家弟子。

后面，是一种长程健骡，捎着大型的红货袋，定然是专走山路的红货。

最后端，是一辆镖车，十二名趟子手左右拥护着推动，八匹骏马上有八名劲装老少。

“这笔红货不简单，竟出动了这么多镖师。”逸云回头喃喃自语，然后转身走路。

镖旗过去了，健骡在二三两两骡侠的引导下，慢慢的越过逸云身畔，所有的人似乎都没向逸云瞧。

这反而引起了逸云疑心，按规矩，镖局伙计的喝道声，就是要告诉打主意的人，少动歪主意，在镖车未超越可疑人物或地段时，必有人在有意无意间，暗中提防。

可是这些人既已喝道，为何没有人监视他的行动？

他起了疑心，便步步留神。他发现这些镖师和趟子手们，每人的太阳微凸，证明修为的根基相当深厚。要说永升镖局上下人等，全都有高深的造诣，未免令人难信。

他走在路右，暗自留心，但并未形于神色，泰然赶路。

前面是一座山嘴子，路面上升，距右侧河岸最近，河岸连一根小树也没有。

那辆镖车，就在逸云到达山嘴最突出之处，同时赶了个并排，缓缓推

动。

逸云正抬头挺胸走路，其实眼角并没放过身旁的事物，他刚对镖车起疑，突见有人将手一举一落，“咔”一声，镖车的近身一面板墙下一落。

他机警绝伦，向前急冲。

可是他没料到车中会是火药，轰隆一声，临河一面火流激射，向他罩到。

总算他功力超人，事先已有警惕，神奇的“乾罡坤极真力”护住全身，随着进爆的气流，向河中飞坠。

他全身已被真气护住，但左身侧衣衫已被火焰引燃，像一个火球向河下坠落，“唉通”一声英雄落水。

其实他并未受伤，人一落水中，火焰立熄，可把他的怒火一下子引爆了。

镖车右厢火焰迸爆，镖师们高兴的呐喊，眼看逸云像一个火球飞坠河中，他们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

欢呼声未落，水中飞起一道黑影，落在河岸上，即向官道上急射。

镖师们还没看清黑影是人是鬼，便响起了两声惨号，褐影四面盘飞，人逢人死，马撞马亡，官道上登时大乱。

十余名镖师身子都够高明，可是与逸云一较，差得太远了！健骡狂奔，尸首一一栽倒。

“风紧！”有人叫，第二声未叫出，褐影已贯入他的胸膛，仰面便倒。

有一名镖师刚跃上马背，突感到背心一紧，身躯跌下地面，一只快靴已踏上了他的胸膛。

“谁教你们冒充永升镖局的镖师？说！”

“砥柱山闪主方长春。”贼人面无人色吐实。

“万长春怎敢如此大胆？不怕永升镖局报复。”

“万山主与永升镖局有交情，已征得局主游龙剑狄永升的同意。”

“狄局主是何人门下？”

“崆峒掌门无尘道长的俗家亲传弟子。”

“他因何敢与华某作对？”

“崆峒派已受金面狂泉驱策，他不敢也得敢。”

“饶了你，回去告诉游龙剑狄老狗，不要再捋虎须，滚！”

贼人滚了两个翻身，爬起就跑。

逸云怒火未消，把镖车和人尸马骸，全扔入河中，向西大踏步走了。他不住地想，如果金面狂泉以金像驱策五大门派，倾巢与他为难，这事确是棘手。

走了三五里，远远地看到前面有一座小桥，一道溪流从山谷里流出，横的那一头有两株高大的古松，树上一左一右靠着两名劲装大汉，正向这儿注视。

逸云身左半边衣衫凌乱已极，但他仍不想换下，夷然无惧的向前走，面上的神色肃穆。

相距约里余，耳畔已听到山谷中传出叱喝之声，并有剑啸刺耳。

他快到桥边，已看出靠在树上的两个人神情有异，直至他走过桥头，那两个人竟然一动不动的。

“死了！谁制死的？”他站住自言自语。

他向山谷内看去，山谷向右一折，密林起伏，看不清谷中景况，而叱喝之声，即清晰地由谷中传出。

他正在忖量是否进谷看一个究竟，右面小山头上；已经现出一个和尚的身影，正往他这儿招手。

他目力奇佳，已经认出和尚正是少林的碧眼行者法净，在桃花宫曾经见过面；方夫人曾要他援救这位高僧。

他心中一动，便向山顶扑去。

“华施主，别来无恙！”碧眼行者先向他合什行礼。

逸云略一点头，冷冷地说：“华某当着两派门人弟子之面，亲将金像交与贵派掌门大师之手的，想不到在贵派这么多高手卫护之下，金像却被金面狂泉轻易带走，哼！请问贵派何以善后？”

碧眼行者老面冷赤，期期地说道：“施主见责，老衲自知惭愧万分，不敢分辩，事实上金面狂泉的功力，比敝掌门高出甚多，用调虎离山之计突然下手，更无防备，致令金像失去，愧对施主。”

“你们确已在金面狂泉手中，看过那金像么？”

“那恶贼亲诣嵩山，让敝派长老亲见。”

“你们作何打算？”

“敝派自宏字辈至法字辈，共有一百零八名弟子，已于十日前动身西上，听候持像主人差遣了。”

“哼！岂有此理！你们因何如此愚蠢？”

“祖师爷遗规，谁也不敢违命。”

“难道说，要你们全行自裁了断，你们也听命么？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这又当别论。”

“好一个又当别论，你们简直莫名其妙，糊涂愚蠢，莫此为甚。”

“大错已铸，目前为了此事，风雨飘摇，老衲此次引施主至此，正是传达敝掌门钧谕，与施主相谈善后。”

“华某局外人，贵派最好少打主意。”

“老衲奉命禀告施主，就是为施主打算。八月中秋推举武林盟主，佛道五派推举金面狂泉已不待言，如粟老魔荣登盟主之尊，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施主。故敝掌门认为，如果施主不参与此会，便可拖延一段时日，轩然大波可以暂时不至于掀起，不知施主肯否俯允？”

“任何人无法阻止华某与会。”

“那……那……”

“大师尽可放心，金面狂泉不会永远跟在你们身后，只消五派门人能不急于听命找在下的踪迹，华某就可追那老魔到海角天涯。”

碧眼行者沉吟片刻，默默点头道：“老衲决将施主的打算禀明敝掌门，希望大会之期，施主能对五派门人手下留情，因所有五派弟子皆身不由己。”

“华某但愿能如此。”

“唉！恐怕事不寻常，即使暂时不致引起大波，但日后仍不知如何结局。敝派因此之失，罪孽深重，何以见祖师爷于地下，又有何面目对天下英雄呢？”老和尚怆然地说。

“事在人为，大师不必太过灰心忧虑。山谷内有什么人在拼斗？”

“乃是本派弟子，在剪除太白山庄的羽翼。”

“要否华某也插上一手？”

“不必了，敬谢施主好意。目下五派弟子四出，找寻太白山庄的党羽，不让他们壮大，八月中秋也许省不少事。”

“这条路上他们已大举出动，你们小心了。”

“施主也请小心，尤其是落店夜行，千万留意暗算。”

“在下理会得。再会了。”

由于碧眼行者事先与逸云取得谅解，佛道五大门派的弟子们，免掉一场浩劫，碧眼行者这场功德却是不小。

从河南到陕西，各地展开了一场场混战，凡是与自己对立的人，杀无赦。这一来，江湖大乱遍地血腥，寻仇报复四出截杀，把这一带闹得乌烟瘴气。

在火辣辣的血腥混战中，凡是前来应约的人，无不卷入旋涡中，身份不明的人寸步难行。

逸云在函谷关住宿一宵，次日束装西行，他仍穿了一身黑，大咧咧地在官道上招摇而过。

朝阳初升，凉风习习，他神色从容，大踏步赶路。

自函谷到撞关，官道在黄河和丛林山向西进。他并不急于赶路，冰着晓风远离了函谷关。

大约走了八九里地，后面衣袖飘风之声大起，他扭头一看，心说：“好一个仙风道骨有道全真，可是也卷入了这次纷争，可叹啊，可叹！”

后面用快步向前赶路的，共有五个人，最先那个人，是个面如松风古月，三绺雪白长髯拂胸，气朗神清，步履从容，身穿青色道袍，腰悬宝剑的老道。

左首，是两个身穿银色短袍，白须白发的老头儿，一个身材壮伟，一个相貌清癯，脸上皱纹甚少，人已寿高百龄，但看去仍显得年青，最多不过半百年纪。

两人腰间都悬有长剑，一看就知道是修为已臻上乘的高手。后面两人则是身材修伟的中年人，相貌威猛，腰悬一把龙须刺，背上各有一个大包袱。

五个人举步从容，脚下如行云流水，点尘不惊，只有衣袂带风，在逸云身后一掠而过，速度甚快。

在经过逸云身侧之际，那身穿银色短袍的两老，有意无意间瞥了逸云一眼，善意地一笑径自走了。

逸云的伽蓝剑也悬在肋下，包裹压住了剑把，看不到他的奇异木剑，谁也弄不清那就是天心大师的护法至宝。

五个人身影消失在官道转角处，逸云仍悠哉游哉地走路。

官道向右一折，又与黄河会合，这一带是华山余脉，临河一带有一段起伏不大的平原小岭，行将凋零的树林，随微凛的晓风飘下一阵阵枯叶。

官道之中，一左一右屹立着两名劲装大汉，一手插腰挺肚一手按着腰刀把，注视着大踏步而来的逸云，似有所待。

等逸云来至切近，两大汉抱拳一礼，一个问道：“尊驾可是神剑伽蓝华逸云？请了。”

逸云冷然点头，说道：“就算是吧，阁下有何见教？”

“我两人奉主人之命所差，有事请教。”

“你们的主人高姓大名？是金面狂梟么？”

“敝主人姓汪，人称五毒阴风……”

“哦！太白山庄申庄主的师父，祁连阻魔的徒弟，老相好。”

“祁连左老前辈也来了。”

“是找在下么？说吧！”

“前面三里有一条小河，小河之右有一处草深及足的山坡，敝主人在那儿布下十面埋伏，要与尊驾印证绝学。尊驾乃是四海狂客姜老前辈的传人，左老前辈在雪峰山受挫阁下之手，正好趁此良机，一决生死，不知尊驾可敢赴约？”

“是今天么？”逸云傲然地问。

“正是，敝主人正在前途恭候。如果尊驾心中害怕十面埋伏，就此罢手，日后还有机会。”

“距此只有三里么？”

“是的。前面还有人接引。”

“烦阁下回报，华某不久即至。”

“尊驾还请三思，不必逞强涉险……”

“滚！”

“咱们前途恭候，再见。”两人急急地走了。

逸云略加拾掇，先吞下一包祛毒归元散，将包裹挽在手中，伽蓝剑改系背上，昂然向前走。

三里路转眼即到，那儿果然有了条小河，流向数里外黄河之中，桥的对面右侧，果有一片大有二十余亩的山坡，四面都被密林围住，由官道往上看，景物一一入目。

草坪距官道约有里余，草坪中央站有四个人影，面目不易看清，正叉着手向山下官道上走着的逸云瞧。

桥头上，站着两个玄衣大汉，向逸云抱拳行礼，由一个人沉声发话：“斗场就在上面山坡，尊驾如果不敢赴约，就不必上去送死。”

声落，两个贼吓了个心沉魂飞，在这一低头抱拳躬身的刹那间，逸云的身影已经不见了。

等他们转身察看的瞬间，林中已响起了两声惨叫，两个埋伏在入林要道的黑衣大汉，从林中飞起，骨碌碌地向下直滚，跌入河中不见。

逸云闪入林中，将林缘两个贼击飞，将包裹丢入一个小洞中，凝神打量四周，借树掩身向里看。

光天化日之下，在这儿设下十面埋伏，要想对付逸云这位绝代高人，未免太不自量了。

金面狂泉还在山西北部，游说各地的武林高手，太白山庄这一带的局面，由祁连阴魔主持。祁连阴魔是逸云手下亡魂，他凭什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冒险？有何所持？

这些日子以来，各地请来的高手已经陆续赶到。逸云从武胜关经桐柏进入伏牛，事实上他人虽未让贼子贼孙们盯牢，但约略的行程仍在他们掌握之中。

逸云人一出现在渑池，贼人们已把消息传至各地，在关洛道上，太白山庄的盟友全布置在这一带，作为锄诛异己的有力屏障，逸云一出现，所有的人全出动了，暗袭明拼同时计算，不然逸云怎会处处遇敌？

终于，祁连阴魔定下孤注一掷之举，要让逸云出现在太白山庄，这脸他丢不起。事实上他也有万全的准备，不然他也不会公然地在白昼冒险。

按常情，逸云可以将这次约斗置之不理，更可用声东击西的方法，闹个不亦乐乎。

可是他出道以来，可以说未逢真正对手，艺业日进，更另创奇学，对自己的功力深具信心。

另有一个今他不顾一切的原因，就是目前他孤身一人，两位姑娘皆离开了他，伤心刺激之余，他对身外事甚至生死存亡，皆置之于度外，可以说，他已经抱定一意孤行的宗旨，龙潭虎穴吓不了他，十面埋伏又何足惧哉？

这是山坡上的密林，向上斜升的坡度其陡，约有近一里的范围方可到达草坪，中有一条小径向上盘升。

他毫无所惧，胆大包天，甚至连剑也未掣出，神奥的奇功“乾罡坤极真力”已运足十成，护住了全身，功行双掌，随时准备全力一击。

他目观四面耳听八方，不甘示弱顺小径一步步走去。他如果用轻功越林梢而入，任谁也无法拦截得住他，可是他深悉，要击溃路上的埋伏，堂而皇之到达地头，方显出他有超人入圣的神化造诣。

首先，由四面八方射来一阵暗器，无声无嗅地飞舞而来，金钱镖飞蝗石箭刀弹丸密如骤雨

他一声怒吼，双掌向右猛扔，两股一寒一热的雄奇掌劲猛发，人随雄浑劲道之后，向右猛扑。

在枝叶纷飞中，响起数声惨号，他疾逾电闪，抓裂了三个伏在树下草丛中的人的肩胛骨。

他像一个幽灵，在密林中倏隐倏现，乍伏乍起，指点掌拍大开杀戒。他奇迅奇捷地绕了一圈毙了十余名劲装大汉，跑掉的也有半数，因为他没空赶尽杀绝。

他回到路中，两侧闪出四名一身黑衣，带着面罩的伟岸身影，每人手中有一把蓝汪汪的弧形刀。

“什么么人？说！”逸云沉声喝。

四个人像是哑巴，他们用行动作为答复，蓝芒电射，四下里揉身抢到。

逸云倏然掣剑，快得肉眼难辨，向右一闪，再向左急旋，剑动风雷俱发，伽蓝剑两荡两决，近丈的空间里，褐影飞射。

人影疾分，四把弧形刀全被震开，飞退丈外时，方闻到连声清啸的金铁交鸣。

“好浑雄的内劲，配合得天衣无缝的刀法！”逸云冷冷地说。扫了四人一眼，又道：“你们跻居一流高手之林而无愧色，亮像！别作鸡鸣狗盗之徒。”

“洪家四猛兽你竟然不识，阁下还胆敢行道江湖？哼！”正南方位那蒙面人，用洪钟也似的声音答。

“哦！石鼓山的洪家四猛兽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是青龙洪礼？你们的末日到了，看华某屠兽的手段。杀！”

随着 pb 喝声中，褐影急射青龙洪礼。

四猛兽也同声虎吼，弧形刀漫天彻地，罡风倏发，倾全刀拼命扑上。

褐影向前一闪，突然反向后急射，“嗤”一声褐影射入后面蒙面人的右胸，突又向右猛扑，快快！快得几若石火电光。

“着着着！”逸云厉叱连声，后右左三人几乎是同时中剑，剑贯入处全是右胸，透背而过。

“铮”一声清响，青龙洪礼心窝里挨了一剑，蓝汪汪的长刀崩飞三丈外，

贯入一株古树中。

逸云最后一剑收拾了青龙，人已远出五丈外，四人的尸身方先后倒地，可见快极。

他刚向地面落下小径中，头上劲风已然压体。树枝上伏着两个人，突以老猴坠枝身法向下一挂，两把泼风刀跟着两块混元金牌，一同凌空下扑。

逸云想也没想，身形扭转略向后仰，一招幻形十八剑的绝招“射星逸虹”闪电似攻出。

“铮……砰！”罡劲击中混元金牌的瞬间，两人向上一震，剑影随刀身外侧倏吐倏收，两人的肋下洞开，在逸云飞掠三丈外时，两人扔牌丢刀，倒在路侧。

隐伏在四周的人，全惊得面无人色，再也不敢出面送死了。逸云去势如电，越过树林到了草坪边了，那四个人仍在原处，泰然屹立，似乎不认为逸云杀人闯入是意外事，脸上木无表情。

四人中，逸云认得一个，就是天聋矮叟熊捷，他那鸭舌枪特别醒目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

这矮聋鬼在扫云山庄逃得性命，竟然与这些人合流了。一见逸云出现，他并不吃惊，因为他们有万全的准备，胆气极壮。

另三个全是凶猛狞恶，面目可憎的老家伙，逸云不曾和江湖人接触，所以对他们极为陌生。

“矮鬼，咱们又碰上了。”逸云仗剑屹立，嘲弄地笑问，又道：“在扫云山庄我只看到你的背影，你亡命得好快！”

“这次轮到你亡命了，但机会不多，九成九你得葬身于此。你可知这儿的地点？”老怪物并不聋，阴森森地问。

